讀書雜誌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七冊目錄

宗教類

道教

焦竑十則註解二卷……清　閔　鉉撰　一
長春道教源流八卷……清　陳銘珪著　聚德堂　二七
道書殘一卷……民　羅振玉輯　吉石盦　一八七

道教經典

老子天應經一卷……民　羅振玉輯　吉石盦　一九一
太玄眞一本際經殘一卷……不著撰人　雪　堂　一九七
覺世經註證一卷……不著撰人　有福讀書　二〇三

道教雜著

天仙正理二卷附錄一卷……明　伍守陽撰　胡氏豫章　二一五
還初道人著書二種……明　洪應明著　喜咏軒　三〇一
菜根譚一卷……三〇三
月旦堂仙佛奇踪八卷……三三四

寺觀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一卷……宋　葉　榅撰　玉簡齋　四二三
慧因寺志十二卷附錄一卷……明　李　流輯　武林掌故　四二七

EDOO/12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十五卷……明　釋廣賓纂　武林掌故　四九九
流香一覽一卷……清　釋明開撰　武林掌故　六一一
武林靈隱寺誌八卷……清　孫治撰　武林掌故　六二五

蕉窗十則註解

蕉窗十則註解原序

余嘗誦文昌帝君陰騭寶訓輒慨然興曰士大夫居心涉世不當如是乎既而又誦帝君所垂蕉窗十則復於士人最易干犯最難全備之處一一標舉嗚呼人生而靜之初本皆有善而無惡洎習俗移人遂至有蕩閑踰檢而不可問者居恆之檢束不嚴又安望其代天行化爲國救民如寶訓所云者哉余嘗草茅砥志之時無刻不以此十則爲兢兢今幸承恩金殿竊願與海內人士共相砥礪以無負帝君諄諄誥誡之至意乃有閔子鼎玉爲晨溪宗伯公之裔孫其爲人也善根夙種英姿博學既自於繹回增美之間無微不究而又慮十則之精義或未共曉因於每句詳加註解務令信奉者如對

明鏡如行玉山有不變其竦然而知所懲油然而知所勸也然而斧斤旦晝難保梏亡若非稽諸前人善者何以獲報惡者何以罹譴歷歷響應則猶未足以堅人好修之志動人愧悔之心也閔子於是舉生平所睹記者悉依類引證刊以警世其用心深至良有與余不謀而合者世之人試於汗濁陷溺中驟而披之其翻然者奚似然則是編也約之爲修身立命之眞詮廣之爲輔世牖民之實諦放浪浮游之子聞鐸聲而警切依違頑鈍之夫見輭影而驅馳上孚天心下格眾志閔子之爲功於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康熙癸巳季冬朔日沈樹本撰

蕉窗十則註解上

茗溪閔　鉉鼎玉註解

文昌帝君曰感應一篇只三代而下之君子功過兩條乃三代而上之小人蓋人根行愈薄動輒多愆聖賢不得已而作此書猶佛老遇下根人說因果也然世不古處求其見性明心嗜仁慕義者指不多屈有能信行即屬殊妙但塵見未明肉眼多垢往往以望報心搖惑善念日某也或以善而得貧賤某也或以惡而得富得貴嘻可甚歎哉善者得貧賤焉知不富貴於萬年惡者得富貴焉知不貧賤於千古且善者之先其孽或不獨貧賤其僅以貧賤也未必不因善故惡者之先其福或不獨富貴其僅以富貴也未必不因惡故甚至

富貴者滿門誅戮婦子多污貧賤者一室安偕彝倫無愧古云富貴未必是福貧賤未必是禍良有以也惟聖賢菩薩眼有智珠胸藏明鏡見得眞識得透自不以此動何物愚夫妄即拊心頓地搔首呼天自謂小兒造物神鬼無知噫可甚歎哉故欲爲此者必須開一幅大面孔辦兩雙大手脚眼要高腹要廣有好生之心而不作泥土佛守髮膚之愛而不做怕死鬼何妨殺殺一人以安千萬人何妨死死一身以顯千萬世必求忠必求孝不可身美其名而君父得不美之名也辨是也辨非不可身去其謗而天下有不白之謗聖人不可毀有時鄙夷惠於不道大人不可褻有時薄君相而不爲打破愁城跳出苦海方是大人明心了性功夫自不同腐儒計功

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顚倒生貪着心羨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喪盡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若其病皆由於此古人云淫人者殺其三世蓋不特破一人之節使其父母翁姑丈夫子女恥懸眉頰之間痛纏心骨之內甚至因羞致死或夫殺其妻父縊其女子不認其母親戚難施面目良家莫與聯姻以俄頃偷歡造彌天大惡絕嗣之報不亦宜乎至於因奸被殺棄父母拋妻子慘更難言矣有一人患好色

不一點豈以吾爲戲直以自己功名性命作戲耳至香前相謁首未頓地爲士者先問名爲商者先問利是猶卻步而前人不可得也今有蕉窗十則用以共勵必有一誠實心恆久心由勉而入安自下而達上不用希功但祈寡過不須求福但祈免災以是而造於功過盡泯仍歸太上之天固爲吾敬即不然望感應有靈自畏災殃之集亦受吾憐倘仍蹈舊時之轍但同聞霹靂之聲勉之望之

一戒淫行

萬惡淫爲首森羅殿前鐵案也故帝君必以此爲首戒蓋淫念一生諸念俱起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

焉及賽帷乃汝妹汝女也汝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眞耳昔人垂戒曰美色人人愛皇天不可欺我去淫人婦人來淫我妻語錄有云淫人妻女皆試想人之淫我妻女我將何以自解如是則可以忍乎再若心有所動意有所觸試念苟合之時司過之神在我旁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腹竈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欲搏擊者有之如是則可以忍乎況邪淫之報亘古及今冥誅顯戮罄竹難書而功名得失之間其感應更爲神速凡讀聖賢之書負青雲之志者尤當深戒又曰片時之慾念易消一生之功名爲重何苦以百年名節畢世前程祖宗之積

累子孫之福祿斷送於半刻之迷惑也衛生經云水之有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葉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之有精其命必長任惠公晚年益康强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悟耳石蘊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二語眞可作座右銘矣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更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慾必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益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爲癆瘵必至天亡夫人精足則神足精神足則智慮生何所爲而不成若少年斲喪髓枯力竭恐不止隕一生之事而已

過淫說曰凡人淫心一起便思邪緣湊合設計引誘鑽穴踰牆殺機旋伏欺貧侮懦犯分滅倫萬種惡孽皆由此起

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莫不由此或娼妒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脣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效尤而爭寵若懷暗昧之胞胎還屬誰人之骨血若夫貧婦村姑易於利動但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爲其夫者寔甘心而不憤愧乎孀婦嫠居性本幽貞而百計鑽營俾其失節生者懷慚死者含怨倘爲人指摘必至輕生是歡愛未終而冤孽隨之矣又有假隱喜之行蹤誘空門之豔質污穢佛地破壞清修此則不通慨悔與尋常淫行罪業更甚他如寄興青樓自謂於德無損然其百種溫存無非誘財圖利一旦囊空便同陌路或遇屍癆疳毒默相傳染形軀臭爛性命難存嗟何及哉更有偏嗜龍陽侵漁男色外託朋友之名

狂逞雞鶩之欲創天地未有之穢行蹈神人共怒之淫邪所謂顚倒陰陽陰律之所不赦等而下之狎優童昵俊僕防閑難謹內外不分我旣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蓋有不可知而不可言者歷觀古之賢達能堅忍于頃刻之間而登大魁致顯位富壽歸之子孫享之與玫苦青燈種種積善者竟事半功倍抑或失足迷津急登覺岸能改絃而易轍卽殃去而福隨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莫謂我已失德而終於自暴自棄也推之神靈顯赫之地嬉遊雜遝之場翠袖蛾眉往來不避而年少狹邪追隨謔笑流目送情此皆輕薄無賴之所爲非修身勵行者所敢出也更可戒者常有談及閨情必妄爲懸揣一倡百和是君子主敬學問若未見而思以意造象不蜃而樓無海

豈知隱微之行關係終身片言偶播醜惡萬端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況復含沙嘖血吠影捕風必致上干天怒立顯神誅至于傳奇小說多屬子虛文人綺語造孽實多惑性迷情急宜屏絕所望朝斯夕斯刻刻提省庶幾當境不搖自求多福斯爲幸甚

邪緣外合滅德喪心固宜警戒至於夫婦之道人生所不能廢者亦有節度不當過縱董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至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又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二至之月皆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止聲色禁嗜慾以是知遇風雨雷電朔晦寒暑二

分二至及遠行醉飽之餘皆當遠戒蓋修德所係非徒如養生家之說也

未見不可思

此三句言人之入於淫行皆由心地不正乃帝君清本澄源之論未見而思是靜時無存養工夫當見而亂旣見而憶是動時無省察工夫細分之三句各有一境界思者思之於未來亂者亂之於現在憶者憶之於過去三境若除淫行更何處着腳故欲戒其事先戒其心平日燕居獨處必須收拾一箇乾乾淨淨念頭時時儆覺刻刻提撕天理既存人欲自遏凡淫穢邪辟之想不入光明正大之胸方是君子主敬學問若未見而思以意造象不蜃而樓無海

而市幽眛之幻惡莫此爲甚是自鑿其混沌也不卽死者幸而免爾科名必覽曰實慾最上丹頭在清淨念慮如其慾火焚燒精神易竭遂至窒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廢爲無用而且漸成癆瘵而死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時一念邪淫已足喪其生而有餘也眞空禪師曰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遂成宵寐之變謂之內生之欲二欲綢繆染着皆能消耗元精黃庭經曰緊守精室毋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道書曰人生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脈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燃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洩而出可懼哉孫眞人衛生歌曰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

枯百病侵悉觀諸語當知未見之不可思明矣人卽不必有志於事功孰有不愛及身命者乎

當見不可亂

謹玩一亂字卽感應經內見他色美起心私之之謂方其瞥遇嬌姿乍逢麗色一失檢點邪念頓生我行未虧我心已亂鬼神得以指摘之陰府得以籍記之去天堂而入地獄只此幾希間耳又何待宣淫無忌然後大干冥譴哉故能非禮勿視見如不見者上也本心難昧禮法難踰嚴禁強制者次也不然始苟亂於心終將亂於事一念之悞終身莫贖悲哉又或簾內投桃城隅贈管我雖無意彼實多情正念稍迷惡緣卽起往往有百鍊堅心摧于俄頃一生

大節敗於臨期此時決當猛省卓有定識佐以定力

推測其燕私體求其情事彌天大孽盡在於茲不思憶之者情也情之一字天與我爲忠孝友悌仁民愛物用也正用之爲聖賢邪用之爲禽獸奈何廢寢忘餐神昏志失邪情空繞甘不入而獸乎盍細思之盍猛省之

於處女寡婦尤宜愼

尤宜愼三字言於諸淫戒中此則尤當謹愼不可稍忽也蓋閨中待字之年正一生名節攸始是以求婚配者必擇門方端風化者首揚貞烈關係不小乃或深房密院父母不及防閑或淺室窮廬奸宄易容窺伺多方引誘百計牽纏喪此良心壞其名節門風玷敗父母忍垢報顏閭里傳揚親族含羞削色卽或勉强于歸之後致其翁姑鄙薄丈夫

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姪復亂之是兄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廉恥一喪後遂不可窮詰嗟乎今有人於此罵其子女爲娼優臧獲者必怫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脈自我而亂或淪爲娼降爲僕隸晏然不自知也豈不傷哉又況淫爲禍首發將無已或主人狎比狡童多致閫範內亂吾願後人之刻骨誓肌共圖湔濯也

既見不可憶

美色已往而此心輾轉不已謂之憶昔人云不思念起惟患覺遲若能照見其妄隨念斬斷何至耿耿於懷乃古今惡孽都因一見之後遂爾縈心反覆徬徨淫思益臧因而

推測其燕私體求其情事彌天大孽盡在於茲不思憶之者情也情之一字天與我爲忠孝友悌仁民愛物用也正用之爲聖賢邪用之爲禽獸奈何廢寢忘餐神昏志失邪情空繞甘不入而獸乎盍細思之盍猛省之

於處女寡婦尤宜愼

尤宜愼三字言於諸淫戒中此則尤當謹愼不可稍忽也蓋閨中待字之年正一生名節攸始是以求婚配者必擇門方端風化者首揚貞烈關係不小乃或深房密院父母不及防閑或淺室窮廬奸宄易容窺伺多方引誘百計牽纏喪此良心壞其名節門風玷敗父母忍垢報顏閭里傳揚親族含羞削色卽或勉强于歸之後致其翁姑鄙薄丈夫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

夫棄捐縱有婚期瞞過隱微常覺羞慙卽能日後成家大節已經虧損多端淫惡首重於茲凡有人心共先痛戒至於夫妻倡隨誰不欲百年偕老其如良緣易斷壽數難齊凡有先妻而逝者莫不涕泣叮嚀慘傷訣別總欲其爲我守節不墜門風以相慰於地下所以守節之婦上天最重必使子孫昌大以報之國家坊額以揚之蓋以丈夫之拋家剩產賴其支撐丈夫之背女遺孤賴其撫立翁姑若在復兼子道之承歡親戚雖違亦有世情之贈答淒風苦雨血淚千行秋月春花冰心百結更有貧窮莫告能持不二之心故舊無援獨守從一之志孀居之處境各異孀居之苦節相同若貪其姿色計而誘之勢以迫之一時把持不

定誤入惡緣遂使冰霜之潔污於須臾生死之盟渝於片刻不獨生者含羞陽世死者亦痛恨九泉返觀設想盡不寒心是以孤寡無依正宜委曲成就使之得全名節則樹德愈厚矣豈徒戒淫之尤宜愼哉

二戒意惡

意者心之所發也意發而惡則凡寡廉鮮恥傷化敗倫大損陰騭之事無不爲矣意發而善則凡植節全名種德造福感動天人之事無不成矣此正人禽關頭最爲喫緊是以天有三官五帝地有五嶽諸司日夜巡行察人過犯其中又有與意司專察人意念之善惡以行賞罰夫舉意在一念之間而禍福判霄壤之別可不愼與

太乙眞人曰予有經三部共六字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守本分三經不在大藏只在靈臺人能謹守此三經又何意之不善耶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事人得而知之若萌於心發於慮鬼神得而知之故君子於起念之際常切檢點檢點既純斯有善無惡矣昔趙康靖公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白豆於錛惡則投一黑豆於錛初黑豆甚多既而漸少以至全白豆惡二念俱忘瓶豆亦無所用此眞修意之善法也

勿藏險心

諸善之心本於平諸惡之心本於險且險而曰藏必使人不及防而不能辨也或一言而敗其生平或一語而鋼其

仕進或一舉而傷其性命且其人由我而害而我復不任惡名此陰惡之尤山川不足喻其險也

世間一切壞事皆由心造險心一形卽不加之於人已是滿腔惡業矣況旣形於心未有不見諸事者故佛經謂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心地旣平一切皆平旨哉斯言曰

三復之

勿動妄念

誠則眞實無妄所以爲善不誠卽妄妄卽無善而惡矣妄念二字所包甚廣要之皆貪得也貪得而不得惡斯起焉若時刻循依本分主善爲師倦勤不作由擇執以幾於誠尙何妄念之動哉今人稍有一善便思獲報少不如意卽

曰天道難知不知人但不饑不寒無災無害士得讀書農得耕桑時開笑口日少愁眉便是平安之福不然人欲無涯世途缺陷安得人人盡富貴利達耶

勿記讐不釋

君父之讐骨肉之恨自當直報外此不過私小之怨耳可以理遣可以情恕便當冰釋若記憶不休則冤冤之報將何已時且不獨自己讐怨宜釋也即遇兩邊銜恨或以善言釋之或以杯酒釋之息無已之爭端保太和之元氣皆在於此夫世界甚寬儘可容橫逆之禽獸吾心非隘自足證忍辱之菩提可以使我遊於世亦可使世遊於我昔史彌遠死已久其家一夕夢其枷鎖來家訊慰平生索紙筆

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勿見利而謀

利字從刀錢字從戈古人制字之義深矣是以罔利之人徒爲怨府終無善報青蚨果堪術致造化亦復何權吾願好利者儉以養廉勤以致富則不言利而利多矣人之財利約有三等一是生前惜福得來此可師而不可謀一是苦心勞力冒寒忍饑積漸饒裕此可憫而不可謀一是非義而得爲富不仁非耗國即剝民此可畏而不可謀況謀心一起必至機深械密徒壞心術而利反爲害故欲求利者莫如先勤苦以惜福一清道人積福歌曰歎人只知今

世財那知財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重福有福自有財無福空勞碌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綿福厚財自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資淫慾何故驕縱人反以積福資倚恃欺窮獨何故癡迷人聚有積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財如割肉不肯種福田願做兒孫犢了難帶財撇了易帶福臨時分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爲世人悲叮嚀還再囑莫爲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破財及早修些福

南蘭黃令仲曰人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一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是觀

附陳成卿戒賭十則

一曰壞心地盜賊所以罹王法而不容貸者惟奪人財耳假手博奕以奪人財與盜賊何異蓋好賭者明知其人之財爲衣食所需或稱貸而得或棄產所致始也甘言媚色誘之投網不覺勝則借端託故迫之裂氣而歸非衣冠中之狼虎几筵前之賊寇乎且賭局純用詐弊有三人當局而朋謀一人者有幾人旁觀而交射一人者手眼口鼻無非劫人之利匕弟兄叔姪亦如巧陷之陰機以致蕩產傾家飢不擇食傷天理犯王法之事亦悍然爲之使人辱罵門閭遺玷祖宗噫向使戒賭成家何至以方寸地爲牛羊

踐踏至此乎

二曰耗貨財夫離聚易散者財也創業如登天之難敗家如燎毛之易彼賭者始爲貪得念重陷入阱中既因吝失情迷苦纏局內達者因偶失而小懲大戒受害猶淺若妄思求復日深一日則漸而囊資盡漸而恆產廢漸而稱貸積每見富貴之後因此無食無居爲親族笑甚有負債莫償結訟受辱者嗟乎覆家之速賭爲第一卽使家有餘貲須念財爲至寶以周貧乏則頌聲載道以宴賓朋則禮意綢繆以修橋路敬神佛放魚鳥則種福無量以孝父母惠妻子厚婢僕則喜氣盈門卽以之市肥甘被錦繡玩花月亦取快一時奈何白白送人身不受樂而人又弗感乎嘗

見鄙吝者分文如同剜肉而一擲輒送多金豈不可笑

三曰誤正務士讀農耕工作商賈一爲賭迷達旦連宵無論廢時失事流落下賤老大堪悲卽偶爾隨波逐浪此身一被牽纏必不容緩之事亦姑待明日以至坐失事機必應經手之事亦轉託他人不無覆敗乃事且慶弔因之失禮期會因之爽信若夫身值居官事尤繁劇每有遲誤賭博使農工小人羣聚而歎守候之艱或遠方役隸子立而苦濡遲之久大失官箴亦非方便

四曰傷天倫象賢亢宗親所同願不幸生不肖子以賭爲樂不能不悲且怒也撻之流血慈心所迫奈昏愚不識親恩反生怨悵面目時乖語言多背又或己資耗而竊親財

親財竭而多重債使高堂日夜憤鬱可謂有人心者乎苟

夫婦母撫孤恩苦萬倍孝子更當謹身節用以供甘旨勵志勤讀以圖顯揚乃或比匪傾家致使嗟薄命者謂有子不如無子其罪惡尤甚矣不惟此也更傷兄弟蓋賭極貧窘強者侵欺弱者稱貸無理相戕骨肉成讐不惟此也更傷夫婦蓋婦人苦樂惟夫是從忠言規勸動遭反目因廢譬珥爭憤投繯又有子不能婚女不能嫁甚使衣食不給終身失所乃知好賭者皆無父母兄弟妻子人也傷滅天倫莫此爲甚

五曰致疾病好賭者終日酣戰又繼以夜徹夜不已更繼以日眼目昏花臂腰痠痛傷在氣血或深夜羣息而忍饑或興高味美而過飽其傷在脾或夏月炎蒸暑侵不覺或冬宵凝凍寒冒可虞其傷在肺鬼蜮陰謀而被弄蝎蛇肆毒而難堪勝者思劫求緩須臾而不能敗後結算乞假分毫而不可情實可恨怒氣難持其傷在肝況生人以財爲命非甚不肖誰不以廢敗爲悔者更有送急需之用手足無措失他人所託踧踖無償妻子慍而發言父母怒而切責則傷更入心醉飽倦悶而歸虛火上炎荒淫無度則傷并及腎種種戕生皆賭之故

六曰結怨毒大凡至親密友一入賭局頃刻翻顏且賭後常醉一言不合攘臂揮拳懷恨在心或明爲發難或陰爲下石近見某爲賭而報復傾家某爲賭而假命陷獄某爲

賭而同庠搆禍名士被黜某爲賭而仕路相軋能吏掛冠
嗟乎當其登場角勝時豈知種禍至此乎

七曰生事變紀律之家門戶啟閉有時交友往來必擇意外之變無自而生若賭者之相與浪子多而端士少奔走効勞之輩皆思鼠竊狗偷或伺主人之未歸乘虛以入或窺外戶之不閉投隙而來此盜賊之變也夜深人倦或竈火未熄而餘薪致焚或燭燼旁延而枯木燎毛此回祿之變也某生與宦裔善乘主夜戰方酣直入臥室滅燈苟合婦認爲夫事畢方知懼露隱忍久之卒敗某吏與庠士善窺其婦艾假以賭本誘使遠出日則偕往夜則託歸密入通好習以爲常夫偶馳歸避於牀下竊聞私語不禁失笑

乃致就擒此姦淫之變也崇禎時一人爲宦租所迫告貸五金半日賭輸婦即縊死此性命之變也至若爭贖告訐縉紳之裔亦繫囹圄舉望之儒槩從黜革此身名之變也歷觀諸變足爲寒心奈何不戒

八曰損品望士即貧賤能以禮義持躬詩書奮志則人皆敬重若好賭者年雖少而識者料其無成家正殷而論者決其必敗生自厚德之家則共歎祖先之好善何乃種此頑裔出於濟惡之後則咸道造孽之良多自當報以狂嗣愛之者謂惜哉聰明之子昏迷不悟堪悲無藥可醫憎之者謂幸矣揮金如土亡可立待我其拭目俟之合宗擯不與言同氣羞與爲伍如望納交人必曰若類弗可近如頫

効勞人必曰若類弗可託如將讓婿人必曰若類弗能養如將告貸人必曰若類弗能償噫好賭之人一錢不值信哉

九曰召侮辱開賭之羣心如盜賊行同乞丐非最下一流人乎每見其引誘人也奴顏婢膝無所不至一入其阱動加欺侮勝者敬過上賓輸者慢如奴隸貧饒者百態款留襲空者千方揮斥嗟乎士即屈首蓬窗安心蔬食瞰覽天光雲影品題往古來今亦甚恬適尊巍也乃以賭錢之故受下流之辱是亦不可以已乎至於因賭否戰辱及父母更不肖之極矣

十曰失家教中人之性向上難而習下易尊長端謹自持

日以義方垂訓猶恐少年流蕩況近來賭風日盛子孫七八歲時習見祖父角戰或分取勝錢爲快天性早已琢壞無怪長大而視爲固然無恥畏也即有自好賭而禁子孫之賭者每云我siz無志上進汝青年須當好學或云我多才戰必勝汝蒙稈必喫虧不知令反其好斷斷無以服人況近墨者黑賭者所往來大都浪子孫一與相習志氣必日卑言行必日壞不止以賭敗家也至僕隸下人亦須身飭以正如上行下效致爲盜犯刑非家長實教之偷乎

以上十戒其爲喚醒癡迷不啻大聲疾呼痛哭流涕矣見此而不及早回頭嚴誓自戒者吾不知其有人心否

勿見才而嫉

人之才能皆非偶然或由夙世培基或由祖宗積德或由本人勤苦所致見之者正當追慕由來敬之師之而乃娼嫉於心不幾自生煩惱徒增罪業耶格言云爭名利者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易生嫉妒之心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反露虛捌之醜

古來兩才相匹最易生嫌而正不必也分道揚鑣各呈其才日月並運何害於明魏文帝以忌嫉欲殺陳思王隋煬帝以詩句而殺薛道衡李後主謂吹皺一池春水何預卿事此皆見才而嫉者也卒之三君皆短祚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予與氏豈欺我哉

以貌慈心狠者尤宜慎

佛經云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蓋心地隱其狠惡而外貌復假以慈和伏戈矛於談笑設陷阱於網繆處處爲殃介人不覺是其設心原是一腔惡機一撥卽發故於上文險心妄念諸意惡尤宜內省而戒慎也

三戒口過

玄帝垂訓曰凡人在患難之中善用一言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又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與讚人都是一般口寧使扶人千莫開陷人口若能依此言前程永固凡

人生造孽口過居多卽如感應篇所載誑諸無識謗諸同學攻訐宗親詆謗鄰里形人之醜訐人之私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怨天尤人呵風罵雨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譏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指天地以證鄙慢引神明而鑒猥事咒詛求直每好矜誇自咒咒他晦朦歌舞朔旦號怒對竈吟咏及哭對北惡罵如是等罪皆口過也噫嚴君平委曲諭人以善立證仙階葛孝先與人好說好話而聞道度世爲善之功言語居多人縱不能以之作福奈何徒以此造孽哉

勿談閨閫

世間快意之談固自不少若淫穢之行縱目擊情眞亦宜拚飾全彼聲名況事屬莫須有者尤當力爲洗清如便不睹不聞之疑竟爲共見共知之事夫妻因之離異家室爲之頹靡以致終身飲恨過莫大焉蓋我之出言甚易使彼之穢行實難污厥令名損我陰德其關係豈淺鮮哉

曾子輿豈解殺人陳平逆何嘗有嫂東壁未曾窺宋高唐一賦不過諷主之微詞西廂何處來鶯會眞一編實是陷人之巨阱縱使鶉奔有據在括囊仍貴包荒果其雌薄不修論忠厚還須隱惡切勿存心刻薄因而出口乖違庶免人怨神瞋乃可修身養德袁了凡曰凡一事而闢人終身者縱實聞確見不可開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者縱間談酒謔亦愼勿言袁纘孫戒人作淫詞云今世文字之禍往

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
奪毀性迷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
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高明特達者少性情淫蕩者多彼
見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
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
氣血未定見此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
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況我輩既已含齒戴髮上
冠下履不思湯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
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爲甚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
賦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
可逞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況矢口定是佳人

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綺語爲殃虛言折福
不獨誤人且先自誤吾實爲作者惜之危之也統觀已上
數條惟冀謹於語言庶存厚道更期嚴於視聽勿涉淫邪
孔子曰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況傳聞之言吠聲
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隄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
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
恥口舌紛擾骨肉傷殘者多矣可不戒哉敎家要略曰今
人一相抵觸忿謗蜩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閨門聲所係

勿訐陰私

私者不公之謂私而陰尤暗昧不光之事我不應伺得之

尤重

勿訐陰私

私者不公之謂私而陰尤暗昧不光之事我不應伺得之

窺之屋漏而播之大庭使其無容身之地斯人之恨終身
不解矣況受金盜嫂又多莫須有之事哉老子曰聰明深
察而好攻發人者近死者也程伊川云君子於人當於有
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勿揚人短

人處塵勞不能無短苟或揚之則彼之名從此敗而素守
亦從此隳矣徒損於人無益於己何甘心輕薄傷我長厚
之道哉羌澹菴曰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
門斬若根關若門心氣和平解脫嫌憎可以成身可以順
親可以庇子孫溫寶忠公曰凡說別人兒子不好還要照
管伊父體面說別人婆子不好還要照管伊夫體面

勿設雌黃

敦行錄云不妄語不多語不言人隱事不摘人微過居鄉
不談地方官短長立朝不私議政事得失若有意品題任
情毀譽能無悖出悖入之虞耶

勿造歌謠

造歌謠者於人體相不具及閨門風化等事刻意形容編
成詞曲有聲有韻可歌可謠輕薄尖刻一倡百和損德敗
行莫此爲甚又有忌人才能創作謠言如百升飛上天明
月入長安之類陷人性命破人功名冥罰之慘定當加倍

勿毀聖賢

聖賢百世之師孰敢毀謗只緣輕薄者喜翻案爭奇而不

顧名義耳故毀謗約有二種一是愚癡無識一是才辨自
雄愚癡者罪坐不知而才辨之士往往執所見以逞機鋒
罪更甚於愚癡其訕毀二氏之罪報應從來不爽人或信
而畏之惟儒家不說因果遂反有肆意譏彈者究竟何嘗
無報耶至於書籍字紙乃聖賢之遺作踐字紙故與謗毀
聖賢同罪

於尊親已沒者尤宜愼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此聖賢家法也蓋緣君臣大義父子
至情若尊親有過卽當反躬引咎深自刻責此際委曲周
旋着不得一毫激烈用不得一點徑直正有無限苦衷何
忍將尊親過失偶然矢口況已沒則凡屬臣子哀慕情深

君恩未報而天威如在親容莫卽而手澤猶新若將已往
之事重加指摘揆之於心安乎否乎
尊親所包者廣可以類推

四戒曠功

天下惟讀書一道最易作輟或爲命數所拘半塗而止或
爲貧窮所挫漸自灰心或爲奢華所引紛馳其志殊不知
心堅力永用苦功者必有厚報蒲韭之姿朝種夕發松柏
則不然困於蓬蒿厄於霜雪而後獲千萬年之用久矣夫
造物之因材而篤也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
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昔云
夜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
與疎闊吾可一意學問須知良宵夜坐篝燈養茗籍俱
寂疎鐘時聞當此清景對簡編而忘疲倣衾枕而不御一
樂也至如風雨蔽途掩關卻掃絕人往還圖書滿前隨興
抽檢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
晏微霰密雪枯條振風寒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
編諷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勿早眠晏起

此總不外淫惰二字試看農耕於野商販於途工作於肆
以及醫卜星相之流何一不曉夜劬勞以勤本業而書生
之清福已多倘不知寸陰是惜甘居淫惰之罪而虛此有
限之流光擲此難得之功名乎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爲

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旨哉斯言吾願有志者共省之

勿舍己芸人

爲己乃君子之實功不勤勤於修身力學卽妄思用世而
作身外之事營非分之爲則心志一味外馳精神盡爲人
用皆舍己田芸人田之類也曠功不已多乎義理無窮須
向靜中尋義理精神有限莫於閒處費精神此聯眞舍己
芸人者對症良藥

勿爲財奔馳

從來曠功之人大半起於爲財財也者求之則鄙貪之
則甚賤士君子本不屑言乃近世儒者往往利欲薰心專
務奔馳而詩書一道時作時輟屢設曠功亦所不惜且藉

口於爲貧所累原非得已獨不思財果爲我之財卽不奔馳自在也財若非我之財卽日奔馳無益也則與其營營逐逐妄希非分之金錢何若汲汲皇皇專求無窮之學問哉

戒意惡內見利而謀恐欲念之潛萌此處爲財奔馳懼用功之不篤義各甚精故非重見複出

勿學爲無益

自古大有益事無如讀書蓋名敎於此而立功業於此而基須是修德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乃見益耳若涉獵不急之務講貫不勤或爲臺池鳥獸之觀或爲奢華靡麗之飾或爲詞曲丹青之娛種種非爲皆足累志累身何益

之有至於張燈演戲博奕會飲燒煉刀筆諸事非惟無益且有大害戒之戒之

勿見異思遷

厭故喜新貪多務得乃學者之大病抑知理必以浸淫而洽趣必以反覆而生乎如學者理未足識未精絕少根基不能自立間架自滋文采而徒人步亦步人趨亦趨吾恐學日以雜神日以昏心愈無定而功終迄於無成也

以身在心馳者尤宜愼

心爲身之主身爲心之輔身在是而心卽在是志專力副何事不就何功不成如身在是而心不在是猶植樹而削其根播穀而棄其種也欲求事功之成就有是理乎故心

易馳者必時收其放心而於曠功諸條尤宜隨處省察而

愼持也

五戒廢字○勿以舊書裹物糊窗勿以廢文燒茶拭桌勿塗抹好書勿濫寫門壁勿喎詩稿勿擲文尾於途間穢中尤宜愼

原本凡倒云此條本註明白易曉故不逐句箋引

粟從天雨爲造龍章鬼向宵啼亦因鳥跡迄今萬禩同此六書故治世不離文字而進身尤重詩書乃或歐編覆瓿殘經代枕浸淫風雨和舞絮以沾泥剝落窗櫺伴飛花而入陌或投炎火不比秦灰或付清流原非禍水最忌道旁之擲染牛溲馬渤之污尤憐稚子之頑受鼠嚙鴉塗之慘苟經目睹奚啻心驚所望戒同蓍蔡庶幾愛等珠璣

帝君勸敬惜字紙文略云宋王沂公父拾遺字紙香湯洗曝燒之夢宣聖賜曾子爲嗣未幾生男遂名曾三元及第爲賢相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置身通顯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彰彰古今炯鑒

三官大帝赦劉天君曰求祿求名求嗣功惟惜字爲先昔已職之文帝吾今復何贅焉但見世人擾擾貧窮困阨盈前大半非他過惡穢污字紙叢愆雖有訓文廣勸終無一士心堅小子矜持佛達老成狃習安閒敬奉未聞一二毀殘有萬千或以糊房襯裏或以裹物取便或以殘章委棄或以文字淪湮或以習書兒案或以糊襯籃篋種種罪

深辜積一一上奏帝前罰令此輩受報疾厄禁錮相牽農
工俚鄙都滅士夫榮祿難延大則滅身滅嗣小則奪紀奪
年吾今下哀蠢爾特爲奉敕降駢普勸世間人士遵行須
要虔虔毋論經書子史毋論稗官毋論細画南大毋
論斷簡殘編毋論長編略牘毋論隻字片言務必盡加護
惜勿因俗論避嫌始則焚諸火內繼則送去流泉不可因
循苟且不可時日躭延急急奉行一月寸心復舊光鮮急
急奉行一載本身科甲蟬聯急急奉行五歲時加紀算綿
綿急急奉行一世此生名列上仙實有如斯果報非吾虛
語取妍倘有蠢癡狠子敢爲誹謗憎嫌吾已奉旨專事立
時雷火焚煎今特廣爲傳示子其爲我布宣

張邑翼生平敬字戒紙劄雜亂書寫狠籍戒遇有不便心
知不可姑以字紙雜用戒坐處不置褻簏收廢紙待時焚
化致飄散穢處戒袖裹襪間猝然投納竟致遺失廢字之
戒多端而張君四戒尤所易犯人能於此深省之則於帝
君垂戒之意亦庶幾矣

附廣惜字說六則　近來惜字紙文刊布甚廣即膳僧取
拾無非啟迪善心羽翼聖教然人知惜字於有字之後不
知惜字於未有字之先因取其義而廣之使同人下筆時
倍加乾惕不徒惜字於字而惜字於心則於世可以寡怨
尤於口可以杜虛枉於心可以全忠厚其延年之福寧有
量哉

一案牘如山爲民上者果以公心剖析雖遭盤錯亦將迎
刃而解倘執己見深文推敲則冤抑必多獨孤及曰一字
之加勝於三千之刑可不愼歟凡下筆有顚倒是非使人
含冤者此字當惜

一幕客事參機務權屬文移一字未安即成冤獄司事者
宜詳宜愼勿以屢駁而株連善類勿以深詞而殃及無辜
古云筆下超生非虛語也凡下筆有自作聰明他人永無
生路者此字當惜

一公門最易爲善綴一舉筆即關人命昔定國治獄而子
爲三公安民持平而子皆登第人知無文以受賄孰知積
德以遺子孫耶凡下筆有出入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一夫婦人之大倫或破人於將成或離人於既合損德莫
甚昔王固休妹婚而全家暴亡孫洪毀離券而仍復顯爵
皆前事之驗也凡下筆有破人婚姻拆人夫婦者此字當
惜

一骨肉本於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曲爲調護豈可借筆舌
以離間也昔冒公政代償贖女副都之尊寵非常費無忌
讒間父子滅門之奇殃最慘凡下筆有間人骨肉者此字
當惜

一陰私人所隱諱昔韓魏公爲相每於往來文字中見有
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陳眉公曰好談人
閨闥與陰私者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凡下筆有干人閨門

發人隱微者此字當惜

主敬堂勸敬惜字紙例九則

一勸讀書有力之士糾集同心拾遺焚化所費不多植福甚大

二勸讀書無力之家凡遇廢文及道途遺棄字紙收付烈炬投灰清流是謂不費功德

三勸發達縉紳之家捐資收買殘書焚葬淨地或投清流勿令悞落愚人致遭狼籍

四勸現任官長隨處嚴禁吏書衙役人等一切改抹草稿事畢即著付火不許片言隻字虛擲輕棄以致積久遭殃

五勸師長不許生徒閒塗几硯并字紙拭桌塗扯嚼爛塞

孔種種作踐

六勸父兄戒童年子弟勿以字紙經書作戲以致拋地踏踐

七勸戒閨閣女子勿以書文夾樣勿以字紙剪花并繡字鞋枕被帳等上

八勸典中店舖窖戶諸家勿以當票書文包裹銀物燒造磁器裱褙等用

九勸刊刷經書等坊衣食以此仰賴文字更宜敬惜近見謄梓樣稿捐棄如遺割破差訛踐踏無忌印板久拋穢地陳編朽腐何堪種種罪過各宜警省

六要敦人倫

人之所以得成爲人者全在五倫五倫缺一卽不可爲人所以大事業從五倫上做起正人品在五倫上看出此處得則小處不足非此處失則眾長不足錄大要倫紀之地所貴以誠不以僞以實不以文境當其順至足樂也不幸而當其逆亦當委曲周旋至誠相感不可徑情一往悖義傷恩斯爲善敦人倫者

父子主恩

天下無無恩之親蓋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縱極富貴皆

由父母懷抱長養衣之食之敎之誨之而始得有今日卽極貧賤亦敦非父母生我長我養我敎我費盡苦心而爲之婚娶期之成人者乎今弗問身從何來竟以此身已長妻子是安全不念劬勞顧復之恩試觀古今盡孝者獲福降祥身榮名顯裕後光前有如許受用便宜忤逆者滅祿減算人害天災百殃及之受禍不淺故凡人子事親自少至老無一日不當盡孝出一言必思當理毋妄言取辱以辱親行一事必思正道毋亂行致禍以禍親生前則體心體力愛日奉養勤求生理敬聽敎言歿後則殯斂喪葬務如洗無錢供饘粥專靠朶菱米親死不忍嫁廬墓沒其齒唐女王和子父兄皆戰死和子甫十七披跣走邊鄙乞丐扶骨歸營葬憑櫬經髽髮毀容顏然後廬墓所古女賢孝

儔其多難筆記有司或贈金朝廷或欽賜也有爲冥妃也有夫人類若能存他命報施應不悖奉勸世間人好還天之道勿謂嬰女癡怨恨不知報女命親不憐安保憐親命絕嗣滅壽年赫矣陰司律及至索命時噬臍莫能及胡不

君臣主敬

此雖君臣互言究竟重臣一邊而臣之敬君不外於忠夫人臣作忠其途不一皐夔忠也龍比亦忠忠不以其遇也薇垣忠也疆場亦忠忠不以其地也輔弼忠也郡邑亦忠忠不以其官也外而士大夫忠內而閣尹醬醯之官亦無非忠忠不以其人也忠者心也自盡其心之謂忠卽自盡

其心之謂敬然不必俟於廷獻之時而當先辨於家修之日此又在讀書者之貫早自命也

顏光衷曰凡人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著性命暇時雖能經綸守正到患難時便囁嚅不前依違首領豈知古來幹世豪杰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萬死一生中來此中得個定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諸葛公之鞠躬盡瘁郭令公之單騎見虜李臨淮之置刀靴中韓蘄王之十指存四劉順昌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神氣不動默然制勝豈易易哉其身已早置爲國家有矣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公狄梁公李潘俱陷大辟裴晉公張魏公韓魏公委身劍俠然卒以不死勳滿天壤名懸日

月彼固於此捨得盡而後大用隨之耳乃知造物鬼神亦輒以此勘人勘得過時神靈供其呵護宇宙屬其撐持勘不過時身名俱敗如王衍殷浩等其始也亦自負壁立萬仞衒聲四海然見草而悅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嘶聲咋舌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人物之忭哉蓋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對只好於濁亂世界或受些小福澤已自便宜奈享名太重自許太過到得曳腳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爲天下笑故此處急宜打得清淨此身付與天地萬物卽不幸而死如關壯繆張睢陽岳武穆文丞相之死視李林甫楊國忠韓侂胄賈似道何如哉人孰無死惟正直忠孝其死爲神朝廷顯瞻崇祀赫奕子孫

食蔭未見權奸之死有如此也毋論權奸卽如哥舒翰蕭至忠王涯賈餗輩奄奄趨附圖保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玉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天立地去乎又如漢武帝唐武后時乾坤何等其無事夷滅者無數而當時持平之吏無一死也阿意酷虐者則未有不死卽不敢以是盡槩禍福然命之爲命不益可自信哉又何必惴惴焉爲肉爲羹惜其狗吠狐叢之性命而種毒當世

也

兄弟相愛

兄弟之多故者眾矣每重妻妾之言薄手足之愛爭貨財之賤傷天性之和不思同胞共蒂何忍相煎卽有繼庶其

原自合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是故彼即不是我正可
以少容我既難堪彼又何能含忍況明攻者必兩敗俱傷
陰計者必鬼神所怒可不戒哉溫節孝曰富家兄弟分門
別戶最易生嫌勤邀杯酒時常見面亦遠議閒之法也嗚
呼茫茫大造在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許幼相歡愛老
共扶持既翕興歌角弓無咏豈不怡怡洩洩和氣致祥螽
忍煮豆燒萁同根相逼耶

朋友以信

金少蒿曰聖人之序五倫終之以朋友明乎朋友爲五倫
之一而實輔之以全五倫之道者也朋友責善不過欲其
無忝於人倫而已故事君得以全其忠事親得以全其孝

兄弟得以翕夫婦得以和是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
得交盡其道而無悖者皆朋友力也故朋友之於五倫義
若輕而實重分若疎而實親善交友者必當以信爲主主
於信自然相知以心相依以命相託以妻子相賙以財帛
相資以道德文章相成以功名事業相恤以疾病患難其
關係豈淺鮮哉

夫婦相和

陰陽和而後萬物遂夫婦和而後家道昌和非狎昵之謂
謂能和以事父母孝不衰於妻子和以宜兄弟悌不惑於
婦言和以睦妯娌如鄭張氏之絲粟無私子姪均乳和以
成夫子如乘羊婦之斷機勸學孟母之三遷推之勤中饋

尤當各喻以道各勉以正

喻道勉正似無淺深分別總期倫類之間補偏救弊相與
有成方爲盡倫之至

七要淨心地

心本虛靈不昧一有所染即天良汨沒矣淨者洗滌之謂
人心危道心微堯舜桀紂只爭此些子耳可見方寸之地
原是虛靈特有習染之污必須時時洗滌純是濟世心無
一毫媚世心純是愛人心無一毫憤世心純是敬人心無
一毫玩世心純是遷改精進心無一毫怠惰自欺心則萬

善從此發端不猶地爲萬物所生可以自種自收而絕無
妄求乎

屠赤水曰一切修持須向境上試得過方是即如平居徵
忿不知遇忿能不動否平居窒慾不知遇色能不動否若
無事閒然遇境輒亂則爲頑空靈明靜定萬物紛至至性
如如乃爲眞空是誠探原之論

玩古訓以懲心

心有不淨而可時時懲戒者惟古訓最爲明切試於披閱
間將古人之訓詞自爲省察自爲克復如嚼橄欖回味自
甘如對嚴師儀容自肅豈不足消妄念而遏邪思乎薛敬
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嘗

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又
日心每有妄發卽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坐靜室以收心
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
守之者故初入靜時要將邪淫雜念一切屏去使心如止
水身若冰壺返觀性體虛靈內省心君澄徹十目十手儼
乎若臨爲聖爲凡只爭一間則一點靈明自然靜涵昭朗
豈有一毫私妄得以混淆而虛其放而不收乎朱子曰羅
先生敎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作何氣
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又
曰昔陳烈先生苦錄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吾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遂閉門
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卽去讀書卽一覽無遺

遠酒色以淸心
心本淸也所以不淸者其故多端而大要則在酒與色蓋
酒之爲害也能昏亂人心色之爲害也能蠱惑人心兩者
交攻而天君之泰然者擾擾憧憧不知其所底止故君子
之靜存也卻醴酒而勿進非曰吾以戒號呶已也屏麗色
而勿親非曰吾以防淫佚已也良以心也者澄之最難淸
之至易必遠斯二者然後此心湛然虛而且靈耳夫聖如
大禹猶疎儀狄賢若孔明尙娶醜婦況我輩欲淸心地而
可不酒色是遠哉
去私欲以養心
心卽天理也與私欲正相反天人之際勢不兩存惟去之
絕乃養之醇此克復之貴乎明健也人能涵養本原沖和
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
辱便能忍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一團生意盎滿虛空
其趣味當自喻也張南軒曰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
動於貨利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
則銳於求名不盡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飮食遇事接
物苟私已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
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能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
倖以苟免耳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惟當

以敬爲主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萌處痛加懲窒
久久純熟自當見效
尤當悟至理以明心
非心無以載理非理無以爲心欲明心必先悟理盡於理
確見其誠則於心自全其天此欲淨心地者尤當於至理
面求悟也
八要立人品
格言云持身涉世不可隨境變遷須是大火流金而淸風
穆然嚴霜殺物而和氣藹然陰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濤
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內眞人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卽勃然怒一事

之違卽忽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意味每見少年英露之士氣浮心躁眼前併無一切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潦倒而死者豈非品量淺薄無受享之地乎

溫節孝曰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蔽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立品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不受之不同而品一立雖貧亦富雖賤亦貴矣豈尙有恥辱之來哉

敏事愼言

敏愼之功我夫子言之詳矣古今眞人品都從言行上做

工夫見義卽爲汲汲惟日不足三緘其口凜凜無易由言庶幾可坊可表一生名節自此立定不然而事所當爲因循怠忽言所宜訥率意多談終身一蒭爾漢耳何以植人品乎

志高身下

志高而身不下是志之傲也非高也身下而志不高是身之辱也非下也惟志氣凌雲而復謙以下人則士人之品乃可以立昔范文正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已任而自奉儉薄接物謙和豈嘗詡於世曰吾終不爲人下哉眞志高膽大心小身下之先型也

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蓋膽不大則退諉而不振心不小則鹵莽而多誤惟以大膽定其局陣斯人所不敢爲者可以自我而負荷卽以小心詳其曲折斯事所至難爲者亦可善全而無弊

棄邪歸正

邪指至微易忽者言一事一念之邪皆是棄猶棄元惡大憝於市決不少寬之意先從心源上打點得堂堂正正雖一毫邪念斷斷不容一毫邪路斷斷不走然後一歸於正而誼無不正道無不明品自我立也見文元曰邪自外至當如逢虎卽時退步勿恃格獸之勇邪自內生當如探湯卽時縮手勿縱染指之欲苟能如此則何邪不棄而自歸

於正矣

思君子之九思

此君子思誠之功言無時無處而不當省察也學者勿以耳目聰明爲氣質私欲所壅蔽可乎矣

畏聖人之三畏

畏非心中空畏全要從身體力行上看天命卽仁義禮智之天理大人行可法言可則聖人之言無非闡明理道之精微君子平時所嚴憚大約不外此三者而我儒可不戒謹恐懼時存此理於隱微耶

竹谷老人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外則畏師

友仰則畏天俯則畏人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

尤當不恤人言

人言之毀譽必非無因但思我原有過何怨於毀我果有善何藉於譽我自立品於正大光明之地衆口紛紛初何暇計

朱子曰凡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只從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是非久自定時下則須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那管他

九要慎交遊

交道之薄至今日而極矣車笠之盟轉盼相忘子厚墓誌中所云指天誓日露出心肝已而下石者誠昌黎悲痛之詞也要之慎交者貴擇人貴端始無輕諾無渝盟擇可交而交斯善矣嚴於始而始可終矣諾所能而諾諾可踐矣盟於心而盟盟乃堅矣此慎交之謂也

擇交之道須嚴損益與正士相與自然循禮不爲惡習所染若交遊匪類爲害殊深蓋其居常講論既無義理之言造次遊遨率多放僻之行縱有十分聰明鮮不入其局內更若一團昏憒安能出彼圈中況昔之論交者或以氣節或以文字或以世誼相好今則士氣愈卑遇貴介便輕身結納見銅臭即握手叮嚀而賈夫牧豎亦皆結伴刊文恬不知恥甚且一社之中甫相傾倒旋自參差門戶一分萋菲無底雖則此輩釀成實係自開滲漏亦宜屏絕勿復往來

朱子與長子受之書曰交遊之間能審別損益百無所失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疎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不可茬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

元余忠宣閼曰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鼈因臭而得臭

商窗清話云因終隙末皆由始擇之不慎是以加諸膝下者旋即墜諸淵且因事而潛爲下石者比比也若慎之於初不致濫交濫有此失又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泛交不如寡交明矣

始終不怠

蘭言一訂金石不渝雖患難死生當全交好若囚終隙末皆怠心所致此久敬爲難我聖人獨推平仲也然而有終之道全在慎始如輕言結納而以利交者利盡而交疎以勢交者勢失而交遂絕以患難交者安樂則棄予如遺以酒肉佚遊交者筵徹而風波遂作以文章技術交者轉眼而妒毀旋興豈有始終如一而爲道義眞交哉

心口皆是禮意俱隆純善之人也心口皆非禮意俱薄人
猶得而防之若口誓山海心如吳越禮言周孔惡同桀紂
者豈可與之語金蘭哉故必內外如一始可言交

貴賤不二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言良可念也苟富貴無相忘古人
所戀戀者惟此同心之契乃爲道誼交耳古詩云富貴他
人合賤貧親戚離又云花開蝶滿枝花落蝶還稀惟有舊
巢燕主人貧亦歸交遊者果不以榮悴而改則古道可復
矣

每見淺衷之輩驟享富貴便自驕恣非欺侮同類卽奴隸
鄉鄰往往辱人而上之豈知富貴貧賤數實輪轉遞有事
也閱華裔式微而振緒無人卽同寒族草茅賤士崛發
而繩武有後便作名家歷觀古今興替如輪古詩曰君不
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
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
侯華衣被體腰蒼璆漢初市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
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
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
流坎亦偶爾搏扶未必賢槍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
嘗有生死儻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讀此詩勘
破世情矣蝶夢蕉鹿癡人自認眞耳
死生不異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人之或死於貧或死於病或死於
刑而所相與之人雖素稱莫逆此時往往避之若士君子
之交當不其然所許者道誼所訂者終身豈以生死異路
而遂離異其心耶不惟不忍抑且不敢
尤當功過相規親近上士

人生硃硃功過每不自知惟賴直諒之友相與誘掖之指
摘之庶幾操修益勵攻錯有方若夫上士則品行端方學
問淹雅於行誼固可勸善規過於文章亦能賞奇析疑苟
不日相親近而思得朋之慶難矣
十要廣敎化

鮑叟殊曰人行一善事止於本身多一功德若化得一人
爲善則世界遂多一善人若化得一惡人爲善則世上不
惟少一惡人且又多一善人其人再以傳世轉化自多若
得筆之於書又可廣化千萬世如是善根寧有窮盡蘧然
敎化有其本焉言者心之文也心誠則人動心通則人格
心平則人順不然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嘵嘵焉竊竊先賢之
緒論忝流輩之指南豈惟聽者掩耳而過正犯口是心非
之戒耳古云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
遇上等人說性理

上等之人其質高其學深與之闡性理之微奧洵有如時
雨之化
遇下等人說因果

下等人質愚識暗須以善惡之因緣果報警之勸之至於
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亦當告以爲惡而得富貴
必前世爲善之報也使竟不爲惡富貴當不止是爲善而
得貧賤必前世爲惡之報也使竟不爲善貧賤當不止是
此不但爲下乘說法併可使惡而富貴者及早回頭善而
貧賤者牢把腳跟立定也

廣述善行

善行大小不同除綱常已載外凡濟人澤物皆是或得之
耳聞或得之見聞不述之於口即述之於書一句讚揚便
是一句護持善根一念警動便是一念消弭罪業發揮愈
朗神理愈現助天闡教其功大矣

王少湖曰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
以動人爲惡之念惟欲人之入於善故每樂述人之善以
引人爲善之誠

靈聖眞君偈曰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功不假法度
萬人蠢蟻隨在扶持教成子孫濟世是謂不出門救萬命
孝友方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無量是謂不費財行
萬功我自至愚至賤人皆至聖至神贊揚善類歡喜善事
挑剔善書興起善念而樵夫牧豎亦自能之是謂不假法
度萬人

翊聖眞君頌曰可惜可惜今日明日大限到來有何功力
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筆十方諸聖點頭時此是學

人眞箇得噫一切有爲皆是夢幻惟有業因長爲身累可
不愼哉可不勉哉

多刻善書

善事所在卽善緣所在是上帝之眞詮人間之寶筏也秘
而不流必有天殃故能以善書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
者當百善傳大富貴大豪傑大力量人者當千善刻印傳
流廣播無疆者當萬善時時稱說時時提掇令人耳而目
之下及田夫村婦牧豎頑童無不變化善緣無邊福緣亦
無邊矣昔孫眞人刊千金方書成平地仙去周饒爲人說
感應篇脫飢餓死籍田此言之公善之德豈有涯哉

尤當攻邪崇正以衛吾道

聖人之道無非正道若好爲詭異以惑人者皆邪也邪之
一字所指甚微不特師巫左道假託鬼神之謂邪凡他人
一言一行似是而非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力皆足以害
正而大爲吾道之深憂廣敎化者明以察幾極研乎邪正
之界健以致決力嚴乎邪正之防庶幾攻其邪行崇吾正
敎而聖人之大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皆衞之之力也
昔孟子生三聖後而汲汲於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斯眞開先聖之道者
哉

立人品內邪正爲一己言之也此處邪正爲天下言之也
爲一己者若陷迷津急登覺岸故貴乎棄與歸爲天下者

如擊大敵亟奏膚功故貴乎攻與崇義實相須不容偏廢

光緒庚子年五月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源氏秦漢道家老子

荔莊叢板

實價貳圓伍毫

民國十七年 11月

序

昔史遷論六家要指尊道家而細儒術班固非之然其言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又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其理至當弗可易也夫人生一世間世之所以戕賊我身無不至我不能以道治身而敝敝焉自役其形神甚者或陷於利欲膠漆盆中以身爲徇而不知返非所謂大愚耶夫道非盡無爲也特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史遷以爲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是也故爲君相而坐致此道則載其清靜民以富一而山林枯槁之士知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亦可以定其神而養其生上之人苟尊禮之而受其至言又未嘗不可推常善救人之心措之於天下蓋有儒術所不能逮而道家足挽之者史遷謂在所欲用何事不成乃今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豈虛語哉余中年感異兆學道於羅浮酥醪觀中觀爲全眞之龍門派源出於邱長春暇因考史冊并取道藏諸書核之知長春之學深有得於道德要言而無煉養服食符籙禳禱末流之弊而其以道悟元太祖又幾於以緒餘爲國家以土苴爲天下使後之人須其慈勇設世而不能忘斯非古之博大眞人者乎余因溯其源流輯爲是編以告世之爲全眞學者若夫諸師神異之迹皆當時學士大夫所稱述茲亦錄之讀者當究其實而毋泥其迹可也光緒己卯正月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序

長春道教源流目錄

卷一
全眞教總論
王重陽事蹟彙紀
附馬譚劉王郝孫紀略
丹陽子馬鈺　長眞子譚處端
玉陽子王處一　廣寧子郝大通
不二

卷二
邱長春事蹟彙紀上

卷三
邱長春事蹟彙紀下

卷四
道一 日錄

卷五
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趙道堅　宋道安　尹志平　夏志誠　宋德方
于志可　張志素　鞏志淵　李志常　孟志源
蔡志遠　潘德沖　曹　璜　蘇　鉉　柳開悟
于通微　喬揩道　李沖道　楊明眞　呂道安
畢知常　宋明一　訾　玄　于志道　李志源
趙志淵　劉志源　范圓曦　王志謹

卷五
邱長春弟子紀略下
王志坦　李志方　陳志益　李志柔　劉道宏
李志明　史志經　楊至道　李志全　馮志亨
房志起　劉志淵　董志平　范常眞　蔡江月
張眞一　王志祐　張志玄　普守謙
閻馬劉王郝弟子紀略
姚　玄　雷大通　劉眞一　李大乘　趙九淵
趙悟玄　段明源　任守一　周全道　陶彥明
蔣知微　陳知命　王志達　任風子　王丹桂
孫體玄　崔道眞　于道顯　趙抱淵　三張仙翁
辛希聲　張信眞

卷六
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紀略
馬志希　柳志春　陳德定　祁志誠　邱淵真
素志安　何志淵　劉志真　張志謹　李玨
張　模　趙友欽　陳致虛　王粹
張志敬　樊志應　申志貞　何巨川　劉清淵
吉志通　李志遠　蕭道淵　高道覽　李道謙
孫德彧　殖志真　徐志根　張志信　賈志福
陶志頤　霍志真　褚志通　范至果　蔣志平
劉志永　姜善信
附馬劉再傳以下弟子紀略及傳授未明者
馬靈真　孫伯英　李志源　毛養素　把德伸
王道清　馮尊師　張志純　張志樸　賈志希
劉志聖　李志明　都門全真先生
卷七
邱長春後全真法嗣紀略
魯大宥　汪貞常　張道貴　張守清　張　惕
黃明佈　彭通微　單道安　李索希　周自然
道十　旧緣　三
李德固　羅蓬頭　徐弘道　丁野鶴　姚真人
項子虛　趙與慶　黃公望　余希聖　李道純
杜處逸　張三丰　邱玄清　盧秋雲　蒲善淵
鄧　羽　王宗道　劉淵然　邵以正
吳守一　守法真人　楊汝真　黃一真　蘇子李
王道成　鍾了髻　孫玄清　李赤肚　閻希言
曹　薰　白玄福　楊常煜　鄧大臨　馬真一
王清正　王常月　譙守誠　朱太倥　上官常明
江本寬　郭長彬　貝本恆　李赤脚　王道人
王玉淵　曾一貫　柯陽桂　童復魁　江本源
賴本華　余明志
卷八
辨證十二則
雜鈔三種

全眞教總論

酥醪洞主曰道教之興以元爲盛其始全眞教邱長春子見太祖於西域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而其時有眞大道教者始自金季劉德仁五傳而至鄠希誠見知憲宗授眞人領教事世祖時復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眞大道錫銅章銀印三傳而至張志清授演教大宗師又有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蕭抱珍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居潛邸時召至和林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三年賜居壽太一

掌教宗師印又有正一教者始自漢張道陵至三十六代宗演當世祖平江南時召之入覲命主領江南道教其後子與棣與材暨與材子嗣成皆襲掌教爲天師而其徒張留孫吳全節者並授爲玄教大宗師位上卿其事備見於元史又明王圻續文獻通考稱至元十七年以三茅上清四十三代宗師許道杞別主道教十八年詔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赴闕此其爲教蓋別於前數家續文獻通考又言金章宗時禁以混元受籙私建庵室者而元耶律楚材西遊錄序亦言混元爲老氏之邪此又別自爲教其徒不見於史不能詳也故道教至元而極盛亦至元而多歧然考宋邵博聞見後錄稱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藝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當時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是則爲道教者必當以此爲依歸元之世他教不必論若全眞教者核其行事與此脗合至邱長春子當殺運方熾之時以七十餘歲之老翁行萬數千里之絕域斷斷然以止殺勸其主使之回車此則幾於禹稷之己溺己飢而同符於孔席不暖墨突不得黔之義蓋仁之大者也予故輯此書名曰長春道教源流而並采當時論全眞之說先揭之使後之學道者知所趨向焉

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立爲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羣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爲最妙者而其粃糠之餘猶降而爲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於糟粕以爲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誣之過矣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眞氏雖爲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爲高黠滑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襲眩聲盜取聲利抗

顔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卽彼瞥瞥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故子有取於是而樂爲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閫閫者矧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揜乎一尚而已金辛愿陝州露虛觀記○

此記見甘水仙源錄金史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博極書史作文有縱尺後爲河南府治中正大末殁

老氏之爲道以虛無爲宗以重玄爲門秦漢以來號方士者始有神仙不死之說若全眞爲教大概務以寡恬沖澹會於自然含垢忍辱苦身勵行持之久而行之力斯爲得之元張起巖勢山聚仙宮記○此記見歸墨縣志元史張起巖字夢臣章邱人延祐乙卯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卒謚文穆

全眞之教微妙玄通廣大悉備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

識其小大抵絕貪去欲返樸還淳屈己從人懲功崇德則爲游藩之漸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不以是非好惡內傷其生可以探其堂奧矣元元和子長春觀碑○此碑見國朝金棨泰山志元和子未詳

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爲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利馳逐之秋而煽微已施陷穽步設則高舉遐飛之士不得不隱於塵外此有必然之理也然則古之所謂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眞之教所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是殆見其善者機也使有志於世者誠能審涵養勤恪之爲常達推移擴充之爲變率其子弟如全眞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眞之徒眞履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

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於天下矣金王鬱重修太清觀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王鬱字子正月日記王子爲金章宗明昌三年

全眞道有取於老佛家之閫故其寒饑憔悴痛自黜劓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頓脫縛律自解心光瞠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金元好問遺山文集離峯子墓銘○金史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中興定五年第金亡不仕兵後故老皆盡蔚爲一代宗工

北祖全眞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凡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爲不敢享蓬垢疏糲絕憂患慕羨人所不堪者能安之調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駭駭乎竺乾氏之學矣元袁桷清容居士集跋○元史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官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謚文清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弊以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爲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求返其眞謂之全眞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而濶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志於道頗有所述於世元虞集道園學古錄

非非子幽室志○元史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從吳澄遊官國子祭酒奎章閣侍書學士

金季重陽眞君不階師友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達於崑嵛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鍊之掫立一家之教曰全眞其脩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爲之宗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莊生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遺萬物深根宧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眞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合元徐琰郝宗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萬姓統譜徐琰字子方東平人任浙西廉訪使有文學名東南人士重之元文類載有徐琰文一篇

道家者流推老氏爲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以沖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

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刳心去智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旣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爲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爲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爲隋唐之禳禱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以爲無用之具矣金正隆閱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得之學闡化於關右制以强名謂之全眞當時未甚知貴國朝啟運之初其門人邱長春首被徵聘仍付之道教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況大都大邑者哉元宋子貞通眞觀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好學工詞賦至元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以老求退

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玄曰通謂之微者以其杳冥恍惚不可爲象者也謂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之所以然也玄者深而不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徧也模狀形容固亦至矣然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豈有二本哉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之全也極六合之內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而莫非實理道之眞也由是而爲命由是而爲性由是而爲心又由是而之於情或源也或委也引而伸之亦將何有不全何有不眞者乎然則全也眞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

萬化之本根一元之統體歟長春之傳於師者蓋如此元徒單公履沖和眞人潘公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詩選癸編徒單公履字雲甫遼海人登經義第官至侍講學士元文類載有徒單公履文三篇

全眞爲教始以修眞絕俗遠引高蹈滅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終之混跡人間蟬脫泥滓以兼善濟物爲日用之方豈以道眞治身以緒餘爲國以土苴治天下乎如長春眞人邱公在先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爲本其利亦云溥哉元王惲秋澗集衛州胙城縣靈虛觀中統二年賜額翰林修撰拜監察御史卒謚文定碑○元史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

道家者流以清淨爲宗澹泊爲樂醮祭之事中原之人至今稱道邱處機者亦勉上以好生止殺之事而其未也太祖初有全眞

之元柳貫文集○元史柳貫字道傳浦陽人與黃溍虞
集揭奚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有文集四十卷
太祖聖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寤宸聰使車馳召長春
邱仙翁崑嵛之山歷數年踰萬里覲還朔推道餘沃淵衷
扵生靈仁萬有其功大矣元李庭魯翀奉元明道宮修建
史李庭魯翀字子翬官至江浙行省
碑○此碑見中州名賢文表元
參知政事卒謚文靖有文集六十卷
王重陽事蹟彙紀 附馬譚劉王郝孫紀略
酥醪洞主曰世稱道教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謂自東華
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授唐進士呂巖
巖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
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其北宗謂
呂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餘爲馬鈺譚

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及鈺之妻孫不二明宋濂
都卬三餘贅筆 國朝王
考金末元初士大夫所撰述
遹蝸庵類語俱同此說
皆云重陽得無師智並不云出自鍾呂金密國公璹碑
云重陽遇二異人於醴泉詢其鄉貫答曰濮人姓則不
知也以續文獻通考鍾離權咸陽人呂眞人本傳巖世
爲河中府永樂縣人核之重陽所遇既云濮人必非鍾
呂可知璹碑又云後復遇至人飲以神漿亦不稱爲何
人而樓櫟道人金蓮正宗記云重陽所遇二道者問其
授與先生先生復授余令飲余飲之乃仙酵也詞云害
知多少因此通玄妙白麻衲襖布青巾好好精神不須鏡子前來照事事心頭了萬中識破夢中
身便是逍遙
達彼岸頭人重陽自言祇云一先生不稱海蟾與璹碑
合然則金蓮正宗記所述其爲附會無疑義矣故茲編

所錄不溯諸鍾呂海蟾而斷自重陽始。明王世貞弇
州山人稿云重陽所爲說末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
純陽追稱之蓋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考長
春磻溪集述其師行教事甚夥無一字及鍾呂集中惟
題鍾呂畫一詩云無我無人性自由一師一弟話相投
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
事秦民未附歲又饑饉時有羣寇劫先生家財一空其大
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鄰里三百餘戶其所亡金幣頗復得
焉又獲賊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鄉黨饑荒譬如乞諸
其鄰者亦非眞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
敬仰先生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先生得安是後於終南
劉蔣村叛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

人所點窟若分教十化集云丹陽問余不住飲冷水何
故曰我自甘河得遇純陽眞人因飲水焉其言與重陽
虞美人詞異與金蓮正宗記云海蟾飲
以伺酌又相矛盾此爲僞託不待言矣

金蜜國公璹全眞教祖碑

皇圖啟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圓賢哲夫三教各有至
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磨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
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
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鎭醉中
咱內有兩衣穜者繼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質一同先生驚
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
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句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
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胡之鄉貫年姓答
曰獽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異歟留歌頌五命先
生讀餘火之文載全眞集中自此棄妻子攜幼女送姻家
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爲詩故以
猥賤語詈辱其子探其未後句云相逢地脚成歡樂揸入
南京便得眞後別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
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眞人
也先生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衆

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寫水中坻凡肆口而發皆塵
外語鄉人唯以害風謔而未始詢其意遇游則挈一壺行
盥竟眉髮儼然如舊頓覺道氣蘸酒訓名處端號長眞子
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釀香
冽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袖攩因止酒唯飲水焉人聞先
生口鼻間醺醋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
菴村民驚救見先生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
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來比我風
流之句淩晨東邁過關攜鐵甑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
東方有緣爾七月至山東宿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
南園仙鶴飛翥未幾先生至馬公信猶未篤先生於鶴起
處築全眞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水火庵至

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扃閉先
生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
右目左轉或見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
之馬夢母曰有客呂馬通者未嘗語人次日先生訓馬公
名曰通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卽辭乃尊有闕
中之行被席出家見一道士入族人馬戶曹邸馬亦隨入
見先生與道士對坐有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老先生目
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邦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
言先生目秀者卽示以病眸或誇先生無漏者卽於州衙
前登涸凡爲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州建三教
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
厥有旨哉先生者蓋子思達磨之徒歟足見其沖虛明妙
及旦先生便呼馬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

寂靜圖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從之者衆獨納劉處玄者
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又見蠶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邱
劉譚馬也又於寧海途中先生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
王查山王處一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
柄內有終陽子號王自髫齔閒嘗遇玄庭宮主空中警化
今呼云王陽子是也與寧海州署相對有卜隱郝生鬻肆
先生倒坐於其間郝曰請先生迴頭先生曰爾不迴頭拂
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寧郝大通也馬公之妻孫不二者
亦伺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之亞先生門人
又有此三大士矣先生一日告衆曰時將至矣明日酉行
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

招本性難萬里清風常作伴一輪明月每爲徒山青水綠
程程送酒白梁黃旋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
冰壺筆尚未投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先生勸
人誦道德清淨經般若心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
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器王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歲
除與衆別曰我將歸矣衆乞留頃先生曰我於長安樂村
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衆皆號慟先生復起曰
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
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
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鄉虛與空一靈眞
性在不與衆人同頌畢儼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
四子爲誰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

行伏遇世宗皇帝知先生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
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邱與王也命邱主萬春節醮事職
高功懋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
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邱
累進詩曲其辭備載磻磎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
巳六月章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號體玄大師及賜
修眞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陽丹
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先生起西州化行
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
不偉歟後先生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眞常
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眞子于善慶二大士眞實道

行弘陽祖道者也殷勤求文於玉陽子友人楞軒居士居
士援筆而銘之曰
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厖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
不羣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非時
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與蓋公
宿緣道氣爲主慨然入道眞仙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秘語
人呼害風先生承當或歌或舞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輿
不狂肆口而發皆成文章燒却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
全眞道東寧海因緣萊陽通融亟顯神異東人毘從陶汰
眞實杜絕虛假鍛鍊百端捶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傳化
四子爲誰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

眞人玉陽長春大啟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先生高躅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逍遙乎眞在此碑西盩厔題前金皇叔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璹撰道教提舉李道謙書至元乙亥高道寬等立石以劉祖謙重陽仙蹟記考之璹文成於金正大初元至元始立石也　國朝王惲金石萃編備錄此文間有缺字茲據甘水仙源錄補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稿跋此碑云道謙書亦道偉有法金石萃編跋此碑云撰者題前金皇叔密國公金源璹碑刻於元故稱前金金志上京路卽海古之地金之舊士國言金曰按出虎水源於此因取以建國璹乃用以著其籍也璹金史附越王傳越王者世宗子世宗第二子允蒸生子珣嗣位爲宣宗宣宗生子守緒爲哀宗璹父越王故哀宗稱爲叔父璹於正大初累封密國公所居有樗軒自號樗軒老人碑稱樗軒斬居士者以此考元好問中州集劉祁歸潛志皆紀有璹事事實中州集則云百年以來宗室第一人著有如庵小葉鳴潛志亦云能詩工書一時文士皆游其門

酥醪洞主曰予讀　四庫提要云自老子言清靜佛言寂滅神仙家言養生術而張魯等教人以符籙祈禱之事四者各別至金大定中王嚞聚徒寘海州立三教平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眞元興之後其教益盛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及於儒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爲秘密實則嚞之緒餘耳今觀此碑重陽立會必以三教名不特平等一會也竊嘗論之世之儒者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說其爲程朱學者若陸子靜王陽明輩則以陽儒陰釋詆之至朱子之註參同契則謂蔡元定將編管道州因與討論蓋遭逢世難有託而逃之意宋黃震日鈔乃謂參同契其說出神仙不足憑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晦菴與

查山下翟公家藏之范知而往取之弗肯子志源善慶皆長春弟子所陳事實當得之長春不盡誣也漢志道家神仙家雖別爲二然史記謂老子修道而養壽朱子謂清靜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此固未可强分又史記言老子莫知所終或曰太史儋卽老子亦略傳其神異之蹟不特神仙傳也余嘗謂重陽以全眞名教莊子曰眞者精誠之至也至誠則能動物至誠則能前知儒者固言之此碑所載大約前知動物之事爲多而其用意則緣於扶世立教於重陽何疑焉○又考元姬志眞雲山草堂集有重陽祖師開道碑其紀述與璹碑大致相同而略去神異之蹟末段云試嘗論之世之所謂得道

者必詳其迹之所爲所謂得仙者必稱其怪誕所謂長生者必使留形住世而已殊不知神變出異幻惑靡常乃好奇者之所慕而道家之所謂狡猾也至於自本自根自亙古以固存而不壞者豈尋俗之所易見易知哉祖師之來傳此而已其氣運之變不可役其化機之動未始出逍遙於廣漠之鄉放任於曠埌之野隱顯莫測應變無方細入毫芒大包宇宙在有非有居空不空清淨本然古今常若祖師以此立本以此應世至於蛻形蛻法而直入於不死不生混淪胳合與道爲一焉此亦妄測其迹耳固非其所以迹也其所以迹者雖大辯者不可言詰矣志眞傳重陽之學豈當時所傳神異稍過

其實故爲此言以正之歟

金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內外極萬物無洪纖眞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强名之原指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於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爲老氏者曰吾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仁祖義之說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爲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常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喆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饑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囘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爲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佯狂垢污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多爲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譎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

直監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爲墜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眞人爲友各結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旦東邁徑達寧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慇懃師庵居固其扃鐍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之亦未嘗見水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及去追之不及扃鐍如故間與魂交夢警分梨賜栗之化不一馬於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馬曰

丹陽譚曰長眞劉曰長生邱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寧孫曰淸淨散人並結爲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崑嵛山攜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庵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樂村庵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爲全眞前後集傳於世玉峯老人胡光謙爲之傳及丹陽嗣教從之者益衆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爲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爲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官庵居之承安泰和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眞觀以待召問玉陽得號體立大師自丹陽而下所爲歌詩各有集而郝廣寧獨遂於易備見於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璹讀云四子傳化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其師資道業概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沖虛大師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沖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李志常爲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鄧亭密邇靈虛夙聞眞風故就爲之說使後之學者知師出處之蹟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淩滅没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聞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辭天與

元年九月重陽日謹記此碑在陝西咸陽至元二十六年立文引密國公璹讀蓋撰在後衛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祖謙中州集劉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正大初爲右司都事除武勝節制副使召爲翰林修撰奔州山人稿自此碑跋云金劉祖謙撰至元世祖朝姚燧以安西文學爲書書法全學宋文貞碑比之百李不作蠆蹏氣而文亦能略去幻化語稍蘊藉又云重陽得無師智近六祖而懸識若誌公踪跡又似萬回眞異人哉其推許亦至文內稱和尙二眞人考祖庭內傳王嚞眞人和氏名德瑾泰州甘泉縣人靈陽眞人李氏京兆終南縣人大定三年同參重陽祖師結茅劉蔣村重陽東游共居暢道十年馬譚邱劉將至留錢於貨羹之家以待四子歎異待以叔禮是年九月王嚞順化二十八年長春邱君奉詔赴闕別時靈陽囑曰吾侯汝爲喪主踰年春絕粒不食衆促長春亟歸倪至遂化時二月朔日也文云重陽與和李爲友以祖定內傳考之蓋師友之間庭內傳老之誤耳又云重陽得無師智近六祖而懸識若誌公踪跡又似萬回眞異人哉其推許亦至文內稱和尙二眞人考祖李氏京兆終南縣人靈陽眞人泰州甘泉縣人靈陽眞人劉祖謙中州集劉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正大初爲右司都事除武勝節制副使召爲翰林修撰奔州山人稿自此碑跋云金劉祖謙撰至元世祖朝姚燧以安西文學爲書書法全學宋文貞碑比之百李不作蠆蹏氣而文亦能略去幻化語稍蘊藉又云重陽得無師智近六祖而懸識若誌公踪跡又似萬回眞異人哉其推許亦至文內稱和尙二眞人考祖庭內傳王嚞眞人和氏名德瑾泰州甘泉縣人靈陽眞人李氏京兆終南縣人大定三年同參重陽祖師結茅劉蔣村重陽東游共居暢道十年馬譚邱劉將至留錢於貨羹之家以待四子歎異待以叔禮是年九月王嚞順化二十八年長春邱君奉詔赴闕別時靈陽囑曰吾侯汝爲喪主踰年春絕粒不食衆促長春亟歸倪至遂化時二月朔日也文云重陽與和李爲友以祖定內傳考之蓋師友之間庭內傳老之誤耳又云重陽得無師智近六祖而懸識若誌公踪跡又似萬回眞異人哉其推許亦至文內稱和尙二眞人考祖李氏京兆終南縣人靈陽眞人泰州甘泉縣人靈陽眞人劉祖謙中州集劉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正大初爲右司都事除武勝節制副使召爲翰林修撰奔州山人稿自此碑跋云金劉祖謙撰至元世祖朝姚燧以安西文學爲書書法全學宋文貞碑比之百李不作蠆蹏氣而文亦能略去幻化語稍蘊藉又云重陽得無師智近六祖而懸識若誌公踪跡又似萬回眞異人哉其推許亦至文內稱和尙二眞人考祖庭內傳王嚞眞人和氏名德瑾泰州甘泉縣人靈陽眞人李氏京兆終南縣人大定三年同參重陽祖師結茅劉蔣村重陽東游共居暢道十年馬譚邱劉將至留錢於貨羹之家以待四子歎異待以叔禮是年九月王嚞順化二十八年長春邱君奉詔赴闕別時靈陽囑曰吾侯汝爲喪主踰年春絕粒不食衆促長春亟歸倪至遂化時二月朔日也文云重陽與和李爲友以祖定內傳考之蓋師友之間庭內傳老之誤耳

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會幾日晝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遯白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霆大昧而暾是則榜覩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濡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沖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子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喆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

有八遇二異人得證玄理彌復跌宕東遨海從遊者衆既而蛻於汴梁今鄧之鎮防營編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玄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荊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鍊眞劉志剛住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甓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鑼皆王立爲之一日託其同門于志慧吳通溫持予故人王萬山書求予文諸石既不能拒乃取柱下以樸爲陽之意以警之且爲之銘曰

樸爲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鑿竅成遂使晦魄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玄珠

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至建炎四年婁室破陝府長驅入關張浚與戰於富平而潰金人遂引兵西上入鳳翔於是咸陽沒於金時重陽年十八矣依七眞年譜則年十九劉記云重陽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不云在金世此當屬宋建炎初逮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界劉豫時重陽年十九依七眞年譜璹碑謂廢齊攝事秦民未附先生家財被劫一空當即在是年劉記謂天眷初被劫天眷疑皇昌之誤又云後於終南劉蔣村搬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考宋失關中以終南與金分界劉蔣後爲祖庭在盩厔之樓觀　國朝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老子陵在盩厔縣東三十里一名樓觀山者是也其地東北去咸陽縣

百餘里西北去鳳翔府二百餘里西南通漢中蓋宋金分界處矣重陽棄家避地於此其心蓋未忘宋歟麻記謂重陽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閒脫落功名日酣於酒考金廢劉豫在紹興七年時重陽年二十五依七眞年譜則年二十六方壯歲而逃於酒其用意可知踰年而宋拜表稱臣於金又三年而吳璘收復陝西諸州有詔罷兵是歲秦檜殺岳飛時重陽年二十九依七眞年譜則年三十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其爲感懷身世而分瑞及長善文學嘗補試郡庠忠顯孫君愛師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師夜夢二衣褐者一人父師楊字希賢母唐氏師將育母夢麻姑賜丹一粒覺而分瑞及長善文學嘗補試郡庠忠顯孫君愛師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師夜夢二衣褐者一人父師楊字希賢母唐氏師將育母夢麻姑賜丹一粒覺

附

馬師鉦字立寶號丹陽子初名從義字宜甫山東宿海州撫關中挺爲郎中詩蓋寓京兆時作也

武舉易名德威非歟曰非也劉豫廢後踰年金熙宗改元天眷麻記稱阜昌時記脫落功名矣宿於天眷而反應舉耶此蓋李志源輩名之於璹以璹爲金源王子爲是飾說耳劉麻兩公碑盛於金所爲記又在璹後而其文如是亦可以見重陽忠憤之夙心矣○國朝顧嗣立元詩選有商挺題昔河遇仙宮詩云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履佐漢開鴻基乾然天一柱要伴赤松遊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重陽起全眞高視仍闊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和宛若宿成遂心服而師事之祖師感化非一師悟以貲產付庭珍輩以離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從居崑崙之煙霞洞祖師爲更今名字及號師忽患頭痛祖師令醫於家

一日謂門弟子曰昨日馬公飲酒其破道乎使候之師用酒引藥不覺過量疾甚祖師及師乃以鍊心語療之曰凡人人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良藥矣疾遂愈八年十月復從至汴寓王氏之旅邸遂承法印十年春正月祖師將昇師請曰釘當爲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師暨譚劉邱三道友入關居祖菴十二年復護仙柩自汴歸葬劉蔣師居廬頓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師諱也十四年秋師與三道友言志於秦渡鎮師曰關貧譚曰關是劉曰關志邱曰關閒翌日各別師復歸劉蔣構一廣庭手書祖庭心死以表其顏謂門人曰一晝夜凡幾時對曰十二日十二時中天運少

停否曰無師曰學道者亦如是矣十八年就化華亭李大乘來執弟子禮十九年春築環華亭牆外來禽一株枯已久移植環內沃以水踰月復生大乘爲作異木記以誌之二十一年冬師謂門人來靈玉曰世所謂衣服舊弊重修潔者何名曰拆洗師曰東方教法年深弊壞吾當往拆洗之遂以關中教事付邱長春東歸過濟南有韓淵清甫者慕康節之爲人禮師乞垂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寂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二十二年十二月晦師謂門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喜踰年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即此意也且其時濂洛之學已行於關中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又曰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重陽以五行不到父母未生爲言其即用周程之說以釋老子之所謂道歟丹陽傳重陽之學其云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即學道之本旨其云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即修道之工夫其云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寂

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卽證道之究竟王世貞跋此碑謂丹陽語亦是第所云丹不知何物考王棲雲盤山語錄云或問道家常論金丹如何答云本來眞性是也以其快利剛明變化融液故曰金曾經鍛鍊圓成具足故曰丹故祖師云本來眞性號金丹四假爲爐鍊作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滾出起仙壇據此則丹陽所謂結丹卽所謂全眞亦卽所謂證道也其學與魏伯陽之參同契張平叔之悟眞篇專於修命者不同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又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吳澄註人所成之形天所受之氣治事修之養之也夫嗇所入不輕出所用不多耗也留形息氣要衞也

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吳澄註國以有喻人之身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重陽之學卽本於此與儒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相類其所謂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汲汲於修命者亦道德經所謂是則雖自定矣又云亡者壽之義也○國朝陸增祥金石續編載有重陽子無夢令詞云大道長生門戶式惺惺覺悟鉛汞謹收藏方始澄神絕慮心慕心慕便趨蓬萊仙路陸云石刻在陝西澄城縣末題重陽子書承安五年歲次庚申終南山祖庭靈虛觀主呂道安畢知常立石此詞雖簡足盡重陽靜功之學鉛汞字出參同契道書名義云鉛取於銀其體沈重而喜墜比腎水以潤下易漏汞出於砂其體輕飛而喜升比心火以炎上易散詞蓋借此二字謂當固腎水息心火方可習靜功也重陽令丹陽鎖庵百日卽示以此種工夫後丹陽所至必居環見七眞年譜而長春亦隱磻溪龍門十餘年俱行此法也莊子曰泰宇定者發乎天光重陽及諸眞能前知在此此與南宗修命不同學道人試參之重陽全眞集不載此詞疑道藏輯要本有所刪節否則原集已佚後人綴拾爲之故不全○丹陽語錄云問吾師之道有作爲否師曰無也雖歌詞中每詠龍虎嬰姹皆寄言爾要道之妙不過養炁人但汨沒利名往往消耗其炁學道無他務在養炁而已夫心液下降腎氣上昇至於脾元氣氤氳不散則丹聚矣若肝與肺往來之路也習靜之久自當知之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引此條云重陽未化前十日告丹陽語誤丹陽語錄係靈陽子王頤中集此頤中問而丹陽答者又云心定則情忘體虛則炁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自然之理又云守炁妙在乎全精尤當防於睡眠方欲寢時令正念現前萬慮悉泯斂身側臥鼻息綿綿魂不內蕩神不外遊如是則炁精自定矣又云三十六道引二十四丹此乃入道之漸門不可便爲大道若窮力於爐鼎取象於龜蛇乃無事生事於性上添僞也道家丹經子書千經萬論可一言以蔽之曰清淨觀此諸說皆與重陽無夢令詞合且可證詩詞中龍虎嬰姹等語皆假託之詞與南宗不同亦讀諸眞集者所宜知也明宋濂送許從善還閩序云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

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略不一言之豈實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柳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子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統一之效靜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為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益不遠矣自時厥後盡均發為參同契復陽眞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期非學仙者之準繩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雙體雙用雙修雙證奈何歧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眞之反也眞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非乎所謂妄鼎者非玄關一竅也采乎此者非龍虎銀汞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眞然而忘去也閱閱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遲巖穴間從善誘以予言質之必大眩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善也考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有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斂蓋嘗學道者觀其所論於南宗之說似不謂然其亦有契於重陽之學者歟

譚公處端字通正號長眞子初名玉嵎海州人其父郎繆鐐之工每以己生資濟貧窘公生甫六歲因戲墮井中安坐水上又所居遺火巨棟碎楊前寢熟自若十五歲志學詠葡萄篇膾炙人口弱冠涉獵詩書工草隸一日醉卧雪中感風痺疾公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庵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閟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心篤矣大定丁亥秋聞重陽眞人度馬宜甫公往執弟子禮重陽使宿菴中時嚴冬飛雪藉海藻而寐重陽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以盥餘水使滌面月餘疾頓愈由是推心敬事其妻嚴氏

字曰置之壁間可鎮火災是年縣城大火惟茶肆免文云忽折齒書龜蛇即此寰宇訪碑錄山東濰縣玉清觀龜蛇二字譚處端書王哲續文獻通考元至元六年處端贈長眞雲水蘊德眞人劉先生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之武官莊人事嫡母以孝聞及長誓不婚宦屢欲出家母未之許也大定己丑春忽於隣居壁間人所不及處得二頌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眞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歎賞疑為神物所化是歲九月重陽祖師攜邱譚馬至先生竭蹶趨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哂先生驚悟於是鏤肝薦誠願負几杖祖師愛其專勤贈詩曰鈞罷歸來又見蠶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椰相喚知子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命名字及號時方弱冠之明年也

祖師仙去先生盧於劉蔣甲午秋游京洛居洛城東北之雲溪門人爲穿洞室忽遇石井衆方駭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此我宿生修煉之所也鑿之果然丙申還武官拜母卜太基之陰麓建靈虛祖堂居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不辭而就縛坐獄狂者將十旬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免承安丁巳章宗召問至道之要先生對曰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歛則國泰明年三月還山敕賜故居菴額曰靈虛觀泰和癸亥二月忽鳴鼓集衆告以行期遂曲眠左肱而逝有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閒修眞集及道德經註陰符演黃庭經述行於世金秦志安長生眞人劉宋師甘水仙源錄元遺山集有通眞子秦公道行碑參河南通志。碑見也續文獻通考元至元六年處士贈長生輔化明德眞人

玉陽體玄廣度眞人王處一寧海東牟人母夢丹霞被身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生由是若知死生說後遇異人坐大石撫首與言又聞空中神自名玄庭宮主歸乃徹服赤腳狂歌市中人或謂病失心或識爲無疾將收歛冠巾妻之不可遂與母偕爲老氏法大定八年年二十七問王重陽至州願廁弟子列重陽爲制今名從居崑嵛煙霞洞又名其母曰德清號玄靖散人明年辭居查山重陽與馬譚丹以是嗣汝明年四月十四日純陽降辰植果青子即求子名眞人曰吾已名之應眞矣承安二年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宗者賜紫號體玄大師居之崇福觀是時陽將傘自手飛出未晡隧查山柄得終陽子三字識其師呂道安將建祖庭以無勅額不敢集衆眞人奏立觀盡虛蹟終字書所無若特制之以號眞人者後居靈光洞志行確苦嘗俯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瞤毛豎舌橋然不能下祖庭造建始盛以母玄靖年九十求還山侍厚膳遣之泰

和改元及三年詔兩設普天醮於亳州太清宮度道士千餘人其年玄靖逝七年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送道經一藏大安改元北京請居華陽觀庚午醮薊州玉田縣謂其徒曰若閒空中劍擿聲乎北方氣運將阨生齒必有橫罹其毒者是年果天兵南牧丙子文登請居天寶觀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旁而逝年七十六有雲光集行世元姚燧王宗師道行碑銘○此碑在陝西盩厔朱象先書大德十一年立文稱玉陽體立廣度眞人者蓋至元六年贈號續文獻通考處一號玉陽一云字玉陽號全陽子以此文校之全益叅之誤又云承安中召問先生事能前知何也先生日鏡明能鑑物此自己靈明之妙耳文未載此語

酥醪洞主曰重陽及諸眞俱傳幻化之蹟而姚牧菴所撰玉陽碑尤多或疑此乃方技家非老子之學余考之

列子周穆王篇稱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尹文先生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祖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而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懵校四時張湛注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然則老子非不能幻者玉陽自七歲死而復生由是若知死生說故獨善斯術亦其學所深造處也不

盌惟是莊子田子方篇稱列御寇與伯昏無人射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碑稱玉陽俯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瞚毛豎稱爲鐵腳仙與伯昏無人奚異此亦其通死生之說合於古之至人者也然此皆神仙狡獪之事覩老子之幻化傳之尹文尹文傳之老成子而俱不著其術重陽與玉陽諸眞當時以此爲扶世立教之資故略著神異至長春獨不肯爲其用意深遠矣

師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家故饒財爲州首戶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昌邑令師初名昇少孤事母孝稟賦穎異有出塵之資研精於易因通陰陽律歷之術性不樂仕進慕司馬季主嚴君平之爲人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王重陽遊寧海見師言動不凡至肆背坐感化之師卽閉肆及於館所而請教焉重陽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以有老母未卽入道明年母捐館乃棄家禮重陽於煙霞洞求爲弟子重陽賜名璘號悟然子仍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未幾師辭去與王陽居查山十一年間重陽上仙遂西遊以訪之十

二年葬重陽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眞激之曰
隨人脚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
及號太三年度大慶閣而東翱翔趙魏間十五年坐沃州
石橋下緘口不言河溢身不少移水亦不及人饋之食則
食無則已如是者六年昌邑君之季女與壻郭長倩過沃
州知師在橋下駐車慰問贈之衣物師藐然若不相識一
無所受長倩夫婦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師過欒城又與神
人遇受大易秘義自爾爲人言未來事不爽毫髮至鎭陽
升堂演道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明昌初還盆海一日欲
作易圖遽索紙筆適粥熟弟子不卽與師曰我方得意何
暇食粥筆入手疾揮不終朝成三十三圖皆昔賢所未發

者咸平王賢佐占筮素精見師推服盡棄其學而學焉其
他靈異如天長預告侯子眞之火恩州夜入王鎭國之夢
不可殫紀春秋七十三以崇慶元年臘月晦日仙蛻於州
之先天觀前此三年勅其徒預營塚壙告以歸期及是果
然所著有三教人易論一卷心經解一卷
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作易圖號太
古集凡十五卷至元六年詔贈廣盆通玄太古眞人元徐
宗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續文獻通考云廣盆
坐趙州橋下兒童戲累石爲塔於其頂蠲以勿壞頃竟不
側河水溢不動亦不傷卽坐
狄州石橋下事趙蓋狄之訛

酥醪洞主曰太古所作易三十三圖卽名周易參同契
簡要釋義今載道藏輯要中其中有白雪玉爐圖黃芽

金鼎圖末復附以金丹詩三十首蓋與魏伯陽張伯端
相出入據馮璧所爲序亦云師至欒城南遇神人授以
大易因忽開悟則太古易學實不出於重陽乃其自序
則謂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陰陽天地之英華
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木龍金虎赤鳳烏龜四象之
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刀圭鉛汞生成備物之謂
也神遇氣交性命之謂也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
闕玉洞珠簾玄關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
眞水眞火姹女嬰兒石人木馬九蟲三尸金翁黃婆芝
草丹砂皆五行造化之謂也大抵動靜兩忘性圖命固
契乎自然自然之道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
能行者蓋情慾緣想害之之謂也人若去妄任眞超塵
離法混俗而不凡獨立而不改抱一而不離周行而不
怠於仙道其庶乎推其用意實欲舉魏張合之於重陽
之學至其所論述學問文詞比諸眞爲獨優然當時重
陽弟子首推邱譚劉馬而太古僅列七眞者豈以其流
派稍別歟要其所學蓋南北二宗合併爲一之濫觴矣
孫仙姑不二號清淨散人盆海縣忠顯幼女母夢鶴入懷
而娠生而聰慧柔淑父以配馬丹陽生三子丹陽既棄家
從道重陽祖師畫骷髏勸化之又畫天堂一軸示之姑棄
三子詣金蓮堂祈度重陽贈以詩改今名遂授以道要時
洛陽有風仙姑所居列上下二洞姑往依之居下洞六年

大定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忽沐浴更衣問弟子天氣亭午否遂援筆書卜算子趺坐而化元至元六年詔贈清淨淵眞順德眞人（纂文獻通考參登州府志○河南府志載有進士王宇作風仙姑錫序云）

洛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姓氏與壽亦不言何處人以言語戲之似秦人也周不顯（乞食度日垢面蓬頭以瓶污身而遠世塵晝則徉狂於廛市夜則棲泊於荒祠不起愛憎不言是非無為淡薄一任自然蓋內修仙道外隱仙跡而能信口放言以暢厥旨此郎孫仙姑所往依者）

附錄明白雲霽道藏目錄所載重陽及諸眞著述

重陽全眞集十三卷（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癸卯海州學正范懌序云長生劉公命曹禎等以眞人文集分為九卷印行目錄作十三卷疑後人所分）

重陽分梨十化三卷（此集重陽眞人居丹陽馬自然家馬自然金丹口訣與王鑌訣言修眞漸次（按史藝文志補作一卷）

結菴以師事之眞人欲丹陽夫婦速行修持棄家緣離鄉井為雲水遊其初夫婦未遽從也眞人誓鑌菴百日自孟冬初吉賜混梨令丹陽食之每十日索一梨分送於夫婦自兩塊至五十塊每五日又賜芋栗各六枚復重重入夢以天堂地獄十犯大戒罪警動之其分送則作詩詞或歌頌隱其微旨丹陽悉皆酬和達陰陽奇偶之數明禍福生死之機由是屏俗累改衣冠焚誓狀夫婦信嚮而師焉集中皆玄談妙理（前有大定癸卯海州東牟鄉貢進士馬大辨序云重陽眞人平昔著述已有全眞前後集其遊吾鄉所著皆玄談妙理裒得三百餘篇分為三帙上曰下手遲中曰分梨十化下曰好離鄉丹陽門人錄眞子朱抱一攜是集訪余因名之曰分梨十化（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丁未范懌序云濟州全眞庵主王琮輝等即行門人徐守道等屬為序末有二跋不著姓名云丙午濟郡大水漂沒其板長生劉公重刊於東萊値兵革路鉗肅友復鏤板於山陽）

重陽教化集三卷（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癸卯營邱府文志補作馬鉅金丹口訣一卷）

譚先生水雲集三卷（崑嵛山長眞子譚處端誤內詩詞頌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丁未范懌序云濟州全眞庵主王琮輝等即行門人徐守道等屬為序末有二跋不著姓名云丙午濟郡大水漂沒其板長生劉公重刊於山陽）

丹陽神光燦一卷（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乙未筠溪野叟霄師常序內皆丹陽所作詞曲）

漸悟集二卷（崑嵛山馬丹陽譚內詩詞歌曲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跋內皆丹陽所作詞曲無詩）

丹陽眞人語錄一卷（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大定乙未筠溪全眞開教秘語碑當即此書祢本未見）

重陽授丹陽二十四訣論修養丹訣（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跋）

重陽金關玉鑰訣言修眞漸次（按史藝文志元史藝文志補作一卷今陝西盩厔有）

煉性十論五炁十一論性命十二論聖道十三論超三界十四論養身之法十五論離凡世（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跋）

重陽立教十五論一卷第一論住菴二論雲遊三論學書四論合藥五論蓋造六論道伴七論打坐八論降心九論

仙業集五卷神仙無爲應緣長生子劉處玄譔內詩詞歌頌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跋卷前有天道罪福論據蔡志安撰碑所著又有太虛同塵盤陽安閑修眞等集今已佚

長生眞人王眞語錄一卷按輯要不分卷前有泰和壬戌獲澤端城雙溪虛白道人韓土倩序內設爲問答凡八十問答語末皆引道德經

黃帝靈符經註一卷劉處玄長生子註按此書云其說參以佛經前有明昌辛亥范懌序

黃庭內景玉經註一卷神仙劉長生註按元史藝文志補安撰碑又有道德經註今已佚

雲光集一卷聖水玉陽王處一譔內詩詞歌頌按輯要不分卷前後無序跋

西嶽華山誌一卷蓮峯逸士王處一編按四庫存目有此書云前有大定癸卯泥陽劉大用序其書紀華山神仙故事蓋道藏之餘文

太古集三卷廣宣子郝大通譔內詩詞歌賦序文按輯要不分卷前有前翰林學士馮璧譚水劉鄜嗣教范圖曦等序又大定戊戌太古自序首載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及易圖末附金丹詩與目錄所稱內詩詞歌賦序文不同據范序太古集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輯要係內一卷目錄係太古集然祇三卷所佚蓋十二卷矣范序又云平居制作有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今並佚又按道藏目錄諸眞皆有著述惟孫清淨無之而道藏輯要載有孫元君法語一卷又傳述丹道秘書三卷法語係詩十餘首卜算子一詞不載其中其女功內丹詩云不乘白鶴不乘鸞二十幢幡左右攢偶入書壇尋一笑降眞香繞碧闌干小春天氣暖風除日照江南處士家催得臘梅先進蕊素心人對素心花揩詞頗洒脫清淨足跡未至江南疑詩邱長春著述詳後

羅浮酥醪洞主陳先生像贊

先生名銘珪字友珊東莞人咸豐壬子副貢生少受業順德梁章冉廷梅之門與南海譚玉生瑩番禺李恢垣光廷陳蘭甫澧順德李仲約文田遊其學無所不通每歲冬餘以經學詞章教弟子率百餘人甲寅紅巾賊何六陷縣城先生練民團扞鄉里殺賊無算邑令華樵雲廷傑稱其能時各縣皆賊其同年黎召民兆棠籌巨饟令率團勇復順德以母老不能離左右未果行性孝友館穀所入資其弟不少吝光緒辛巳年五十八母劉終踰月遂以毀卒著有長春道教源流浮山志詩文集共若干卷先生嘗因羅浮梅花村故址叔建梅花仙院晚學道派名教友以修復酥醪觀爲之住持自稱酥醪洞主茲圖綸巾羽服其弟子袁君適軒所寫眞也贊曰

丽爲儒師莊亦道隸冠服反古匪曰違世溝猶不察老釋竝訶寔知禮堂孔李通家惟我先生學弗五儒志雄田疇行摯皋魚玄牝之門朱明之趾角巾飄然先生遠矣

門下私淑弟子賴際熙恭題

邱長春事蹟彙紀上

酥醪洞主曰予讀密國公璹碑稱傳重陽之學者七賢而四子爲最世所謂邱劉譚馬也璹碑作於金正大二年時長春尚在七眞年譜重陽於金大定十年化碑云後先生五十六年故知爲正大二年酉遊記是歲長春返蓋住天長觀四子之中世固推長春爲首矣弁州山人續稿云道家之有重陽猶釋門之有達磨其前皆教典而後乃爲宗門長春於道稍平實豈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耶考尹志平北遊語錄言四師眞成道有遲速丹陽二年半長眞五年長生七年長春師父至十八九年以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方與之長春於末冠前一年即與諸眞同禮重陽以此觀之學道最早而成道最遲然北遊語錄又云長春師父嘗言我與丹陽悟道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便悟死故速我悟萬有皆虛幻所以遲又云嘗記有人勸長春師父少施手段必得當世信重師父不顧至於再三勸者益甚師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學得一箇實字未肯一旦棄去又云陳秀才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敬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論教有云道釋雜用權惟儒家不用非深明理者不能有此語觀此是長春之成道遲者非魯也蓋由悟虛幻而臻平實也尹志平謂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厥有旨

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
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
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踏處撥請曰
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
處撥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
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
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撥禱之果退舍
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己而亦驗有旨改
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
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
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東岸亦崩處

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元史

本傳

酥醪洞主曰北游語錄稱丹陽師父以無爲主教古道
也至長春師父則教人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今觀
元史信然其於無爲自化之旨不和歧異乎曰此正老
子之學也道德經云動善時丹陽學道於金世宗大定
八年其化在二十三年世宗賢主又與宋通好息兵史
稱其時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號稱小堯舜丹陽之無爲
合隨時之義其於老子之學至矣盡矣茂以加矣

元李志常長春西遊記略節

父師眞人長春子戊寅歲之前在登州明年住萊州昊天
觀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彭公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
也時爲之也若長春晚年當蒙古崛興之初史稱元太
祖手握凝血如赤石而生又金哀宗言蒙古滅國四十

往邀請兼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仲祿曰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八月抵京城行次濰州得尹公冬十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選門弟子十有九人與之俱行二月二十二日至盧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颼澤門入行省石抹公館師于玉虛觀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剌馳奏師亦遣人奉表四月宣使劉公從師北行五月至德興今保安州龍陽觀度夏八

月初應宣德州今宣化府元帥移剌公請遂居朝元觀尋阿里鮮至自斡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曷剌進表方廻有詔勅眞人邱師又勅劉仲祿云無使眞人饑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昌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原註皇帝舊兀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巳二月八日啟行宿翠屏口在萬全縣北三里西去張家口二十里明日北度野狐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畤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北過撫州在萬全縣北邊牆外十五日東北過

益里泊今名伊克勒泊盡邱垤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迤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行五日出明昌界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陁。其磧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陁至魚兒濼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氷未泮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煙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惟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清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陁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氷始泮草微萌矣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十二日抵陸局河卽今喀魯倫河元史作怯綠憐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薩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原註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西南接魚兒濼驛路蒙古人譽曰年前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

衆亦皆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女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盧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衙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干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

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渡淺河此今土拉河源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氷十七日宿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氷霜已三降河水有澌泠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泠可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大蔥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峯迴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莊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八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願親從行且曰前有日泊窩里朶之東此即和林今在土謝圖汗境內宣使先往奏稟皇后奏

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所宜破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朱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楞曰棲霞八月八日攜門人靜虛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鎭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鎭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精截我腦後髮我甚恐鎭海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過郊者再問之皆曰然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同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湅蔥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酉即鹽思馬大城今濟木薩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于城西蒲萄

園之上閱時同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尙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即是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輪臺在迪化州東七十里迪化古昌八剌城元史作昌八里城今昌吉城其王畏午兒與鎭海有舊率諸部族及同紇僧皆遠迎既入齋于臺上泊其夫人勸蒲

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我輩常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棄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過郊者再問之皆曰然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同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湅蔥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酉即鹽思馬大城今濟木薩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于城西蒲萄

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反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葢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葢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同紇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塲其沙晝夜方出葢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尚沙又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師名曰天池今賽撾泊池正南下左右峰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今伊犁之松樹頭嵐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灣環可六七十里二

太子屭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刋木爲四十八橋今有四橋十二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豐秀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故城在今塔勒奇城北五里鋪速滿國王暨蒙古答剌忽只領諸大部人來迎宿于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葢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黍麻葢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氈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綿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載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紀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臥古今不許通輪跡前年軍

興二太子脩道架橋徹溪水原註二太子修金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攔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東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加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連日所供勝前又行四日至答剌速設薩原註設薩河也今伊犁水勢深濶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迴禮師于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以上是使者語以下另叙行程明日遇大雪至同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橋渡河今察林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原註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此西遼故都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西使記似在河東此則河西矣其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

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土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創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星斗相聯又度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元明史皆作賽藍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五日趙九古示疾而逝師命門弟子葬于郭東原上郎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闐沒輦今名納林河由浮橋渡泊于西岸河橋官獻魚于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

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即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于城南獻蒲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鐫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此即納林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今霍城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回紇帥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陽宣使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士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滿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遶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末敗也城中常十餘萬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自不能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于水北此則城在河南師乃住宮數日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麪鹽油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新作釀

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原註以氈刻鏤玲瓏外無扉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洎相公鎮海遣景端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算歷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已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曰月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

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騶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
漸遠則燈光漸多矣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迴同宣使
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剌等詣
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
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
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
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麪蔬菜可迴
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杷欖始華類小桃俟秋采其
實食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
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洎諸官載葡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
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鬧以蔬圃甜則藉草人皆

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
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
明原註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原註花木雖
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閒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望
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眞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
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于
御幄之東而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原註
譯語謂天人也自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
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忍化矣唯
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鎭海曰眞人當何號鎭海奏
曰有人尊之曰師父曰眞人曰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
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于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
及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以師
至次第奏訖上說留數日方迴師遂留尹公志平輩三人
于館以侍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啟行四日
過磑石城唐史國明史作喝石城今名霍什城頃傳聖旨令裔戶播魯只領
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今亦名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
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山前松流南行軍北入
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
大河卽阿母没輦也今亦名阿母河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
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
以爲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
有大實心竹土卒以爲戈戟又見蜴蜥皆長三尺許色青

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剌
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卽入見上勞之曰佗國徵聘皆不
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奉詔而赴者天
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眞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
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于
師幄之東而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原註
譯語謂天人也自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
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忍化矣唯
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鎭海曰眞人當何號鎭海奏
曰有人尊之曰師父曰眞人曰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
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于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
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眞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

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
記之將及期有報同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
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
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同
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佗路迴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
如削蠟有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
以涉驢遂溺死水邊尚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此纔門新爲東路
兵所破始師來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牛羊皆肥及奉詔而
同四月終矣百草悉枯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
以白金二錠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
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諸官迎師入

館卽重午也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
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
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原註卽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原註
河東畔東南迤邐直西南下去原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
望上京也朶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
陰山之外不知名原註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
師旣還館館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
夏炎熱就北軒風卧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
千里至邪米思干大城師館于故宮
師之在絕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唯無蕎麥大豆
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于地遇用卽碾六月始畢太
師府提控李公獻厥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
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回劉仲祿乞厥獻之十枚可重一
攜果菜甚贍所欠者芣苢耳茄實若麃指而色紫黑男女
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
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麻斯布闊六尺許
盤于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皂或紫或繡花卉織物
象長可五六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縚者或素或雜色或以
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狀庶人婦女
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氎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
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踰
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
兵器則以鑌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多魁
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

行踰三月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
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封
羊爲貢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于危舍
上挑出大木如飛簷長濶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絡每朝
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
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
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麻斯長三丈三尺骨以竹七月
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
上所批答八日卽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曰回紇城東新
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
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過十有

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八
大山中行卽鐵門外別路也此西涉紅水澗有峻峯高數
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卽爲白鹽因收二斗
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氷乃鹽耳山上
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
鹽同紇多餅食且嗜鹽湯則飲水冬寒貧者尙負餅售之
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險峻左崖崩
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此卽阿母河此路諸所未載其勢若
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剌山
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
秋月最明涼風届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
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
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沂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卽夜
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尙聞火吠黎明飯畢東行
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鎭海
來迎及行宮上復遣鎭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
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指身乂手而
已既見賜達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
從來蒙古同紇太師支給廻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
遣近侍合住傳旨曰眞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
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廻在路屢
賜葡萄酒瓜菜食九月朔渡航橋而北此卽阿母河
是聲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
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
右燈燭煒煌唯聞利必鎭海宣差仲祿侍于外師與太師
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鎭海數千里遠
送亦可入帳預聞道話于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卽令太
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
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温顏以
聽令左右錄之仍勑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
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自爾扈從而東時
敷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
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
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
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
雜還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
多矣上從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
于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脈方
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饑民又時時設粥活者
甚衆二十有六日卽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
多凍死者東過霍闍沒輦原註大河也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
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
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者畏天威也
此非奉天之道也常聞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
是聲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

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紀以同紘字師請徧諭國
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
敬天我今愈信眞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
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逮正旦將帥
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斯干千餘
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
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
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日
東遷一程至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卽納水草豐茂可
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
約三年迴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

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
云三歲今上所諮詢數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
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卽行八日上獵東山
下射一大豕馬踣失馭豕旁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
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
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
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也雖然神仙之
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答剌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
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更稍
待數日三月七日又辭上腸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
驛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

甚衆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常見宮司催督差發上
謂曰應于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
寶因命阿里鮮（原註河西地）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剌八海副之
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答剌汗以下皆攜葡萄酒珍果
相送數十里臨別衆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
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
于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
終爲棄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
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于吹沒輦之南岸（卽吹河來往皆經特穆爾圖泊之北）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卽伊犂河）四月
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在阿里馬城東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

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
行二日方接元厥金山西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
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
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
會衆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
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雪雨多于
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霑足皆我師道德所致也居人常歲
疏河灌田圃至八月禾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量
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
其下堅氷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暑
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旁有風壕其上土白堅多粉裂

其上二三月中卽風起南山嵓穴中先鳴蓋先驟也風自
塚閧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
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于巽隅又東南澗後有水磨三
四玉平地則水漸微而絶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
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蝦隨之或漂沒居民
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
收麻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
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閒或有大雪深丈餘此地閒有沙陀
出肉蓯蓉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深入山
陰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
教唯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叠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

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
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
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合宋道安夏志誠朱德方孟志
温何志堅潘德沖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
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綦志清六人次之餞行者夾谷
妃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
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
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山上有雪甚寒
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
有草木其間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
輩諮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行又

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絶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嘘
夏人之北陲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
一日宿漁陽關今縱遠城南師尙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里
至豐州今托克托城東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
湯餅是日輸飽食繼而設齋飲食乃如故七月朔復起三
日至下水今石玉縣邊牆外近役虎口水名烏闌木倫河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
館于所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今大同縣宣差總管阿
不合與道衆出京以步輦迎歸于第樓居二十餘日十有
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
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
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

不得猶愈于坐視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宣德元帥移剌
公遣專使馳書至雲中以所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楊河
今御河歷白登今陽高縣天成今天鎮縣懷安故城在今懷安縣東渡潰河今洋河
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
之朝元觀十一月元帥賈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
夏道途阻易所得食物驛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
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
甲申之春二月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劉公以
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住大天長觀許之既而驛召
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于南口神游觀明旦四遠
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

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是果如其言此記見藏輯要

國朝李光庭已刻入榕園叢書中李志常長春弟子當時侍行者末并誌長春羽化後事茲略節其前後及詩或於別處彙錄之以便觀覽李光庭號恢垣余友人也長於西北地理之學著有漢西域圖考記內不稱原註者係李註北幹辰之帳在陸局河東陸局爲今之克魯倫河則車臣汗地也自陸局河西行至寄耳朵爲和林今土謝圖汗地又西至阿不罕山今烏里雅蘇台地又西至金山今科布多北行又南度石橋今名吹河過賽藍二城今屬哈薩克中部地又過納林河經四城以至阿中府則今之霍罕城也自此南出鐵門過阿母河至雪山太祖行帳今爲阿富汗北境是行回車遂不復南耳行跡與劉郁西使記略同西霍罕城北有河有太師營及鐵門三路則劉記所不詳互相備可互按李氏以今地證此書兼考

南行過板橋爲今之察林河自此則大石林牙爲西遼故都已出我朝卡倫之外自此循特穆爾圖泊之北而西北行又南度石橋今名吹河過賽藍二城今屬哈薩克中部地又過納林河經四城以至阿中府則今之霍罕城也自此南出鐵門過阿母河至雪山太祖行帳今爲阿富汗北境是行回車遂不復南耳行跡與劉郁西使記略同西霍罕城北有河有太師營及鐵門三路則劉記所不詳互相備可互按李氏以今地證此書兼考

泊自此南渡四十八橋至阿里馬城今之塔勒奇城逾城即河乃西行四日始渡河答剌設輦則今之伊犁河也西南行過板橋爲今之察林河自此則大石林牙爲西遼故都已出我朝卡倫之外自此循特穆爾圖泊之北而西北行又南度石橋今名吹河過賽藍二城今屬哈薩克中部地又過納林河經四城以至阿中府則今之霍罕城也自此南出鐵門過阿母河至雪山太祖行帳今爲阿富汗北境是行回車遂不復南耳行跡與劉郁西使記略同西霍罕城北有河有太師營及鐵門三路則劉記所不詳互相備可互按李氏以今地證此書兼考

多地自此始轉而南過白骨甸至鹹思馬城唐爲碎葉城今之清木薩城也自此又西至天池今伊犁北之賽剌木泊等處阿海從太祖征西域時不在行回回命弟斡陽赤斤居守兎兒年即太祖十四年征回回國也此記謂之回紇時斡辰居守故駐蹕河朔

太祖十六年以此記考之辛巳前後五年昌剌俱往來西域燕京

國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此文稱宣使或稱宣差即此

德州元帥移剌公此耶律忙古台也耶律金史初作移剌楚材是元初尚未改耶律也元史耶律阿海傳自稱移剌楚材是元初尚未改耶律也耶律遼史作移剌蒲阿海從太祖征西域時不在行回回命弟斡陽赤斤居守兎兒年即太祖十四年征回回國也此記謂之回紇時斡辰居守故駐蹕河朔

史復改耶律如耶律楚材之父履金史作移剌履蒙韃備錄亦云燕京見有移剌晉卿者契丹人湛然居士集序亦作耶律金史初作耶律遼史作移剌後盡改移剌至元閻別略地漢南阿海爲先鋒癸酉拔宣德德興甲戌金人走汴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下蒲華尋斯干等城子忙古台太祖時爲左副元帥管領契丹漢軍守中都招安水泊等處阿海從太祖征西域時不在宣德改知此移剌公爲忙古台稱移剌者時尚未改爲耶律也斡辰大王元史宗室世系表烈祖五子四曰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那顏斡嚕斡真斡辰皆對音字亦斡赤斤三字急讀之而成耶元史語解作諾延云官長之稱元秘史兎兒年即太祖十四年

皇帝舊兀里多里此兀里多里大沙陀即大沙漠雙溪也

去領北三千里當在和林下文亦作兀里朵云舊者以別於前文乃滿國兀里朵也大沙陀即大沙漠雙溪也

酹隱集詩註今華夏呼沙漠爲沙陀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此西遼大石林牙出走初至之地金史粘割韓奴傳云天會二年遼石林牙置南北宮僚有戰謀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大石林牙西徙所極之此也

馬萬匹畜產甚衆即其事蹟年金乃滅遼尋思干城地即下文邪米思干城詳下

寫里朵元史后妃表太祖諸后所居有大斡耳朵第二第三第四斡耳朵即寫里朵之對音元都和林朵第二註

時蓋以行宮名其地也斡耳朵元云宮衛名今河套鄂爾多斯諸旗其遺俗猶稱王公貴人

元史后妃表太祖皇后共二十四人此宣使所奏稟蓋居大斡耳朵者

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黑捏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回俗曰必姬夫人曾嫁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居今領白韃靼國事三公主曰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此文云漢夏公主漢謂金國當即指二公主嫁金國亡臣白四部者夏當謂西夏其嫁西夏者未詳

漢夏公主蒙韃備錄成吉思皇后

系出性烈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性烈或曰實性烈族時同名者三回主屯田故加田別之征太陽國曲出國

汪國魯國爲闍里必總管官承命闢兀里羊歹田且
城之因公名其地曰鎮海又曰稱海傳爲闍里必屯田於阿魯歹闍里必官名阿魯歹闍里
兀里羊歹亦即此文之阿不罕今烏里雅蘇台地　章缺

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所缺

富係宗字謂金章宗二妃明焉琦宋史紀事本末嘉定八
年金中都被蒙古圍久五月一日完顏承暉仰藥死是日
暮中都妃嬪閤抹撚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
紿曰我當先出與諸妃訣途諸妃信之乃與愛妾及所親
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於是金祖宗神御
及諸妃嬪皆沒焉考金主珣南遷時與六宮啟行所沒則
章宗妃嬪也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疑亦章宗妃尹志
平葆光集有袁夫人住抄漠十年後出家回都作詞贈之
即其人詳此記時蓋同沒於蒙古遷之阿不罕山長春曾
被世宗召見故諸人號哭相迎有稔閹道德高風之語
乃滿國王乃滿元史太祖紀作乃蠻郭寶玉傳則作乃滿
爲太祖舍殺者三太子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六子長虎
其事在甲子年二太子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
宗次四拖雷此三太子即太宗名窩濶台皇元聖武親征
錄已卯秋上征西域庚辰秋進兵所過城邑皆克至斡脫羅

兒城上留二太子三鋪牛驛蒙韃備錄宣差見馬則換
太子攻守尋克之　鋪牛驛騎易并一行人從悉可換馬
謂之乘鐵馬亦古乘傳之意此白骨甸地雙溪醉隱集詩
文云鋪牛驛騎蓋兼用牛馬也白骨甸在唐
蜀龍軍地有西僧智全者該通漢字云古老相傳漢時有
此名考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燭龍軍其地蓋與
北庭銀霞雙溪醉隱集詩註俱
相近銀霞人謂之若迷邪此文所稱陰山銀霞即其地
和州耶律楚材西遊錄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城西
二百里有輪臺縣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別石把即
龍思馬以此記考之和州蓋在其東　龍思馬大城元歐陽玄高昌傑氏家傳
也、國朝徐松新疆賦註云別石把即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
失八里西遊記謂之龍思馬城僧皆赭衣
遊記所言僧皆赭衣則釋迦文教
按此當即今之紅教喇嘛其黃教喇嘛始於宗喀巴當明
永樂間時北庭端府即北庭都護府新疆賦註濟木薩城
尚未興也　北庭端府北里計有唐李德裕所築北庭都護

食膴內復有種此種羊餌
壠種羊也北使記作隴羊　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元史郭寶
玉傳辛巳可弗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撏思干
闍帝將玉葉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
度此文言在辛巳七月與郭寶玉追算端屬
太祖初自追算端後乃遣寶玉追至印度也西遊錄云印
度西北有可弗义國其國書長夜短羊膊熟日已復出尋
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义去印
度亦等然則算端當時蓋不還走可
义而東南奔印度歟太祖紀此事未詳　大石林牙至算端
亦亡　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代孫登進士第擢
翰林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天祚播越大
石自立爲王西至尋思干西域諸國兵來拒戰敗之又西
至起兒漫百官冊立爲帝以甲辰二月即位三年班師東
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在位二
十年后塔不煙稱制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在位十三年
妹普速完攝制在位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即位三十
四年乃蠻子屈出律以伏兵擒之薦爲太上皇朝夕問起
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建號幾九十年此記云傳國
數百年者直魯古雖被擒既尊爲太上皇遼猶未絕元史
易思麥里傳云西域谷則斡兒朵人初爲西遼闕兒罕近
侍後爲谷則斡兒朵所屬可散八思哈長官太祖西征率
唐縣隸北庭都護府一統志
言其地今爲武威縣治　輪臺
古爾唐輪臺縣在哈喇沙

可散等城酋長迎降從哲伯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屈出律闊兒罕秒史作古兒罕即直魯古谷則斡兒朶則當斯之訛即虎思斡耳朶國出律即曲出律聖武親征錄戊寅遣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地桓地克之哲別即哲伯據此則屈出律之死在太祖十三年戊寅元史抄思傳其先泰陽爲乃蠻部主祖曲書律父徹溫太祖舉兵討不庭曲書律亦即曲出律契丹即西遼然則曲出律死後其子徹溫仍奔西遼之虎思斡耳朶元好問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遂征遞丹之斜迷思干卜哈兒據此則屈出律死後西遼尙存至斡脫羅兒破始絕遼史數至祓擒之歲計八十八年故云幾九十年此記數至克斡脫羅兒城之歲自甲辰計至太祖庚寅共九十七年故云幾百年也湛然居士集詩註亦云西遼傳國百餘年斡脫羅兒城友人李仲約謂即已卯帝親征所取之訛答剌城然斡脫羅與訛答剌非對音字西遊錄云虎思斡耳朶即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剌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薩城苦薩西北五百里有大城曰尋思干棱里檀所都蒲華苦薩訛打剌西千餘里有訛打剌即訛答剌梭里檀即算端據此訛答剌係算端所轄非西遼地遺山集既云東駕征契丹餘族則克虎思斡耳朶史不應無

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朝錢國文李說疑誤

大昕潛研堂集跋此記云回回術有太陽年有太陰年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者正故此記有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之語回回術有閏日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考庶齋老學叢談引湛然居士集河中府詩註云西人不計閏即回回術也今泰西人陽歷無閏月冬至後十日即爲年此即元史太祖紀之薛迷思干蓋源於此邪米思干大城又名撒馬兒罕元史耶律楚材傳及宋子貞神道碑當時楚材實從征西域湛然居士集有過金山和人韻以刺國公即阿海係屬兩人據元史耶律楚材傳及宋子貞神道碑當時楚材實從征西域湛然居士集有過金山和人韻以刺國公即阿海係屬兩人據元史耶律楚材傳及宋子貞神道碑當時楚材實從征西域湛然居士集有過金山和人韻以

居士集詩註尋思干城西遼目爲河中府城梭里檀故居與此記邪米思干大石有園時名爲河中府又云尋思干有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合是尋斯干亦即邪米思干也惟太祖紀云庚辰春帝克蒲華城五月克尋斯干城秋攻斡脫羅兒城克之辛巳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下之尋斯干亦然故考史者有二城之疑今考遼史天祚紀大石自尋思干西至起兒漫然後東還馬行二十日得虎思斡耳朶其還時必經尋思干此記自大石林牙故都西行至邪米思干計一月然中有航延劉郁行程則祇十五日以此核之天祚紀所云二十日或起兒漫至尋思干五日也此記云乃滿失國依大石則虎思斡耳朶算端今西創其地則邪米思干時虎思斡耳朶猶未失於算端以太祖紀核之其進兵之路係先攻虎思斡耳朶故劉仲綠於己卯五月在兀里朶得旨時未遽進兵攻之云庚辰春夏間克蒲華尋思干二城者西遊錄云訛打剌城附庸城十數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此記自大石林牙故都西行程則祇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城邑稍多據此則蒲華尋思干之附庸非大城及有附庸城疑庚辰所克乃蒲華尋思干名其大城不復分析者猶今人稱尋思干二大城卜哈兒薛迷思干亦以此若西使記廣州城廣州係全府地而其府城太亦可稱廣州城也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疑薛迷思干尋思干係史文重出按西遊錄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北使記沒速魯蠻回紇地廣袤際西不見紀國地廣袤際西不見者性殘忍肉交手殺而噉又云回回術有太陽年有太陰年而驅畛據此則梭里檀甚強非先剪其枝葉不能拔其本根太祖用兵如神當時進攻必應出此元史蜂多訛謬然太祖紀所云自有根據或非重出也

太師移剌國公

移剌國公即阿海考記文此太師自邪米思干送長春十里至行在其同入帳與太祖談道者記別名之曰太師阿海係屬兩人據元史耶律楚材傳及宋子貞神道碑當時楚材實從征西域湛然居士集有過金山和人韻以西溪鮮子水此重雄通直尺寂行雪鐵爲韻即和長春金山東畔陰山西一詩又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以程明情平爲韻即和長春大石東過二十程一詩其第七首云四海從來皆弟兄西行誰復歎行

程既蒙傾蓋心相許得遇知音眼便明金玉滿堂還素志
雲霞千頃適高情廟堂自有夔龍在安用微生措治平詳
詩語卽答長春意然則王午春楚材實駐邪米思干矣元
史不載楚材封太師國公事惟云至順元年贈太師追封
廣寧王然史稱當時耶律阿海以功拜太傅封像
耶律禿花以功拜太傅封像
宗兩朝俱蒙寵任不應無三公封國之命元史三公表寫
宗以前僅據和林廣記載阿海禿懷明安三人而朱子貞
碑於楚材歷官全未之及考蘇天爵名臣事略引陵川郝
公文集云太宗時楚材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
投隙抵巇相與排擠百計攻訐乘宮闈遺豫之際恣爲矯
誣乃使楚材憤悱以死然則楚材殁後乃馬眞后制奪其
官故朱碑不詳其卦拜歟耶律鑄駕楚材子其雙溪醉隱
集哭大人頗省詩云人間天上父子情遺憤有身終盡雪
又追悼大人頌省詩云志終伸不得遺恨海長深史載至
順元年始加封贈去楚材之殁七十八年矣此亦足證當
日之實被誣襲職也元史阿海傳雖稱其拜太師然不言
其封某國公此太師移剌國公當係楚材非阿海幾說似
未河西此謂西夏金史粘割韓奴傳兩言大石上駐蹕大
雪山之東南太祖紀辛巳夏四月駐蹕鐵門關此記所云
在辛巳季冬係由鐵門關進駐大雪山之東

南時蓋攻塔里寒寨矣大把欖西遊錄謂尋思干東有芭
雪山卽塔里寒寨詳下註把欖城邊皆芭欖圍故以
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萬戶播魯只此木華
冬季面花夏盛面實卽此把欖也黎子孛
魯也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卽位封萬戶癸未春卒子孛魯
嗣孛魯年二十七入朝行在所時太祖征西域夏主薨異
國詔孛魯討之孛魯與播魯對音其時在西域行在故救
護長春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元初萬戶爲軍官要職太
祖時惟木華黎博爾朮爲左右萬戶據此記播魯只護長
春在壬午三月時木華黎尚在播魯只當未襲萬戶至癸
未乃得襲李志常以其要職故據後言之大臣喝剌播
其部屬歸太祖命爲必闍赤長朝會居上列喝剌阿忽剌皆牽
人季曰哈剌阿忽剌音近卽其人榕園叢
書本脫播得二字據道藏補騰吃利蒙古孔元史語解騰格哩天也
註云譯謂天人騰吃利謂天蒙古孔舊奚呼奏舊奚呼三
字未詳較
較謂人歟格園叢書本騰作勝誤
此云國俗多不孝當指黑韃靼期
韃靼也此太子係拖雷太祖紀壬午春皇子拖
雷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時蓋隨侍也從車駕
耕錄載長春庚辰三月進陳情表末云同時四人
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或卽指此奏也
盧于雪山避暑太祖紀壬午夏避暑塔里寒寨卽其地
史稱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嚫兒桓山

軍於道上謁之證以西遊錄其地去印度不遠故下文云
車駕北回又云渡航而北皆自印度回軍也此與辛巳
追算端至印度非一事札闌丁乃算端餘孽復起相抗者
然其時末死闌根猶存而太祖聞長春止殺之言卽旋師
回邪米思干不復顧
慮蓋其感悟深矣太師阿海元史別珞地漢南阿海爲先鋒
癸酉拔宜德德興遂分兵略燕南阿海奏曰好生乃聖人
之大德也興創之始願止殺掠以庶天心甲戌金人走汴
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下蒲華訾敦
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蓋長春將以止殺之說進也闍
利必此宿衛官名元史鎮海傳作闍
里必卽元秘史之扯兒必也帝
問以震雷事蒙韃備錄
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
師曰天叫也又云韃人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國俗
多不孝父母蒙韃備錄韃靼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白者
顏貌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過父母之喪則勞
其面而哭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
韃靼也此云國俗多不孝當指黑韃靼期
此太子係拖雷太祖紀壬午春皇子拖
雷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時蓋隨侍也從車駕
來魯灣川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太祖紀癸未夏避暑八
之兵來會時尚未至

按云少
俟其來吉息利答剌汗元史哈剌孫傳會祖敗昔禮與吉息利對音郎其人
昔禮與吉息利對音郎其人輸款答剌罕者譯言一國之長自由之意蒙古帶喝剌八海此
附錄云蒙古四人從師護持蒙古打喝剌八海宣差阿里
鮮宣差便宜劉仲祿蒙古打郎蒙古帶蓋官名喝剌八海
二人儉儉州在阿不罕山西北附錄謙州去大都九千
名儉儉州吉近元史地理
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
悉蒙古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
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耕耘此記云亦牧麻麥有漢匠千百
人與史所稱謙州合其重言儉儉者元史賈塔剌渾傳云
謙謙州古烏孫國也楊瑀山居新語云朔方緣緣州出石
鹽今南城緣州營是其子孫也自大都至彼一萬四千里
與怯里吉思爲鄰境謙謙緣緣即儉儉時蓋重言之怯元
里吉思本即吉利吉思其地當在今唐努山北烏梁海公
抳夾谷公此夾谷龍古帶也姚燧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
碑云王申夾谷常哥來降詔守威宣擢爲萬戶
討使丙子卒子龍古帶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考威
宣屬與和路今察哈爾正黃旗西南地丙子龍古帶年十
四至癸未年二十一矣時嗣守威宣故長春至下水出郭
坦迎也碑又云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山東時

年二十六蓋至
是始離威宣
酥醪洞主曰元宋子貞耶律神道碑稱太祖行次東印
度國鐵門關角端見上以問公公曰是惡殺之象遂即
日班師元史載之本傳中世壙稱之考太祖紀角端之
見在十九年甲申而此記稱長春入對在壬午九月是
月隨駕還至邪米思干踰年正月馬首遂東西望邪米
斯干千餘里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
附會爲此言云遂卽班師非事實以此記考之當時太
祖班師實因長春勸以止殺使然非文正力也或曰長
春止殺之語此記未之載何耶曰此志常之愼也當長
春入對時與坐者止阿海阿里鮮劉仲祿田鎭海四人
而仲祿鎭海必長春請召之乃得入帳長春守老于成

夏上避暑八魯灣川候八剌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
剌那顏軍至遂行則旋師當在秋冬間鐵門在邪米思
干西此記言太祖東行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斷無再
整軍而西復至鐵門之理又此記言太師送數十里長
春以同紀新疏勸之同邪米思干安撫則文正亦無西
過鐵門至大雪山行宮之事史載角端見甲申誤也庶
齋老學叢談引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搶
亢問罪西域平註云辛巳夏聖祖駐蹕鐵門關先祖中
書令奏五月十二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頂有一角
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則吉此天降神
物預言吉徵也柳溪爲文正孫所言兼紀月日必得其

實角端之見蓋在辛巳非甲申太祖紀言辛巳春攻下
薛迷思干城卽邪米思干而此記云辛巳七月追算端至印
度郭寶玉傳亦云辛巳夏由薛迷思干西過鐵門
已惟末詳何月是辛巳夏也
進駐大雪山按之諸書亦恰符合柳溪詩云移御營西
域平者以此然是時太祖方進攻各國文正言是神物
吉徵亦以爲平西域之兆耳非謂惡殺之象也宋子貞
附會爲此言云遂卽班師非事實以此記考之當時太
祖班師實因長春勸以止殺使然非文正力也或曰長
春止殺之語此記未之載何耶曰此志常之愼也當長
春入對時與坐者止阿海阿里鮮劉仲祿田鎭海四人
而仲祿鎭海必長春請召之乃得入帳長春守老于成

功弗居之訓不言溫樹志常未之聞故不敢載也然記
載長春十年兵火萬民愁一詩又載欲罷子戈致太平
一詩又載長春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阿海固曾
以止殺掠應天心告太祖者長春之望太祖止殺記固
曲傳之矣況元時諸家文集具述之元史亦特紀之乎
或曰記不載止殺之言矣不孝之戒曷爲備載耶曰此
太祖以諭國人志常得聞之故具載也不特此也考之
秘史太祖父也速該爲塔塔兒種人毒斃部衆多隨泰
亦赤兀史作泰赤烏史作赤斡去母訶額倫史作月倫四子長太祖次合
撒兒史作哈撒兒次合赤溫史作哈準次帖木格史作鐵木哥斡
赤斤太祖異母弟曰別克帖兒曰別勒古台史作別里古台訶額

命拾果子撅草根將諸子養活一日太祖釣得一魚爲
別克帖兒奪去太祖與合撒兒告之母母教以和順不
從遂與合撒兒伏山間射別克帖兒別克帖兒說泰亦
赤兀倘尚未報如何視我如眼中毛口中梗不肯相容
我死就死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坐着太祖兄弟
遂自前後射之死母知之怒說你初生時手握黑血塊
生來你如嚙胞衣的狗吞活物的蜂蠆自盖兒後跟的
風駝趕不動兒子就喫的鴛鴦護窠的豺狠不疑貳拏
物的虎你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子外無鞭子蒙古源流亦載此事
後太祖既平汪罕乃巒聽闕闕出之讒欲去合撒兒母
用白駝駕車至時太祖已縛合撒兒去其冠帶母盛怒
盤坐出兩乳置膝上說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
初你小時喫我這一箇乳合赤溫斡惕赤斤兩箇吃不
了這一箇乳惟合撒兒將我二乳都喫使我覺快所以
你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如今敵已盡絕不用
他了太祖慙遂退然陰奪合撒兒百姓止與一千五百
母憂悶所以早老云云太祖之不知孝友如是秘史又
稱太祖征西域時問拙赤史作术赤我子內你是最長察阿
歹史作察合台說父親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蔑兒乞種帶
來的奄如何教他管拙赤母曾與蔑兒乞部擄去故云又稱拙赤察阿
歹斡歌歹史作斡羯台都太宗三人克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
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子太祖怒不許入見云云太祖

諸子之不知孝友又如是實默有言治道以綱常爲本
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太祖時變倫斁彝以此教國國
何以治以此型家家何以齊今觀此記乃知長春語之
孝行而太祖以訓太子及諸王大臣固有以格其非心
變其舊俗也夫長春一老道士耳非有戰勝之能理財
之術素結於太祖也以太祖之梟雄躬爲不孝而進以
批鱗逆耳之談交淺言深宜其相戾而太祖乃深悅之
者蓋其眞誠感格實激發其天良而非但以天威警動
之矣且其時拖雷親聞之太宗諸人亦奉諭心銘之厥
後太祖崩拖雷監國太宗奔喪至和林即授之以位當
時諸王不聞有閱牆之釁而朝臣亦絕無交搆之謀末

始非長春有以啟之也然則長春之有造於蒙古豈惟止殺一端云爾哉　國朝丁晏石亭記事云潛研堂集跋長春西遊記稱其于西域道里風俗足資考證小說西遊演義乃明人作蕭山毛大可以爲出邱處機手眞郢書燕說矣今吾郡舊志吳承恩所著書有西遊記一種承恩字汝忠明嘉靖貢官長興縣丞其書推衍五行頗契道家之旨故特表而出之使別于眞人之記錢氏之說得此證益明據此則小說西遊記非長春作附記之以告世之讀遊書者

近時洪文卿侍郎鈞得西人拉施特等史記元太祖征西域事最詳侍郎用英俄文譯轉譯出著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其書刻於光緒丁酉酥醪洞主未之見然此註多與闇合其間稍異者如謂斡脫羅兒城卽虎思斡耳朶非訛答剌寻思干薛迷斯干一指該地一指大城非重出破朮闌丁追至海拉脫城叛攻破之殺一百六十萬人軍旋再殺二千人惟十六人以居鄉得免內有一士人紀其事此皆太祖軍所誅夷其尤赤察合台窩濶台拖雷及哲別速不台之軍屠戮尤衆波斯人謂蒙古當日殺戮之慘數百年來休養生息猶未復原然則長春勸以止殺豈惟紓中原之禍其蔭西域之遺黎厥功尤偉也闇道人附識

申河係壬午與辛巳追算端至印度非一事皆根據元史及當時紀載似較西書爲核至西書所紀太祖西征殺戮之事云攻訛脫剌卽訛答剌守兵三萬死亡殆盡僅餘二卒攻撒格納克屠其城攻邊失那斯城中兵衆大半陣沒攻白訥克特旣降盡殺其兵攻布哈爾卽卜哈兒城兵二萬突圍遁追及阿毋河殲焉康里兵守內堡及破死者凡三萬人攻撒馬爾干卽薛迷思干旣納款下令藏匿兵丁者殺無赦伏誅甚衆內城破康里兵三萬降復誘殺之二十餘裨將皆死攻八米俺旣下遇生物悉殺至今其地無人煙巴魯安之敗卽札闌干與臧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之事

邱長春事蹟彙紀下

元太祖詔書

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幣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益金之政無恆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同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

夫刳舟刻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邱師先生體眞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眞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闔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濶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

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此詔書見輟耕錄及西遊記附錄

元太祖敕旨

成吉思皇帝敕眞人邱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首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庶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遊靳冒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東邁緣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瞻几杖以非遥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自不多及此敕旨見輟耕錄及西遊記附錄蓋答長春陳情表者記又云庚辰年曷剌回奉到

石抹公請疏

燕京行尚書省石抹謹請眞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啟箇中機必有仙閭而後可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主上福田若非眞神仙人誰稱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羣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實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廻正當傳

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奏未年八月日此疏見西遊記附錄石抹公名咸得不見前註

王宣撫請疏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請眞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擅價陳摶歸隱雲臺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眞人父師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歲爲旦暮以八極爲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眞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于海內一旦週轅南遇可能獨善于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宏構

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于管見冀小駐乎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奏未年八月日此疏見西遊記附錄元史王磐字巨川鳳翔虢縣人甲戌授宣撫使兼行尙書六部事乙亥中都降兼御史大夫丙戌從征西夏癸巳奉命使宋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於南宋人重賻之丙申還終南公巨川請師致齋於其第師既昇去王公會葬事自爲主盟親弟子執紼焉其堂曰處順觀曰白雲此文稱長春爲父師磐蓋禮也

元陳時可長春眞人本行碑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東抵京城館於長春宮者六旬將徙居清和子尹公謂余曰我先師眞人既葬矣當有碑知先師者君最深願得君之詞刻之以示來世余再讓于耆宿且以晚塗思涸不足以發明老仙爲解弗從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師李君浩然狀老仙之行謁文於余曰父師長春子姓邱氏諱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于於崑嵛山之煙霞洞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鱗頌贈之遂執弟子禮尋長生劉公長眞譚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莫逆世謂之邱劉譚馬焉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明年祖師厭世十有二年師洎丹陽公護仙骨歸終南葬於其故里師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簑雖簞瓢不置也人謂之簑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龍門山七年如在磻溪時其志道如此道既成遠方學者咸依之

京兆統軍夾谷公奉疏請還祖師之舊隱師既至構祖堂輪奐餘悉稱是諸方謂之祖庵玄風愈振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升聞徵赴京師官建庵於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夏五月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眷遇至渥翌日遣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仍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爲東方道林之冠泰和間元妃重道遙禮師禁中遺道經一藏師既居海上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揖與友貞祐甲戌之秋山東亂

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時登及宲海未服公請師撫
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
侍臣劉仲祿持詔迎師明年春啟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
遇羣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
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勑書促師西行稱之曰師曰眞人
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
見皇帝於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但舉衛生之經以
對他日又數論仁孝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
至賽藍詔許師東歸且賜以膻禮師固辭曰臣歸途萬餘
里得驛騎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因盡獨其徒之賦役師之
馳傳往返也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戶外之屨滿矣所

去至有擁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漢地四方道
流不遠千里而來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帥邀
師居眞州之朝元觀明年春住燕京大天長觀行省請也
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安否還即有宣諭語嘗
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繼而行省又施瓊華島爲觀
兵革而來天長已殘廢島尤甚師葺之工物不假化緣皆
遠邇自獻者三年一新師之在天長也靜侶雲集參叩立
起稟大率以提唱立要爲意雖不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
磵溪鳴道二集行於世云嗚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師之道
行若是昭昭然可謂能子矣又豈待鄙夫文之而後著耶
雖然舉其大者論之可也我老仙生能無欲没能不壞百
八會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爲萬安宮天
長觀爲長春宮且授使者金虎牌持護教門六月二十有

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里
魚鼈悉去北口山亦摧人有以是報者師莞爾而笑曰山
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顧謂門人曰昔丹陽公
嘗語余曰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
正當其時也公又當住持大宮觀其言一一皆驗吾歸無
遺恨矣俄而示疾數如偃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
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日提舉宋道安輩請
師登堂慰會中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葆
光而歸眞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葬羣弟子啟
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嘆異之
九日醮畢閱俚蛻於白雲觀之處順堂師誠明慈儉凡將

世異人也又能以一介黃冠上而動人主如此下而感人心如彼非至誠粹德能然乎長松之見道已崇矣及乎至自印度教門益闢求之古人大略與蒞天師相似至校其出處之道大有不同者何哉謙之之受知魏主也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使之濤整道教又遇老子之立孫授以圖籙眞經天宮靜輪之法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且有崔浩贊之帝始崇奉老仙則不爾方其未召也澹然海上其與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詔迎致誠出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奏對者皆以道由是推之賢於謙之遠甚是已足銘矣而況道眼之具道行之圓乎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接跡而出以光揚妙道俾無墜耳謹系之以銘其辭曰

金眞一派道爲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玄元誰其導之重陽伊始誰其大之子長春子子居磻溪一簑六年簞瓢無有人皆曰賢廬於龍門亦復如是羽服來歸如渴於水子誠眞仙道林之天退然其中氣吞大千世宗問道再見松島俄聽還山煙蘿甘老章廟之世作宮海濱帝妃遺經寶藏一新干戈既擧一炬焦土子率其徒往來雲嘯龍興北庭召以使星逮乎東歸道乃益弘方其生也世繪其像忽焉沒兮高堂厚葬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兩全偉哉長春

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陳時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元爲燕京課稅所官宋子貞耶律文正碑公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劉祁歸潛志載有陳時可歸潛堂銘一篇西遊記劉中用之陳時可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文云京兆統軍夾谷公以碻溪集考之夾谷名龍虎云尉馬都尉僕散公以金史考之僕散名安貞有傳紀平山東亂事甚詳云建長春等八會西遊記八會曰長春曰平等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眞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

元陳時可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長春大宗師旣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爲觀號曰白雲爲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師殯於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搆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糧不足未易爲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衆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壯四尺庚戌雲中河東道俶數百輩裹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旣祥奉仙骨以葬其歲月事跡已見於本行碑一日求予別爲之記將以諸方會葬者之名氏刻於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詰余者曰昔莊干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道家者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

師反眞之日相與嚴敦匠之事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豈老莊之意乎余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於送終追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智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殁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

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愼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爲達哉若以爲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然笑與哭哀樂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離者乃屈因書其事爲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歌以供師以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

師乘雲兮帝之鄉蛻仙骨兮留葆光將葬茲兮啟玉棺貌如生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閱塵世有室輪囷兮可

遊可憩師憐我勤兮時來歸跨鳳驂鸞兮摩匪簞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滸杖屨所經兮若或見之敝蔬兮侍香火玄門之教兮師能弘國家崇尚兮子孫奉承我曹報德兮來者無窮

源錄

酥醪洞主曰陳時可元初儒者也與長春遊最久所爲碑與記其推挹又最至然其言寇謙之崇奉於魏主子貢思慕於仲尼則非也謙之所爲蓋後世齋醮科儀符籙攝召及服食金丹之所由始此藥大柳泌林靈素陶仲文之流以之誑惑人主覬取富貴者豈長春之比乎長春謂諸門人勿歸葬趙虛靜骨曰四大假軀終爲棄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其於死生之義見之早了然矣尹清和名堂曰處順用莊子語實深明乎無相化之理特以薪盡火傳用之爲職志耳又非築室獨居比也時可之言似未深於道術者然觀其紀述當時朝廷崇奉之至道俗思慕之眞至於如是其亦長春道化之入人者深乎

金元好問清眞觀記

修武清眞觀在縣北馬坊全眞諸人爲邱尊師之所建者大定初邱自東萊西入關總於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與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

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
地於鄉豪馬孝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
出大泉溉千畝稻膠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修竹往往而
在大行諸峰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
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
名貞祐丙子邸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邱高弟也故聚徒
至百人與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
者復葺居之冬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鶴管聊
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
爲記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
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眞家者乃能救
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
鬻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迴顧盼
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
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眞家者乃能救
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
鬻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迴顧盼
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
者獨全眞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
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
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
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
下之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驟然
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
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
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間傳有之天
地聖集賢大學士臣孛蘭兮奏輔元履道玄逸眞人臣張
志優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爲全眞學於崐海之崑
嵛山太祖聖武皇帝劒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
嗜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必食

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遺山文集○金
石萃編載有修武縣眞清觀牒碑碑分兩截上截云尚書
禮部據登州棲霞縣第一都太虛觀狀告同懷州
修武縣劉志敏狀告伏爲懷州修武縣七賢鄉馬坊村有
道庵一所自來別無名額於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號
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填爲眞清觀者牒奉勅可特賜眞清
觀牒至准勅故牒大安元年五月下載載馬僉男馬用同
弟馬和出賣地契係賣與全眞門弟子王太和王崇德爲
永業修蓋全眞道庵據此則觀名眞清遺山文集作清眞
疑其後
易名

元姚燧長春宮碑銘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
撒里集賢大學士臣孛蘭兮奏輔元履道玄逸眞人臣張
志優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爲全眞學於崐海之崑
嵛山太祖聖武皇帝劒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

奈蠻伸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仵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曰天遣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修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勅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月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覩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

服固非兵不能鷹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鬬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霤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紜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傒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墟萬國之社稷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枯槁非周夫祝橐蒙氾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目乃邱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眞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眷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獻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於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服豫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眞人尹志平李志常猶功成治定東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僉今請而輒報可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

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矧卽位踰月爲
壇壽宮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
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禮致之十一月
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塗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
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
極矣又虞自火經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
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
宿衆擇之凡金錄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
帝閟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寃柅而止目今
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
嗚呼事之閟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

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邱
氏之學熄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
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
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敎者所亡嗚呼僊
之求以報盛德圖以醊至恩其子若孫與雲仍其來亡極
者爲陛下祈求永萬年當何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
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劉平下土既奠南邦西陲
末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氾亡山不越萬國弱草
潮風斯拔論十暑寒振凱未回六飛之驄碩確其艱吭明
帝心休其益閟繼夕以朝黃昊尙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

之乃滿徐世隆靈應碑今佚元詩選載有寇楠遊長春宮
詩云珠宮微殊界積構中天臺神清歷倒景青紅隱蓬萊
羣山助其雄衮衮從西來八荒昔更環蟻垤清泉覆虎杯雲低落日淨莽伯采芝雪毬穗長春豈酒國殺氣爲之迴天風起高寒玉珮聲徘徊空餘水中輪歷錄環春霜之人去已久松聲有餘哀又遇賢長春宮詩云豪驂踏秋日迢遞謁琳宮松子花氣落溪流板閣通樓羣非下土環瑰憶高風草昧艱難日神仙第一功自註云邱神仙太祖常召至西域論道屢勸上以不殺又京城雜言六首之七云邱公神仙流學道屢青海東徙時備教能燒煉眞天龍乾坤始開闢魚水欣相從抑馬諫不殺嘉酺動天容保此一時稍頒其止殺之功如此經厄一事許復旌諭

元許有壬龍德宮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眞胚渾朔方混爲慶元流澤
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爲民立極維時佐命皆
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誠慮超越規摹弘遠

惟績易疑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贊元化闡宣海昆嘗
山邱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自奈蠻國卽其地徵之公
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絕宋金使幣輜然應詔
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修身治國撫民止
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
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眞大教是爲長春眞人全眞者
怖瘡無爲全其本眞學倡於其師重陽眞君至是玄風
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
眞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眞人王公處己未長春以汴之重
陽觀賓眞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
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北諸宮觀丞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

地請盤山眞主之構殿熙春閣基之前偏無極以奉三清
與朝元遂爲宗屬龍德宋同樂園道君旣禪之所居地直
乾位故爲是名有十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
何而北矣宋南渡爲道宮馴至今日文酾德懿知常翊教
大眞人姬公旣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
應物通和眞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卽熙春閣基
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貤至崇玄
署觀閒道經設博士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
矣而其效莫然者非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
誠德洞陽眞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眞人孫公俱以
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眞人王公公名德衡
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爲道也旣爲
天均其自號也道事尤力闕者備之弊者新之秩秩就緒
叙次其師先之概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之在
此而不在彼闕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
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殺或葺厥惟

師之道不失其傳矣明劉昌名賢文表

酥醪洞主曰觀以前紀述長春之道行此其大端矣然其佚時見於他說余彙而考之亦可以得其學術之根原焉茲錄於後

長春眞人棲霞縣濱都里人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輟耕錄○又云年十九辭親居崑嵛山依道者修眞考密國公璹碑云幼大從關外至皆言盛德悉報微朗耳聞言心下感念無窮自憾無由報德彌加志篤進立功深回向處心道友各各少災兒磻溪集○密國公璹碑云長春幼亡父母詳詞意蓋鄉中道友爲之改葬故作此耐之也長春子世宗挽詞序云臣處機以大定戊申五月十八日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十日再召見剖析天人之理頗愜宸衷翌日邀中使賜桃一槃中秋以他事得旨許放還山逮已酉歲春途經陝州遽承哀詔時也風塵預洞天氣蒼

泰和金章宗年號霖蓋當時重臣元詩選癸集據臨潼縣志以霖爲元人蓋誤東州高士長春子未冠一年遇王重陽一言而道合遂師事之王遺以詩有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深入理窟可知已大定戊申世宗召見凡四進長短句以述修眞之意上嘉歎焉金序諸綱川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亦金時驟官也長春師父云俺於大定閒入見時進詞畢承旨求道俺必許傳道德經谷神一章以萬乘之君懇心求道況乃實有德行亦足以傳然必能持戒七日而後可曰不能滅至五日又曰不能復減至三日近侍猶以爲難事遂止尹清和北遊語錄

長春子潘庭芳詞余因求道西留關中十五餘年閒鄉中善士爲葬先考妣不勝感激遂成小詞寄謝云幼稚拋家孤貧樂道縱心物外飄蓬故山墳壟時節罷修崇幸謝鄉豪併力穿新壙起塔重重遺骸并同區攻葬還入大塋中

黃土庶官僚盡皆素服處機雖道修方外身處世閒重念皇恩豈不有感謹綴挽詞一首用表肫誠云哀詔從天降悲風到陝來黃河卷霜雪白日翳塵埃自念長松晚天恩再詔迴金槃賜桃食厚德寶傷哀磻溪集

酥醪洞主曰重陽之學奉老子爲依歸者也而其教人則以孝經稱首孝經言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言以孝事君則忠又言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本一貫也長春學於重陽觀所作詩詞雖一死生遺萬物而忠孝之性一感觸之油然自生其服習於孝經者深矣

長春眞人在磻溪時常有虎豹夤夜往來是夕出入或生

怖懼清旦欲作藩籬復自思惟如此境界有此怖心便欲
遮護畢竟生死迴避得底郤便休去王樓雲盤山語錄
長春眞人在山東時行至一觀後有坐圖者其衆修齋次
有人覆眞人言園中先生欲與眞人語眞人令齋畢相見
去不意閒眞人因出外尋及園所以杖大擊其門數聲園
中先生以爲常人怒而應之眞人便回齋畢衆人復請與
相見眞人曰已試過也此人人我心尙在未可與語遂去
之盤山語錄
長春師父至獻州一縣令從師父左右未嘗輒離一日乘
閒問云某潛心在道已靜居十五年人皆謂之淸靜然自
知其未也師父笑不答旣而曰淸靜非一有內有外有無
爲有有爲公之所行外也有爲也一男一女世事之常如
公之行亦未易得然非眞淸靜也無爲自得是謂眞淸靜
聖賢異之也尹淸和北遊語錄
長春師父至謙至下大慈大悲所出之言未嘗一毫過於
實常云無爲之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弥不可
至長生與俺尙多疑心中道幾乎變易故知後人未易行
北遊語錄
有人問道於長春師父答曰外修陰德內固精神北遊語錄
壬午四月邱眞人達行在所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
至道眞人大略答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尙無爲
淸淨之理上說命左史書諸策輟耕錄
長春眞人初住北平時大將軍北還知事者偶逢山東世

襲于尸夫人被虜緣其家世奉道有年意欲贖令出家以
問眞人眞人俛然不可其事議間已北行去訖知事因問
詢不可之意眞人曰此人與其主人有三年宿債今旣相
對正合塡還後三年果得錢嘗出家卻來詣長春宮參見
眞人自以從來奉善卻得此報門衆語之方悟拜謝而去

札八兒火者賽夷人賽夷西域部之族長也因以爲氏火
者其官稱也金人遷汴乘輿北歸留札八兒守中都有邱
眞人者有道之士也隱居崑崙山中太祖聞其名命札八
兒往聘之邱語札八兒曰我嘗識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
眞人他日偶坐問札八兒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

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
祀足矣邱曰聞命矣後果如所願云元史札八兒火者傳
○西遊記云甲申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劄八傳旨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禱祠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卽住門人恒爲朕誦經祝壽則嘉又云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以北宮園池并其近地數十頃爲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至于再始受之旣而又爲頌文牓以禁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修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劄八相公卽札八兒火者也史云太祖命往聘長春誤蓋其後爲宣差傳旨與長春者元史類纂札八兒火者卒年一百十八歲子孫四世貴盛多封

諡

酥醪洞主曰觀以上四事長春雖不施幻化手段而實
能前知與重陽諸眞同此修性之效也列子仲尼篇稱
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
魯侯聞之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曰傳

焉

乙酉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請
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

比年以來民苦征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于是約作醮兩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于玄壇醮竟之夕宣撫起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敷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耶師曰余有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誠動天地此之謂也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前後數卻無應行省差官賫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雨夜嘗設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上達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答曰相公至誠所

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師曰雨則既降奈久旱未霑足何更能滂沱大作此旱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誠感上眞上眞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海立是歲有秋名公碩儒皆以詩來賀丁亥自春及夏又旱有司祈禱屢矣少不獲應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請師爲祈雨醮既而消災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終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慇懃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家言齋醮不言祭祀以此

姚燧姚文獻神道碑云文庚懿公錄事判官於許王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歎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拔吾家乃相與歸衙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攘即若赴州計事期能無招小人之訾邪師曰非衙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

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饌糧爲逃死謀日出而
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邱
眞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拯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
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牧
庵
文集
酥醪洞主曰姚樞元初一代名臣也史稱其脫趙復於
德安與俱至燕遂爲北方程朱之學所自始其後從世
祖征大理陳曹彬不戮一人之事世祖下襄陽詔伯顏
濟江取宋又言宜申止殺之詔禁宋諸濫刑世祖皆嘉
納之樞之功亦偉矣哉然其初之免死實由於長春且
又就學於長春宮得飫聞勸太祖止殺之言據碑樞依楊惟中於

長春宮在壬辰係蒙古太宗四年去長春之化祇四年樞之所以告世祖者亦長春有以啟之也陳時可碑言凡將帥來謁長春必方便勸以不殺人當時獲免固不止一樞而樞能本其告誡施之於世祖平宋之時是免於殺禍者不獨北方卽江以南亦賴之也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玉峯老人胡光謙磵溪集序云玉峯老人講經四十年緣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逸巡刖轉一般樂也非笙兮也非深未斷丙午春演毳易於條陰之北郊有三仙者自隴山來謁我祇宮囊出一篇乃磵溪邱公長春舉揚玄諦開誘迷朋而作也欵識閱焉其文豪縱意出新奇蓋匪俗學所能知者如云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又云頂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又云徧攜山頭三伏暑

都教化作一團氷又云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又云酒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又詞云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并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凝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間照了心無用又云踏盡鐵鞋迷不出菴門透略舉二三數讀者當廣知也嗚呼今之仙緣必宿有仙契者乎昔在東菴與王風仙全眞結緣在長安與馬丹陽結緣去秋海州人來與譚仙結緣唯邱公遠處隴上是數者皆風仙之徒今悉得結其緣非人力之所能致也雖然邱仙之道豈爲吾而顯也蓋光輝之大世有不可掩者於是乎亦得與結緣焉時大定丙午五月胡光謙未詳大定丙午爲金世宗二十六年世宗召見長春在戊申係後二年序故云邱公遠處隴上也據七眞年譜丙午長春年三十九是冬下龍門山居終南祖庵

長春子青天歌云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羅鎭百邪光明不顯邪魔王我初開廓天地淸萬戶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淂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雲散虛空體自眞自然現出家家月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鎭華夷驚起東方玉兎精又云玉峯老人胡光謙磵溪集序云玉峯老人講經四十年緣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逸巡刖轉一般樂也非笙兮也非角三尺雲璈十二徽感劫年中混元斲玉韻琅琅絕鄭音輕淸徧貫達人心我從一得鬼神輔入地上天超古今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閒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吾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兮琴無絃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淸音滿洞天磵溪集○此詩原分八首實一首也元詩選誤錄四首非

明白雲霽道藏目錄卽長春青天歌附沁園春丹詞內混然子註釋 國朝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補載邱處機青天歌一卷卽此詩云一卷者兼註釋而言沁園春丹詞呂純陽作詞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工夫牛斗危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箇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逮修猶太遲蓬萊路似三千行滿獨步雲歸元俞琰集諸錄元詩選又云卽眞師所作青天歌楊鐵厓跋後轉喜歌之

酥醪洞主曰混然子註釋青天歌余未之見其附呂純陽沁園春詞內則以此歌爲丹訣也然余考磻溪集諸詩詞皆言修性工夫無一字及內丹此歌當亦相同今試以菱見測之如第一兩首所謂青天蓋喻道心所謂浮雲蓋喻情欲卽集中示衆詩茫茫三界闊混混

百邪深一念色心動百骸秋氣傷也第三首所謂月蓋喻眞性卽集中修道詩寸心無我後圓覺照空時也第四首言證道後聲名洋溢時寓隴西故以驚起東方爲言卽集中聞詔起玉陽作只恐虛名動華闕有妨高枕卧青山也第五首言證道後樂趣非常借天樂爲喻卽集中性通詞物外閑中天地寬時復丁當敲擊讀丹陽長眞悟道詩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也第六首言出塵拔俗與天爲徒卽修道詩所云鬼神心莫測天地壽難量第七第八首言忘榮忘辱返於自然亦卽示衆詩所云造化開天窟精神耐歲寒也而集中喜遷鶯煉心一詞與此歌尤足相證詞云要離生滅把舊習般般從頭磨徹愛欲千重身心百煉煉出寸心如鐵放教六神和暢不動三尸顚蹶靠猛烈仗虛空一片無情分別關結除裸緇方遇至人金口傳微訣頓覺靈風吹開魔障形似木雕泥揑既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月恁時節鬼難呼唯有神仙提挈覩此則長春青天歌係脩性悟道後作與重陽丹陽所言並合符節混然子以爲丹訣失其旨矣○又考尹清和北遊語錄云長春師父言俺與丹陽同遇祖師學道祖師令俺重作塵勞苯容少息而與丹陽默談玄妙一日閉戶俺竊聽之正傳谷神不死調息之法久之推戶入卽止其說俺自此後塵勞事畢力行所聞之法又云祖師將有歸期於四

師極加鍛鍊一日之工如往者百千日錯行倒施動作無有是處長春師父默自念曰從師以來不知何者是道凡所教者皆不干事一日乘閒進問祖師答曰性上有再無所言後祖師臨昇謂長春曰爾往日嘗有念云凡所教我者皆不干事爾曾不知不干事處卽是道據此是重陽所教在乎修性以證道其不能卽悟者則以塵勞教之長春憤悱已極漸有所通故始告之曰性上有終告之曰不干事處卽是道此卽莊子道在螻蟻之義必知道之無所不在然後知道之未始有初如是乃能性與道爲一也至重陽修養之術據尹清和所言不過調息一法其法由谷神章悟出當與宋南宋修命者不

同考南宗之學雖云源自鍾呂實則張紫陽悟眞篇出而後大明續文獻通考稱紫陽終於元豐中陝西通志則云元豐五年去重陽之生已三十餘年矣此當後人僞託觀前所引清和語錄自見○又考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云魏張人元旌陽地元邱長春天元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爲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爲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爲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輩名爲草仙非所貴也按魏張謂伯陽紫陽此段議論不知出於何書其言長春取藥於日精月華他書亦無可證然謂長春天元魏張人元則長春之學不同於紫陽昔人蓋已言之矣

攝生消息論一卷舊本題元邱處機撰此書皆言四時調攝之法其眞出處機與否無可證驗考處機答元太祖之問亦止以節慾保躬無爲清淨爲要與此書頗相發明或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僞本居十之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　四庫提要

酥醪洞主曰道德經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吳澄註生生求以生其生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也此老子言攝生之大要也

然無死之義有三莊子齊物論云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
已而況利害之端乎又德充符云死生亦大矣而不得
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
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又達生云子列子問關尹
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敢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
列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也死生驚懼不入
乎其胸中是故遰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
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又庚桑楚
云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
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
災也此全於已無死是第一義王弼註物苟不以求離
其本不以欲渝其眞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卽此意也　莊子山木云方舟而
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
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又知北遊云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又列子黃帝篇云夫至信之人
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
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又云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閼
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此和於人無死是第二義然
全於已無死自然和於人無死第一義却兼有第二義
也吳澄註以虛靜爲裹柔弱爲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
自馴狎不加害莊子養生主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
也謂此意也

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
年又秋水云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去就莫
之能害也此審於人已之間而無死是第三義雖全於已無死地和於人無死理然不兼此第三義
則不全莊子達生篇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
而棰之曾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
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饑虎殺而食之有張毅
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
者皆不鞭其後者也郭象註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夫
惟審乎人已去就之間而後有以鞭其不及故無死之
義必兼第三義而後全老子莊列所言攝生蓋如此然
史記稱老子修道而養壽至百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
歲則養生之術亦未嘗廢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
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世或以
此爲存神養氣工夫吳澄註凡氣用之逆則有養而日
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存於中而氣不消耗也列子天瑞篇引此則謂爲黃帝書復釋之曰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
自力自消自息其意謂不用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而
以毋勞汝形毋搖汝精者固其神氣使之自生自化自
消自息以終其天年老子莊列所言養壽又如此然老

子所藉以與天地長久者不在此身故道德經云殁身不殆又云死而不亡者壽此道家之本旨也今觀長春其始穴居礀溪日乞一食行則一簑固無取於生生之厚矣及乎應詔西行過白骨甸地則髑髏爲祟者也而曰妖精邪鬼逢正人遠遯道人家何憂此事居算端氏宮則益賊虞變者也而曰道人任運逍遙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乎是眞達於攝生無死之旨者至金世宗問道則欲傳以谷神一章元太祖問長生則對以有衛生之經無長生之藥蓋長春修道養壽不過如是非同神仙家志在冲舉乘雲而上昇者攝生消息論一書道藏中不載考道藏目錄有彭祖攝生養性論云

食息起居四時調養法又有孫眞人攝生論云十二月保合太和之法又有四氣攝生圖一卷無撰人名氏云四氣調攝衛生固說意長春或剌取諸書以教門人後遂以爲所自撰歟要之長春之學在乎無死不在乎長生後之覽者毋徒詡以爲神仙家可也

長春師爲文未始起稿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輒自增損故兩存之兩遊記今不傳　春文集不傳

邱處機西遊記各詩清眞平淡多可誦　國朝阮元庫未收書目提要四元詩選錄長春磻溪集西遊記詩共三十九首又云長春子西遊詩最多奇句如龍陽觀度夏云碧落雲峯天景敞滄波海市雨生涯望大雪山云南橫玉嶺連峯峻北壓金沙帶磧平寒食日春遊云鳥外更無清絕地人間惟有不能盡舉云文登縣志○志又載處機煙霞洞詩山雲勃勃湧驚濤滄水漫漫浸巨鼇極目下觀千萬里餘高大石曰獅子石庵之東橫岡曰臥龍坪庵之前橫岡曰仙遊嶺大澗之東雙峯並起曰天門山其餘羣峯北隅嵯峨大石曰落霞石洞之背高峻者瑞煙巖洞之東又之東角曰望海臺又之下一大石曰保眞巖又之西一大石曰海潮巖又西南之石勢朝東北者昇仙臺又西南者風雲石又西南者雲陽頂洞之前頂曰連雲峯洞之西地覩其嵌巖突兀千變萬狀不可名目選其尋常落落孤高出羣者標以名耳煙霞之東全道庵北東西橫岡曰長松嶺之地也氣象恢弘峯巒嶢絕大石長松莫知其數蓋眞希之後爲立祠祀石焉

邱處機煙霞洞記云姑餘之西蒼山之東全道庵者形勢元年東牟彭城先生首叔也至大定六年子自棲霞而來泊八年重陽尋至後因西遊偶歷關中二十餘年重遊此地覩其嵌巖突兀千變萬狀不可名目選其尋常落落孤高出羣者標以名耳煙霞之東全道庵北東西橫岡曰長松嶺之地也氣象恢弘峯巒嶢絕大石長松莫知其數蓋眞希之後爲立祠祀石焉

邱處機西遊記各詩清眞平淡多可誦　國朝阮元庫未收書目提要四元詩選錄長春磻溪集西遊記詩共三十九首又云長春子西遊詩最多奇句如龍陽觀度夏云碧落雲峯天景敞滄波海市雨生涯望大雪山云南橫玉嶺連峯峻北壓金沙帶磧平寒食日春遊云鳥外更無清絕地人間惟有不能盡舉云文登縣志○志又載處機煙霞洞詩山雲勃勃湧驚濤滄水漫漫浸巨鼇極目下觀千萬里餘高大石曰獅子石庵之東橫岡曰臥龍坪庵之前橫岡曰仙遊嶺大澗之東雙峯並起曰天門山其餘羣峯北隅嵯峨大石曰落霞石洞之背高峻者瑞煙巖洞之東又之東角曰望海臺又之下一大石曰保眞巖又之西一大石曰海潮巖又西南之石勢朝東北者昇仙臺又西南者風雲石又西南者雲陽頂洞之前頂曰連雲峯洞之西北隅嵯峨大石曰落霞石洞之背高峻者瑞煙巖洞之東半里餘高大石曰獅子石庵之東橫岡曰臥龍坪庵之前橫岡曰仙遊嶺大澗之東雙峯並起曰天門山其餘羣峯不能盡舉云文登縣志○志又載處機煙霞洞詩山雲勃勃湧驚濤滄水漫漫浸巨鼇極目下觀千萬

里拔桑依約見蝟栗

元邱處機嘗寓居蘇門山與劉處玄譚處端研精玄學今遺蹟有三仙洞并元建集仙資福宮俱存輝縣志

六眞觀在修武縣北六眞山邱劉譚王郝馬講道之所河南通志

成道宮在寶雞縣東南六十里金大定年建邱處機修道陝西處通志

清風臺在寶雞縣東南邱處機所築西倚飛雲之堡東臨滻玉之溪北跨渭濱南引清風故名呂韋有記鳳翔府志

玄都宮在盩厔縣南二里本范明叔花園明叔與馬鈺友善遇王嘉於此遂施爲鈺菴邱長春繼居之廣爲玄都觀長春應詔奉旨改爲宮登州府志

太虛宮在棲霞縣北十里金明昌五年建邱處機得道之所山東通志○國朝郝懿行太虛宮壞邱長春先生詩云濱都舊里半荒煙遺構巍巍五百年畫棟雕薨元制度方巾闊袖古神仙持身大節追三聘悟主微言祖七篇爲問黃冠談道客先生衣鉢幾人傳自註云先生對元世祖云欲長生在清心寡慾一天下在不嗜殺人又太虛宮古檜詩云妓宮零落猶存檜小園孤幹叔枒酬雨雪一枝蒼翠出金元苔痕著葉形逾古鐵色凌霜氣不溫我爲長春眞賞在時來此地訪仙根

青羅觀在萊州府掖縣治南元時國成黃姑學道之所後爲眞人邱處機居常養白鶴以自娛故名所居曰白鶴觀濟南府志

邱處機居常養白鶴以自娛故名所居曰白鶴觀山東通志

迎祥觀今爲青羅觀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改爲太清宮之東爲白雲觀明楊士奇郊遊記云白雲觀右舊有長春宮故址甚閎壯兵後悉毀又梁潛遊長春宮記云宮在白雲觀之西今既毀獨遺址存是明時存者惟觀宮則元末毀於兵一統志謂明正統中改長春宮爲白雲觀疑誤

白雲觀邱眞人退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爽清徹疑神簡遠翛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明楊士奇郊遊記○國朝顧炎武山東考古錄○碣溪集云東萊即墨之牢山三圍大海背倚平川巨石巍嵬羣峯峭拔眞洞天

記稱觀爲退休之所蓋創自長春當時雖賜
以長春宮不敢居也此長春謙下謹愼處
京師重燕九是長春眞人誕辰也其日遊者殷闐俱赴白
雲觀觀爲都中名勝長春仙迹攸存其肉身瘞祠中案下
又有道藏經存焉行 國朝郘醫
廬書堂集

長春道教源流卷四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酥醪洞主曰長春未冠事重陽其年比諸眞最少而最老壽重陽化後丹陽行教於關中長眞長生行教於洛陽而玉陽廣宣則翱翔齊魯趙魏間然丹陽東歸長春卽繼其席其後金世宗徵赴燕京道出懷州立眞清觀明昌二年東還棲霞立太虛觀時諸眞先後化去故其門徒多復從長春遊及雪山西還賜爵大宗師靈光巍然士庶尊仰於是四方道流赴京師問道要者接踵而至凡諸眞之門人皆長春之弟子也然長春西行時所選弟子皆其至者故茲篇所錄以之冠首其先學於諸眞者次之其但學於長春者又次之至諸眞門徒未及長春之門而其道行有可紀者亦附錄於後焉

長春西遊侍行門人虛靜先生趙道堅冲虛大師宋道安清和大師尹志平虛寂大師孫志堅清貧道人夏志誠清虛大師宋德方葆光大師王志明冲虛大師于志可崇道大師張志素通眞大師鞠志圓通玄大師李志常頤眞大師鄭志修玄眞大師何志清通玄大師楊志靜冲和大師潘志淸保眞大師孟志穩淸眞大師秦志淸保眞大師何志淸通玄大師楊志靜冲和大師潘德冲長春子西遊記附錄○詳記內侍行者十九人至阿不罕山留九人以十人從至賽藍城趙九古逝計倘有十八人乃歸至阿不罕山先後起程者祇十七人蓋一人留該地棲霞觀也附錄連趙九古祇十八人倘缺一人其姓名今不可考

趙道堅原名九古號虛靜子家世澶州父淄川太守改同知平涼府事因家焉大定二年癸未生早喪父丁酉母欲爲之娶不從聞府帥崔羊頭有道往師之崔命執厨爨每夜令造食五七度使適宵不寐如此三載心益恭崔知其可教已亥令詣華亭丹陽席下丹陽納之庚子丹陽命往龍門侍長春長春爲易今名丙午挈居終南祖庭辛亥長春東歸攜過掖城使謁長生未幾還棲霞充文侍爲文淸古筆法類瘞鶴銘已卯長春赴召西遊選侍行十九人虛靜爲之首辛巳十一月至塞藍虛靜語淸和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長春命門弟子葬於郭東原上先是七月至阿不罕山長春留弟子宋道安九人築棲霞觀壬午爲不善人姊害衆不安道安晝寢方丈忽於天窗中見虛靜曰有書至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親之止見太淸二字忽隱去翌日長春果書至魔事漸消癸未三月長春東還至塞藍衆議負其骨歸長春曰四大假軀終爲棄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明日遂行至宣德之朝元觀道衆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牽馬自門入者衆爲之出迎忽不見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云

田鎭海言前有大山廣澤宜滅車從長春用其言留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材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癸未四月長春還至阿不罕山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衆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及長春將歸眞遺語令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宋德方李志常等復舉似遺世頌道安等再拜而受繼而志平至自德興行祀事旣終七道安謂志平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我領之也讓至於再志平乃受其託焉（酉遊記。甘水仙源祖庭內傳無未道安碑誌故姑未詳疑後還阿不罕山棲霞觀羽化後人不得其事實因以失載也）

酥醪洞主曰宋道安建棲霞觀於阿不罕山此爲長春

道教化行蒙古之始然考西遊記長春回至阿里馬城時有二太子之太匠張公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二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遽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佗事卽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于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阿里馬城在今伊犁境此太匠張公及四百餘人蓋深信道教者惜長春未至其地不能以全眞之學授之也豈以其地爲回紇所居多奉佛教及天方教與蒙古不同未可遽施道化耶

尹宗師志平字太和萊州人大父而上擢進士第歷郡守

定遺民猶保棡未下聞師至相率歸附師爲撫慰安堵如故秋帝命中書楊公召還燕戊戌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塵勞遂傳衣鉢於眞常李公俾主教事終南祖庭成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旱下車而雪大蔵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尋勅賜祖庭曰十方大重陽萬壽宮初重陽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修復語至是始驗已酉賜號清和演道至德眞人金冠錦帔付焉是年還燕一日忽謂侍者曰我常便大房山清和宮之西堂今爲我灑掃方丈翌日及宮洗頮畢訣衆曰吾將逝矣是夜正衣冠曲肱而逝時辛亥二月六日春秋八十有三師初居灘陽龍

虎家谿二十年廼侍莫一識其面嘗失善馬獲眞盜畏罪不承曰此我馬也師卽還馬縱去其高潔不累於物如此至其覺後進則高下不遺蹊徑坦明以謙遜勤約爲治心之要以踐履功行爲人道之基及其縱說亦時露機緘之妙得其門者由堂及奧次亦不失爲誠謹之士著有葆光集并北遊語錄元弋彀清和妙道廣化眞人尹宗師碑○此碑在陝西鹽屋云汝陽弋彀撰末云至元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考元遺山集弋公表云弋唐佐名彀英汝州人文學行義高出時輩當卽其人遺山又有送弋唐佐南歸詩碑文內京兆行省田公係田雄元史雄字英北京人太宗時從攻西和興元諸州癸巳授鎭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時關中苦於兵雄招徠四山堡砦之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附者日衆與碑所述略同又中書楊公係楊惟中元史惟中字彥誠弘州人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其事在太宗八年丙申與禪云丙申秋令召還燕合

酥醪洞主曰元王憚秋澗集亦有清和道行碑其紀事與弋碑大略相同然云師嘗摘要訣誨學者曰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爲重多食卽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人莫不知鮮能行之者必欲制之先減睡欲日就月將則清明在躬昏濁之氣自將不生向上達者率自此出人徒知從心爲快不知制得此心有無窮眞樂也又云師臨化書頌曰觀化八十三歲澹薄全眞活計臨行踏破虛空開放光明無際此皆清和學道深造處亦全眞本旨也弋碑未之載附記於此○清和所著北遊語錄明白雲露道藏目錄稱爲性命雙修清淨至言今玩其語如云人稟五行之氣以生各隨其性如木性多仁火性多禮之類是也此皆非吾之本眞須超出五行始見吾之眞性矣又云性命豈爲二端先須盡心認得父母未生前眞性則識天之所賦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發揮重陽語最爲透切又指天上月語衆曰此物但不爲青霄之下浮雲障蔽則虛明洞徹無物不照人皆見之矣殊不知人人有此心月但爲浮雲所蔽則失其明凡私情邪念卽浮雲也人能常使邪念不生則心月如天月之明與天地相終始而不復昧矣此亦足與長春青天歌相印證至其論學道之要如云天有四時寒暑運用雷霆風雨萬變於前而太虛之體未嘗動學人體究至此是到平常地也故曰平常是道又云人處

陰陽之中故爲陰陽所轉曾不知元有箇不屬陰陽轉
換底學道之人於禍福壽夭生死去來交變乎前而不
動其心則是出陰陽之外也又云天地雖大萬物雖多
皆自虛而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
推相盪變化無窮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復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曰靜靜曰復命此
道妙之極也人生於道而能復於道是不失其常性矣
聖賢千經萬論何嘗云飛騰變化白日昇天耶所論最
爲平實眞長春入室弟子矣王惲碑稱癸巳清和講道
經上下篇於義州通仙觀微詞奧義大有發明及演七
眞造道根源殊洒然也聞者爲洗心觀此益信

夏公志誠號清貧道人濟南章邱人父珍有三子公其長
也甫弱冠不願有室侯二弟婚卽求出家泰初改元詣棲
霞觀禮長春宗師參求玄理貞祐中大寇據海州州之道
衆無計可出宗師命公往不辭而去方便援引獲免者衆
己卯從宗師北行居延沙漠數萬里有倦行役者舍騎付
之而自徒步及清和主教以公提點長春宮事在紛紜中
不擇乞兒皁隸爾汝談笑與貴戚大人等或危坐終日如
土木偶有叩以方外先天之說歷歷皆明其要其人貌而
天時方之東郭順子乙卯八月化年八十三元姬志貞夏
此碑見甘水仙源　公道行碑
增姬志眞詳後
宋師德方字廣道號披雲子萊州掖城人生僅能言便好
讀書年十二問其母曰人有死可得免乎母曰汝問神仙
劉眞人去時劉長生闔扉敬武官師卽往見長生留侍凡杖
及長生仙去事長春於棲霞師於易老中庸大學莊列尤
所酷好卽詩書子史亦采其窮理盡性之學庚辰侍長春
西遊度野狐嶺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籙此亦余
北行一段因緣耳及歸同太君尹千億醮於德興之龍陽
觀前數日稍寒醮二夜三日乃如春既還燕長春私謂師
曰汝緣在西南師因及恢復道經事長春曰茲事體大他
日爾當任之仍授以今號甲午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觀
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像壁間有宋童二字師修葺三年成
一洞天既私自念云吾師長春凡有言於先必驗於後緣
在西南我已踐之矣何獨於藏經而疑焉遂與門下講師
秦志安謀爲鋟布丞相胡天祿聞而悅之傾白金千兩爲
倡始費卽授之志安令於平陽玄都觀總其事補完亡缺
搜羅遺逸不厭其勞事成之日不愆于素甲辰春往終南
祖庭應皇子閻端大王聘事醮竟賜號玄都至道眞人丁
未十月沐浴更衣示微疾而逝所作詩文目曰樂全前後
二集祖庭內傳參西遊記○寰宇訪碑錄載有大德四年
未見文內所稱野狐嶺在今萬全縣北三十里元史太
祖紀六年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元史類編太
祖師次野狐嶺金將統石烈完顏九斤等率兵號四十萬
來援大敗之卽其事德方度野狐嶺時相去已十年時自
骨猶未收也胡天祿當太宗時丞相元史無傳宰相表自
中統起亦未列名閻端大王據元史宗室世系表係太宗
子次

酥醾洞主曰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云黃房公姓宋名有道字德芳沔陽府人無雲則能符行有雲則能披雲見斗故時號披雲眞人一日丹陽授以金丹秘訣行之能令其身不死後莫知所終余嘗疑黃房公與宋德方爲兩人及閱元陳致虛金丹大要乃知續通考係采致虛書其云黃房公遊東海適太祖召長春邱師公與十八人爲之輔行則一人也然祖庭內傳作宋德方字廣道萊州掖城人師長生及長春終於終南祖庭不知致虛何以未見至稱之爲黃房公又因披雲之號謂無雲能符行有雲能披雲見斗此似夸誕之言致虛又云黃房公得丹陽金丹之道授之太虛眞人李珏珏授之紫瓊眞人趙友欽友欽於己巳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己巳元明宗天歷二年上陽子致虛號也今考致虛金丹大要總旨云海蟾授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紫清惟紫陽悟眞篇頗詳則致虛金丹之學實出南宗又云重陽授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眞教立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以傳太虛紫瓊緣督則致虛乃全眞道士而附會披雲傳丹陽金丹之學者又其與歐陽玉田周草窗書謂金丹一事自長春老仙慶會之後眞仙聖師不肯降世者百有餘年之學漸傳而南南宗之學亦漸傳而北故李珏張模趙友欽陳致虛輩皆南人而爲全眞道士然其所授受者至秘之文悉授無隱乃作金丹大要十卷然則致虛亞

附會長春所告太祖者亦金丹之學矣其所撰宋德方傳蓋非事實余故不取而復爲辨之如此○ 四庫提要論陳致虛金丹大要云金丹二字其源卽出於參同契巨勝尙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之語自唐人專以金石爐火爲丹藥服之反促其生是循名而失其實也致虛是書猶不失魏氏之本旨其牽合老莊佛氏之書皆指爲金丹之說則未免附會學術各有源流非惟佛道異塗卽道家亦不能概以一軌也其言可謂切中竊嘗論之金丹之道雖源出參同契而實顯於張紫陽故明朱載堉諸眞玄奧集成其第一卷卽爲紫陽金丹四百字而其第二卷石泰還源篇第三

卷薛道光還丹復命篇第四卷陳楠翠虛篇第五卷龍眉子金液還丹印證圖序龍眉子不著名氏第六卷白玉蟾指玄篇則皆紫陽而後遞相傳授世所稱南宗諸眞者也其學始於沖宋而盛行於南方續文獻通考張紫陽台州人元豐中化薛道光博羅人石泰常州人白玉蟾瓊州人當時北方道流無有傳其學者故王重陽崛起金朝考其所學乃以去欲煉心修性悟道爲主絕不言及金丹蓋其時南北隔絕所學亦不相通至元世祖十六年混一天下於是北宗之學漸傳而南南宗之學亦漸傳而北故李珏張模趙友欽陳致虛輩皆南人而爲全眞道士然其所授受者則實本於悟眞篇其云珏得宋德方金丹之道者是時

北宗張大其教謂重陽傳自純陽海蟾故珪亦附會之稱傳自德方也祖庭內傳所紀宋德方事實並無通金丹大道語　致虛所著有周易參同契分章注見四庫提要有悟眞篇註古今圖書集成道教部全載其文　其得於南宗者最深至其辨合佛氏之言實本於趙友欽仙佛同源一書朱載堉采此書載入第八卷　然與全眞本旨漸離其宗矣茲故揭而出之以著學術之源流遷變使後之學道者知所審擇焉○又　四庫提要論諸眞玄奧集成云趙友欽仙佛同源一篇繁稱博引謂仙佛皆有入室求丹之事再傳爲陳致虛金丹大要其發明仙佛同源之義尤詳以爲卽釋氏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旨考明王世貞書金丹大要後云致虛元人道家書

幾無所不讀於文雖不能雅馴而亦閎肆辨博成一家語其論精氣神援據法語警策動人金丹藥物妙用亦自可采而至鼎器一章所謂偃月爐者必取之女子之身中則謬矣吾獨怪其妄引儒釋以爲其罪不減調達善星於悟眞篇後已詳言之又書悟眞篇後云紫陽作悟眞歌發明金丹秘旨中間迴互隱伏雖未易窺測而其大旨不過二端曰身中求者曰身外求者身外之說於楞嚴經十仙所謂交媾堅固而不休息意同不敢遽謂其無而其事甚鄙其機甚危其品甚卑其效甚難薛陸二子之註釋猶頗晦相雜薛謂薛道光陸謂陸墅見道藏目錄然　四庫提要云悟眞篇至乾道中翁葆光始爲作註傳之頗久或託爲薛道光撰世貞所云蓋尚未知爲翁註也至於

致虛而無餘蘊矣且其詞旨之放浪滑稽滅天道傷人理而其罪之尤大者曰侮聖言此下引致虛語及佛經四事所謂侮聖言者誣佛也茲嗚呼紫陽之旨愈顯而愈晦使天下有以悟眞器去爲誤眞者則三子哉其詆致虛甚至且并及張紫陽薛道光然世貞書金丹四百字後云紫陽精蘊獨有悟眞篇耳後所談禪語其門人尙以爲非實錄而忽有此四百字者余始得而讀之竊見其精深微妙雖與悟眞相表裏而提唱處尤更緊快文字亦雅純然尙疑其姪女南園手持主機欖龍虎交戰洞房雲雨之說或有涉於閨鄰者豈得其前序讀之所謂以身心分上下二弦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爲攢簇五行以藏眼光凝耳韻調鼻息斂舌氣爲和合四象以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吟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爲五氣朝元以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爲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爲無漏然後知其絕無所謂西鄰之說而悟眞篇指亦可挽而歸之一身豈紫陽以薛氏之註誤天下而指挽身中之秘救正之耶據此則悟眞篇所云不過借喻與世所稱容成之術絕異不知致虛何以謬妄至此豈因薛註而誤會

耶抑因其師謂仙佛有入室求丹之事爲是解釋耶世稱南宗修命夫但知修命而不修性其弊必至於是披雲傳重陽長春之學所著樂全前後二集今已佚其言金丹不知何如然王棲雲盤山語錄云金丹謂本來眞性世人言金丹以有形象處作造及關情欲此地獄之見乃淫邪之所爲見乖人道入旁生之趣矣觀其所論則悟眞篇姹女黃婆坎離龍虎從有形象處作造者蓋不謂然至關於情欲則特舉以爲大戒披雲之學與棲雲想亦相同與南宗所言金丹大道者必異致虛混而一之而所學又未能精究遂致爲世詬病此亦學道者之龜鑑也

道門

于師志可字顯道沖虛其號也益海人承安初事劉長生可稱者三自長春宗師仙去受清和眞常託以提點宮門事出納流轉不可勝計及小歛一衲一袍外無長物一也從學道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脇不沾席二也臨化之時門人問及喪葬事拒之曰吾將往矣清濁各有所歸此一聚塵沈焚露瘞無所不可三也時以爲善守師傳云元李鼎神虛大師于公墓銘○此錄見甘水仙源錄李鼎未詳

張師志素號谷神子睢陽人母夢衣冠丈人以芝見授明

師構堂於白雲觀或謂工力浩大恐難成功清和曰教門竭力何爲而不辦遂舉志圓董其役自戊子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己庚二年堂遂告成 西遊記

李公志常字浩然開之觀城人母夜夢異人授以玉兒覺而生二歲喪父六歲喪母養於伯父濟川家年十九伯將議婚公歎曰本期學道若愛欲纏縛事難有成矣同舍兄張本敏之以嗣續規公公志不奪居無幾作雲水之遊湯陰李仙告以長春尙在公往從之至卽墨之東山屬眞祐喪亂有衆數百人避寇山窟中以公後至拒不納俄爲寇所獲問窟何在捶楚慘毒絕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衆環泣謝之爭爲給養戊寅夏拜長春師於萊師一見器許

己卯冬劉仲祿齎詔起師時益都張林自金歸宋公懼爲阻滯乃往說林俾移檄所經衛送以行庚寅春公從師行踰年七月至阿不罕山並山漢人千家請立觀擇主者師指公語衆曰此子通明博洽今爲汝等留其善待之因賜公眞常子號師既西遵公率衆興作觀刻日立成又立長春玉華二會癸未夏師至自行在憩於觀中一日齋客四集手持弓弦授公公圈而佩之作詩爲謝師但笑頷而已秋從師還至下水師字公而教之曰守道之篤人貌而天行直寓六藝而淵宗忘飢渴而常寂至靜而遺形獨遊乎無極之庭汝當記之公拜謝丁亥秋師既仙去清和嗣教以公爲都道錄己丑秋見上於乾樓輦時方詔通經之士

教太子公進易詩書道德孝經且具陳大義上嘉之及冬得旨方還庚寅冬有誣告處順堂繪事不應者清和被執衆駭散公獨請代之曰罪則在我使者鎖之獄夜半鎖忽自開獄吏以白適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長春師像訟遂息乙未秋奉詔築道院於和林清和委公朝覲往來故公爲朝廷所知聖書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也戊戌春嗣清和掌教事朝命加玄門正派嗣法演教宗師位詔公編祭嶽瀆此事元史不載考祭祀志云海瀆代祀中統初遣道士或副以漢官蓋憲宗命志常掌教周遍之也

如此元上溯大宗師眞常眞人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王鶚字百一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甲第一人世祖授翰林學士承旨奏請修遼金二史著有應物集碑文內稱己丑秋見上於乾樓輦考元史太宗紀元年己丑秋八月諸王百官人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志常蓋因太宗初立八親也怯綠連與乾樓輦音近常即豹文田謂怯綠憐河元秘史作客魯連河即今克魯倫河元史曲雕阿蘭地在河之上源後名和林又元史憲宗紀元年辛亥以道士李志常掌教事文云戊戌阿清和掌教事者蓋闕教在戊戌而奉詔掌教則在辛亥也又云憲宗即位詔公編祭嶽瀆此事元史不載考祭祀志云岳鎮海瀆代祀中統初遣道士或副以漢官蓋憲宗命志常掌教周遍之也

酥醪洞主曰後漢書襄楷傳楷上疏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意懷太子註或言者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爲浮屠之化段成式酉陽雜俎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至烏弋身毒爲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

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其事荒忽世不之信然亦指西域言之耳若今內外蒙古則素未被中華之教者也逮長春西行後宋德方立觀於阿不罕山張志素演教於白霤而李志常復奉詔築道院於和林以道德經教太子於是數千年文教不通之蒙古胥漸以道化所謂化胡成道者乃實行之吁盛哉惜乎朔漠之外紀載不詳李志常後未之有聞考元史釋老傳稱歲癸丑八思巴謁世祖於潛邸日見親禮及卽位尊爲國師而世祖紀至元十七年十八年兩詔焚燬道藏僞經輟耕錄言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爲寺削道士爲髡至是而全眞之教稍屈而自中統後漠北諸王屢叛終世祖之

世未盡削平計其時道梗不通觀宇必遭蹂躪全眞教之不逮於蒙古蓋在斯時矣然觀太祖尊禮長春受其止殺行孝諸教言遂以開統一之基而定傳世之業自世祖崇尙番僧迄於順帝釋老傳言帝師之盛道家不及什一而其氣燄薰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元史須編稱楊璉眞珈肆惡於前伽璘眞導淫於後元之亡實亡於僧全眞教之盛衰其亦蒙古之盛衰一大關鍵歟○又元史稱眞大道教之鄭希誠見知憲宗授太玄眞人太一教之蕭輔道世祖在潛邸召至和林留居宮中統而後帝師既貴視道教

自是又行於蒙古到今不廢然蒙古衰弱不振挽矣此亦可以觀世變也○又按眞大道太一教其事實略見於元史釋老傳而未詳考明宋濂潛溪集書劉眞人事云劉眞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撫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投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之遊者衆眞人乃取所授書敷繹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敗害兒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精靜四曰遠勢利安貧賤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

爲驕盈七日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日毋恃强梁謙尊而光九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
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眞人傳其道者幾
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祟眞人劾之里
中塋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尤神之然其養毋
如禮及亡喪祭一遵世教無徵度者後十年追封無憂
普渡開明洞微眞人德仁卒賜師正嗣師正幼漁于河
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眞嗣有詩
文數百篇號玄眞集傳于世信眞卒毛希琮嗣當金之
亡兵戈俶擾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酈希誠嗣元憲
宗甚尊禮之賜眞人號曰太玄名其教曰眞大道仍給

道門

璽書護之希誠卒孫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
岳德文嗣德文卒張清志嗣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爲九
祖云又元王惲秋澗集云一悟眞人蕭抱珍初叛太一
教於汲郡其教法以篤人倫翊世教爲本至於聚廬託
處似疏而親師弟之間傳度授受實有父子之義凡嗣
教者皆易姓爲蕭又嘗得僞聖所授秘籙金牒宗時悼
后命之驅逐鬼物愈瘵疾苦皆驗大梁韓矩信禮尤至
其妻閻氏以嗣事爲禱抱珍豢丹符令吞之遂生二代
度師李全福於至元十九年壬午嗣主法席賜號純
一眞人以上雜采秋澗集中太一此眞大道及太一教
傳授之大略也然考道園學古錄眞大道第八代岳眞
人碑稱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
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
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澌盡而
爲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又以去惡復善之說勸諸
人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

廢水流散於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據此則王重陽及劉德仁蕭抱珍輩皆宋之逸民有所託而逃者元史未之詳因並述其教旨及宗傳附識於此

孟公名志源字德清其先本土京徒單氏大定末遷萊州膠水居孟氏宅因稱孟氏高祖脫卒於汾陽軍節度使配完顏氏金源郡王希尹之妹曾祖克寧尚嘉祥縣主事熙宗海陵興陵道陵凡四朝以功累遷至太師封淄王及薨謚曰忠烈祖斜哥辭世襲千戶終南京副留守父給答馬復世襲千戶職母烏林荅氏明昌初年饑即墨人高翔嘯聚劫掠詔公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遂宣布上德賑以倉廩不戮一人寇爲之平公有三兄六弟兄有官至縣騎者有至輔國者餘皆克紹家聲公獨從鄉歐中厭富貴甘淡薄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遂遁去詣濰州王清宮見長春宗師請爲弟子長春授今名字父兄疑第四都全眞觀主爲隱匿繫歸有司公聞遂還家自言其志父母知不可奪還第二都樂眞觀使居之公雖得法長春亦嘗質於玉陽太古二師大安己巳長春知公有所得賜重玄子號蓋嘉之也貞祐癸酉公昆弟爲兵亂蕩散乃扶二親就養於已所居三載二兄還省問無缺已卯從長春西行沙漠萬里輜重車皆兩人惟公獨御清和憫

記作志溫又作志穩溫疑涵之誤稔或後改名

基公志遠字子猷棗州棭縣人高祖節度使父遵以陰德見稱於鄉里大定丁亥重陽挈諸師眞館毀其家語之曰汝將來必有一子爲羽衣遂即其里爲龍翔觀公生十五歲使之學辭曰性非所好乃所願則神仙輕舉之事遂辭家禮長春爲師已卯長春赴詔公與之偕比回駐車金山願謂清和尹公曰綦公恭而勤將來弘吾教者必斯人也尹公曰然戊戌太宗詔選高道從眞常李公赴闕是冬奉占輔洞眞于公偕無欲李公復立終南祖庭提點陝西教事其餘宮觀修廢補弊不可殫紀甲辰春先鋒使夾谷公及王子永昌王設醮祈祥公同于洞

眞宋披雲薛太霞李無欲莅事并加眞人號辛亥憲宗卽位遣使唐古出持璽書諭掌管關中道教癸丑皇太弟遣使脫權馳諭待以師禮乙卯六月無疾晨興謂門人申志信等曰吾將行矣汝當闢吾職至七月二十四日順化而終年六十六元李庭玄門弘教白雲眞人墓公碑銘○此碑在陝西盩厔京兆府學教授少華李庭撰

至元二十五禩立元詩選癸集李庭字顯卿號寓菴中統閒爲京兆府學教授辭安西府詩諸議卽其人志遠西遊記作志清疑其後改名碑文內先鋒使夾谷公未詳元史夾谷之奇傳云其先出女眞加古部後訛爲夾谷則此亦金人降元者其云皇子永昌王考宗室世系表諸王表俱無之然甲辰爲乃馬眞后稱制之四年則此皇子當謂太宗子或定宗子元史於太宗崩後至憲宗紀云帝卽位太宗皇孫失烈門及弟騰忽等心不能平三年春分遣諸王於各所譴失烈門也速孛里等禁錮和只納忽孫脫等此皇子永昌王後亦當獲罪故史失載也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當卽此皇子永昌王廿二史考異據世祖紀至元九年十二月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賜名永昌府謂永昌王卽只必帖木兒以未賜印故諸王表不列名其說似未確其云皇太弟卽世祖憲宗弟後繼憲宗卽位故文稱皇太弟其于脫權元史有傳云札剌兒台人又憲宗紀九年駐蹕重貴山闕諸王曰今存宋境夏暑且至攻等其謂可居否乎札剌亦兒部人脫歡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札剌兒台與札剌赤兒當譯者偶異蓋一人也○道藏目錄有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五卷太霞老人薛玻玄述碑文所稱薛太霞眞人姓薛氏修煉於太微宮朝廷聞其有道行召對賜號眞人及金冠瞻終作辭世文以此文考之于洞眞宋披雲及墓志清俱師長春太霞當亦長春弟子

道教都提點委往營之師至永樂合事北徒不數稔新宮告成甲寅春上在藩邸命設普天大醮於長春宮召四方高道師首與其選致彩雲鸞鶴之瑞眞常曰此瑞公適當之遂以清和所遺金冠錦服爲贈事畢還永樂而辰五月朔忽謂左右曰吾幼遇長春師粗有所得繼而清和眞常以純陽宮世緣見付今已修舉無復事矣吾其行乎衆不知所謂二十六日將返下宮時盛夏從者以爲病師曰第行無傷忽陰霧四合抵下宮四十餘里人不知暑重陽殿前古柟二株一夕無風自折衆驚悟曰師前日之言兆於此矣是夜二更師忽扶杖出面四方誦咒語隨卽以灰摻之露坐移時若有所待尋入室瞑目易衣書頌一篇方就

枕脩然而逝春秋六十六初新宮北踰一舍有山曰九峯
士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師遺其徒劉若水於其地起純
陽上宮往居之因號九峯老人化後若水復爲築臺志之
曰九峯老人誦經臺元徒單公履沖和眞人潘公神道碑
○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又商挺清逸
觀碑云長春應聘弟子從行各有科品隸琴書科者沖和
潘公初金朝有名琴二曰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貞施
之變玉振爲長春所得命公蓄之後建清逸觀爲
長春別館乃築琴臺於殿之陰此碑未載其事
以上俱長春西遊侍行者
酥醪洞主曰長春西遊時侍行者十八人皆鉅子也而
可紀者祇十二人考之李道謙祖庭內傳甘水仙源錄
餘六人俱不能詳道謙去長春未久而猶若是豈道德
經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彼六人固以逃名爲事耶李

志常西遊記云長春師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
人見於書傳者略而不博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屢對
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
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眞大傳以貽後人師既沒雖
嘗口傳其概而後之學者尚未見其成書惜哉余於茲
篇亦云
曹先生瑧號朝虛子陝右坊州人少以孝弟稱壯歲游場
屋間屢中高選大定甲午覽道經有學仙之志閩丹陽居
終南祖庭往參謁焉一日習靜室中丹陽詣之曰學進乎
曰未也丹陽曰夫靜也者天命之原仙聖之本習而進之
亥隨一乞食道者往謁丹陽屢授眞訣丹陽東歸留居祖
庭事長春宗師辛亥長春亦東還海上先生從居棲霞之
妄先生拜謝曰瑧得之矣壬寅侍丹陽東歸寔海丹陽化
後先生至海上謁長春宗師明昌中長春命與雲中蘇公
無染柳公同飛昌燕薊演化度人泰和丁卯寓燕都永壽
觀忽告衆曰吾當歸矣不數日示微疾而逝大元庚戌追
贈冲玄惠正朝虛眞人祖庭內傳
蘇先生玄號雲中子華州蒲城人大定辛卯詣終南丹陽
席下乞垂開度丹陽置諸左右服勞不少懈丹陽付授道
妙一時羽屬以小丹陽目之後侍丹陽東歸盤桓登萊閒
明昌初謁長春宗師奉命演教燕薊住崇福觀一日告門
人以歸期言訖綵雲繚繞空際枕肱而逝後追贈體元輔
教雲中眞人祖庭內傳

柳先生開悟字巨濟號無染子陝右坊州人少業進士魁
鄉選再赴廷試以才名推爲州學錄大定壬辰於長安遇
丹陽捨家從之遊居劉蔣祖菴與曹瑧來靈玉劉眞一李
大乘雷大通李大莖趙九淵輩稱玄門十解元丹陽東歸
先生亦從行丹陽上仙奉長春命演化燕薊居固安之棲
玄菴崇慶元年仙逝後追贈明玄崇德無染眞人李眞常
爲作墓碣銘祖庭內傳○玄門十解元此但記其八其二
未詳八人中惟大莖無事蹟餘見祖庭內傳
子先生通清字泰宗號眞光子河東隰州人母夢神人授
丹一粒服之有娠誕日紅光照室甫冠母歿喪葬盡禮已
亥隨一乞食道者往謁丹陽屢授眞訣丹陽東歸留居祖
庭事長春宗師辛亥長春亦東還海上先生從居棲霞之

太虛觀閱數載長春命弘道北京等處遂授以親翰付界
教法先生承命至霤都環居三載神光屢見僚庶參問者
不可勝計築華陽觀居之先生因號塗陽隱士所度門弟
子踰千人惟盧柔和丁至一爲入室大安己巳玉陽仙仗
北來挈先生至燕都保賜紫衣師號甲戌奉長春書召還
太虛俾主觀事興定改元土寇搶攘遷居龕山縣杏山村
之修眞菴忽集衆告曰今日天氣清朗北兵寢息吾其歸
矣沐浴書頌曰今朝推倒無根樹頃刻攀翻鍊藥爐我獨
去時無滯礙杖藜倒曳赴蓬壺擲筆瞑目而逝春秋五十
六祖庭
內傳

喬先生潛道字德光號沖虛子平陽人大定壬辰同李沖
道遊終南禮丹陽居劉蔣祖庭采薪汲水備歷艱辛丹陽
授以玄旨丹陽東歸先生與李君共遊邠水丐於縣市劉
戶部好謙語人曰昔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不知其有道
吾觀喬李二公其斯人之流乎丁酉遊於故城東北隅之
趙氏園面太華而歎曰修眞之地孰踰於此趙聞而施其
地乃相與結茅而居卽今太清觀也丙午長春演教祖庭
二公徑來庇下日就教語長春謂衆曰喬李克勤於道吾
門之達者也明昌辛亥承長春命同弘化河東泰和壬戌
復來郃水貞祐丁丑春與士人王可大坐忽曰吾放少煩
於君願助一袍以贐吾行不數日無疾而逝年八十一可
大來弔方知索袍謂棺也時門人李道隱在他所先生突

踵門密有規誨臨別語曰明日可一來翼日道隱行至中
途人報先生昨日已羽化矣祖庭內傳參王
李先生沖道號清虛子家世平陽事父母孝年幾不惑與
喬潛道同禮丹陽復同事長春後於河東臨汾縣西築沖
虛觀居之度門弟子數百人長歌短詠每露玄旨喬君責
之曰道人貴韜晦今向上眞師在世止可各進眞道先生
謝而焚之一日命衆具湯浴畢脩然順化非煙非霧徧覆
庭宇三日而休士庶瞻拜靡不歎異祖庭內傳
楊先生明眞號碧虛子紙襖草履或類狂癡時人稱紙襖
先生耀州三原趙曲里人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謁邱
長春及王玉陽承安泰和間徒衆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
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高公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
爲布氣按摩立愈以詩十絕爲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
酬略不停思高大異之正大二年六月無疾而逝年八十
先是其弟仲珪亦入道受印可於先生居鳳翔一日求木
於知府尤虎公旣瞑目門人斂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
道人固念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
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
兵奄至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金
翻諫碧虛眞人楊先生墓
銘○此銘見甘水仙源錄
李聞年三十二兩親喪葬畢聞馬譚邱劉四師於終南守

墓隻影西行納拜於丹陽大定庚子丹陽令充祖庭菴主
丙午長春來居祖庭日親玄訓於道了無礙障辛亥長春
東歸君撐拄祖庭不減師眞在日乙卯朝省罷無敕額菴
院悉沒於官祖庭亦在其數自是道侶散逸承安丁巳玉
陽被召赴闕遣人來召明年春至燕都玉陽買祖庭爲靈
虛觀保授君以沖虛大師號使掌勅牒主領觀事君乃復
搆基址建堂殿潔壇場度門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粲
然復興興定辛巳二月以法弟畢知常嗣主觀事嘱門人
以進道之語乃書頌云平生不解道詩篇鐵鏤爲朋四十
年稍習陰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
物物俱忘物物捐此去不遭閻老喚今朝唯待玉皇宣頌

畢脩然羽化春秋八十大元壬子追贈凝虛眞人金趙九
大師呂君墓誌參祖庭內淵沖虛
傳○通誌見甘水仙源錄
畢先生知常世爲乾州醴泉之巨室昆季四人俱好清虛
無爲之學大定壬辰闔丹陽演教祖庭偕來席下先生最
幼置之左右執巾鉼之役丹陽東歸囑先生西入隴山侍
長春採薪汲水凡五年暇則危坐不寐以修靜定之功辛
亥長春東遊留先生與呂道安同主祖庭事及祖庭沒於
官丁巳先生往海上謁長春長春嘉賞相付又作疏文俾
之勸導爲重建計至燕玉陽保陽通眞大師號令與呂酉
歸重立祖庭爲靈虛觀先生善醫藥聞人疾不擇貧富必
往救之呂化後嗣主觀事無幾何謝去退隱岐山縣五姓

之洞眞觀正大辛卯關中受兵避地於太白山之峽至三
月十六日告門人曰昨於定中山靈潛報此地不堪久處
當徙他所世態如此吾不忍見翼日奄然長逝居民聞之
有去者不數日兵至不去者俱被禍大元壬子追贈廣容
眞人祖庭內傳

宋先生明一號昭然子登州福山人年踰三旬入關中出
家禮丹陽千磨百鍊志如金石丹陽付以口訣以青華陽
巾賜之丹陽東歸侍行至海上以其母兄姊姪六人俱入
道丹陽上仙復入關居祖庭丙午率衆詣隴山請長春還
終南大弘祖教辛亥長春東遊先生受法旨充祖庭尊宿
丙戌北兵下秦川民庶驚擾避地南山道衆俱入潏谷先
生獨不肯往衆勸之行先生曰吾之宿債实所逃乎不數
日遘兵猝至殿宇悉爲灰燼先生亦被害翼日道衆下山
視之膏血不流時以爲稀康羅公遠之尸解春秋八十四
大元壬子追贈無憂眞人祖庭內傳○文云丙戌北兵下
丙戌伐夏取甘肅西涼無下兵秦川東秦川事豈其時游騎至秦
川史失載耶太宗紀二年庚寅遣兵圍京兆拔其城秋攻
鳳翔三年辛卯春克之自是關
中始破疑此傳丙戌字有誤

譽互博州人初師丹陽馬鈺後禮長春邱處機自號淡眞
子人稱譽仙翁遊歷濟南抵鄭之釣臺泰和間大雪丈餘
互不出十餘日人以爲死除雪視之端坐儼然殊無寒餒
色貞祐間元兵攻關峽軍民恐懼互曰無妨已而果然哀
宗幸蔡問曰天下城池陷盡此獨完何也僉以譽仙翁對

一日亙羽化城陌矣續文獻通考參　大清一統志○實
李宗善書憲宗元年立末見柘錄載有存眞譬仙翁實錄碑
見漢有樓虛侯譬順見功臣表亙殆其裔也元史世祖紀
中統二年十月遣道士譬洞春代祀東海廣德王廟王厓
秋洞集有贈相者譬洞春詩而元好問遺山集有贈譬子
野高士三章次章云萬肩燕頷非吾事一片靈臺欲付君
則子野亦相士卽洞春也而首章云仙翁高弟獨君優則
洞春係亙門人蓋
長春再傳弟子

于師志道初名善慶字伯祥盆海人祖彥升好時縣主簿
師與丹陽同里年十七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師預焉丹
陽異之曰向畏重陽謫訶然得終其業者彥升力也使是
兒入道殆天報乎丹陽返眞造隴州龍門山謁邱長春長
春俾參長眞於洛陽得鍊心法正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
焉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三日留頌以寓生不必樂死
不必憂之旨曲盡斂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五有洪鐘集

鑿石以處日止一餐絕迹人間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于
眞人洞後創觀祈陽之石門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沖
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啟證心印退隱相州天平山六
年長春臧示密語督還祈隴仍易今名師敬諾久之道價
隆重雖黃髮故老自以爲不逮也常謂學仙者存乎積累
起人之急當如己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纍盡力援贖
正大改元西軍戰殁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涼充
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不起二年逼中使
絡繹起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不雨召近侍護師降香
濟源立致甘澍天興二年京城送款於我朝驛訪高道
以師爲之冠秋七月由中灤渡北邁時苦於饑依附者衆

船人疑有金帛夜半過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湧
衆失措師謂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爾不濟道清泰
人不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二舟馳迓舉脫其厄其
臨事如此乙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下丙申燕境大旱蝗
師投符盧溝乃雨蝗不爲灾戊戌夏詔選試道釋進號通
玄廣德洞眞眞人掌教李眞常奏請住持終南重陽萬壽
宮庚子太傅移刺寶儉總管田雄交疏邀師會葬祖庭卽
日命駕入關總宮事張道士來躬拜庭下堅讓不受執事
問之師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昔丹陽接一童子必答
焉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丹陽演一童子必答
不必憂之旨曲盡斂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五有洪鐘集

行世師學道六十八年脇不沾席衣不解帶與人言惟正
心誠意而已至於禱神照眞之秘苟非其人閉口不吐在
汴則尚書左丞張行信平章政事侯摯司諫許古禮部尚
書楊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
九嘉在燕則酒長陳時可大卿吳章侍讀張本在關中則
參省王輔臣郎中邵邦用講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
員外郎張徽中書掾裴憲經籍官孟攀鱗署丞張琚皆當
世景慕者元楊奐洞眞于眞人道行碑○此碑見遺山遺
不中北渡後耶律楚材奏授河南路徵收課稅長官兼廉
訪使碑文內護部尚書趙秉文金史有傳又太傅移剌窩
儉移剌卽耶律元史耶律禿花契丹人拜太傅卒子朱哥
嗣卒子寶童嗣並襲太傅此寶儉疑卽寶童又總管田雄
元史有傳又在汴張行信侯摯計古楊雲翼雷淵宋九嘉
並金史有傳皆金遷汴後一時賢臣李守節中州集作李

師元字正臣涇州人原名守節哀宗師位去守字又在燕陳時可吳章張本時可見元史太宗紀耶律楚材傳章見西遊記與長春唱和者本見中州集及歸潛志又在關中王輔臣邳邽用來獻臣同德楊天德張徽裴憲孟攀鱗張瑤攀鱗元史有傳元好問文集寄耶律公薦士書云張徽秦人中州集云張瑤字子玉河中人還山遺稿錦峯王先生墓表長安邳邽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瑤藏之故穴金石萃編載金西安府進士題名記興定二年張仲安榜下第三甲楊天德高陵縣又西安府改建題名之記正大元年王鶚下邳邽用定安經義張介下張瑤京兆末云承直郎省差教授賜緋魚袋邳邽用邳邽用楊天德張瑤皆金時進士籍關中其事實不見元史蓋逸民也餘未詳

李志源德興人學道時馬已謝世歷扣邱劉王郝四君邱賜號眞常子性好山林然未常留滯一處始在燕薊間尋之登之萊之嵩之河秦既而卽大梁之丹陽觀居焉一日遣人詣闕之五姓邀于志道主中太一宮事且曰于吾友也先師長春所密授他日興吾教者其斯人歟癸巳春大朝遣使往徵行有日矣忽顧謂其衆曰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見吾向所以邀子者正謂今日也既以後事付于而問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而逝年八十三

庭重陽萬壽宮講經師亦全眞道士也

劉先生志源號清冷子相臺固縣人家故饒財早喪父昆季二人奉嫡母以居母殁終三年喪徑詣澶州洪羊山禮郎尊師志行苦卓嘗往來閿潼閒衣弊足跣人不堪其憂先生自以爲樂也其兄初未之信一日以繼一束置於路潛窺之先生過而不顧兄乃歎服崇慶閒東遊鐵查山謁玉陽得授秘訣値金天失馭山東郡縣自相屠戮時先生丐食於賢塢地頗高其下有穴可容數百人北兵奄至近塢之民俱匿穴中先生端坐其上寇莫能害如是數年一方賴以全活先生又於濟淵之雁華臺鑿龕而處時大軍之後豺狼徧野晝而食人先生不爲怖龕左右常有數狼

騶伸似守衛之狀癸未冬長春宗師南還先生迓於宣德
長春一見深許授以履令勿跣步仍委提點大名路教門
事由是道價益隆度弟子數百人建立菴觀百有餘所乙
未清和眞人命先生興復終南上淸太平宮且以輔翼祖
庭爲務先生挈徒入關數年間宮遂落成癸卯秋留頴委
蛻而逝壽七十四壬子掌教李眞人祀香祖庭奉朝命追
贈純德妙成眞人元李道謙終南劉先生事蹟○此記見甘水仙源錄

范公閱曦號玄通子盆海人性有夙慧能紀始生時事稍
長見屠豕遂不茹葷居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因服日一往
雖大風雨不避年十九從赫太古學太古深器之後居密
州貞祐初紅巾起東海富人多以財寶寄公城破寇入公

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啖渠帥老幼獲免寇退衆奉公爲
城守命下就拜開長公力辭曰道人安用此改賜普照大
師癸未聞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京師大蒙印可丙戌東
平行臺嚴公迎脩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點時遣人就
諮訪公論列利害不屈左右多所裨益戊申朝命加賜玄
通廣濟普照眞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己酉十月歸次
大名一日晨起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不度人日始中奄
然長逝年七十二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奄疾累久
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乎公曰令汝看至是
果然元宋子貞玄通子范公墓誌○此誌見甘水仙源錄

王師志謹號棲雲子東明之溫里人甫冠將娶不告而出

也既知有此即墮於數則不能一矣一便生二二便生三三生萬如何守得不若和一也無故祖師云抱立守一是功夫地久天長一也無這箇一也無處郤明出自己本分來郤不無也故經云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此重陽證道之眞相也丹陽長春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盤山語錄云或問丹陽眞人以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之人當觀此身如一死囚牽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爲念事事剗棄雖有聲色境物紛華周市圍繞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念盡忘此身亦捨何況其他以此鍊心故見功疾又云丹陽眞人云眞樂眞閒無議論至微至妙絶商量沒商量處郤近也此丹陽之眞相也其學參以佛理且獨善之意多盤山語錄又云修行人若玄關不通當於有爲處用力立功立德久久緣熟自有透處勝如兩頭空攞不能無爲不能有爲因循度日長春眞人云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教門用力大起塵勞若無心地功夫又不教門用力請自思之是何人也又云昔在山東十有餘年終日杜門以靜爲心無人觸着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見得淡壞便是空過時光夫天不利物則四時不行地不利物則萬物不生不能自利利他有何功行故長春眞人云動則安人利物與天地之道相合也此長春之眞相也其學參以儒術且兼善之意多蓋重陽宗老子之學而兼通儒釋同家丹陽長春各有所得且頓漸殊悟故成就因以不同然總師者論之長春遠矣棲雲子能道其實亦眞得師傳者哉

以上先事馬譚劉王郝諸眞後禮長春者

長春道教源流卷五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弟子紀略下 附馬劉王孫弟子紀略

王公志坦字公平號湣和相州湯陰人父忠以貲雄其鄉

母岳妊時夢古仙來告曰此子成人必令學道否則將禍

於而家公生不好弄甫及冠即著道士服禮非京盧尊師

盧丹陽法孫洞淸于公高弟也素嚴厲公躬執百役靡有

懈怠癸未秋謁長春眞人於宣德一見器之傳付秘訣遂

行化興中義錦問日丐一食雖蚊蚋噉敗亦不屑棄匿茹

而居不計何地遇昏暮卽止戊子聞淸和宗師駐燕往參

禮焉無幾何遷入金坡坐而煉化木茹澗飲人莫見其而

晦跡十餘年人無賢不肖皆曰金坡王先生有道之士也

甲辰春眞常眞人招爲大度師夏從眞常北上參授三洞

秘籙以祈禳訶禁濟人其疾病藥石不治者假符水或以

訣拂之罔不立愈皇太后欽挹眞風寵賚以禮留居闕庭

者六年還燕爲教門都提點燕去和林千六百餘里凡赴

十有七馳驅寒暑略無艱苦狀憲宗元年辛亥詔眞常祀

嶽瀆以公爲輔行癸丑上問養生之術對曰此山林枯槁

之士所宜非天子急務也天子代天理物當順天心與民

興利則天降之福壽矣然開創以來戕橫天閼精魂無依

非求諸冥冥中莫之能救因奏修黃籙大醮上喜卽詔設

於長春宮甲寅三月將興雲膚寸而雨公密禱於天遂霽

又有卿雲鸞鶴之應公卿文士咸作詩以贊其瑞眞常歷

世誠明嗣立公之力居多至元改元燕人楊提領於私第

後園作環菴一區求淸修高尙之士奉之僉曰金坡王練

師可卽禮致焉七年誠明上仙詔公襲位仍加崇眞光教

湣和眞人號九年十一月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年七十三

踰年葬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襄事化而

陽春執紼者萬餘人汗皆浹背咸嗟異之公美儀觀愛讀

書尤喜性理學度弟子數千人建庵觀百餘區所著信心

錄六牛圖傳於世元高鳴崇眞光教湣和眞人道行碑○

北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高鳴字雄飛

眞定人世祖召爲翰林學士遷吏禮部尙書有文集五十

卷文內所稱盧尊師卽盧柔和洞淸于公卽于通淸兒前

通淵音近

疑有一誤

酥醪洞主曰王湣和師盧柔和柔和師于通淸其學實

出丹陽然通淸柔和及湣和皆禮長春則並長春弟子

也長春學最平實而年又最高丹陽諸眞再傳以下多

師事之茲統列之爲長春弟子友之相州安陽人金朝

又謂長春其本行當有可紀惜不傳

李先生志方號重玄子初名益字友之相州安陽人金朝

故事新天子卽位例出諸王爲方鎭大安崇慶間宣宗以

豐王來彰德先生時以高些言家推擇爲功曹掾有廉平稱

尤精算術州之出入府中雅性重厚復小心畏愼女見親

任至寧元年宣宗入繼大統明年車駕幸汴梁扈從以行

補戶部令史當艱難之際柄臣高琪虔視文吏其持下急

如東濕從事者多引去先生直道自任氣不少衰會被檄
濟米餽燕師抵霸州値北兵大入幾至不測然憂世之懇
每見於顏間一日忽謝病歸隆慮山適與丹陽法孫柔和
子盧公遇便請執禮爲全眞師入棲霞谷無憂洞深坐練
化甲申聞長春邱公應詔還附盧公遠迓長春賜今名號
時盧公有提點北京道教之命長春謂先生緣在彰德俾
之南行卽營棲霞爲觀稍稍就緒會彰德總管趙德用請
住迎祥觀先生乃命弟子康志宣主棲霞事丁亥長春上
仙先生往祭因留宿檀願致心喪焉庚寅復還士庶懽迎
皆曰吾家先生來也總帥蕭仲通奉疏請主天慶宮丁巳
宗王穆哥遣使賜金冠雲錦羽衣仍加眞人號先生住迎
祥天慶於棲霞蓋慊慊志宣物化復以尹志和塗志堅等
知觀事庚申二月九日集衆留頌怡然而化其頌曰四大
既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棲霞春秋七十
六所著地元經行於世生平迭著靈異若萬鶴穢壇而
翔飛蝗抱祭器而死虎承牒而殺田豕雪失道而作司南
類此甚多然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道故不具書元高鳴重
生返眞碑參李誠棲霞觀碑○高碑見甘水仙源錄李碑
見林縣志金史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進封豐王加開府
儀同三司累判兵吏部又判永定彰德在衛紹王時元史太祖紀十年乙亥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奉命援中都戰于霸州敗之碑文云抵霸州幾至不測卽是時元史宗室世系表憲宗次九子末哥大王碑云丁巳宗王穆哥丁巳憲宗七年穆哥卽末哥也

酥醪洞主曰余讀宋史文天祥傳稱天祥被執至京師

野史傳者元好問劉祁外寥寥無幾劉祁歸潛志頗誤
肯不載吾意當時以黃冠歸故鄉備顧問者頗不乏人而
惜乎姓氏無考也嗚呼滄桑而後匿跡銷聲者多矣況
老氏之旨固以知希爲貴耶

陳志益自號重顯子單州琴臺人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
葷血大定間禮丹陽之高弟同郡靈眞子尸居環堵久於
鍊化故得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知修行之要獨善其身
不若廣建道場爲大利益事自是所至之方苟有緣契必
盡心焉建築者計百有奇嘗住持葛公山清虛宮後自武
川來遊恆山設教度人司倉張瑋輩傾心事之既日聞道
妙咸有社稷尸祝之意重顯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

矣何苦以膠膠羨物爲哉所懷者聖賢無象設宇門弟子
無竭香火處耳衆雜然曰謹受教乃於恆山大茂峯之東
地名帶耳谷創築洞靜觀已丑瑋割腴田三十畝始基之
輪幣入粟者絡繹不絕庇工董役旬三浹遂成壬辰春順
化孛朮八十一贈洞虛眞人元高鴻洞靜觀訖○此訖見甘水仙源錄云壬辰順化係
金天興元年壬辰非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猶稱河東高元官也又直隸唐縣北葛公山有
鳴攙鳴時尚未北渡爲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猶稱河東高元官也又直隸唐縣北葛公山有
清虛宮重顯子返眞碑
銘亦高鴻攙未見拓本

李師志柔字謙叔號同塵子洛水人父志微從太古高弟
劉君道宲號眞常子雲中白登人生不好弄閉與諸兒戲
必結庵趺坐曰我學道爾泰和壬戌聞渾源隱士劉柴頭
號得道師事焉師歷試諸難至遣乞食君皆樂從師遂授
微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憩關中從學者日益衆癸未秋長
春人覲回君執弟子禮迓諸銀海之東問君之初專以柴
頭對師領之曰仙人中天隱迹囿授秘訣錫今號長春仙
蛻尹清和命主華山之雲臺丙午春應召至燕預長春宮
事者十二年開玄及志微上仙後西山盜起遷那臺築通
眞觀居之庚辰春開長春道燕趙師以禮餞行癸未長春
南還師復逕於宣德之朝元觀長春賜今號教以立觀度
人將迎往來道衆爲務師恪遵玄訓建長春於漳川奉天
樓眞於大名丙戌復詣燕觀寶玄堂參證心印明年秋長
春返眞師南歸向化者益衆門弟諸方起建大小菴觀二
百餘區樓觀宗聖宮道士張致堅以廢址係玄元道祖演
道德經聖蹟天興兵亂焚燬殆盡狀貌清和宗師重建清
和以狀付師營繕未幾遂成丁酉眞常宗師署師大名邢
洺兩路教門提點庚戌洺州牧石德玉保奏賜黃金冠服
加號同塵洪妙眞人中統癸亥師還樓觀至元丙寅夏脩

然順化年七十八方斂息之際宮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
五雲浮動仙音朗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既葬赴喪於東
門人忽見大名奉天宮羣鶴飛鳴下直壇殿須臾訃至識
者以爲師之神遊焉元李道謙同塵眞人李尊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
劉君道宲號眞常子雲中白登人生不好弄閉與諸兒戲
必結庵趺坐曰我學道爾泰和壬戌聞渾源隱士劉柴頭
號得道師事焉師歷試諸難至遣乞食君皆樂從師遂授
微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憩關中從學者日益衆癸未秋長
春人覲回君執弟子禮迓諸銀海之東問君之初專以柴
頭對師領之曰仙人中天隱迹囿授秘訣錫今號長春仙
蛻尹清和命主華山之雲臺丙午春應召至燕預長春宮

醮事五月旋車古恆請州牧高仲揀泊門人許志安屬以後事日將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五君嘗作巴人曲接引於衆又著會仙隨應總仙三錄以道神仙可學之事臨終語門弟子曰可於丈室痊吾軀榜以倏然足矣渾源學士魏公邦彥遂以臨終之言名其堂元王鶚眞常子劉君道行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

酥醪洞主曰渾源隱士劉紫頭余徧考諸書不得其事實然元王惲秋澗集有渾源劉氏世德碑稱遼末遠祖諱用者生子翰翰生撝字仲謙天會二年以詞賦第一人中選金國一代詞學得人爲盛由公有以振起之釋褐右拾遺由知縣遷安東節度副使兩貳大理寺累官奉翰林文字有西嗇集行世一子倫大定十年進士官應

中大夫愛渾源山水佳勝因家焉晚號南山翁生四子汲渭滂濬滂早世汲與弟渭同擢天德三年進士官應豐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孫一從夔奉職出身渭終岢嵐州刺史一子伋河水泊酒監濬用蔭仕至饒陽令四子伋似儼傑俊眞定軍資庫使三子從善從皋從契從善彰德府酒監從契克勝軍副都統孫五曰郊武義將軍曰郅等俱早世似用恩賜第官沂水縣簿二子從益子李師父目之時方進取戎馬星屯汾晉間劫攘成害所在多有庚寅太宗南伐駐蹕并之古城師拜覲天光上因勅兵人有暴奪者以軍法從事遂著爲令末幾府尹石抹公疏請住持天慶故宮天慶兵亂鞠爲荊棘師慨然興復

語衆曰度道士守宮觀雖近代之制然自漢武時於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太一諸像其來遠矣吾道家者流雖恬淡無爲以治其心可不分祉祝釐爲立教之跡乎遂盡力營繕觀成爲一方之冠見榮祿宋公所撰萬壽宮碑戊子夏府中僚屬祈雨以師主醮事已而霔浹歲以大豐宣差完顏胡失剌暴得奇疾氣息幾絕師呪咀杯水下咽巖脫冠跣足穴洞其中首鼠十年及洞成有泉出焉今所謂滴水洞也泰和丁卯惠州神山縣官屬耆德尚其志邀至境爲起太清觀貞祐改元復雲水於興平間大朝燕京行省參謀國家奴景州牧王仲温潤州牧李濟等奉景州之蘇家莊隱地南北二十東西三里有奇聽耕鑿卜築於其中乃營三清正殿及雲堂香積等又闢土墾田十餘頃爲居徒饘粥計觀落成適長春以中旨賜還遂趨赴參禮且請觀名長春以開陽命之千辰十二月示微疾說偈而終門人仍祠於觀之東偏歲時會祭不輟金張本修建開見甘水仙源錄張本於正大九年從曹王出質客居燕京長春宮碑云丁酉春景州開陽觀羽士請之蒙古太宗九年時金亡已三載矣文稱蒙古大朝以此則然先生係丹陽弟子劉眞一見後李講師志全字鼎臣號純成子太原太谷人父淘直以經義中明昌五年第講師少業進士當立之年不意世變干戈日尋遂不復進取時天子好長生之道不遠萬里召見邱長春講師依河陽張尊師爲引度聞長春西覲策杖徒步謁見於奉聖龍陽觀長春授以道妙及今名號自是山居有年東萊宋披雲以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故亂再陷流寓雲中主完顏氏家興定辛巳遁跡投立禮恆嶽劉眞常師癸未長春宗師應詔東還公從其師拜於阿不罕私第長春訓以今名自是盤桓蔚代朔應間研精問學弊衣糲食晏如也辛丑西遊著華山志十四卷丙午劉眞常羽化詣渾源哭之且心喪三年已酉拜于洞眞參授經籙辛亥從李眞常北覲例賜紫衣加號立眞宣義大師乙亥春以後事囑諸嗣師遂神遊於所居之松菊堂春秋七十四元王鶚洞玄子史公道行錄參李道謙後跋俱見甘水仙源錄

六人其次伯義奉先人祀季早世長伯和又其次道夷次

講師爲校讎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文號爲完書教
主李眞常奉恩例賜純成大師號提點燕京玄學中統二
年六月上昇年七十一著有酎泉集三十卷又集七眞以
下諸師詩賦二十卷目曰修眞文苑 元李蔚純成子李君
水仙源錄李蔚未詳蓋純成子李君墓誌銘○此銘見甘
學李蔚慶之撰當元宮慶之乃其字也
馮公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翊人五代漢王道之
後弱冠業進士兩赴內試不中崇慶兵亂還鄉本州節度
使奧屯肅請攝教授事辭大兵西征北渡寓德興癸未長
春宗師自北闕迴道過焉公爲長春感發卽願奉几杖湯
眞常眞人爲先容眞常卽引見列門弟子中旣還燕一夕長
春指公謂諸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玄門後事也

及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眞人曰道教之興今日爲盛長春
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事屬意在君請毋多讓遂集
道衆并達官貴族就迎於所居之靜室清和初開門不納
公參戶而入扶至堂上使衆羅拜名位遂正乙未清和遺
公書以年邁求退公念眞常攝行此事已十年丁酉公取
立清和時扶護之禮按爲典故遂立眞常先是承詔教授
冑子十八人公選名家子弟性行溫恭者如其數爲伴讀
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後皆克自樹立戊申眞常
依恩例奏賜公金襴紫服佐玄寂照大師號還充教門都
道錄權教門事及將立玄學公復力爲贊助直至於成甲
寅八月示疾卽眞壽七十五與公相往來者梁運使斗南

陳翰林秀玉吳大理卿德明輩每論當世人物至以宰輔
之器許之其雅量高致爲可知已 元趙孟頫公道行碑銘○此銘見甘
水仙源錄趙著未詳歸潛志王鶚小傳云從遊最久者爲趙著又未附有渭陽趙著光祖贈詩當卽其人光祖其字也
房師志超號沖虛子濰州昌邑人幼業儒既而以異夢有
覺遂入道參邱長春尊師於海上長春目其氣志非凡殊
裨異之命主馬坊之清眞觀師氣貌魁奇操行清峻通古
今善篆籀樂與名士大夫遊至於醮祭之獲福雲鶴之顯
異所在驚動耳目壬寅聊攝趙侯請師住持郡之玄都宮
道出衛州汲長趙實以治城崇道里隨地奉師爲玄覽別
館師集其徒告曰吾大方家雖清虛自然爲宗要以應時
行化爲務詎容山林長往歸潔一已乎衛之士申而處會

俗美而易化不於焉闡教尙何往乃命門徒孟志玄趙志
樸創建紫極宮未成師委蛻仙去遺命志樸等勉卒前志
至元甲申訖功王惲爲之碑且曰遺山謂師外朴而內敏
質直而尙義似夫墨名而儒實者蓋確論云戊寅志樸以
師德請於朝敕賜宏眞體靜眞人 元王惲衛州紫極宮碑銘○此碑見秋澗集
劉志淵字海南蒲州府萬泉人方其未生有牡丹先開之
兆及生紅光滿室迨爲兒童不作嬉戲事親至孝自號玄
沖子慕仙學道後遇長春眞人於棲遊庵金末兵亂志淵
避於綿山雖九軍搜獲萬騎蹂踐身不離於側亦不罹於
害殆仙家所謂兵無所容其刃者及厭世自留句有七十
九年倏忽間而今脫設出塵寰云 山西通志

董志平字道衡完縣人家世農業年十九師邱眞人教以全眞秘語傳之鐵冠賜號通眞志平以醴感鶴以神應夢水蕩神扶仙靈懷玉迭著神異一日疾不食不言惟出手番一覆二指空喻十五日上昇也至日薰沐跏趺而坐出頌示人曰性似團圓月光華照影清白從雲斂後何處不分明頌畢而逝度衆三百五十餘徒年七十九歲(鐵輔通志)

范常眞邱長春弟子隱平度盤石山能馴猛獸人稱爲狠范後尸解去萊州府志○萊州府志狠范者失其名始於市忽見神人披髮仗鐵機私貸權以活多人事覺將刑先在獄時有一老母旦夕饋食詩詩之至城東門見而謝母曰我驪山老母也緣汝有陰德在仙籍故來補汝往當修行言訖不見遂入山苦志捐修與豹狼同處人見而神之後不知所終常卽此范常眞又考泰山志至元十八年丁公超然苦志道價非常公禮爲修通道宮碑云古陽子丁

青誌萬壽眞常子慈惠眞人范尊師師卽長春法嗣也又泰山志通道觀記云古陽子丁公遊於東楚遇眞常眞人處而師焉師卽常眞常之嗣也遊於東楚疑卽范監海州倉時也

蔡江月滿城人母王氏感夢而生六歲始能言七歲出家戒行嚴甚大安初聞邱眞人卽恭詣之日受其訣遂得悟焉元帥張柔領軍治滿城以狀奏之賜湛然江月眞人之號丁酉年五十九告弟子曰久苦塵俗殆將歸矣翌日具衣冠端然而逝不雲而雪樹木皆掛比葬有鶴翔翔人以爲仙去有江月集行於世(鐵輔通志○元史張柔傳戊寅柔攻破賈瑀徙治滿城丁亥移保州丁亥太祖二十二年己丑歲長春羽化柔狀奏蔡眞人當在前數年蔡眞人羽化在丁酉則太宗九年

張眞一汾陽人修煉於城西十里之西巖石洞元初村民田氏築菴居之後泰邱長春賜號丹華子還守舊址丁亥

魚重修崇真宮記○李記見濟源縣志楊記見還山遺稿元史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授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金源南遷隱於嵩山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既見乞還山卒賜謚真静先生按棲神化於己亥係蒙古太宗十一年年八十八少長春四歲濟源志有長春題天壇二律是長春曾至王屋山棲神後又居長春之嶽雪菴當係長春弟子　國朝畢沅中州金石記載有天壇十方大紫微宮記李志全撰大朝庚戌八月立云碑遺沁州杜德康及夫人王氏書施舍之事杜多禮長春不特棲神也

張師志玄字隱微號寂然子河東孟門縣人自髫亂從平水景練師爲全眞學於正一法籙亦稱精究貞祐南遷所在俶擾閒長春邱公應聘龍庭喟然歎曰天道在北吾將遠遊雲朔以隆道紀至永興之滒樂鄉結茅而居衆異之問有請必恍然開悟乃相與刱觀居之榜曰迎仙尊顯之

也師佩上清三洞靈章主盟武定幾二十載度門徒甚衆
惟吳張盧三法師得其傳而吳爲最師謝世藏觀南化臺
吳號通玄子通文辭知醫藥人或參叩酬答如流有一鉢
千家飯渾身百衲衣心如江月朗情似野雲飛之句達官
豪右共來敬禮遂易亡金劉太監別墅爲棲眞所署曰永
昌與迎仙爲上下院而張法師所建永興之觀盧法師所
建定安之白雲觀與永昌同一法眷云元王惲奉聖州新建永昌觀碑○此
碑見秋澗集志玄蒙長春而遊雲
朔後亦當謂長春碑未及載耳
踈寥洞主曰元代正一之教盛於南方然考張天師世
家第一代爲張道陵三國志
祖父之道據有巴漢後降於魏太祖封閬中侯子盛太
作張陵道陵生衡衡生魯魯行其

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按三國志太祖
封魯五子爲列侯魯薨子富嗣侯盛不受封蓋在五子
之外又魯降後漢中旋失於蜀則魯及五子當隨太祖
遷北方魏書釋老志稱寇謙之修張魯之衛守志嵩岳
遇太上老君謂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誠
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始光
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世祖崇奉爲天師親至道壇受符
籙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是謙之實得法於魯之後裔
顯其術於北方自是而後沿及唐宋北方羽流多習之
者全眞之教不言符籙重陽長春及諸眞皆然而其徒
隨俗爲醮禳兼通正一蓋所不免若張志玄亦其一也

及元之諸帝命張宗演張留孫吳全節輩設醮於長春
宮自是全眞家通正一者漸衆而張守清得先天之道
爲元武宗仁宗所尊寵事實詳後故武當全眞一派以正一
著者尤多特仍守本宗修性之旨耳學術之歧必有其
漸因究其遷變如此○明宋濂潛溪集有漢天師世家
序紀述甚詳序云漢天師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
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
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修煉形之
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
不就乃杖策遊淮人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
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豐曾洞俄

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丹書及道既成聞巴蜀沴氣
爲人蓄銳意入蜀初居陽平遷鵠鳴山感玄元老君屢
受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
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鹹泉破鬼城之
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軼邪
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衛使世世相傳
乃乘雲上升壽蓋一百二十又三云衛字靈眞有長材
詔徵黃門侍郎避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
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衛生系師僊字公祺益
繽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
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

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舍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彰祖魯死諡原侯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啟冢驗之唯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不至椒生回回生迥迥生符符生祥祥字伯麟隋洛陽尉能吐丹寘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立歲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唐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大疫以標槌水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恆唐高宗問治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攜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閒士元生脩脩生諶諶生秉一字温甫日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閒叱一老樹雷郎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秉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券數萬與之季文生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至闕賜號曰眞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葆眞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靜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不解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震磔蛟死於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猶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太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崇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几而化葬于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烏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大驚使人啟龜山之窆唯一烏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修嗣時修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眞守眞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產眺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江濤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眞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眞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嘗掌吏部尚書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

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應
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禁之雨作而蝗殪
勅授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
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聞使訊之可大
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
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
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
賫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沖和眞人之號仍給
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
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受體玄弘道廣教眞人賞
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

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眞人大德
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
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三雷電晦冥
藏牲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
曰冬無雪民間得無有災害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
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
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
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特符往劾
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
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
玄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

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卽今天師洪武初六
覲京師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領
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上復賜以褒文稱其瞳樞電
轉法貌昂然人以爲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謂
爲玄應故上因及之云自正常以下序未又詳魯在巴
漢垂三十年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捍關官府
賴以成治其功之及物甚大然王世貞宛委餘編據裴
松之註所引典略則謂陵之法略與張角同角在中國
事露至反族滅漢亦因以亡而陵在蜀漢用僻故幸不
敗傳至子衡孫魯舊操破之始請降封侯萬戶傳國累
葉至唐宋間復世掌道教又引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

瘧於邱祖中得呪鬼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
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吟子衡奔走尋屍無所
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麋鶴跡置石崖頂到光和二
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爲係師衡子魯
爲嗣師以法惑亂天下然則今之所傳張道陵者乃蛇
腹之餘殮耳其誣之甚至綜而論之陵之術實爲道家
符籙所由起三國志評張魯謂其舍暴盜列功臣去危
亡保宗祉亦見幾者特非老氏清靜無爲之本旨耳○
又按陵之術大顯於寇謙之而元代張留孫吳全節亦
得其傳見重於世主不必張氏子孫也惟自元以後精
究者稀明史稿稱張氏自正常以來專恃符籙祈雨驅

鬼關有小驗蓋已漸失其傳若錢謙益所著萬尊師國
樞傳彙記其救劾神異之蹟末云昔虛靖天師沒後十
六年西河薩守堅遇之青城山遂相授受尊師得法峨
眉嗣薩祖而虛靖冥通證明云云若斯之徒近不復覩
其稱正一教者大抵皆火居道士欺謾庸愚爲衣食計
蓋不足言矣

妙眞大師嚢守愼族出金鄉女冠耆宿也大朝癸未秋聞
長春國師應詔廻道迎數舍自爾住燕親炙師席省心玄
訓師承特旨於泰安縣城西北隅崇建長春觀而申鎭撫
王友省奉先行臺公命令妙眞住持妙眞與趙守淵王守
志積累修緝凡二十餘年觀始落成丁巳元和子自梁父

回以文碑之元和子稱妙眞修學儻來不爲得儻去不爲
失不悅生不惡死神而用之厥心不震此得性之功也動
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寢無夢覺無憂虛而待也其生乃
全此保命之效也予景仰久矣幸覩芝眉年已長而色若
孺子聞所言如聞天籟於隱几實使予之意也消云元元
長春觀碑○此碑見泰山志跋云
元和子不詳姓名似亦長春弟子

酥醪洞主曰磻溪集有贈濉陽唐括姑詩序云唐括姑
故丞相之女弟也予時在隴山京兆統軍夾谷公專人
書召姑尋至又有博州戰姑庭楸詩序云聊城之南鄒

源綠專爲祖庭作紀丹陽弟子略備長春弟子亦見
其中然不能詳也寰宇訪碑錄載有修真觀長春眞
人門徒王史敦公碑聶明德撰張麟正書至治元年
十月在由東濫川關中金石記載有仙源圖李元覽
正書泰定二年下元日在陝西華陰朝元洞云此載
長春與人以下門徒法孫等姓氏列創修朝元洞碑
後並未見拓本竊謂北方金石及府州縣志所
紀長春弟子當不止此數異日搜得再爲補遺

以上長春弟子未及禮丹陽諸眞者李道謙所著祖庭內傳甘水仙

附

源錄專爲祖庭作紀丹陽弟子略備長春弟子亦見
其中然不能詳也寰宇訪碑錄載有修真觀長春眞
人門徒王史敦公碑聶明德撰張麟正書至治元年
十月在由東濫川關中金石記載有仙源圖李元覽
正書泰定二年下元日在陝西華陰朝元洞云此載
長春與人以下門徒法孫等姓氏列創修朝元洞碑
後並未見拓本竊謂北方金石及府州縣志所
紀長春弟子當不止此數異日搜得再爲補遺

燒先生玄號雲陽子終南蔣宴村人與重陽祖師有總麻

之親大定丁亥重陽詣門告別問將安往重陽告以游海上邱劉譚中捉馬之行先生素以害風相待笑而別不數年邱劉譚馬四師來居劉蔣先生愕然曰向重陽告別之語今果驗矣乃棄家捐累乞受道於丹陽宗師丹陽教以修眞奧旨及賜今名號仍贈以詩云灰心忘富貴槁體樂清貧甘作逍遙客長爲自在人氣中須養氣神內更頤神不着纖毫假方能得至眞先生得法之後目不交睫十有餘年深入大妙後隨丹陽東歸游歷磁相間愛澄陽風俗醇厚築白雲菴居之一日謂衆曰師眞有命吾其歸乎日方卓午趺坐而化年七十二有破迷集行世祖庭內傳

雷先生大通號洪陽子延安人嘗以詞賦魁鄉選時人以解元呼之大定乙未秋謁丹陽宗師一見若有夙契丹陽東歸留居祖庭甲辰春聞丹陽上仙杖履往奠明昌初過滕郡愛嶧山幽遂築修眞庵於巘石澗弟子數百人惟靈眞子馬了道清明子王志專爲入室辛未秋先生謂門人曰百六數窮劫災斯至吾不忍處世也遂示微疾而逝時京兆來靈玉號眞陽子亦鄉試解元大定庚寅禮丹陽宗師後侍丹陽歸海上事蹟不傳祖庭內傳

劉先生眞一號朗然子登州黃縣人弱冠試春官占甲科人呼以解元忽得泄瀉疾百療不効大定己丑秋重陽祖師挈丹陽長眞長春過其門母氏設齋供養以子疾告祖師曰此吾門大士非汝家子也許之入道則愈矣母焚香

號誥祖師以餘飲與之汗出如洗遂漸瘳祖師上昇先生入閣禮丹陽宗師復相從東歸丹陽將羽化謂先生曰汝緣在北方可往矣自是北游平灤至撫寘築重陽觀度門衆數千人北方道教先生闡揚之力居多泰和丙寅二月召入室弟子邸道明曰吾其歸矣丹陽金玉集進道之要當鏤傳之須臾假化所作曰應緣集祖庭內傳

李先生大乘號靈陽子平涼府華亭縣人嘗中鄉選中歲試御簾下第慨然有煙霞之志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西行先生邀至私第執弟子禮已亥二月丹陽就先生花圃築環紆同居百日花圃中林檎一株已枯死命於四月十四日移栽環內作詩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人寶瓶七十二候足至五月二十日枯幹復榮無何丹陽挈居祖庭數載之間屢蒙印可壬寅丹陽東歸長春謂先生曰吾道東矣時館陶劉武節官鄆縣與先生善官滿請先生東遊至家築菴奉之劉亦入道爲門弟子自是徒衆雲集又數年示疾順化體若蟬蛻而輕觀者歎異閿中兵後道衆復卽先生花圃築爲太清觀祖庭內傳

趙先生九淵字幾道號湛然子隴州隴安縣人少習儒業中鄉試甲科隴人以解元呼之年逾三十未嘗婚娶大定戊戌丹陽演教隴川先生見之心醉請預弟子列丹陽還祖庭先生從居之朝夕叩參於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壬寅丹陽東歸先生往來終南鳳翽聞河內張邦直尹扶

風日常延致其家與之談道爲忘形之交先生非法之言略不出口閭談他人短輒瞑目不與接所至人敬慕之正大末鳳龍兵亂不知所終于洞眞住持祖庭訪得其遺文目之曰思玄集（祖庭內傳）

趙眞人悟玄字子深號了眞子出臨潼之零口民家母魏孕十二月生時室有光煜然早孤事母以孝謹稱丹陽馬公扶重陽柩過零口眞人迎館於家與之語遂相契因謂母曰人生幾何汨沒一世閭徒勞人耳不若棲心玄門可以悟理可以明性母曰若果有志吾與俱往乃舉家入道事丹陽於劉蔣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浸有所得長安人趙恩虛第宅以請師弟入居其中今蓬萊觀是也其後

丹陽東遊有段明源者復究玄旨丹陽喜曰關西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汾州洞化李氏築精舍延眞人居剪茆四株植於庭且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泰和中樊川雒六郎事眞人執禮甚恭其弟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謁兄樊川閱眞人貌則茶肆常見者兄知眞人未嘗出大加敬信遂割別墅朱陽村之柏坡爲築全道庵大安壬申眞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中路聞空中有聲如樂音合奏眞人作歌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魯現琦識之時弟子李道

所議遂成全篇衆皆駭異眞人閱世六十三明年葬全道庵側後清和尹公拜祠下歎其崖鎭峻狹改作於坡下額曰翠微宮眞常李公復奉朝命贈弘玄眞人遂於立學得於心宣於口皆成歌詠有仙梯集傳世山東諸郡自曰小丹陽初眞人居澧西嘗晨起呼衆曰三十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天下及長春邱眞人赴召竟如其期弟子人室曰淸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淸嗣淸貧子者曰呂志眞嗣洗燈子者曰張道性明微子度李志从主翠微宮事元李謙弘玄眞人趙公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官至集賢大學士文章醇厚有古風學者宗之

段先生明源名光普號眞陽子世居平水性豪俠因酒傷人避衆入關中拜禮丹陽懇祈出家丹陽教以眞欲澄心摧强抑銳先生力行所聞不數載臻於妙道遂杖策還河東於稷山縣北築了眞庵居之壬寅夏忽謂門人曰丹陽宗師將東歸汝等可隨吾往謁甫抵潼關仙仗果至丹陽叩以所進孰曰吾教得所傳矣明昌改元沐浴書頌而逝

日汝向未悟須服勤今旣有得當進次眞功接引後進先生拜辭乞食河朔間道緣日盛丹陽返眞廬墓三年未幾忽召門人告以師眞令從游道山遂翛然順化時明昌改元四月十四日也祖庭內傳

周師全道號全陽子世爲古幽巨室早喪父母惠奇疾割股和藥以進疾遂瘳鄉黨稱其孝母終哀毀幾於滅性大定癸巳詣丹陽席下服勤不懈丹陽付以眞訣賜今號無幾何丹陽詔曰邠近邊鄙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命行卜庵玉峯山下田人根性語以孝順腆立其無害者收養庵中邠人爲之遷善貞祐間羌人陷邠師亦在擄中羌識其異人釋之自是受教者日衆度弟子千人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鎭邠忌師名一日詣庵叩以所修師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張喜其誠出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翼日設齋贈以袍履時遶人問起居焉師亦嘗往來長安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邠十月召門人圍炕明子李志源屬之曰終南活死人墓祖師開化之地吾欲增葺之世態如此不可爲也汝他日當勉成吾志言訖命衆誦清靜經危坐澄聽而逝春秋八十四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爲莫逆友時仕慶陽值天兵圍城甚危忽夢師黎杖造門曰吾今來告別軒冕倘寄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解始知入夢之日乃師返眞日也遂解印綬遶居長淵人莫測其意不數日北兵屠婁子樂道以終其身乙未關中甫定圍明念師遺命於

南時拔重陽成道宮壬子眞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引化眞人元李道謙周尊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碑文稱張公信甫金史張行信字信甫金史張行信傳元光元年改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内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卽位起爲尚書左丞與陳和尚敗蒙古兵於大昌原圍乃解仕哀宗卽位起爲尚書左丞與陳和尚敗蒙古兵於大昌原圍在元年戊子十陽在紹定二年己丑據此碑則被圍在元年戊子十月以前三年陳和尚敗蒙古兵於大昌原圍乃解

酥醪洞主曰磻溪集有離苦海詞聯句道全云知君好事從來慕爭奈染浮華難去雖然有意學祖鑒破繫腳繩兒縛住怒怒頂上旋烏兎莫把光陰虛度神仙咫尺道非遙但祇恐人心不悟又鍊丹砂詞贈周道全云守分莫强圖遺興閑居樂天知命任蕭疏萬事休論成與敗兀兀前途失也本來虛得也何如百年反覆乃須臾不似中心存道念賢聖相扶此周道全蓋禮長春者與

周全道不知是一人或二人

陶先生彥明字明甫平陵襄陵縣人事父母以孝聞年三十失怙恃棄家居靈寶大定癸巳河間張子靜來爲縣宰告以丹陽弘教終南先生詣劉蔣一見如有夙契丹陽賜今名字遂卜居渭南簞食瓢飲行所受於師者不數歲丹陽召還祖庭問以日用默曰純而不雜其陶明甫乎復賜之號曰無名子丹陽東歸隱居桃花山逾二十年忽告其徒曰吾昨於定中憶先世嘗居靈光洞今失所在矣後遊女几山見石壁間刻有靈光洞三字中有石牀鐵臼尚在遂葺居之逾十載俄遷居長淵人莫測其意不數日北兵掠女几獨長淵無一騎至人始服其先見正大丙戌秋門

人狄抱玄王抱眞請先生就雲溪菴過冬先生曰待來春往彼作歸休計丁亥三月抵雲溪與道衆談笑終日翼日端坐書頌奄然而逝年八十六停柩七日頰紅頂溫如熟睡狀明年雛峯于君楚諸鳳翼山西啟棺形質不變香風滿谷左丞姚樞爲作墓銘以紀靈異焉祖庭內傳○姚樞墓銘出水仙源錄

未載今不可考

薛先生知微字道淵號碧霄子河津人唐薛仁貴之遠孫也大定辛卯謁丹陽宗師擾綍侍門庭三載一節丹陽付以秘旨丹陽東歸法弟王志一欲游盌海參師先生慟哭與別衆莫測所以及王抵盌海丹陽已羽化二旬矣其預見未然多類此後游嵩少間結茆內鄉正大王辰冬無疾而化年八十三著有清虛集弟子數百人惟侯志忍柳志春唐志安范志沖爲入室皆立觀度人於河東雲應間掌教眞常李君泰朝命追賜先生曰昇玄眞人祖庭內傳

陳先生知命號朝眞子終南袁村人與劉蔣爲鄰疃重陽祖師屢化度之以家殷富未肯遽拋塵累及丹陽宗師居菴賜以青包巾及詩先生悟卽日禮丹陽爲師充祖庭菴主積行立功以醫藥濟人未幾退職閒居呂道安代主其事承安丁巳一日忽手撫呂背曰公緣法甚大將來此菴爲觀度道士數百人公適當其時善自愛吾其歸矣言訖偏辭道俗怡然順化壽八十一明年玉陽宗師買祖菴爲靈虛觀保賜道安沖虛大師號敕領觀事皆符先生言

旋珍重一聲歸去也倒騎玄鶴海東邊擲筆曲肱而逝時大安庚午十二月二日也年六十一有玄通集行世祖庭內傳

任風子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爲酒家傭馬丹陽授以仙術修煉於萊陽之遊仙觀或經旬不食隆冬單衣行乞氣體充粹雙目炯炯言休咎皆應大定甲辰端坐而逝後有祖師屢化度之以家殷富未肯遽拋塵累及丹陽宗師居菴賜以青包巾及詩先生悟卽日禮丹陽爲師充祖庭菴主積行立功以醫藥濟人未幾退職閒居呂道安代主其事承安丁巳一日忽手撫呂背曰公緣法甚大將來此菴爲觀度道士數百人公適當其時善自愛吾其歸矣言訖偏辭道俗怡然順化壽八十一明年玉陽宗師買祖菴爲靈虛觀保賜道安沖虛大師號敕領觀事皆符先生言

王先生志達號玄通子延安人以戶殷充里正徵斂廉平鄉人敬之大定辛酉友人得疾數日身化爲蛇惟頭面未變往視之見其家人送山蘿間卽附草而去先生驚駭從此長往不歸路逢異人告以往師丹陽丹陽初不納求教益堅乃俾隨衆執役未幾付以道要出居雲陽縣默坐十三年後還延安遇旱官民問雨期先生曰今日小雨過三日澤乃足至期果然泰和間羌人寇人心駭懼先生徐曰請無慮詎吾定申見三千無首人驅五百大獸至後數日捷書至果梟三千級獲駝五百餘頭一日出門仰瞻天表復入坐索筆書頌曰一輪紅日耀中天五色祥雲頂上

滅劫千古悠悠不到鄉幸遇祖重陽開全眞出世方寄語吾宗當省悟消詳這箇從來不姓王著有草堂集行於世（草堂集○此集見道藏輯要）

戎隱玄號眞成子初師事馬丹陽丹陽亦亟稱之性酖古簡澹精老莊博覽儒書居嶧之清眞觀至元問召見殿庭封中眞大師賜紫金襴（案兗州府志）

酥醪洞主曰道藏輯要載晉眞人語錄一卷內有重陽祖師修仙了性秘訣有答馬師父十四問（按當云馬師父答十四問）晉眞人名字里居不詳疑亦丹陽弟子也其論全眞云全眞者合天心之道也神不走炁不散精不漏三者俱備五行聚合四象安和謂之全眞也其答馬師父十四

問云第一問如何是鬼神不測處龍虎定相逢答曰那一切虛寂便是第二問如何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答曰玄者父精牝者母血元初各八兩合爲一斤一點元陽眞炁便是元本也第三問如何是復命歸根曰靜答曰只要心不逐物去不染不着心定意不散神不昧便是歸根若不此者不得歸根第四問如何見性答曰只要無心無念不着一切物澄澄湛湛內外無事乃是見性第五問如何是應物不昧答曰耳雖聽目雖視口雖說只要心不着也第六問如何是天關地軸如何得相守答曰天關地軸亦是神炁二字只要不着不染心定乃炁定心動則炁散若心不動則子母相守第七問如

何是出有入無三尺劍長生不死一丸丹答曰出有入無只是一炁三尺劍慧也長生不死者一靈眞性也一丸丹者命也只用清淨無心尋箇靜處坐去更無甚麽第八問如何是調息答曰非有作爲也若得心中無事炁息自調但知調息便是有着調息者只可不知見不可着於口鼻今日說與衆師兄別無甚麽只要心無事尋箇靜處坐去弟子只因心中無事得入於大道依此行去第九問如何是達磨大師云提得虛空回面覷答曰虛空是一性回面覷不昧也第十問弟子晚年出家筋血衰敗願師指教答曰補去問如何是補答曰只要頭頭無事萬緣都放下六門不交行只用一箇主人常

少語不着物十二時中常不昧減省睡眠一時放下便是補也第十一問如何是鉛汞答曰鉛是父精汞是母血亦是性命二字第十二問習靜之間有一切念起或更昏睡多如何得念不起昏睡少答曰只是裏頭無物料神炁微細裏頭實有物自然無念不昏睡也第十三問如何是天地不測處鬼神不知處答曰那更有甚麽第十四問如何是十二時中似一時乃至千萬日稍有不似一時即是早斷滅也觀所論述蓋深有得於重陽丹陽之學者

崔先生道演字玄甫觀之修人眞靜其號也賦性雅質無俗韻長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爲載道之器事父母

以純孝聞廬墓三年去家爲道士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
傳頃歸蔣陵之韋家墅下棲焉假醫術築所謂積善之基
富貴者無所取貧窶者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天折人咸
德之粗工王彰族甚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
過諸曠輒挽裂偃仆以塊封厥吻而去之彰以爲死矣少
之復甦過者驚叫問狀曰我每疾作乃如是後亦不復介
意居無何弟子劉志恆請市金由昊天觀居焉邊人楊涓
畢琳意在有所詰期以仲冬來過是不至時大雨雪畢因
擁帚家庭間獲片楷開看乃先生讓二子寒盟之章也復
有橫山馬志定路志亨者事先生有日矣將去以詩爲贐
扁諸所居之堂堂前詩奄然在壁間如新染翰者其神異

類此當貞祐之亂挺身南渡因僑寓之純陽觀駐錫未幾
屢滿戶外越興定辛巳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俗
壽八十有一凡先生平生所爲所行所得唯門人張志偉
獨具其體云元杜仁傑眞靜先生傳碑○此碑在山東長
清縣高麗八分書丁未上元日立丁未元定
宗二年也元詩選三集杜仁傑字仲梁濟南長清人正大
中隱內鄉山中元至元間屢徵不起張志偉後名志純詳
後

酥醪洞主曰杜仁傑眞靜先生傳贊曰天下所貴乎得
道之士者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乘雲氣跨箕
尾解水火遺冠舄導以旛幢殿以聲樂然後以爲昇天
之證吾讀列仙傳涉此說者甚多夫古之隱者深山窮
谷中恬然委蛻千載而下不知幾千百人不幸不爲世

所知至於泯滅而無所聞幸而爲好事者紀錄而又過
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復揣隱者之心恐不
如是其汲汲於駭一時之觀聽也如先生則不然不內
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爲黃耶其教戒精嚴有過乎釋氏
者吾以爲緇耶其業履忠孝又出乎儒將前聖之萬
法輒混而爲一區間者遺馬路以燎原之頌墮楊畢以
雪庭之書即遊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也歟要
之以慈儉禮讓爲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爲教人之符
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宴居浩浩乎同造物者遊悠悠
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恩綸一出名振清都號曰眞靜
不亦宜乎旨哉斯言其得老氏之玄旨歟余試取莊子

語而引申之莊子刻意篇云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
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爲也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
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爲也若夫無江海而閒
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
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夫存此道德則所稱死而
不亡者壽固自有在豈必白日上昇乃爲仙者哉全眞
家之學有類於是其弟子亦多能守師傳不特眞靜也
故余於道術中獨有取焉

離峯子讀道藏出於文登于氏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
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厭

不置廬舍爲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卽止風雨寒暑不廢也行巧至許昌寄獄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爲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過藁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應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爲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葺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鄠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門人衛致夷輩葬之門若雷希顏幸敬之劉景長生觀張內翰敬之離峯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眠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況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之是亦按天籟以宮商責渾沌之鬱丹青也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顏幸敬之劉景玄皆天下之選伯英與之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卽北面事之竟爲黃冠以殁云金元好問離峯子于公墓銘○此錫見遺山文集張敏之名本高獻臣名庭玉雷希顏名淵幸敏之名愿劉景玄名昂霄并見申州集漆水公詳後

趙先生抱淵號還元子俗呼曰麽哥延安之鶏川人自幼有志方外嘗結庵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眞人席下得授心印隱居陽山一紀不出也行巧至許昌寄獄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爲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過藁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應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爲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葺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鄠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門人衛致夷輩葬之門若雷希顏幸敬之劉景玄皆天下之選伯英與之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卽北面事之竟爲黃冠以殁云金元好問離峯子于公墓銘○此錫見遺山文集張敏之名本高獻臣名庭玉雷希顏名淵幸敏之名愿劉景玄名昂霄并見申州集漆水公詳後

忽電光滿室聲震如雷衆驚駭奔覩則先生儼然逝矣留頌云松梢皓鶴向風舒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柱頭尋是夜正春分際也年七十二使者繪眞容具告其事朝野驚歎復遣使齎牒會楚建祠樹碑用彰仙蹟焉金張子獻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張子獻未詳衛題翰林大夫延安治中賜紫金魚袋文末云使者索予記以使延安作也劉眞人當卽長生承安三年金章宗曾召長生赴闕故稱以眞人泰和三年長生上昇趙抱淵爲其弟子故六年章宗復召之也

二張仙翁一名崇眞澤州人一名道溫京兆人同居澤州西上町社修眞觀偕出東游海島遇劉長生密傳妙法復歸結茅於觀既相繼坐蛻痊之同穴後數十年猶有見者人傳皆仙去續文獻通考參大清一統志

酥醪洞主曰北游語錄云長生師父預言末兆之事甚多未易一一舉似如呼老冀先生來堂下不數日化去朱二官人亦無故召去七日化冀公人號冀山阿爲其家以陰陽二宅爲業棄妻子出家有大志住神山十五年不復窺其門長生師父問人曰萊州崔氏爲極富人以其極富者對師曰俱不富於冀山阿先生此公已得清靜果雖滿地金玉如何買得此非極富者乎朱二官人其名字事實未詳亦長生弟子也以先長生羽化世無有紀其道行者耳

辛帝聲河東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游參禮王玉陽

眞人窺至道之要王陽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四方傳播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年既老託跡陝州與二三同志修靈虛觀因念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秘乃刻之石以傳今辛愿大金陝州靈虛觀記

張信眞號希夷樂安人母夢馭鶴仙人現空中遂感而娠泰和中年十五參禮大通爲師戒行精嚴往邪治疾大有靈應後於天長觀問天師授正一盟威秘錄賜號眞人年五十五當壽凌空而去續文獻通考○大通卽郝大通正著有立眞集

同名係別一人

以上馬劉王郝諸眞弟子譚長眞弟子無考水雲集有贈門人安然子等詩安然子亦不得其姓名附記於此

自然飯志行苦卓曾十六日不得食亦不敢起別念度此因厄至十六年師父亦憐其苦餚然性不循良物或輕觸則猛暴如火後歸鄉里二年中凡兩過予漸見氣象不佳語言差互年近六旬後果還俗又云丹陽師父道童安蓬萊幼而聰敏旣長無所不通文章醫藥之學皆得其妙以此見解造道不難常雖羣獨居師父深惜之欲置左右竟不肯從又云王陽大師曾說一道人不肯修持云我打無爲顚狂自縱忘起定官府棒死盤山語錄云昔山東有一庵主臨終還化淹延不得脫離使人問長春眞人眞人云往日但着於外緣物境上未曾修煉以此纏綿不得解脫乃寄與語云身非我有性本虛

空一念不生全身放下庵主聞此語心若有省乃囑衆
兄弟云我以外緣所昧心地無功因此臨行不決今幸
汝等各下功修煉身心救此生死大事去言訖遂終
觀以上諸人親炙諸眞卒無成就證道豈易言耶雖然
人苟能擺脫外緣一志於道不以嗜欲賊其身不以窮
阨累其心使神氣常清德性常固莊子曰惟道集虛虛
者心齋也學至於心齋而坐忘雖不遇至人其於證道
也蓋庶幾矣

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紀略附馬劉再傳以下弟子紀略及傳授未明者

酥醪洞主曰長春再傳而後其弟子皆爲掌教終有元之世深被寵禮故其法嗣自力於功行者亦多其他眞大道教太一教等不能及也又元太祖崩時長春亦化閱七年而金亡金之遺民不甘臣僕遁跡黃冠故多爲全眞之學其造詣或至或不至皆有可紀金亡之後又閱四十五年而宋亡於是南北一家全眞弟子有漸染南宗而失其傳者源遠流分亦學術之遷變所必至也惜乎李道謙後無有續輯成書者茲篇所錄不能甚詳歸於眞人神清其首也自是師事眞人尊之曰父師庚子

然其大略亦見於斯矣

馬公志希號清希子初名天麟字君瑞世居上谷之德興祖父皆以醫起家大定明昌中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眞語擢帥府譯史積十餘年秩滿罷歸貞祐甲戌有司覈舊績補亳州衛眞縣酒稅監滿即投檄不仕居許汴間正大壬辰國破北渡抵燕遂納拜洞眞于眞人後乞食昌州境中見營幕錯居疾乏醫療發所秘傳煮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嬰酒積癥困臥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因聯騎南下至燕遂禮尹清和爲師賜今名號那演於相府之東甘泉坊爲建玉清觀常依助其不給公與太一知宮李志通丹陽大師劉志安道同德合一日無故而疾作謂二公曰余年踰從心與公等交遊三十年大期迫矣未幾遂化去元趙建玉清觀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作傳道圖希賢錄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學者稱江漢先生碑稱雲夢趙復以籍隸德安故云文內焉那演即那顏元初明號史於崧陳垍不書不關胡士虎皆有那演或那顏之稱此那演相公蓋爲丞相者宰相年表太定憲三朝俱闕未詳何人

通玄大師柳志春號雲陽子初禮碧霄子薛知微稱人室爲人心湛而氣和量弘而行峻衆中混然不自露見而四方耆舊咸推爲有道之士北游汾晉問會塗陽王樸與州長閻鎮建醇之神清觀疏邀住持乙未春清和尹眞人適終南道出忻崞間雲陽子迎謁遂以其觀歸之汾晉諸觀歸於眞人神清其首也自是師事眞人尊之曰父師庚子秋從基清眞抵燕請眞人西行改葬重陽祖師於劉蔣遂從與俱西振興祖庭焉元王粹神清觀記參祖庭內傳○王記見甘水仙源錄

陳德定號通眞于出延安士族事尹清和弟子重陽知宮已耕而後食處巖谷間妖魔屢梗以正法神力悉驅除之由是名著秦雍至元二十七年耀州姚少尹以闔世祖召至闕下試驗有徵賚玉觴貂衣成宗元貞二年賜號棲玄致道通眞法師元王惲清和尹宗師道行碑○此碑見秋澗集

邱處機四傳四當作再有曰祈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退然

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
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
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
少倘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
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
對曰祈眞人世祖異者久之元史釋老傳○寰宇訪碑
撰不忽赤正書大德二年立在直隸宣化宋見拓本泰山
志載有高里山神祠記云玄門掌教宗師管領諸路道教
洞明眞人祈志誠與提點道教天倪子張志偉意契述竭
力以成志誠蓋從王志坦之後掌教者其號爲洞明子封
眞人元史末詳考元史此傳係採之處集白雲觀記記云
至元六年丞相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
士乎衆以祈眞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其下云云與元史
略同下又云眞人由丞相得封號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
成眞人買地築室在宜民坊白雲樓之南此當志誠掌教
時事下又云泰定元年五月子驛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

十里不絕心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
夏眞人階偶及之夏眞人曰祈眞人屠此山素有道術或
者其有沒而不忘者耶天歷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
爲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
歎欲書其事於金閶未果并識諸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
以能神靈其論道蓋不足傳云觀此則志誠蓋多異蹟元
史不之載耳

酥軺洞主曰道德經云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
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安童爲相而問道於祈志誠知所
先矣余讀元明善忠憲王碑稱安童疑然若山莫捫其
高湛然若淵莫測其深夷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
一皆不動又稱其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
士如史丞相天澤姚樞許衡商參政挺竇學
韻詩華嶽詩考其足跡幾徧天下蓋至元間嘗代祀五
嶽也又有余疇昔甚愛河中永樂純陽宮之西拋勢極

佳嘗擬改葬先師披雲真人未決忽一日靜中見先師過門急從之已失所在詩據此志誠乃宋德方弟子長春再傳弟子也元史作四傳誤集中詩多談道之作然亦足見其本行如死心云修真活計有何憑心死翠情念不生精氣沖盈功行具靈光照耀滿神京悟道云師傳秘語悟心開物外家風物裒培走徧世間尋不得鳥從花裏帶將來秘語師傳悟本初來時無欠去無餘歷年塵垢揩磨盡徧體靈明耀太虛答人問鍊汞鉛云水飛雲逗上泥共形楻心灰性自然只此便爲修煉術不須窮論汞和鉛歸金閣山舊隱云老來林下度殘年憶得先人詩一聯覓音吉心消白日靜開道眼看青天卷若與天下共之通眞子再拜曰謹受教於是補完訂正出

末有遺世二首云萬事從今總不干十年灑洒隱林巒三千功滿朝元去半夜騎龍到廣寒和氣周流正性開煉神合道出塵埃騰空撒手乘風去回首人間不再來此可證其所得矣李謙所撰道行碑無從搜采因錄此以見一班

邱洞眞子涿州人年壯學道至元庚寅北游京師謁眞人郝公賜號寶嚴大師既還東南游鄒嶧山道侶號爲洞眞子乃西游陽山遇智井令趙志堅創建琳宮功成達於集賢院賜名聚仙以洞眞子爲眞靜大師兼本宮提點延祐乙卯人見其西去弟子志堅闔戶視之羽化矣徐州志○庚寅係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眞人所卽郝志誠時蓋爲掌教

通眞子秦志安字彥容陵川人父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卽以詩爲顓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生二子通眞子其長也早歲趣尙高雅三舉進士貞祐初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爲言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眞子已四十遂置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閒稍讀方外書求治心養性之要旣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厭其推廣混濛中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敷語卽有契乃歎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且求道藏書經觀之披雲言喪亂後圖籍僅存吾欲紹絕業鋟木流布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其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眞子再拜曰謹受教於是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藏室旣成之五月謂徒衆曰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水隨拔遷沐浴易衣蛻形於所居之樸樕堂年五十七著有林泉集二十卷金元好問通眞子墓公碑銘○此錄見遺山文集公道行何志淵號清眞子初名南卿字東夫本蜀閬城把秀坊御史之裔博極羣書精義理之學値亂僑寓於北金大定丁酉設貢舉於平陽遂中選因得免俘然無意仕進往來汾晉間從披雲宋公爲黃冠師賜今名號授以講衍之職披雲蛻後朝命提點永樂純陽宮賜紫衣號淵靖大師至大辛亥卜居崞城中條山水谷創樂全觀而老焉年九十一耳目聰明能書細字無疾而化葬水谷之南數里弟子塋集

爲起塚立石焉所著有南華經註十三卷水谷代履七卷

茆城縣志

劉師志眞字子常號純陽之三堂人幼沈潛不好弄及長嗜黃老書遂棄家入道止晉州之玄都宮與韓仙翁遇傳寶珠照法歲已亥披雲宋公起道藏書於河汾間師幡然喜曰此人天師也卽執弟子禮事之受紫虛錄訣修持不懈宋偉其志後以上清三洞五雷錄法畀焉師氣志既凝洞知來物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隨失所在世祖在潛邸聞其名遣使召至時旣雨且風命師以誠祈少頃遂止上異之賜御醪仙鶴加號普濟大師留館堂下中統庚申冬詔就長春宮設醮師攝行大禮有天光現朗之異明年初太虛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眞州始全火候後以道授綵督子而隱去（續文獻通考）趙友欽字緣督饒郡人幼遭劫火早有山林之趣凡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通及得紫瓊授以金丹大道乃搜

羣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問難等書行世後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續文獻通考）陳致虛字觀吾號上陽子江右廬陵人好道通羣籍元時得趙友欽金丹妙道精於其術四方受業者至衆有金丹大要行世門人至陽子田玉齊初陽子王冰田廬山太平宮主一陽子潘太初尤宮山碧陽子車蘭谷九宮山宗陽子明素蟾廬山玄陽子歐陽玉淵于湖谷陽子周尤中廬山復陽子歐陽玉田廬山全陽子周草窗江右武寧心陽子余覲古潯陽西陽子張性初九宮山南陽子徐仁壽南陽子張彥文來陽子李天來回陽子張毅夫錦城得陽子夏彥文濮州朝城扶陽子趙仁卿古洪南陽子鄧養浩濮

秋奉旨祝香祿續事已還舊隱語弟子謝志堅梁志端曰物微近盛道家所忌遂謝使者而輟裝焉後復來徵竟辭疾不起至元某年夏終所居丈室壽六十六（元王懌普濟大師劉公道行碑C此碑見秋澗集）

張志謹號寧神子有道行嘗修建天壇靈都萬壽宮宮爲唐玉眞公主受道登眞之所王大三年庚戌賜號廣元眞人（國朝畢沅中州金石記○記載至元四年重修天壇不載全文故志謹本行不得其詳又載有乙巳年靈都萬壽宮圖并陰云碑二格上層爲圖下層爲披雲宋天師詩陰亦二格上層圖一道士下層敘吉云張先生者卽志謹也考天壇爲王屋山絕頂緣源縣志載有披雲子宋德方題天壇二首云清虛小有洞中天銀座金臕玉頂堅芝草秀從龍漢劫丹砂結自赤明年洗參井記烟蘿子聚虎平傳白水仙寄語遠塵溝裏客茅齋先蓋兩三椽白石磷磷土接天青松鬱鬱下臨淵草生福地皆爲藥人在名山總

州朝城致陽子趙伯庸亦義陽子韓國儀眞陽子眞息江
東東莞東陽子陶唐佐續文獻通考○道藏目錄有上陽
子金丹大要十六卷金丹大要圖
一卷金丹大要列仙誌一卷金丹大要仙派一卷續通考
記李珏以下卽據上陽子所撰述道藏目錄稱仙派一卷
序五祖七眞南宗北派仙眞源流則上
陽子蓋全眞道士而合南宗爲一家者
酥醪洞主曰致虛金丹之學出於南宗而附會爲宋披
雲所傳授余前已辨之矣然其自述師承不誣也自
長春至致虛經已五傳源遠流分亦事所必至耶
張先生本字敏之號訥菴觀津人幼與眞常李眞人爲同
舍生貞祐二年詞賦高第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
留遂隱爲黃冠居長春宮將十年時眞常掌教兄事如昔
盡禮給養之後游濟南脩然而化事蹟○此文見甘水仙

源錄歸齋志云正大九年二月北兵逼南京朝議封皇兄
荊王守禮子某爲曹王命尚書右丞李蹊奉以爲質擢張
本爲翰林院侍講學士從以北北兵留曹王營中中州集
云本工大篆及八分四十歲後學詩詩殊有古意正大九
年從曹王出質客居燕京長春宮考正大九年卽蒙古太
宗四年時卽長春已化本爲黃冠疑卽禮眞常爲師也
王先生粹字子正號恕齋北平巨族也才高學贍不事舉
業正大間滏水公節鎭唐邳喜文士先生亦客其門會天
兵南下遷襄陽甲午楊侯彥誠被命招集三教醫卜等流
迎先生至燕遇眞常宗師卽北面爲弟子居長春宮萃玄
堂癸卯九月無疾而逝年四十不浹旬見夢於張誠明云
爲歎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
看花開花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詰旦
果難尋清淨一言了勝如萬鎰金又西江月詞贈王子
正云本性元虛不一不奈何情欲交加人能頓悟道生涯

世態分明是假更要深通玄奧須當拂去矜誇舍光默默養靈芽便是無爲造化子正蓋亦問道於清和者

張師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幼清癯不喜葷茹八歲父母送入長春宮禮眞常李眞人爲師眞常本儒者喜文學而師敏悟善誦習眞常愛之命從王粹學方丈萃玄堂側有小樓積書萬卷以鑰付之恣所窺覽甲寅以師提點教門事後兩年眞常將化衆以後事爲請眞常曰志敬在諸君何慮焉哭臨畢衆環師而拜內外翕然中統三年特賜號光先體道誠明眞人至元二年聖旨就長春宮建醮及行事羣鶴翔舞累日上嘉之賜金冠法服命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石七年冬羽化年五十一初全眞之教以識心見性爲宗損己利物爲行不貲參學三傳至眞常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爲障蔽及師掌教大暢玄旨學者皆知講論經典而旁義環爲眞實了陝西陝西等處宣慰使都元帥賈鉉大門云元王磐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眞人道行碑○此碑在大興北土城故世祖幷發其先王磐字文炳賢平永年人金至記載有濟利投龍簡靈應記中統五年四月立云碑述誠明眞人設醮投簡眞靈應之事王磐未詳

酥醪洞主曰世祖之加封五祖七眞在至元六年詔書稱令掌教張志敬收執蓋由其奏請也考續文獻通考云元憲宗八年詔釋道辨析道者樊志應等削髮爲僧歸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餘區詳後辨證當是時長春之學幾熄而值其厄者志敬也志敬謂重陽傳自純陽海蟾請加褒異其亦不得已之所爲歟雖然誣其祖矣此賢知之過也

淵靜通虛大師樊志應字順甫號重玄子出平陽汾西宦族自童丱受業於眞常李公玄覽之暇兼習詩章篆隸眞常嗣教委掌出納會計當而無私眞常稱賞之會立觀和林選充道錄師慨然命駕無難色至則潔己應物安演宗風王公貴人爲之尊禮中宮賜金冠錦服俾降御香於燕都庚戌眞常洎十八大師光膺寶冠雲帔四方名德亦獲紫衣號之寵改觀爲宮師周旋之力居多繼奉旭烈賢藩教旨提點彰德路道教事誠明張眞人嗣教念其耆識特加碩睞晚節退休與時消息至元二十二年易張侯故第

爲幽棲所榜曰眞常觀示不忘本也與師往來者皆一時名士若李敬齋趙虎巖王慎獨姚雪齋王鶚薛公翼國王公愛其風度才識締方外交元貞元年正月五日晨興召門弟子齊道亨劉道安付以後事怕然而逝年七十七葬五華山側望道亨純直有守祔承遺緒掌教立逸張眞人命署宗門提點加沖玄師號元王惲眞常觀記○此記見秋澗集文內所稱旭烈賢藩元史作旭烈兀拖雷子李敬齋名治元史類編治所著名敬齋集趙虎巖名著雙溪醉隱集前有虎巖趙著序元史耶律楚材傳召名儒趙著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卽其人王惲獨名鷺律玟都元帥雲卿有翰林承旨懷獨王公之作考諸永仙源錄棲雲王尊師道行碑係王鶚撰姚雪齋名樞號雪齋王鶚菴名磐元史類編磐題所居曰鶚菴少傅竇公當卽竇默元史世祖命太子眞金從默學王文統請以爲太子太傅辭卒後累贈太師世祖時竇往得腦人疑先贈少傅後加贈太師故云累也冀國王公名善元

史善卒封冀國公諸人皆世祖時名臣除趙著外元史并有傳

酥醪洞主曰志應在憲宗時蓋與釋家辨化胡經被劾髮爲僧者王惲此記不載蓋諱之也然老氏之學知其榮守其辱志應與時消息何害於修道且當時賢士大夫并不謂爲辱而樂從之遊其高行亦世所罕及惲記末稱竊有所感乃爲之說曰二氣氤氳五行儲精長材秀民無世無之第學以致其道行以效其用功成名遂者幾何人斯當金季俶擾綱常文物蕩無孑遺其時設敎者獨全眞家士之慕高遠欲脫世網者舍是將安往乎嘗究其說不過絕利欲而簡勞苦推有餘而貴不爭要歸淸淨無爲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紀綜覈玄務公

材吏用謖然見於脫穎游刃之外其妙固翩翩而獨征託遺響於高風者矣然推本原自信其良知良能耿耿有不可撓焉者不謂之長材秀民可乎向使率性以明當然之理務學以廣通變之方列周行握事樞以投功名之會樹立曠絕恐不如是而止也撫卷懷人爲一慨惜惲之說蓋爲志應不平而惜其學未能通變者其亦未究乎老氏之旨歟

申公志貞字正之號洞元子澤州高平人幼讀書中經童舉辭後流寓太原易衣入道從超然子王君遊至燕禮眞常李眞人爲師眞常授今名號贈以詩曰一志守其貞出塵功可畢時張本王粹棲止長春宮公就與講論戊申以

一也後終於鄉里與此文異疑誤張好古未詳備源錄有後序題門人建安張好古撰亦道流也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殁於眞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爲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下若逢姦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輓耕錄○元好問遺山集有空山何處無僊物知見蓬萊有底香空谷自能生地籟浮雲爭得翳天光只愁八月風濤壯夢繞江聲憾客牀註云何臨安人又王惲秋澗集有題何錬師巨川虛白卷詩西風吹下鏡湖船來作虛白避世僊來藥遠辭滄海上結茅歸老白雲邊鑾光塵物元無物素質能言本不言莫遣碧桃溪畔水暗香流出洞中天又姬北郭贈巨川從眞人赴闕詩云龍堆沙漠幾千里南海北游經幾年又有

送何巨川之祖庭詩所云從眞人赴闕當卽侍眞常李宗師同赴乾壇輩其往祖庭亦當侍眞常行巨川蓋謁眞常爲師者又郝經陵川集虛白菴詩有神存一室固心死萬化了下視人間世汗濁驚擾擾語經與巨川蓋深契者其副團信使亦當經請之同行也

劉清淵易州人天資穎悟巨目廣頤父奇之抱送玄都觀醴沖和大師少思寡欲常樂清靜賜號通眞葆德大師年八旬神采不衰日光炯然人以爲地行仙保定府志○徒單公履沖和眞人潘公碑云門人三百提點淵靜大師劉若水於師誦經處築臺若水疑卽清淵

吉志通陝西郃陽人幼穎悟師喬潛道及潘清容博學多聞後居武當卽十年不食火食但餌黃精蒼朮精神清徹行步如飛一日戒徒珍重修道言訖曲肱而逝時中統甲子歲也續文獻通考○王與重修太清觀記大定十七年李淸虛紹茅居郃水之陽趙氏圖後圖

卷而觀天與之亂揚然矣復之者熙眞先生吉志——通鑑陽子張志淵也志淵著號熙眞潛溪容未詳

李師志遠號無欲子秦原月山人慷慨特達嘗肆意酒間年三十七棄妻子與從父偕受業楊碧虛之門蓬首弊衣行丐於市時以酒李先生呼之庚午秦境旱饑師以善言誘富人趙三郎發粟以給貧病至秋斂乃罷戊子碧虛嗣教於師而遊壬辰東至衛州時河改爲南道胙縣入於衛貞祐南遷建帥府宿重兵繫舟師陋爲京師北門是歲金人徹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饑人相食出逃死求餔者如師後創觀於汴陽之石門請額於朝賜名玉清居無幾何師忽無疾而逝顏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洞眞屬門弟子龕其像而事焉金李邦獻汴陽玉清觀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李邦獻末詩末題正大乙酉蓋作於金哀宗時

高君道寬字裕之號圓明子應之懷仁人先世夙燒於財幼業讀書通大義長爲吏長安丁內外艱始棄室爲黃冠師初學於蓬萊菴安全眞丹陽觀李沖虛後禮于洞眞遊其門最久戊戌從洞眞演教白霤庚子又從入關興復祖庭洞眞授今號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遇仙宮事且語之曰人徒知枯坐息思爲進德之功殊不知上達之士圓通定慧體用雙修卽動而靜雖櫻而寂汝後必負教門重任事雖殷無憚是皆庸玉汝於成也君跪進曰請事斯語壬子李眞常擢爲京兆道錄中統辛酉張誠明薦之朝制以爲提點陝西興元等路道教至元辛未王純眞贈號知常抱德圓明尊師丙子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錫黃金

雲羅冠服一并令掌管西蜀道教賜號洞觀普濟圓明眞人君典領教門踰二十年事來卽應皆曲中其理每夜分澄神靜坐達旦不寐習以爲常丁丑春正月忽得微疾侍者勸進藥君曰死生日夜然順化春秋八十三自太祖聘邱長春爲宗師長春日奄然順化春秋八十三自太祖聘邱長春爲宗師長春返眞不虛其位尹清和李眞常張誠明王滄和與今張玄逸翩焉而逝居之如邱在語其師之居不敢斥必曰堂下然堂下治京師而祖師之藏與夫成道之廬在終南之劉蔣堂下視之猶根本然凡四方走幣堂下必割畀之以爲興化弘教之須惟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責者亦必擢置祖庭而君從洞眞入關職祖庭道教者獨再紀其

錄自序言道家之學祖述黃老憲章莊列者也後之學者去聖逾遠所謂微妙玄通大本大宗閱行傳大之理枝分派別莫得其傳蓋已數千餘歲於今矣道不終否待時而行我重陽祖師挺天人之姿奮乎百世之下盡斷諸緣同塵萬有故得符心至道使眞風遐布於世間闢以來道教宏闡未有若斯之盛者其書成於至元戊子時年七十矣元貞元年賜號玄明文靜天樂眞人樓觀說經臺碑甘水仙源錄元史宗室世系表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至元九年封出鎮長安文穆王忙哥剌子安西王阿剌忒納失里至元十三年時蓋鎮長安也

天樂道人李道謙字公和汴梁人弱冠事于洞眞眞人寓跡終南劉蔣之祖庭至元十四年皇子安西王命提點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領重陽萬壽宮事道謙嘗撰樓觀說經臺記纔纔數千言謂孔子師老子碑以猶龍又竊比老彭孟子亦不非蒙莊又謂武帝信方士淮南好黃白隋唐行符籙至丹藥奇技悉付道家爲亂老子嘗念重陽開化以來其出自全眞門下者名師碩德多見於當世鴻儒所作之文固鈔錄碑記傳贊九十餘篇爲甘水仙源

沂脊數論語嘗稱比老彭包咸以老彭爲殷賢大夫鄭康成王肅嗣則以老爲老聃彭爲彭祖陸德明莊子音義又引一說謂彭祖即老子竊比老彭是以老爲老聃矣據此則道謙不特師于洞眞且深研經籍者其言重陽直接老莊之傳不云出自鍾呂蓋亦以張誠明奏請爲非也明趙嗣石墨鐫華云道謙書模倣平原亦頗道像孫公德彧字用章眉山人書樓孫武諸孫幼穎慧甫能言母程教以孔孟一過成誦六歲造終南祖庭穆眞人座下十一歲著道士服事天樂李眞人李器過之授易老奧義紫陽楊公素慎許可兒公大嗟賞初爲京兆路講經師寓和王公界號口開眷至元甲戌安西王命充道錄洞明祁公玄逸張公嗣掌教事皆親禮用之壬辰提舉大重陽萬壽宮大德己亥成宗加尊號書命分教秦蜀間癸卯春帝夢遊于金闕之庭躡者曰是爲岐郊之終南翼日出嘗所御服驛道重陽宮道久不雨公儼恪祝釐事竣甘澤周霈已承命之華山投簡龍湫西還道渭南水暴溢壞廬舍旌倪遮道祈哀公前立奔衛獸禱人人爲公危而公神色自若有頃水遂止秦人至今德之壽拜諸路道教都提點公入覲留三載武宗卽位已酉賜號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眞人領陝西道教事延祐改元仁宗召赴長春宮掌全眞教進神仙演道大宗師二年乙卯夏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公曰明日雨微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卽尚爲章曰丞相丞相病在卧內敢章入署名付還眞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盍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公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三日冬十二月星芒見公肅將裴祀竣事而星退舍戊午夏復禱雨於京師應不踰期帝喜召見公曰迎送之顧謂侍臣曰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以璽識之先是公居終南爲李氏修葺五色雲覆其壇二日士大夫競爲詩文以裒徵祥凡若此者不可盡書蓋公端靜寡一自然感應非有神怪譎幻也公嘗念道有統紀請推恩增封于洞眞爲眞君高圀明李天樂及穆王二師爲眞人終南祖庭自公居之始大修飾甘河祖師遇仙處也公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庚申得請於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八月朔夢賦浪淘沙曲飄飄有遺世之意越五日大雨盟浴作頌翛然委蛻壽七十九公早契兒素抱樸少私寡慾之言每暇喜作字爲詩文有希聲集傳於世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道直景若沖懿之仙游圀元鄧文原撰眞人墓誌銘參訂世延載藏御服碑○鄧趙二碑在陝西鎞匣并道行碑廣集孫圀學古錄登碑後題元始三年九月閼逢涒灘二字匪石鄠州人天歷元年卒蓋二公撰書也碑陽巾金石記云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至治二年卒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松雪至治二年卒潛研堂金石文勒之石也明王世貞法書苑云孫德彧書得魯公遺意考諸家金石目德彧書如拔雲眞人閬澗勝人馬宗師道行碑白雲眞人墓公本行碑道宮記無爲眞人馬宗師道行碑白雲眞人墓公本行碑等皆在陝西今尚存趙鵬飛古游記云戊午夏游南時成道宮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正化左右衽此賜孫德彧者碑載甚明傳者以據此是成宗所置御服明代猶有惟趙以爲賜德彧以碑文考之蓋誤也

酥醪洞主曰全眞掌教白邱長春後肩嗣相承終元之

世不慶元史所紀惟祈志誠有傳而嗣教不詳尹志平苗道一稱爲嗣教而無事實考姚燧長春宮碑志平而後掌教者爲李志常張志敬王志坦祈志誠張志僊志僊掌教在元貞初封輔元履道玄逸眞人碑又云志僊言臣之曾祖師長春子則長春子傳弟子也其事實無考不知化於何年繼志僊者當爲孫德彧據鄧文原撰碑其掌教在仁宗延祐元年英宗至治元年羽化德彧而後繼之者當爲孫履道虞集河圖仙壇碑云泰定元年長春掌教眞人閻以洋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又黃籙醮度大醮功德碑云泰定二年卽長春宮大陳科法時則有若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眞人臣孫履道以老

成敎厚之資深符眞契履道事實亦無考不知化於何年履道而後繼之者當爲苗道一嶺文獻通考云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鑄黃金神仙符命印賜掌全眞教苗道一又李志魯狻明道宮碑云順帝元統元年特進神仙掌教凝和大眞人苗宗師召太清提點趙道眞來京元史類編祈志誠傳末云後其徒苗道一嗣全眞教道一蓋志誠弟子其事實亦無考不知化於何年疑終元之世矣○虞集道園學古錄有瑞鶴贊云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修羅天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內廷請署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感于會城將至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唳長鳴去人尋丈若翬眞之並駕從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日瞻覩驚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朝舊人老成端洛道行嚴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玄徼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日兩宮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老臣奉詔禱祈焰褊愚分而已至於明應則上帝之所以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文傳旨國史臣虞集書以識之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寶命誠明張眞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諸贊詠臣竊思之至元甲子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徵之感同符世祖不亦盛乎此苗道一祈禱瑞應之事其道行爲時所重亦足見一斑也

姬師志眞號知常子初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本長安雍氏有唐故孝義雍敬郎其祖也後避金世宗諱易今姓師始生母夢仙人授一玉石吞之年十三能賦詩弱冠通天文地理陰陽律歷之學辛巳天兵下河東澤潞居民半爲俘虜師子然一身流徙冀州之南宮甲午遇棲雲王

真人執弟子禮賜今名號自是從遊盤山大蒙即可壬子掌教李真常置玄學於長春宮師與其講及棲雲登真以師嗣主教事師註有道德總章周易直解以教後學至元丁卯賜文醇德懿知常真人號詔中有德行貞良文學優贍易垂直解道人總章語明年二月示微病而逝春秋七十六所著詩文曰雲山集元李道謙知常編真人事蹟○雲山集載道藏翰墨前有長安裴憲子法序云先生幼讀書習儒業業成涉大變因歸玄教借使當年值昇平擅素業其兼善天下爲何如哉惟其時與事乖於是退而作獨善之計亦舒卷之勢然也志真盡金源遺逸有託而逃者

徐志根號滄陽子禮王棲雲爲師董德輝迎致棲雲於河朔請主汴之上清宮及中太一宮棲雲求得重陽爲道所廬作新朝元宮志根住宮內值釋道紛爭摧挫之際寂然以筆榎師正色晝地作無語二字重帥悚愧謝以白金將築室奉之會得閒走京兆復遇其師曰汝志已完忍辱易忍龍難其居京師以觀子之有成於是歸於京師旋有數

湛然守之以謙沖鎮靜卒能上取聖知至元二十三年賜號崇玄誠德滄陽眞人當金亡時諸將撤汴宮資材爲棲棲雲摭其所葺建天寶壇及通明閣姬知常李通和繼主朝元宮以率於他營勢有不至餘六十年參知政事朱公清行省於汴謂志根而太息出萬五千緡爲葺其役世謂非志根之德足以動人不可得其所捐若是之多云志根剛毅木訥精進不輟繼通和主朝元宮其後繼之者孫履道王德衡履道嗣掌全眞教賜號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眞人德衡號天均賜號文德通玄虛逸眞人元徐琰郝宗師道行碑參姬燧天寶壇記○姬記見牧庵文集據姬許二記李通和係賜號虛玄隱物通和眞人張先生志信號逍遙子彰川人賦性剛決芥視塵累丁貞

夷然而瞑山西通志

霍師志眞字明道號寂然子安陽人父澤夢一麻衣道士云自天壇來求託宿許焉寤而誕師弱冠辭親學道父憶夙徵亢其請乃詣相之天慶宮禮重玄子李公爲門人全眞家禁睡眠謂之消陰魔服勤苦名曰打塵勞以折其强梗驕吝之氣師從事於此三十年略無懈色重玄諗爲受道器命主治玄門事及卜築蘇門委之錯敦教基師闢農畝創水碓廣資生理有辦訟者率用理遣一方疑重至二十年之久相之吏民請主天慶宮既至受提點彰德路道教事凡十有三祀年八十一沐浴易衣冠無疾而逝元王惲寂然子霍君道行碑銘

○此銘見秋澗集

雲臺眞隱褚君志通字伯達幼業儒長而遭時艱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眞常栖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琅邪之七峯應之嶽神無常居焉後由眞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眞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雲臺華嶽也上方又天下之絕險非恃鐵絙不得緣墜上下將至其巔下臨壑谷深數里盲煙幕騖其中非袖完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室適奧嬉然不爲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爲御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始服氣減食爲胎息遠則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尸見步履語言不衰他時同下山止勿復往君難逆其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谷南直中方入行二里許深林怪石泉瀡瀡鳴其下壅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勸宜留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威所安先不同强而留之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約非春糧采薪不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過忠也其出山還雲臺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簋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酌也人家得名酒爭攜餉之至則沈罌泉中時依石獨坐日入則入室而休或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戛戛君則曰獸也引石投之明旦視樊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起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又有他土樵人獵夫至山責之具炊

寢則假榻甚者訪嗤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忽言其外若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人知耶不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其後君名聞天聽俾禱有應不爲珍賜號佑德眞人提點嶽祠讌靈宮年八十得益深閒益彰聖皇思見益急至元己卯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爲疆侮禦今老矣先狗馬填溝壑晨夕至蒙昌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返元姚燧太華眞隱褚君傳○此傳見牧菴文集

苑至果號悟眞子滿城賢臺村人生而質朴不混流俗結

菴於葛洪山禮江月蔡師密授玄微之旨采薇而食勵木
而衣至元十三年年九十矣一日浴更新衣謂衆曰酉刻
吾必去遂作頌曰來時空手去一脚踏虛空
却返蓬萊路及酉初刻拈筆書一詩曰九十年來瘦鶴姿
紅鉛黑汞煉多時塵凡懵懂誰人識飛上青空任所之端
坐而逝保定
府志
圓明大師甯君志平號安閑子泰安州人幼而樂善年未
冠願修眞閭徂徠葛家坊稚川仙迹有賜紫希夷大師古
陽子丁公超然苦志道價非常君往拜之丁昔游東楚禮
眞常子慈惠眞人范尊師洞傳奥秘范即長春法嗣也君
施鍼藥病告者痊一方化之一日丁公語君曰凡人爲道

道不遠人可於偕岳之南滕村置觀將永勝因君承法旨
遂起靈陽觀後復於奉符西南之第四鄉建通道宮至元
十七年宮成元覲道明遇道宮碑參李秘通道觀記○此
碑及記見泰山志范眞常當即狠范前作常
眞蓋譌當
以碑爲正
劉志平字希眞號麻衣師長春高弟清虛韓志谷誅茅於
大都路之東郊刻心坐忘者十年盤山王棲雲歎其精修
枉道造謁年八十四怡然而逝弟子劉志寶許之長葛人
自童丱入道服勤不懈三紀猶一日志承令主鄧州玉晨
菴後叛爲觀掌教祈洞明榜之曰隆禧元王揮大都路鄧
州隆禧觀碑○此
碑見秋
澗集
姜善信河東趙城人資秉恬默年十九師事蓮峯眞人靳

玄微之旨采薇而食勵木
日浴更新衣謂衆曰酉刻
空手去一脚踏虛空
詩曰九十年來瘦鶴姿
任所之端
誰人識飛上青空任
泰安州人幼而樂善年未
閑子泰安州人幼而樂善年未
冠願修眞閭徂徠葛家坊稚川仙迹有賜紫希夷大師古
陽子丁公超然苦志道價非常君往拜之丁昔游東楚禮
眞常子慈惠眞人范尊師洞傳奥秘范即長春法嗣也君
施鍼藥病告者痊一方化之一日丁公語君曰凡人爲道
眞常道元隱居華山王刀洞後承師命修習龍門山訪王
刀故迹煉情見性神於幻化知來如響屬陝右兵亂士大
夫避地者皆依之嘗營建大禹廟平陽堯廟鼓堆孚聖廟
神宇百餘所一時化身皆能徧歷名勝京師世祖南下駐
所禪益賜號靜應眞人會龍門禹祀圮兵而毀善信募建
之陞辭日勅賜曰建極宮命大司農姚樞書額以示歸榮
復給田四十餘頃命五弟子俱爲建極宮提點遠近亦稱
天師年七十八羽化其夜有青虹貫斗後葬龍門山左麓
河津縣志參陝西通志○華山古碑考云王刀三洞在嶽
之東仙人王遙字伯遠鄱陽人有妻無子治病無不愈有
什錢令弟子錢哥以九節竹杖擔之十餘年未嘗見開至
此巖洞中見刀自然卽開竹篋取五舌竹簀三枚三人共
歌之及遙靡去刀自然云卿當早來不可久住塵寰再期
至此洞後王刀錢哥俱登化又云鄭隱字明處常居王刀
三洞祠符中眞宗賜號貞晦先生河津縣志云王刀洞在
龍門山巖除仙人王刀隱居龍門得道據此則王刀當宋
初仙人或居華山或隱龍門善信自華山往龍門訪之以
此元王揮玉堂嘉話載中統元年冬十月召靜應姜眞人
詔章有靜以知來智能藏往語又秋澗集有祭靜應姜眞
人文云至元十一年甲戌二月十二日則姜當化於是年
春初
酥醪洞主曰世稱龍門臨濟半天下謂釋之臨濟宗道
之龍門派也龍門之名不知所自始　國朝劉獻廷廣
陽雜記云孫宗武言今世全眞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
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刀山也王刀山在華陰太華
之東奇峭次於華嶽開山之祖乃王刀二師故以人名
山邱長春自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

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眞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
貞明今龍門派眞作圓蓋雍正間避 廟諱改今考王刀係宋初仙人華山龍門俱有王刀洞孫宗武之言聞之白雲觀王清正清正聞之華山馬眞一 自當有據長春曾主華山席靳貞常當即長春弟子所以稱龍門者貞常弟子姜善信承世祖寵遇建龍門建極宮其後徒衆日盛叛此法派故云龍門也世或謂長春曾居隴州之龍門故號龍門恐非

以上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

附

馬靈眞名了道師事雷洪陽洪陽馬丹陽弟子也人以其同姓稱小丹陽云了道既傳丹陽術遊至雪山見其洞谷幽奇遂結廬洞旁服氣導引形解仙去其徒乃於其廬掘雲峯萬壽宮號丹陽洞同時羽人有王志謹者號清明子有張志廣者號清虛子有楊志清者賜號希邱眞人有張志諍者賜號淵靜大師有張志玉者賜號通眞大師皆勝人也或師洪陽或師靈眞多棲北洞之左右 兗州府志

然師逸期字守約號洗煙子京兆涇陽人生時骨相異常及長神壯于顏髯過于腹父母欲妻之誓弗許初禮清陽子眞子陳先生後師丹陽法嗣了眞子趙公了眞謂長安太白延祥觀乃玄元道祖示現之所丹陽師已建全眞堂於側此他日大福田也師聞言即日西邁過醴泉邑人留居環

自不吞鉤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全紫拜而受之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盍爲我發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踏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年六十二越明年門人改葬於了眞師塋次焚香啟柩面如生元王利用然先生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金史哀宗紀天興二年四月鄧州節度使移剌瑗叛入宋文內所稱曳剌金紫當即其人元遠旅述律復舊氏序金人改耶律爲曳剌述律爲石抹曳剌謂馬前之卒石抹謂蛾獲也又經世大典序錄云追呼保任逮捕者曰曳剌據此則曳剌非美名疑後改移剌也歸潛志移剌楫密格合字廷玉契丹世襲猛安也天興東狩知國亡卒鄧州宣民請宋紳欲宋以兵馬轄處之居襄陽未幾病死此移剌楫合

當即移剌瑛

李師志源邠州三水縣人自幼有沖舉志年未三十兩親

俱喪遂入道師本州玉峯觀全陽周君與同志結茅醴泉歷二十八載全陽召還邠賜號圓明子俾主玉峯謂衆曰圓明於道實有得吾歸全後汝輩當尸祝之戊子全陽返真衆舉師處師位天興初奉地受兵師率衆出關甲午關輔略定師念南時村活死人墓宜葺居以彰仙跡遣門人王志瑞等西歸耕占丙申師入燕謁處順堂溝和眞人曰吾祀香祖庭見公遣人翔制南時吾就名重陽成道觀矣公不親臨恐莫能辦戊戌師率衆西還大行起造遂與宗聖上清遷仙相甲乙丙午八月無疾而化年七十一庚戌掌教眞常眞人奉朝旨追贈淵虛圓明眞人元李道謙李綵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

毛師養素字壽之號純素子平水毛麾牧達之嫡孫父德以門資入仕師幼喪母事父以孝聞貞祐初一羽客見過師奉之謹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秘語師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父既即世棄家往禮太華惠照眞人田無礙即丹陽法嗣也制行清苦幾二十年門人常志久請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至堅乞還歸師曰道門去就有時爾無戀我子號泣而返後天興河南之變大朝王師復姑汾官府道俗敦請住持玄都觀境大蝗師齋戒致禱蝗悉飛去乙未同常志久興葺洛陽朝元棲霞二觀及華陰清華觀已亥關洛饑師發餘粟施囷餧活者甚衆辛丑壽和眞人起爲棲霞促點甲辰皇后懿旨賜沖

虛大師號及眞常眞人掌教奉朝命賜號顧眞沖虛眞人一日炷香危坐即示歸寂之語踰晨理巾幘畢依墻立化是日朝霞亙天人有見師翔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楊君用登封韓仲温因宿於宮嘆以爲異實已未七月四日也壽八十二關洛諸公撰爲賦詠曰汎霞圖卷翰林待制孟攀鱗京兆教授李庭叙之甚詳元李冏維毛尊師鏡化銘○此銘見甘水仙源錄元王惲玉堂嘉話洛陽竹齋先生李德之名冏維毛麾嫡孫中朔集毛麾字牧達平陽人大行特賜進士出身授校書郎人教宮掖歷常博士終於同知沁州軍州事有平水集

道於無塵子衛君衛傳道於元元宋君宋丹陽法嗣也晚貞祐南遷挈家襄陵十餘載二親相繼逝南遊至蒙山受乙亥朝廷遣使徵召授提舉諸路道教留長春宮每事諮訪焉元陳楚望把君道行錄○此錄見甘水仙源錄陳楚望未詳衛題翰林侍讀學士兼國子監祭酒亦元初侍從之臣也

寓青社太虛宮與同門王高士靚觀於府城東南掌教李眞常名曰通玄仍付以金蘭張誠明綱教授益都路道錄王君道清字正之河中臨晉人賜號希眞純素大師始李沖虛居汴丹陽庵後以奉金主元辰京官朝朔望祝釐易爲觀君年十七從沖虛學者十九年師卒遷藏其鄉德興龍陽觀塋居三年還汴再居丹陽觀汴人敬之如其師至元十三年年八十五無疾而終初汴受兵有富人逃亂藏金二穴後數年探得一穴恐禍不暇及其餘約君取之而

歸其半指藏所去去而其主死竟君死未嘗語人無有知其處者元姚燧希眞先生祠碑○此碑見牧菴文集
李神虛所居名丹陽庵當作馬丹陽弟子
係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雄州容城人居維陽四世矣始祖堅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鷹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爲蜚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

去依歐轡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世味蓋漠然矣又明年遂爲黃冠師正大庚寅十月九日歿於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一因卽其地葬之金元好問孫伯英墓銘○此銘見遺山文集據所作歸葬子墓銘伯英禮于道府尹溫迪罕福興所誣原亦被訊掠此文關興作復興疑板刊之誤

陳髓洞主曰遺山作此銘中有云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窴山海以高蹤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鞚或妄從博徒賣漿或癯瘁若不勝衣然卽無不應杜仁傑徐世隆俱與之遊仁傑稱志純其學老莊其志軒岐世隆稱志純形雖羸於道衆者遊其書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余讀而

則肥性雖介於物則齊具儒墨之體用見天地之端倪嘗
三見元主年九十六歲臨化作遺世頌曰脫下娘生布袋
此際樂然輕快百尺竿頭進步蓬元洞府去來前世宿德
醫僧今作道門小才時以爲得眞訣飛昇也元杜仁傑泰
先塋記參佽史泰山志○杜記見甘水仙源錄元史嚴實
字武叔長清人卒謚武惠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癸
巳北渡嚴實招致東平慕府實子忠濟以爲東平行臺經
歷至元十四年復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泰山志金石載
有徐世隆詩刻二則一紀夢詩我夢天倪子同登日觀峯
骨癯清似鶴步健老猶龍方外無官府堂中有佛宗他閒
眞福地茯苓會相從一復齋送天倪子還泰山詩九十行
年髮未華道人風骨飽煙霞洞天福地三千里神府仙關
第一家斗藤藥靈對美醞兒皇蓋淨啜芳芽隱居自愛閑
宏景莫作山中宰相誇復齋世隆號也寰宇訪碑錄張志
純遺世陽石刻正書延祐
四年三月在山東泰安

以上馬丹陽劉長生再傳以下弟子

張志祥稷山人嫁形若性祝衣露膝行丐汾晉間眥不沾
席者二十餘年一鉢之外無所奉城北抛建洞神宮賜號
洎德大師至元十四年羽化　大清一統志○按此不言
諸眞再傳弟子　何教然功行與諸眞同當屬

賈志希號延眞鈞州人李志端號永眞嵐州人並服膺道
術慕長春清和之風掃除狂妄歲壬辰二人遇於高唐目
擊神會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或裹飯相餉或力作自娛
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之全眞曰汝
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
事全眞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僕曰
國初已有至元全眞曰汝第識之僕南還至關河聞改至
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
府史夫全眞之言如燭照數計特不如果何術也豈非至

以上長春及諸眞再傳以下弟子傳授未明者

酥醪洞主曰李道謙鈔集碑銘爲甘水仙源錄紀長春及諸眞法裔傳授最明其書成於世祖至元戊子後無廣續者金石萃編詳錄碑文訖於宋金寰宇訪碑錄等書雖及元代祇載其目然其爲全眞闡法者略可考見元時江南爲正一掌教河北爲全眞掌教金石目中所載北方諸師眞道行蓋全眞法裔也茲摘錄於後異時搜得拓本當續輯之以爲補遺

清貧寂照順化眞人王君道行記 郭時中撰正書上刻眞人昇仙圖憲宗元年八月在陝西 酒泉

龍陽觀玉眞清妙眞人本行記 李晉撰李暐正書中統二年清明日在陝西

石門坊張志賢塋山修行記 林和之撰李晉材正書至元九年十二月在山東臨朐

五峯山洞眞觀崙眞子田先輩墓碣 眞正先生記天倪道人莫悉正書至元十一年十二月在山東長清

希玄眞人張君紀行碑 俞應卿撰王志靈正書至元十一年七月在陝西高陵

北嶽葛洪山清虛宮知微子劉公寓形誌 河中心庵撰陳志玄正書至元十二年在直隸唐縣

寇志靜功行碑 唐堃撰正書至元十七年二月在陝西涇陽

衛志隱道行碑 李謙撰寇玄德正書至元二十年十月在河南濟源

女靖達觀大師劉志厚墓誌 文道廣撰張志履正書至元二十五年在直隸房山

觀材李眞人門下記 正書無年月在陝西鄠縣

通明眞人道行碑 汪志淵撰馬道逸正書大德二年在河南鹿邑

希夷子閻志夷墓表 正書大德五年七月在山東鄒縣紀王祠

郭仙姑眞行碑一 虛叟撰正書至大元年五月在陝西

七里店修眞宮提點王志道道行碑 思濟撰李克通正書延祐元年二月在山東淄川

松巖純眞子墓碣 李世傑撰蔡佑正書延祐三年三月在山東長清五峯山

崇德眞人之記 鄧志明撰趙子昂正書至治壬戌十一月在山東

眞樸妙德大師瞿道清墓表 正書至正二年十月在山東鄒縣嶧山

提點猴公功行記 高執中撰正書至正八年二月在直隸易州龍興觀

洞陽顯道忠貞眞人井公道行碑 何約撰眞聖奴正書至正十七年四月在直隸易州北三十里紛玉泉觀提點宋公道行碑 高執中撰并正書至正十七年村

賜紫服錦禪沖和承福大師田清志墓表 正書無年月在宮

元大師祁公碑 正書無年月在山東歷城

栖玄眞人門衆碑 正書無年月在河南孟縣

清眞抱璞大師杜公碑 正書無年月碑陰有衆谷等題名在河南鄭縣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卽長春後全眞法嗣紀略

酥醪洞主曰今世全眞教大抵長春法嗣爲多所謂龍門派也然詢之道教中人云嗣馬丹陽者爲遇山派嗣教以齋醮符籙爲宗非若全眞之練心繕性期於證道也全眞雖微而山林隱逸之士或借以脫桎梏而治其身其徒所立宗派亦至今不絕於天下然立派雖殊所學則一茲篇所錄既不能得其師傳故但統之曰全眞教卽龍門爲長春的裔亦不復分析於其間惟是其教既屈知之者希元末明初尙得大凡至我 朝而士大夫無復紀述不能詳矣

魯大肯號洞雲子隨州應山人家世宦族初入武當山學道草衣菲食四十餘年天兵破襄漢大肯去渡河訪道全眞西絕汧隴北逾陰山至元十二年歸與汪貞常等修復五龍紫霄壇宇以道著遠近點墨片紙可療異疾救災捍患預知禍福時人神之度徒衆百餘人後獨結茅南巖或請作宮庭曰非爾所及也其人將至矣二十一年九月張守清自陝西來年三十一願爲弟子大肯欣然曰吾遲子久矣卽授以道要踰年春正月大肯遂化化之日面若童顏時以爲證道得仙云元程鉅夫大天一眞慶萬壽宮碑參武當山志傳○武宮在均州立武降神之地宋時旋封玄岳元陷襄陽末陷時大肯當先開全眞之學於志通其後西絕汧隴北踰陰山則長春弟子演教之地也武當傳全眞教蓋在襄陽在世祖至元十年續文獻通考稱喬潛道弟子吉志通居武當蓋在自大肯始元史程鉅夫名文海以字行家建昌宮至平章政事卒謚文憲

汪貞常名思眞號寂然子家世徽人宋丞相汪伯彥之後正一不能授官故明中葉後南方之全眞亦微遠我

生於安慶嗣全眞教法入武當山至元乙亥領徒衆六人開復五龍荆榛塞途黑虎爲之引導興建殿宇四方禮之度徒衆百餘人任本宮提點吉凶預知後無疾而蛻俗民多夢其步紫雲而北去武當山志

張道貴名雲巖號雷翁長沙人至元間入武當禮汪眞常爲師又同葉雲萊劉洞陽謁雷因黃眞人得先天之道歸五龍宮潛行利濟門下嗣法者二百餘人得其奥旨惟張洞因焉終於自然庵武當山志○武當山志又云葉雲萊名希眞建庵人唐天師葉法善之後

喬劉洞陽名道明荆門人二人同師雷因黃眞人得清微法居五龍觀又元揭傒斯撰雷翁眞人碑云山多神宮其大者有三曰玉龍曰紫霄曰萬壽宮碑云山孫初總攝江淮荆襄道教奏以其山葉希眞朝覲天子大信其道至元二十三年詔改其觀爲五龍靈應萬壽宮以希眞主之考道藏目錄有清微神烈秘法二卷清微元降大法

二卷皆言咽氣符錄及五雷等法又清微仙譜一卷元陳采撰采建安道士是書自序道教始於元始一再傳至老君分爲四派曰眞元曰太華曰關令曰正一十傳至清微侍元昭凝元君復合於一元君零陵女子也蹤是八傳至混隱眞人南公南公傳雷因黃先生黃傳之於采因著是譜其所序四派傳授亦不甚明了大概今所云全眞者乃關令派張道陵者乃正一派也考道藏目錄言清微道宗以元始上帝爲祖初派玉晨大道君次派靈寶天尊列派元元老君嗣派正一淵源以天師爲法籙傳教之祖是清微道宗專爲正一教而立采云老君分爲四派十傳至元君而復合者蓋采學於黃雷因疑雷因混通正一之術然出自全眞派不淵源於張道陵故采爲是言提要謂其所序傳授不甚明了以此漢天師世家所當謂眞元太華關令三派也然提要謂全眞乃關令派考他書俱無此文疑因全眞教起自關中而誤

張守清名洞因號月峽吳宜都人幼習舉子業未成棄去更爲縣曹掾年三十一歎曰河清可待人壽幾何奈何不早爲計聞魯洞雲名投禮出家洞雲傳以道要踰年仙去守清躬耕巖壑山鑿谷種粟爲食禮帥其徒蔔蒼翳驅

鳥獸通道南巖卽巖構虛靑宮歷二十餘載乃成後由張雲巖復得葉雲萊劉洞陽之道至大三年皇后閻其道行遣使命建金籙醮皇慶元年春京師不雨召守清至禱而雨踰年春不雨禱而雨又禱又雨兩宮大悅賜號體玄妙應太和眞人賜虛靑宮額曰天一眞慶萬壽宮置提點甲乙住持延祐元年奉旨乘騎奉香還山致祭管領教門公事守清閫疏果毅方嚴質茂雖大祠祭不待沐浴更衣所感必應後退隱於清微妙化巖精修上道棄形蛻去元程鵬夫天一眞慶萬壽宮碑參制州府志武當山志○元范梈有送張煉師歸武當山詩張君藏洲人來作武當客始來相來服役誅茅立萬性空中現金碧辛酉三十年夜卧不側席以之徒鬼神故亦知短壑元年踰冬舉火大燒四國野谷方焦熬六月畿甸赤朝廷亦不愛惜性與若壑僵死暨備德史歌舞無滯息

君時待詔來公卿初不識一朝傳天語問以濟旱策君云臣鄙愚造化非所測陰陽有開閉此實智者責公卿復致籌物生今孔棘已勅京兆尹取足輸粟帛此如解倒懸祀事惟所擇君聞猶固讓心實內憂陽飛章自王闕懇臘彈棺惴惴臣實才淺勘臣實學疎寒臣有一寸心願藉后皇德后皇本愛民民今旱爲厲或者罪有由皇亦重開釋而謝各有方呪禁各有式上堂讀舊文既眯爽大施設爲壇東南向門經紀法靈冊庭中玄武旗飄飄翠黍黑君臨一揮手怒髮上衝血指塵東方龍卷水東海側指塵西方龍卷水略西極北角隅中央各以方率職某日某甲子漏下五十刻我在壇上何不得忤匪晝豐降與飛廉列缺與陛歷汝將汝風馳汝遣汝雷擊汝雲馮汝滴汝雨必三尺汝不從誓言不畏上帝敕至期衆譽答動盪七日澤常時人所難君若不以力公卿奏天子是必有褒錫可以寵號名可以蓁服榻君曰天子聖卿從誠所格臣敢貪天功呪乃歸討迫暗得山中書至自青溪宅向來百男子選歸在朝夕暇時冬序半霜下木葉積明當課斬伐結構西嶽壁山扣暖報謝芝朮及採補獨猿兒如人夜夜益栝栗提防苟不豫六氣盛賊公家事既已私事容棄擲方知用世士遺世等縻梏所過如虛空焉知去留迹我持一瓢酒欲以酬造色嵗暮不見君悵望空中翩翩覩此宇翡翠蓋爲時所禍蓋當時士大夫所甚重也

無爲子姓張氏諱悌字信甫居象山有別業在鄞城扁舟往來傲兀煙浪自視如鴟夷子皮然好結賓客殽觴左右具備揖所有子人無吝色父常以門戶微罪當逮詣吏無爲子奮請以身代父藉以免奉親能備孝養而身與妻子衣麤食糲象山中大癘海間多陶隱居司馬練師遺跡無爲子早從方士習聞長生久視之說既壯出遊南粵北燕回薄萬里愛武當山神明之奧欲隱其中歸語妻子妻子固不信一日大會親舊曰吾當去此隱矣乃引刀截髮解故衣被布裰偏履著行縢佩鉢囊掉臂出門徑去行至武當山止紫霄宮飾事宮主張眞人願執弟子役眞人敬之使入山啟籠視之正身不倚長爪遶身命有司甃以甎石線以垣牆賜號明眞子相傳其爪乘風化爲金蛇似蜥蜴

薄者夜則危坐一榻旁不至席者三年忽晨起別衆而化

黃明佈字太霞潭州人早歲抗志煙霞歷諸名嶽禮武當太和張眞人嗣清微法派凡有祈禱無不感應武當山志

彭通微原名宏大號素雲河南汝陽人母夢一黃冠授大桃食之而有娠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生年十二事劉月淵爲師至正四年游武當山時太和張眞人主紫霄宮素雲服勞執役三年得眞人授煉氣棲神之旨訪終南走蜀土青城入閩登武夷凡古仙過化處歷覽殆遍東浮浙水陟天目至松江擇勝棲止明洪武十四年始至細林山結茅居之初太和眞人授記曰逢辰即棲且曰雲間有福地即此山也山舊有泉久涸一日雷擊石罅遂成一井明太祖徧求天下高人有司以聞二十七年秋八月二十一日清旦啟關沐浴更衣趺坐語徒輩曰我將返我眞又曰九天之上無不忠不孝神仙今人人倫未盡欲修僊佛蒸砂作飯豈不遠哉乃舉筆書偈曰九十韶光一度春由來幻法已非眞玉音謾說追空想金紫羞將潤色身已見聖朝新態度休疑海外舊風塵於今解脫縈纏去萬仞峯頭月一輪書畢問左右曰何時曰正中遂脩然而逝是歲十月太祖命中使鄭誠恩入山宣召以羽化聞越月復遣中使入山啟籠視之正身不倚長爪遶身命有司甃以甎石線以垣牆賜號明眞子相傳其爪乘風化爲金蛇似蜥蜴

而無足長三四寸今辰山猶有之取置器中俄失所在（松江府志○元王逢桴溪集云彭素雲中州人郭梅巖西江人並學全眞有道行贈詩云彭郭上清班相望高世閒木龕雙石壁樓隔萬雲山軒冕泥塗底詩書桎梏閒鄉園數形夢欲借羽車還此彭素雲郎通微郭梅巖末詳）

單道安均州人從南巖張眞人學精究道法執弟子禮勤慤弗怠眞人昇舉之後潛藏於疊字峯屏絕人事虔奉玄帝香火洪武初遊西華終南諸山仍居重陽萬壽宮一日以所授玄祕付與門人而去弟子李素希櫬冠履瘞於五華仙塋（武當山志）

李素希字幽巖號明始洛陽人元末棄家來遊武當洪武初住持五龍宮後退隱於自然庵舍光守默不與人接永樂三年椰梅結實遣道士易本中上貢詔命道士萬道遠袖三山金宮銀闕唉今日大地光明萬里秋天明月遣宮

齋勑賜以衣裏鈔錠四年椰梅仍實復遣道士呂正中上進賜賚如前是年請朝謝恩賜坐便殿諮以理國治身之道惟以道德奏對上說禮待甚厚賜還本山永樂十年敕遣大臣創建宮觀三十餘處經營之始訪古跡舊規皆一一陳之常以手加額願皇圖萬歲天下太平永樂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屬門徒各宜精修學道今教門大興吾去無憾矣語畢端坐瞑目壽九十三時戶部主事王和在焉翌日焚化骨齒皆青人皆傳其爲僊矣冠劍藏於黑虎潤上（武當山志○國朝宋肇筠廟偶筆椰梅木梅實相傳眞武折梅枝插椰樹而成道士每歲采而蜜煎充貢獻焉）

周自然金臺人自幼入全眞教及長遊於四方以道化俗以藥濟人洪武初來往武當五龍行宮居民以其道明藥

效咸敬慕之年將耄貌若童穉一日以所藏道書醫術付與門弟子曰吾當委順去矣翌日沐浴更衣而逝葬於桃源洞（武當山志）

李德固號古巖金臺人自幼入陝西重陽萬壽宮出家道德兩華三教經書得其要旨壯年遊武當於紫霄宮禮高士眉仁智爲師授以精微雷法明先天之理知禮用之源徒居元和觀洪武二十三年湘王來謁武當嘉其有修煉之功賜住荆州府長春觀一日謂人曰吾將返矣作頌示之曰八十餘年光陰不染不著分毫大笑呵呵歸去一輪明月天高王聞之嗟悼不已贈曰爾本無生何期云没拂袖三山金宮銀闕唉今日大地光明萬里秋天明月遣宮

葬於元和觀之東（武當山志）

酥醪洞主曰全眞之教行於北方其始至南方者武當一派也惟當世祖平宋時遣使召龍虎山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命主領江南道教終元之世江南掌教皆其後裔而張留孫吳全節復更迭爲大宗師故武當全眞一派亦不得不修正一清微之法蓋其勢然也然觀張道貴至李德固諸人考其功行尚不失全眞本旨而張守清弟子且遞傳於雨湖江浙閒蓋自是而大江以南全眞教幾徧及之矣

羅蓬頭者寓杭西北羊角埂上全眞小庵非癡非狂冬夏惟一衲衣居菴一室中無坐卧具惟晝夜蹲地上穢污殊

甚而往往能前知一張其姓者故宋王表司宋亡依道館
嘗舒手向羅問吉凶羅書狗災二字張問應在幾時書百
日內張持齋誦道經日禱於神明冀免難一日見牝牡狗
以若帚擊之竟爲狗所傷而死閭人馬都錄者號靜齋以
道法際遇度宗賈平章以海味進謝后啗之泄瀉不止馬
進符水飲之而愈后召馬賜與之馬驟顧因謝恩自致其
言曰臣上告佛佛言繼今他人進飲食不可造次供御言
出口而賈顧已知之甫出禁門卽下臨安府獄面刺雙旗
抑付鄧都寨時以江上事危出師有日以故寨兵寬之得
不死復於寨村落間禱雨有驗未幾宋亡崔中丞奉旨訪
好人薦馬於世皇道法復有驗宣授浙西都道錄提點西

太乙宮恩賞殊優渥一日大雪訪羅於全眞菴問未來休
徵羅書賀字復書正字遞之但曰問知堂者率意曲
解旣而明年正月宣州賀雷巖齋壓書宣命截替馬前職
又鹽運司一卒張某問羅未來事時筆硯皆凍不可書卒
怒捽蓬頭知堂勸止之烘筆硯爲書千二錢卒大笑以爲
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
薩都剌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
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輟耕錄）○西湖志云丁野鶴錢塘人棄家爲全眞道士師徐洞
陽浴鶴門誦經受少許米不他丐元宵衆以月供齋競談吳
作控鶴坐而化漆身飛焉又云王守素入山修道途中拾
得樹一株持歸植於山中祝曰我若功成願汝成林後二
十年樹已成林守素卽化去相傳
葬於玄天殿之臺前樹名成道樹
元廷祐間有姚眞人者錢塘人家溫飽其妻蔡氏一日語

仙者惜其事遺落故所閱止此元鄭元祐
遂昌雜錄
徐弘道號洞陽子元至元間修眞瑞石山年八十三沐浴
更衣書頌而蛻有不離本性卽神仙之句得法弟子丁野
鶴也弘道常感張平叔住山傳訣故菴名紫陽（西湖志○明馮夢禎
重修紫陽庵記云武林之勝盡於吳山吳山之最勝曰瑞
石山紫陽庵又擅瑞石之勝者元至元間羽士徐洞陽菴
之其徒丁野鶴棲眞於此化日端坐如生漆蛻猶在鶴所
證蓋得北眞之道者而紫陽賜菴地南眞修形補俱妙
之術北眞兼契虛無其歸雖同其入稍別豈有師南而徒
北耶然不可考矣按洞陽不知何處人然亦當全眞派元
世祖平江南後北宗門人多漸染南宗不足怪也馮記以
爲師南而徒北誤西湖志又云吳山有重陽菴大德間西
川道士冉無爲雲遊至浙建洪武二十四年立
爲全眞叢林據此則元時全眞派多居杭者）
錢塘民家女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
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鎭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
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東髮簪冠蓄道士服奉夫
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丁卯進士
薩都剌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
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
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輟耕錄）○西湖志云丁野鶴錢塘人棄家爲全眞道士師徐洞
陽浴鶴門誦經受少許米不他丐元宵衆以月供齋競談吳
作控鶴坐而化漆身飛焉又云王守素入山修道途中拾
得樹一株持歸植於山中祝曰我若功成願汝成林後二
十年樹已成林守素卽化去相傳
葬於玄天殿之臺前樹名成道樹
元廷祐間有姚眞人者錢塘人家溫飽其妻蔡氏一日語

其夫云欲脫俗修眞以家業二分畀夫妾妾爲成家之計自以其一建庵爲修養之需夫曰汝既修眞吾無子女何忍獨墜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眞不宜夫婦同處各建一庵於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西曰長春夫妻皆證道妙時謂之雙修云蔡號冲靜明田西湖遊覽志○志稱姚眞人夫婦名庵曰長生長春與冉無爲以重陽名庵同赤全眞道派也天台道士項子虛氣正色剛耐督勞苦視財帛如糞土師全眞之說養心若保赤子通歧黃書其治病不擇貧富輒徒步以往治所居室名之曰生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曰生堂記趙與慮字虛中宋世有大梁宗卿某佐縣黃巖樂而家焉與慮其四世孫也遯世樂道從北方全眞之學志彊氣堅

脅不至席踰十年矣遂築室委羽山西北名曰野月謂月猶身也則面象之蓋以顯其天年大於自然云 元袁桷野月觀記黃公望字子久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遂徙富春父年九十始得之日黃公望子久矣因以名字焉性稟敏異應神童科至元中浙西廉訪徐琰辟爲書吏一日著道士服持文書白事琰怪而詰之即引去更名堅自號大癡道人隱於西湖之筲箕泉已而歸富春卒年八十六楊鐵崖謂子久詩宗鉅唐畫獨追闍仝其據梧隱几若忘身世蓋游方之外非世俗所能知也所著曰大癡道人集別有紙舟先生全眞直指一卷抱一含三秘訣一卷并金月巖編公望傳 國朝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補○道藏目錄有紙舟先生金丹直指

與親傳直指同卷云嗣全眞正宗金月巖編嗣全眞大癡黃公望傳此當即全眞直指一卷金月巖未詳蓋公望之師輟耕錄載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眞家數碑和日哉貧子骨頭吏員臟腑此雖戲言然亦足證公望爲全眞道士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李君實曰嘗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起捲雨漫空勃片時晃不見子久以爲仙去又國朝錢曾有學集註云大癡晚年遊華山頓車翁谷吹仙人所遺鐵笛白雲翛起近下擁之而去二說不同然皆以爲公望得仙也

酥醪洞主曰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始平宋其先全眞教何江川隨郝經使宋不能至杭也然觀羅逢頭及黃公望諸人則宋平後浙人多學全眞者矣特稍參以南宗耳

余岫雲名希聖號非非子華蓋山南谷人年十五辭親學全眞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爲何事耶辭其師去徧歷江漢淮海渡何循山東游齊魯至燕趙間兩游涇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縱浮出武夷過天台寓温州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需足郡有教人學道者謂出婁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禦家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道士黃洗中率玉清觀之人處之崇仁仙遊山破屋數椽耳岫雲日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見爲岫雲童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烹水淪茗食而江東西高雅之流諸其室者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仁何信嚮四至仙殿門

應不約而輒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岫雲從姑也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以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元化爾後至元五年己卯十月化去年六十未沒時徧與所識書別略無恒意弟子彭致中痊諸山下致中山下人嘗遊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爲仙遊昭清觀住持提舉云元虞集非非子圖室志○志又云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子嘗與之遊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冒不掩脛而凱膚潔白如玉食僕甚寡而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子歸田江上閩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深接其徒極嚴峻閒嘗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趙金二人亦全眞教之有道行者其名字未詳文內稱翰林學士吳公係吳澄元史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初居成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英宗即位遷翰林學士嶋雲與澄居里同故澄夫人爲其從姑

李道純字元素號清庵別號瑩蟾子都梁人博學長才所著中和集盡闢一切爐鼎服食修煉之說歸於沖虛渾化與造物爲一併註太上大道德經三章道德會元等書行世鳳陽府志參　四庫提要○中和集內有全眞活法一篇則道純全眞派也杜道堅中和集序云維揚損菴蔡君志頤清庵門人也得其賸馥編次成書大德丙午謁余印可丙午成宗大德十年道純於時當已化蓋世雁時人道藏目錄載道純所著有太上昇元消災護命妙經註太上玄通經註無上赤文洞古經註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三元品戒一卷全眞集玄樞要一卷瑩蟾子語錄六卷都梁漢零陵郡志道純住長生觀遇異人指授得道飛昇故又地儀眞縣志號其觀曰昇仙號所居曰中和巷蓋湖南人而居江南者

酥醪洞主曰中和集全眞活法一篇道純以授諸門人者其云全眞道人當行全眞之道所謂全眞者全其本眞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眞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點污便不眞也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安定安定則無欲故精全也全氣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靜清靜則無念故氣全也全神可以返虛欲全其神先要意誠意誠則身心合而返虛也是故精氣神爲三元藥物身心意爲三元丹要學神仙法不必多爲但煉精氣神三寶爲丹頭三寶會於中宮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爲難行難行難知者爲邪妄眩惑爾觀其所言頗得全眞派養生之要蓋欲挽南宗流弊而歸諸北宗者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有書中和集後云余始得此書而讀之覺其緊夾有味其於一切內外丹藥吐納伸經之衛如黃庭參同悟眞之類皆指以爲傍門小道又雜以中庸飾之大要欲成一家言耳非必有所得也吾所聞如尹蓬頭赤脚子所見如閻蓬頭劉大誠輩遠者至數百歲通者亦自強力飲噉兼人傍門小道行之久久亦自有益第不能出世耳此曹子眉山公所謂啖豬肉者也李先生所謂談龍肉美者也按王氏既知傍門小道不能出世乃不究全眞要道而但嘲李先生爲談龍肉美何耶

杜處逸字道堅號南谷子采石人年十四得異書師事葛蒙庵入茅山昇元觀作道士皇慶間授隆道沖眞崇正眞人創元通觀作覽古樓聚書萬卷延祐中住武林崇楊宮

築老君臺省聃像旁列尹喜列禦寇莊周等爲十賢趙孟頫記其事後微疾爆然有聲而逝太平府志○杜道堅中和集序云雒陽蔡君志一眞呈露謂如天付之而爲命人受之而爲性至於先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虛不假修煉者漏泄無餘矣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寧極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無極也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有物釋之指心見性此皆同工異曲咸自太極中來是故老聖常善救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宜生疑所論蓋深得全眞之學者石墨鐫華云張西樵刻有元時系聲堂碑文始先生碑杜道堅書文始先生尹喜也道堅江南人而爲陝西樓觀書碑亦全眞派也道藏目錄有道堅所著道德玄經原旨四卷立經眞玄眞經續義十二卷　四庫提要有宋杜道堅文子纘義十二卷與通玄眞經續義當即一書云宋人者誤

酥醪洞主曰宋時大江南北道教亦盛大約皆南宗也然王逢梧溪集有十二月廿二日爲王重陽眞人誕辰是日立春在松江長春道院瞻拜眞人及七眞像敬題薛一山扶鸞詩則元時全眞教已行於江南矣余希聖會見其始生時今儒子亦漸長努力讀書官可至三品後亦符其言天順三年英宗賜誥贈爲通微顯化眞人然竟莫測其存亡也　事最詳云三丰一字玄玄別號仙和容貌奇古頂圓目髯髮不飭邊幅又號張邋遢頂而偉軀形鶴背大耳圓目髯髮如戟寒暑惟一衲一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或處窮山或遊市井能一日千里嬉笑詼諧旁若無人嘗遊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毀於兵火三丰去荊榛辟瓦礫興其徒創草廬居之已而舍去行遊四方太祖爲之撰傳然皆不詳何派張三丰事見於

洪武二十四年遣使徧覓之不遇後居寶鷄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辭世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開棺內有聲啟視則復活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愍襄漢不常厭處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內侍朱祥齎璽書香幣往訪積數年崩隊僻壤皆到迄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璡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數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嶽太和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丰言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與里人張教相習教四世孫朝用嘗遊寶鷄遇三丰問汝家名教者爲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會見其始生時今儒子亦漸長努力讀書官可至三品後亦符其言天順三年英宗賜誥贈爲通微顯化眞人然竟莫測其存亡也　事最詳云三丰一字玄玄別號仙和容貌奇古頂圓目髯髮如戟寒暑惟一衲一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或處窮山或遊市井能一日千里嬉笑詼諧旁若無人嘗遊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毀於兵火三丰去荊榛辟瓦礫興其徒創草廬居之已而舍去行遊四方太祖爲之撰傳然皆不詳何派張三丰事見於

酥醪洞主曰明初道術最著者三人一周顛一張中一張三丰皆能前知者周顛太祖親爲撰傳張中宋濂以所聞於太祖爲之撰傳然皆不詳何派張三丰事見於

說部及志乘者並謂其居武當則全眞派也武當自張
道貴張守清後多兼習清微上道惟三丰無之名山藏
稱其有問養生術竟日不答論三教等書若決江河所
言皆道德仁義忠孝之旨此全眞正學重陽長春之的
裔也當時成祖徧求之故世多附會之詞而明陸深玉
堂漫筆乃謂成祖此舉別有所爲胡忠安湊行事蓋奉
密敕則以爲建文遜荒欲求得之然非三丰有異蹟成
祖亦不能假託也吁亦神矣哉

全眞道人邱玄清富平人初從黃冠祝出家洪武初來遊
武當禮張三丰眞仙三丰曰山當大顯無幾何時矣因結
三菴命弟子分居之曰五龍菴命玄清居之曰南巖菴命

盧秋雲居之曰紫霄菴命劉古泉楊善澄居之而自結菴
以奉玄帝後有司以玄清賢薦於朝授監察御史轉太常
卿每遇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諮以雨暘事奏對有驗上深
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於口上嘗賜以媛女固辭不受
益重之及成祖靖難玄帝屢示靈助遂大立宮觀於武當
名其山曰太和所建地即玄清輩菴居而三丰所結菴成
祖大之曰玉虛宮前言遂驗玄清後隨成祖北遷一夕謂
門徒曰明日乃吾歸辰至期端坐而逝明沈德符野獲編
襄陽府志陝西通志C野獲編稱太祖以二宮人賜之邸
度不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儼然婦也陝西通志稱其
賜媛固辭
當卽一事

盧秋雲光化人初從終南重陽萬壽宮高士遊悟全眞之

理後師張三丰爲弟子隱南巖之巔永樂八年無疾而化
名山藏參武當山志C志又云劉古泉河南人有躡景凌
虛之志入寶珠巖下常蒲團獨坐一旦告其友楊善澄曰
吾今解帶正在此時語畢而逝又云楊善澄太行山西人
夙有道契與劉古泉爲友人並敬之楊劉二人志不言何
派然與邱玄清盧秋雲同
爲三丰弟子亦全眞教也

蒲善淵關西人從邱玄清學莊列之道洪武十五年除均
州道正永樂間奉使四方諮訪賢達後於京貢元妙觀無
疾而化葬於黑虎澗之上武當
山志

鄧羽南海人明初青陽令後爲道士隱武當之南巖永樂
中不知所往人以爲仙去有觀物吟一卷國朝錢謙益
列朝詩集C武
當山志云鄧青陽南巖道士生於元季資頴過人不屑與
儕俗伍早來武當從高士學黃老莊列能虎大丹諸書深
得其奧凡所寓興吐詞發語皆有激發遊武林有志情消
白日高卧看青山之句所著觀物吟又曰警世文洪武初

吳中多有識之者按卽此
鄧羽亦全眞派道士也

王宗道字景雲一字景儒淮安人與雲水道士何無垢者
居數年遊嵩華一日獨坐菴前忽一道士負笠露髻麻衣
策杖自東南來長揖就坐景雲與語略露半指曰得非三
丰先生乎道士曰子非景雲乎驚且喜拜執弟子禮道士
曰無以爲也旣接以導引嘘噓秘術教以步虛洞微之辭
遊戲市肆士大夫多延致之題詩飲酒竟日不辭因言山
行欲得獐皮製裙汝爲我募景雲歸具飯飯道士遂失所
在尋至海上西經徐汴雒陽嵩華終南太白諸山將往游
青城復相遇於漢武臨軒之所因論之曰汝子在洋待其
成名相會未晚言訖授笠杖而別洪武壬申年也永樂改

元景雲子孚任給事中越三年成祖思見三丰國子助教王達善言景雲亦與往來成祖召見給全眞牒賜金冠鶴氅使奉書若香徧入名山求之十年不得名山藏方外記

酥醪洞主曰自張三丰至王宗道諸人亦武當全眞派然其所學不兼正一著蓋親炙三丰傳授者正也

趙元陽名宜眞其父仕元爲安福令因家焉幼頴敏習進士業例試入京以病不能赴夢神人曰汝神仙中人何望世貴遂從塵外遊師李元張天全結茅匡山居之於正一天心雷奧全眞還丹之旨多所發揮洪武壬戌正月朔謝衆曰自今閉關以還吾眞慎無干焉五月二日夏至啟關澡浴更衣趺坐呼弟子於前書偈畢雷電交飛風雨晦冥

乃翛然逝明日縣官士庶觀者雲集殮時肢體屈伸顏色如生著有詩詞歌論若干篇其徒甚衆繼承道統者劉淵然一人而已

○道藏目錄載有靈寶歸空訣一卷云崇文廣道純德法師教門高上原陽子趙宜眞述又仙傳外科秘方十二卷原陽子法語二卷并云沒儀趙宜眞洪武初寓雩都紫陽觀壬戌冰浴更衣書偈上云云宜眞洪武初寓雩都紫陽觀壬戌冰浴更衣書偈上云通世和光了幻緣緣消幻滅獨超然清風徧界無遮障赫日當空照大千書罷倏然消幻滅獨超然清風徧界無遮障赫六年贈崇文廣道純德原陽趙眞人

酥醪洞主曰王世眞游白雲觀記云全眞之教徧天下蓋與元相終始明興而其道始小屈以劉淵然之見崇不能盡復其盛也淵然爲宜眞弟子然則宜眞淵然全眞派也元時江右全眞派自張模趙友欽後至陳致虛而大行其學皆兼南宗孫宜書謂宜眞通全眞還丹之旨則亦出於張趙宜眞又通正一天心雷奧正一之學源於江右且元時張宗演後裔世爲掌教宜眞故兼習之也然自是而北宗南宗及正一教遂多通而爲一矣

劉淵然贛縣人幼出家爲祥符宮道士後詣雩都紫陽觀師趙原陽傳其法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聞其名召之阨至入對便殿賜號高道館朝天宮永樂中從駕至北京仁宗嗣位賜號沖虛至道元妙無爲光範衍教莊靜普濟長春眞人給二品印誥與正一眞人等宣德初進號大眞人七年乞骸骨命送南京朝天宮御製山水圖歌賜之卒年八十二閱七日入殮端坐若生淵然有道術爲人清靜自守不干世事故爲累朝所禮正一眞人張宇初

之術淵然所授也

張正常道陵四十二代孫洪武元年授正一嗣教眞人十年卒子宇清嗣宇初受之淵然後與淵然不協相訟計人輕之據此則是正常於正一法已失其傳淵然本其師授以全眞兼正一故宇初轉學之也明徐有貞重建蘇城崑濟觀記云郡宗衡產崑邑師長春眞人劉淵然居南京侍嗣行宮久之乃領是觀作二翼宇一祠純陽及南五祖北七眞一祠長春諸師據此則淵然仍守全眞之學正一之術係所兼習非以是爲宗主者徐州志云淵然號體立子神母謝氏夢紫衣道者入室而生宣德七年八月八日屬其徒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死一理吾將逝矣引手作一圈曰呵呵呵趺坐而化

緣司左元義正統中遷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景泰時賜號悟元養素凝神沖默闡微振法通妙眞人英宗復辟以正具疏辭詔以左正一閒住未幾眞人張元吉薦其戒行詔復眞人仍掌道教先是百官賜宴正一眞人列二品班

之末天順三年將行慶成宴禮官請正坐次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眞人安得與其送筵席與之以正廉靜謙謹禮度雍容搢紳咸重之六年八月卒遣官致祭又有沈道宣者亦有道術仁宗初命爲混元純一沖虛湛寂清靜無爲承宣布澤助國祐民廣大至道高上階正三品賜以法服時天子頗信異教褒崇道流然淵然輩談泊自甘不失戒行迫成化正德嘉靖朝邪妄雜進恩寵濫加所尚與先朝異矣明史稿○嘉興府志沈道宣號野雲初居靈秀院蠟塲不檢或醉卧穢地或破初不掩體頭有燭疥人號爲沈燭頭其師厭之逐去復來投之不怒一日忽大叫自謂得道時大旱燭頭曰我來便有雨人怪之令登壇果大雨由是遠道人承樂初遣國諸臣株連詔獄者數萬道人在都下稱設牢醪諸王府化餺頭有施一萬者悉納袖中未嘗攜使人覘其所爲則出御街即憨睡道側雨袖無所有歸衣獄吏報有道人分餺餺頭訖去矣守者不知從何人分餺餺頭訖去矣守者

慮有變擊之獄上其自言謀嘉興問所從則沈道人固在忽不見乃播觀主至而獄中所繫依然燭頭道人於是都人競往謁詢禍福皆中成祖北狩仁宗監國問事多奇驗一日忽大笑則成祖師勝門徙臣欽之時也忽大哭則榆林吳鎮時也靈異不可殫述仁宗常御製道人傳登極封至道高士禮送還山按史及志並未言道宣所師何人以志所載道宣功行核之亦當全眞法嗣也

酥醪洞主曰明之道流雜進恩寵濫加莫甚於嘉靖之世而其最幸者曰邵元節曰陶仲文史稱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淸宮道士師事范文泰李伯芳黃太初盛盡其術嘉靖三年徵入京雨雪愆期禱有驗封爲淸微妙濟守靜修眞凝元衍範志歐秉誠致一眞人其徒陳善道亦封淸微闡教崇眞衛道高士范文泰等所學不可考然元節出家於龍虎山其封號與善道俱冠以淸微

二字淸微道宗以天師爲法籙傳教之祖則正一派也又史稱仲文初名典眞黃岡人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嘉靖中由黃梅縣吏爲遼東庫大使秩滿需次京師寓元節邸舍元節年老因薦仲文於帝仲文所事玉山名山藏有傳云玉山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善於醫繪竹蘭淸逸有韻其他譜琴擊劍蹴踘躧屣雜伎種種人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剛仲文嘗學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富貴其後仲文貴世宗賜玉山淸微神霄演法眞人據此則玉山實方伎家覩告仲文語頗之富貴蓋非有道者其賜號冠以淸微則亦正一派也元節仲文並被尊寵而仲文熒惑可佩藍道行胡大順藍田玉羅萬順王金等或以燒煉或以服食或以符籙其術固謬其人或並非道流故史並列之佞倖傳中然如劉淵然輩史別爲之傳且特稱其淡泊自甘不失戒行夫劉淵然邵以正亦何嘗不兼通正一之學要其所宗主者全眞也後之學道者其亦守全眞之教而無若邵元節陶仲文等競取世資則庶幾矣

吳守一蘭陵人早爲黃冠師後從淵然劉眞人授以鍊度秘術入琅邪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有道士入菴

與語須與袖中出茶一包遂享嘉與共啜出戶少頃道士不見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奇香滿室白鶴繞空者移日山東通志

守法眞人字浩然嘉定人父名海太常丞守法生有骨相始學易爲儒生常因病適一黃冠至識之遂勸之入道且曰從吾言疾即愈後當大振玄門從之疾果平已而從應元孫眞人學又學於通妙邵眞人盡得其術尋以龍虎山張眞人薦住持東嶽廟未幾奉詔偕天下高道校道藏經因禮部尚書胡淡薦擢神樂觀提點天順丁丑擢道錄司左演法兼朝天宮住持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玄志守靜清虛高士尋封沖虛靜默悟法從道凝誠衍範顯教眞人

賜誥命銀印并封贈其父母弘治改元授左正一命掌道錄事踰三年卒守法性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守頗精於術而尤本之以誠意以故用之有驗成化間大旱命禱雨雨隨至明秋又旱禱亦應又明年旱禱不應守法豢符於纖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頃之西南雲起如鳥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盤旋久之中貴未入城雷雨大至上益喜賜第居之一日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應之理對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上深然之聞者服其正

對續文獻通考

酥醪洞主曰自趙宜眞至守法眞人遞相傳授皆全眞宗蓋能爲南宗或問南北宗何自出於玄甯禪師玄甯曰心宗無南北宜眞諸人通諸派爲一豈此意耶然自是而後宗派混淆稽之載籍鮮有明揭其爲全眞者間有揭者冀錄之不能詳也蓋至是而全眞之學微矣

楊汝眞揚州人自幼刻苦修全眞之道後遇異人授以奧理入蜀彭縣來往荷傒楊平二觀蜀藩聞其道嘗敬禮之壽一百二十一歲於丹景山尸解名山藏方外記

道士黃一眞號雲峯又號誠一子內鄉夏館保人母王氏夢北斗樞星繞身而娠洪武壬申一眞生時有紅光少厭世紛入邑申奉傒觀爲道士往來鎮平五朵山師全眞李崇樸藏修三十餘年人莫窺其秘也南陽宗藩唐王常命爲道官主南陽北觀不樂居去常往來玉清宮大谷峪玉傒宮而居奉傒觀爲多一日謂其徒曰打破鴻濛竅已見未生前明年臘月內信步上壺天至期若有音樂導從者集衆與訣端坐而逝時成化壬辰十二月也壽八十一眞人既逝次日有見其謁唐王者又三日有見在盧氏縣募化核桃令送歸奉傒觀修黃籙會手押宛然弟子啟其壙面如生壙甎誤墮額血出咸謂得道云南陽府志

麩子李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以其辟穀但噉麥麩故名荊藩永定王慕之遣十校移文黍藩輦是山者禮聘以至寓蘄武當宮衣破衲不食王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云儒者修身齊家此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

願已辭歸王仍遣十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中忽不見校奔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絕處誦經遥爲拜泣索書又不見後復遣校至山則云李尸解矣校於歸途又見李持鉢行如飛亡何王以千宗正係幾覆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續文獻通考○武當山志云蘇子李屠大山中丞奉詔修太和曾訪之山中按此亦全眞道士武當係全眞派也

全眞王道成河南人成化間遊平涼居崆峒山問道宮靜修四十年又知黃白術百歲以上人貌若五六十者能啗巨豚肩粟至數升飲酒不醉行步如飛鄉人悉宗之弘治年建修三清殿正德七年又起玉皇閣總制張公以師事之號爲王全眞正德九年羣執役者見出貴侈厥宮院乘夜暗劫全眞先知之命賈徐二弟子遁林中二生强師避之師曰吾有宿命未還汝急往移時賊果至挾財將出全眞斥其名詈之賊懼欵露持斧破其首血皆白膏是夜全眞夢訴于張軍門遣兵尋捕之踰年始獲眞盜是旦途行人亦有見其像者與夙昔無異後嘉靖十四年江西朱伸山商于川中遘疾得道士療之而愈與以金帛不受乃謂曰吾崆峒道士王全眞增修老君閣中有絢像未完爾可爲建閣並裝貼塑像人始信全眞脫化而去益崇其祀典云崆峒志

鍾了髻百十四歲尚了髻故名丁未冬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明王世貞鳳洲筆記○弇州續稿有游白雲觀記云鍾了髻短而鬌髮强少白問其年曰不記也固呼之了了居三年與遊天目山忽語赤肚曰善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旁門惑世罪業稽天汝其戒之言訖而去赤肚尋別

葉石南菴於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雲遊海內初入全
州湘山更入太和山散髮長嘯遇閻道人見如夙識閻道
人卽弁州所記閻蓬頭者之茅山屏居一室忽出投清涼
澗中見者驚救赤肚方泛泛若鳧捧腹大笑遂不著衣嚴
寒大雪尤見眉頰間汗皴皴下已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
爲侶銅帽者年亦數百不知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十
年出遊廬山住三年再入茅山訪閻閻已先一年尸解茅
山故多遊衲赤肚更著衣履混諸衲中少試功行始相顧
而嘻已少試治病病立愈相顧而驚稍稍有和尙奉爲師
者自是名燄遠近問病者絡繹千里王公巨卿爭致饋供
赤肚皆謝去治病不假藥餌視色行法如其師法以七日

爲期重者再七日又重者用符呪僵者立起或叩以仙術
輒閉目搖手曰不知不知每坐定輒叩齒峯兌含液漱漉
漱而咽之以後摩面梳髮一日能九食亦能九日一食飲
一升醉或數十升不醉葷蔬俱適口不擇太原王公荊石
云師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九矣貌若四十許人眉宇嘗
有氣出如雲煙師適出一像屬題彷彿若張果那和璞忽
老忽少變幻不常贈以詩云三度逢君鬢未星從知大藥
九還成煙霄路迥翔黃鵠參井閙來下赤城彩筆行吟高
意氣青囊市隱足治生相期五嶽朝眞去爲問何人向子
平後猖狂市上唱老莊書莫知所終(鄒縣志按清淨一了係用龍門派字)

閻道人名希言號亦曰希言不知何許人自言家山西有
妻室生一女年二十七八時成瘵幾死遇師誨以坐功得
無恙嘉靖乙未丙申間去家學道後從太和山至勾曲之
乾元觀時似六十許人或曰已百餘歲或曰元時嘗爲某
路總管希言皆漫應之終不測其何如人也頂一髻不巾
擁人因冊爲閻蓬頭身著粗布夾衫有裙襦而無袒服履
而不襪爲人峭眉目豐頰重頷腹腹十圍卽之如鐵彭彭
然盛暑裸暴日中不汗窮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缸中
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膻臊喜飲酒食能兼人第嗜
蔬而安粥或卽以延年沖舉之術不應惟勸人行陰騭廣
施與勿淫勿殺勿憂勿患勿多思而已乾元觀故址初僅
有門及兩舍道人遊金陵公卿聞景貲成諸殿閣山徑左

右皆植桃李春時若錦繡益斥南畔田引山泉溉之成稻
田數十畝住觀五十餘年一日過毛百戶俊家飯畢索湯
浴三浴後移菌蓐地上坐似欲解去狀其徒問所欲言曰
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
趺坐不僵浹旬猶有煖氣色休休然汗沾鬢若殘三日人
龕七日移至乾元觀百日視之猶若生時萬歷戊子十月
也明王世貞弁州山人續稿閻道人傳○閻希言不詳何
派然其與李赤肚如夙識亦當全眞道士也江甯府志
云希言嘗曰心無不存謂之照欲無不泯謂之忘又曰喜
中知止則不喜怒中同思則不怒能忘此二語便入忘境
玩其言蓋深有得於全眞之學者

曹薰名家子少不識字好放鷹鼓刀破產結客遭家難愈
益無賴及壯之曠野遇異人約一夫曰中醉七日諸少年

邀棄遊忽忽無意往人咸怪之後春月隨衆禮茅君於茅
山王乾元觀松鶴寂歷但聞泉聲愀然改容曰此吾故宅
也不復還家結茅曜巖下瞑目趺坐百日時閣蓬頭李徹
度皆來指示道書薰一日便記識不忘執筆作書形如鸞
鳳殊有翔翥之勢有以往事問者恍隔世矣然聞朝野不
平事則顰眉奮掀議論風起一日有玉立丈夫從旁叱曰
狂奴尙復爾耶已忽不見遁遂自悔責掩關寂坐後頂門
闢開訇然有聲現蜃樓於腦中薰自知幻妄復鎮以混沌
號混成子所著有道德陰符悟眞參同諸經并警歌百首
皆談內丹晚年歸掃邱墓指塘左土曰可瘞吾骨向者結
胎茅山今者遺蛻爾祖之旁出世住世兩無負矣年九十

有三端坐瞑目而逝子弟哭其尸張目叱之者三薰長髯
人因多稱爲髯仙蓋與八紘道人同時云鎮江府志

白玄福號柱峯係西秦金明延川人氏世居閿閺稽譜係
出白樂天二十八代孫年不惑以明經擢職官未幾掛官不
仕遷人太和七眞洞後爲諸當事强起巖穴修復武當宮
庵橋梁嗣修明眞庵爲聚徒講肄之所囑徒云慢理蒲團
修大嶽願成志士闔全眞壽七十一日書偈云性返靈明
本返空太虛似我不相同只因會得些兒意撒手撐開混
沌中偈畢端坐而逝武當山志

楊常炫山西人庚辰進士明末棄官登華山頂禮皇老大
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眞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
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
神修眞悟性復還嵩嶽養氣中方以門生故吏往來雜遝
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

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云　國朝黃宗羲南雷文定
鄧起西當全眞道士梨洲謂無異全眞者道派至明季世
多不能辨故約略言之耳又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有陳
伽傳亦明士爲道士者云陳先生王賓字天倪定海人諸
生甲申之變號咷於野及餘氛在翁洲去定海尤近先生
遯跡山中忽一道士過之曰吾子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
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以藥有急用之先
生亦不以爲意疾其藥閣中未幾時果厄困念道士言
始試之則神効乃稍稍習之已洽洽然輕舉矣又念當此
身世不如長往但未知所向須臾見洞天瑤草非復人間
道士緩步而出握手笑曰此羅浮也當與君居於此顧先
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巔海澨間消息屏絕以爲死
矣一日先生忽降於里人之庭告以道士顯末於是其家
始大驚先生所作詩畫至今藏者呼爲陳伽人筆跡
云全氏非謏語者觀此足見重陽遇異人之不妄

酥醪洞主曰明之遺老以薙髮令嚴多隱於僧若華亭
許譽卿會稽章正宸嘉魚熊開元桐城方以智仁和金
堡丹徒錢邦芑輩不可勝數而閉元隱黃山名正志號
淡歸又皆能提倡宗風其爲黃冠者鄧大臨外無幾人
矣此亦道教不振之一因也　國朝道士除張天師外
婁近垣雍正時封妙應眞人居華山王刀洞以峯巔自號或
嘉興府志考之蓋正一派嘯亭雜錄又載華山道士云
年九十餘望之若仙本滿洲人從經略莫洛征王輔臣
洛爲輔臣請緩長罪隱華山又喬道人清臞鶴立談兵
家事歷歷如繪或云年大將軍撫卒曾戰青海者又西
城玉皇閣道士云能預知和坦死期在海淀寺新晴顧
有小駕後以其惑衆逐出境外不知所終
三人俱不詳爲何派或亦全眞道士也

葉菴以智隱青原名無可號藥地堡隱丹霞名今釋號
邱長春廣寧雜記○白雲觀於明末當被燬王　國初王
清正來居乃再興復清正蓋華陽道士白雲觀道
派用龍門當
自清正始也

王常月字崑陽嘗怯復江盦虎踞關之隱仙菴菴爲嘉靖
五年嶗山道人高玄禮結草名竹林道院崇禎三年易今
名崑陽有道行曾寓京都白雲觀後化於菴中李皋爲之
銘　國朝朱緒金陵詩徵○江盦府志隱仙菴相傳胸
宏景隱居於此故名明時冷鐵腳尹蓬頭嘗遊此菴
譚守誠號心月楚之鄖縣人爲兒時相貌不凡嬉于庭有
紺髮朱顏黃冠客負蒲團策杖過其廡見而異之曰此子
骨氣異常他日可肩吾大道也語畢忽不見家人皆怪之
稱以瘋顛亦漫應之洞有三道人居其中無楊凡因石爲
牀無經書文字無藥物丹爐其弟子常光等椎魯無知不
談燒煉黃白等法不爲齋醮符錄等事清靜全眞以爲教
王崑陽相見如故遂偕往武當山中傳秘密精義操修二

十餘年無晷刻少懈崑陽知其有所得以龍門心印付之屬曰爾得吾道當以度人爲急度一人證道卽積無量功德也于是守誠游行天下以救援爲主誘人于至道丁亩告誡勿使墮落旁門後至江南見有根器者衆乃於隱仙菴設教焉誨人以忠孝爲本以誠靜爲用其徒從者幾千人康熙己巳語諸學人曰吾將逝矣當在某月日也至期沐浴更衣說偈曰一心靜極萬緣消獨露眞容月正高自在希夷堪湛寂龍門法律柏林操端坐而化得其學者黃州詹太林晉柏也　國朝陳鼎留溪外傳

朱太倥字沖陽崑山人讀書好古得詹眞人法句容笆重光青浦諸嗣鄧與之遊直以師事之問飛昇黃白之事卽

叱曰外道也主江都瓊花觀最久不與儔類伍及見蜀之余生生遂訂爲莫逆交唱咏甚得著有山居樂集　王孫江　國朝蘇詩徵○詹眞人當卽詹太林以龍門派核之太倥亦當譚守誠弟子其示人詩云習靜嵇陽俗居山異市塵囂忘大欲辟穀想眞傳有著成迷妄無必合聖賢瘦邻兼野鶴隨境度流年玩其詩蓋亦證道者　國朝張邦伸錦里新編余嘉字生生號鈍菴青神人明大司馬肅敏公裔世授衛指揮千戶值流寇亂爲黃冠遊難江東賣詩文自給嘗寓吳門客舍自言爲梅花作主人康熙乙丑仲夏蛻化於瓊花觀時七十九按生生亦當全眞道士又吳震方述異記諸嗣鄧順治辛丑進士習玄門之學築精室余山號九峯山人晚年無疾騎鶴化去後忽寓書崑山葉訒菴寄仙茅三兩訒菴發書皆出世語所寄藥則當歸也未幾纔人來京聞其已亡乃大駭明年訒菴卒於京後嗣鄧亦有得於余眞之學者

直隸天津衛天妃宮道士上官常明者不知何許人也平生端懿誠樸無纖毫僞行全眞功年六十餘一日命其徒

購壽缸一具舁之庭道士喜入缸坐而試之日正好亦不須擇日以炫世去了罷卽瞑目長往矣其徒以缸停于室中二三年其師弟素無行好飲欲舉其屍瘞之土以缸易酒及啟寂無屍焉大驚遂患痿瘡徧醫不愈天津有客吳門者歸省遇道士于淮陰市中客素識道士因問何日離天津道士答曰三月某日客出銀五星齋道士授以方曰予師弟患瘡乞付之命依方修治卽愈也遂別去客抵家過天妃宮詢其師弟師弟告之故始知啟缸之日卽道士所云三月某日也　留溪外傳

酥醪洞主曰自馬眞一至上官常明皆龍門法嗣其派則眞常守太清也餘不爾者或全眞他派或未舉其名

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之以碣曰活死人之墓留溪外傳○按此全真派入終南學重陽之學而爲是名者

郭長彬字去勝平湖人母夢呂祖授桃食之而孕年十三一化後二十三日面色如生適清微至自當湖遂爲封龕藏本宮之左○又　國朝梁同書頻羅庵集洞霄宮貝法師傳郭名世賢字榮芳劉陽人少孤貧事母至孝爲縫人以養性不茹葷血母卒屏人事遊武當山得辟穀術及歸隱劉東大光洞前師巖乾隆三十八年除夕坐化巖中年四十五肉身不壞目灼灼有光鄉人廟祀之歲旱禱雨輒驗咸豐申髮匪竄犯劉陽賴其神示現瀕危得免巡撫駱秉章奏請封昭顯眞人按武當爲全眞派此郭世賢亦全眞道士也

貝師本恆字常吉淮陽人年十七禮武當袁正遇爲師後訪王崑陽授修眞戒律康熙己亥結茅武康之高池山參玄靜煉得祖炁符籙祈者響應羣以眞人呼之雍正己酉雲間朱椿通守金華患癰久藥不瘳服師符即愈朱以祿壽詢問師笑答曰祿當顯位壽幾耄耋詢則艱得而晚也後皆如言乾隆乙丑餘杭人延主洞霄宮丁卯臨安疫獄囚皆病師禳之得安次年虎晝搏人獵者亦被傷師步遇虎喝勿傷人虎頫首遁去患遂息師之學宗郝太古眞人先明易道之原晚造神仙之域其徒陳仁恩奉教三十年得明其旨撰周易參義黃老旨歸二書及將辭世出柿數枚留餉龍門道侶陸清徽即日占偈云六六經翻玄洞九九丹傳鎔汞仔細端求一竅子繇密調停兩鼻孔胡麻飯破神嶽七十餘秋江南江北咄八百龍沙一一客畢竟到頭甚麼說歸來無事任逍遙何處風光不自得仁恩侍旁書甫畢而師化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也壽七十一化後二十三日面色如生適清微至自當湖遂爲封龕藏本宮之左○又　國朝梁同書頻羅庵集洞霄宮貝法師傳郭名世賢字榮芳劉陽人少孤貧事母至孝爲縫人以養性不茹葷血母卒屏人事遊武當山得辟穀術及歸隱劉東大光洞前師巖乾隆三十八年除夕坐化巖中年四十五肉身不壞目灼灼有光鄉人廟祀之歲旱禱雨輒驗咸豐申髮匪竄犯劉陽賴其神示現瀕危得免巡撫駱秉章奏請封昭顯眞人按武當爲全眞派此郭世賢亦全眞道士也

遊人李赤膊四川人客陝西涇陽古寺中年歲不可考貌極清癯似四五十歲人自言明末曾充兵丁談李自成張獻忠爭戰事甚詳乾隆三十年間尙在從未以文字示人人亦不知其能書也尹相國繼善聞其名疑有黃白之術遣人致書相召答書云乞人浪跡涇干苟延殘喘岐黃之理素未究心卽老莊之書亦不寓目惟知飢來出門食後靜坐而已忽承慕道之誠兼訊治病之術大約混俗卽脫俗之法養生卽長生之方況天上神仙人間宰相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使服藥燒丹閉門辟穀是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來京之約不作野心久戀白雲亦且老病有如黃葉後會有期不必相強字甚遒勁似晉唐人手筆尹得書嘆曰此野仙自全其眞者也再訪之

已扃戶出矣五十三年秋忽謂其徒曰予將逝矣汝等葬
我於寺旁五日後有代予題碑者至五日畢撫軍秋帆至
其地聞之題曰赤脚大仙之墓　國朝張邦伸錦里新編
京師白雲觀中有老神仙者異人也先是辛酉之歲京師
大水有老道人前一二年內不知自何處來其人寡言語
少飲食恒露坐別院浮圖下風雨暑寒未嘗少間人飲食
之亦不辭或經日忘設亦弗索也比洪濤瀰漫城外村落
苦飢官舫載餅餌啖之觀中人二日一食粥皆有餓色視
老道人晏如也然已不食數日矣道人於是方起坐顧謂
道衆曰我久溷此間勞衆供養今滿地橫流苦無覓食處
我當爲衆人謀活計矣翛然竟去不及數旬言自塞外回

槀中裝約千餘金付觀主亦不言所自來也是後道人遂
住觀中郝蘭皋言余登閣披經曾遇道人送客方丈外踰
閾便回足不及階鬚髮蒼然兩目炯炯青焰有光其巨倍
常心異之顧未及接談而去心恒養養不忘也後詣觀還
書因便謁之時住小巷觀主遣人更迭候門道人方危坐
於時陵暑未消輕紈尚御道人衣敝縕襤褸多補綴痕客
至則候門人傴迎送道人但俛首爲恭而已余訊之答言
陝西同州人姓王氏本農家子未嘗從師授讀不識丁也
聞談道者欣然諦聽略知大意遂棄家浪遊亦未遇異人
指授也心無繫累隨處皆安性耽靜坐習近自然亦不復
知飲食寒暖也不曉文字絕無思慮如斯而已即以道術

觀記云楊璧撰至元十七年是元初全眞教已逮粵西
矣今粵東羅浮及會城諸道觀詢其派又皆全眞也其
來不知何自余寓居羅浮酥醪觀知觀中爲龍門派出
於會山山師其法嗣亦多有道行茲舉其著者彙記於
後使後之來者知所興起焉

會師一貫號山山不詳何許人其師李清秋龍門派第十
代孫得至人傳授眞訣一貫傳其學恬修道成以符藥救
人康熙間入羅浮築道場於紫霞洞五十五年廣州旱當
道邀請求雨雨大注因委管沖虛觀山中五觀餘四曰酥
醪曰九天曰黃龍曰白鶴俱延爲住持後遷紫霞洞道場
於酥醪洞令弟子柯陽桂主之師自居沖虛未幾羽化葬

沖虛觀前獅子山師遺有佩劍能辟邪有病祟者取劍懸
卧內即愈今尚存

柯師陽桂號善智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家世仕宦師幼
習舉子業然性耽清靜慕老莊之學弱冠棄家游羅浮禮
會一貫爲師羅浮酥醪洞相傳安期生與神女於此會燕
醉後呼吸水露化爲酥醪故名晉葛洪隱羅浮曾建北菴
宋代舊有觀遭亂久廢一貫與師擇今地重爲興築師操
行清潔住山三十餘年度弟子百餘人乾隆十年六月二
十日無疾而化年五十三門人瘞於觀右之坦鼓嶺歲時
臨奠焉

童師復魁號慵菴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柯陽桂再傳弟

子也乾隆辛亥入道羅浮酥醪觀時年三十八矣精進有
得復雲游二十載乃歸衆共推爲住持制府重之復舉任
道會司之職師御下嚴正山中道釋俱奉命惟謹客有避
跡入羅浮者所歷寺院款給優厚詢其故俱云童住持預
言有佳客至不敢慢及至觀相蓄如弟子掃一室令靜處
戒毋出入住久見師服食精瞻揮黃金如土亦不審阿堵
物何來也一日呼客語曰君可歸矣別時付以隱語不可
解及歸乃釋然其神異多類此觀下路出麻姑峯及佛子
隩俱險峻不可騎師養一馬每過輒蹀躞自喜人共危之
師不恤也嘉慶辛酉九月初三日坐化壽九十八其徒江
棉館詩鈔傳於世

本源葬之柯陽桂塋次香山黃培芳題其墓稱曰仙師南

海謝蘭生爲像贊曰游衍洞天一何自在簸弄耳目一何
狡獪老子之道其猶龍歟誰其乘雲上下從歟嘻酣睡一
菴其慵歟其非慵歟觀此其道行可知已賴介生師云童
觀者何復川師一百二歲金鼎馬師亦幾及百歲師兄弟
師弟子松齋鶴算容與一門余所親見也故世稱觀多壽
人

江師本源字瀛濤號松竹山人廣州府番禺縣人入道羅
浮酥醪觀禮童復魁爲住持師有戒行通儒釋之學能詩
文士大夫喜從之遊以觀爲浮山最深處乃闢佛子隩塗
徑築玉液亭爲義漿以濟行者又以廣州白雲山蒲澗安
期生嘗采藥其間復倡築安期仙洞晚營生壙於觀左之
望岡墩嘉慶丙子毘陵湯貽汾來遊爲題其壙曰江瀛濤
門聲敬親則屢然肼道士請姓名曰江某俄而曲小門出
往仙洞童子請不許明日童子見陽師而述之
楊愕然問狀則真瀛濤也當時相傳以爲得仙云

賴師本華號介生原名洪禧字疇叶廣州府東莞縣人初
習舉業爲諸生以詩名後入羅浮酥醪觀禮童復魁爲師
師以耳聾僻惬悵然題詩於壁曰山外浮來一寤公山中
邮有賴癡翁癡翁不與寤公見知道癡翁耳詐聾後年八
十餘化於觀中其子孫迎遺蛻返葬鄉閭有浮山新志紅
棉館詩鈔傳於世

國朝正雅集張一永堅號雲根新會人
羽士住羅浮白鶴觀有無心齋吟草番

閑劉彬華謂其骨清
法密亦山中能詩者

余師明志號笑塵子原名蔡鶴廣州府順德縣世家子父宦於蜀產焉少隨父任讀儒書通玄理弱冠即有出塵之想回粵後試弗售娶妻生子矣既而曰世途險詐室家累人何鬱鬱久居此同治甲子年踰不惑遂入道羅浮之酥醪觀杜門不出惟焚香斗室晝夜誦道德黃庭等經雖風雨寒暑無少輟嘗謂吾儕修道丹藥本無可憑不若誦經以存心使心無欺念還吾本體自能超凡入聖翩游太虛住山十年計所誦經不啻數千萬遍每語人曰吾誦經有得血氣調和冬不慄暑不汗飢渴可忘疾病罔作其效如此一日具齋邀道侶告別云明晨下山衆惟之夜漏三下經聲猶未輟天將曉啟戶視之趺坐榻上化矣榻前遺書諸道侶勉以修身立命并囑刊其語錄訓世時甲戌八月也師緘默寡言誦經之暇惟以詩自娛道侶彙梓之名曰笑塵子集集中小詩云雪冷風寒步亦稀繞關別有好心扉久寬平難使摩肩互迓迎偶遇鶴來還却逝不妨讓蹈偏與他行久住仙都歲月深山閉風味熟沈吟年年最好三冬候爐煮畦中白菜心別傳香味透心田山上蟠桃幾顆懸意欲摘來還自嘗却忘今歲是何年此可想其所得已化時余親見之

辨證十二則

酥醪洞主曰儒家者流往往薄道釋爲異端而道釋兩家黨教護宗亦或時相訾毀然三教并行數千年不廢蓋各有所以安身立命者焉徒膏唇拭舌自快其私甚無謂也而學其教者又或未能深造務爲夸誕以欺人由是毀者既失其眞譽者亦過其實矣道德經云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余故搜采各家之誤會與其詆誹者辨其非而證其是蓋師資之道存焉覽者毋以余爲饒舌可也

道八

金元好問紫微觀記云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蔑蔑之民靡所趣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於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鬬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顚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相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爲言

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
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
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
特以養志云 此記見遺山文集元史趙天錫冠氏人金季
兵起其祖以財雄鄉里爲衆所歸貞祐之亂
祖遣兵南下防禦使蘇政以爲冠氏令辛巳春嚴實擢據
帳下從征上黨以功遷元帥左都監甲申宋將彭義斌據
大名冠氏元帥李全降之人心頗搖天錫乃率將佐往徹
斌於真定授左副元帥
酥醪洞主曰遺山之爲此記也多微辭考元史稱天錫
戊戌征宋被病還卒年五十子貢亨襲行軍千戶而此
記云乙巳落成在天錫卒後八年其時天錫之母亦當
逝元史稱貢亨卒於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年五十七以

此上推之乙巳落成之歲年僅十七疑遺山以貢亨方
志于學故爲此言其引杜光庭追崇王建鼻祖及宋宣
政道流官故郎大夫事全眞教無之此不足爲病其言
王中孚之學與其所由盛皆所親見當得其實惟其言
河朔墮窳之人翕然從之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考
乙巳爲乃馬眞后稱制之四年去長春化後已十九年
長春痛元初慘殺勦其徒以立觀度人計其時宮觀最
盛度徒衆亦最多墮窳之人在所必有實亦不足爲病
也觀遺山甲午年所爲清眞觀記於長春已極推重斷
無有於天錫與其母殁後而反肆詆訾之理此之莊論
其有所爲歟然學道之人不求精進藉山林以便其墮

夫志士不無銷黜予奉詔西行數萬里磽乎不動心者無
他術焉蓋汪洋法海涵養之效也故遮辨邪論以斥糠糵
春之功行其風動一時如此
元移剌楚材西遊錄序云古君子南逾大嶺而出陽關北
少答佛恩戊子乘傳來京里人問異域事慮煩應對遂著
西遊錄以見予志其間頗涉三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謖予
之好辨者予應之曰魯語有云必也正名乎又曰思無邪
是正邪之辨不可廢也夫楊朱墨翟田駢許行之術孔氏
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種此方眩盧煉瀕白經香會之徒釋
氏之邪也全眞大道混元太乙三張左道之術老氏之邪
也至於黃白金丹導引服餌之屬是皆方技之異端亦非
伯陽之正道疇昔禁斷明著典常第以國家創業崇尚寬
仁是致僞妄滋彰未及辨正耳古者扃鐍秦焚經坑儒唐之

韓氏排斥釋老辨之邪也孟子闢楊墨予之黜糠邱辨之正也予將刊行之雖三聖人復生必不易此說矣己丑元日此記見湛然居士集毗盧糠瓢白經香會俱北方奉佛教名未詳大道卽眞大道教太乙卽太一教三張左道未詳疑卽天師張道陵正一教當時北方蓋有傳習者

酥醪洞主曰友人李仲約爲余言耶律文正集所稱和人詩乃和邱長春作惟文正溺釋長春學道所趨不同故西遊記不及文正而文正集亦絕不聲叙長春文正絕交也余考之西遊記其稱太師移剌國公者卽文正也文正因是始深惡長春西遊錄序之前長春應召後卽命弟子立觀度人當時徒衆當時北方且多改佛寺爲宮觀疑文正以此特長春已化無所謂絕交耳又當時王巨川機陳尹志平葆光集有南陽紫微觀和移剌中書韻三教雖同人不同旣言西是必非東日前便是分明處了一眞遂不二宮其取檜當由此行秀序稱湛然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實亦與文正同意其始相倡和而後肆詆諆

一詩而和至十首者以集與記比勘之自見西遊錄序作於己丑在蒙古太宗元年時長春化去已三年矣文正學於萬松老人釋行秀其集則行秀爲之序稱湛然居士年十七受顯訣三年盡得其道因名之曰從源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今觀文正集其詩文多棒喝機鋒語於臨濟雲門曹洞之宗實屬深造集中萬松老人語錄序稱雲門臨濟曹洞各有所長利出害隨獨萬松老師得大自在三昧眞閻世之宗師也其尊重如此其在西域有蒲華城夢萬松老人詩有西域寄中州禪老詩序云恨離師太早淘汰未精起乳慕之意謂之溺釋良然其所以詆毀長春者集中解州邵薛村道士陳公求詩云須知三教皆同道可信重玄也是禪趨破異端何足

慕紛紛皆是野狐涎又過太原南陽鎭題紫微觀壁詩云三教根源本自同愚人迷執强西東南陽笑倒知音士反改蓮宮作道宮註云觀舊佛寺村人改佛像爲道像故有此作考宋子貞文正神道碑云丙戌靈武下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睿宗監國命公馳傳往燕治盜二詩當自靈武返燕途經解州太原作蓋在所作西游錄序之前長春應召後卽命弟子立觀度人當時徒衆遍北方且多改佛寺爲宮觀疑文正因是始深惡長春尹志平葆光集有南陽紫微觀和移剌中書韻三教雖同人不同旣言西是必非東日前便是分明處了一眞遂不二宮其取檜當由此行秀序稱湛然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實亦與文正同意其始相倡和而後肆詆諆

以此特長春已化無所謂絕交耳又當時王巨川機陳秀玉時可俱與長春往來張敏之本且托跡長春宮以老而文正集中詩俱欲挽之從釋氏其和劉子中詩序云蓬山散人劉詡子中頗通儒幼依全眞出家今已還俗詩云君子愼擇術痛恨陷全眞調心正是妄堪笑學鳥伸一日錯下腳萬劫含酸辛平生大夢中不識夢中人一言贈吾子宗匠宜相親其偏袒釋教深惡全眞如是自是而釋與道爭期於必勝矣夫道不同不相爲謀長春萬松兩家亦各行其是而已文正必是丹而非素此亦賢智之過也○湛然居士集寄趙元帥書云糠蠻釋教之外道也此曹毀像謗法斥僧蔑教棄布施之方

杜撰悔之路不救疾苦敗壞孝風實傷教化之甚者也

又辨邪論序云予昔訪萬松老師以問糠聾邪正之道

萬松因作糠禪賦見示予序而行之至今庸民俗士謗

歸於萬松予甚悔之按糠禪爲教不知何若觀此可見

一班文正蓋因萬松訊糠聾兼及長春耳金史世宗紀

大定二十八年十月禁糠禪瓢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遭世難

王禕青巖叢錄稱近時有七祖糠禪之教則其教始於

金代至明初尙存元張昱輦下曲云眉綠髮事糠禪

滿宮爭迓女神仙是元時此教尤盛且

遶奉多婦女文正雖力闢之不能絕也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云元憲宗八年戊午詔釋道辨析化

胡經時世祖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辨僞經馳驛以聞火

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

僧既而僧家勝上遣近臣脫權將道者焚志應等十有七

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

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悉命歸之至元十七年二月有

言道家僞經尙存者詔論眞人祁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

經史及板十八年十月樞密副使張易等參校道書奏惟

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悉焚毀從之

酥醪洞主曰元起北方初不知有中原道釋二教也自

太祖尊禮長春而道教始盛竊怪耶律文正當時服膺

萬松之學何以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絕不聞振興釋

教元史憲宗元年夏以僧海雲掌釋教事時文正前

卒已九年矣文正卒於乃馬眞后稱制之二年　海雲元史釋老無傳劉

秉忠傳云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遊與偕行入對

稱旨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餘事實亦未詳考繼燈

錄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遭世難

喪失天倫道逢一老比邱與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視

髮受具時萬松住燕之報恩師掉臂獨往松一見俾奇

之親炙十年深得其髓自是名益蓍從之者日益廣值

壬辰之變　壬辰蒙古太宗四年　時圍汴京踰年汴降少林祖刹荒蕪上以師

補之世祖潛邸命師作大資戒會詔住和林與國寺未

期月憲宗召詣帳殿奏對稱旨俾總領釋教復僧尼廢

寺二百三十六區世祖卽祚因論辨僞經馳驛以聞火

三僧臘五十二據此則元史所謂海雲卽福裕元史巾

賜海雲寺陸地五百頃福裕當住海雲寺故名曰海雲

文正集聖安澄公和尙或單稱曰聖安亦以寺名爲僧

名其與樊志應等辨化胡經而勝亦福裕也福裕學於

萬松十年萬松與文正深惡全眞耳熟能詳繼燈錄又

稱萬松行秀禪師於周孔老莊百家之學無不博通壽

八十一文正集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稱萬松老

師時年六十五序末題壬辰年以此推之則萬松卒於

蒙古定宗二年戊申後文正之卒五年又三年而後福

裕爲掌教萬松文正并淵博而閎辨於老子化胡經必

深研究逮憲宗八年長春高弟尹清和李真常俱已化
時張誠明爲掌教福裕要之以明詔不得不令焚志應
等虛與委蛇蓋福裕志期必勝而志應等則本知其榮
守其辱之訓甘爲退讓也自是萬松文正之志不獲伸
於生前亦卒償於身後矣然全眞之教爲元諸帝所尊
禮終元之世不廢則以長春功行人人之深非口舌所
能遏抑也厥後世祖崇尙西番僧尊八思巴爲國師而
福裕之學亦屢故繼燈錄稱其歸棲嵩陽以老區區爭
辨亦何益於教門中事耶按福裕終於乙亥係世祖至
僞經尙存者幾大所毀焚櫻諸路僞道藏碑三此碑至
元二十二年韓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趙與澤李謙
閻復李濤李槃王磐等奉敕撰卽世祖紀至元十八年
焚僞經事云總制院使兼領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者卽

桑哥也佛老之行于中國久矣道經固爲僞託佛經亦
華人所譯往往竊取老莊之旨而其徒常互相訾謷人
主又因一時之好尙而左右焉魏太武信寇謙之而焚
佛經元世祖崇帝師而焚道藏皆非卓然不惑者也釋
祥邁撰至元辨僞錄修此事意在排擯全眞適足供
士君子之嗤噱爾據此則祥邁藉帝師勢力噓福裕之
毀而復爲之者然當時長春諸法嗣不聞有
演綸報復之舉則全眞之教主於守雌可知○王世貞
弇州續稿云邱長春以片言悟蒙古太祖俾總領其教
而其徒不能盡賢往往侵占寺刹以爲宮觀或改塑三
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皆侍立後四
傳而至所謂蒙哥皇帝用少林僧裕奏辨審得道士李
志常等竄塑梵化胡等經斥道士爲僧者十七人還佛
世當時愚民救死不贍靡然從風如耶律文正題柴徵
觀詩所謂邨人改佛像爲道像者蓋多有之不盡出於
其徒也長春見重元太祖勝於寇謙之然絕不詆訾佛

法其徒尹清和李真常輩亦無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事
弇州不考其實比之醫者蓋毒殺人且歸獄長春謂其
師亦烏得無罪吁過矣王世貞宛委餘編云鶯湖聖賢
二武乙時三周昭王時四穆王時五平王時六桓王時
七莊王時八貞定王時然則今之定以爲昭王甲寅者
雖於衆說爲長亦未確又畏戒式酉陽雜俎云老君酉
越流沙歷八十一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六月支復
立經是也據此則墨無最僧法明之辨亦取給一時實
非確論禰裕之折樊志應不知何如然王懌眞常觀記
謂志應之學未能通
變或亦即指此也

金史烏古論鎬傳云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爲全眞
師佯爲狂態裸顛露足縱麻爲衣人亦謂之麻帔先生宣
宗嘗召入宮問以秘術因出入大長主家殊有穢迹上微
聞之敕有司掩捕已逃去正大末從編來官汝南人皆知

與其妻通而鎬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鎬爲營道宇親率僧
道送使居之車駕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因自言能使軍
士服氣不費糧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單假神師
退敵之意授一眞人之號旋出奇計北兵信巫必駭異之
或可以有功參政天綱以爲不可遂止復求入見言有絕
計可以退敵及見長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說太師噴蓋
爲脫身計時郎中移剌克忠員外郎王鶚具以向者麻帔
爲言上怒殺之

酥醪湖主曰全眞教金時已盛行黠者假之以惑衆亦
事所必有若麻帔者全眞之敗類也學道人宜深以爲
戒

誰外人耳此生雖愚豈有苦心兀體如是之久而圖通一
媪耶又豈有十年之間略無斯須之隙而遽發惡意于此
時耶又既殺翁媪時何爲不即逃去顧乃瞑目端坐而待
縛也又當有司誘問之際何爲不妄抵冒而乃斷速死也
然則此生竟何爲者耶就道家之說照此生之心則得其
實矣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成頑陰魔來舍
强制情欲常若夢寐乍出部屋恍若殊境既見燈火滿室
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忍百至及其妄動云滅妄靜
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已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于動
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

能觀萬物之復若生等輩罔罔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沈
冥于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于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
何又豈可以殺人爲有罪而以不殺人爲無罪也哉

酥醪禪主曰北宗之學以坐圖習靜爲證道工夫若於
道無見處習此頑空必生妄境北游語錄云往日乞飯
坐圖者皆是心上有所開悟未至純一是以居靜涵養
由因引淸和棲雲之語以證明之如此

明王禕青巖叢錄云老子之道本於淸淨無爲以無爲爲
體以無爲而無不爲爲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
是矣先漢以來文帝之爲君曹參之爲臣常用其道以爲
治而民以富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也自其學一
變而爲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爲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

爲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煉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眞之教是已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已煉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爲之至於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又變煉養爲服食其爲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黃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爲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又變符籙爲經典科教其爲事益陋矣然嘗論之煉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改註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生長年固未爲得罪於名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黃冠資是爲逆此殺身棚泥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卒以自斃其僭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煉養服食其術具傳而全眞之教兼而用之全眞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眞大道教有七祖庵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又謂其書皆肪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爲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與國廣嗣之說殆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若大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酥醪洞主曰明初道教以全眞正一爲盛故王禕舉此二者爲言然全眞本不言煉養服食自陳致虛爲悟眞之學通南宗爲一始兼煉養而服食則未之聞豈禕所見又有兼言服食者因發是論耶然此全眞學術之遷變非其本旨也服食與符籙邪僻者習之其爲禍害誠如禕言學道之人所宜深戒又朱子語類謂道家有老

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禕引是說以譏正一誠當若全眞家則以老莊爲歸且兼采儒釋粹言是知有珍寶者未可以一概論也

明楊維禎桃核歌序云道人余筠谷爲余道長春眞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館眞人方晝寢盤桓久之始寤上曰眞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有徵乎曰有乃出袖中桃核大如盌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去眞人請剖而爲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億庫永爲我家鎭國之寶此楊維禎逸詩附刻鐵厓集後

楊鐵厓曰余善與余談邱眞師嘗火烝二日夜開如故腸
葷酒者連觥腹不潰貌不變如入內時命弟子開方丈池
既歸浴池中湧沸復起言笑其道行如此此見元詩選三
尊明詩綜余善字復初王肇清眞
觀道士按鈐谷富卽其號作一人　國朝朱彝
酥醪洞主曰　國朝錢謙益列朝詩集載余善追和張

外史游仙詩四首云楊鐵厓讀至長桑樹燭金雞死有
客繞牀三叫以爲老鐵喉中語又如一壺天地小如瓜
雖老鐵無以着筆矣善蓋鐵厓方外友其屢道長春神
異亦全眞道士也然其稱飲葷酒不死係王玉陽事非
長春餘一事亦荒誕云世祖幸長春館傎其書寢尤誤
長春化於太祖二十二年丁亥未及見世祖也元史世祖崩於

甲午壽八十丁亥時僅十四歲長春不肯施幻化手段前已記之善之
奏誕豈以是爲姬俗耶元楊瑀山居新語云大都長春宮有桃核半箇其大如掌至今以爲當住鎭庫之物余嘗觀之誠希有也明宋濂蟠桃核賦序云洪武乙卯上出示臣樵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長春宮所藏赤宣和殿宇後鐫庚子年月日庚子宣和二年丁亥上距庚子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汗京師人至秋九月合道俗爲素饌以祀曰閻九會此憲廟時語也余游京師絕不聞舉此會徧攷七眞譜傳甘源錄及風雲慶會稽溪集諸書皆無之又長春應元祖聘年已七十有六不應有此事而於白雲觀所塑像王太史所惠圖驗之獨長春儼然一老中涓積余疑者十餘年而不可解近閱邱公弟子尹清和諸君語錄乃始參攷得其詳而記之尹謂公自苦志煉磨後遇二死魔一自淨身幾死一爲飛石撲折三脅肢幾死又謂公自揣福慧命相俱不能如丹陽長眞諸公以十年煉心而猶未得淨每夜輒束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云陸文量所著菽園雜記謂元太祖以宮嬪賜邱長春逼使汗之長春乃自刃其勢以誓得不汗京師人至秋九月合道俗爲素饌以祀曰閻九會此憲廟時語也余游京師絕不聞舉此會徧攷七眞譜傳甘源錄及風雲慶會稽溪集諸書皆無之又長春應元祖聘年已七十有六不應有此事而於白雲觀所塑像王太史所惠圖驗之獨長春儼然一老中涓積余疑者十餘年而不可解近閱邱公弟子尹清和諸君語錄乃始參攷得其詳而記之尹謂公自苦志煉磨後遇二死魔一自淨身幾死一爲飛石撲折三脅肢幾死又謂公自揣福慧命相俱不能如丹陽長眞諸公以十年煉心而猶未得淨每夜輒束

巖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卽公餘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及鈺妻孫不二此則世所號北宗者也又言全眞之名自知明君始者知明嘉之字也公雖寄跡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斯民天道好生惡殺之言未嘗去口是以上簡帝知寵賚優渥金虎玉符照耀林谷亦可謂極外臣之榮矣觀是帖者尙當如天書雲篆改瞻易視毋徒弊弊焉實議於筆墨之間可也

酥醪洞主曰此長春手帖係元末道流贋作長春題鍾呂畫及詠劉海蟾詩并無一私溆語安有言重陽出自鍾呂海蟾事元陶宗儀書史會要謂長春書法山谷而跋語云毋徒弊弊焉實議於筆墨之間豈道流贋作者並不能書耶

草履行山顚往返者幾二十徧以祛睡魔五十日而後心
死覺眞性常明瑩然如水晶塔一日凡念忽起痛哭自誓
久之赴長安統軍齋一夕而三漏復痛哭自誓堅固逾於
昔尋道經天魔爲祟石所中折脅肢以是參伍公淨身事
誠有之當在赴統軍齋夕後也公又謂重陽眞人諸弟子
獨馬丹陽最長最先得凡二歲加半而得譚長眞五歲加
半而得劉長生七歲加半而得已最少最爲重陽所屬意
而最晚得踰二十年而得之尋復奪之又久而始復得之
所謂奪者當亦謂統軍齋夕事也僧中亦有一人曰光儀
光儀者故宗室瑯琊王子也天后朝王以從越王貞起義
法至族光儀僅八歲跳遇聖僧爲披削導之至一伽藍遂

爲僧十八而瑯琊之寃白有詔推求得光儀傳詣扶風李
使君女甫笄見而悅其美乘李出多將侍婢逼淫之光儀
度不可已詭謂女曰久穢請就浴而後寢處既浴閉關操
刨髮刀顧持其勢曰爲爾此根而受慾逼除之何難卽刃
而投諸地悶絕乃蘇既入都力辭王辟爲僧於終南山法
興寺大展道價提奬勸誘道俗弟子恆百千人至開元末
枕肱右脅而寂將葬狀貌若生異香芬馥彩雲覆輜車不
散白鶴數百嘹唳空中或謂世尊勒束黃門不男者不得
入道又玄教亦云陽根一絕人理總廢從何處修驗彼二
君子者何以哉不知心境既徹性眞常湛固自有離形而
超悟者故曰純覺遺身斯爲第一旨哉

弁州續稿書玄風慶會錄後云長春見太祖所面告者幾
蓋未深考元史也

何益況長春下志十八九年卒不知是耶○國朝禮
親王嘯亭續錄云今白雲觀後殿中塑白皙方頤黃冠
羽衣者皆以爲邱長春之像近閱沈德符野獲編言有
全眞道人邱玄清明太祖以二宮人賜之邱度不能辭
遂自宮又都穆談纂云元世祖尊禮邱長春欲妻以公
主堅不可辭乃腐以告絕穆在德符之前何所言如此
且兩邱皆有自宮事不可解也按沈德符所紀事當有
之見前邱玄清傳陸文量都穆則以長春像無鬚且與
玄清同姓誤爲附會耳穆以爲世祖欲妻以公主尤謬
蓋未深考元史也

弁州續稿書玄風慶會錄後云長春見太祖所面告者幾

三千言略叙師傳之旨戒以大怒則傷身太喜則傷神太
思慮則傷氣而惛惛以節色慾爲首傍及保國愛民用賢
薄賦之事虜性貪淫好殺疑其枘鑿而太祖乃歎賞不已
呼爲神仙錫以便宜金虎符領天下道教夫以佛圖澄之
神奇能海鴟石勒然亦危者數四而勒亦不能用其言長
春何以得此於元祖耶一說長春能呪餅水生金蓮花元
祖是以信之攷譜傳俱不載錄者曰秘剌楚材疑移剌或
耶律訛也其官稱侍臣昭武大將軍尙書禮部侍郎元至
元後始有侍郎亦不屬尙書省此恐誤

酥醪洞主曰道園學古錄河圖仙壇碑云全眞之教叙
其祖傳有所謂玄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

莫達其意有旨命吳公全節論定公曰邱眞人之所以
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
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賢修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鍊神
致虛則與天地相爲長久矣譯者以其言奏之上大感
悅不惟邱公之心事明白而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
從可窺其萬一據此則錄係元成宗時曾經奏進李志
常西游記載長春兩見太祖於大雪山太師移剌國公
俱不在坐在坐者惟太師阿海云錄者移剌楚材蓋志
常化後其徒以所聞輯此書誤阿海爲楚材阿海亦移
剌氏也至其官稱謬誤誠如弇州言要當爲淺人所加
云一說長春能呪餅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此無

稽之談重陽集云玉花乃氣之宗金蓮乃神之祖氣神
相結謂之神仙北游語錄云師父言大光明罩紫金蓮
金蓮喻心也俗人不得其解附會爲是言耳
弇州續稿書金蓮正宗記後云道門既曰性命雙修王重
陽馬丹陽亦極論養氣而遺身蚤逝似不及命者長春臨
去以脾疾至卧圊側而化後又別無神奇此所不可解也
酥醪洞主曰西遊記及陳時可碑俱云長春示疾數如
偃中後升堂留頌而化弇州深通釋典不甚喜道教故
多微辭非事實也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
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眞也眞皆祖

王重陽各有語錄而邱長春盤山語錄爲最其學先了心
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
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鑑容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
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
也

酥醪洞主曰北宗性命雙修之說弇州亦言之然此學
衛之遷變如陳致虛輩并習坐功期得丹藥非全眞本
旨也自元以後全眞之學殆之者鮮矣盤山語錄係長
春弟子王棲雲作云長春亦誤

雜鈔三種

元世祖褒封制詞從仙源像傳錄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爲之化至眞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獲承基構若稽昭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眞眞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屆雖前代累承於褒贈在朕心猶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君但贈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眞君之名丹陽已下七眞俱號眞人載在方冊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爲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爲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正陽鍾離眞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眞君純陽呂眞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眞君海蟾劉眞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眞君重陽王眞人可贈重陽全眞開化眞君丹陽先生馬鈺可贈丹陽抱一無爲眞人長眞先生譚處端可贈長眞雲水蘊德眞人長生先生劉處玄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眞人長春先生邱處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眞人玉陽先生王處一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眞人廣寧先生郝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眞人清淨散人孫不二可贈清淨淵貞順德眞人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眞人張志敬執行准此

至元六年正月日 按此係張志敬自誣其祖狀見前友人李俠垣謂世祖武宗制詞從仙源像傳錄

元武宗加封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開太上教闡全眞法天地之常經因陰陽之大順始自東華之變現訖于開元之垂緣由漢及唐必曠世而至人出以金繼宋際熙朝而立統彰恢其衆妙之門鎖以無名之朴或得意忘象涵泳於靈樞或駸星馭龍飛遊於紫極不可聞不可見雖與造物者爲徒翛然往翛然來亦曰隨時而示應故載傳於後裔猗叶贊於元功盡殊級之循加俾宗風之永紹除始祖東華帝君太晨宮祚綿而莫知其始終氣混混而莫窮其涯涘離形離兆有自而然爲福爲祥不言而喻傳之太上是曰全眞守其一處其和應不求爲不特絳格頊虬之上下鏤圖麟策之周旋法之著兮可存於浩劫後之承者選出于高眞惟古之賓師有今之明素能仁能勇至孝至貞所守彌堅不待歲寒而後見所言必應其於事會則周知及身之逞已申報本之誠愈切溫綸特降顯號循加於戲神人和而王道平遐不謂矣教化行而治功立永言保之可加贈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海蟾明悟弘道劉眞君可加贈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
重陽全眞開化王眞君可加贈重陽全眞開化輔極帝君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眞人苗道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天造草昧惟君子以經綸聖運隆昌亦至人之扶衛昔皇祖肇基於朔土有眞仙應現於東隅行無畦畛而天下之事靡不知學有淵源而天下之書靡不究所急者拯民於溝阱所先者鋤道之榛荊律身之戒雖嚴及物之功則博逮芝綸之疊降躡雲舄以來從率英賢凡十八人言宗祉非一二事心眞神契猶軒轅之師廣

成鼓簡義深若漢文之禮河上既成功於諸夏俾主教於長春其以肖以續者得其眞故曰希曰夷而永其壽翊我延洪之祚爲今持正之師再振玄門彼此皆一時也爰頒鴻渥後先豈二理哉宜進號以追崇尙傳規於不朽其長春演道主教眞人邱處機可加贈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眞君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佑于一德天惟顯思作者七人道之行也如辰樞之運元造如璇衡之契靈儀誰之子象帝先盡老氏關尹之妙無不爲將自化行東萊西陝之間或遁跡於塵區或棲息於環堵迨際皇元之興運親承聖祖之

眷知嘉猷敷陳允矣濟時之具玄機神寂超乎與天爲徒莫不窮師友之淵源咸已詣香晨之闕域闚乃宗規之舊緊于藩邸之賓亟才偉學以相承景覩靈祺之荐格其加顯級以貢眞風除主教邱長春別示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

丹陽抱一無爲眞人馬鈺可加贈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眞君

長眞雲水蘊德眞人譚處端可加贈長眞凝神玄靜蘊德眞君

長生輔化明德眞人劉處玄可加贈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眞君

玉陽體玄廣度眞人王處一可加贈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眞君

廣寧通玄太古眞人郝大通可加贈廣寧通玄妙極太古眞君

清靜淵貞順德眞人孫不二可加贈清靜淵貞玄虛順化元君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眞人苗道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賢有言盡忠于君致孝于親歸誠于天敷惠于下有才以濟其用有學以裕于人秩可列于

仙階道可弘子當世清和妙道廣化眞人尹志平襟神洞
廓丰格高嚴褐衣爲山澤癯儻非謂之悴衮服爲廟堂相非
謂之通汪然應物以無方捷若循機而有永大長春之室
教仍主于長春全靈極之眞象宛符於靈極示眞規於四
遠膺禮眷於二朝粤有嗣師載恢玄躅其領異數以進嘉
稱於戲豹水蓬萊歸渡不煩於舟楫吉雲飈景方羊或駐
於旌麾可加贈清和妙用廣化崇教大眞人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道德正宗屢傳於賢裔儒立最學間
出於熙宸況教典長春冠冤登瀛之列而躬膺眷綱維
寀極之規宜進秩以宗承示輸誠于景嚮眞常上德宣教

眞人李志常清文映世高行絶人摛述作之華于禮禳之
表廓神明之應于視聽之間璞不雕鏤行不厓異幹以淳
粹舍以虛無繩繩兮其可名哉皦皦乎不可尚已號其顯
畀制則特頒以爲全眞奕葉之光以慰賢師累章之請於
戲科盛揚於質笈千刼而繼太宸君實燦結于春華再傳
而得誠明子可加贈眞常妙應顯文弘濟大眞人主者施
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唐虞至治有開奕世之規箕潁外臣
允契登瀛之選蓋天之生材不虛其用而道之傳叙在得
其人粤昔長春遭逢聖祖芝綍遠頒於東土飛輪旋扈於
西征或後或先在左在右確然其志凌冰霜而游太清炳
叢宵殊渥不一書已靈旂可駐顯號其承 陟尹清和宋披
雲李眞常別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

趙道堅可贈中貞翊教主應眞人
宋道安可贈元明普照崇德眞人
夏志誠可贈無爲抱道素德眞人
王志明可贈熙神資道葆光眞人
孫志堅可贈明誠體妙虛寂眞人
于志可可贈誠純復朴沖寂眞人
張志素可贈應緣扶教崇道眞人

鄭志修可贈通微復靜沖應眞人
鞠志圓可贈保眞素朴靜應眞人
孟志穩可贈重玄廣德沖用眞人
張志遠可贈悟眞凝化純素眞人
蔡志遠可贈體元抱德沖悟眞人
何志清可贈虛明淵靜守一眞人
楊志靜可贈洞虛得一玄通眞人
潘德沖可贈通玄妙道沖和眞人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特正明素眞人苗道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按關中金石記載有加封師眞人四救延祐七年重陽日立陳德定正書并篆

續在五臺山重至大三年二月日付苗道一收執即此武宗制詞也特文末全載耳
元李道謙七眞年譜 節錄
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重陽祖師生
宣和元年己亥正月初五日清淨孫仙姑生
五年癸卯三月初一日長眞譚眞人生五月二十日丹陽
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正月初三日廣寧郝眞人生
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玉陽王眞人生
七年丁卯七月十二日長生劉眞人生
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長春邱眞人生
海陵王正隆四年己卯六月望日祖師飲酒於終南甘河鎮會二仙人授以口訣
五年庚辰中秋日祖師於醴泉縣再遇眞仙傳秘語五篇
世宗大定元年辛巳祖師鑿活死人墓坐其中
三年癸未秋祖師遷劉蒋村
四年甲申祖師於甘河逢一先生飲以仙酹
六年丙戌長春棄俗入道居崑嵛山
七年丁亥四月二十六日祖師焚劉蒋庵東遊五月過北邙山上清宮題其壁閏七月十八日抵寧海州會丹陽洎高巨才於范明叔怡老亭九月長春來謁請爲弟子十月一日祖師就丹陽宅內鎮門居環是冬長眞就環內出家

八年戊子正月初十日祖師出環二月初八日丹陽出家是日玉陽自牛仙山來願爲弟子二日晦日祖師挈丹陽長眞玉陽入崑嵛山居煙霞洞三月廣寧來崑嵛出家八月祖師挈五眞人遷居文登縣姜寶巷立七寶會
九年己丑春玉陽辭祖師居查山四月祖師引丹陽長眞長春廣寧遷居寧海州金蓮堂重午日孫仙姑詣金蓮堂出家六月廣寧辭祖師亦居查山八月祖師立金蓮會九月詣登州福山縣立三光會於蓬萊立玉華會是月祖師領丹陽長眞長春至萊州化長生出家於掖縣立平等會是冬挈四子至汴梁寓磁器王氏旅邸

十年庚寅正月初四日祖師召丹陽長眞長春立榻下授
以至言仙去是年閏五月於正月十一日始立春故止
五十八歲四師痊於孟宗獻之花圃遂入關謁和玉蟾
李靈陽於終南太平宮
十一年辛卯四師居劉蔣祖庵十月廣寗入關
十二年壬辰春四師復往汴梁遷祖師柩歸葬劉蔣九月
廣寗西游岐山
十三年癸巳四師劉蔣守墳六月廣寗東歸
十四年甲午二月廣寗至眞定八月四師於鄚縣秦渡鎭
言志翼日乃別丹陽劉蔣居環長眞居洛陽朝元宮長
生居洛陽市長春西入磻溪

十五年乙未二月廣寗游沃州夏孫清淨入關祭祖庭訖
出居洛陽風仙姑洞是年長眞乞食磁州
十六年丙申六月廣寗作易三十六圖是年長眞游懸沼
州居白家灘
十七年丁酉是年長眞行化高唐縣
十八年戊戌八月一日丹陽出環西游隴山華亭是年長
眞居洛城東北雲溪洞
十九年己亥八月丹陽遷隴州佑德觀居環十一月十八
日出環是年長眞游衛州
二十年庚子春京兆趙蓬萊施宅爲菴請丹陽居環八月
二十四日僚庶請祈雨越日雨足是年長眞西游同州

二十六年丙午冬長春下龍門山居終南祖庵
二十七年丁未十一月十三日玉陽奉詔至燕
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長春奉詔至燕五月十八日召見於
長松島中秋得旨還終南山是月玉陽亦還山十二月
上遣使復召玉陽
二十九年己酉正月玉陽至都會上崩詔君命爲先帝主
醮
章宗明昌二年辛亥十月長春東歸棲霞住太虛觀
承安二年丁巳六月玉陽復被召七月初二日見於便殿
賜體玄大師號冬長生被召勅館穀於天長觀
三年戊午三月長生得旨還山勅賜觀額五道曰靈虛曰

太徵曰龍翔曰集仙曰妙眞令立觀度人玉陽請祖庵
爲靈虛觀夏得旨東歸侍親
泰和元年辛酉是年長生遊廣陵玉陽奉詔詣亳州太清
宮作醮
三年癸亥二月初六日長生仙於武官靈虛觀年五十七
玉陽再奉詔詣太清宮作醮度道士千餘人
七年丁卯元妃施道經二藏一送棲霞太虛觀一送聖水
玉虛觀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七月十四日玉陽應孚尤魯參政
請至北京居華陽觀值旱告以雨期至十八日果驗是
年長春游鵝山

崇慶元年壬申十二月二十日廣益仙於益海州先天觀
年七十三
宣宗貞祐四年丙子長春居登州上命東平監軍王庭玉
召赴汴京不起
興定元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玉陽仙於聖水玉虛觀年
七十六
大元太祖十四年己卯長春居萊州昊天觀是時齊魯陷
於宋八月宋主遣使來召不起十二月太祖命近侍劉
仲祿持詔至萊州
十五年庚辰長春應詔西行二月至燕都八月至宣德州
十六年辛巳七月至阿不罕山立棲霞觀十一月至邠迷

思干城
十七年壬午三月過鐵門達於行在上問以至道
十八年癸未三月七日得旨東還賜號神仙掌管天下道
教六月抵豐州八月至宣德州
十九年甲申三月還至燕京住太極宮
二十二年丁亥五月得旨改太極宮爲長春宮七月九日
仙於長春宮之寶玄堂年八十
國朝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摘錄
漕螺觀壬重陽畫像詩刻正書無年月山左金石志附大定九年末 山東掖縣
終南山重陽王眞人玉花疏稱花正書大定二十三年 陝西盩厔
桂金燈詞王重陽撰劉處玄行書 山東掖縣
壽羅觀主王重陽詩詞石刻正書無年月山左金石志附大定九年 山東掖縣
邱處機遇仙園石刻草書碑陰遇仙樓二字正書無年月山左金石志列於大定九年 山東掖縣
重陽子書無夢令詞草書承安五年九月 陝西長安
王重陽悟眞歌行書無年月山左金石志附泰和七年八月 山東掖縣
牛頭寺長春眞人述正書大朝癸未重九年也 陝西咸陽
長春眞人詩詞碑正書太宗皇后稱制二年九月 山東泰安
玉清宮摹刻邱長春遇羣跋語碑草書山左金石志跋語書戊子春戊子爲太祖崩後皇子拖雷監國之年此爲建宮時所刻 山東濰縣
長春子題虛亭詞白樞德正書申猿五禩二月 浙江仁和趙氏拓本
陝西寶雞

長春子青天歌詩刻行書至元十年八月　山東掖縣
長春子黎花詩詞石刻行書無年月　山東掖縣
蒲察大師索海市詩邱處機行書無年月　河南登封
黃籙大醮記馬丹陽撰正書大定二十三年　山東福山
積金山通仙宮馬丹陽普救歌碑正書大定二十三年　山東福山
歸山操馬丹陽撰邱處機正書大定二十八年　山東濰縣
玉清宮摹刻馬丹陽滿庭芳詞碑正書無年月　山東濰縣
丹陽子行吟圖詩譚處端撰并正書大定二十一年八月明景泰重刊　浙江鄞縣　范氏拓本
崑嵛山白骨圖并記譚處端撰程發正書大定二十四年七月　河南洛陽
杜天師忽驚鳥并詩譚處端正書大定二十三年　浙江幾壩　何氏拓本
譚真人踏雲行詞行書大定二十五年　河南濟縣

玉清觀龜蛇二字譚處端正書無年月　山東濰縣
玉清觀蓬萊二字長眞子書無年月　山東濰縣
大基山詩刻劉處玄撰正書大定二十九年三月　山東掖縣
靈虛宮唱和詩刻劉處玄正書碑陰行書大定二十九年四月　山東掖縣
青石山長生子遇仙園詩刻草書無年月山左金石志附泰和末　山東昌邑
全眞開教秘語碑正書無年月　陝西盩厔

大埔藏培基校

廣州市西湖街 余堇文齋刊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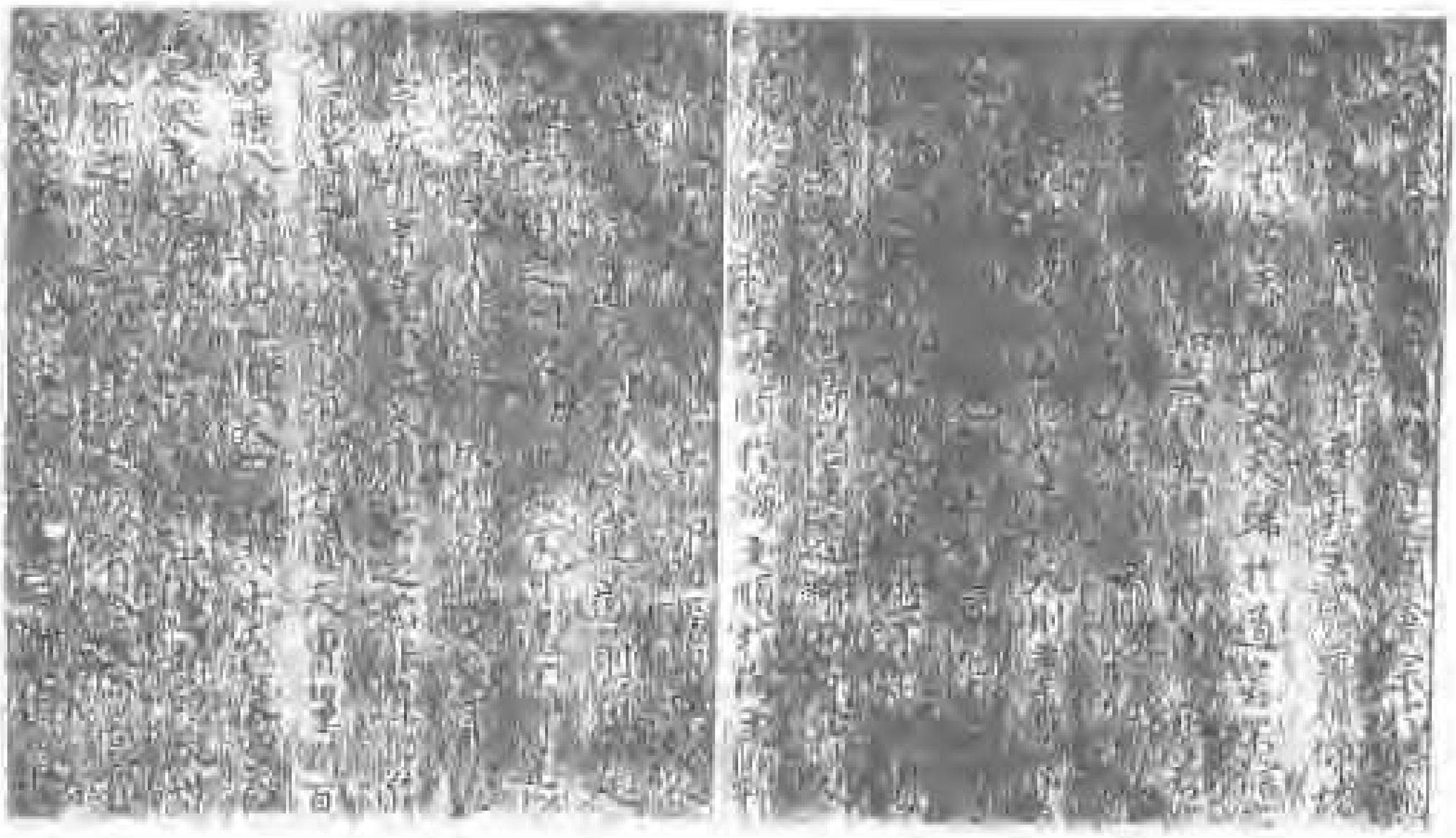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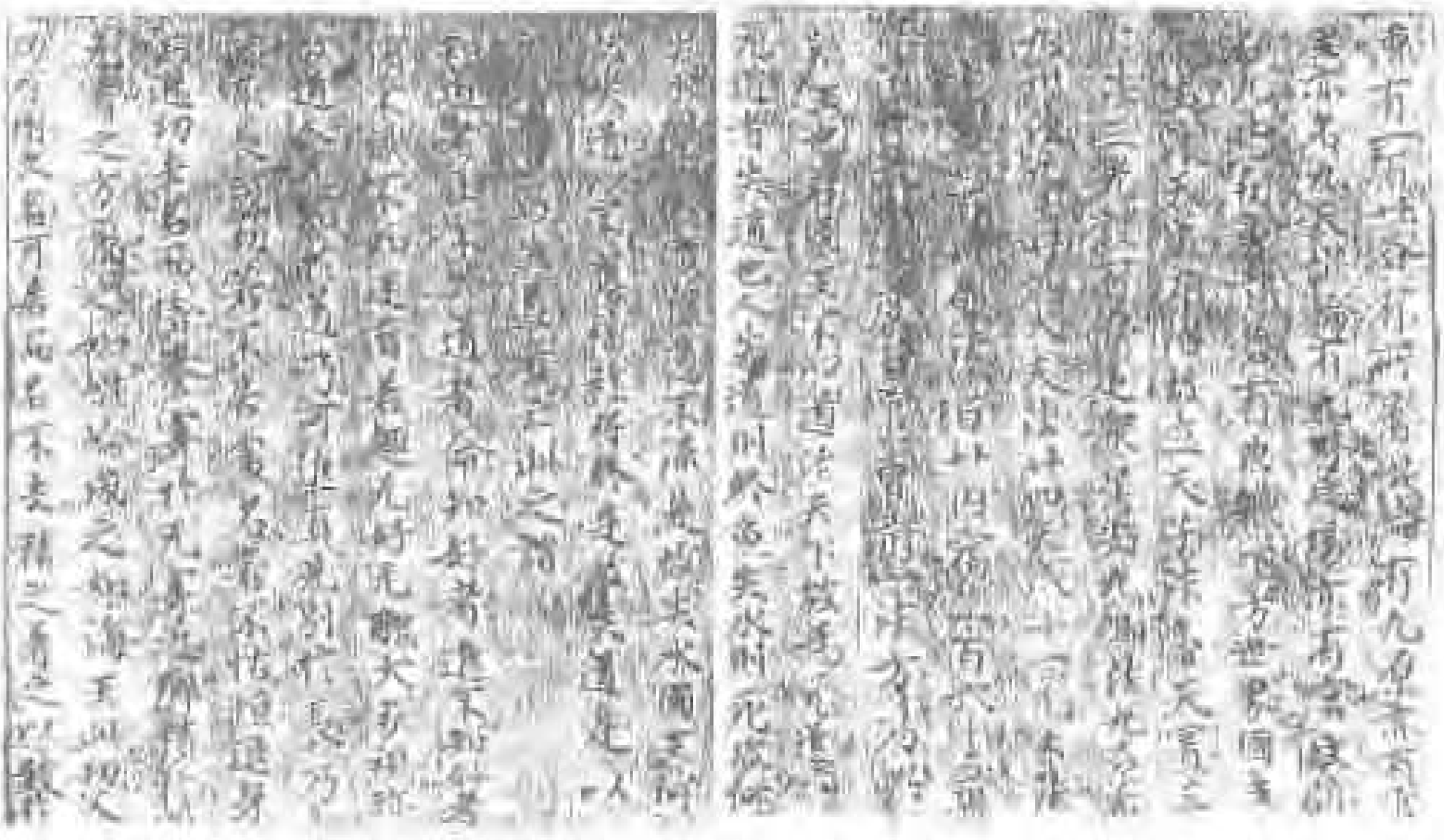
丙午丁未間余守登州嘗三至盧海州入崑崙山重巖複嶺綿亙數十里石門以內人跡罕到未能窮其勝也舊傳重陽講道於煙霞洞當年遺迹髣髴遇之塵俗鞅掌山靈笑人自滄桑後游心方外私淑　友珊陳先生竇名道籍顧於立門要素澹然無所知也戊午秋憲公道長以　先生所輯長春道教源流見示受而讀之乃知全眞一教道家所謂北宗先性而後命與儒家存誠之旨隱相脗合世傳銘赤龍虎之奇齋醮符籙之異皆外道也長春子當元代初萬里應召以止殺悟人主以孝弟明人倫其發揮道力遂使荒徼絕域咸爲感動數傳以後自北而南被其

教者累世而不絕苦身持行大抵能守師法何其盛歟原夫道教始於老子而實胚胎於易老子言清淨無爲非盡無爲也其在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長春子本其精誠以宏教化蓋合於時行之義與夫空談立理者不可同日而語矣若夫當無可爲之時闇然自修獨有得於至道之要由是闡而明之使後之學者皆知所宗而無或馳騖於旁門其用心至苦長春子距今五百餘年薪火之傳不在是哉余以闇陋之姿親拜列眞之庭而聞道恨晚讀是書益自愧也羅浮酥醪觀十八傳弟子

張永閻謹跋

道德經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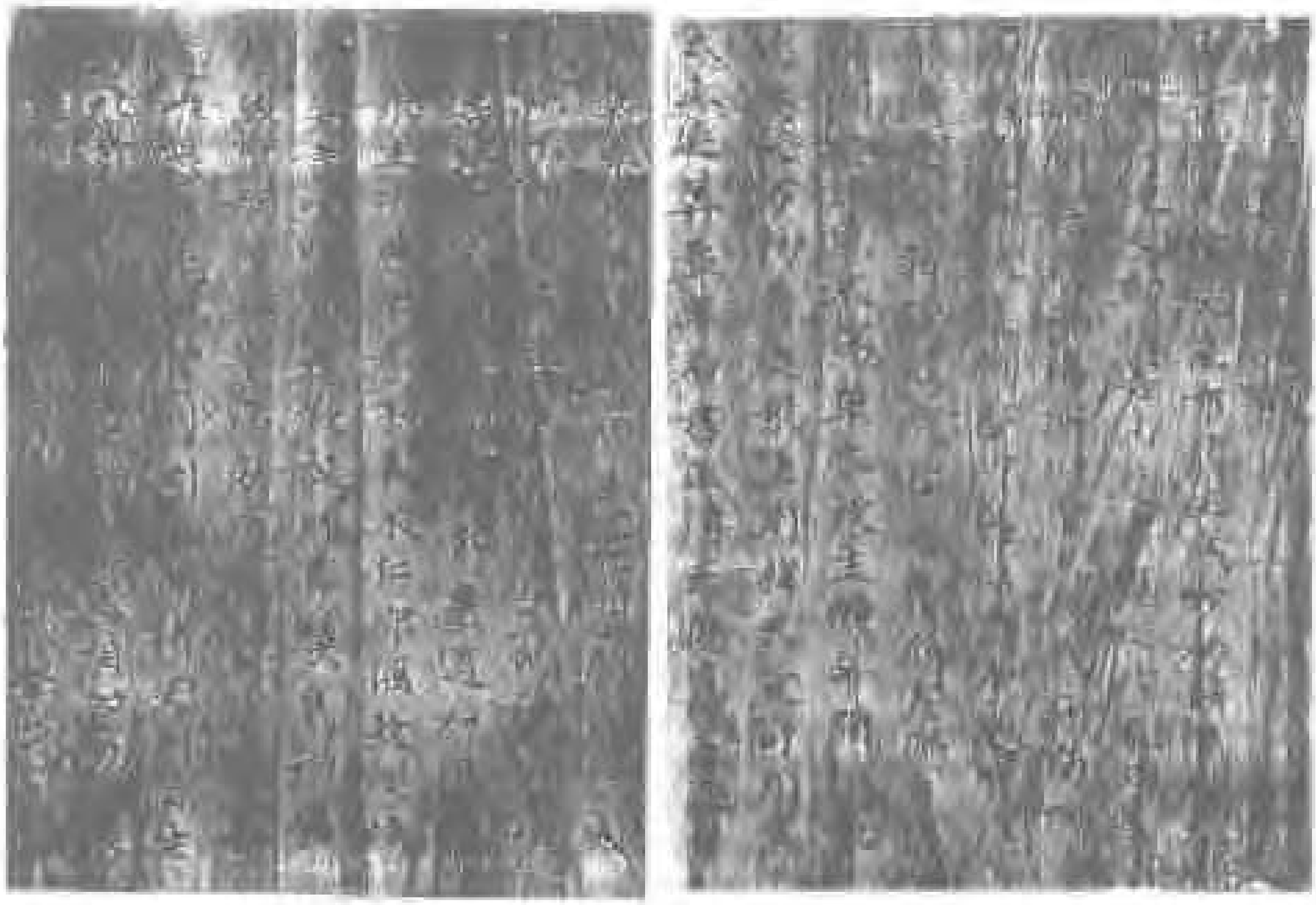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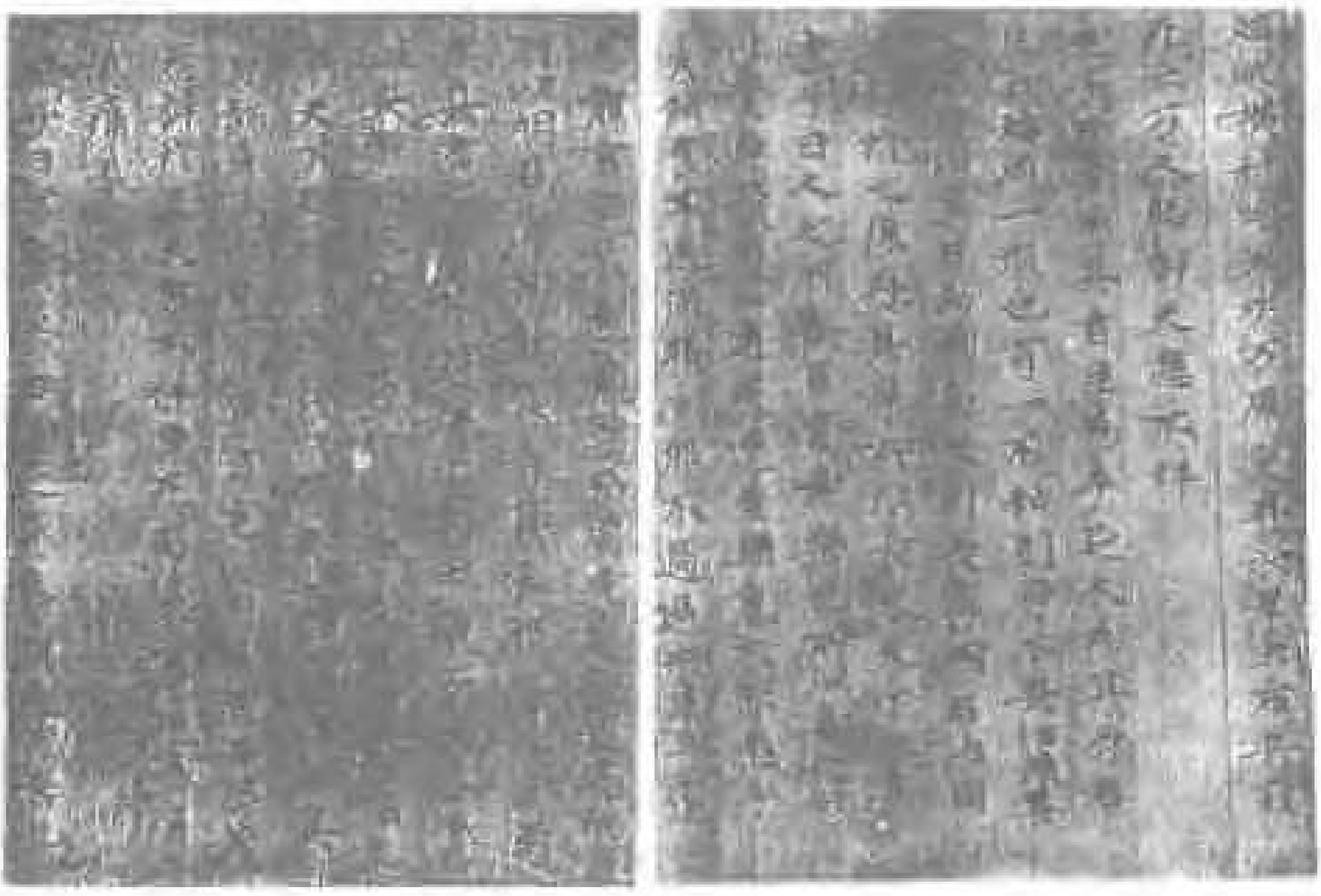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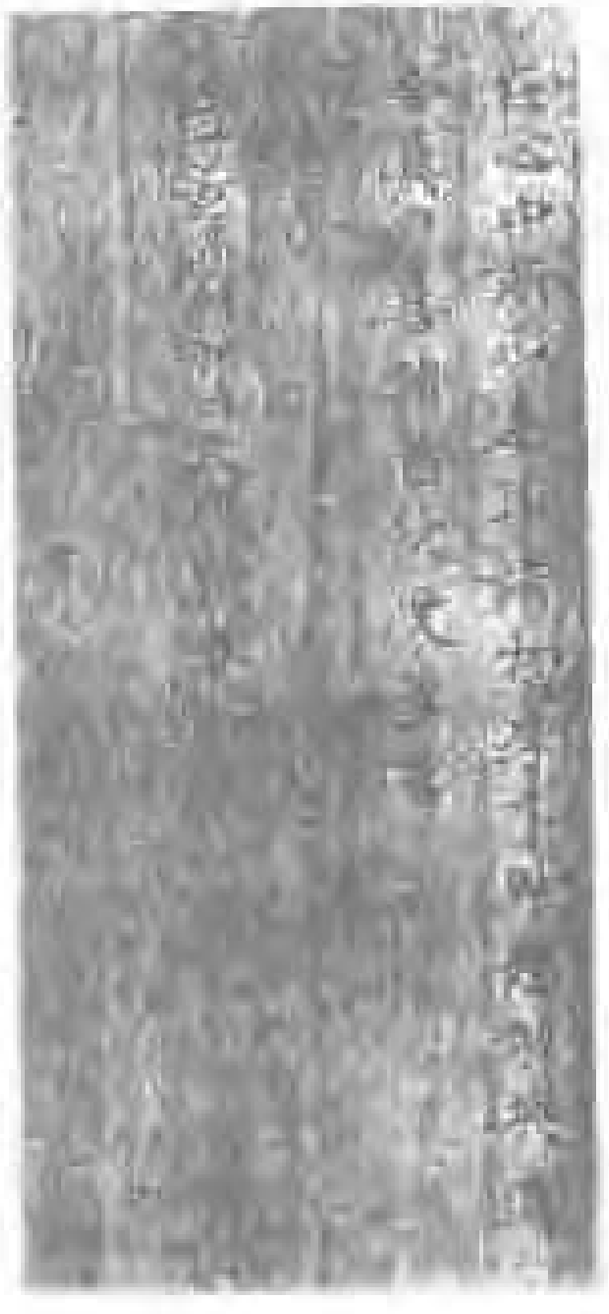
无為也
方臺百丈累下而成万里之涉跋步而進漸
海孫湯帆櫓而到故績之繒積絲而成故
大陽之性因凡而獲但有至成何憂不積而
登也昔者玄龙起一跡之踪闡道洪風來思
之會乱神勢終視如要略初蹄百却之運
疾風之揚蒙也成之堂堂未成其行之
不懈玄感知章是以道沖而用始終可切差
清不濁玄應自然方之於道未足遠
人知其書道則可實守常不知終不知死
何以故人正知憂生不知憂死假有百年之壽
而无一惟所以者何人之所貴貴於日月之明下
知夜消其半從一年以上十五以下小兒童昧未
識好醜徒有受生之名而无受生之用漠遊
而去之從八十以上而下老老昏季
一日未豊卿人薛振玉書于雲峰精舍

老子道德經通釋

永曰天應經







太玄眞一本際經殘

太玄眞一本際經殘卷 敦煌石室寫本 不藏順德羅氏

此殘卷前題已失計經文一百九十九行又後題及年月書
款二行共二百又一行但卷係兩截前百五十四行爲一截
後四十七行爲一截中有脫佚然觀前後文義則確爲一經
而行字畧有高低之差或非一卷歟經文頗鄙拙以其不見
今道藏中姑命兒子福成錄而存之宣統三年七月上虞羅
振玉

前缺

老君曰汝曹已染濁氣來久封執小乘自見自能自是自伐小
志已成慧源已斷何當可教縱得延年千万報盡之後乃有將

履地獄之者何上仙之可冀耶吾受太上重任方以大乘至法
化度八方人民貴庶乃至一切神鬼三塗地獄蠕蠕動之類
豈可偏爲子等諸仙而惜意也但恐教子徒勞尤益耳吾今設
欲爲子略說修學因緣万分之一如脫不能依信如說修行更
增子罪況欲希吾道德五千文乎吾尤所惜也諸仙聞教各各
號泣悲悼自責重復稽首叩頭自博言曰弟子等昔不開悟實
有是非之心何者見他懈墮行惡意以爲非自見行善勤勞必
定言是所以非他懈墮行惡者謂其當入地獄自見執心行善
不懈者必望昇仙今蒙神尊誨責弟子等所行非但不得進仙
方當更還地獄不勝慙怖心魂喪越迷或更甚不能自堪伏願

神尊物垂救度言畢拜首流淚嗚咽不能已已老君告曰吾向
告子所云至道之要非下仙所堪卽斯是也始尒發言已增大
或何堪更說禁誡之深旨也

扶桑太帝見諸仙人悲惶苦切哀念在心爲白老君曰神人大
慈大度太上所委方欲廣弘大化遍濟幽明諸仙人等雖復重
昏未啓而各有微緣自非神人善巧之能此等莫由開悟也勤
勤之志良在可哀幸願能人開其指授時諸仙聞旨不勝喜勇
齊聲悲明響徹十天禮謝二尊衛荷无極時老君怡然更貌含
笑而答帝君曰帝君所寶玉清隱書上清高旨神眞虎文太清
神丹琴心要誡唯深隱秘不使中仙所聞而乃見勸授此下仙

道德之奥乎其可解邪太帝謝曰薄德寡能位當於此非不念
傳後學而威禁難違至如神人所弘大功德本不簡穢賤唯善
是與然則大无不苞細无不入所以神人弘此法故和光同塵
近成万物也下仙雖復垢重量非大慈所棄不勝所見敢有此
陳唯願神人於其慊到老君曰吾乃愚人淳淳不知誰子眞以
无狀之狀有物混成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太上以吾狂直
恍忽賜垂委任今復帝君殷勤所勸豈可不爲竭其愚短耶

諸仙丹苦遲徹尒時藥珠上宮玉晨太上三元宮裏三素元君
乃至十方靈寶天尊太微天帝君金闕帝君三清太極一切諸
君丈人皆以道眼見此諸仙勤勤可愍各遣仙官上眞親臨鑒

映瑕輪照日十絕鵲空鳴鼠鳴作天大樂威光翼翼隨方而
至施禮恭敬問訊安不咸曰爲諸地仙水仙天仙人等祈請大
法丹苦遲徹神人大慈應當教喻受命而來以爲鑒證時宮中
忽有自然金牀錦席七寶帷帳羅縷數張眞列座天灑香花神
風靜默天无氣翳山岳藏煙海水潛波神龍勇躍香氣氤氳人
靈交泰老君忻然告諸仙曰子等丹心遠感十方天尊三清道
君等各遣上眞仙官監臨子等宜各設禮諸仙忻喜口不能言
內心慚愧退身敬禮禮畢老君曰子等先身百刼之前已奉法
教久應得上仙之道只爲誹謗大乘之法不建大功先度於物
唯修小善求自度身人我不除妄生分別生分別故封著有爲

无爲亦有爲亦无爲非有爲非无爲等法著有爲者以无爲爲
非以有爲爲是著无爲者以有爲爲非以无爲爲是著亦有爲
亦无爲者以非有爲非无爲爲非以亦有爲亦无爲爲是著非
有爲非无爲者以亦有爲亦无爲爲非以非有爲非无爲爲是
然道本來非是有爲无爲亦有爲亦无爲非有爲非无爲之法
經中所說有爲无爲等此是聖人權便治病之言何有空實子
等妄作如此分別妄起是非是名邪見以邪見故名爲小乘小
乘之學是故究竟只得地仙已下非但不能得於上道而所見
不同更相訾毀諍競功名還生罪業所以汝等當有墮於地獄
之者何意如此只爲我心不捨故也子等向得吾言所誨自見
自是等過子等答云實見他人作惡用以爲非自見行善必定
言是自行善故謂得昇仙他行惡故當入地獄今蒙誨責以行
善爲是者乃不得昇仙翻入地獄更加迷惑者吾今告子善宜
諦聽子等捨惡行善猶尚不免地獄三塗者豈可令子捨善行
惡乎吾前所言子等自見自是之過者不謂以行惡爲是以行
善爲非也但行善者本以破惡惡既已除善亦无善妄見
善是名自見以此自見爲長名爲自是且爲善之內自有多塗
或作有見或作无見作有見者便謂道是有爲之法作无見者
便謂道是无爲之法然一切万物山河石壁現有形礙至人體
解猶尚不見是有是无何況於道而得是有是无邪道者是有

有則不關於无道若是无无則不關於有如此隔礙何名爲道
乃至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見皆是妄生分別以此病故徒積
千億万年何有上仙之冀也子等罪垢未除未堪聽受吾法然
微有先緣今蒙太帝慈愍相勸羣眞鑒瞵子等叨幸已自无極
當自伏罪對諸大聖羣眞之前盡心懺悔丹誠再感吾當命勑
文始先生爲汝等傳經法師也
諸仙蒙教中心解釋疑滯廓然復蒙教勑懺悔各各自念我等
積惡之愆當得除蕩復蒙許命令文始先生傳授經法我等今
日當得稟受喜不自勝稽首謝曰神尊始發一言之誨告示自
見自是委曲因緣人人悉蒙醒解无異盲人啓目證者得聞亦

如溺者值舡帆人過食種種比方終不能及況復將命文始先
生賜爲師保弟子等万劫善緣有於今日當得開度仰荷慈濟
罔極之恩言畢各欲懺悔意中自恨不記前生緣來經歷處所
作何罪業老君已知將欲借其慧眼通明反照之法即告諸仙
曰子等且當閉眼伏地至心三誦三寶名號先念今生自小以
來諸愆各過令事事分明然後自當以次通憶前世時事及六
親眷屬悉可知也
諸仙應聲齊諾依命伏地各云至心歸命太上无極大道世六
部尊經玄中大法師至心歸命太上无極大道世六部尊經玄
中大法師至心歸命太上无極大道世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

因各自思念生來所履善惡之事從來所不憶者今並併憶事
事分明內心歡喜忽然更悟通見前生万劫以來經歷報對无
不曉了亦有曾生天上爲男爲女溫樂驕奢報盡還墮者亦曾
爲國王者亦曾爲下賤者亦曾生中國亦曾嗟邊夷亦曾生惡
逆盜殺貪淫輕慢鬼神呵咎天地爲子不孝二親爲臣欺侮君
上亦曾墮地獄受苦无窮亦曾作衆生更相噉食亦曾在世不
值經教雖值經法而不受持雖復受持而生懈墮又封執小乘
誹謗至法幷憶歷劫父母兄弟姊妹夫妻男女氏族名字前後
次第如觀掌內既得內念分明悲喜交切一時更起拜謝神尊
弟子等今並自知身及歷劫眷屬善惡因緣皆由識神稽滯來
久致禀質受生恆感濁氣雖屢沐玄風而業性難改是以輪迴
生死无不所更在處唯作罪因永无覺悟今蒙神尊至造衆聖
哀怜自万劫以來盡皆醒憶竊思一日之愆言不可盡況復一
生所犯一生已不可說況於十生百生千生万生乃至一劫万
劫也直一身之罪法界不容況及一切眷屬之罪弟子今欲普
遍懺悔而非語之言所能及只可心內思惟只不能發惟用悲
惶戰愧而已老君曰理實如此夫事无大小心證其實者口則
不能言也所以須建大功德者爲此因緣故耳子等於一生之
中以父母夫妻兄弟姊妹子孫以爲眷屬至於百生千生万生
乃至千劫万劫生生世世皆有如此眷屬謂以爲多者理未盡

也一生之中父母夫妻兄弟姊妹子孫以爲眷屬者此是俗中
劣見者耳非始終眷屬也學道之人諸眷屬者一生之中上從
億曾万祖以下至於子孫內外親屬君臣師保同學知友此乃
一生之眷屬矣皆是過去因緣曾經共事乘善惡二業願念所
感共爲眷屬耳故有父慈子孝兄謹弟恭室家雍穆者有六親
不和更相殘害者皆是往昔善惡二緣所搆耳自非學仙之人
發解智慧脩大功德資益拔度令得解脫獲正智之心者罪福
輪迴百千万劫終不斷絕非

以上爲前截以下爲後截中有奪逸

直恐惡之者鄙人善心親受之者最爲大累所以者何戀情深

厚故也是以魔氣債主盜賊淫私及同坐同行一言一笑乃至
奴婢六畜水蟲飛鳥爲己所養者爲己使役者爲己所治捶著
爲己所煞傷者爲己所噉食者爰及惡獸毒螫下至昆蟲但共
己身相擾害者皆是過去眷屬乘昔二緣之對常相會遇也若
非功力濟度何由可息眞論一生眷屬其數已自難窮況復子
生万生千刼萬刼百千万刼因緣眷屬而可計邪眷屬尚不可
計況復眷屬所爲之罪安可計也然此猶爲未多乃從万万億
刼以來善惡因緣亦不相捨離也万万億刼猶未爲遠乃從无
始以來而不捨離也子等今欲通爲万刼以來眷屬懺悔者百
千万億塵沙之數未之一也凡此等事並非子等力之所及所

以學道之法論罪必須先自尅身建功必須先被於物已之重
罪未除何能解他之罪今但先自懺謝子等已身宿新之罪然
後別教子等立大功德普拯之法也
諸仙曰唯唯即迴心遍禮三清十方无上无下无極无窮天尊
上聖諸君丈人現前三尊一切衆眞曰弟子孟德然等稽首稽
首一心歸命上啓无上无下天尊上眞无鞅大聖弟子等今蒙
憶醒往昔曾因奉持十戒暫生天上不能清淨至心脩道驕奢
自恣航溢之罪一乞原赦又曾身作國王殺伐爲事信用邪言
誅戮賢明輕侮二儀不敬三寶窮厚妖孽獵捕衆生等罪一乞
原赦又作人臣罔上欺下自求□祿讒謗中賢察獄不明違理

決判又將兵領衆平討四方破畧村墟不問清濁滅人社稷離
隔種親收縛賢良以爲僕隸欺奪人財逼人婦女如此等罪无
限无邊一乞原赦又爲人父母不愛不慈爲人子孫不仁不孝
爲兄弟不和爲夫妻不義爲朋友不信作師資不穆及輕慢貧
老呵罵鬼神酒醉猖狂不畏罪福如此大罪生生世世无日不
爲今伏懺悔乞蒙原赦弟子等前身万刼恆有此罪及蒙染法
不能精勤躭尚名聞自作吾我强生分別誹破他法自用言是
不知所執之法是小乘之病如此之罪无極无窮今乞原除永
不更犯若受大經之後一事不依科法求入地獄受諸大苦万
刼无恨弟子孟德然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稽首稽首拜謝以

聞是時空中響應如万人之聲同稱曰善

太玄眞一本際經證實品卷第五

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念五日道士索洞玄敬寫

關聖帝君覺世經註證

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身於天
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
生凡人心卽神神卽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
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愼其獨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
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況報應昭昭不爽毫髮
淫爲諸惡首孝爲百行原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
而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若負吾教
請試吾刀

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友
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敎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

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
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貲成美垂訓敎人
冤讎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
民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
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禍
患不侵人物咸宜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
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妒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爭訟損人利
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
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弟兄不
信正道奸盜邪淫好尙奢詐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
瞞心昧已大斗小秤假立邪敎引誘愚人託說昇天斂物行

人生在世

註天地之間人爲貴既爲人必不愧不作始足表異於人既在世必立德立功差堪有補於世若使幼而壯壯而老一任悠悠歲月不肯勉勉以成名不能赫赫以傳後乃庸碌者流奚足貴則人生在世一語有鄭重意有希望意有危惕意有悲憫意雖暮鼓晨鐘未若此警醒也蓋人生於世如在寶山種種善緣皆爲至寶生不爲善一旦離世是猶登寶山不持一物空手而歸悔之已晚然則人生在世可不亟亟爲善乎

漢東平王蒼好善嘗語人曰人在世間無補於世者多有功於世者少矧驕佚成性溺於聲色貨利耶彼人之溺此者以爲世間之可樂惟此不知此等之樂過去卽空行善之樂過後猶在也一日朝明帝帝問王處家何事足樂王奏曰爲善最樂帝大加褒奬詔賜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佩之

國朝冷孝子名昇山東益都諸生父楠元好遠遊明懷宗己卯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後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涕泣尋訪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步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與其父舊爲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果得父櫬於龍州北門外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叙其事爲龍州扶櫬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蠻荒萬里之外視王紳滇南慟哭記尤難後孝子家累世書香科第不絕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

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自後每夜夢見李氏以爲精魅書符咒禁終莫能絶李氏歎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來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

盧陵張千載字毅甫文文山義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敗還吉州毅甫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某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日卽藏其首火屍拾骨置囊內負之南行付其家先一日文山之子夢父曰吾從毅甫還矣已而果至若此之義

百世下聞風猶爲唏噓感泣後千載子孫科名甲於一鄉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

註忠孝節義等事皆人生性分內事也如或不盡則無父無君無禮義廉恥之四維厥心居何等歟若此不謂其心之昧不謂其心之放直謂其心之死而已但見其居然具人之形骸而靦然滅人之至性宛然服人之衣冠而頹然壞人之名教雖有身猶如無身也雖在世不如歿世也祇爲偷生於天地間不足與於人之數耳而人皆厭之惡之以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徽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脩與之不意已爲忠孝兩虧節義俱喪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哀哉

宋賢似道爲相奸邪不忠欺君誤國後貶循州會稽尉鄭虎臣其父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將作妾逐去撤轎蓋暴

蒙神契後載三子皆顯官

凡人心卽神神卽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

註冥冥中有所謂神焉其洞鑒無微不徹其感應無往不通世人敬之畏之誰敢比而同之歟不知神亦不外於人也人亦可以爲神也盍觀夫人心乎心之虛靈卽神之聰明者是神之正直卽心之剛方者是假如此心一主於誠則內省不疚卽爲神之所許設或此心一出於僞則自治多慚斷爲神之所惡人欲無愧神必先無愧心而後可欲不欺神必先不欺心而後可烏得謂心藏於中而神不知耶

漢王忳字少林嘗至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黃金十觔乞葬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卒忳爲之嘗葬計費一金餘金悉置棺下後數年忳有事至洛陽於路亭遇一人自云金姓有一子在外遊學數年未返言甚慘切忳因備述前事狀其形似其人驚慟曰是吾子也大恩久未報天遣相逢以彰君德耳因往京師載棺餘金宛然忳由是知名舉茂才子孫貴顯或有人私問曰子於當時餘金何不取之忳曰吾不敢欺心也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云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爲功汝其愼之嘗有士人往謁陶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不久當死安望長生問其故云凡人作一虧心事則神縮一寸今觀此

君神僅數寸耳竟如其言

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愼其獨

註世之人類不齊其間有品端行淑卓爾不羣者則推之爲君子君子之心殆愼焉而不放者也夷考其行無時不君子無處不君子而其愆於幽獨爲尤愼或恪守夫三畏天命大人聖言莫之敢慢或慨想乎四知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莫之敢欺此其氷淵自凜之衷衾影無慚之意固無時無地而敢寬也

董大參樸家居適直指爲公門生監試秋闈先時密封經旨授公公發書卽取焚之不以示子曰上欺君下欺人材對衾影不安抱慚幽獨吾不爲也

昔有一士子某博學多才人皆以翰苑期之嘗葬計費一金餘金悉置棺下後數年忳有事至洛陽於路亭遇一人自云金姓有一子在外遊學數年未返言甚慘切忳因備述前事狀其形似其人驚慟曰是吾子也大恩久未報天遣相逢以彰君德耳因往京師載棺餘金宛然忳由是知名舉茂才子孫貴顯或有人私問曰子於當時餘金何不取之忳曰吾不敢欺心也

關聖帝君降判曰此君本科名中人也緣盜嬸故削去生泣辯無有神又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君子幽獨不欺此心尙可動卽生大愧服蓋少時見嬸美偶動一念故也後生悔恨無及抑鬱而死嗟乎寸心一動上天已知生以翰苑名才爲一念偶邪遂至削祿奪紀可不痛哉謹告天下萬世人於起念時卽宜猛省

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

註何云闇室耶乃隱隱未顯之地也何云屋漏耶乃寂寂

無人之處也世人值此際往往忽焉而不知謹則情易恣也性易縱也心易放而莫之檢也能免乎欺與愧欺君子凜此以爲鑒乎我者動靜難逃也環乎我者指視交至也惴惴焉防其欺與愧而已且思一念或欺百念之誠莫可補必也處闇室如處大廷對扆漏如對天地而猶不敢自謂果無欺果無愧也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國朝邵嗣堯山西人庚戌進士勵志聖賢處闇室之地常若神明在前初爲北直清苑令清正不阿妻子來任所公不許進城賦詩却之曰看罷家書意惘然紛紛相勸置莊田狼山不捲千年畫雞水新栽五畝蓮擊鼓升堂眞說法燃燈獨坐類參禪囊空猶是當年我未許妻兒索俸錢妻子閱詩仍歸故里後公內擢御史累升至江南學院至今崇祀北直名宦

淮郡某士於醉後戲一婢力拒得免時漏下四鼓妻忽謂曰適夢一神星冠皁服手執文簿向我指畫而去旁一人云此竈神也士聞之悚然不敢言後爲婢擇配始言其事觀此則神明處處鑒察不虛矣

況報應昭昭不爽毫髮

註世有謂天道冥冥無所謂報應者又謂人死寂寂無從而報應者此皆不仁之言所以阻人爲善而助人爲惡者也豈知報應昭昭固絲毫不爽耶卽如某某行善而貧賤

某某行惡而富貴似乎一時之無定不知行善而反貧賤庸知不慶流於百年乎行惡而反富貴庸知不殃及於數世乎卽行善而長受貧賤庸知不命厚福淺匪如此而更有慘於難形者乎卽行惡而長享富貴庸知不命薄禍宏匪如此而更有榮於莫尚者乎一思再思而反復思之天之報應豈有或爽也哉

明孫劭湖州人與袁了凡先生交善先生授以感應篇功過格劭兢兢自省行事謹愼人皆以端人目之年逾四旬由拔貢選一邑令忤上憲意落職回家窮甚遂謂天無照察口占一絕貼於城隍廟柱上云寡過多年不記功老天何苦令余窮有談報應津津者此後聽如過耳風未數日爲轉移之厚命吏取册與視劭視之凡生平所行纖悉畢錄其受福處皆本無而轉有者其履順處皆本危而轉安者方信報應不差劭醒後倍加修省二子次第登仕籍

淫爲諸惡首

註嗚呼淫罪滔天天喜正而惡邪淫則罔顧倫理乃邪之至者也天喜誠而惡欺淫則不畏神明乃欺之至者也天喜陽而惡陰淫則暗用智術或以勢逼而利誘皆陰謀所寓也天喜生而惡殺淫則怕露形跡或使戕夫而墮孕皆殺機所伏也判爲惡首非枉也宜也而獨不見夫淫報乎考諸古賢哲之傳記有以淫而喪功名者有以淫而損壽

數者有以淫而滅門戶者有以淫而墮輪廻者皆罰不勝罰慘乎其慘者也吁可不戒哉

明劉狀元理順河南杞縣人館於巨室東翁贈一家生幼女色甚麗令侍公夜卽臥公榻側越三年公辭館囑擇壻配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爲側室可耳公曰翁以我爲小人乎我實未敢一犯僕婦驗女果處子也東翁佩服不已因贈詩曰冶容堪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眠情近坐懷從未亂方知柳下不虛傳公答詩曰誰謂妖嬈我亦憐情牽不動只孤眠席前有妓胸無妒明道於今語尙傳後公中狀元値閹寇犯都題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遂自縊死越五日家人收其屍面色如生

覺世經註證

江南有書賈稽留者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淫書及春宮淫像人多勸止之不聽以爲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其立意悖謬如此至於春宮一册引誘無知傷風敗俗壞人心術害人性命使少年見之誤一生大事後稽留無子目雙瞽其妻多外交女三眩適不數年所刻書板一火而燼死之日無棺妻女之賤有不忍言者

孝爲百行原

註父母之恩同於天地卽有孝子烏能仰酬於萬一夫孝不可以一例視亦可以一節稱其間有顯親者有揚名者有能光前者有能裕後者有默化其非者有默承其意者有曲盡其奉養者有用敬以求底豫者有用愛以博開顏者有念煩勞而預爲釋者有念疾痛而早爲防者凡此或屬子職之大綱或屬子職之細目但勤勤懇懇以行之不說難不說苦可謂孝矣孝則欲忠君匪忠恐素餐負疚辱我父母也孝則欲信友匪信恐薄倖貽譏玷我父母也孝則欲和家室緣父母爲我擇配不忍暱寵而生厭也孝則欲宜兄弟緣父母望我式好不忍因財而生忿也推之禮義自嚴曰吾遵父母之訓廉節自勵曰吾爲父母之光其他行無不善者皆孝之餘緒耳故曰百行之原也世之爲子者務盡其心竭其力無負乎父恩母德焉其卽兩間之完人也夫迪吉錄云世有四等父母者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人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

寡四曰貧乏父母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養尙克安然乃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纖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叢穢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形影相弔心話莫提丈夫猶未可緩婦且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穉者穉人人鼾睡矣個個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聞枕邊濕淚與誰同有孝順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托熱腸若一週不孝子其間血淚千行悲苦萬狀更有不忍言者又有撫字財匱婚嫁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餐而忍氣夜爨晨炊猶罵閒食紡績抱孫尙咒速死吁身從何來而長養若

是童稺時能自拮据活耶此數等之老其寃氣尤足動天
爲子孫者益當行孝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於斯爲吃緊云
陳成卿勸戒全書又增入一等云世有婢妾而爲生母者
同是一般女子生於貧賤之家落在富貴之手共衾同褥
之日少孤眠獨宿之夜多造化者遇著賢慧主婦或半晴
半雨尙可勉强度日若遇妒悍之性終日惡聲相加百般
凌辱少辯一語便罵犯分無禮畧訴半句便恨枕邊教唆
更遇不孝媳婦不孝子女不思爲父翁矜恤一味向母姑
撥挑下人復起而和之風波起於平地霹靂降自青天又
不幸主人情薄冷煖不知疾痛勿恤閨中淚濕青衫門外
歡呼暢飮甚有溺愛新寵厭棄舊情薄命自憐幾番尋死

眞可痛悼倘爾得胎多方掩飾不過受盡慚憤坐草臨盆
誰來看護幸而得子妒忌不容加意小心動云恃子放肆
子有疾病剜肉醫瘡廿受凍餓經云十月懷胎母辛苦三
年懷抱母辛勤若身爲婢妾辛苦更加倍尋常到得長大
成人享有妻子享有田房全不想今日受用都從我母血
枯骨痛淚乾腸斷中來言念及此能不爲之酸鼻耶爲子
者常常想此情發憤立志誓圖一日顯揚以酬萬苦千辛
居恒侍奉須念我母劬勞風燭可憂早早奉養若不盡心
竭力比尋常不孝子更爲大逆不道定當急受天誅抑嫡
母賢慧者心無嫉妒得子撫若已生豈非女中堯舜乎須
念世間側室之苦而幸吾嫡母獨逢聖善定當盡孝以報

無謂不屬於毛不離於裏而懷二心也

唐王中書剛勸孝篇

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
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飮母之血饑餐母之肉兒身將欲
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
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
撫育母卧濕簟席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
全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聲與倒冠形容不顧渥動步
憂坑井舉足畏顚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千萬
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强行止難拘束朋友外遨遊酒
色恣所欲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

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母若責一言含瞋怒雙目
妻或怒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衫裙妻著新羅縠父母
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則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
房猶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快快至無常孤
棺殯山谷暴露在草中誰念營墳宅纔值父母亡兄弟分
財屋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
慈烏尙返哺羔羊猶跪足觀汝爲人子經書曾覽讀黃香
夏扇枕冬則溫衾褥王祥卧寒冰孟宗哭枯竹郭巨尙埋
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
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間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
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螽螽悔前非莫待鬼神錄

夏暘石工也目不知書志行純孝冬月侍父同寢必夾溺器於懷温之父欲溺卽以進父卒負土成墳哀毀逾禮母病侍湯藥不離左右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枝家在城外値夜大雪越城叩市暘子以小過爲弟毆死暘恐傷母志含淚不言人以爲難後借本往山中販石得藏金數萬上書天賜孝子夏暘竟成大富子孫俱賢孝

明秦統通州人其父有二妾俱各生子父歿後統不以父妾爲庶母任意折磨供其使令等於奴婢且不以庶母所生之子爲兄弟非禮作踐而與自己妻兒非分享用其族人勸之曰爾父所生之兒而爾惡視之爾父所愛之人而爾仇視之爾父之陰靈其能安乎恐孝子不如是也統不之寃不伸打不過自心却其金不受康翁意不決標大聲溝壑

覺世經註證

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

註理具於人心於理有逆則必於心有愧凡人於逆理之事非甚無良非至不類斷未有惘惘行之者卽有人諷之害理亡父之報也悔無及矣統後死於道路無棺葬棄於

聽後年逾五旬妻死二子亦死子然一身乃歎曰吾忍心

覺世經註證

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

註天下事惟理爲可信耳信理卽信心宜乎行之不俟終日矣乃人靡靡焉而不知行泄泄焉而不肯行抑何故歟大約覩其無利以爲可緩可急之事更以爲可有可無之事也小人哉夫何貪利至於此極也獨不思無利於己當而投以厚利則初念爲之盡改噫僞君子之敗露大抵如斯矣必學爲眞君子不因利之所在偶一行焉萬鍾可輕也千駟可却也雖一介而不苟也其淸風高節自令人歎

美於不盡云

劉威居心平正有張茂孫廣二人湊萬金夥開當舖威與作中越三年廣死其子欲抽本茂不與言原本帶利爾父支使已盡止剩八百兩其子告於官茂私造一帳許威五百兩作證威曰於理有悖我不肯昧心也辭不受審時竟爲廣子證後一子爲州牧

浣標浙江人老於作幕識卓而性執凡事只據理行每與東翁意見不合輒辭去年六旬陝西淸澗縣令聘入幕中時有富宦將伊佃戶活活打死屍親告狀富宦央人賂東翁八百金，并謝標二百金壓令講息完其事標諫曰死者之寃不伸打不過自心却其金不受東翁意不決標大聲

不謂無利而逡巡但行乎理之所是行乎心之所安非聖賢其孰能之

國朝何公諱君錫大興人平生正直重義輕財多積陰德嘗訓其子曰窮人負我無我負人二語可終身守之官欽天監春官正康熙丙辰奉使山東測驗日食有泰安人楊綸藉豪富趙氏家其妻結姦馮姓賄殺綸於境外綸兄鎮告於有司僅將兇手抵償鎮投冤狀於公公付於臬司仍批縣訊公知其無益密令人囑鎮曰若隨我進京控於刑部冤可雪有言於公者曰楊鎮一案如置若罔聞趙姓願以萬金持謝公峻拒之是夜趙姓復車載金至公閉門不納回京白於刑曹鎮遂得雪弟冤公享壽古稀子孫貴顯

國朝郭日乾家不甚富好掷行善事募化不一而足人皆厭之曰彼借端取利無怪其然乾聞而歎曰如某某善舉理所當行而誣我綢利心實無愧其妻舅剌之曰我亦不信汝無利心如無利心卽是沽名名亦利也恐爲鬼神所忌乾笑而不答只管樂行年五十外運日通財日積享壽八旬合掌坐化後子孫登仕籍

若負吾教請試吾刀

詰關帝之語語語立教者無非憫人之墮罪而警之也若世人皆瞻玩不遵則負立教之苦衷罪不容於死矣因而破小人之見而勵君子之行也彼小人平日若不知有天地而值病極則祈天地痛極則呼天地窮極困極則哀訴乎天地不敬於無故之時而求於有故之時此眞小人之上干　帝怒叱以利刃試之骯髒蠢輩何堪污此寶器然帝心終慈不忍頸血之湧鋼刀雖快不斬悔過之人仍望其悚然猛省卒爲善士而已其卽釋門之棒喝孔門之杖叩也夫

明徐仙湄倡首募化建修　關帝廟所化分金貯於公處既而採買磚瓦木料俱經湄手湄信手侵用衆善友責令補出湄曰只管完工總不整齊有罪我受與人無干衆善友亦無可如何開光日湄忽中風頭疼欲裂自言上香時　帝傍有黑面虯髯大漢舉刀劈我腦遂得此症言罷死於殿臺下

陳益修濟寧州諸生城內有　關帝廟倒壞益修醵資重修回敎楊生花等計奪廟爲清眞寺訟於官官令重修　關帝廟楊計無可施遂起害陳之心糾黨百餘截陳交撻

之髡其鬚糞其口劈其面去其目陳且斃家人擡置炕上灌以湯夜半稍甦夢一綠衣人持酒謂曰飲此酒不死嚥下喀喀有聲神稍定傍一人藍衣唐巾擊其腦後雙目噴血如注而頭痛止曰是尙無目卽命從人刳羊眼二枚納於陳眼眶中陳雙目忽明州里詫異明年生花等坐謀逆罪一族十三人俱戮於市乙酉陳售於鄉連捷登第

敬天地

㊟天高地厚之恩莫可名狀　關帝揭出敬之一字朋以破小人之見而勵君子之行也彼小人平日若不知有天地而值病極則祈天地痛極則呼天地窮極困極則哀訴乎天地不敬於無故之時而求於有故之時此眞小人之

見矣若君子凡事只靠天地爲主不怕人怒而惟怕天地之怒也不求人悅而惟求天地之悅也享富貴則曰天地所賜處貧賤則曰天地所定敬以克已敬以造命時時惟恐得罪於天地此眞可謂敬矣

明晉陵大旱郡守曾某祈禱甚虔夢神告曰明日有一老人挾傘進西門遍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明早果有其人曾延以隆禮告以夢老者不得已赴壇焚香告天誓三日不雨願就火焚四圍積薪以候至三日天忽大雨頃刻水深尺許曾因問此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惟敬天地三光所棖一傘出路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耳曾厚贈之不受而去子孫累代貴顯

奉祖先

【註】祖而曰先乃由祖而上更遡乎其先也其積德累功不知若何辛苦而始澤衍至今矣倘謂歷年已久不復奉祀則本水源之意不幾絕歟惟於歲時伏臘奉之惟虔約族中服遠服近之人咸集而拜叩焉且曰吾儕今日分門

立戶富貴貧賤不一而自祖先視之皆其後裔耳必相和相助而後祖先之靈乃無恫焉則於一奉祀間而又有篤親之意也

秦克遠廣東拔貢由教職入爲國子先生背生一頑瘡時舉發痛難忍一名醫治弗愈且曰人事已盡此恐有天譴也適其舅在傍謂遠曰爾惑於風水祖父兩柩未葬天罰其即此乎遠大悔即告假回家十日內兩棺俱葬又十日瘡忽愈不復發後見人有淹親柩者即以此感應戒之

天啟中醫者田某出入一顯宦家元旦往賀甚早至其門先有兩客在焉數遣人入內探問報云猶未如是者三四客大怒連罵數聲不孝而去醫怪之亦不敢問他日偶爲

【註】觸處皆神人特未之見耳嘗見世人度日暗有災難並不知覺而忽過者皆神之庇也若不知覺而猝罹者皆神之使也至現有災難虔心禱祀而始脫者乃神之暫宥也若虔心禱祀而弗免者乃神之勿赦也且神之名號不同而與人最親者一室有屋漏神一家有司命神一邑有城隍神更有神之至尊莫尚至靈莫測者總皆宜敬而不宜褻也故曰禮焉若夙不信神漫不爲禮乃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惡得無罪

曹基與呂端爲友端不知敬竈基曰竈神與人最親司一家良賤之命過無隱顯皆記之每月晦日諸天白人罪狀

顯宦言之並述其狀貌乃其祖父也固除夕酒醉未祀祖
先至早方祀故耳後顯宦連遭顛沛不數年家遂中落
孝雙親

註雙親在堂乃人生第一樂事爲子者正當竭力盡孝及
時奉養古孝子所以有惟日不足之心也不見世人失怙
失恃者乎欲孝父母而無由劬勞之恩存諸夢想罔極之
思形諸寤歎此誠孝子終身抱恨而莫解者也雖終身貧
賤猶以不獲菽水承歡爲憾若一旦居官食祿而父母不
獲身受其奉其遺憾更何如耶嗟嗟黃土長埋日落狐狸
眠塚上綠酹空奠一滴何曾到九泉至此而言孝遲矣晚
矣念及此而知雙親咸在至幸也念及此而知雙親垂老
至幸也

可危也語云說到悲哀無用處高堂越健越心忙孝烏容
緩歟

戴華事親孝幼與父母同宿及冠父母爲議婚華辭曰奈
何舍二親而與他女子眠乎且承歡膝下婚遲無礙也父
歿華號泣將絕者數四已仰見母髮白涕泗不令母知或
奔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又十年母病危華哭甚哀
母死華亦氣絕鄰父老急灌以湯得甦責以大義曰毀不
滅性若即死鬼其後乎華不得已勉進湯既免喪鄰父老
勸其娶妻存祀家雖甚貧而歲時伏臘几筵必極豐潔每
供食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墮淚後子孫貴顯
數世

陶明元諱煜弱冠事元武神甚謹母病心痛醫莫能愈明
元每掐心嚙舌以分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神前
曰割股割肝非先王禮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
神如有靈疾庶其瘳禱畢即引刀自割忽有童子自外跳
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
上筆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隨呼家人救之良久甦乃
鄰兒也叩之無所知視其所書藥方也明元私喜此必神
賜吾母其瘳矣如方治之藥甫入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
再發

孔塤丁母憂既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前
責曰汝棄吾去益發吾塚折臂歲時祭享寄二女家爲子

當如是耶陰司欲罪汝警世爲汝處官修譜姑置之自此
切須勤視墳塚歲設祭以寧山神亦以安我

明宮詹公子某四其寡嫂十八歲守志撫養幼叔恩勤倍
至少年中鄉榜時尚以寡嫂爲重後不尊敬寡嫂自是屢
科不中又後幾科始中進士然其才高貌美詩古文字無
一不善臚唱日衆薦爲大魁上不允而薦者不已上以卷
投地曰天下豈有無母的狀元蓋殿試策中天地父母四
字獨失母字衆皆不見耳降第二甲選縣令二年不得其
死噫使非負寡嫂之恩焉知不大魁天下而久享富貴乎

惜哉

守王法

註王法者國家之定律頒行天下令人知所遵也而世有一種憧憧輩不知法爲何物乃昧而不守者有之又有一種兒頑輩明知法不可覬乃玩而不守者有之不守法斯犯法矣以至在家之人而竟爲在官之人無罪之身而竟成有罪之身諺云人心似鐵官法如鑪受繫受辱顏面無以見人而且一經法斷輕則皮肉俱裂重則性命不保吁可畏哉王法顧可忽乎哉惟守法自不犯法此義不但庶人當知凡爲紳士更宜倍愼也

明韓天秀江西人每延師必卑禮厚聘預送三月束脩令師安家得以盡心教我子弟於束脩外衣帽菓餅等物頻頻餽送遇師有急難事破格厚贈凡師辭館時又送三月費也後二子俱中式書香甲於一邑

錢塘都氏子資頗敏受業張姓之門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輩爲生我若歸彼

後按院知其居鄉賢贈以匾額鄰近諸紳聞而感化

崇禎時泌水孫六很戾成性不守王法不知倫理一日其兄暴亡見一官衙懸榜觀者填塞問之曰天榜也皆新貴名分爲十科首孝弟次正直次陰德餘皆善行終列文學者僅數人而已榜尾大書永不中式者若干人首曰不守王法暴戾恣睢孫六兄遂驚甦私與妻子言之是科果不中後以事誅

重師尊

註師何以稱尊耶言其文章品行足以爲人之矜式故曰尊焉而世之延師者率多輕之以敎詩說禮之儒竟等於梓匠輪輿之輩猥曰其志將以求貪也噫謬矣每見富厚之家以一器一物付人製造猶愍愍而世有之成立託之於師何等關係而漫無隆儀厚誼耶必虛心以待之折節以求之寧爲過情毋爲不及情則尊師之道得而世獲書香之報矣

明韓天秀江西人每延師必卑禮厚聘預送三月束脩令師安家得以盡心教我子弟於束脩外衣帽菓餅等物頻頻餽送遇師有急難事破格厚贈凡師辭館時又送三月費也後二子俱中式書香甲於一邑

錢塘都氏子資頗敏受業張姓之門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輩爲生我若歸彼

又關脯脩數金矣捲書徑去其父母亦不禁是夜其父夢神責之曰汝子本天賦異才應中庚戌魁元奈汝爲父母者素不知敬重師尊以致汝子慢師至此尚不知禁耶行當削祿奪紀矣後其子才日拙竟一衿未獲少年死於非命

愛兄弟

詩兄弟何以當愛誼屬同胞情如手足譬如人之一身手足有傷則肢體不能運動而一家之中兄弟不和家道豈能興旺乎每見世德之家兄弟怡怡家門鼎盛和氣致祥必然之理也他若因繼庶而生嫌分財產而起釁甚或父母之奉養死喪兄弟互相推諉此卽家道豐亨可立見其

敗亡乖氣致戾亦必然之理也吾願世之爲兄弟者各念同氣之情無傷一本之誼要富貴相同患難相助勿存爾我之見方可謂愛而尤須不聽婦人言爲主

趙彥霄兄彥雲好聲色博戲家計已爲所壞彥霄諫之不聽遂求分產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且多逋欠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告之曰弟本無分析意以兄用不節恐俱有饑寒之慮今幸留一半亦足以供日用兄自今仍與弟同居薪米之費弟自任之兄所逋欠弟有儲錢足以代償請無慮也兄大感愧涕泣從之次年彥霄父子俱登第江西過東明家富庶弟貧無賴屢屢索詐東明斥逐之弟欲甘心焉東明懼以他事斃之獄未幾見弟踉蹌入廄趨二人喜甚相約設牲祭禱然後取及禱畢共飲劉置毒酒

覺世經註證

視之馬已生駒東明知爲弟魂所托頗戒心而駒則馴擾可愛東明不敢近鬻之近村復逃歸見東明作依戀狀東明忘夙戒前撫摩之益弭耳以聽至於逼近連蹄之中腹

信朋友

〔註〕朋友乃五倫之一善與人交厥惟有信之一字信者不欺心不負心之謂也一則驗之於窮達之境一則驗之於生死之關一朝富貴不忘貧賤之交爲伊謀安全計久遠而不僅托諸空言斯爲尚義之君子乃信之不以窮達而易者也或不幸而友亡凡一切身後之事以爲己任即遠隔江山必千里寄書詢其父母何依妻子何計而爲之周全斯爲尚義克終之君子乃信之不以生死而殊者也噫

今之交道衰矣吾將援古以愧夫朋友之不信者

明高玉亭先生爲副憲時有朋友來謁者必整衣延入嚴諭門僕不許妄回一人查出妄回一人立刻扑責驅逐其夫人曰門僕揹不通報固可恨但朋友多向爾訴窮似亦宜少見公歎曰彼雖訴窮吾量力資助設法周全亦是陰隲事不可縱僕拒人令友寒心也後公壽八十子孫蟬纓不絕

萬歷中孝感民劉尙賢張明時相友善誓同生死嘗曰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夜同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如笋二人喜甚相約設牲祭禱然後取及禱畢共飲劉置毒酒

覺世經註證

中已令張飲矣張預藏斧腰間乘劉醉而斫之劉死少頃張亦死兩家妻子吐其故掘地求之終不得後兩家子孫俱不肖覩於此則人心可畏處財利之間各宜自省愼勿貪利而起歹念亦勿徇利而忘保身

睦宗族

〔註〕宗族雖有親疎而自祖宗視之皆一體也世人往往有偶因小忿視宗族等於路人亦思我高祖曾祖與彼之先人或爲兄弟或爲伯叔何等情誼乃至我後嗣竟不念同宗之義而忍相殘賊祖先有靈能不抱痛於九泉而降我以厚罰乎故族貴於睦睦者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不託於空言而見諸實事斯謂得之

新坊陳尙聲輕財好施有族孫某被官訪拿將死於法尙聲聞之出千金營救始得脫時族孫某方與尙聲之子成訟尙聲絕不介意以德報怨尤人所難晚年家道漸窘其好施如故遇族中貧苦者輒傾囊以贈一日有族人來竊物子孫請追之尙聲曰不可彼竊我物原以我不知耳若追之是暴其惡於衆矣人不將愧死耶年至九十餘子孫五代共百餘人登第出仕者十數人

國朝雍正癸卯科江南第二場一生綸死於霜字號人不知其故及出閽其戚友乃道其詳曰其人高才博學蔑視同輩薄待宗親有一族弟最富年三十而卒遺一子五歲其妻以有子誓不嫁生欲思并吞其產日遣媒婆往來其家以邪語動之妻竟改適子已八歲牽衣泣諫母終不從母去此生爲代理家政子忽夭母聞子死悔失節因自縊生之死殆爲是矣

覺世經註證 圭

和鄉鄰

(註)何言乎鄉與鄰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鷄鳴狗吠聲相接而夜聞者也五家爲鄰出作入息面相識而日見者也地邇而人親可不與之和歟且財甲一方卽宜扶助一方之貧勢甲一方卽宜拯濟一方之難匪若是則無情無義必爲鄉鄰所不齒矣若復傲慢之疎絕之侵奪之又爲鄉鄰所切齒者矣縱富貴驚人其如衆口之怨罵何哉特表而出之巨利爲鑒

陳緒昌福建人六旬無嗣值歲荒里中多不能餬口昌買糧借給之令俟豐收償還率以爲常鄰里數百家祝昌早生貴子賢孫後生一子爲翰林孫爲刑科都給事中

湖郡某翁家頗充足性極吝不肯捨一文濟人親族往來不留一飯經營交易算入秋毫數十年財產日增有一子三孫自喜有子有財怕然意滿一日窮鄰至家面色飢甚乞借數百文暫延幾日翁一文不與且曰我不須求人人亦不須求我鄰慚愧而去後年近六十三孫患瘟相繼而亡其子亦悲傷病歿家產爲族衆分散某死後葬義塚

別夫婦

(註)夫婦配合本屬天緣所貴乎別者夫表刑于之化婦修順從之德一正外而不干內政一正內而不預外事乾剛坤柔適符倡隨之義如此而家道有不興隆子孫有不繁衍者乎至於婢妾切莫輕納倘正室不賢非致夫婦之失歡必致婢妾之失所惟年逾四十無子而正室不能生育者是不可不爲善全之計至婦人事夫宜孝翁姑敬丈夫和妯娌勤以持家寬以待下斯婦道得而婦職盡矣

明蘇汝惠陝西人六歲無父其母爲聘定一女爲妻甫五歲未半載惠母亡妻長大貌陋足跛惠娶婦歸琴瑟甚調一友譙之曰聞汝婦面目可憎何不再買一婢惠曰此吾母所親聘定者也所戴簪纓皆吾母故物若少一憎之是

敬後惠從武出仕官至總兵
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自恨不得富家女爲妻悔之遂日
睽隔不復同室其妻鬱鬱成疾數歲堂不一顧妻惟飲恨
臨終隔壁呼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耶堂終不顧及
妻死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爲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
木柳索束縛其尸而殮是夕其妻託夢與父曰女託非人
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壻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
果卒

教子孫

註子孫繩繩而起宗祧喜有託矣而特患其逸居而無教
也無教則卽於輕薄流於癲狂乃家門之玷也甚至淫賭

其行凶頑其性又家門之大辱而大害也必教之以正勿
游手而好閒也勿狐朋而狗友也勿縱酒而漁色寡廉而
鮮恥也而且令其好善惡惡以端其本令其誦詩讀書以
成其名令其取古今之嘉言懿行以廣其意令其法聖賢
之文章道德以高其品如此窮則爲俊士達則爲良臣自
慶衍於無盡矣

程母侯氏程大中公珣之妻明道伊川二程子之母也母

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
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
笞扑婢侍或兒女諸子小有呵責必戒之曰貧賤雖殊人
則一也獨諸子有過小則呵責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令

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薇其過則父不知
而無由以正之也故二程夫子飲食衣服一無所擇學成
大儒大程官至御史中丞二程官至侍講一代名儒多出
其門配享孔廟封爲伯後世誦程母之教不衰

涿郡王瑤溺愛二子任其放恣養成惡性父不能制時告

諸官二子次第俱死遂絕後及瑤死次年二月十五日本
處城隍司祝劉進聞廟中聲喧披衣起視從壁孔窺見王
瑤待狀求清明祀城隍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嗣誰可
供祀令鬼卒驅之瑤大哭去次日訪之乃知瑤死已歲餘
矣

時行方便

註善事多端方便第一有財有勢固易舉行若無財無勢
者豈遂不能行方便歟曰有口角之方便在或開談雅論
引起人之善心遏抑人之邪念成就人之美事掩藏人之
陰私提醒人之迷誤解釋人之怨仇皆隨口方便而陰騭
實寓焉至於片言數語立活萬人現救萬命除千年之害
垂百世之利又方便之大而陰騭之難名者矣噫無論方
便之大小但使念念常憶刻刻不忘且不使人知不令人
感久之自然上格穹蒼矣

明袁待賢太學生浙江人赴京訪親不遇流落報國寺窘

甚同寓李某新補廣東郡守憐而食之因順路帶回鄉李
精算子平一日爲賢看命訝曰汝命孤貧非僧道則乞丐

當努力修省以造命賢曰無錢行善奈何李曰汝日才過人肯行方便善自難量賢從之到家日尋方便事行越五年掘地得銀從此致富因訓其子曰天定爾翁孤更窮春風口角命旋通兒曹傾聽還牢記方便原來最有功後二子俱登仕籍

明吳文英平生好勸人爲善每令人厭友譏之曰爾勸人爲善究竟善在於人於爾何益何苦令人厭耶文英不悔後問於聽雪大師師曰吾聞之經云一人勸一人作福兩平分一人勸九人作福十人分理可深信義可類推也若謂勸善無益於己豈不謬哉

廣積陰功

註凡立言行事有裨益於人者皆謂之功裨益於人而人不覺者謂之陰功大之而天下後世蒙其澤小之而鳥獸草木順其性陰功之量廣矣哉所貴乎能積之也居得爲之勢有可用之財誠心而行之其功固易廣也即無財無勢而矢心以勉之竭力以爲之凡一言一行無非濟人利物之思一動一靜罔有自私自便之謀至誠恒久將見日計之而不足者月計之而有餘矣迨至月積歲積而不自覺其功斯爲廣矣

救難

註悲哉人之陷於難也百計求之而莫能脫將遂坐視其死而莫之救耶夫人之所以不能救者大抵以無財無勢不足以救之耳我若有財有勢固當竭力救之倘我亦復無財無勢又惡乎能救之哉然而未可已也直當引爲己難低首下心轉懇夫有財者而藉其財有勢者而藉其勢迨財勢兩得而更日夜代爲之謀務救其人使得脫於難而後已此其心豈望報耶而天必將有以報之矣

宋黃汝楫浙人家富時方臘寇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忽聞賊掠士女千人拘閉空室中得金帛始放還不爾則殺死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百斤可贖其命乃起所瘞之物載至賊營千人皆得脫楫生五子相繼登第

橫塘一富翁貪而吝其友勸之曰積財不散必有奇殃曷不行一二施捨事以爲永久之計此老唯唯稱善俄有一告借者至自言負欠官錢累累明日將繫獄追比貧無以償自分必死我死則合家休矣望公垂憫苦情乞借數金可保一家性命來生當犬馬以報翁有難色終不與後一二年富翁父子俱死於盜

濟急

註天下之履順境者千百中僅有一二人其餘處逆境而急者豈少也哉急非一端而凡有急不能解者往往愁而病病而亡甚至自經於溝瀆而在尙義之人則出所有以濟焉更稱貸他人之所有以濟焉且千方百計於無中生

有以濟焉卽有人諉之曰爾肯顧人之急恐人不肯顧爾之急也而尙義者曰吾將來雖急較彼今日之急尙可緩也將來卽急而至死較彼今日之死尙在後也噫人心若是天忍負之而不加佑耶

孫景固太平諸生貧甚然性好周急嘗曰必待有餘而後濟人恐無濟人之日不如就目前勉強爲之每見人有急必設法周濟卽負累受害亦不恤後夢神告曰爾貧能濟急比富者功倍卽有善報矣次年鄉會聯捷

乾隆乙亥秋穀不登丙子夏饑以疫飢民死亡枕藉錢塘有一某翁擁貲數萬日見親鄰饑病毫不救濟當道給以爲富不仁匾額釘門首示准告發家財耗散大半翁忿病死二子三孫相繼卒絕嗣

恤孤

註孤子煢煢僅與婦女相倚爲命耳豈不大可傷哉伊父雖有遺貲而幼不能謀生不數年而食罄矣伊父縱有遺產而弱不能自立不數年而鬻盡矣況其間惡族之侵奪小人之欺騙又有不可逆計者乎惟急有以恤之覘其窘迫莫支則捐金以相助覘其外侮莫禦則出力以相幫俾其漸至成人而後止然此特就孤子論耳至於人出外而無偶則爲孤客人在家而無輔則爲孤身又仁人君子所不忍恝視者亦必有憐恤之道矣

石崑玉開封人富而好善釋道募化不肯多給曰此固好事尙有人行我惟檢人所不肯行者爲之而已凡親友中煢煢孤寡百般憐恤有亡友孤女賣與人爲婢玉聞而贖之嫁與士人後玉享高壽逝之夕鄰里見有人執彩旗到門恍若請爲某城隍者

吉水灘高楚生兄早亡遺一子尙幼乃占其地基二間造樓孤姪不敢與爭惟旦夕焚香悲泣告天宏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忽風雷大作移其樓去舊基不差尺寸楚生伏地嘔血死家復被焚妻子以乞丐度日

憐貧

註貧之爲苦不一假如欲養親也而衣食有不給之憂欲敬兄也而梨棗有難推之苦妻子宜和或因貧而室人交

謫朋友尙義或因貧而慷慨難施是人之大倫每以一貧而有缺已推之而課子孫無力完婚姻無資畢喪葬無措疾病不能療恩情不能報種種苦緒無非貧之所致也可不憐歟而所謂憐者頻借頻應而不望其償時問時餽而必託以故否則子以不費之惠而使其不感或貽以自然之利而使彼不知則憐之道得矣

罹嗣興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餓不能起公憐之攜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歲歉有貧人來糴米受其錢五千佯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肩挑背負諸人必多償其值曰彼拼手胝足以求財忍與較乎享年八十無疾而終子孫累世榮顯

覺世經註證 三

國朝李登瀛華亭人家貧僅田二畝佃戶以疾荒其田賣子以償租公惻然曰爾疾不能治田非爾過也我雖貧尙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也亟取租銀去贖爾子歸其人曰兒已成賣豈許贖耶公曰我貧人且讓爾租富室大家亦知積德我爲爾言之遂與同往主人服其義許之父子感泣日致禮視公隨聯捷官至御史

創脩廟宇印造經文

〔註〕天下郡邑中莫不有應祀之神以爲斯民佑廟宇之建正所以妥神以伸其敬耳有如風雨之失調也水旱之閒作也災祲之遞見也則相與拜叩之禱祝之儼然有如在則神有所恫矣故必於無者創之使有頹者脩之使新務令煌煌在目動人見像生敬之心豈不美哉至於聖賢經文足以垂教萬世尤宜印造廣爲流傳使人人捧誦得以爲善而去惡厥功甚偉凡一切善書皆是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見金一窖急瘞之告主僧曰吾他日當脩此寺及公爲西帥脩使其徒謁之公無所助但贈書一封茶一笥而已僧歸拆書則云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用修此寺餘銀建范公橋

覺世經註證 四

李開泰少年補廩閱十科鄉試不中自恨無力行善因憶韓昌黎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編戒淫戒殺等文訓世丙子中解元

捨藥施茶

〔註〕人生最苦莫如病富貴之家醫藥調治猶易全愈若在貧賤無力延醫無錢買藥任其輾轉牀蓐間幾何其不淪於死耶更有行旅道途及窮鄉僻壤病出倉卒無醫無藥勢必坐以待斃而仁人於此所以有捨藥之舉焉檢驗良方修合施送藥無論貴賤躬任辛勞倘服之有濟固與救難濟急者同一起死而回生也降而至於施茶若不敢自以爲善然人值渴時口枯心燥心煩腸熱得杯水如甘露焉且茶亭設於路傍行人可以暫息豈謂小善耶夏施茶水冬設薑湯則尤爲法之盡善者

覺世經註證 五

明蔡元璜父善醫病家請卽去更檢良方合藥施人樂此不倦伊姻親死而復甦言至一衙門有吏捧文書出手展文後批語令亟記傳播人間批云元璜無大善未該及第然其父捨藥多年卽此一節中進士有餘也仰註冊施行下科璜果鄉會聯捷

何一德慷慨好施冬月措薑湯夏月辦涼水數十年不倦後遭兵亂圍城一門無食忽於庭中蕉上生甘露取之不竭食之不饑兵退而舉家無恙

戒殺

註凡物皆貪生也而世人不恤其生輒以殺爲常者何歟亦曰物原供人之食殺之不爲喪心耳愚謂殺生者卽不

覺世經註證

謂之喪心實可謂之忍心亦不啻其忍心祇啻其縱口腹之欲貪賤之人殺生尚少富貴之家殺生必多或有從而勸之者不增其厭卽激其怒矣豈知殺機太深則殺孽不淺殺氣太重則殺報不輕可勿戒乎

蓮池大師戒殺文

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己口食或利刃剖腹或尖刀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殼或滾湯活煮或鹽酒以醃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惡業結成萬世冤仇今人多病多天或死蛇虎或死刀兵或死官刑或死毒藥皆殺生所感也我今哀告世人不敢逼汝持齋且先勸汝戒殺戒殺之家災橫消除福壽綿遠種種吉祥

覺世經註證

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二也

三曰祭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增業耳夫八珍羅於前安能起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乎無益而有害智者不爲矣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三也

四曰婚禮不宜殺生世間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成婚殺生不知其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理斯逆矣又婚禮吉禮也吉日而用凶事不亦慘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四也

五曰宴客不宜殺生夏辰美景賢主嘉賓蔬食菜羹不妨清致何須廣殺生命窮極肥甘筵歌饜飫於杯盤宰割冤

號於砧几嗟夫有人心者能不悲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五也

六曰祈禳不宜殺生世人有疾殺生祀神以求福佑不思己之祀神欲免死而求生也殺他物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於此矣夫正直者爲神神其有私乎命不可延而殺業具在種種淫祀亦復類是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六也

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世人爲衣食故或畋獵或漁捕或屠宰牛羊猪犬等以資生計而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亦食未必其凍餒而死也殺生營生神明所殛以殺昌裕百無一人種地獄之深因受來生之惡報莫斯爲甚矣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七也

海剛峰先生戒殺辨

或曰人但要心好何必戒殺答曰心好無過於慈乃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痛癢之物戮其身啖其肉天下之凶心慘心很心毒心莫此爲甚好心卻在何處或曰大仁無事小慈何在戒殺答曰仁者宏濟蒼生豈以小慈而遂廢之古聖賢仁民而愛物又曰民吾胞物吾與也如謂執此而遺彼大仁豈若是歟或曰細命似無關係何必戒殺答曰物命雖細皆知貪生畏死如蝦蛤螺螄等物有數命不足充一羹有百命不足供一飯者何忍爲口腹之故而殺命至無算耶至若豕羊雞鴨等物小而畜之皆有依依親人之狀長而殺之毋乃殘忍之過甚乎或曰佛教戒殺儒教何嘗戒殺答曰三教雖殊其仰體上帝好生之心則一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好殺耶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非大聖賢教人以戒殺之明訓乎

學士周豫常烹鱔見有蜷身向上頭尾就湯而死者割之其腹有子乃知蜷身就湯者護子也豫感歎永不殺生官至極品

汪君弼江西人平日不殺生而宴客不禁但時常宴客竟與不戒殺等一夕夢竈神告之曰汝殺生太過子應死於鋒刃嗣續絕矣弼醒後仍不能改未幾盜入室殺其子遂無後弼痛悔嘯指誓天永不令活物入廚更買物放生孫焉

放生

註從來慈善之人不打生不網生何至而云放歟所云放者以物到我之手中而釋放也否則購於人之手中而轉放也但欲放不可稍遲恐物不耐其困也欲放不可有定期恐貪利者因此而預捕也放之不可有定地恐貪味者探此而往取也惟於目覩之頃隨意而買放焉曠野之間隨處而縱放焉則放

生而物得生矣噫此等善行在有錢之人易在無錢之人難然有錢放生善固匪小無錢放生善尤加倍乃理之確乎可信者人亦知之否

蓮池大師放生文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掄則弃入夢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矣

宣和間楊序夢神告以逾期當死若救活億萬生命庶可免序云大期已迫物命有限奈何神曰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活盡圖之序竭力買放仍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魚子即投江河中月餘復夢神曰汝壽延矣　放生魚子法將魚子輕輕取出勿著鹽水攤於

覺世經註證

稻草上或瓦上俟其水迹略乾即放於河中恐爲物所食須淺埋於水際沙泥中但不可離水　又一法將乾鬆細泥沙拌魚子攤放稻草把上投放沿河淺際亦妙物命之多放生之易無過於此仁人君子何樂而不爲至一切生命隨買隨放功德尤大

吳門徐某富家也縱極口腹烹調務盡其精稍不稱意則日此豈人食者耶即傾之於地重責庖人或戒其過戕生命徐曰世間物料本供人食役之何妨萬歷甲戌正月望夕方設豪筵招客正欲就席忽腹脹如厠失足墜焉飽糞而死家人浴之而殮口中之蛆猶綿綿出弔者且哭且笑時年三十餘無子家財盡爲勢家所得

造橋修路

註江海茫茫匪船莫渡矣下此則爲河爲溪爲溝爲澗可無需於船且不便於船者則重有賴乎橋焉橋有長短有廣狹有高矮或用木槃架而起或用石層疊而成豈易言造歟然度其所需之多寡可以易爲力者或一人獨造或與衆共造橋功竣而往來行人心焉喜之其功豈淺鮮哉至於行人日夕遊之而不已者爲路或地多坎陷或險隘難行一至雪夜霜天泥塗跋涉既性命堪憂亦損跌難免仁人於此而有以修之其功與造橋等

董起莊農爲業家道從容每於夏間凡水停泥陷之處俱架木爲橋又於溝渠之間必搭板爲橋往來行人處處稱便如是三十年臨終囑其子曰我適作一夢上帝嘉我建橋有功命我爲地仙矣言罷而逝

馬景白爲人傭工其村中街長五里值雨後泥深車輪淤陷畜受鞭撻人苦費力白每於雨後荷鋤修補令其平坦易行十餘年不倦後遇一武官引去入伍食糧以軍功授千總累陞至都司

矜寡

註天下之最可矜者莫如節婦勿以婦節爲易一廉士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之心也勿以婦節爲常一忠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志也其間或仰念翁姑而悽悽不去是以節而成孝也或俯憐兒女而戀戀不捨是以節而兼慈也

拔困

註困者鬱而不舒之謂也凡人命未通運未順皆曰困借非有人提拔則於何而亨耶假如拔諸窘迫之際而登諸豐豫之途拔諸水火之中而措諸衽席之上俾若人沒齒銘恩舉家佩德詎非善歟至若身居大位而困於下吏者莫不仰望其薦拔果潔清自矢而所拔惟賢則一路受福天嘉其忠君愛民之心而利及無窮矣普望有力仁人隨所遇而拔之庶於拔困之道盡焉耳

楊士健通州人家貧信義服眾見親朋中有困苦者則思
救濟之但無錢財祇仗口德耳如士人無館地則爲之推
薦貿易人無生意則代爲謀算嘗曰爲人所以自爲庸知
我有困頓時人不爲我乎後其子讀書眾人公捐束脩聘
名師教訓竟登第

白居易與李德裕不協白每寄詩文李卽封之一篋未嘗
寓目或問故答曰見便當愛之上欲相居易德裕言居易
才高近來已衰病耳及德裕再貶崖州遊禪院見壁間掛
十餘葫蘆問之老僧皆爲相時釋憾貶死者人骨灰也因
慘然若失是夕心痛而卒

重粟惜福

覺世經註證

註人非五穀不生活粟固不重乎哉乃富家倉穀豐盈樂
歲粒米狼戾因而作踐者不少矣不知是粟也農人沾體
塗足費盡心血而來者奈何不知重耶天心最愛五穀不
重則上干天怒而福由此遞減矣福厚者減而至於薄福
薄者減而至於亡惟珍重之視粟猶如視珠堆粟猶如堆
玉不忍拋撒不使朽壞又何至於折福歟然奴婢庖人率
多暴殄米粟雖擘分出於若曹而罪總歸於家長尤不可
不嚴禁也

元厚之死而復甦自言到冥司主者曰人無壽夭祿盡則
亡君祿未盡官且至兩府然須重穀惜福乃可厚之自是
每事減損凡衣服飲食絲粟不敢過分後官至執政壽逾
七旬

沈判司性慈善一夕夢神告之曰汝大厄且至奈何沈泣
拜求憐神曰汝家人拋棄五穀罪坐家長雖有他善不能
贖也亟圖之沈寤起視廚舍內外信然遂密圖追改俾家
眾先往泛湖將一老成廚人留家淘淨溝中棄飯又細撈
缸中棄灰加椒爲肉糜家眾日晡待送飯不至恚而歸饑
甚爭取食之須臾而盡沈始道所以僅免於厄

排難解紛

覺世經註證

註何爲難兩相訟而莫肯平也何爲紛互相競而莫能讓
也小人乘此機會陽托講息之名陰行敎唆之術口蜜腹
劍就中取利而已乃有君子者出則破口勸之曰何苦輕
造公堂也何苦枉飽蠹役也何苦以小忿而結大讐也何
苦恣情負氣而致傾家敗產也而且不憚心力不惜工夫
不避嫌怨不吝酒食反覆排解使之克底於和然後已此
其德行必有神明默記者

王建邦新城縣庠生有同社孫枚與陳捷赴府告狀邦遇
於途問其故陳云我與孫同宿伊失銀八兩誣我竊去我
今告他匿喪邦云他不該誣你作賊你亦不該首他匿喪
隨將二人約至酒肆自己賠銀八兩令寢其事後邦在文
昌閣焚香廟祝問邦姓邦曰姓王廟祝曰名叫建邦否邦
曰然廟祝曰五日前閣內有神云秀才王建邦代人賠銀
而解紛宜註冊補廩邦不敢信後果考居前列食餼

湖州蔣某爲人陰險最喜生事兼工刀筆凡遇人小有嫌隙必再三撮合使之爭訟就中取利生平所害不一人矣後得一奇疾發時輒咬其指必鮮血淋漓方能少愈十指俱悴患破傷風而死

捐貲成美

註世間美事亦多矣哉然美事雖多而成之恆不易所以然者資財之缺乏耳苟欲成之則非捐助不爲功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蓋君子知尙義而不知計利遇一美事則慨然捐資以成之或竭力捐資與人共成之再或難成則更爲廣行勸募而藉衆資以勸成之務期於美事之必成而後已縱有吝資者從而諷之從而議之而彼若不聞君子之存心豈鄙吝輩所能識哉而其爲德豈淺鮮哉人亦爲君子而可矣

覺世經註證

沈璋河南人萬歷年間邑中文廟倒壞敎官與士子募修三年未就璋謁敎官曰創修佛殿人常有之崇敬先師世所罕聞璋願以己財六百金助修大成殿敎官甚喜收其銀而工以竣邑令聞而旌之後璋之孫弱冠聯捷邑人稱之曰此祖澤進士也

汾陽何湛其村中里正欲興一義學建房五間延請塾師敎誨村中之無力讀書者膳脩公議有力人均派湛恐派及先揚言曰彼欲借此以射利耳我們不可墮其計中衆譁然事遂寢里正詰之曰爾不捐貲無礙乃一言償事吾恐爾子曰下流矣後湛二子目不識丁爲人傭工度日

垂訓敎人

註聖賢諄諄敎世之意載在經書至詳且盡矣又何以訓爲此所謂訓者淺言之喻言之俾中下人易曉耳彼不肖之流甘於自暴自棄日卽於邪僻利竊因訓語而革面耶然若輩敢於違天而猶知上有天也敢於欺神而尙知冥有神也故編之爲訓告以若者爲善若者爲惡並告以若者邀福若者取禍未必不閱而思思而悟翻然有愧悔之念也則垂訓一事殆體聖賢立敎之意而曲行之者哉

覺世經註證

明萬歷間嘉興府學生李定遇子弟親友談閨門事便正色怒戒更作口業戒文垂訓後學因年邁久廢科舉門人多應試者强邀入場夢其父語曰前月有一士應今科聯捷爲姦室女除名文昌奏汝作口業文訓戒後進陰功不小請以汝名補之汝必聯捷矣後榜發果中式次年中進士官至御史

淳州淊于崇德資性聰敏弱冠入庠放浪不羈因見人談道德說果報則曰此二氏之言不可聽也見人刻善書則曰此迂儒也爲茲不急之務何補於世我送人人未能看看亦未必學好徒作踐字紙耳一夕讀書館中燈光半滅及先揚言曰彼欲借此以射利耳我們不可墮其計中衆見一金甲神向前叱曰黃口孩兒何乃妄肆議論阻人爲善如是人雖未必聽汝然汝之口業不可逭矣今我特來

奪汝智慧持刀一揮昏仆於地半晌方醒後竟如癡而死

冤讐解釋

註冤讐之於人甚矣哉凡人有冤欲報有讐欲復實不能一日而去諸懷也然亦宜平心思之耳如其人素非奸惡而獨與我爲冤讐必其一時之誤也如其人向多情禮而突與我結冤讐必其聽人之唆也或當日心跡未白以相猜而蓄冤讐亦未可定也或當日言語俱暴以相激而成冤讐亦未可知也漸解焉漸釋焉漸化於無有焉其斯爲聖賢克己之學歟

于長腿順天人趕腳爲生與對門典舖張姓有讐張曾撻之不安他日生子敗家謂妾所出枉負其咎才美日燬之何如婦曰未也問所用幾年曰二十餘年婦曰若許斗斛輕出重入之利婦不悅求去曰翁平日所爲逆天道妾居尺秤各二樣論以悅將獲罪於無窮矣唯謹爾斗秤持以公平雖未足云善但求此心無欺庶惡報不加乎其身

周才美爲子娶婦賢而有才付與斗斛尺秤各二樣論以一假則出輕入重在己日佔便宜在人日受虧損天心不平二字奈何有用假斗假秤者耶斗一假則出少入多秤至於處家凡日用必需之物人鬻之我取之亦不外乎公平而已

註市中交易之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惟期於公平而已

覺世經註證

尺秤重出輕入行二十餘年以消前罪妾方願留才美許諾婦後二子俱少年登第

博州鼓樓每夜有鬼掩之不可擊更卒問計於永歲禪師師曰第禁氣弗言可捉也已而果捉之鬼云吾所畏敬者禪師及黃二叔耳既而訪黃二叔乃一老圃賣菜三十年凡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但持心不二無他長也

夫以老圃公平鬼亦畏敬人可不知鑒耶

親近有德遠避凶人

註忠厚而恂恂者其人必有德焉反是而諂詐喋喋皆凶類也而世人每以忠厚爲迂而無能以諂詐爲巧而有用豈不謬耶蓋忠厚人心地光明與之商一事共一事確有之事我爲政維翰遂死手足皆有傷處

益於身家若凶人則心術不端誤聽其語錯信其行其害不可勝言矣惟愼以擇之有德則與爲綢繆凶頑則與爲疏絕此卽聖人益友損友之辨庶不至貽悔於終身也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奉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後魏照讀書成名爲進士

趙逵魁集英爲校書郎秦檜欲延攬之聞知其家尙留蜀日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耳語有頃奉黃金百星曰以是助舟楫資趙力辭之或勸以毋拂檜意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檜聞大怒禍將不測會檜得疾事乃罷後高宗召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曰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是知卿不附權貴也

隱惡

註惡行之在人種類甚多有陰惡有陽惡有巨惡有小惡總之皆宜隱而不宜播者也我苟快其舌鋒人將終身貽玷於己無益於人有損亦何所爲而不隱耶卽或有人問其惡則徐答之曰並無此事再有人述其惡則婉拒之曰豈有此理更有衆人共斥其惡則力阻之曰訛以傳訛切不可輕信此語如是則隱人惡不啻隱己之惡也又不啻隱父母之惡也其存心可謂厚矣而其獲報亦斷斷不薄矣

揚善

註世有聞人善而故疑之者是妒善也又有見人善面反毀之者是蔑善也不思朝廷有舉善之條聖人有嘉善之教妒之蔑之奚爲耶吾不能爲若輩解矣而在好善之人則遇善而必揚焉其人雖庸陋而偶有一善亦稱揚不置也其人雖不肖而忽有片善亦表揚不怠也卽其人從不謀面而聞其有某善行必揚於衆而若欣若羨也卽其人素有嫌怨而知其有某善事必揚於世而若驚若喜也若此者非眞君子而何

明趙藉與人交見人有一小善必逢人表揚其人聞知自欣然而喜又勸以某事亦善可勉爲也某事似善而實惡不可爲也於揚善中勸善於勸善中阻惡終身行之不倦後享高壽二子登仕版

萬歷間江陰修縣志一廩生才甚高入局纂輯見舊志中兩節婦無實跡遂削之夜歸過城隍廟見兩婦入內異而尾之婦至神前泣訴云某等一生苦節死載志書今某生

不訪氏行表彰反削氏名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旣輕節義當削其祿秩兩婦泣拜去生聞之倉皇而歸明年果考劣等奪餼憤鬱死

利物

註物號有萬亦甚紛繁矣哉其屬於走者牛犬之類是也屬於飛者雞鶩之類是也其潛於淵者魚蝦之類處於穴者蟲蟻之類是也又烏能物物而予以利乎然利之者非逐物而予之謂也我有物而勿害之則物類受其利矣且世有現困乎物者而我力解之世有欲害乎物者而我力阻之則物陰受其利矣推此心也卽上天好生之心也其造福寧淺鮮耶

覺世經註證

明旃有聲慈及於物家不養貓不令子孫養鷹鷂作有司不許人打獵并禁烏鎗密網一切害物之器後官至臬司壽八旬有五

揚州何自明石塔寺前開茶社後病危語其父曰我開茶社每掃諸菓殼集竈前燒之不知蟲蟻聚滿其中傷生甚眾冥司以此爲罪促我壽次日遂逝

救民

註民而所需乎救者意外之虞也或值兵燹而將痛裂於肌刃或值水旱而將就於溝壑或值大差役而將蹈於鋒鏑也則不得已而號呼望救矣官斯土者不忍坐視其死而勿救隨詳請於上憲而字字傷心也旋面訴於大僚而語語墮淚也必貌其繪圖入告以活我百姓斯已矣若勢難少待則又直以身擔當之爲地方不爲功名雖貶爵奪職弗辭也顧生靈不顧性命雖粉骨碎身弗惜也若人也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後世子孫必有爲三公者

明夏雲蒸善幕事入山東濟寧州幕東翁年五旬無子蒸逾五旬僅一子隨之有血症每與東翁歎曰我父子相倚爲命而子吐血壽必不永東翁曰我尙無子小妾止生女目下有孕醫言右尺脈大仍是女胎奈何未幾地方荒旱蒸勸東翁設法救荒焦心籌畫凡一切賑濟好事次第舉行陋弊纖悉除去飢民俱沾實惠救活無算越三月東翁妾雙胎生二子喜謂蒸曰我明是救荒報應世言官與幕

覺世經註證

友功過均分先生報在何處蒸曰吾子血症久不犯豈不是報東翁曰此猶未顯買一婢送蒸甫一載亦雙胎生二子

宋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眾以功陞樞密使鄉親多相附求仕苦無功乃分屬諸將殺降羌卒老弱首級獻功冒爵晚年悔之後病發背終日閉目醫者欲看眼色令其開眸韶曰安敢開視斬頭截腳人許多在前遂潰爛而卒臨死時忽張目大呼曰爾爲官長不能救民而殘民若是死有餘罪天命滅爾後矣其長子見怪嘔血死次子坐事腰斬一門遂絕

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

註人之生也誰謂竟無善心哉但溺於聲色貨利習爲惡而莫肯向善也則背道而馳過而不改滿腔皆不仁之念其心不可問矣若能知非自悔翻然回心悚然改過將見慈愛溢於胸中惡緣不存夢想洵可謂勵志聖賢愧作咸消者矣如此可當善人之目

明田潤江西人說話刻薄不喜聞道學語生三子一瞽一跛一瘋疾遇淨雲大師謂之曰眇一目跛一足靈臺一點瘋不住三子如斯定有故潤曰我無大惡但口過頻煩意過種種不能自禁耳師曰此惡卻不小急宜改悔潤悚然從之一心改過日行濟人利物之事惡念不萌如此十年三子殘疾皆愈享壽七十有五

覺世經註證

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

註佑善者其惟神乎然神雖佑善而不能必人之行善也夫善有在一身者有在一世者有至小而易忽者有至大而難名者原非拘於一格亦顧人之信心否耳果取一切善事而立心以行之且不憚煩心苦志以行之人即未之見也庸何傷然人雖未見而冥冥中不有司過之神乎早已聞而知之矣並聞而記之矣人亦何憚而不爲善也耶

明徐謙窒波府庠生萬歷年間夢至冥司云大劫將到煩汝造冊一連十夜造完越三日吏又來引去云勾除三人謙看所免三人皆素認識者一某爲父病危刺腕血一甌欲求其生因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

中見活鰕四筐約五千餘條揭重債買放之謙問吏曰三人善行不入何由得知吏曰凡人一切善事不拘大小誠可動天司命土地各神不敢遲奏也謙醒後向家人言之次晚龍風大作海水泛溢死者萬人謙所夢三人危而復安俱免於難

加福增壽添子益孫

註福壽子孫四事何一非天所與哉然以此與人者天而以此限人者亦天其間四事俱全億萬人中僅遇其一二耳其下有享一而缺其三者有享二而缺其半者有享三而缺其一者雖甚智巧又烏乎求之烏乎強之耶而在好善之家則福源源而來也壽綿綿不息也子若孫振振相

覺世經註證

繼而生也豈天之獨厚若人歟抑若人行足以格天而天破格以佑之也噫人亦樂善不倦而已何庸希倖爲

明嘉靖甲辰楚大飢漢陽庠生蕭遠出粟若干石粟盡復捐千金易粟作粥以施時未有子妻戴氏夜夢數百人羅拜曰吾等報凶歲活命恩少頃一人攜兩孺子前曰請爲君嗣所以報也庚戌長子良有生丙辰仲子良譽生先後中鄉試至萬歷庚辰良有會試第一廷對及第良譽亦高第遠壽七十五置一莊收粟贍族名曰景范二子後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雙鳳之謠

明嘉靖時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故陷重辟支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

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
及至妻自出勸酒且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用力平反之
囚出獄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公無子吾
有弱女送爲箕帚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
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由貢爲
學博祿生大綸登第
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盛吉星照臨

【註】凡居家度日之人別無所謂福平安無事卽福也而人
猶不以爲佳境率多拗變而容嗟則乖氣致戾以致災病
頻仍呻吟不絕聲藥味不離口者有之否則禍患猝至增
添無限煩惱耗散無限財物者有之迨此際而追想平安
無事之日悔何及歟惟一心向善不生分外妄想則災病
無由生也禍患無由起也卽偶有災病不崇朝而霍然偶
有禍患不旋踵而釋然也將見人物恬熙吉星朗耀太和
景象洋溢於一門矣

明馬僖敏公鎧世積德微時有善行蘇州尊經閣素有妖
公避暑其下夜深月朗微寐見羣妖共飲一鬼卒嗅公曰
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者叱曰此行善相公也吾輩豈
可侵侮耶若禍之罪不小因散去
顧漸漢中府庠生家貧好善鄉中有大房一所樓閣皆全
居者多病死堪輿言此房最凶漸賃住之俄而生子發財
人以爲異一道者相漸曰汝面起陰騭文不惟房凶化吉
今秋且中式矣榜發果中第三魁
若存惡心不行善事

【註】聖狂分於善惡其端祇介於一念間也惡心顧可存乎
哉乃世之匪類不知作惡之可畏則貪心淫心欺心妒忌
心驕吝心日存於胸中而莫肯釋猶望其有善事也得乎
卽或迪以善言彼直置若罔聞也勉以善行彼直棄之不
問也告以行善諸報應彼直以爲荒渺而無據也所謂放
於利而行者卽其人矣豈不可嗟可歎歟
明解敏順天人美丰姿工文章年十六進學次年補廩人
皆以翰林期許但存心不善嘗語友曰我今日讀書日後
作官設巧計取錢財聲色滿前以酬我之勞聞人談果報

則曰此道媽媽語也見人戒殺生則曰物類原供人食也
以惡爲能以善爲非一先達誡之曰是謂拂人之性災必
逮夫身年十九吐血死妻年少僅守半年領一女改嫁一
家消滅
淫人妻女

【註】淫行之在人有二有一種眞邪人見色便魂飛神蕩美
惡不論有一種假正人見色便偷覷暗想慾火不熄若輩
固不足論矣至於讀書人素愛名節而常染邪色尤爲可
怪殊不知上天之心雖慈而視淫人則加怒閻君之量雖
大而處淫惡則更嚴陰律云淫人妻者得絕嗣報淫人室
女者得子孫淫佚報噫人情最愛便宜以一枌骷髏而致

宗祧斬絕便宜歟不便宜歟人情最怕吃虧以一臭皮囊而令後代出醜吃虧歟不吃虧歟甚矣淫行之不可犯也

明朱煥武昌府太學生能文章凡雇僕人必視其婦有姿色者用之久而與之通如僕人看破則多與銀買其無言

雇乳母亦然一夕與新僕婦飲舊僕婦闖入室遂共飲輪

淫窗外有鬼歌云新色正歡殘色戲前程刪盡後程殤煥駭汗兩婦驚去後屢試不中一子夭僅存二女

南京某生赴京應試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有女年及笄

窺生美後數日適女父他往使婢約以是夜相會生懼累

陰德不敢往同居一友竊知之僞爲生赴約其婢暗中莫

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歡洽倦而熟睡適指揮歸見門未

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有司明日榜出

其不往之生首列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在鬼籙矣

洪燾一日暴卒見一綠衣人引至冥府燾問生平祿食綠

衣人於袖中取出大帙示之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

月日姦室女某人降爲轉運副司燾悚然淚下曰奈何綠

衣人曰但力行善事可也燾醒後遂竭力行善如是有年

後官仍至端明殿學士享上壽則力行悔過之報云

明項希憲夢中癸卯鄉榜以污婢爲神削去遂誓戒邪

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

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爾數年悔

過故失而復得項遂易名夢原後果中殿試二甲第五名

破人婚姻

註婚姻之事人皆有之當好言以諷其成苦言以勸其成

也奈何反欲破之耶其破之者非必有意也如有人以婚

姻之事問我我不細心訪問以致錯聽奸人無稽之言率

爾回覆因而打破者有之矣又或夫妻反目情願生離年

歲凶荒難堪死別而我代寫休書不爲撮合以致送破者

有之矣凡此皆犯神明之怒而損在己之福也

王生定與縣人年十五學甚敏當書館側有土地廟一夕

里人夢神告曰王生後當爲郡守某每見其過跋踖不安

望爲設一屏障之庶免起避里人驚異即爲具土木夜復

夢神告曰屏不必設王生代人寫休書無前程矣遂終身

不第

蘇允明性篤厚有善相者曰子壽不過三九每怏怏焉一

日至公府見有夫婦相持大慟者允明問之知其被陷將

賣妻以贖贓罪允明惻然急賣己產代償全其夫婦後相

士見之曰子似有大陰德者允明語其故曰德可回天遐

齡不足言矣後年九十外生子發科甲

壞人名節

註名者嘉名也節者令節也人生斯世不知若何修省而

始博此一稱矣何忍壞之耶壞之者不在有心之指摘而

在無意之譏彈或眾以爲忠信則曰伊實狡不可測也或

眾以爲廉潔則曰伊實巧於暗取也甚至妄引某人謬舉

某事以實其說始而形於口面若人之名節壞矣繼而播於眾而若人之名節爲世人所不齒矣非喪心之小人而何

明宋芝南昌府人家富天性刻薄不肯說好話於廣集間或有贊某人輕財好義者則曰彼卻以重利放債滾算人田產或有稱某官清正不阿者則曰彼卻暗取人財曲徇情面特人鮮知之耳類此敢人令名不一而足後家道消乏一貧如洗爲債主逼勒逃走他鄉不知所往

臨江有王節婦祠楊鐵崖作詩譏之後楊無子夢神告之曰汝題王節婦詩雖不能損節婦之名然存心刻薄天絕汝後矣楊既悟更作詩云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含淚寫哀銘詩成復夢前神曰汝既悔過應有子矣後果生一子

妒人技能

註凡人技藝才能無論大小要皆堪爲世用者即薦之揚之猶慮其後也妒云乎哉而不仁之人未嘗不知其可用但妒心太甚見人技能必思阻抑唯恐其相形而不利於我也且恐其得志而獨利於彼也於是或遏人才於初進或敗人功於將成其始起於一念之微而其害至於妨賢病國禍世虐民究竟徒傷心術徒取災禍何損於人哉

國朝郡守沈公喜談醫城內有一宋姓醫嘗入衙看病人又薦一張姓醫沈公俱禮敬之而張每言宋之方藥不通宋每贊張之方藥穩妥一日張言於公曰宋之醫乃醫中劊子手也沈公從容答曰我家眷屬眾二醫並用不爲多況宋向來並未治壞一人不忍遽令去也張慚而退沈公乃與原薦主書曰張妒心太甚不敢留用由是人皆惡張

刻薄無有延請者張遂貧苦而死

宋御史章郁公與文潞公無一面交聞其磊落一見即爲推薦後文潞公爲宋名臣出將入相皆章公甄拔之力故公享高壽子孫科名繁衍

謀人財產

註人有財產已何得而謀之耶況他人之有此非其祖宗

德行所遺即其本人血汗所掙又何忍而謀之耶乃有不良之輩用無限智術費無限心機或以勢壓或以債滾或以甜言美語誆騙必謀爲已有而後快若輩非不自謂多謀自謂巧謀而吾直以謂強謀拙謀也噫人生財產確有一定之數如命所應有雖不謀亦滿其欲命所不應有即詭謀密能得歟皇天有眼閻帝無情所以誅其陰謀者豈止一身一世而已哉

隴人劉整放債爲業其利人所有奪人所好之物無不如鑰之開鎖人號之曰劉鑰匙見鄰人有貲產故借債與之數年不問俟其久而總算利盆數倍鄰人不得已傾貲以償後整死變爲牛生其鄰家肋有文曰劉鑰匙

國朝杭州施在廷生平喜周人急而惟恐爲其所知嘗獨
行里巷見有窮而無告者取錢投於暗中使人自拾之一
日里中數無賴欲謀一富家財產在廷力止之并厚贈而
去富家遂得無恙而在廷亦不告知晚年家道中落在廷
好施如故子光輅乾隆戊子舉人任徐州知府而孫曾繞
膝施氏之興正未有艾也

唆人爭訟

註凡物不平則鳴在人有受屈受辱之處則亟欲鳴之於
官伊時氣填胸臆邊之所不能容堪人再唆耶然事尙在
未成之界而非已成之局也如有人調停其間婉言勸解
覘人之財騙之以爲己財謂非損在人而利在己與雖由
此而家肥由此而身潤獨不思己之家應肥而人之家應

徒平日且無風起浪聞此便因火煽風肆言有屈當伸雖
耗財勿計也有辱當報雖拚命奚辭也舍之則懦和之則
愚必激其一紙控官而後以爲得計迨至經年不斷兩敗
俱傷而彼之意氣揚揚仍自得也若此者人亦無如彼何
吾以爲不有奇窮必有奇禍也

明黃鑑蘇州人其父慣唆詞訟蕩人產業就中取利後鑑
弱冠登正統進士蘇人歎曰天道無知至此乎天順復位
幾遭天火家業蕩然無立椎之地

唐狀元之父每與肩挑買賣必依其討價與之家人咸謂
不值翁曰彼終日奔走道路良苦矣不過欲稍得微利爲
餬口之計吾買物無幾稍稍浮價於我無害令彼多得幾
錢一家妻兒老小盼望係焉若每事必欲便宜是損人利

己之爲吾不忍也卽此一端世人所極難翁存心如此生
子爲狀元宜哉
恨天怨地罵雨呵風
註世間妄人最多其心放而不求其行肆而不謹其言狂
悖而無倫對人有然對神亦未始不然也如天地有憾也
敬以答之而已彼則不勝其憤焉風雨失調也靜以聽之
而已彼則不勝其怒焉憤之甚則恨與怨集也怒之甚則
罵與呵起也彼雖逞一時之性而實已獲罪無窮矣

覺世經註證

荆門楊大同平生飲博淫蕩貲產費盡窮苦無聊嘗指斥
上天不公一夕遇一少年云有一好境但隨我去不患不
富隨至一宅少年忽不見欲出無路聞數人大叫捕賊將
大同捉毆乃知是半夜人家矣旦送官不能分理遂受

覺世經註證

杖不數日而死
李尙仁定州人因商販囘家宿旅店中陰雨六七日仁不
能起程向空高聲曰這眼淚流到幾時等到眼淚流乾我
的盤費罄盡了店主人曰天雨是常事何苦造此口業次
日天晴仁騎騾過橋泥滑騾驚將仁左足跌折竟成一跛
人
謗聖毀賢滅像欺神
註惟聖與賢誰敢侮之而弗敬耶惟神與像孰敢慢之而
弗禮耶然世亦未必無此人也蓋其人甘自居於下流則
藐忽聖賢肆口而謗毀者有之或其人謬自詡爲正直每
輕蔑神像放膽而欺滅者有之此等形景令人聞之氣憤
見之色變亦不屑與之辨是非也祇目爲衣冠中之畜類
而已
明嘉靖年間保定郡守朔日文廟行香有貧生向守求賑
守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貧乃士之常貴能安耳生
曰顏子有附郭田可耕何至如此窮信其果貧可笑之極
守怒其侮慢聖賢令敎官責之叱去後歲考此生將頭題
遺落未寫宗師批云首題遺落可笑之極遂除名

覺世經註證

明萬歷初年西華人王著應里役與納戶爭逋欠誓於城
隍廟惡語侮神夜宿揚善寺天王殿內忽聞門外喝道聲
起視之見一官朱衣幞頭立火炬下擁衛甚眾令一隸操
刀向著著持几上墨硯擲之竟被隸刺口頰流血寺僧驚
起不見一人方知是城隍神也次早著赴城隍廟謝罪廟
中神儼如昨夜所見而右侍則操刀隸也身有墨跡焉逾
月口頰瘡始平刀痕宛然
宰殺牛犬
註凡物命俱不可殺況牛犬耶牛代人耕地物之大有功
者犬爲主守家物之最有義者乃人竟操刀而殺之狠歟
不狠歟或買肉而食之該歟不該歟若輩之忍心至此殊
不能令人解矣彼殺之者每謬語曰養牛原爲服力何云
有功也畜犬原爲守家何云有義也殺之何礙也彼食之
者又飾語曰牛卽有功非因我而橫死也犬卽有義非因

我而冤斃也食之無傷也甚至明知爲非而取其價賤謂
其性補未免强執爲是矣卽或有人勸阻而不平之狀不
服之言未免與人爲難矣所謂甘令神明惡之而並不一
悔者也悲夫

呂祖戒食牛歌

君不見牛耕土曳步前奔用力努又不見日當午血汗通
身涎沫吐世間畜類多無如他報主可恨貪財農心狠如
狼虎見他筋力衰賣與人烹煮割下頭剖開肚血塗鍾皮
鞔鼓骨銼簪肉作脯當日耕田難上難今日粉身苦不苦
冤魂泣訴閻羅王閻羅悲憫不能語但說牽牛夫受罪在
地府或丟劍樹叢或擲刀山塲或灌滾銅汁或烙紅鐵柱

永劫不翻身翻身世變汝又有食牛人不由人勸阻勸之
起爭端阻之笑迂腐怕說牛有功强說牛有補一任罪通
天不知何肺腑豈知一食牛立刻干神怒縱有好心腸此
條登惡簿應註禍來侵暗折福無數貧夭逮兒孫甚至滅
門戶吁嗟乎牛代人耕誰不覩殺而食之喪心伍我今降
警世越一年卒

明趙一鳳汾州府人好談報應明知牛不可食但不能自
禁遊至廣東俗尙食犬鳳亦食之回時過江僱船船戶問
曰客是趙一鳳否鳳驚曰然何以知我名船戶曰昨初更
沙灘有二鬼坐敘一日明午有趙一鳳過其人亦知爲善
但不戒食牛近又食犬神令覆其舟一日竟溺死乎答曰
忙忙逃避至若冬夜慄慄風雪密密凍餓待僵發戰喘息
猶復聞響强呼見影掙起俾主人覺之而少停叱之而後
止是犬之有功顯然其可紀而且惓惓戀主感入肺腑久
客外歸歡跳如舞主貧而彼不厭主亡而彼不散主逐之
而彼不離主餓之而彼不憾甚至賣與遠方半載悠長彼
仍乘機肯遁找路來尋間或舊主不納狠心趕打彼仍回
頭乞憐搖尾勿捨祇欲冀主之留並且忘主之恝但思報
主之恩寧甘任主之殺是犬之有義確乎其不可拔人何
忍食之耶道家云犬肉登庖竈君懷忿奏天曹釋家云犬
肉不戒諸佛聞知皆見怪人何敢食之者不念其食之耶
功也不重義也神弗欽也佛弗識也雖有善者諷之則見
百且好食犬今當貧夭矣庠曰食犬有之牛實未嘗殺主
者曰汝爲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殺何異姑放還
里正景世庠魂至陰司主者怒曰汝本應福壽坐殺牛三
疎阻之則生忌亦畏禍而口閉矣吾願世之人去爾恣情
消爾戾志愼勿再食此味而甘爲上天之所忌

文字未有溺死字但云沉其貲眇其目故我不敢渡爾也

鳳大恐另覓舡渡將抵岸忽風浪作船翻水中船戶用篙

救搭誤傷眼物漂去僅存其命回家誓不食牛犬然竟眇

一目

穢溺字紙

註昔倉頡作字而鬼夜泣以其洩造化之祕也字誠重矣

哉後之聖人著書立說垂敎萬世非字無以廣其傳沿至

今三敎流通胥賴乎字又烏可棄之耶世不知愛惜不加

欽敬以致委於道路穢者有之溺者有之任人作踐良可

歎矣深可惡矣嗟嗟以聖人之字而視如糞土是藐聖人

也是蔑聖人也猶以爲無心之小過不亦謬哉

國朝浮槎朱寗約字士豐留意八法銳進未艾康熙乙丑

二月以微疾卒其友羣集哭之忽甦云吾壽該四十二以

平日勤於學字隨意焚燒散其灰不珍惜陰司錄其過減

去五年故今三十七卽終也幸諸君識此事勿輕忽字紙

灰言訖仍逝

國朝金甌誠心敬惜字紙凡遇遺棄字跡必拾之有染污

穢者則滌之焚灰投於河如是有年一夕夢　文昌帝君

召甌至殿前傳命賜以功名次日適有友邀甌赴童子試

以功名在加敬惜刊施惜字紙文入泮後倍加敬惜刊施惜字紙文

民莫不遵道揮淚此順治十四年事也後數年巡按以事

削職柴望起復歷官廣東藩憲是年生長子名謙爲御史

恃勢辱善

註凡人有得爲之資居得爲之地則名之曰勢勢燄如火

而易熄也勢大如山而易頹也人值此地第一爲人造福

則善用乎勢者次之而遇人以禮亦善忘乎勢者乃小人

有勢遂得意自滿倚勢陵人意曰人當畏我也當媚我也

而善者則安分守拙斷然不肯趨勢難乎免爲所惡矣惡

心生則窘辱備至矣不知善者能吃虧能忍氣總不屑與

之較亦祇增恃勢者之罪業而已究與善者何害耶

明閣宏山西人財數十萬每巡撫至必費貲交接府縣皆

與款洽勢燄薰天邑中良善之人畏之如虎霸買人房田

不允則嫁禍害之武斷人詞訟不服則仗威制之鄉人號

曰惡閻王一士子投詩刺之曰閻王本善誰云惡此號加

君君不樂何弗捫心細細思鄉情公論原非刻後爲按院

訪拿處死家財爲族人爭奪罄盡妻子窮不能度日

國朝柴望守池州時有巡按某欲以私怨參石埭令囑柴

誣列罪狀言至再三柴曰守令賢否公論難逃某不敢以

人之身家性命迎逢上臺也巡按怒遂參柴望去官日士

民莫不遮道揮淚此順治十四年事也後數年巡按以事

削職柴望起復歷官廣東藩憲是年生長子名謙爲御史

迄今子孫科名甚盛

倚富壓貧

註衆人皆貧我獨富謂非天所予耶然天子人以富恆不

欲人自享其富亦覘其待貧人爲何如耳而有善處富者
每退然自抑曰天待我以厚我何忍待貧以薄歟況水火
盜賊官詞疾病何一不可奪吾富者而必斤斤刻待貧人
歟因而敬貧讓貧扶貧濟貧則富而能散天必相此吉人
矣反此而爲欺貧侮貧倚富壓貧使貧者含冤而莫訴垂
死而莫救則天道不容而受報必慘矣

明史百代大興人開金典珠寶鋪貲本十萬餘祇自享用
貧人來借吝不輕與有高僧勸之曰老施主太緊守了須
看破些先輩骨肉後濟友朋再有餘量力施與僧輩不然
恐有天殃也代變色曰殃何時至耶僧答曰禾定本身與
妻室不定兒女與孫曹不定此生與來世不定今晚與明

朝到那時悔無及矣代不聽未數月代晨起見房上坐一
紅臉人須臾火起代僅逃出而一妻二子俱燒死屋中竟
絕嗣

湖廣盛某素險惡家頗殷富思造堂樓五間苦地狹欲買
鄰人張姓地基張不允盛遂密令大盜誣扳張姓張事急
其母與妻售地營脫盛乃買其地而張竟氣死于獄盛樓
成生子六歲尚不能言一日坐樓中其子上樓盛指之曰
吾爲子孫計故爾設謀今如此愚蠢奈何子忽厲聲曰爾
以無辜殺人奪人之居尚望子孫耶盛大驚望後一倒而
死其子蕩盡家業亦死

離人骨肉間人弟兄

覺世經註證 卷

註誰無骨肉肌膚之相關者也誰無兄弟手足之相倚者
也匪惟朋友莫及即親戚亦莫之能比傍人何得而離之
間之耶離之者閻伊骨肉有怨則揑辭以激其怒怒則離
矣間之者乘伊兄弟有嫌則造言以啟其疑疑則間矣於
是令人骨肉如水火兄弟如讐仇於人則損於已何益口
業之大無有踰於此者

米信夫浙西人柔滑狡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爭
產信夫唆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從中取利致其兄弟
皆破家抑鬱而死信夫由是家漸富至元戊寅遭大獄牽
連到邑見吏儼如前爭產之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
而訟邑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前爭產之兄亦抑令招承信
夕夢其祖告曰汝館於其家曾造謊言致其骨肉不和又
代爲寫狀令其兄弟結訟數年產業花盡故有此報也規
思悔改後凡遇人骨肉紛爭兄弟起訟者多方勸解之遂
生一子

不信正道奸盜邪淫

註道盈於天地間亦曰正而已矣人能遵依正道信心安
命甘拘謹而守拙無妄希而倖獲雖有笑其迂者而不失
爲正也若夫狂悖之徒乃以正道爲不足信恣意肆行貪

貨財溺聲色以致入於奸盜邪淫而不知自愧心術大壞人品全虧顯蹈王章陰受冥譴而究其原皆不信正道之爲累也噫正道顧可不信乎哉

明萬歷年間池州府人孫某自言得異人傳授能役鬼神立致食物未見其人先知胸臆未爲其事先決吉凶縉紳權要結納者紛紛無何事敗貪淫之狀百出拿獲正法而牽連受罪者數人不信正道之害如此

國朝崑山徐氏累代善良順治己亥年有人住城隍廟見神升座喚其人謂之曰汝知徐氏中元之故乎徐氏累代不淫遵依正道上格天心今科發榜特其肇端耳汝可傳語世人言畢即呵導去其人醒而傳之是科其三子果中

覺世經註證　卷

元長子乾學庚戌探花次子秉義癸丑探花同胞鼎甲實

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汝汝戕天物汝輕天佐令家人刷去仍不改後遭盜劫二次家財頓滅佐死後其子名磬哥任意嫖賭家財費盡行乞於市

桐鄉錢貢先人遺產頗厚弱冠登第聞紡績聲子夢得少時奢侈之習人無巧詐之行入其室閨見客穿青布短衫及長登第官至大理寺卿家無爲之未嘗衣綢絹俸餘所積置田數百畝名生生產以給族之鰥寡孤獨者今幾二百年子孫猶食其德宜乎世世科名鼎盛

輕棄五穀

註五穀者天之所以活人者也其間日暄風散雨潤露滋

覺世經註證　卷

天不知費幾許栽培沾體塗足男耕女餉人不知費多少經營而值一豐收富貴家不知作息之勞莊農家頓忘凶荒之苦輕之如泥沙棄之如糞土以致上干天怒大降災殃至凶年流離餓殍道路始悔向者不珍惜五穀之報噫晚矣

劉元眞少時夢道人授之桃食遂能辟穀一日行終南道中遇一貴人旅從甚盛眞謂之曰且以赤子爲念貴人頷之同行者曰此何人眞曰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民不知愛惜令收其半吾故爲民請之少頃風雨大作損麥十之五可知水旱饑饉皆民不重五穀之報

明張儀方有田數百頃每歲收糧萬餘石倉廩紅朽不知

施濟自用則芝蔴飼豬菜豈飯牛不惜也正德六年黃河
遷徙田盡捲入河遂赤貧尋餓死

不報有恩

註恩有不可不報者大之救我於急難拔我於卑微拯我
於窮困卽或一言之獎成一事之護持一壺飧之受惠皆
當隨分隨時從厚圖報勿以年遠而漸忘勿以得意而弗
記勿以小忿而背大德勿以薄賞而負深情蓋必如此始
有良心否則犬馬蛇雀之不如也犬馬猶知報主蛇雀猶
知感恩人顧可受恩而不知所報哉

明王之巽四川人未遇時有族兄供給讀書一衣一食皆
仰賴於兄後成進士赴京謁選兄復賣田產與爲盤費未

幾選江南令兄窮無奈往任所借貸巽不念前恩薄贈之
兄曰吾此來欲尋一生路似此回家必塡溝壑矣巽不顧
兄含恕而去越半載巽削職狼狽旋里族中百餘人迎於
路大罵曰此負恩賊也巽慚憤不敢辨尋病死

唐中丞李夷簡劾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
至藍田送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憑誠厚矣豈不慮相
累乎對曰晦自布衣承楊公嘉奬今日遠謫安得不別德
輿甚美服之後數日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曰君不負楊
臨賀豈肯負國乎

瞞心昧己大斗小秤

註心若公平胡爲而瞞之耶己若正大胡爲而昧之耶其
所以瞞與昧者必其行不可告人而事不可問心者也夫
瞞昧之行不一有終日由之終身用之而不自知者則莫
如大斗小秤之二事斗而曰大必用之於外入也秤而曰
小必用之於內出也在己習慣以爲常在人忽略而不覺
宜若無大過者不知斗秤不公貧人之受累無窮上天之
懷怒必甚若而人者其受報豈小哉

程某居蘇州淸盛觀之側人號曰灰塵以其徽籍而姓程
也家頗裕爲人好貪小利置一大秤買一物百計取贏負
販者無不恨之後子夭亡家日貧受盡饑寒而死

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說昇天斂物行淫

註聖人之教師表乎萬世者也若釋道兩門亦足以感人

善心外此皆邪教也乃有奸詐之徒假立一教以惑世可
憐愚民偏易煽動日聽其引誘而莫之悟以致牽朋聯伍
而奔聚矣挾女帶婦而偕往矣其實不過斂物也妄說昇
天而實瀆天也詭言行善而實行淫也迨至邪謀一敗而
難免乎服上刑矣悔何及耶

明萬歷間有奸民倡邪教詭言入教者上等成仙佛下等
轉生爲卿相引誘男婦遠近會聚因而斂財物姦淫等事
後被告發巡按奏上詔誅之其教乃息

明瞞暗騙橫言曲語

註險矣哉人心之叵測也而至於交財爲更甚蓋財與命
相連已欲其多誰欲其少耶而在邪性之流另具一種肺

腸不怕天不怕地并不怕世人嘗議而明瞞之唯
欲利之入於我而安計損之及於人掬文巧言如流巧言
如簧令人受其害而不覺凡此皆鬼蜮之行也而陰譴已
隨乎其後矣

德安一京性貪鄙錙銖必較視六親無可信之人惟與內
姪某交好某知其貪也勸之開店生理京初不允某極言
其利京遂出五百金命之經理某吞之而詭言得利京大
喜盡賣其田產與之而身自監督不數年耗其大半京氣
憤成疾某挾其貲往蘇州貿易適遇火災貨物皆燒盡某
投河而死

湖州一富家婦爲妖所憑百計除之不去乃請郡守至家

方開筵飲酒而糞穢等物忽從空至守淋漓滿身適有貢
士陳某以事造其家留宿焉妖竟不至比陳去妖復來嬉
問故曰郡守污吏耳吾何畏哉陳貢士一生正直從無片
語欺人望之不寒而慄其家聞是言延陳於家半年妖遂
絕

白日咒詛背地謀害

註出言罵人已傷口德若咒詛則加罵人一等矣失悞害
人已傷陰德若謀害則加失悞十倍矣況乎咒詛人者於
人未必有損徒壞自已心術謀害人者其謀即或未成先
註自已惡業可憐人多愚昧遇有疾嫉便爾白日咒詛遇
有讐恨便爾背地謀害殊不知咒人適自咒害人適自害

神必有錄其罪惡而不恕者

明馬清德州人貧而無賴借貸伊妹丈錢從不想還其妹
丈索取一次伊則咒詛一次因而暗勾匪類誣告其妹丈
與海賊通其妹丈不知爲清陷害仍託清代爲料理又騙
錢無數事完後其妹丈知之亦不說破而清忽害眼疾未
半載雙目失明後凍餒而死

雪溪嚴天敘存心溫厚生平無誑言詭行見人惡語咒罵
必力爲勸止嘗曰人生惟口過最易犯往往有片語而干
鬼神之怒一言而折平生之福可不慎歟至於機械變詐
暗地害人此爲陰惡上天所最忿受報必慘一有其心已
罪不可逭況實有其事乎凡與人交遊必處處勸化後其

子中雍正甲辰進士官雲南太守

不存天理不順人心

註理歸於天乃光明之正理也心具於人乃虛靈之公心
也人生天地間無論貴賤窮通皆當存天理而不失順人
心而不拂也可憐小人輩惟知貪利竟棄天理人心於無
何有之鄉且謬曰我若不逞智術焉能療我飢寒天理人
心四字而今用不著矣故其始猶以天理人心爲可有可
無迨汨沒久而天理全消人心盡滅小之損人利已大之
逆親背主無所不行噫此直人而禽獸矣地獄輪迴殆爲
若輩設耶

句容趙某客於廣東其弟仲以嫂甚美欲賣之乃詐爲兄

死信嫂號泣成服諷其改嫁嫂正色自誓適有大賈欲購美妾仲密令賈窺其嫂遂議三百金紿賈人曰汝須暮夜率眾至見白衣婦人擁之登舟是矣已遂避去嫂微知之乃設計與仲婦易笄服而以酒醉之自潛逃於母家至暮賈人至見素衣婦人蜂擁而去天明仲抵家見門戶洞開二稚子號啼索母始知失婦追至江口船已不見急歸開箱視銀又被人盜去仲方愧悔懊哭而其兄恰自外歸仲無顏見兄嫂乃縊而死

蘇黃門凡日中所爲之事必記之於書人問其故曰吾奉行功過格已十數年矣每日一言一動即存心起念照格內詳細記明始而過浮於功繼則功過兩平今已功多於過矣

覺世經註證

過矣蓋凡事總須存天理順人心吾所以記此者欲有所檢束而不至於放蕩故時時省察出一言起一念行一事必自思曰是功乎是過乎功則擴而充之過則頓時截止故數年來自覺稍有進步不敢記者即不敢爲也後公享高壽生子少年科甲皆功過格之效吾人俱可奉行即坊本所刻太微仙君功過格是也

不信報應引人作惡

註古今報應之理彰彰在人耳目間矣奈何竟以爲渺茫而不信耶夫不信即已之惡況因己而又引人之惡乎有如人無殺惡也而引之以烹鮮人無淫惡也而引之以邪淫人無貪惡也而引之以妄取人無暴惡也而引之以殘

行人無吝惡也而引之以刻薄人無口惡也而引之以誣陷諸如此類人惡日引則己惡日多皆由不信報應致之也卒之惡報來而莫可逃悔之晚矣

明顏友程濟南府庠生名重儒林但性執口捷不信報應謂人一死便了一先達規之曰汝謂一死便了乃祇了斷其生前而不能了清其殁後也蓋死了一字人所不免而了死一事人所難能此報應所以必有耳若汝謬執爲無是令善者灰心而惡者放膽也將來貧夭之報斷難免矣後程貧苦一生子爲人役書香遂絕

沈之潢爲塾師盡心教誨每日除館課外講善惡果報格言數則令學生讀讀後要問講務要講得明白顯豁至誠人有厭聞者目爲迂愚而沈終不改一時出其門下者多樂善之士登科甲者二十餘人沈子德榮少年領庚子鄉薦次子德棻乙酉舉人

不脩片善行諸惡事

註人生如白駒過隙雖孜孜行善猶恐不足矧慢不知脩耶不知脩善則必入於惡矣蓋善惡無中立之理也既人於惡則必背情逆理貪淫縱欲無所不爲彼其心豈知爲惡而故行之哉蓋因私慾日深毫無向善之念遂日即於惡而不知耳久之惡業日深則惡緣日湊惡貫既滿則惡鬼相隨冥司攝而問之曰子亦來見我乎如之何其對之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意作惡有勸以爲善者則反言拒之曰我惟恐人說我在善一邊有阻其爲善者則又曰我趕早行些惡事見閻王還仗膽些未幾口邊生一疽死三日復甦曰閻王因我行惡罰我一世變狗再世變馬今生東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取我來其子隨尋至東門外某家果生一白項花狗見子至眼流淚口牽衣因抱回家養大送至法華寺每高僧談經時此犬卽來若聽者然

明董思正安慶府太學生家業萬金不肯行善見人舉卽笑其愚一夕過東嶽廟遇一矮人隨其左右正問之曰吾酒孽也上帝瞋汝富無善狀故遣我來爾正歸家語其註惡由人作報自天降蓋有神明在上一一筆之於簿迨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

死亡殆盡僅遺一女未嫁爲奸人拐去

趙某慿城人自恃金多慣行兇惡識者知其必有天罰未幾乖氣聚而不散父子兄弟動說咒罵姑媳妯娌時相詬諍因而生產率多不祥妖邪作祟不數年家財耗散男婦

由凌家山至更餘忽見人馬燈火自北而來轉報曰何爺過此於是人馬燈火轉西去乳母回述其事應元以已子必貴年十七忽雙瞽應元恚甚聞直塘道士能召神因請

子子不信次早正卽思飲自此縱酒無度家產費盡窮苦不堪其子虔寫金剛經七卷叩天贖父罪甫寫完是夕正微寐見前矮人垂頭曳趾而去嗣後點酒不思家道再興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盜女淫

註嗚呼人亦知災殃之所由致乎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蓋片善不脩諸惡並作則惡氣洋溢災殃備至矣或訟獄頻興或口舌不息或水火無情或盜賊相遇或瘡毒時生或疫氣染疾子孫出敗類胎產多不祥殺其身亡其家男兒爲盜婦女誨淫何一非行惡者之報歟凡此惡報實皆惡氣所自招天未嘗有意加之也然則何以消之一言以蔽之曰爲善而可

明施廣汝州人爲富不仁鄉里側目侵其族人產業族眾不平控於按院收廣於獄欵少盤費遣其子回家路逢盜賊將驛馬衣服等盡掠而去廣因此氣忿遂染疫死值夏月屍臭蛆生見者旣恨之又歎之也

惡貫旣滿惡報來臨而殃及其身矣否則殃及其子孫矣其近報者非其根氣之淺薄則其惡業之酷烈故卽其身而報之其遠報者非其本人之福宏則其祖父之德厚折之損之以抵其惡行而終不知悛改然後報於其子孫者愚人不知天道乃於報之遠近大小間妄謂報應之有差豈知神明之鑒察斷無毫髮之或紊歟

何應元爲蘇州府吏生子名紳方四歲時外公喚甥歸路

禱神附乩書曰汝子應科第但汝作吏受人賄造款單陷數人於獄天絕爾嗣此子將生有德家矣未幾紳死

明沈元直揚州人好養俊童以恣淫樂後生二子俱浪蕩下流冶容誨淫鄉黨傳以爲醜直深恥之與族長議欲將二子送官處死其族長曰爾性僻淫姦污男色不一而足果報彰彰恐受罰猶不止此若處死二子罪更大矣直懊悔無及一日渡江船覆溺死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

註舜跖分於善惡明明兩途人自擇而行之耳而禍福之權操之自天恆因人以爲賞罰焉此間感召之理上哲知之未可爲下愚道也然上哲下愚俱不槩見惟中材居多

中材者可導而上下者也如能勉强爲善孜孜不倦則多福不求而自至矣倘怠忽自甘日即於惡而固覺則雖欲無禍其可得乎禍也福也人之所能知者也權雖在天而實由於己之善惡人豈可不擇善而行之察惡而避之耶

宋温州參將郭承恩奉公寬恕司法元珍殘忍刻薄時同考滿入都共買舟行將抵紹興界風濤大作人皆見神鑿舟爲兩截承恩居前艙無恙抵岸元珍居後艙竟沉溺焉

有窘處險處則仗義慨助之又倡義其助之每逢朔望將所行某事登於冊供　帝座前甫年餘即生一子享壽七十有八猶見子食餼於庠

戲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持誦消凶聚慶

註　關帝之威靈赫濯凡域中海外之人罔不欽敬孰敢

戲而侮之耶但恐狂悖之徒不知敬奉寶訓或有戲慢之者所謂侮聖人之言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敢侮聖言其從逆可知矣從逆之凶將有殺身之禍矣雖不必顯污關帝之寶刀而斬首分形之慘暗中定有主之者也若能反戲侮爲敬信持而奉之誦而習之身體而力行之則凶氣漸消吉神擁護將見慶聚於其身聚於其門無所往而不有慶矣人奈何戲侮之耶

徽州王某居心很厲父早喪奴畜其母母以陰譴報應之說相勸某斥爲誕妄反加誶詈附近數步有　關帝廟照壁有粘覺世經輒曰此腐儒揑說耳母聞戒之曰勿侮聖言汝死有餘辜矣觸子怒拔刀欲刺其母母逃入廟伏神言汝死有餘辜矣觸子怒拔刀欲刺其母母逃入廟伏神

案下子追入廟上階級周將軍從傍躍起揮刀斬之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則王某已斬周將軍一足尚在檻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自是喧傳　帝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足仍門外如故

錢盈順天人貿易爲生最敬　關帝凡有疑難事不算命問卜但趨正陽門內求　關帝錢以決行止一日移居鄰言此房甚凶夜有狐魅弄人盈不答於堂屋內掛　關帝聖像桌上供　帝寶訓文一冊晨起焚香跪誦一編僕婦見許多狐魅乘月色遁去再無影響且事事順利人皆謂敬　帝訓之報焉

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

註子孫福壽果有定者耶抑無定者耶若謂無定命數之理確然有之若謂有定轉移之機顯然見之蓋有定者天而無定者在人也天定固可勝人人定實能勝天亦顧人之能求否也求之之事雖不一端而總不外乎修善若能遵行　帝訓勉力修爲善行日多福報斯集欲求子則螽斯振振也欲求壽則耄耋綿綿也欲求富貴與功名則財源滾滾而聲勢赫赫也然後知不患天命之有定惟患人事之不修而已

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震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强之至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問其所以庖人曰酒三行例進玉筋羹法取

牝牛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震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又乞判永字於上既而夢神告曰汝有陰德不但免夭可望期頤後享年九十餘

吳子芳大興人祖父兩世俱以貿易爲生至芳更盛每自歎曰吾今雖富不過享庸庸之福耳曷若後人書香蔚發爲朝廷用乎因計所入財除家用外盡行施濟爲文禱於　關聖但求保佑後人爲讀書種子足矣後生二子一以拔貢作學博一中舉人作邑令後世功名竟綿綿不絕云

註世人有不如意之事則思祈禱焉祈之而不應鮮不以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福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

爲天至高難憑神至幽莫測也而獨不見夫善人乎凡意中所想之處不移時而獲之即意外所未想之處亦因類而獲之而且纖禍不萌如雪之融融而消也嘉祥疊至如雲之重重而集也何諸福之皆備歟亦惟行善以致之耳彼不知爲善而妄有所祈者何益哉

崔瑋福州人館於巨紳家書房中供一關聖帝像東翁日夕來焚香默言移時方去瑋問曰翁有所祈乎答曰吾向所祈者第一求母康健次求諸子學有進再次求人口平安今已蒙　帝佑皆得如願復何祈哉今之默言移時者乃將日間所行事告　帝借此自警以冀善多而惡少也瑋歎曰翁修善如此何禍不消何福不集哉後翁富貴壽考家門大盛

國朝張廷琛大興人事親孝力行善事曾建義學立義塚復設廠施粥以濟貧困歲以爲常授府通判因母老辭官年六十七與夫人沈氏無疾同日而逝子釗爲懷慶太守諸孫繁衍鄉黨咸謂善人之報其報之更奇者初公之甥罷任歸假公別墅蓄二妓其夕忽有鬼作厲使二妓不得臥遂移寓駱家後事敗被參款及妓事駱姓株連破家向使公之別墅不有鬼逐二妓則駱姓之禍公受之矣噫鬼神福善之妙用豈人所能測哉

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毋怠厥志

〔註〕關帝高明配天精忠貫日神靈顯應迥倍尋常豈有生子掘地埋胞衣得黃金數十錠前辭會六人聞知皆服然曰此　關帝之賜也

紀夢

咸豐元年余客江蘇常郡署齋夜靜更闌對燈兀坐輒自念年已周甲矣猶以內顧多憂依人作謀生計撫今思昔判若兩人良可歎也如是者累日忽於八月十九夜夢有一人頎然偉然緩步而來定睛觀之乃余父白薌公也余即跪而隱泣欲叩多年未見之故尚未開言余父驟以手撫余背曰汝在此終日愁貧歎苦無益也余見汝尚肯安分特來告汝現有

關聖帝君覺世經在何不刊布亦所以廣福田也余對曰奈無力何余父曰汝何駭也汝祇要買幾部寄歸歲以日用所餘隨刊隨布誰要汝一次即刊幾千百部耶況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勸人刊布亦好汝何駭也余是時若

恍然知父棄養已久急欲問宅兆安否轉瞬已失所在惕然驚覺父訓猶在耳也越二日偶於同事王穗畬兄案頭見有

關聖帝君覺世經註證一部裝潢成帙心竊異之隨捧而讀之洵生平未見之善書江右鮮有知者其所引證較別刻採輯更廣而其詳明愷切眞足以發蒙振聵興起善心因謹遵余父冥示亟購數部俟二兒國興遲月來署即命其量力隨刊隨布并囑其多勸善信刊刻流傳俾人人知爲善之不可以已也噫余父自嘉慶丙寅十一年見背屈指四十六年矣不孝嘗思夢寐見之而不可得今於無意中得見之且余父猶惓惓於不孝子之境

遇現夢示慰指點迷途眞罔極莫報之恩矣若余不克率兒輩勉遵冥訓不孝之罪尚可逭哉爰據實書之如此

咸豐元年辛亥秋八月江右盱黎召庭潘恩誥自序

光緒己亥冬十一月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天仙正理

庚申仲夏刊
南昌
東湖

本序

伍冲虛子自序曰昔曹老師語我云仙道簡易只神炁二者而已絪仙者必用炁神三寶此言只神炁二者以精在炁中精炁本是一故也一神一炁即是一陰一陽予於是知所以長生者以炁炁者先天眞陽之精也人從此炁以得生亦脩此炁而長生唯用脩而得長其生故稱脩命陳希夷所以云留得陽神者元神即元性爲煉精化炁丹之主人脩行人能不明乎炁只妄言後天呼吸之事所以不能全悟完脩而成道古聖詳氣畧神後世愚人不知所主者在精命不能全悟完脩而成道流禍至於人人易視神只妄精脩命不脩性犯旨眞人所言如何能入聖所以亦不能入聖仙道而輕談僧人小視仙道爲不足證予亦正欲均詳而直論之夫既謂炁爲長生之本有命之寧不以神受長生之果者乎之有性根將謂神爲脩長生之主寧不以炁定長生之基者乎一日戶部郎四愚張公隱齋中問曰此四句是如何說伍子答曰此性命雙脩之說也炁爲長生本者言先天炁即眞陽之精世人耗盡此精炁則能喪命返還得此精炁則能長生是所以古云氣是添年藥又云留得陽精決定長生是也我言學者要知長生之本爲先天精炁當知非容易可得者必由神而馭之而得長住長生之果唯是神長住之所受用者故說受長生則能長生是神爲脩長生主者言若不以元神主乎炁經云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我故說脩長生之主是神然神非得炁定基而長生不能長住而不能長生必得眞炁爲不死而後神隨之以不死雙脩之理少生一不得眞炁爲不死而後神隨之以不死雙脩之理少神則炁無主宰不定少炁則神墮空頑空墮亡而無靈不是炁也神也仙道之所以爲雙脩性命者也西山記云

機之不得不秘也者奈後世又不能究竟無全悟何無完脩何仙道以元神元炁二者雙脩而成故說性不明乎炁只妄言後天呼吸之事所以不能全悟完脩而成道古聖詳氣畧神後世愚人不知所主者在精命不能全悟完脩性犯旨眞人所言如何能入聖仙道而輕談僧人小視仙道爲不足證予亦正欲均詳而直論之夫既謂炁爲長生之本有命之寧不以神受長生之果者乎之有性根將謂神爲脩長生之主寧不以炁定長生之基者乎一日戶部郎四愚張公隱齋中問曰此四句是如何說伍子答曰此性命雙脩之說也炁爲長生本者言先天炁即眞陽之精世人耗盡此精炁則能喪命返還得此精炁則能長生是所以古云氣是添年藥又云留得陽精決定長生是也我言學者要知長生之本爲先天精炁當知非容易可得者必由神而馭之而得長住長生之果是神爲脩長生主者言若不以元神主乎炁經云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我故說脩長生之主是神然神非得炁定基而長生不能長住而不能長生必得眞炁爲不死而後神隨之以不死雙脩之理少生一不得眞炁爲不死而後神隨之以不死雙脩之理少神則炁無主宰不定少炁則神墮空頑空墮亡而無靈不是炁也神也仙道之所以爲雙脩性命者也西山記云雖知養性之理不悟脩行之法則生亦不長且謂今雖知脩煉之方不得長生之道則脩亦無驗且謂今先天炁及後天氣分二體而二其用也先天必因後天而採取而煉煉而入穴凝神入穴必因先天則有歸依有證果還依並用故並論之然欲明生仙之理其先後天之炁炁曰成身皆以順行及住世間亦皆順欲明生仙佛之理其二炁騐神而返身中皆逆用而還伏爲靜

定寂滅而眞空若二烝不能生二烝不逆行則仙佛亦不生藥物爲論所以明脫死超生之功也人元烝爲救老病死之理唯眞精之而服食之除其老病而長生者聖仙機列爲次第之宜也世人皆知聖人傳藥不傳及我博觀則見聖聖皆有傳火之言但不全言而皆畧卽我所說畧于氣者我欲全言之又不敢下口便下口言之而人未必信徵未必能用與不言等耳故集衆聖之畧言者而成我欲全言之志卽過去世高眞上聖度世之言留爲未來世聖眞爲常行不易之經故猶以經名永滅却未來世言有候言無候者之偏疑耳且知衆聖皆已言之精明而爲切于度世矣此喻藥基非我臆說杜譔之言也眞息還精烝謂之藥基息定精能爲胎神之基無漏則息定而胎神之法界也

天仙正理 自序

論三烝漸證於不漏還認生而爲伏烝胎神之法界也

而不離藥不煉則金木間隔煉之者金木合一火藥適均卽所謂相見結嬰兒者闡伏烝論藏之內而不馳諸外闡者前人皆秘而不言此獨揚直論之也外馳者烝散而神無所歸依伏者卽所謂雖反覆言烝而不見其若欲長生神烝相住之說

緊立一名彰一義也言後聖見名當思所以用實勿作世間時文套語忽過論之在眞我眞我者是言已之本來面目卽元神煉已者論其成始成終之別號也凡所爲採藥煉藥基之築成於始者皆由煉已證本來面目之成於始也所爲伏烝胎息爲脫胎出神成還虛於終者皆由煉已證本來面目之成於終也卽所以脩性於終也始終皆是本性而成仙能復眞性者卽仙也非眞性者卽非仙也世世之遇人不知仙卽是性與佛卽是性性同所以舉世設仙而莫知所學而亦莫有所成但有諸相對者是性仙聖始言煉已者以其用於世法世念中而逆同者言之也終言煉神還虛者是性之無相對者獨還於虛無寂滅而言之也其實只是一個性眞而已世人偏于談仙談佛謂仙不是性而佛是性仙人授佛妙法如來大仙道微妙難可知佛不知仙墮可惜邪說外道者妄執邪見之愚人墮于邪說外道性而已世之談仙不同不信法華經所謂如來大仙道微

說之廣大而兼詳明無疎畧處凡精微之言皆近於隱秘或煩瑣唯直論之精微而更捷要無隱煩處二者全備出世而世始全仙道矣子論說全備成書者雖有奸邪棍黨欺誑世之初學淺見謂妙訣不載斯言固足取信于人以施邪計若有志學者必要我口授方知秘法得是書而先觀之則求道有則有印證而可知玄妙之所以然而當然已行眞仙正道而後驗者則所行合是書即可信可成若不合其功成不成有所考據若聽所聞必無可信必不可成所以孔子云夏殷之禮吾不足徵文不足也子思云上焉無徵不信下焉不尊不信而謂文不足徵亦云若未逢師且看詩詩中踐訣好脩持雖然未到蓬萊路也得人間死較遲是也倘有不徹諸書之簡語語簡而少必不能發明至玄妙之大道雖出于老子其中不肯全舉其事誦而不得要道直論全書可少乎哉故陳泥丸為徒勞役徂歿為必當從此證會

天仙正理 自序 六

而直論讀此者了然解悟後聖得之哉究竟之力而悟後聖不終三日徹見而徹知并解悟二經之法旨不大便益耶則其超凡入聖端在茲乎古人有一字之師有一句之師曾謂此論註已六萬言矣不可師教未來際聖

天仙正理目錄
道原淺說篇
先天後天二炁直論第一
藥物直論第二
鼎氣直論第三
火候經第四
煉已直論第五
築基直論第六
煉藥直論第七
伏氣直論第八
天仙正理目錄
胎息直論第九
直論起卮
後跋
增注說

道原淺說篇

本門下伍子發明爲總綱

明南昌伍守陽譔并註

伍子道原淺說發明曰仙家脩道爲仙初證則長生不死伍眞陽註云人人同此生有長生而不死者乃仙宗有脩證之聖人也與無脩證有生死之凡夫不同所以欲高出于人之上者不可無脩證也脩之初煉身中之元精不離元炁而復還化元炁果古聖謂之煉精化炁煉到炁足即爲初脩之證炁果足而無漏盡神通出欲界矣此由築基之果成鍾離眞人傳道集謂是初學之小成是也○昔吉王太和問曰人言長生不死最難得者由未能曉之故也予欲爲衆淺說最大之事老師今淺明言之但曰初證者請再詳之冲虛子曰初脩煉腎中眞陽之元精謂之築基陽精煉得不漏而返成成炁漸脩漸補得元炁足如童于之完體方是築基成者基成則永無漏之果

爲蓬萊下島主者鍾離眞人爲南洲講法師者邵堅白爲匡廬山主楊太君爲天臺山主三茅眞君主三元罪福事此皆出于太清玉華仙書之說及世人傳誦者以此觀之丘眞人之言亦先發明之者矣王曰是古今人人羨慕而願學者世間仙誰不羨慕又不願學又因果仙須是學天仙唯有金丹最的端誰經云佛敕父王曰我欲出家爲有四願不死乃仙眞陽註云人人同此生有長生而不死者少壯願無病願不但道理精深人人未必能曉古聖眞死此見仙佛同願之證有生死凡夫不同所以欲高出于人之上者不可無脩證也脩之初煉身中之元精不離元炁而復還化元炁果借法象爲喻而法象實非眞我性命攸指身心粗迹之近于已者以示人而實悟入于未有身未有心之上斯所謂精深也後世人遂以法象而執之如銅人身上用針灸何以愈人身之病所隔者遠也遂冒認身心而揣摩如將甘蔗囫圇一吞抑予欲爲衆淺說何得有眞滋味此由未能曉之故也

是以發明前聖之所未發者神還虛之理如煉火之磯如辨採藥之何爲眞清如剖圓天之喻證必然由之而不可知者是人所以得生之理道之用于炁神化生而爲人之身是今皆有發明精切語夫所謂道者道字即人所以生死所以不死之喻證而上歷無色界之脩證而超出永與虛空同體離眞人謂之中成大是即此得生之理保而還初使之長其生而不死之法眞陽曰按昔太上養生胎息氣經云精全氣全精盈氣滿唯精與氣須保全眞是此義也故此書亦直說脩煉精炁神保守眞元補還具足如初即所謂三眞三全必定神仙是也得生之理者一陰一陽爲一性一命二者全而爲人也眞陽曰既方成得一箇人亦必性命雙脩方成得箇仙佛未有二者不全而能成人成仙佛必以順之成人者以逆之成仙佛由于爲人何以謂之陰陽性命當未有天地

未有人身之先總屬虛無如易所謂無極而太極時也眞陽曰太極是一炁之極至虛無極是一炁之極無處無極在太極之先太極雖有一炁無陰陽動靜所謂鴻濛未判之時也無中恍惚若有一炁正言鴻濛未判而未分陰陽是名道炁亦名先天炁以恍惚將判言先天炁必如此時此景象之炁方是虛之極靜之篤者爲至天炁久靜而動靜也陽動極而靜陰靜極而動動靜原是循環不已的陰陽相交清可煉金丹之藥物不如是炁非先天此炁不立命矣有心即具有性之元神已固藏之於腎即具有命之元神已固不離于心及至腎固不離于腎及至爲地比如人之有命也冲云此言陰陽性命皆在動問曰動分已與靜爲二矣動後又可干動言分陰陽爲二乎冲云古云一生二二生三見得是如此便說分後說的不兼靜一說吉王手足舉動翻身而口亦有啼聲者十月足矣則神氣在胎中已全此二變之關言一分爲二也出胎時先天之炁仍在臍後天之氣在口鼻而口鼻呼吸亦與

炁交而後生人生仙佛也則人之所得爲生者有陰陽二炁之全有立性立命之理故曰人身一小天地者也此結上陰陽性命之說以下正說脩行之事禀此陰陽二炁順行隨其自然之變化則生人逆而返還脩自然之理則成仙成佛是以有三次變化而人道全次變化是父母初交二炁合爲一炁而成胎也二次變化者是胎完十月有炁爲命有神爲性而將產也三次變化者是產後長大成人精炁盛極十六歲時也謂之三變者亦有三關脩煉而仙道得初關煉精化炁中關煉炁化神上關煉神還虛謂之三關脩煉而仙道得成仙者順行人道之三變者言一變之關自無炁而合爲一炁也父母二炁初合一先天一炁不名神炁此時母胞胎中無呼吸无

神及長似形胎之長似有人形微有氣似呼吸而未成呼吸而隨母呼吸則正神氣將判未判之時及已成呼吸而神炁已判而未圓滿之時胎之十月未滿但已判爲二即屬後天此之二非離一而爲二是一之顯然似有二之理二尙揣敍而未成粗迹從此以漸長胎之時斯時也始欲立心立腎胎中漸生五臟漸分立心腎之形而欲立性立命矣有心即具有性之元神已固藏之於心炁已固有腎即具有命之元神已固不離于心及至固藏之於臍神即性是心中所有固不離于心及至炁即命是腎中本有固不離于腎及至在胎中已全此二變之關言一分爲二也出胎時先天之炁仍在臍後天之氣在口鼻而口鼻呼吸亦與

臍相連貫先天之神仍在心發而馳逐爲情欲由是炁神雖二總同心之動靜爲循環此言性有動靜命亦有動靜之說如人之謂一分二二亦有動靜及其覺時本炁之覺炁也動性也動即後所謂志者似此年至十六歲神識全矣精炁盛神炁同動者脩亦言睡時炁也靜性也動即後所謂一則動矣到此則三變之關在焉或有時而炁透陽關命根元炁之動于中未有不發散馳于外者故則情欲之神亦到陽關亦是常行之處謂之熟境者知馳于外世人多墮于世事神炁相合則順行爲生人之本此炁有知內知外之能內到陽關神有返天徹地之能亦有知內也知外有動神也化精時也謂之三變者如此脩煉三關者使精返爲炁炁即百日關中築基之工也法華經中佛亦說百日之期炁煉爲神即十月關中轉神入

定之工也神還爲虛之大定也即是從三變返爲二變從二變返到一變從一變轉到虛無之位是爲天仙矣

三變

由此虛之而又虛虛到無極處此處合用脩煉之工便是天仙陞遷到極尊極之理自然順行者自脩煉已前是說人所以得生之長生不死者說到此是說人眞用正宜淺說之者此下皆淺說性命之道淺說修煉之工不可不知

說脩煉夫烝與神皆有動靜自此至而已耗精者之仙佛之眞宗大脩行之全旨直論中之總要合宗語錄之秘機提綱於此盡之矣而靜極之際正有動機動之機頻然之覺烝動即有神動時至事故言機烝動而化精行世法而耗盡以死者也神不知便即此動機便可脩仙烝動而耗精行世教當面錯過即此動機烝動而還靜之爲脩以不死之必致眞人即于動而還靜之爲脩以虛危宿在坎宮即是一周天也如是則行機者雖若動而不爲動用方可逆脩而爲仙緣此機

爲生人生仙佛之分路分路者分順逆之行也機動轉動而還靜即成仙佛之基佛祖云若要眞不動動上有不動靜入死入生之要關動機乃人之可生可死者烝機既以屬動將欲出陽關而爲後天之精者陳泥丸曰子時一陽初生之時是關蓋人之求長生者緊要的烝到尾閭關道藏經云精者妙物眞人長生根此太上胎息氣經語也黃庭經亦云留胎止精可長生正言此未成後天精質之先天烝名元精者是也先天烝即元精子輩有眞陽之烝亦不無動靜但不得神宰之而順亦不成精如神无妄賢不能宰之何曾成精龍虎不交安得脩仙者於此亦不返烝呂祖眞人云既無安得大藥脩仙者於此逆脩不令其出陽關則還元煉藥即因身中之烝機合以神機元烝發動之機元神妙覺之機收藏於內返歸于元烝之根而行身中之妙運採取烹煉皆此時至妙之運用以呼吸之氣而留戀神烝黃庭經云呼吸方得神烝不離則有小周天之氣候夫小周天云者天之周圍三百六十五度有零只是一個天无二天何有小大之異名以用者言取象于子丑寅十二時如周天之一日之天也一日之天行周十二時之名神烝配合十二時之候也一日之行自周十二時之名神烝配合十二時之候也一日之天行周十二時之名神烝配合十二時之候也一日之天行周十二時之名神烝配合十二時之候也一日之天行

古聖不輕傳火故云沐浴不非異也不行者不行其所無事舉有事行者行其所有事者當知其有妙用若還持疑不決請看鍾離眞人所云一年沐浴防危險者已言矣運此天周積累動炁以完先天純陽眞炁一次火候運一次周增補積累故凡一動則一煉而周使機之動而復動者則煉而復煉周而復周此言凡遇有一動之炁即要煉之以完一周天若一天不周則眞炁不長旺而速于神化又不可一周完積之不過而不敢雖无大害亦遲其動古云百日築基煉精化炁百日得炁足或五六十日得炁足功勤不差者易得年少者亦易得此三關返二之理已返到撲地聲離胎乙竅未開神識未動眞炁存臍

之境也此四句言人初出母胎時是如此及今逆脩此所以盧江李虛菴眞人曰陽關一閉個個長生言得長生之基也眞陽曰陽精元炁總爲一身發生之根皆有耗折之多而致死之速由敗于陽關陽關者陽精出入之關也我出之則耗而死入之則精自滿而得長其生始也我主宰閉之不令出及滿足則關自閉安凡有精則求出路無精以通路固自閉如儒家所謂用之而成故吾師祖李眞人云脩到不用則茅塞之矣之說似一閉卽得長生其生爲始便汞兄三人皆淺直切言冲虛云從此得長生人人得閉人人長生無有異者吾兄弟如此便得眞長生不朽如此一點陽精猶是有漏凡夫生其壽量之基也李師祖及我一閉得一凡長生必由于此者當于此勉之求之昔石杏林眞人求師後云得師必師訣來便精旣返而成炁則無復有精矣姪根縮如小童子所謂返老還爲童體

冲虛云眞實脩煉之人精已煉成炁者便有止火之候自到此是无精之靈應也則無竅矣此無竅無漏方眞炁亦不得死守於臍矣若只守於臍而不超脫過關此時始有眞炁過三關得眞炁者名得金丹大藥過三關者名曰服食逆上三關名曰飛昇不過暫有少得長其生之初基而爲人仙也未能永劫長生吉王太和殿下曾問曰得長生皆得何故今言暫得永得之不同冲虛子曰一得永得而能快烈向上則有上之所證而永劫長生形神俱妙頭超劫運矣若言我已得到此果更不于此不過少得初基而已又必煩于守護方是人仙不死若更行姪欲漏却一點陽精猶是有漏凡夫生不能逃者可死不能逃者可不勉而究之哉故有遷移之法古人所謂移爐換鼎之喻者是也施祖施肩吾眞人呂祖亦呂祖之師鍾離正陽眞人呂純陽眞人三仙傳道集所謂三遷者此當用其一遷

矣吉王太和殿下問三遷之說冲虛子云鍾離答
中田有三氣在中丹神在上丹精在下丹自下田遷至上田上田
中田中田遷出天門是爲三遷功成
既自下而上不復更有還說同吾師之說七日者是初關大約百日之功也吉王太和殿下問曰初採大藥七日採取烹煉于今曰太和
見鍾離離此語矣吾師之說同即以七日日投天機
採其大藥七日採取之功也吉王太和殿下問曰初採大藥七日採取烹煉于今曰太和
以此語請問何以藥稱大藥從採之日至今不見于書全未聞
以七日採又曰採大藥稱大藥從採之日至今不見于書全未聞
精絕无形又名眞陽之也百日之數久暫何以異冲虛
精絕无形又名眞陽之也百日之數久暫何以異冲虛
云此萬古不洩之仙機大採之日數初雖曰採眞陽之氣
云此萬古不洩之仙機大採之日數初雖曰採眞陽之氣
皆无此烝烝之流所發生則採無形之採則無採之形附于有形偏內外採不爲採
皆无此烝烝之流所發生則採無形之採則無採之形附于有形偏內外採不爲採
見有藥形迹唯知有火而已昔還陽老師引古語爲採藥
見有藥形迹唯知有火而已昔還陽老師引古語爲採藥
我云夾脊尾閭空寄信誠然似靜也是杳冥火氣薰蒸百
我云夾脊尾閭空寄信誠然似靜也是杳冥火氣薰蒸百
日烝之生動久故也是杳冥還返于忽然之後天氣之
日烝之生動久故也是杳冥還返于忽然之後天氣之
之火內唯火單採異于先天烝烝之眞陽大採之日數
之火內唯火單採異于先天烝烝之眞陽大採之日數
動之異因此時眞烝盡歸于命根矣雖有動猶不離于候之
處祇在內而不馳于外用則無以化神還虛之大事始此所
也此長生超劫神通無極之大果名大藥即前長丘
以長生超劫神通無極之大果名大藥即前長丘
所採虛无之烝烝之實相也取得下田先天眞烝名曰金丹
所採虛无之烝烝之實相也取得下田先天眞烝名曰金丹
得所採證之无烝烝之實相也取得下田先天眞烝名曰金丹
春眞靈神化超凡入聖丹而後棄殼昇仙而曰超脫萬世神而後
眞人云煉精爲丹而後棄殼昇仙而曰超脫萬世神而後
金丹即所謂大藥用以服食飛昇拔宅者皆此耳吉王
太和殿下問曰我聞砂鉛爐火中所成者曰金丹世道脩煉身中自有
不易之法也此曰用以服食飛昇拔宅者皆此耳吉王
人之精出于烝神亦曰屬水由何冲虛曰坎腎屬水由烝化精
水故生之烝精亦曰金丹曰服食金烝化精時則有烝在精中故曰
母藏子腹如金在水中金烝化精復于烝故曰水中金當脩
煉之初從根發出苗生而爲藥乃虛無之烝耳實
無形相而虛恍然採取之烝耳實
成其食採之取發之生久始有候之法成足之精還補烝之盛謂之烝外丹始

五龍捧其聖體升于萬仞崖上當知此爲超帝凡入聖北
一大妙喻也蓋玄言北方之色言坎腎也坎腎者工法中之
嬰兒言水中之靈寶也五龍者工法中之借帝機五轉三關吉王太和問
龍捧玄帝上昇即是以秘法捧眞陽大藥上之秘三關之喻
脊枕爲三請示曰轉者以何爲冲虛曰前云此三關實指所必由云
頂之轉尾閭夾脊玉枕三關是初中上此曰前云三關之異名處
拔其出三界之次第行之道不遲不速審諦及頭經
云踐如來所行之道不遲不速審諦及頭經
此也其道在背脊二十四椎間之兩頭及中經
緊要當行之路而又爲難行之喻故名之三尾閭者
關之義尾爲脊骨下盡處脊有中左右三尾閭者
即關之義尾爲脊骨下盡處脊有中左右三尾閭者
不通虛實原以不相同故名下鵲橋用秘法天而氣液皆實
通呼吸之行乃盡于尾尾之下則竅虛之機轉駛向尾閭冲關此皆眞烝自家妙用非
骨之上盡處也轉之者古云一孔玄關竅異名處令烝得轉運夾脊者暖與脊之異
頭忽然輕運動神水自然流蕭紫虛眞人門牢閉鎖河車搬運路
運上崑山不動玉關妙在六門云三關枕者要推
此即轉義也自循環已通九竅眞陽曰每一關有兩涂中百左右脈又三

云黃赤二道爲日月並行之道也三關則有九竅故丘祖門下徐復陽眞人云鐵鼓三三全憑一箭機佛宗人亦云九重鐵鼓又云黃河曹溪西江洞水者皆是九曲直灌頂門按諸佛諸菩薩初脩皆有水灌頂夾鼻牽牛過鵲橋妄走故牽鼻使由于之即此妙喻

後語錄下重樓重樓喉之十二而入中丹田神室之中而亦通徹於下田若合中下爲一者堂廷太一問入中田宜如何用工冲虛曰昔曹老師云下重樓而服食之是得坎實點化離陰名乾坤交媾也正是中丹田事所行大周天之火候火原是在下之物却合下田而行者雖合下而不動之元性猶在于合下而上升須彌頂升叨利天之升此華嚴經之說華藏世界中間化七寶坊如大千世界中方佛刹爲諸菩薩顯說甚深佛法令法久住者皆同此意世有人因古言心下腎上處肝西肺左中遂擬議着在腑之上有一穴如此則無根可歸殆非也以行大周天之氣候者此以後火候名大周天與百日小周天不同故古人云自後仍吹無孔笛從今別鼓沒絃琴大周天者如一日實周一天也一符如是十百千萬符皆如是一時如是三千六百時亦皆如是以周十月之天也吉王殿下太和問曰何爲有大小所用之工有大小之異也小者有時大周則無時矣小者有大周則無間矣何爲有間有時有數无間无時无數答曰古云運罡河車君再睡來朝依舊接天機言有時也古云二百一十六用在陽時一百四十四行于陰候言有數也古云晝夜晨昏看火候言無時也古云不在吹噓并數息天然言無數也此煉炁化神必然之候爲大周天之一瞬息周一天之妙用也一周天之一瞬息周一天之一時三十六二十四周天之一時爲一瞬息周一天元炁隨呼吸氣而俱住俱無不似小初時一瞬一息爲周一天至一刻爲一周天之至一日十日一月十月爲一至一時爲一日一月而成一歲者之候如此其中有三月定力而能不食世味者有四月五月而或多月始能不食者三月食是入定之久即能不食功夫少者得證果遲唯絕食之證速則得定出定亦速食爲陰有一分陰在則用一分食分陰未盡則不成仙分食未絕亦不成仙絕食遲於中則不見有饑何用食又必定心堅確故得定易得定者即斂氣多時火冷丹力遲之說也今以十月而有七月者有八九月十月而得定者若定心散亂故得定難而有十月之外者及不可計數之月而始得大定者言之其中又有神胎將完第八九個月十個月之時外景頗多外景者乘陰爲魔一二分陰未消得盡若有一分陰在即有一分魔來或見奇異世俗中平日所無者而今始有可見而見者曰外魔曰邪魔曰天魔眼不可見而心見之謂之奇異乃見之魔眼不見而見者曰陰魔見而喜悅貪見則着魔矣見而不見則不着或聞奇異此聞魔也不見不聞爲定聞爲魔則着魔矣聞而不聞或有可喜事物世法中平日所有者或已掃去而復偶有故曰可喜可耀可信如此下三者可喜者聲色富貴玩好受用皆是皆勿貪喜或有可懼

事物可懼亦非一水火刀兵劫殺打罵不可妄生懼心或有可信事一切驚恐皆是皆不可信如山東張先生在圖中物平常或有願望而欲求者或欲求而未得者今若遂願若應求爲理之可有丘祖案在脩行岸頭原不動心與魔應棄物同於見天魔而誤信爲身外或有心生妄念上五者是外有身之類者餘做此一句言心之妄无故而妄想所生來之魔此佛宗人謂之陰魔又謂之陰蓋或有奉

心妄見魔若心中生一妄則急提正念而妄自死若眼前見一魔亦急提正念不應魔而魔自退去果邪果試一切不着俱以正念掃去四十九章經云諸妄試道行四十九章經云諸輩魔競來者自返戈丁靈陽云靜中抑按功深或見天仙來試或試有仙佛鬼神樓臺光彩一切境界見前不得起心憎愛俞玉吾云任他千變萬化一心不動萬邪自退如將斷令石壓費長房座上之梁有大蛇囓索公以朽索懸大石于費長房座上之梁有大蛇囓索魔自無矣

昔丘長春老祖師掃去魔後曾云魔過一次長福力一次魔過十分長福力十分每當過一番魔心上愈明一番性愈靈一遍此七句是我本宗老祖師丘眞人之言也冲虛子引證降魔之案○按丘祖每只爲福小不能心定當過二番死魔二次飛石打折三根肋骨又險死撲折三番臂膊恁般魔障皆不動心越生苦志○冲虛子昔于謝家住七十八日被火災所魔以所賣家產千餘金并九轉之力備以大山佳靜供護衆居食之資者盡爲所毀當此急用之需慨然盡爽而不救亦爲當過此魔而已有友云何不救雖少得亦可答曰於有丘祖案在脩行岸頭原不動心與魔應棄物同於金何足重此脩士所以不可不知者既得呼吸無則氣不漏而同烝返純神則無復有烝與氣矣如有烝則呼吸雖暫似無漏未爲眞絕也則呼吸雖暫似無漏未爲眞絕也則神隨之亦只少定而未大定而未大定此時正宜綿密工夫直入大定而純神若有出入間斷即同走丹必至無烝而後已眞烝大藥服食已盡是烝已大定矣則神全而亦大定煉烝化神之事始畢矣此第二關返一之理如此正已返到如父母初交入胞之境矣但父母初交時只虛無之烝神未分于烝中也此則烝返合於神只存一虛無之神在焉此直說分剖人胎神胎之所然以神已純全胎已滿足必不可久留於胎昔藍養山養胎既成而不能出劉海蟾以李玉谿十詠寄之指示脫胎出神養素摩掌大笑而出此見胎之必不可久留亦見暗中有聖賢提揭者○冲曰胎者形也久留在胎局于形中而不超脫則神離形而動動則同于朽解之果而已神之者猶可離定而爲動脫則神離形在虛空之境矣神者亦離定而動胎脫者其烝之滅盡定還虛空而通虛空則虛空安有壞耶夫自其脫精成烝不入胎之始脫烝氣而成神烝不入胎猶可復化精也以未于虛空猶可動其定而馳逐其精之境也神不出于氣之境也故李曹二眞人曰不超不脫神不來言必出神而後得神仙以向天仙也如子胎十月形全則生神胎十月神全則出理勢之必至也此則再用遷法以神之不長着於中下而離着自中下而遷于上丹田前之初關中關皆是三田反覆化烝于下亦由上而中而下及化神轉上

而居中中原是虛境无所拘着而若不遠于炁根故云合中下皆在虛境之內即世尊寶塔從地湧出在虛空中之說也上丹田者頂門邊之泥丸宮也既成純神則謂之見性神之靜體謂之性性之大用及通而無障礙處謂之神古以加三年乳哺九年大定煉性在泥丸命在臍也

神而還虛也仙乳哺者養出胎之子也爲養神之喻也能久定乳哺以加養使神成神雖得定乃初有所得未久定而久也還虛者炁大定而絕無神不必用乳哺之時蓄由煉炁之初神爲主令而定其炁知有神也故曰化神炁大定神亦不用使令而若无神故曰虛正無法無佛○

之謂也當此還上之時非只拘神在軀殼之上猶似壽而亦欲淩說之者夫人自未生之前謂之胎既生之後謂之童胎出卽爲童順而行之易童返修卽是胎逆返修亦易仙道中最難得者是童體童體精炁完全不唯修之易其法力甚大有非修補精炁者之所能及歷年至于十六歲

同天地之愚夫者在軀殼古云人金石無礙者有軀殼則有礙出軀殼之神至虛故無礙愚須用出神之理調之謂也

夫者性不靈而無神通之謂出外馳而迷失本性凡初出者必調攸師度法出神及所出之理自上

田出念於身外自身外收念於上田一出一收漸出漸熟漸哺漸足如是謂之乳哺三年而神圓可以千變萬化可以達地通天可以超海移山可以救水救旱濟世安民誅邪除害任其所爲皆一神所運神變

神化所以謂之神仙抱朴子云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昔曹老師云脩仙至于出神永無生死矣災與魔皆不相干初出神若一步而卽入若二步而卽入古亦云十步百步切宜照顧是也如此而後乳哺養神至子老成必三年而後可此時若欲在世護國安民也可救水救旱也可舉念者無不是神通靈應便上百千萬億年劫如是也可若不欲在世如此卽用面壁之

理九年大定而後可與最上上乘仙佛齊肩矣從仙而還虛則又二遷至于天仙之虛境矣此正無極之至極處此皆十六歲以後至八六十四歲已化精而已耗精者之脩工補滿而後能生眞炁轉運河車點化至神住胎入定如上所說

之脩焉從來未行婬事精竅未通精未洩炁未耗者如集仙傳所云周從者泗州人也幼得道徐神翁曰我少而婚彼幼而得道其神全吾不及也又世尊爲太子在宮中娶三妃十年不行一婬妪晝夜只脩禪觀者此皆謂之童眞又韋默天經稱爲十九世童眞此三者皆同

炁足極矣炁已純陽精猶未漏是爲全體之童乃其本體之自全而非用力脩補湊合之所爲古人云返老還童者還成如此不漏之全體而已脩仙者多是已漏之精若以此爲脩用初關築基工夫甚成始與此童身相等而法力猶有所不及且童必至十六歲陽

炁極而精將通未劫之世人人習爲婬慾之風未至十四五六則有交媾之敗炁不旺而精不壯天而不壽者多矣此是世間愚人俗子輩若舉斯世設有一人舉一世或有一人者不知所以爲脩行者

人極言无仙材之人也踰十六而未漏者必爲愚癡不知婬慾之事不足以行道者也婬慾之事喪精耗炁而害通皆仙佛之所禁戒以脩行大道不知婬慾之樂者必不知婬慾之害世間亦未有不知婬事者況十六歲之成人

而猶不知乎此時而不行婬眞爲愚痴之甚而不知又或有一人能至十六炁極足而未漏此最易化神而成仙者也陽精之炁自築基補精補炁之工以固有之以化神卽成神仙而了道故曰易若有能得成仙者名曰童眞以童子之全體而成眞若緣分淺薄不遇聖師點化中者尤擇其至精獨久而後告之以要訣況世人何能强以語之耶又不自知參究採此眞炁而煉爲神亦不足以行道者也前生無積修功行故此生不遇聖師機爲凡俗混世蟲今生無脩仙脩德之志何能參究天耳故不足以行道百千萬年或有一人既足十六陽極之炁又有仙師密旨道者抱朴子曰按仙經云諸得性及生而有識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法因其未漏之炁不用煉精之工所以無煉精之工者正

以炁未化精而採之卽得炁本自滿足之炁獨盛旺勝于諸佛諸仙者以此故炁未化精者脩之有四易易於時易於工遂以七日天機秘法七日者煉精化炁築基成功之後採大藥之法童子從此起以後皆同于大人之法採得眞炁百日之工曰採眞炁乃微陽足于此採實足之眞炁卽所生之大藥採此眞炁而得卽得長生採不得此眞則不長生捧過三關九竅以行煉炁化神之工所以無煉精之工者正採採而必得所以世尊自脩之工不待煉而亦可界四禪定爲始由本自滿足之炁不用煉精只用色

而乳哺陽神之期也此止言可計之程也易於工者成神仙之期未說天仙也可計之程也易於工者從採大藥服食不用小周天採補薰蒸此卽說不用百日之工而胎神卽十月乳哺卽三年可必之果也可之工而胎神卽十月乳哺卽三年可必之果也可計果可必者言此逐節工夫自粗而精自漸而頓易可必其必至者如所謂果生枝上終期熟之說也易於財者自七日而十月三年可數之費也養胎者一二人或三計每人一日費銀二分三人則六四人則八最易數易於侶者護法之伴人三人護法者一人人輩因童眞之神清而明清明者精神侶也卽二伴侶也卽二完而足筋骨堅强不衰敗无昏惰之氣用其護力而扶持顚危昏眊者少也此又詳言十六歲以後純陽眞人云免叫免斯謂之四易其炁已敗于化精者此又詳言十六歲以後純陽眞人云免叫免斯謂之四易其炁已敗于化精者壯年老年敗精者之脩則必用煉精之工故有四難難亦時工財侶也難於時者精已虛耗無大藥之生必採煉精以補精返炁而補炁則眞炁大藥始有所生多百日之關如有年之愈老則不能以百日而返足炁亦不能以百日而止工也或二百日或三百日未可知難於工者工曰百日有期內期外之得炁足者如曹老師五十日而得是也而得炁足者如我以兩月半而足炁然月調習期外者過是以年之漸老則用工漸多如神百日之外炁始足是以年之漸老則用工漸多如神已昏眊必先養其清明精炁已耗竭必先養其充實豈朝夕之力而能然哉昔鍾離眞人道要云既年奉不足十年之損止用一年功補之名曰水火既濟曰人道根源不固自覺虛損而氣補之數足日漸以增名曰水火既濟曰採補還丹曰人仙是也古

人教人得之者早脩莫待老來鉛汞少者鉛少者元陽眞精眞炁之耗竭遂致有精乾者有陰痿者有氣喘者有腰脊痛折者有筋拘而膝不屈坐者或坐不能久聳直者皆是汞少者元神本性之昏沉或採取不能張主而精專或烹煉不能進退而終始皆迷惑錯誤者多而成眞火全候者少如此何以能百日而止工皆爲此也鉛汞既少之時而成還丹而證道有准經云八十尙還丹又曰百二十歲猶可還若不決烈精進則墮有死之類而已故戒之曰莫待老昔馬自然曰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難於財者以行道之期久或百日或二日費之積多百日祛用百日之費不可以數限也不可限以百日之費而爲二百三百日之給或或至二百日則多矣難於侶者用工日多則給使令之人扶顚危之專遂致護道未終或以日久功遲而疑生厭心有疑其功不知成否有疑不知何日成功或以身魔家難身魔者護法之身有病魔或有災異家難者護法人之父母妻子有大變故等事而變輒道念因有魔難遂變此往往有之者矣抱

子昔云爲道者病于方成而志不遂又觀古人所謂同志三人護相守又曰擇侶擇財求福地老君言諸小山者皆不可于其中作金液神丹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皆邪氣不令人作福但能作禍ㇾ福地者抱朴子曰按仙經云可脩行居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綏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龍祖山蒼山皆正神在其中若有而福地者不過不逢兵道者登居之則山神助福

而變輒道念因有魔難遂變此往往有之者矣抱

務塵勞凡眞實脩行者靜定其心先靜定其身亦易易事耳然亦古人每有入室之事遺囑我今亦詳說又有極慮也古人入室事宜脩士當預爲計畫免有違缺又有極口稱爲財不難兮侶却難者是何也求財助道者或以自己家貲變易而得或以外護出財助道而得何難蓋爲學道本皆智士而每人品不同或以德勝而行道之心不專或以志欲爲仙而德不足或以始雖勤而終則怠玉皇經懺文云求道未勤豈能成道或者復不能行行吾道者或初一遇待師家以杯茶便喜于談笑而問道若勤其力行實悟全無有天尊言者復不能久難至于道昔抱朴子曰問如何成黃芽黃芽若教如此易問易得遍大地田土中盡長黃芽勝于稻芽麥芽飲了手以杯酒可師家以杯酒便問如何到了手若教了手以杯酒可換而得知了各酒店

申人人皆是了手神仙故抱朴子云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待而知況神仙大事乎輕視如俚言之笑譚即持譚笑之聞認爲得理鍾離眞人度正爲九江府德化縣令棄官而隨鍾離尙有一詞云上告師尊弟子相隨七八年肩頭壓得皮開綻足下生瘡五七番並未蒙師一句言此詞在物外清音書中久矣既能棄官便見有蓋世志行猶執弟子之禮如多年而後得聞道成道未有初遇便傳便聞之理如父教子之栽稻鋤麥者乎劉海蟾爲燕國宰相時鍾呂二眞人造府而度劉棄相而隨六十四歲也至六十九歲而聞道而後得成抑豈有輕易得傳者乎世有光棍一見便傳則有一故爲方士者詐設之假言及治一病之小工耳欲謀一日之飲食者欲纏綿取長久之衣食者非若此取諸世網雖有眞欲誑取其愚見何以得心腹相投洩而易言以速投其所好遂而謂天仙神仙大道亦可如是聞問爲哉或以好勝務奇而欲聞獨異于人者或有徒務博聞而唯自誇爲能士如遇一賓友曰能這件則亦曰能這件則亦曰這我也能遇一賓友曰能那件則亦曰那個我也能不論那正是非一概俱聞實無學道行道之志此一等人欲自誇不默之爲非雖正理眞言亦不求徹悟所以不能學道者高又或有狡詐醫士學談道明眞師當愼言于此人而涉獵卻病旁小坐功遇富貴者用藥無功又恐他人奪其主顧故傳以坐功而卻病爲鈎連摘拿之法或本志不耳何有於學道之心多所見皆是如此甚或不道者見耳聞上可得道眞學道但借學道爲芳名而陰行不道之事悖道之事也凡有口稱學仙道求長生不死遂遍語人曰我能仙道長生不死愚人遂信之及談之乃說用女人勝于人者或有徒務博聞而唯自誇爲能士如遇一賓友曰能這件則亦曰能這我也能遇一賓友曰能那正是非一概俱聞實無學道行道之志此一等人恐自誇不默之爲非雖正理眞言亦不求徹悟所以不能學道者高又或有狡詐醫士學談道明眞師當愼言于此人而涉獵卻病旁小坐功遇富貴者用藥無功又恐他人奪其主顧故傳以坐功而卻病爲鈎連摘拿之法或本志不耳何有於學道之心多所見皆是如此甚或不道者見耳聞上可得道眞學道但借學道爲芳名而陰行不道之事悖道之事也凡有口稱學仙道求長生不死遂遍語人曰我能仙道長生不死愚人遂信之及談之乃說用女人

作此家不知其心實爲嘿人家女子行姦婬之計耳又有口稱能煉丹服食不死能點金銀如山嶽之多哄騙愚人出本燒煉遂拐其本銀而逃皆不道也或以口稱學道而心實不學不知不行者此不見張紫陽眞人所謂生甚胎裏馬自然眞人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此等人當以二眞人之言自醒或以父母妻子恩愛太重而道念亦重欲割然脩仙則恩愛不能盡捨玉皇經懺文云求度難專尚多宿累不成功而至于兩俱失必然之理無常速到道果得乎罣上靈寶大乘妙法蓮華眞經云今述諸世網雖有眞心固不爲篤抱道不行而自望其頭不白者亦稀聞之道此謂兩持之心而亦兩失之心也心兩持則惑而死決心死之道而不行道此一等人欲自誇得秘聞秘法

行道護道三人須要決地立志脩德脩道脩德者卽脩戒律中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綺語等皆是凡匡君護國救世安人救水救火救災救旱及以慈悲心救人患難疾苦貧窮饑寒等皆是於此前列假心學道數事辨得分明全無所犯不妨道行而後可稱同志自學道太皆智士句以來至後一晤一言知擇耶止一大段皆言有道之難及正道明師訪同志弟子之難者同志者於前十一歇之外更能苦心脩德誠心向但侶之難於同志道者方爲眞同志有甚不可知之處又有難於擇者也以同志家一鄉而爲兩相素知若師先已得道出神者則眼天之上同佛見聞色欲二界者普天之下以及諸地獄中皆可見聞凡有學道而願爲門下者皆不越所子護道之謀者則難擇人也○出於一家者如曹還

陽度親兄曹復陽如冲虛子傳堂弟太初堂姪太一是也出于一鄉者如還陽眞人度三里許之冲虛眞陽二人如眞陽度一里許之徒太和是也其根基性德素有相閻如一身之德行不臧者暫遇之不識也不臧者惡必久相處而後知言可用詐多閱其言善惡自露德可稱久稽所行之跡則善惡難掩虛如一心之邪慝深遂者面交之難察也此輩人心中全是邪惡之念所點化服食欲得勢力强大勝人假作尊師敬如祖父友慇懃問道此面交假局明師亦當明此輩之基惡種禍者遠見之不及肯爲善且前人之惡報身不盡近者而後知世積若生各異方盡必報及孫與子唯居遠見此皆上蒼之必不付道者也傳非如何而能以一晤一言判人知擇耶此前十四等人皆選擇賢弟子人

外護之難知者一晤者兩人對面一會也一言者一相會之談也總言相交之淺假令即有全德堅志之士假令是無之言也全德者在世法中能全五倫便是君子聖賢人品必有不可不傳而或有之中而不傳之德于道法中又能全五戒此是君子聖賢人品必有不可不傳而或有之中而不傳之品之假志眞實有心親師問學具弟子之威儀執弟子之職事不違師言不犯道律不犯王法時時切問近思一有所聞便求實悟不肯虛度光陰不敢虛負聖教此便是眞實堅志之士必於學道脩仙於師家之運邏遠難于相遇偶然之相遇也師固不能辨弟子不能辨師之善惡誠僞如上十四等者學道弟子亦不能辨師之邪正聖狂不能辨即不能信雖有相遇者爲徒遇所以難于相信者又係認道不眞心每被方士哄騙仕于一方者與奔走遊說之士孔夫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夫子曰得一日若是偶然一見其說常相問學傾蓋者收傘東傘蓋之說也張雨傘以行于華程本是立談則收傘故曰傾蓋古之于華程本是立談則收傘故曰傾蓋古之

堅志亦不成不素識其道德有無日相交接者不曾平其爲堅矣不素識其道德有無日相交接也故不見不聞師家之有道德無道德但暫時一遇相談妙理而學者乃猶疑爲口頭言回想前所聞者必無所證疑此亦未必有證不知邪說假設誰人未見實悟眞脩者必有所證皆由未知仙道實悟眞脩者必有所證也愚果邪果正而不敢輕於信也可惜親近師家無目之人糞穢臭處也歸正亦不得是有證也愚果邪果正而不敢輕於信也可惜親近師家無目之人糞穢臭處也歸正亦不得是

實聞正道緣師家知其不能破疑而改邪匪才無用之人譬如無目之人糞穢臭處也歸正亦不得是聞沉檀腦麝香處也將鼻一聞此尤見侶之終不能棄臭而久留于香故也此前假令起至此一段皆言學者遇師之難也昔呂眞人云弟子尋師易師尋弟子難者未有知識時畧起一念云仙有神通變化無所不知我當學之起初遇一人不學者能無所不知我當學之起初遇一人不否便拜之即是一師也遇三人五人十人不是三師五師十師聞一句斷陋非道之言也爲十句煙淺之說也爲十句之師何有大惡爲之難也終不能棄臭而久留于香故也此尤見侶之難也此前假令起至此一段皆言學者遇師之難也昔呂眞人云弟子尋師易師尋弟子難者未有知識時畧起一念云仙有神通變化無所不知我當學之起初遇一人不學者能無所不知我當學起一念云仙有神通變化無所不知我當學之起初遇一人不問變者之難也慨○嘆

弟子要弟子及祖宗歷代積德循道謂之有根基此滅卻惡念絕無惡事遠邪歸正精勤實悟謂之同志傳有傳不傳執卻等人最難得者若祖宗及身無德而輕道者不傳口空談而心不實悟者不傳世情急而道情緩者不傳不能薦拔始勤而終怠者不傳病坐工而欲學以求成仙者不傳視仙道同于房御女人爲鼎取婬爲可成仙者不傳以術益于道者不傳此皆選擇弟子之必當如是也故曰尋師尋弟子難古人云可喜唐朝呂洞賓至今猶在不見尋人度蕭眞人亦云朝朝海上尋同志尋遍東吳人是彼世人遇區區奔走者於一傾蓋間而曰得遇侶果何所得哉膠住于一方者相去甚遠不得相遇而曰得遇侶果何所得哉

者尤當以此爲鑒戒古仙從來無一相遇之初而即傳于後學者亦無一遇之初而即得護道于賢侶者凡後學更師及有道者更侶皆當以此說輕遇之不得人爲鑒亦以輕信于一遇爲戒但後來脩士必於人道中先脩純德五倫之事也即君當忠而忠親當孝而孝兄長當順而順朋友當信而謂之純德高眞上聖皆言傳得其人身有功者當傳于有德之人也傳失其人九祖受寃拷又云妄傳非人者那說誰語耳意圖安敢妄傳非人哉凡輕易傳人無德惡人也有仙道者誘哄人財物故意易其言以爲相投遇合之機者抑可輕信又能信奉眞師昔葛稚川神仙傳云劉政求者耶已雖奴客必師事之今人不遠千里苟有勝若能如此自有眞仙踵門愼擇賢友即此前所謂精心脩煉於此淺說中語即脩道之說一一勘得透徹則長生不死神仙天仙佛世尊可計日而皆得矣予又願同志者共勉之

天仙正理卷上終

先天後天二烝直論第一

冲虛子曰昔讀玉皇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固然矣（本註云人以精氣神三者以生此身亦以精氣神而養此身於世間凡從人胎生者皆如此仙與佛同是人胎中有此身心而來者當知然其間有故亦同脩此三者而成果學仙佛者當知秘密而當直論者正有說焉也上古未說之秘中古聖眞亦說之特未詳故後世人有遇傳者有不遇傳者有知者少不知者甚多唯是神與精也祇用先天忌至後天而烝則不能無先後天之二用以有神通之物也後天先天是元精是有變化之物也後天者思慮之神交感之精無變化之物也而烝

爲長生超劫運之本者眞陽曰二烝者先天是元烝氣與子氣也超劫之本者後天是呼吸之氣亦謂之母以成其能故曰有元烝不得呼吸無以採取烹煉而爲本有呼吸不得元烝無以成實地長生轉神所以入定之功必兼二烝方是長生超劫運之本也純陽眞人呂祖得先天烝後天氣之旨而成天仙也初聞道而未甚精明及見入藥鏡云先天烝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之說而後深悟成道故眞人自詩云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是也然所謂先天烝能生有形之烝有形之烝是天地之先天也即是能生有形之我者生我之先天也天從元烝所生我亦從元烝所生故亦曰先天脩士用此先天始烝以爲金丹之祖未漏者即採之以安神入定即用童眞脩法已漏者採之以補足如有生之初完此先天者也凡在欲界精已漏動而欲趨欲界則採取烹煉還補爲離欲之烝而先天依舊完足即是金丹服此金丹則超出欲界之上而成神仙矣

夫用此烝者由何以知先天之眞也曰靜虛至極時即致虛極守靜篤之說無一毫念慮念慮原是妄想心亦未涉一念覺知尙在將判之先者此正眞先天之眞境界也佛宗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與此同

如遇混沌初分即鴻濛一判即有眞性始覺眞烝始呈是謂眞先天之烝也眞陽曰先天之烝藏氣穴雖有動時猶是無形依附有形而爲用者始覺尙未墮于形體之用故曰烝之眞若依形體而用則旁門邪說之所謂氣者是也脩士於此下手須要知採取眞時眞陽曰眞時者藥生之時易知而辨所以可用不可用之眞時則難知非由眞仙眞傳者不可得此非邪說之所謂時者知配合眞法即以神馭氣之說知脩煉眞機而後可稱眞仙道眞機者總上二者皆是鼎器要眞不眞則明明進退之陽火而不眞烝墮於空亡火候要眞符而不陰符者不可故脩煉之機要知之眞而後可行可成知不眞則不可行不可成

所謂後天氣者後于天而有言有天形以後之物若風氣之類即同我有身以後有形者也若呼吸氣之類當陰陽分而動靜相乘之時此亦喻巽風者陰陽是言太極一中分陰陽爲二神烝是也陰陽俱有動靜故相乘如二分四之說今人若不信陰陽同動靜者如睡濃時烝固靜神亦靜睡醒時烝亦屬動神亦屬動即如世法俗語便見道理自然循環是如此有往來不窮者爲呼吸之氣何故說往來不窮若神烝歸于元位似不見有則曰元神有在夢時也有在覺時也有在飲食時未飲食時皆有在故曰不窮若神烝歸于元位似不見有則曰元神

元炁不與睡中呼吸顯然同相及其神炁同動判然靈覺有照有應顯然不無唯聖眞有脩者而後有證以凡夫之呼吸者運至眞人呼吸處以凡夫之呼吸窮而死者脩成眞人之呼吸窮而長生不死以超劫也

有生生不已者爲交感之精故曰後天自呼吸之息而論此言凡夫呼吸自然之理人之呼出則氣樞外轉而闔吸入則氣樞內轉而闢是氣之常度也自交感之精而論由先天之炁動而爲先天無形之精眞陽曰先天炁精俱是無形之精在虛極靜篤時則曰先天元炁及鴻濛將判而已有判機即名先天元精其實本一也觸色流形變而爲後天有形之精若人不遇色欲那婬必不成後天有形之精此乃人生日用而不知者是精之常理也皆人道也順則爲人時之道也此書篇篇皆先言順而後言逆見其即自家所有以脩自家如釋迦所謂衆生即佛之後天而奉天者也修士於此須不令先天元精變爲後天又必令先天之精仍返還爲炁即是歸復還命蒂之所始炁者即虛之極靜之篤也是以後天氣之呼吸得眞機而致者故於動靜先後之際即所謂如亥之末子時之初便是用後天之眞呼吸尋眞人呼吸處李云只就眞人呼吸處故教姹女往來飛叉即張紫陽眞人所謂一孔玄關竅合成叉云橐天籥地徐停息者皆是一意歸中即神馭炁凝神入氣穴之理隨後天氣軸而逆轉闔闢元炁固要逆氣亦要逆轉不逆轉則與凡夫口鼻咽喉浩浩者何異所以言眞呼吸者以此當吸機之闔我則轉而至乾以升爲進也當呼機之闢我則轉而至坤以降爲退也乾天在上自下而上機似於吸入故曰闔曰升亦似古之言進升於

煉金丹之士只要闔闢明得透徹則金液可還而爲丹若闔闢不明則藥不能生而亦不能採取烹煉大藥無成枉費言脩世人乃不知先天爲炁爲生身之本凡一切變而爲後天有形之精者亦此先天也此順行之理也元炁爲生身之所有者皆由元炁至於逆脩不使化爲後天有形之呼吸者伏此先天也不使動爲先天無形之精者定此先天也不使化爲後天有形之呼吸者此先天也證到先天始天也不使動爲先天無形之精者亦此先天也此順行之理也元炁爲生身之本凡一切變而爲後天有形之精者皆由元炁至於逆脩不使化爲後天有形之呼吸者伏此先天也不使動爲先天無形之精者定此先天也不使化爲後天有形之呼吸者伏

可以採取眞氣眞氣者卽先天元精清者也後天交感之精濁者也則不眞氣不知眞動眞靜之機亦不可以得眞炁虛之極靜之篤則无知覺時不爲眞動未到无知覺時而恍忽有妙覺是爲眞動動旣不眞則无眞炁者不知次第之用次第者次藥生之眞陽火退陰符周天畢得眞炁縱用火符亦有分餘象閏等用採取之工由升降之機得理則似水火煮空鐺而已又何以言伏炁也哉古人有言藥物者單以先天炁而言後天氣而言者也不全露之意也有言爲火候者單以卽是藥雖兼先後二炁而言蓋言其有同用之機藥生則火亦生用藥則亦用火故曰卽是亦不顯露之意也後來者何由得以明悟耶脩天仙者不可以不明二炁之眞

藥物直論第二前先天後天已兼火藥論矣此則單論藥之先天

冲虛子曰天仙大道喻金丹金丹根本喻藥物果以何物喻藥也煉外丹者以黑鉛中所取眞鉛白金煉金煉成丙丹亦名曰金丹外以腎水中所取眞炁同于主內以眞炁同于金者爲藥以元神本性爲主故同名金丹同喻藥物太上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恍惚者是本性元神不着于外物惚思慮似知覺之妙處其中便有物卽吾身中一點眞陽之精炁號曰先天祖炁者是也夫旣名曰祖炁則必在內爲生之生所以採之者亦異蓋外藥生而後採者也純陽人云一陽初動中宵漏永紫陽眞人云牽將白虎歸家養者是也內藥則採而後生者何也蓋古云金丹內藥自氣之根者而又曰外藥者何

曰定機者將用大周天之先機也若小周天之候故小周天有止火之候者以其不定能傷將定之藥張眞人所言若持盈未已不免遺危殆之說便是於此時發生大藥者眞陽日大藥不自發生必採之而後發生也然必求何以知採大藥之時知前止火之候則知卽採此大藥之時全不着于外砥動於發生之地因其不離於內故曰內藥藥神是內藥者不是若不曰內則人一槩混求於外則外無藥無所得而阻於小果空亡此言只可長壽而非不死可超劫運者將何以化神所以先聖不得已而詳言外內也張眞人云內藥須同外藥俱與此同旣有外內之生所以採之者亦異蓋外藥生而後採者也純陽人云一陽初動中宵漏永紫陽眞人云牽將白虎歸家養者是也內藥則採而後生者

也自丘眞人傳于張李曹三眞人以及伍冲虛子所謂七日口授天機以拆大藥者是也張紫陽亦謂不定而陽不生此亦往聖之不輕言直論者我今再詳言之以繼世尊所爲重宣偈者云此炁在人未有此身即此炁以生其身此炁不足者則不能生子之身少者老者皆具一形少者炁不足故不生子觀此明知炁能生子老者形不能變化生生而炁能生既有此身則乘此炁運行以自生故曰脩士亦惟聚煉此炁而求長生也惟能煉則能聚煉聚久之而大藥生但其變化雖在逆轉一炁而其爲逆轉主宰則在神即炁自回之說若念動爲能起死回生之眞仙藥也

神馳引此炁馳於欲界則元神散元炁耗變爲後天有形之精此精必傾有形者終不可復留亦不可復

返終於世道中之物而已乃無益於丹道之物也若人認此交姤之精爲藥即爲邪見丹道以無形元炁不能復爲無形之藥既已婬媾則炁已耗盡且千人千敗萬人萬敗何曾見有一人不敗婬精而能採來補精得長生不死者乎是以脩仝丹者不用如遇至婬姤之精者以其炁不足不能長生故也

靜至虛不屬思索不屬見聞覺知總是虛之極而眞陽之炁自動虛靜之極自動方是循環自然妙處非覺而動實動而覺動而不覺復覺眞亡覺而動者先覺後動也即是先動後覺也

天宜用之藥物此時即有生化之機可以凡而將發生于外者在如天地之炁過冬至而陽動必及春而生物者然也冬至陽初動謂之微陽孔子於復卦之大象云至日閉關安靜以養微陽陽微

故不能生物不能爲藥故順而去之即能生人逆而返之則能生仙生佛脩士最宜辨此一着以先天無念元神爲主返照內觀凝神入于氣穴則先天眞藥亦自虛無中而返歸於鼎內之炁根即炁穴也

自外來者如此此外藥之論也將此藥之在鼎者以行小周天之火而烹煉之俞玉吾云若知有藥而不暖其下元非還丹也謂之煉外丹此正三家相見之秘以煉之唯能得火候之妙人門下弟子問我百日功靈之說亦迴外丹火足藥成方是至足純陽之眞炁也

方可謂之坎中滿者曹還陽眞人口授以採大藥之景及採大藥之法者正爲此用也還陽眞人云有可知藥成而有大藥可採不景不先到藥未成也

謂之得內藥矣或有採之而大藥不生者有三故焉一者或外丹已成從初陽之微而脩補至于眞炁純陽謂之外丹成而採此藥之眞王不明而不知所以採之故不得此由學者志不大心不堅前脩功行少今脩福力薄仙師只傳以補精築基之功特小成其長生之果者二者或小周天之火傳之眞而行之不眞而外丹不成雖知採之而無藥可採故不得此即馬眞人門下弟子問我行道三年尚道眼不明是何故眞人曰行之不靖三者火傳之眞行之眞而候不足老師昔云火止候到方是火足藥成候不足止景不到必不可止火有而藥炁不至於純陽雖知採之而藥不爲之採故亦不得藥之不可得則不

得日內藥也此三者總言採藥之不得即是道之不成示此以爲學者自勉可不知所懼哉

採得此藥以服食而點化元神張紫陽謂之取坎填離正陽眞人謂之抽鉛添汞祇皆言得此內藥也欲將此烝煉而化神必將此烝合神爲煉古云煉烝化神後人不知如何言化神烝人所自有者烝因婬而消耗神因婬欲而迷亂故皆不足而歸超于死眞人脩煉先以神助烝煉得烝純陽而可定之後以可定之烝而助神烝俱定烝至無而神至純陽而可定獨定獨覺卽謂烝之化神也可煉作純陽之神則有大周天之火候在焉稱爲仙家凝聚胎息言如在胎時自有息而至無息佛謂之四禪定華嚴經云初禪念住二禪息住三禪脉住四禪滅盡定是也當是時也火自有火而至於無火藥自有藥而至於無藥自純陽烝之無漏以成純陽神之無漏而一神寂照則仙道從此實得矣皆藥之二生之眞兩採之眞兩煉之眞以所證者辨藥者爲仙家之至要秘密天機學者可不知辨哉然古人但言藥物而不言辨法不言用法又不言採時採法一藥之虛名在于耳目之外故後人無以認眞我且喻言之如一草一木之爲藥佛有藥草之喻者有生苗之時有華實之時自一根而漸至成用者如此眞陽之藥自微至著採而用爲脩煉者亦如此卽初九潛龍勿用及九二見龍利用之說直言此論者正以申明古人所謂藥生有時令人人知辨而知用也世人見此論而信不及者則將何處得眞陽將指何者爲眞藥物哉吾願直與同志者共究之愼毋信邪說婬精不眞之藥物爲誤也

鼎器直論第三

沖虛子曰脩仙與煉金丹之理同聖聖眞眞無不借金丹以喻明夫仙道仙道以神烝二者而歸復於丹田之中以成眞金丹以鉛汞二者而烹煉於爐鼎之內以成寶故神烝有鉛汞之喻而丹田有鼎器之喻也是鼎器也古聖眞本爲煉精煉烝也煉神所歸依本根之地而言也世之愚人遂專於煉鉛煉汞而壅棄其萬劫不可得之人身愚人不知身中先煉者爲外丹服食執鼎器之說只信煉鉛汞金石外藥爲服食不死至而不能救此鼎器之說誤人亦甚矣人身妖人婬賊遂器以婬婬爲煉接命之藥取男婬水經後之敗血從廣胎息書之說皆服食之爲接命不死夫世法中猶愼于婬婚多者有房勞病而死隨之物同飲食入脾壯出二便飲食不能死死精與水可無死食尿尿爲自已若教異物堪輕舉細命之命且貪有形之亦入脾壯出二便飲食不能死死精與水可無死食尿尿爲自已若教異物堪輕舉細事皆所以速死者眞宗性卽元神命卽元烝是我生身本來之所自有者以神馭烝同歸于烝穴根本處禁之令久盡由鼎器以婬婬爲煉接命之藥取男婬水經後之敗血從廣胎息書之說皆服食之爲接命不死夫世法中猶愼于婬婚多者有房勞病而死隨之物同飲食入脾壯出二便飲食不能死死精與水可無死食尿尿爲自已若教異物堪輕舉細事皆所以速死者眞宗性卽元神命卽元烝是我生身本來之所自有者以神馭烝同歸于烝穴根本處禁之令久盡由鼎器之說不悟者而誤棄其性命本自有之眞人所謂藥生有時令人人住于巾而不可出以此禁固之義亦曰鼎器

器之說誤之也一鼎器之名而迷者與悟判塗敢不明辨而救之哉夫是鼎器也爲仙機首尾歸復變化之至要者也首尾者煉精化炁煉炁化神也既用火候爲烹煉必有鼎器爲封固既以神炁歸于丹田之根則丹田便是鼎器方有妙用若無此爲歸復之所而持疑無定向則神何以凝精炁歸穴耶然鼎器猶是古來一名目也凡有一虛名者必有一實義故世尊所說欲明佛法每借權顯實故眞仙眞喻者固多不知身中所本有者有乾坤爐鼎之喻下故中和集所說亦有天地爲爐鼎者乾爲上田亦天在上坤爲下田亦地在下故中和集所說亦有天地爲爐鼎者

曰鼎鼎原無鼎者亦有內鼎外鼎之稱者有稱金鼎銀鼎者鉛鼎汞鼎者水火鼎砂鼎者佛喻曰法界脩行佛法之界也言外鼎者指丹田之形言也佛喻曰華藏曰寂光國土以形言言內鼎者指丹田中之炁言也佛喻曰華藏曰寂光國土以形言者言煉形爲煉精化炁之用故古云前對臍輪後對腎中間有箇眞金鼎者是也此仙道神馭炁之必歸于外動故鼎器闕之以炁言者言煉炁爲煉炁化神之用安止于此禁之不令煉鉛汞者似之

故古云先取白金爲鼎器此旌陽眞君之說也古以黑鉛喻腎腎中發生眞炁取之而喻曰取白金有人曰金爲元炁是得長生超劫運之本方安得元神住亦以長生超劫運故曰先取爲鼎器以還神也又曰分明內鼎是黃金黃金白金內有戊土之黃色故亦稱曰黃金與上喻同

言白言黃皆言所還之炁是也茲再擴而論之無不可喻鼎器者當其始也卽初關煉精化炁時惟炁斯可脩仙出世間亦用炁載神則以先天元炁相定於中田參同契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忽得金華轉而相因又佛家六祖壇經云能久伏久定於中太上云轉卽如前言炁名內鼎者神入定卽如前言炁化神惟炁載神則以先天眞陽精發生時必馳于外者故欲回眞炁之在外則神亦馳在外亦欲返回者當其炁之在外而神亦隨之在外及神返身中炁亦回也炁所以歸隨之返于身中故曰神返身中炁自回根者由此也及其既也欲養胎而伏至靈元神卽中炁化神時人生在世間惟是炁載神則以先天眞陽精發生時必馳于外者故欲回眞炁之在外則神亦馳在外亦欲返回者當其炁之在外而神亦隨之在外及神返身中炁亦回也炁所以歸隨之返于身中故曰神返身中炁自回根者由此也及其既也欲養胎而伏至靈元神卽中炁化神時惟炁斯可脩仙出世間亦用

信信之則必誤褻性命　昔有言總在烹聖性靈而得者斯言亦得之矣白玉蟾云秫將戊已作丹爐煉得紅先作玉之本性曰已戊已原屬土故曰土釜即鼎器也夫還神之別喻也張紫陽曰送歸土釜牢封固是也夫還神攝烹妙在虛無虛無者乃眞先天神炁之相也神炁相依神依炁炁依神神炁相思慮炁無娙娙必先有歸依而又依中下之外鼎方成勝定者最上乘定也古云心息相依久成勝定此鼎器之辨不可忽也

火候經第四

冲虛子集說火候經諸篇皆論此獨名曰經者皆古聖傳於永劫眞常不易之經語也曰天仙是本性元神由脩命而證性故初不關是脩命中關是證性不得金丹不能復至性地而爲證金丹是眞陽元炁不得火候不能採取烹煉而爲丹故曰全憑火候成功

吉王太和重問火候冲虛子集聖眞諸言而爲此經意曰古仙聖眞皆不傳火候雖有火記六百篇篇相似採眞鉛玉皇心印經曰三品一理妙不可聽觀此言雖曰不傳似亦傳之矣雖曰傳之又似不傳矣我每亦遵之不敢傳火及見見在世人人惑于妖妄邪娙個個不知仙道正門乃懼未來聖眞無所趨向故又不敢不言之簡而人亦不徹悟猶之夫舊事也言之詳又嫌于違天誡因世人于古云火候冲虛子有作爲者非于我有作爲非竟不知當有候無候此言若先入心便責彼言無候無候無作此言若先入心便責有候有候無作此言若古云火候冲虛子有作爲非于我有作爲非竟不知當有候無候

誠人曰知之不用向人誇是也所謂聖人不傳火者不得無藥故也有藥方能造化生故起火煉藥無藥時水火煮空鐺陳泥丸曰十二時辰須認子天之用須臾不拘夜半之死子也脩丹者當于天時中認取丹道一周天火候行十二時小周天火候子時之義滿汞者火符之候故曰結丹有時刻漏籌數也古人或以日喻或以月喻或以一年喻或以一陽動于下爻以喻身中之理而猶認眞但恍忽喻也上節純陽之說以一日喻身中一陽動于子時之義滿汞者火符之候故曰結丹有時刻漏籌數也古人或以日喻或以月喻或以一年喻或以一陽動于下爻以喻身中之理而猶認眞但恍忽喻也

陳朝元曰卽玉芝書凡燦

同那說之有爲皆着相此以前皆從无入有也以後皆從有入無也先自外而歸于內則內無然無者非不用火而言無火乃是火候行之妙於無中得有之妙所謂聖人不傳火者不得無藥故也有藥方能造化生故起火煉藥無藥時水火煮空鐺是炊飯器陳泥丸曰十二時辰須認子用眞活子時而起火天道一日十二時本有子夜半之時中皆可有陽生火生之子也脩丹者當于天時中認取丹道一周天火候行十二時小周天火候子時之義滿汞者火符之候故曰結丹有時刻漏籌數也古人或以日喻或以月喻或以一年喻或以一陽動于下爻以喻身中之理而猶認眞但恍忽喻也

陳朝元曰卽玉芝書凡燦

探有時者卽此若不及圓則陽不旺採之亦不成丹亦不能長生不死故千叮萬囑要知時時子者身中陽生之子時必得仙師心傳口授而後得其時之眞彭鶴林曰居看時似有覓時無藥是先天元炁本無形若以無形而致疑曰不知有所得無所用而採取烹煉便是眞虛無之仙道也火本呼吸之妙以有而用之似有似無之妙所以謂之似有似無子老祖師李虛庵眞人曰一陽動純陽之說封爐一樣溫沐浴溫養總要無有雙用之旨也純陽眞人曰一陽動處初行火卯酉此皆言藥生卽是火生以明採藥起火之候也冲虛是子總結上一大段之說者採藥者子時火之事也二者必要分明所以達摩云二

從起火於子行十二時小周天火候正烹煉金丹之候故曰結丹有時刻具喻往來呼吸之橐籥者鼓風吹火之具喻往來呼吸之義有數者息卽乾呼而坤吸而乾之義有數者卽用九坎離坎刀圭採有時坎離心中之炁曰戊土上下二土成圭字戊已合一者稱刀圭以喻神炁合一者亦稱刀圭由得二土合煉而成又必先知採取二土之時方能成二土之圭也王鼎眞人曰入鼎眞陽之精炁既還于炁穴必要刻漏之火候煉之則黃芽大藥方生有刻漏則知一時已完當用二時六陽用進六陰退方合正理又能令神炁二者皆半斤八兩又如用一時之刻漏當升降者不當升降者方有定理

玄學正宗曰刻漏者出入息也此直言刻漏是出入息之別號刻漏者晝夜十二時各有刻數每有幾點漏滴之聲以應一刻再至多漏以

時予心傳果不訛月圓則陽光盛滿喻陽炁發生之盛可採取煉之而可成金丹仙機

應一時今言此以呼吸之息也以漏數定刻數即如丹道中以眞息數定時數也廣成子曰人之反覆呼吸徹於蒂一吸則天氣下降一呼則地氣上升我之眞炁相接也黃帝於崆峒山石中得陰符經請問文義於天眞皇人及廣成子記其言曰三皇玉訣云反覆者上中下三田旋轉之義呼吸者眞人之呼吸非凡夫之呼吸徹於蒂者通于炁穴之處吸降呼升者似于反說大抵丹書反說者甚多我以理及事詳究之皆吸升呼降合於自然方得予師曹還陽眞人曰子卯午酉可有可無之妙

眞機顚倒陰陽三百息四正者即此四時也入藥鏡所謂看所言在脫胎大周天之後也此言乃小周天也小六事不同而用同何也心即經云三品一理是也我北眞孫不二所言無內藏眞有有裏却如無無即此眞機也顚倒陰陽者六陽時用乾之用而進至六陰時則用坤之用顚倒之而退陽時乾策二百一十六除卯酉之外一百八十也陰時坤策一百四十也

十四除酉陰沐浴不用坤用實一百二十也合之得三百息周天之數也閏餘之數在外張紫陽曰刻刻調和眞炁凝結和合自然一刻不調則不能入定凝炁而成胎基薛道光曰火候抽添即進退絕塵者念不着于塵妄一爻生幻魔爻過爻生者即綿綿無間也陳泥丸曰天上分明十二辰人間分作煉丹程若言刻漏無憑信不會玄機藥不成天上明明有十二支之辰位程者一周天節制之限數也若愚人不知始用有作火候之周天度數同相似之周天與言刻漏不必用便是不會悟玄妙天機之人既不用火煉藥則藥不成眞人劾此爲十二時之火候無以證道升仙也又曰百刻之中切忌昏迷一日十二時中有百刻以足周天者昏迷者或昏睡或散亂皆錯失眞候故曰切忌陳希夷曰子午工夫無昏晝若天時之晝午夜子午皆活用此喻的非是火候兩時活取

陽復卦子時生午後一陰生於姤三十六又廿四坤用六故四六二十四也周天度數同相似之天上度數與炼丹火候之周天皆相似同此九六之數卯時沐浴酉時同用二時同火候足時休慾意崔公云火候足莫傷丹言不宜慾意行火而不知止也許旌陽曰二百一十六即乾用九之積數用在陽時從子至巳六陽之時也六陽時虛擬之巳日二百一十六此大約言者有一百四十四行於卯沐浴無數之候在中本死此數一百四十四正者即此四時也入藥鏡所謂看陰候即坤用六之積數用于陰者從午至亥六陰之時也每四六計之總六陰而虛擬一百四十四也非眞實用此數但言有如此之理學者當因此粗迹而求悟精義之妙金谷野人曰周天之後也此言乃小周天也小六時同用沐浴酉時同火候也六陽時虛擬之理是也我北斗一理是也心即經云三品一理是也我北斗滴滴符者周天之數無差眞詮曰火候本只寫一氣進退之節非

有他也眞火之妙在人若用意緊則火寒勿忘勿助非有定則尤最怕意散不升不降不結大丹此是明時初學者之說雖未明大道人其言亦可示學者爲教誡者王果齋曰不呼鼻不吸橐天籥地徐停息歸風離火鼎中烹直使身安命方立口鼻不呼吸則循眞人呼吸之義橐天籥地即廣成子呼吸之橐籥者即往來呼吸天降之說停息者不呼吸之義也邪正皆言停息採戰者曰切須先學停其息胎息廣義妖書亦論停息寶無所用處特借此以擒掣愚人令尊已歸依已耳況停又爲強閉強忍之邪法實非停也仙家之停息乃自然靜定而寂滅也唯仙佛同鼎中烹呼吸在眞金鼎之處不陳泥丸曰行坐行坐者坐而行工也行路有寢有食倘

未脫凡天只是百日內事苦十月胎神之工則不寢不食矣如如者入定之妙似有而不着相不空而空似無而不着空空而不空謂之眞如如則火合玄妙火不冷丹力不遲矣純陽老祖曰安排鼎鼐煉玄根進退須明卯酉門鼎鼐者卽烹精歸于根而煉之鼎鼐玄根皆言用火候之處須明者叮嚀之意言人不可只用陽進火陞退符而不用卯酉之沐浴則亦墮空亡而不得藥不能成藥蓋沐浴是成仙成佛最緊要最玄玄妙之工故世尊有入池沐浴之喻沐浴乃是煉丹之正工而進火退符不過只是調和陰陽之工而已調和進退而不沐浴不進則退成虛幻沐浴而不進退則沐浴不得沖和故曰須明禪家馬祖曰未有常住而不行亦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亦不喻此也正陽老祖師曰旦暮寅申知火候本卯酉二沐浴純陽翁曰寅申正陽翁曰寅申者寅之工卯酉之工是人白身中陽生時必要起子時之火卽稱下卽卯申之下卽酉戒脩士至寅申之候不可忘失午至寅申之候不可忘失卯酉之沐浴也又曰沐浴脫胎分卯酉之候及脫胎亦同

于卯酉入藥鏡謂終脫胎看四正卽此語脫胎之沐浴曰分者前似有而後似無也人不洩煉烹化神之工唯正陽翁于此洩萬古之秘又曰沐浴潛藏總是空空沐浴而眞空名曰仙機不能眞空則墮旁門悟眞篇註疏曰子進陽火息強制外道而亦成大病

火謂之沐浴午退陰符停符亦謂之沐浴亦可發明正陽老祖曰果然百日防危險小周天有進退之火候差失則眞炁不能成夢寐之昏迷者或睡中迷于夢則塵妄心生而不能生正進退不合進退之數不合進退之火若行之逆不合進退之機不由進退所當起止已合已由不知火足之當止皆危險所當防者蕭紫虛曰防火候之差失忌夢寐之昏迷昏迷者或睡中迷于夢則塵妄心生而不能生正覺或行火逆于昏睡無周天之候皆所當防當忌者天尊得道了身經曰調息綿綿似有如無莫教間斷息不綿綿則不調之調無調之調則亦不謂之調有間斷張紫陽曰謾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神息任天然似大周天之火其實上句藥屬有爲畢竟要合天然自在爲妙不如是言小周天矣但煉藥爐中之火雖則非仙家眞火眞候乃外道邪說之火矣石杏林曰定可以煉丹不定而不結此甚至要之語因是總言故不生而騅外神雖有知而不能用此經示人用呼吸之氣而迴旋合之方得神宰于烹而命而混合之方得神烹歸根復用則神雖在宰烹亦未知烹曾受宰否此爲煉金丹至秘之至要老若用至于百日之工則靈驗已顯烹已足而可定神已習定久而可定故小周天火迴風

法之所當止也自此以下皆言小周火足當止正陽老祖曰丹熟不須行火候更行火候必傷丹火足而丹熟不用火矣故有止之候遇止火之候一到即不須行火候必傷丹火之候而丹熟則必可出鼎而換入別鼎若不取入則鼎乎精化炁于神于神室故曰別鼎崔公曰受炁足防危凶火候聖之分路頭也紫陽曰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未煉還丹之時速煉用一周天之火藥生即採得藥歸而煉火候明白不差誠心勇行之亦

曰速煉妙此藥也眞火也眞速速煉必速成丹成火足必要知止而止若任丹成至足之炁持此盈滿未知止火而止終限于小成倘未脫生死輪迴之欲界知止火採得大藥金丹而超脫之則行向上轉神入定斯免生死之殆了眞曰切忌不須行火候不知止足必傾危深爲我弟兄二人詳囑之同問師前煉丹時也知止火採得大藥衝關特未過耳今復爲之熟路舊事不異何採得有此傾危老師曰當初李眞人傳我時言藥火之前有五龍捧聖之法是至秘天機非天仙不能知甚多皆言過關若得一法試而透也省得待所知甚而得藥自知轉上衝關而不透乃思採戰房術我十日而丹成止火採大藥時方與你言之及師回師家我居我室相去日遠我猛心奮勇決烈爲之那怕仙不能成天不能上行之五十日而丹成止火採大藥下之可有非凡夫之敢聞待你百日天仙不得知非天下工成止火採大藥時方與你言之及師回師家我居我室相去日遠我猛心奮勇決烈爲之那怕師來遂將前邪門旁法所聞一一試用絕無可透始知邪門之法盡是欺人妄語而無實用者及年終師

來我詳細訴于師師曰眞好決烈仙佛種子眞到此地你今所說見的內有此一景我未曾與你說得同于李老師所言你今眞到即能言也可聖之法我聞已亦即行之行不數日止火景到恨受捧即得之爲快即採之太藥不來火倘未眞人所謂金精不飛者是也再採再煉而又到疑之曰初得景到而止火採之而不得大藥必得矣至四而止火景到之多而止大藥不來而止火之景也可惜當面錯過又靜又至則知即得矣是採在于三至也今而後當如之及後再煉而不誤景初而止失之速不待景至四而遲之中而止火得藥衝關而點化陽神凡眞脩患我想尹清和眞人云老師丘眞人當止火時而長安都統設齋受食已而未及止火至晚走失三番謂繼芳踪乎亦奮勇爲之又思我初煉精時得景而不知猛吃一驚而已及再靜而景再至猛醒曰師言當不之走丹前工廢矣須從新再煉乃泣曰我自福小敢不敢勉哉奮勇爲之後即成天仙今我既在其轍敢不致傾危哉凡聖闕頭第一大事吾弟兄乘

丘曹二眞人之案爲七眞派下後來聖眞便是止火之候大有危險之所當知者學爲閒言而忽之是你自己福力此皆言丹成止火之候此一段止火之說也從來世人學道者不知有止火之候雖有前聖多言皆忽之而不究今特列類而詳言之

故陳致虛亦有云火候者候其火之至看其火之可發此火候也慎其火之到此火候也察其火之無過不及此火候也明其火之老嫩温微此火候也若丹已成急去其火此亦候化炁之候備矣此又是冲虛子總結前採取烹煉止火等旨百日闕內事止此令學者知

參究前聖之說此以下子故曰起之舍也句止又冲虛子自言百日關內之火候等秘機而總言之者

顚倒沐浴呼噓行住起止工法雖殊此卽同致虛逐節事件之說

眞機至妙在乎一氣貫眞烝而不失於二緒一神馭二烝而不少離於他見三百周天數猶有分餘象閏數一候玄妙機同於三百候方得烝歸一烝神定一神精住烝凝候足火止以爲入藥之基存神之舍也

此一段又冲虛子列言百日煉精用火細微條目而精言實悟之旨也蓋小周天是煉精時火候之一總名也其中事理固多前聖固有各言其採藥是一候而封固又一候達摩亦只言二候採藥者并採封二者而混言也又言四候別有妙用者乃小周天三百六十內之候也我今遵仙翁而二言之及周天時言

夫仙正理卷下

進退候者老不似法言進退者進則用火入爐退則不用火而離爐此進退鉛汞丹實可據而易言域以加多爲進減少爲退亦可據而似此說我今亦只勉强而虛比不易言煉精者則不煉精時以坤用六數減少爲退既在周天之內進陽火退陰符非多少爲言則不可若以用不用爲言則遠甚矣顚倒者除藥物配合顚倒不必言但言火候中之顚倒呂仙翁云大閫節在顚倒初老師言六陽火專于進升而退後隨之而已曰專主于烹煉也曰後隨者專以進升主于採取專以退降主于烹煉也曰後隨者順帶之義以其往來之不可無亦不可與專主並重用也此聖眞秘機之顚倒也所謂先取白金爲鼎器者是也

而道光薛眞人乃

爲姪姤之精爲禎烝能眞不動同于無情不動一神之助皆能復姪歸一姤之神着視聽言動爲姪姤之助者不馳外而基成如此永爲入藥之基址爲存神入定之宅舍此正有定息採眞鉛之旨既得眞鉛大藥服食正陽謂之

抽鉛大藥者卽陽精化烝之金丹也果從亦從丹田烝穴中生出當未化烝之先所生出丹田但無形之烝微附外體爲形曹老師因後有大藥之名便稱此爲小藥之名以其烝小故也及煉成金丹既化烝之後所生也出丹田曰大藥實有形之眞烝如火珠亦是從無而入有也黃帝曰赤水玄珠一曰眞一之水曰眞一之精曰眞一之烝曰華池蓮華曰地湧金蓮曰天女獻花曰龍女獻珠曰地湧金蓮又曰刀圭曰黃芽曰眞鉛如是等名不過只一丹田中所生之眞烝既成自有之形所異

合宗語錄中觀此者可自查語錄以考其全機行住起止者行則仙佛二宗之○喻也止則仙佛二宗之所起也止則小周候足而止火也一氣者呼吸之氣之戒之戒之固然以息氣串貫眞烝必主宰用一神馭之火候之矣此由自採至止不相離離則間斷復貫則二頭緒皆無成緒貫串眞烝而不離若丙起一他見則離若外着一他見則離之矣喻起則採封二候之後小周候足而止火也一氣者呼吸之氣自採至止不相離離則間斷復貫則二頭緒皆無成緒貫串眞烝而不離若丙起一他見則離若外着一他見則離之矣喻也起則採封二候之後小周候足而止火也一氣者呼吸之氣昏沉散亂之心所致甚則二三四緒皆無成之火此矣由也用矣所以玄妙機三字又百日關煉精火止等候俱不可少者于一烝之外馳之欲樞紐界

生死之果從此便得其有眞驗矣　便即行火候煉神謂之添汞此火候是大周天也添汞者心中之元神名曰汞凡人之神半動于晝而陽明半靜于夜而陰昏昧如生陰如死脩士必以昏昧之故消一分陰令陽添一分去二分三分四分五分陰則添二分三分四分五分陰添足十分陰全神全所以古人云分陽漸漸逐分陽純陽則無陰睡謂之消盡十分陽謂之純陽末盡則不死分陰未盡則不仙此皆添汞之說也然所謂添者必由于行大周天之火有火則能使元神陽果滿若不添汞行火以神馭火助成長覺則眞炁斷而不生正是不定而藥不生之說此時乃實證長生不死之果矣初若不煉神則陽神不就終于屍解而已煉神者煉神去神之方是陰而至純陽全無陰睡火定炁定而神俱定俱空是也雖行大周天不可一例看便是候不同言平常已行過的口氣不可一例看便是候不同言平日即是言百日事故仙翁又言始有作小周也後無為大周也廣成子曰丹竈河車休砭砭音怡鶴胎龜息自綿綿言不必用河車者是百日之事已過故不必用河車以神為車以氣為馬以御神車此胎息時則轉神入定以神為車以氣為馬以御神車此胎息時則轉神是喻煉炁以化神後聖亦須分辨着白玉蟾曰心入虛無行火候入虛無是神炁入定而不着相丘眞人所說眞空是也雖行大周天不可以平日的一例看則平日的便隱然言是小的平日者上世只說周天未分大小紫陽言此大周天之相便得虛無之妙范德昭曰內氣不出外氣不入非閉氣也世人言閉氣者強制也強忍之不令出入邪法旁門是如此故仙道別有天機不與世同雖內不入外不入非強忍者有眞息合自然之妙運者所以入定白玉蟾又曰上品丹法無行火候入虛無是神炁入定而不着相丘眞人所說眞空是也雖行大周天不可以平日的一例看則平日的便隱然言是小的平日者上世只說周天未分大小紫陽言此大周天之相便得虛無之妙范德昭曰內氣不出外氣不入非閉氣也世人言閉氣者強制也強忍之不令出入邪法旁門是如此故仙道別有天機不與世同雖內不入外不入非強忍者有眞息合自然之妙運者所以入定白玉蟾又曰上品丹法無行火候入虛無是神炁入定而不着相丘眞人所說眞空是也雖行大周天不可以平日的一例看則平日的便隱然言是小的平日者上世只說周天未分大小紫陽言此大周天之相便得虛無之妙范德昭曰內氣不出外氣不入非閉氣也世人言閉氣者強制也強忍之不令出入邪法旁門是如此故仙道別有天機不與世同雖內不入外不入非強忍者有眞息合自然之妙運者所以入定白玉蟾又曰上品丹法無行火候入虛無是神炁入定而不着相丘眞人所說眞空是也雖行大周天不可以平日的一例看則平日的便隱然言是小的平日者上世只說周天未分大小紫陽言此大周天之相便得虛無之妙范德昭曰內氣不出外氣不入非閉氣也世人言閉氣者強制也強忍之不令出入邪法旁門是如此故仙道別有天機不與世同雖內不入外不入非強忍者有眞息合自然之妙運者所以入定白玉蟾又曰上品丹法

滅但二炁少有些兒不如法則神不煉陽不純不成就不能出神但在十月之內不曾出定者俱是屍解之果何故但有凡夫之呼吸即有凡夫之生死人鼻只有口鼻之氣以為生最怕水火刀兵水入鼻而而至內則無呼吸之竅身雖壞而神或不壞亦分解形神為二刀兵截其頭呼吸斷神乃去形而分解為二形既無則屍解者有死生之道也二炁及神皆不行大周天之過也丹既成生既長安肯不入一大定哉後有神不獨立亦不能久立再去投胎轉劫所謂屍解者白玉蟾又曰上品丹法無行火候入虛無是神炁入定而不着相丘眞人所說眞空是也雖行大周天不可以平日的一例看則平日的便隱然言是小的平日者上世只說周天未分大小紫陽言此大周天之相便得虛無之妙范德昭曰內氣不出外氣不入非閉氣也世人言閉氣者強制也強忍之不令出入邪法旁門是如此故仙道別有天機不與世同雖內不入外不入非強忍者有眞息合自然之妙運者所以入定白玉蟾又曰上品丹法

天仙正理卷下　壹

則二炁漸化神二炁盡无獨有純陽眞人之靈覺在故亦曰煉炁化神純陽眞人坡沒絃琴別鼓者另行大周天也明說與同行火者必先曉得清白而後可以言行火　紫陽曰大凡火候只此大周天一場大有危險者切不可以平日火候例視之也上世只說周天未分大小紫陽言此大周平日的一例看則平日的便隱然言是小的平日者已行過的口氣不可一例看便是候不同言平日即是言百日事故仙翁又言始有作小周也後無為大周也廣成子曰丹竈河車休砭砭音怡鶴胎龜息自綿綿言不必用河車者是百日之事已過故不必用河車以神為車以氣為馬以御神車此胎息時則轉神入定以神為車以氣為馬以御神車此胎息時則轉神是喻煉炁以化神後聖亦須分辨着白玉蟾曰心入虛無行火候入虛無是神炁入定而不着相丘眞人所說眞空是也雖行大周天不可以平日的一例看則平日的便隱然言是小的平日者上世只說周天未分大小紫陽言此大周天之相便得虛無之妙范德昭曰內氣不出外氣不入非閉氣也世人言閉氣者強制也強忍之不令出入邪法旁門是如此故仙道別有天機不與世同雖內不入外不入非強忍者有眞息合自然之妙運者所以入定白玉蟾又曰上品丹法

天仙正理卷下　壹

此三句是沖虛子引足上五句之意○自而道之喻言丹成不必用小既入十月之首必須用大周正陽老祖眞人曰一年沐浴防危險伍眞陽曰沐浴在小周天固為喻大周天亦為喻在小周可以小喻在大周言一年之喻今言于此大周言一年之喻在小周可以小喻在大周可大喻也防危險者防一定必有之危險也若仙機有出變化光至三句是沖虛子引足上五句之意○自而道聖凡至要天機而點離中之陰勤勤點化離陰為純陽若既得坎實以點離或行大周天而不即行大周天則坎實亦不分判得坎實來而點離陰矣不即行大周天而不合其中玄妙天機猶勤生坎實以點離陰便遲滯離陰之神不行也亦不能勤生坎實曰金丹既點離陰為純陽之變化神丹者即坎實曰金丹既點離

故曰上品彭鶴林曰若到丹成須沐浴丹成是前成沐浴是大周天

學勉之聖眞　故九轉瓊丹論云又恐歇氣多時即滯神丹

入則不定其沐浴若佛法不久住亦不定其沐浴若浴最貴有定心防危險正防其心不定防其沐浴不如法又曰不須行火候煨裏自温温然无候之火不寒不温的眞景象王重陽眞人老祖曰聖胎既凝養以文火安神定息任其自然聖胎成於眞精陽烹起初煉精採取烹煉非武不能及聖胎既凝金精而成武則無用矣只用文火養之神息定而任自然正是養文火之功用　道光曰一年沐浴更防危十月調和須謹節沐浴者無候之火即大周天也一年者大概而言之辭即十月之說凡說十月一年者入定到此時亦可得大定而出定故言之謹節者謹守沐浴之理也防危者防其離沐浴而外馳不定也若一年而得定之後必時時在定年年勘勘俱在定又非止一年十月之說而已陳虛白曰火須有候不須時些子機關我自知之候也乃似有似無之妙

不須時者不用十二時爲候故可入無爲些子機關是似沐浴而非沐浴定而神常覺故曰炁自知若不知則昏沉火冷而丹力遲矣紫虛曰定意如如者如如不有如無不無定意于如有如无之候中方得大周天之眞候方是眞行　又曰看時似有有而非有不空而空却似無方是眞時無大周入定本入于虛無若徒然着无則落空矣故曰不在有爲又曰守眞一則息不往來眞一專任天然以證無爲前煉精時煉而所得眞精曰眞一此煉炁時乃眞精之炁守之三者合還神曰眞一定空眞　又曰不在呼噓并數息天然有爲者之事今既入定俱已無息焉有往來古云火記六百篇篇篇相似却未說出昔參同契亦云火記六百篇篇篇相似採眞鉛之妙旨此言似採眞鉛則亥中又亥者盡是也篇篇相似總歸一大定焉丹陽曰工夫于是矣採眞鉛者薛道光所謂定息採眞鉛是也

祖師張靜虛眞人曰眞候全非九六爻也非顚倒非進退機同沐浴又還非定空久定神通慧眞候者火矣不用小周之九六不同其顚倒進退沐浴等而唯炁定空久定空神通慧照朗然獨耀同於世尊之入涅槃而滅盡定矣　丘長春眞人曰息有一毫之不定命非已有息則有生死無息則生死盡矣必定息至無則有命方爲我所自有自主張天地陰陽君則不能使我生死由我得無死之道也若一些息不盡定則命在息而不爲我有由我自己不能主張猶有可死之道也　此皆言煉炁化神十月養胎大周天之火候也此又沖虛子總結上文衆聖眞言之也予亦曰大周天之火一段而言之也予亦曰大周天之火不計爻象固非有作温温相續又非頑無初似不着有無終則全歸大定切不可執火爲無以爲自了則

落小解之果又不可住火於有以爲常行則失大定之歸將有還無一到眞定則超脫出神飛昇冲舉之道盡之矣此乎亦曰起盡之矣止又冲虛子自言大周天之旨又兼叮嚀勸誡者不算計爻象不分言小大所當用之時其意若曰火候之秘且說一件令參得此一件任他自己湊合成傳之去咦曾見幾人能湊合得成全耶而前劫後聖或凡種子或眞或僞學人總難致一擬議世逮子苦予藉父清簾盛德之所庇田園房店之可賣受盡萬苦千辛逐日奔求師家晝夜護師行道歷十九年而受師得全旨追思前劫或无所庇或无可賣未遇眞師受萬苦故不免又生于今劫又憫後聖或有出于貧窮无父庇无產賣不能受萬苦焉能苦心奮志而求全有奮志于窘迫中者而志亦不能銳所以予不可少此一集詳而次序之留俟奮志後聖而助其銳志耳亦訴子苦志勤求者以厭後聖當苦志勤求者自勉完全火候不必盡出予之齒頰出予我口齒者而此集出世則爲來劫萬眞火諸既集而序之即同是我言之出我口者

經根本後來見者自能從斯了悟不復疑喧旁門

理或畧言採而不言封固或畧言小周天而不言大周天而不言小或畧言火候之名之理而不分言小大所當用之時其意若曰火候之秘且說一件令參得此一件任他自己湊合成傳之去咦曾見幾人能湊合得成全耶而前劫後聖或凡種子或眞或僞學人總難致一擬議世逮子苦予藉父清簾盛德之所庇田園房店之可賣受盡萬苦千辛逐日奔求師家晝夜護師行道歷十九年而受師得全旨追思前劫或无所庇或无可賣未遇眞師受萬苦故不免又生于今劫又憫後聖或有出于貧窮无父庇无產賣不能受萬苦焉能苦心奮志而求全有奮志于窘迫中者而志亦不能銳所以予不可少此一集詳而次序之留俟奮志後聖而助其銳志耳亦訴子苦志勤求者以厭後聖當苦志勤求者自勉完全火候不必盡出予之齒頰出予我口齒者而此集出世則爲來劫萬眞火諸既集而序之即同是我言之出我口者

者有相之火忍氣着相稱爲行火知此仙火自然之定則不復爲强制之邪而胎陽神自出劫運自超矣習定人定成皆爲胎神出神超劫之所必用而胎神自就者故于此歷言所證但於出神之後煉神還虛九年之妙雖非敢言而中和集曰九載三年常一定便是神仙亦且言之矣出陽神是初成神仙時即母腹中初生的孩子一般雖具人形尚未至具足之人形故喻爲乳哺三年古人所言成就只一二年是也乳哺者神乃喻爲乳已定而又加定之意加至于常常在定而不必于出便似乳而又乳至于成大人一般神既老成若即行煉神還虛九年之工則此即爲九年丙之嫁數救世之願永完且不煉九年而權住世以救世及欲超世而上昇虛無則必從九年煉神而還虛矣實非世學所能輕悟輕用者必俟了道之士以虛無實相而用之了道之士是出定之神仙唯得

其畧集之則序言其詳言我見散見于羣書之言或畧或略而不言其採取烹煉之名而不言其封固或畧言小周天而不言大周天而不言小或畧言火候之名之理而不分言小大所當用之時其意若曰火候之秘且說一件令參得此一件任他自己湊合成傳之去咦曾見幾人能湊合得成全耶而前劫後聖或凡種子或眞或僞學人總難致一擬議世逮子苦予藉父清簾盛德之所庇田園房店之可賣受盡萬苦千辛逐日奔求師家晝夜護師行道歷十九年而受師得全旨追思前劫或无所庇或无可賣未遇眞師受萬苦故不免又生于今劫又憫後聖或有出于貧窮无父庇无產賣不能受萬苦焉能苦心奮志而求全有奮志于窘迫中者而志亦不能銳所以予不可少此一集詳而次序之留俟奮志後聖而助其銳志耳亦訴子苦志勤求者以厭後聖當苦志勤求者自勉完全火候不必盡出予之齒頰出予我口齒者而此集出世則爲來劫萬眞火諸既集而序之即同是我言之出我口者

定是得虛无之初基而後可至第不可以一乘既得虛無之極致處方能悟此用此遂妄稱了當不行末後還虛人自以少得爲足不求還虛而終不能還于虛矣則於神通境界畢竟住脚不得神通在神也通靈而無礙在還虛時神更通靈而無礙此言住脚則止于神仙猶化神時有還虛而至天仙者後來者共勉之

煉已直論第五

冲虛子曰諸聖眞皆言最要先煉已謂煉者即古所謂苦行其當行之事曰煉凡證道所當行之事或曰難而生厭畏心如是不決烈事不能成金丹功易而生趣忽心或曰事神丹必當勤苦心力密密行之方曰苦煉當行之事如採取烹煉周天等煉精炁等或行一時而歇一時二時或煉一日而間一日二日工夫必純熟愈覺易行而无錯必時時日日皆行之方爲熟煉

即非道法而深有害于道法者如煉精時失于不當爲之思慮爲之障而不可望成煉炁時息神不定而馳外向熟境亦障道而忘進悟深入當禁絕之而純心以爲煉精進甄志而求其必成亦曰煉道成於志堅而進脩不已不精進則已心所之向處心欲長生則必煉精向長生之路而行求必至長生而後已此正所以爲煉也割絕貪愛而不留餘愛亦曰煉凡一切貪愛富貴名利妻子珍寶異物田宅件件捨盡絕不留絲毫方名萬緣不掛若有一件不入此心便入此一件不入于道故必割而又割而又割絕而又絕事與念割絕盡而後可稱眞煉禁止舊習而全不染習亦曰煉也

古云未煉還丹先煉性未脩大藥先脩心蓋爲此而言也昔馬自然眞人云煉藥先須學煉心猶境無心是大還中和集云念慮絕則陰消幻緣空則魔滅張虛靖眞人云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留一物皆同此旨能煉之者因習唯此習氣在心故能阻塞道氣必須頻然禁止不斷然打破如詩絲毫染污道心所以古人云把舊習殺而後可稱眞煉

已者即我靜中之眞性動中之眞意爲元神之別名也已與性意元神名雖四者實只一靈性也其靈無極而機用亦無極出入無時生滅不歇或有時出令眼耳鼻舌身意而不知返或有時出而自起於色聲香味觸法之場而不知返或有時出而自起入色聲香味觸法之境牽連眼耳鼻舌身意而苦勞其形丘眞人西遊雪山而作西遊記以明心曰心猿也猿跳六隳狀其輪轉不住以上文六種塵云于平常一切境界打得破不爲一切境界打得破不爲他不得情緣牽他不得元始得道了身經云聲色不絕精炁不全萬緣不絕神不安以吾心之眞性本以主宰乎精炁者宰之順以生人由此性宰之逆以成聖亦由此性若不先爲勤煉熟境難忘境者心意所常行之事也如作西遊記曰昔運離云易動者片心難伏者一意熟練愈覺易行而无錯必時時日日皆行之方爲熟煉

煉熟境難忘境者心意所常行之事也如作西遊記曰昔運離云易動者片心難伏者一意熟練愈覺易行而无錯必時時日日皆行之方爲熟煉

煉熟境難忘境者心意所常行之事也如作西遊記曰昔運離云易動者片心難伏者一意熟練愈覺易行而无錯必時時日日皆行之方爲熟煉

耳逐聲而用聽則煉之於不聞目逐色而用觀則煉之於不見神逐慮而用交則煉之於不思此三者皆其所愛之說（正釋上文割絕）平常日用必須如是先煉則已念伏降而性眞純靜（譚長眞水雲集云絲頭莫向靈臺掛內結靈丹管得仙重陽眞人全眞集云湛然不動昏昏默默無絲毫念想此定心由降而得）及至煉炁煉神則不被境物顚倒所弄已有定力不從外境所誘不採藥而藥卽得築基而基卽成結胎而胎必脫方名復性之初而煉已之功得矣有不得其先煉者當藥生之初煉精時貴有藥生藥生者元精生時而用採法若婬精犯于婬念則邪法不可採者何以能辨元精煉藥之候不終其爲候之候或驚恐或閭或恩或昏沉以致火候不終者有之藥將得或以已念而復失元精還補元精將滿亦或有婬念未煉淨乃復失爲神將出或婬念未煉淨者有之故古人有走丹之喻者卽此神將出不知于外馳則是尙未得以已念而復墮心逐見聞覺知于外馳則是尙未得大定而有出入自然常住之旨出馳入背却胎息經所謂不出同神人之說獼猴跳六賊內猴與外猴相見者如是如何能入欲其炁之淸眞已不純必不得其淸眞取定以完胎欲其炁之淸眞已不純一着思慮習氣則失淸眞矣欲其先天炁之時唯煉已純者能辨淸眞則不失其淸眞若煉已不純一着思慮習氣則失淸眞矣欲其神之靜定已未煉必不得其靜定則得神靜定則炁亦皆靜定炁歸神而成胎仙矣不煉已者必不能到此或遇可喜而卽喜或遇可懼而卽懼或遇可疑而卽疑或遇可信而卽信皆未煉已之後能無見無聞能煉已者卽具不睹不聞之實効此已之本體卽有不睹不聞之眞性與虛空同體本无形身若虛空无體乃六通爲用無所障礙若非我念所出而有見者便是外來之天魔邪魔雖欲顯身有身豈可以無我念之身而爲我哉神通足者世尊謂之四神足或現能辨淸眞則不失其神通變化而認爲身外身誤信常人之言曰神仙了陽神便身外有身然本性與虛空同體本无形身若起一念不識爲身要顯有身便能有身不可以見外爲我身外之天魔吉王太和問彼既不識今老師及昔二眞人是何法識得沖虛子曰我本性在定得板上一人跳下立於前沒入於地時坐中者在圖中坐也見者心不定則亦何以見此復從地湧出立於前見於神室而外馳偶有此一見也若心在定則亦何以見此復從地湧出立於前見到定力足而後有可出定之景到由我自性升遷於天門念起而出猶是虛空无體乃六通爲用無所障礙若非我念所出而有見者便是外來之天魔邪魔雖欲顯身有身豈可以無我念之身而不能有身而不能出神之景未到則神通未足不能變化卽爲魔所誘

動出圓而遠叩丘祖祖曰見者不可認不宜出而妄斬退猶恐不速何敢認爲我不宜出者未成定之先求其入定而不可得又何敢妄出而終於不入不成耶此所以不可認也乃不知由於無仙師眞傳又謁郝祖與丘本同師度則同道同知謙矣既不信丘何必見郝祖曰丘高說者便是惜乎猶不知信不復更居圓中而廢前功矣此亦已未煉純之證也昔丘祖坐於崖下崖石墜壓折肋知是天魔祖不爲之動如是當過五番不動一念直證陽神出現見山河大地如在掌中昔世尊坐于菩提樹下以兵戈恐佛而不動以魔女娃事誘佛而不動坐至金剛牢固自言我終不起魔王波旬領百萬魔衆壺公隨壺公入山脩道壺公以朽索懸大石于座之上又令巨蛇嚙索將斷而費全不驚不動者皆是此得煉已性定之顯案也并書以勵同志

築基直論第六

冲虛子曰脩仙而始曰築基築基者漸漸積累增益之義基者脩煉陽神之本根安神定息之處所也基必先築者蓋謂陽神即元神之所成就純全而顯靈者常依精炁而爲用神原屬陰精炁原屬陽精炁則爲陽神則不能成陽神而已精炁旺則神亦旺而法力大精炁耗則神亦耗而弱此理之所以如是也欲得元神長住而長靈覺亦必精炁長住而長爲有基也自基未築之先元神逐境外馳如見色境在外則元炁散元精散基愈壞矣所以不足爲基且精之逐於交感年深歲久戀戀愛根一旦欲令不漏而且還炁得乎此無基也炁之散於呼吸息出息入勤勤無已一旦欲令不息而且化神得乎此無基也神之攝於思慮時遷刻遷茫茫接物一旦欲令長定而且還虛得乎此無基也此三段是申明上文基已壞者而不足以爲基之說古人皆言以精煉精以炁煉炁以神煉神者正欲爲此用也是以必用精炁神三寶合煉精補其精炁補其炁神補其神築而成基唯能合一則成基不能合一則精炁神不能長旺而基即不可成及基築成精則固矣炁則還矣汞爲堅固不壞之基而長生不死玄綱論云道能自無生有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于無則有不滅矣　證人仙之果矣爲出欲界升色界之基者以此爲十月神定之基者以此而九十月不昏睡者有此基也十月不飲食不寒暑者有此基也所以煉氣十月神不外馳而得入大定者有此基也所以煉氣而氣即定歷百千萬億劫而絕无呼吸一息煉神而神即虛歷百千萬億劫而不昏迷一睡亦不散亂一馳與天地同其壽量者基此與聖眞齊其神通靈應者基此所謂陽神之有基者基成由於陽精無漏而名漏盡通不然無基者即無漏盡通矣雖證入神

通不過陰靈之性五通之果也若陽神則有六通多五通者是陰神之神通漏盡通也六通者天眼通天耳通神境通宿命通他心通漏盡通此一通爲陽神之所多餘五通陰神同宅舍難固陽精死漏則身長生不死爲金剛堅固宅舍可永劫不壞若有漏之軀有必死之道身不堅固也不免於死此而生於彼若有秘授躲橫生而擇竪形者猶且易姓改名虛負今生矣陰神何益哉陽神之基可不亟築之哉可不急究之哉世有以嫉妬敗基者反誑人曰採補築基欺騙愚夫共爲嫉樂一遇嫉媢而精無不損者炁無不耗者神無不蕩者基愈滅矣直誤至於死而後知彼嫉邪術假之悖至道可不戒之哉此篇正文重重自相申辨已詳不必再生註意

煉藥直論第七

冲虛子曰仙道以精炁神三元爲正藥元精元炁元先天以煉三合一喻名煉藥也昔谷神子云道以至神爲本以至精爲藥以冲和爲用以無爲爲治長生久視之道成其理最精微矣若不如此即非金液大還丹之法

其法最秘密昔鍾離曾十試於呂祖丘祖受百難於重陽我伍子切問二十載於曹還陽逢師于萬歷癸丑年三月間以癸壬計之二十年也我當初道于壬子年三月間以癸壬計之二十年也我當初每自恨福力之薄不蒙師一提度今而後始知待教久者入道精不然何以能高出萬世耶予又按白玉蟾云十年侍眞馭白又云說刀圭于癸酉七月之夕盡吐露于乙亥春雨之天又嘗知天機非遲遲可談方纔有得是以世之莊然學道者及偶然漫談者皆不知何者是眞藥而何法爲眞煉徒然空說向自己身心中而求實不知有至靜之眞時眞機也夫至靜之眞時者是此身心靜極即所喻亥之末子之初也陰靜極必有陽動陽極則陰靜陰極則陽動則炁固有循環眞機自然復動此正先天無形元炁將動而爲先天無形之元精時也即此先天無形之精便名藥物既有藥炁生機必有先天得藥之覺即時至神知之說亦即我神炁同動之說也即以覺靈爲煉藥之主以冲和爲煉藥之用覺靈者妙覺靈心也冲和者烹煉薰蒸之火氣也此正三家之初相見也則用起火之候以採之亦三華之所聚者因有藥火即活用子時起火巳活于時藥生與火生同時故以火之活子時而稱藥亦曰活子時達摩云二候採牟尼言採藥用二候也四候別須辨藥之老嫩採之神功信妙浴用四候也同此人人都說藥生要辨老嫩則炁微而不靈不結丹也嫩若嫩則炁微配合之則死半斤八兩之炁採之老則氣散而不靈亦不結何以成一斤故不靈採之老者只是過于當採之時當採而未採則氣已散故不靈丹也老者只是過于當採之時當採而未採則氣已散故不靈丹也嫩者只是未到當採之時不該採而採之而虛散皆由心生怠惰而至此氣無力亦微配合不均不能得藥之眞不老不嫩如九二利見者曰藥生成丹故亦曰不靈

之火藥未歸爐而先行火先行胎息強留在腹或積冷氣而成病○顧與歧庠友問既知採藥之云無藥而歸爐冲曰傳正道知眞採故可必得歸爐又要行火不及丘眞人已言之方起而陵氣融融然火既小而不及丘眞人已言之方起而陵氣融融然火既小而不及丘眞人已言之則金精不飛是也爲能得藥歸爐悟道眞脩者必

先從我此答精思之則知直至末後皆是如此藥竟外耗而非爲我有藥尚未入鼎中而妄行火即所謂鼎內眞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鑄之說若無不成大藥藥已歸爐而未即行火則眞炁斷而不續亦不成大藥藥在外由火以採之而歸爐亦由火烹煉之方在爐中成變化已得藥歸爐一天終與前不續藥亦不續如何能成大藥參同契註所云外火雖動而行內符不應則天魂地魄不相交接是也若肫肫然加意於火則偏着執於火而悠然不知有火則迷散或昏迷十二之時或迷失刻數周子數或忘沐浴之候或不知以何失於火而藥亦消火不能留藥焉得不消即神不留炁之喻皆是已上皆言孤陰寡陽偏有偏無偏漏之數或忘沐浴之候或不知以何失於火而藥亦消耗執着用心于火則着有相而急燥近于外道之存想有爲非自然之時若心不誠則不靈若悠悠不成大藥寡陽偏有偏無之危險也若火間斷而工不常雖藥將成而復壞火所以煉藥古云火藥一處居行火之法愈久而愈密愈密而愈精斯則必成大藥必得服食或有時神遂見聞旌念馳于外而着魔則神離火離藥工不常矣若久執行之危險火足矣即成大藥如何得成雖將成猶有退散之危險火足矣即成大藥既成則不必用火安得不爲服食之大藥于此即採而藥必隨生之精不止火不採則大藥不復壞爲後天有形之聖路無奈不止火不採而無由以受欲歸之凡路竟超爲後天有形之精不難矣後聖知此爲至要至秘所當防之危險也　當皆不得服食大藥可採方可服食不然必不眞脩此必使神氣相均相合火藥適宜以呼吸之氣即火乘眞炁爲動靜即藥以眞炁之動靜定眞息之根基眞炁歸靜于根則眞息亦定于根二炁合一于根以爲胎神之基也則火候之說無不成大藥藥已歸爐而不續亦不成大藥藥在外由火以採之而歸爐亦由火烹煉之方在爐中成變化已得藥歸爐一天終與前不續藥亦不續如何能成大藥參同契註所云外火雖動而行內符不應則天魂地魄不相交接是也若肫肫然加意於火則偏着執於火而悠然不知有火則迷散或昏迷十二之時或迷失刻數周子數或忘沐浴之候或不知以何失於火而藥亦消耗執着用心于火則着有相而急燥近于外道之存想有爲非自然之時若心不誠則不靈若悠悠不成大藥寡陽偏有偏無之危險也若火間斷而工不常雖藥將成而復壞火所以煉藥古云火藥一處居行火之法愈久而愈密愈密而愈精斯則必成大藥必得服食或有時神遂見聞旌念馳于外而着魔則神離火離藥工不常矣若久執行之危險火足矣即成大藥既成則不必用火安得不爲服食之大藥于此即採而藥必隨生之精不止火不採則大藥不復壞爲後天有形之聖路無奈不止火不採而無由以受欲歸之凡路竟超爲後天有形之精不難矣後聖知此爲至要至秘所當防之危險也　當皆不得服食大藥可採方可服食不然必不眞脩此必使神氣相均相合火藥適宜以呼吸之氣即火乘眞炁爲動靜即藥以眞炁之動靜定眞息之根基眞炁歸靜于根則眞息亦定于根二炁合一于根以爲胎神之基也則火候之說無不成大藥始於百日煉藥而成服食者無量壽之地仙也上所行之仙身形重濁未離故不能離于地而升虛無之天也人仙雖長生亦同于地仙重形尚在故亦不能離人與地也　中而十月煉成脫胎出陽神之果者超出陰陽之神仙也神仙者離重濁之形以無形之神變化或有或無皆由一神之妙用故曰神終而九年面壁煉成還虛之果者超出盡天地劫

胎圓陽神升遷於天門面出現神仙之事得矣中關十月之事完矣其後面壁還虛九年一定以神仙而頭悟性於無極形神俱妙總煉成一箇不壞清虛聖身皆由煉藥合仙機而得成丹成神者之所至也故凡大脩行上關大成事必如此則畢矣於此畢法中

運之天仙也初得神仙乃得大定而出定者但得定由于守中而出定則居泥丸故世尊已入滅而亦入于泥洹是也至此後還虛則又入定于泥丸古人云性在泥丸命在臍蓋言了脩命之事在臍了脩性之事在泥丸也泥丸之定則非從前者比九年一定者特以始入之時而暑之或百年千年萬年一切百千萬劫皆可入爲一定此正天仙佛之超劫運者有仙緣者遇此天仙正理直論其亦齋心以識之

伏氣直論第八

冲虛子曰人之生死大關只一氣也有氣則生無氣則死此首以人之已共知者言聖凡之分只一伏氣也氣能伏定則令人易明生死聖不能伏定則凡此首以人之皆能者言而是伏義而者轉乃爲令人易學於入聖超凡也文助語乃爲藏伏而亦爲降伏藏伏者深藏歸伏于元炁之根降伏者管攝嚴密不許馳予外此二不能超過浩劫之運浩有等妄言伏氣者而不知伏氣之眞機眞能久生而超生死於浩浩劫之外耶三者所以伏之理故不知伏爲所以復之故伏者欲將呼吸還復歸于炁穴而爲不呼不吸之故也此氣伏于炁穴而後元炁能歸元神能凝三者皆伏于炁穴也而亦不知行其所以伏行所以伏者言有至妙至秘之天機呼吸合于天伏然者爲眞元炁得合當生當採之時者爲眞元神合虛極靜篤者爲眞三者皆眞而後得所伏之而必成不然則亦世之外道而已安保其行之理行之而必成不然則亦世之外道而已安保其不知伏爲所以復之故伏者欲將呼吸還復歸于炁穴而爲不呼不吸之故也此氣伏于炁穴而後元炁能歸元神能凝三者皆伏于炁穴也而亦不知行其所以伏行所以伏者言有至妙至秘之天機呼吸合于天伏然者爲眞元炁得合當生當採之時者爲眞元神合虛極靜篤者爲眞三者皆眞而後得所伏之而必成不然則亦世之外道而已安保其

者亦有防危唯能伏氣則精可返而復還爲先天之慮險之意炁神可凝而復還爲先天之神所以煉精者欲以調此氣而伏也煉精小周天調其息而伏爲其不能頓伏故用漸法調而伏達摩祖師顯宗論煉神大周天胎息其亦言似所以煉神者欲以息此氣而伏也天胎息其此意而伏爲其不能頓息于無息而無息似有而無乃至于無有無故亦用漸法胎息始終向上之工只爲伏此一口氣耳所以必伏而始終皆伏者是何故蓋當未生此身之時就二炁初結之基在丹田隱然藏伏爲氣根久伏於靜則動而生呼吸是知由靜伏而後生呼吸之氣以成人道者曰順生也而是逆脩曰成仙者當必由呼吸之氣而返還藏

尤甚調息者調其內用之玄機如豪天籟地徐停息之說世之愚人不聞天機只把口鼻數調如隔閉息靴搔痒焉能調得到無息痴心執閉息而腹中之逼塞難容者靈寶畢法書亦言之是言不通其息出入之門也雖死門却有安頓之妙理非强制之爲閉也强制則不眞故無成眞禪家與眞仙道畧同若痴禪亦與痴道人之假道同學者不可不察禪宗人有一等假禪者曰吞聲忍氣曰氣急殺人皆言忍住氣而不出入此是病非禪也强制則念是動的不是靜何以爲禪禪字解作靜字若是自然眞靜方爲眞禪哀哉此妄人之爲也安見其氣之伏而靜定也昔丘祖云息有一毫之不定命非已有息得呼吸絕則生死之路絕息有呼吸不定故不免生死而伏氣之妙絕與世脩士實用所以證道之工也但此天機之法不同古人託名調息者世人之息一呼無用調矣仙道託名調息

者非世法之用乃調其有而至无无而至有爲其以神馭氣行之必住住之必行在乎行住之間而調之也隨順往來之理而不執滯往來之形欲合乎似無之呼吸也當有往來不強使之無而唯隨順之似心息相依之說亦不強執害其自然而爲勉强託名閉息者世之閉只說言閉是勉強不合自然仙家言閉之名而非用彼強閉之實故范德昭曰丙不出外不入非閉氣也而丙則空我故曰託名者畧似閉氣而實非閉氣也而丙則空空如太虛無物空如太虛是眞虛無則眞息便可歸靜篤景象妙悟必至如此爲眞靜伏化神之秘機古人云長生須伏氣故自周天而愿時

內不空而逼塞者是強閉者欲合於無極中之靜伏外道邪法旁門之類皆然也判則爲天地今言無極乃言天地及一炁俱未有之先正是虛極總之爲化炁之始及後太極則有一炁之始一炁之夫人身初時只二氣合一爲虛空中之炁而已無胎也亦無息也此言無胎無息起下文返還成仙之所證因母呼吸而長爲胎因胎而長爲息修仙者亦必因呼吸而長及至胎全妙在隨母呼吸而爲呼吸所以終日呼吸而不逼悶此緣不由口鼻呼吸只臍相通故能似無氣息一般此正眞胎息景也古人謂內氣不出外氣不入非閉氣也之說正言由臍相通者離胎而息即斷在胎中則我之息由母臍中所生故我息亦在臍而口鼻不可呼吸當此時且不知胎息安得復能胎息無母臍與子臍相通不得不向自身口鼻起呼吸即與胎中呼吸同而暫異其竅耳逆修返還之理安得不以我今呼吸之息而返還爲胎中息耶凡返還呼吸時以口鼻呼吸之氣而復歸於胎息之所云臍間元炁結成丹

日年劫惟伏此氣言有一小周天之所伏有一大周天之所伏或暫或久而能成其一伏者眞有道之士也此氣大定則不見其從何而伏始亦不見其從何而伏終無始無終亘萬古而無一息與神俱虛俱靜斯謂之形神俱妙之境也世尊能以一法說八千劫而後已能以一定坐八萬四千劫而後出定是其形神俱妙與仙同者唯閉天仙正道者方能識得此理唯有三寶全功者三寶者元炁元精若一寶非元則不爲寶方能行及此工屬於後天者無用亦不得爲全功此工者即上內如太虛證入無極靜定者言若三寶會合煉成化炁而後可行大定常定工夫若未化炁則亦無用此爲有大志聖眞請究之而實悟之

胎息直論第九

谷神不死因胎息長生門戶要綿綿元始得道了身經云中宮胎息爲黃婆抱朴子曰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以鴻毛着鼻口上而毛不動爲候也如處胎息之時漸漸煉至胎息亦眞無眞無者滅息盡之義也謂胎息亦眞無之此正禪宗人所謂萬法歸一一歸無之說方是未生時而返還於未有息未有胎已前之境界不落生死之途者矣凡人有呼吸則有生死無了呼吸卽無生死所以得如此者亦非驀然無所憑依配合便以呼吸歸中而可胎息者呼吸之炁最元炁相依方可相定而成胎息然胎息何以知其成也以呼吸歸于胎息則口鼻無呼吸而成胎息是其眞成也終不復至口鼻爲呼吸眞禪定者亦似此若凡夫外道不知元炁者爲何單以呼吸歸于中而妄曰入定胎息其息不能定住于胎所雖忍氣而氣無所容乃曰氣急殺人而終不能強忍口鼻之氣更呼吸浩浩皆由悖却世尊所謂死生法忍者之所爲也世之假道人假禪人皆如此此亦後學聖眞之所當辨而自防所謂孤陰不成者此亦其一也呼吸之氣乃後天有形之陰物故必要有先天炁機發動之時又有元靈獨覺及呼吸相依三寶會合已先煉成大藥者而轉歸黃庭結胎之所于此之時此時者是當此結胎之時因文上句皆言先所化炁而至此始言胎息之意也此正申明必要煉精化炁以炁助胎以神主胎以呼吸結胎方成眞胎息之工夫之有無而後以胎息養胎神得神炁乘胎息之氣在中一定神炁與胎息相乘方是有配合的脩眞胎息之工所以能成眞胎息得眞定若無眞炁便不是金剛不壞之身坐中只是昏沉瞌睡如何能長覺長明以長馭氣入大定成胎乎有間斷卽非胎息卽是結胎之始正入藥鏡所謂初結胎看本命而得者本命者二氣也元炁爲生身命之本呼吸氣爲生身命之具而結胎之初必要本命二氣隨神之號令同凝于中而爲眞胎者也雖似有微微呼吸若在臍輪而若不在臍輪在虛空正度人經所謂元始懸一粒寶珠去地五丈如世尊之前地湧之寶塔在虛空中等語皆是也皆用運旋○●以漸至成胎頓然絕離口鼻不存呼吸滅却有作恰然處胎相似而胎中之息始雖似有而終絕無卽是眞胎息所以成陽神者若無大藥眞氣服食若非三家相見必不能胎眞息而神眞純陽者也如是而久久無間斷綿綿密密無時無刻而不是在胎中無息之景眞證陽神大定絕無動靜起滅卽是胎圓乃返還到如毋胎初結之炁未成我而未分精炁與神之時正大藥鏡所謂終脫胎看四正而得者看四正者驗四正工夫之有無也有則胎尙未圓以其有乃養胎之工也無則曰滅胎息還神固曰畢矣胎事畢滅盡定而陽神成就矣胎息還神固曰畢矣盡定佛亦滅盡定入涅槃故其經云若于佛事不周不入涅槃佛事周訖方入涅槃畢其十月中關之事神仙之證也猶有向上田煉神還虛而證天仙者在所必當知故遷神于上田而出天門以陽神之顯見者倏出而倏入何也當前之十月之內而或有出者是不宜出之出也由六根之爲魔而妄出者魔陰盡則無魔陰將盡而未盡甚爲魔者要除陰盡是要除魔盡也妄出則神走而着魔境而息亦走着于口鼻必急入則依于息而歸胎

此一段又再詳指示人以十月內之所當防此危險者也昔藍養素胎成當出而不知出故出陽神於天門天門者傳道集所言指頂門也古此贊之曰身外有身是也若出之久恐神遂失而錯念古云千步百步切宜照顧故即入上田而依於虛無之定所以神既出胎喻同人生之幼小須三年乳哺者以定爲乳哺也又言九載三年一定者言出定之初時而入定以完成還虛之天仙也證到至虛至無即證天仙矣然是定也入定時多而出定時少又宜出之勤而入之速也我故曰出定之初即爲入定之始也雖天仙已證亦無不定之時也故

世尊亦曰虛空界盡我此脩行終無有盡正如此也至於終天地之後超過劫運亦無不定之時也此猶仙佛以上無仙無佛之妙境而天仙佛之至者也後來聖眞共知之共證之此書稿成于天啟壬戌歲實不意被人盜去但竊取仙書愛慕之心勝可怪又可惜也由駑友而失駑故想像而梓不無疎畧今崇禎己卯秋查舊稿加註賢道友復梓之以廣度人流行于天地之終皆所願也故附識

天仙正理卷下終

直論起由

予作天仙正理直論僅僅九章完全畫出一個天仙樣子令有緣有志者見爲頓悟有志者不遇此書亦不參悟亦是无緣于道又或有遇之而无眞學之心唯圖詐僞欺世者亦當改惡從善而歸正道非敢曰輕洩天機妄擬無罪只爲度盡衆生爲自度計者于是冒干天譴而直論亦緣我老祖師張靜虛眞人得道後曰今日四大部洲全無半個人兒知道今當廣開教門奉此仙旨故也張眞人法派名靜虛常稱虎皮張初與三友尋訪仙道夜半見白毫光于西而衙天次日西行夜宿又見日又趨之二友去而獨行獨見得光虛在蜀之碧陽洞也又見仙師而求度甚切師遂授之道命之脩數年成而始命出曰今日四大部洲絕无半個人兒知道你與我廣開教門張翁遂行按四大部洲者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南贍部洲北俱盧洲佛經所說者是也張仙翁遂出西域轉北克還中國見二大洲已無人矣實起度人之念止度得李虛庵一人而已

天仙正理附錄 十一

歷十五年間再傳而遞言于予十五年間者張眞人于萬歷己卯年度李虛庵至壬午復至李家助其銀爲行道之資李眞人于萬歷丁亥受曹還陽請至其家曹與三友各具贊六金助道不足戊子曹三友又助師三十金而脩成證果矣曹眞人于萬歷癸巳與伍子遇甲午年夏五月度伍子計之己卯至癸巳十五年也至壬子又十九年曹復度伍子仙佛合宗全旨以出三界之上者并傳以助道之方囑之曰總若合二田成一虛空境界故亦喻之若不着于膳養神本養中田之神又若不無不有不無故喻之曰守中又聞胎息本在臍下田而後成言之曰功得大藥景田火熾丙震動之景也丹成者而後可也勿爲世間作孽取大罪也予之十九年中苦志苦行或亦少彷彿于長春眞人知道而久之眞見同世斯人不同聞斯道得師度之後遍考仙佛合宗語錄中採大藥工自古聖眞不輕傳精只成一聖之書聖聖同此一道也同此脩成正果也差毫髮千里之謬也只知御女採戰及卻一病小工爲詭求衣食眞侶不過計者之不同考問于禪門考問于師師曰不成豈可有不同者乎每考問于師師曰不成豈可有不同者乎每考問于師師曰不成豈可有不同者乎每

世所不知聞者言後聖得遇聖師而人所聞者人世
中之旁邪小術唯聖所聞皆彼不見凡書所不載見凡
知正與直論中十二句秘法同
世前書已載者皆古聖大畧之言也不載者精切秘
密天機舊不載于書而今得聞於聖師正與直論十
三句皆同則師言可篤信奉行直論可憑稽考要知
非遇仙者無眞聞見非遇仙者不能措一言為直論
當下工脩煉時更以直論相印師言古聖之書每言
句三句何以得全印證欲求全證又要搜索多書此
貧者之愈難唯此密論兼註又後有仙佛合宗語錄
及門仁賢問答之要以詳直論註腳盡露全得了然
旨後聖得此一書足以全即可無餘恨矣
無疑無礙直證天仙唯我作書助道之一願也後來
聖眞未及得正傳者尤當從斯入悟究其逐節工景
遇合凡有所聞即徵諸此書合則正違則不為妖人
則邪作人天眼目者唯此書耳

邪說所惑矣凡一切邪說旁門
皆與此書相違悖如有眞志精脩不參
此論是自絕于仙佛正道者也竊謂此論而行邪行
以誣世者如昔一光棍專以房術欺騙人者乃借言
賊此言謂鉛汞不在自身中取已明明說破愚按棍
喻陰陽豈有陰陽二者俱在女身取之而可欺人
取信乎猶且言之咦天律王章共誅之
梵德至道之言有天目共視天耳共聽天律共護若
有邪人假借正言行彼邪說旁門說破邪盡是表明天上
有典刑滅天有靈憲伐其性命王
其身形并揭禁誓書末以為誦書者知誡
後跋

冲虛子跋云道為天仙之秘機天仙之道唯天仙知
遠何以得遇唯不可遇雖曰不秘而亦足秘若有得
遇知其道者必要體天仙之心行天仙之德而後可

成天仙之道凡夫之罕見為今之凡夫者前雖有善而或
能從今起念學道時全具善心力行善事絕其或百
前聞有不善者則道之罕見者猶可望見也
劫百年一傳於世如唐開元時之純陽翁始度王重
陽於宋徽欽時如六祖盧能止衣鉢不傳而後竟無
傳法之七祖者燕國宰相劉海蟾以卵壘為山而不崩墮劉曰危哉
鍾呂曰汝宰相之位更危於此劉棄相從之而仙去
如虎皮座張眞人以嘉靖帝強請之不起罪邳州守
請屨及三年而後至京延及徂落而不復命還至六
安州召廬江縣李虛庵而度之令三誦三背其言三
日而別李竟成眞縣及鄰封皆稱肉身菩薩然張祖
不肯見帝而度乃召李而度之此亦張祖密度之案
也如佛欲度迦葉分恒河水為兩斷而佛行其中之
無水處葉以舟救佛佛從舟底穿入而舟底無孔葉
猶曰幻也佛曰汝未成不生死阿羅漢何能如此貢
高我慢葉驚服自不知所
以不死而歸依之是也

三口不談六耳不聞三三人

口六耳也其中或願學小成于人仙者或願學大成于天仙者則重之而
喜聞所不願者則輕之而厭聽或德止足以授小乘
分不宜聞中大二成故不同談不同聞也如許旌陽
吳猛二人許為旌陽縣令吳為分寧縣令也同謁丹
陽之謹母元君母獨傳許以道法行尚未充弟傳迦
後當拜于許授如世尊單傳迦葉為初祖而以堂
阿難未能離欲令轉拜葉傳為二祖俱是舊案也

四不經紙筆正上仙口不談之秘鬼神覷不破之機所用

以不載于紙何敢淺其說直其論而諄諄然數萬言為鐫
筆于載然向道而竟無處志學道滿目是萬法千門
人載然向道而竟無處志學道滿目是萬法塵勞決
正人非人一概混見之耶但視世間無不可救化之
人倘有不從正而改邪者是必惡心猶在故也雖直
惡道出而初世為人而惡心猶在三
論之彼只見如不見而已矣何傷其混見

竟不見何者爲仙道不知向何處覓仙道此甚可憐遍世界談道所聞所知全在姪邪稟曰中初學不能辨邪正遇之焉不墮入此又甚可耻謂道不在世而人必誤陷於邪邪不求聞道而覩正者也有一切諸人不遇仙度皆只在世而學焉能外世見而求世外之兒畢竟誤陷於邪矣謂人心自邪不求聞道而覩正者也有心邪之人唯邪法是喜顯學房術御女請婬嫉有證而仙道高遠或者即此別求仙藥爲哉故不求聞也自稱是學佛之黨者造斷見之邪說而惑人不知已爲佛之所斥自謂有了此一口高談捷語足取衣食名譽何必效佛所脩而六年禪坐以自苦故不求聞也予在金陵所以絕不屑與人談仙佛見彼諸俗女及卻病小工而指爲仙道不務脩德脩道故不見彼衆生談佛法者皆妄將佛說爲行必與爲謀也見彼衆生談佛法者皆妄將佛說爲行教無門之虛言將已談斷見作佛法不求如何得如佛八萬四千劫說一會法華經方已不求如何得如佛八萬四千劫坐一定方起必執斷常邪見直趨死亡爲了生死或學衆一輪迴爲白足而且不能得又不能承當正法竟如石馬雖打不走全似水牛拽鼻不回謂之下愚不移何足救化何足與言所以祇遭仙佛正法爲我自悟師而已矣我又爲有相知者恨而淺說勸之佛世之俗夫每以橫相妄談佛法語人曰我知佛此亦妄人也已矣甘爲橫相又何難焉今而後談佛者請先改汝橫相爲竪相且邊佛說別作謊言度一世勞妄談虛度一世空勞妄談虛度一世借令百劫百年生一聖眞將何入悟言此論若不出世倘有眞修者不知如何修佛故無趨向處亦不知學何者爲學行何者爲行所以得聖眞於學者必由此論及有此直論并仙佛合宗語錄出一人精究此論及錄便見得此人是有志于此者與論合志即爲學此道之聖眞不究者則其志不學此終於凡夫輪轉而已得聖眞於師者亦必由此論固有人誦此論而尋覓論者亦有人必有人能覓此人豈不得遇此人而得遇此道故曰遍此論而尋已誦此論者亦有人未誦此論而尋已誦此論者亦有人必由于明此論所以張紫陽眞人作悟眞篇以求師必由于明此論所以張紫陽眞人作悟眞篇以訪友果得石杏林爲之徒其勝于奔走四大洲訪師訪友者不萬萬分便益哉

故鍾離云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我不及於求我我不及於求人者世界相隔如許外之士遊人之人不及於求我我不及於求人者相隔如許大學之無知故不知所遇之人有道無道而拜之故易師之不全不足以有道者誰知我而求抑誰知我而能求由我非方遍四方者亦非如世尊自謂行化時至乃行而小化之至度者一萬八千九十四國人者不過陰處一小道隱齋

而已不及求人所以亦不乃以一筆救天下後世迷而不節慾後世學者豈可以節慾之人事而遂誤指爲長生不死神通之仙道乎

途四千餘年矣世間法而非仙道是出世間法眞也有聖德必不可學御女之術是在凡學御女者輕褻婬樂壞女子之乌衰女以招天殊志之恥

天律嚴密又豈容于談道眞者幸有天降異傳而作仙佛下而傳北漢時之鍾離正陽乃東華帝君之降傳唐之純陽呂翁乃鍾離之降傳宋之王重陽燕之劉海蟾乃鍾呂二眞之降傳世尊佛乃阿私陀仙之降傳凡聖眞既有大志有聖德必不可學御女以招天殊志之恥

極卑污敗仙佛根基種子談道眞者幸有天降異傳而作仙佛下而傳北漢時之鍾離正陽乃東華帝君之降傳唐之純陽呂翁乃鍾離之降傳宋之王重陽燕之劉海蟾乃鍾呂二眞之降傳世尊佛乃阿私陀仙之降傳故法華經佛云昔者仙人授佛妙法如來因之遂致成佛是也所以伍子言非仙不能度仙非佛不

能度佛此亦破迷之一說也　僞者自愈熾說徧天下而迷人者愈建立各種門戶曰三峯採戰者曰小採補者大採補者曰對爐者曰入爐者不入爐者千種姓穢無耻以之爲世事用尙甚可耻又安可妄誣人曰道乎所以道隱僞許之曰嘗見犬猿與人物有禮義廉耻者而加之乎又訾之曰蠢動如蚊蛾風類人共見其不學而能相妬豈有不蠢如人反不如之而學人爲妬乎以速死喪命之事而愚弄人曰接命不死其迷於自愚又迷于邪說之事而愚弄其二物豈可以衣冠人物有禮義廉耻之人

如何脩性得性之證泛然無着者徒費耳雖費而不
苦心志苦功行以求必悟必成者徒費耳故一泣我
又爲衆言此爲終天地劫運之聖眞直而論泣而論
以勸誡之參難洩易而割捨天機又爲世界既絶仙佛正道留一線之
倚愈假我獨得悟又焉敢不爲仙佛正道愈
眞耶令世世聖眞得所考據而爲師資矣將流行於天地之終而度盡仙
佛種子爲聖爲眞成仙成佛之心也歟今世皆好房
佛正道則絶盡姪慾心反正道雖見之亦不能救正
聞或有從救而不足必成書流行以終天地則盡未
來之仙佛皆得普度是我總諸仙翁救世度人立三
十功行爲自脩而已矣即純陽翁所謂度盡衆生世
尊佛及地藏菩薩亦謂度盡衆生
自利利人之果唯如是而後圓滿

增註說

書有不必註有謂已顯明直捷反覆辨論之若有註

也書有可以註者謂宜發明書言以已意逆合而註
之也必後之聞見與前之聞見同前書得後註理愈
明而猶合轍若一斯可不誑惑於世矣若觀者不知
作者意如註參同契爲納甲註悟眞篇爲房術註楞
嚴楞伽金剛法華以時文訓詁套語不能剖眞脩實
義各成門戶致有經自爲經註自爲註之斥出乖露
醜則亦何用註爲所以天仙正理直論既有仙佛合
宗爲之註猶懼後人妄註錯誤害超世之聖眞吾堂
弟眞陽子又加註之予又輔之同一師之學並四瞳
之見而爲之者其合宗二註又皆出予錄者之手無

非杜絶衆口之妄保全度世之眞則後世不必畫足
於蛇倒屣於首令未來無極劫中皆不失性命根宗
不迷超劫慧命誠不謬註者之所賜也故亦誠之曰
毋煩後註

是書成於明天啟壬戌增注於崇禎己卯門人吳澄
川涂之芬梓於南都鐙市西廊之道隱齋自作本序
庵先生也五十八年謝建涂淑樸等梓之序之者黎博
國朝康熙八年新
遷於閶門外之崇壽道院乾隆二十九年晉陽申定
字鐵蟾受傳於王買癡得是書故姑蘇刻本而淺識
第三第四兩頁板已朽蠹爲之鐫補而仍還之老君
堂茲所據卽申本舊不分卷冲虛故明孝廉維摩州
刺史健菴之季子幼孤家貧授徒養母年七十母卒
始遁跡學道博菴序謂龍門授之張靜虛李虛菴師
靜虛曹還陽師虛菴而冲虛爲還陽弟子則於龍門
爲第四傳然其自稱則龍門第八派弟子龍門二十
字派亦適當第八字與師還陽同世居辟邪里復有
仙佛合宗語錄按道家之書參同契爲最精與靈樞
素問相表裏凡以探索陰陽氣化消息之道故稱道
家太史公述六家要旨獨先道家以漢初言陰陽玄
化者惟道家河圖洛書之祕皆道家傳之是以道家
稱尊自方士謬爲鼎書之說後之道家寖失鼎書一
變而爲黃白姓媾是書根本參同靈素之理以拒姦
民邪術其有功於道家而津逮之爲足尚也夫神仙

之事陽明以爲難言而精烝神固人之所當養者佛
不言長生自冲虛言之其旨多合天下之理原其初
一而已矣庚申四月南昌魏元曠跋

禁煙運動初道人二種

暴見日本覆刻明洪應明菜根
譚一帙為我邦著録家所未見
甲子歲風雨門將軍藏書大出
潛舊鈔本前有邃初堂主人識
語朱欄茶楮類內府寫本已已
仲春檢查故宮圖書在景陽宮
見一滿漢文冊箱本未著付梓年
月同時在殿肆得明刻仙佛奇
蹤六卷亦應明所撰投典四庫存
録卷目小異遂初主人謂菜根
譚雖屬禪宗然於身心性命
之學實有隱相裨明者今與
仙佛奇蹤比而觀之一則世間
法一則出世法也爰合鈔一
還初道人著書二種以廣流
傳云　庚午日長至涉園識

洪氏譚一菜根卷

董康題

余過古刹於殘紙中拾得菜根譚一錄繙視之雖屬禪宗然於身心性命之學實有隱相發明者亟携歸重加校讐繕寫成帙舊有序文不雅馴且於是書無関涉語故芟之著是書者為洪應明究不知其為何許人也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二日從和堂主人識

歲在辛未夏日
武進陶氏重印

洪應明著

脩省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煆來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須向薄氷上履過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脩之當如凌雲寶樹須假衆木以撐持

忙處事為常向閒中先檢點過舉自稀動時念想預從靜裏密操持非心自息

為善而欲自高勝人施恩而欲要名結好脩業而欲驚世駭俗植節而欲標異見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埋路上荊棘寢易夾帶寢難拔除者也須是滌盡渣滓斬絕萌芽纔見本來真體

能輕富貴不能輕一輕富貴之心能重名義又復重一重名義之念是事境之塵氛未掃而心境之芥蒂未忘此處拔除不淨恐石去而草復生矣

紛擾固溺志之場而枯寂亦槁心之地故學者當棲心元默以寧吾真體亦當遣志恬愉以養吾圓機

昨日之非不可留留之則根爐復萌而塵情終累乎理趣今日之是不可執執之則渣滓未化而理趣反轉為欲根

無事便思有閒雜念退否有事便思有羈浮意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辭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懷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處纔是學問的真消息

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纔有萬變不窮之妙用立業建功事事要從實地著腳若少慕聲聞便成偽果講道脩德念念要從虛處立基若稍計功效便落塵情

身不宜忙而忙於閒暇之時亦可做惕惰氣心不

可放而放於收攝之後亦可鼓暢天機

鐘鼓體虛為聲聞而招擊撞麋鹿性逸因豢養而受羈縻可見名為招禍之本欲乃散志之媒學者不可不力為掃除也

一念常惺纔避去神弓鬼矢纖塵不染方解開地網天羅

一點不忍的念頭是生民生物之根芽一段不為的氣節是撐天撐地之柱石故君子於一蟲一蟻

菜根譚 三

不忍傷殘一縷一絲勿容貪冒便可為萬物立命天地立心矣

撥開世上塵氛胸中自無火炎氷競消却心中鄙吝眼前時有月到風來

學者動靜殊操喧寂異趣還是煅煉未熟心神混涌故耳須是操存涵養定雲止水中有鳶飛魚躍的景象風狂雨驟處有波恬浪靜的風光纔見處一化齋之妙

心是一顆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猶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滌猶易以情識襯貼之猶明珠而飾以銀黃其滌除最難故學者不患垢病而患潔病之難治不畏事障而畏理障之難除

軀殼的我要看得破則萬有皆空而其心常虛虛則義理來居性命的我要認得真則萬理皆備而其心常實實則物欲不入

面上掃開十層甲眉目纔無可憎胷中滌去數斗塵語言方覺有味

完的心上之本來方可言了心盡的世間之常道纔堪論出世

我果為洪爐大冶何患頑金鈍鐵之不可陶鎔我果為巨海長江何患橫流汚瀆之不能容納

白日欺人難逃清夜之鬼報紅顏失志空貽皓首之悲傷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

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榮保國家出此
入彼念慮只差毫末而超凡入聖人品且判星淵
矣人胡不猛然轉念哉
立百福之基只在一念慈祥開萬善之門無如寸
心挹損
塞得物欲之路纔堪闢道義之門弛得塵俗之肩
方可挑聖賢之擔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嫚
隙便是一大經綸
功夫自難處做去者如逆風鼓棹纔是一段真精
神學問自苦中得來者似披沙獲金纔是一箇真
消息
執拘者福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殀
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所
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以回天
才智英敏者宜以學問攝其躁氣節激昂者當以

德性融其偏
雲煙影裏現真身始悟形骸為桎梏禽鳥聲中聞
自性方知情識是戈矛
人欲從初起處翦除便似新芻遽斬其工夫極易
天理自乍明時充拓便如塵鏡復磨其光彩更新
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世法不必盡嘗千江月總
是一輪月光心珠宜當獨朗
得意處論地談天俱是水底撈月拂意時吞氷嚙
雪纔為火內栽蓮
事理因人言而悟者有悟還有迷總不如自悟之
了了意興從外境而得者有得還有失總不如自
得之休休
情之同處即為性舍情則性不可見欲之公處即
為理舍欲則理不可明故君子不能滅情惟事平
情而已不能絕欲惟期寡欲而已
欲遇變而無倉忙須向常時念念守得定欲臨死

而無貪戀須向生時事事看得輕
一念過差足喪生平之善終身檢飭難蓋一事之
愆
從五更枕席上參勘心體氣未動情未萌纔見本
來面目向三時飲食中諳練世味濃不欣淡不厭
方為切實工夫
應酬
操存要有真宰無真宰則遇事便倒何以植項天
立地之砥柱應用要有圓機無圓機則觸物有礙
何以成旋乾轉坤之經綸
士君子之涉世於人不可輕為喜怒喜怒輕則心
腹肝膽皆為人所窺於物不可重為愛憎愛憎重
則意氣精神悉為物所制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厚貌以欺
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心體澄徹常在明鏡止水之中則天下自無可厭
之事意氣和平常在麗日光風之內則天下自無
可惡之人
當是非邪正之交不可少遷就少遷就則失從違
之正值利害得失之會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則起
趨避之私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蘿蔦依松高
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
毋為魚鳥親人
好醜心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心太明則人不親士
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其平賢
愚共受其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伺察以為明者常因明而生暗故君子以恬養智
奮迅以為速者多因速而致遲故君子以重持輕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
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為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
有其語則毀來

遇大事矜持者小事必縱弛處明庭檢飾者暗室必放逸君子只是一個念頭持到底自然臨小事如臨大敵坐密室若坐通衢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其無背後之毀使人有交之歡不若使其無久處之厭

矯其所難

善啟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强開其所閉善移易風化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輕與人者與其易疎于終不若難親于始御事者與其巧持于後不若拙守于前

功須防一事不終

彩筆描空筆不落色而空亦不受染利刀割水刀不損鍔而水亦不留痕得此意以持身涉世感興應俱遠心與境兩忘矣

己之情欲不可縱當用逆之之法以制之其道只在一忍字人之情欲不可拂當用順之之法以調之其道只在一恕字令人皆恕以遠己而忍以制之其道只在一恕字令人皆恕以遠己而忍以制

人毋乃不可乎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能不勝之謂勇

隨時之內善救時若和風之消酷暑混俗之中能脫俗似淡月之映輕雲

思入世而有為者須先領得世外風光否則無以脫垢濁之塵緣思出世而無染者須先諳盡世中滋味否則無以持空寂之苦趣

與人者與其易疎于終不若難親于始御事者與其巧持于後不若拙守于前

酷烈之禍多起于玩忽之人盛滿之功常敗于細微之事故語云人人道好須防一人著惱事事有功須防一事不終

功名富貴直從滅處觀究竟則貪戀自輕橫逆困窮直從起處究由來則怨尤自息

宇宙內事要力擔當又要善擺脫不擔當則無經世之事業不擺脫則無出世之襟期

待人而留有餘不盡之恩禮則可以維繫無厭之

人心御事而留有餘不盡之才智則可以隄防不測之事變

了心自了事猶根拔而草不生逃世不逃名似羶存而蚋仍集

仇邊之弩易避而恩裏之戈難防苦時之坎易逃而樂處之阱難脫

羶穢則蠅蚋叢噪芳馨則蜂蝶交侵故君子不作垢業亦不立芳名只是元氣渾然主角不露便是

持身涉世一安樂窩也

從靜中觀物動向閒處看人忙纔得超塵脫俗的趣味遇忙處會偷閒處鬧中能取靜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邀千百人之歡不如釋一人之怨希千百事之榮不如免一事之醜

落落者難合亦難分欣欣者易親亦易散是以君子寧以剖方見憚毋以媚悅取容

意氣與天下相期如春風之鼓暢庶類不宜存半點隔閡之形肝膽與天下相照似秋月之洞徹羣品不可作一毫曖昧之狀

仕途雖赫奕常思林下的風味則權勢之念自輕世途雖紛華常思泉下的光景則利欲之心自淡

鴻未至先援弓兎已亡再呼矢總非當機作用風息時休起浪岸到處便離船纔是了手工夫

從熱鬧場中出幾句清冷言語便掃除無限殺機隨緣便是遣緣似舞蝶與飛花共遒順事自然無事若滿月偕盂水同圓

淡泊之守須從濃艷場中試來鎮定之操還向紛紜境上勘過不然操持未定應用未圓恐一臨機登壇而上品禪師又成一下品俗士矣

廉所以戒貪我果不貪又何必標一廉名以來貪夫之側目讓所以戒爭我果不爭又何必立一讓

的以致暴客之彎弓
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纔可以彌意外之變有事
常如無事時鎮定方可以消局中之危
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為敛怨之道遇事而為人除
害即是導利之機
持身如泰山九鼎凝然不動則愆尤自少應事若
流水落花悠然而逝則趣味常多
君子嚴如介石而畏其難親鮮不以明珠為怪物
以毒螫為甘飴而縱淡指之欲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
人無半毫矯偽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肝腸煦若春風雖囊乏一文還憐煢獨氣骨清如
秋水縱家徒四壁終做王公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滋
益必招性分的損涉世者宜審擇之慎毋貪黃雀

而起按劍之心小人滑如脂膏而喜其易合鮮不
而墜深井舍隨珠而彈飛禽也
費千金而結納賢豪孰若傾半瓢之粟以濟飢餓
之人搆千楹而招來賓客孰若葺數椽之茅以庇
孤寒之士
解鬬者助之以威則怒氣自平懲貪者濟之以欲
則利心反淡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亦救時應變
一權宜法也
市恩不如報德之為厚雪怨不若忍恥之為高要
譽不如逃名之為遠矯情不若直節之為真
救既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
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先達笑彈冠休向侯門輕曳裾相知猶按劍莫從
世路暗投珠
楊修之軀見殺於曹操以露己之長也韋誕之墓
見伐於鍾繇以秘已之美也故招士多匿采以韜
光至人常遯美而公善

少年的人不患其不奮迅常患以奮迅而成鹵莽
故當抑其躁心老成的人不患其不持重常患以
持重而成退縮故當振其惰氣
望重縉紳怎似寒微之頌德朋來海宇何如骨肉
之孚心
舌存常見齒亡剛強終不勝柔弱戶朽未聞樞蠹
偏執豈能及圓融

評議

菜根譚 一 丄

物莫大于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
水上萍事莫大于揖遜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遜
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胸襟眼界吞
吐六合上下千古事來如漚生大海事去如影滅
長空自經綸萬變而不動一塵矣
君子好名便起欺人之念小人好名猶懷畏人之
心故人而皆好名則開詐善之門使人而不好名
則絕為善之路此譏好名者當嚴責夫君子不當

過求于小人也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裏之針深仇常自
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之蜜
持身涉世不可隨境而遷須是大丈夫流金而清風
穆然嚴霜殺物而和氣藹然陰霾翳空而慧日朗
然洪濤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內的真人品
愛是萬緣之根當知割捨識是衆欲之本要力掃
除

菜根譚 二 六

作人要脫俗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不
可起一趨時之念
寧有求全之毀不可有過情之譽寧有受辱之災
不可有非分之福
毀人者不美而受人毀者遺一番訕謗便加一番
脩省可以釋回而增美欺人者非福而受人欺者
遇一番橫逆便長一番器宇可以轉禍而為福
夢裏懸金佩玉事事逼真睡去雖真覺後假閒中

演僧談元言言酷似說來雖是用時非
天欲禍人必先以微福驕之所以福來不必喜要
看他會受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禍儆之所以禍來
不必憂要看他會救
榮與辱共蒂厭辱何須求榮生與死同根貪生不
必畏死
作人只是一味率真蹤跡雖隱還顯存心若有半
毫未淨事為雖公亦私

鷦占一枝反笑鵬心奢侈冤營三窟轉嗤鸛壑高
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趣卑者不可與談高信然
矣
貧賤驕人雖沙虛憍還有幾分俠氣英雄欺世縱
似揮霍全沒半點真心
糟糠不為氪肥何事偏貪鉤下餌錦綺豈因犧貴
誰人能解籠中囚

山川雲物高人以之助學識而俗子徒玩其光華
可見事物無定品隨人識見以為高下故讀書窮
理要以識趣為先
美女不尚鉛華似疎梅之映淡月禪師不落空寂
若碧沼之吐青蓮
庸官多無後以其太清也癡人每多福以其近厚
也故君子雖重庸介不可無含垢納汚之雅量雖
戒癡頑亦不必有察淵洗垢之精明
貧賤所難不難在砥節而難在用情富貴所難不
難在推恩而難在好禮
簪纓之士常不及孤寒之子可以抗節致忠廟堂

之士常不及山野之夫可以料事燭理何也彼以
濃艷損志此以淡泊全真也
榮寵傍邊辱等待不必揚揚困窮背後福跟隨何
須戚戚
古人閒遠處令人却忙過了一生古人實受處令
人又虛度了一世總是躭空逐妄看個色身不破
認個法身不真耳
芝草無根醴無源志士當勇奮冀彩雲易散琉璃
脆達人當早回頭
少壯者事事當用意而意反輕徒汎汎作水中鳧
而已何以振雲霄之翮衰老者事事宜忘情而情
反重徒碌碌為轅下駒而已何以脫韁鎖之身
帆只揚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穩如韓信
以勇畧震主被擒陸機以才名冠世見殺霍光敗
于權勢逼君石崇死于財賦敵國皆以十分取敗
者也康節云飲酒莫教成酩酊看花慎勿至離披

盲哉言乎
附勢者如寄生依木木伐而寄生亦枯竊利者如
蟷虻盜人人死而蟷虻亦滅始以勢利害人終以
勢利自斃勢利之為害也如是夫
失血于杯中堪笑猩猩之嗜酒為巢于幕上可憐
燕燕之偷安
鶴立雞羣可謂超然無侶矣然進而觀于大海之
鵬則眇然自小又進而求之九霄之鳳則巍乎莫
及所以至人常若無若虛而盛德多不矜不伐也
貪心勝者逐獸而不見泰山在前彈雀而不知深
井在後疑心勝者見弓影而驚杯中之蛇聽人言
而信市上之虎人心一偏遂視有為無造無作有
如此心可妄動乎哉
蜈撲火火焦蜈莫謂禍生無本果種花花結果須
知福至有因
車爭險道馬騁先鞭到敗處未免噬臍粟喜堆山

金誇過斗臨行時還是空手
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風催歸塵土竹堅雅操幾朝霜幾朝雪傲就琅玕
富貴是無情之物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貧賤是耐久之交處得他好他益你反深故貪商於而戀金谷者竟被一時之顯戮樂簞瓢而甘傲縕者終享千載之令名
鴻惡鈴而高飛不知斂翼而鈴自息人惡影而疾走不知處陰而影自滅故愚夫徒疾走高飛而平地反為苦海達士知處陰斂翼而巖穴亦是坦途
秋蟲春鳥共暢天機何必浪生悲喜老樹新花同含生意胡為妄別媸妍
多栽桃李少栽荊便是開條福路不積詩書偏積玉還如築箇禍基
萬境一轍原無地著個窮通萬物一體原無處分個彼我世人迷真逐妄乃向坦途上自設一坷坎從空洞中自築一藩籬良足慨哉
大聰明的人小事必朦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察蓋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朧正聰明之窟也
大烈鴻猷常出悠閑鎮定之士不必忙忙休徵景福多集寬洪長厚之家何須瑣瑣
貧士肯濟人纔是性天中惠澤鬧場能學道方為心地上工夫
人生只為欲字所累便如馬如牛聽人羈絡為鷹為犬任物鞭笞若果一念清明淡然無欲天地也不能轉動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況一切區區事物乎
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居高者形逸而神勞處下者形勞而神逸軌得軌失軌幻軌真達人當自辨之
衆人以順境為樂而君子樂自逆境中來衆人以拂意為憂而君子憂從快意處起蓋衆人憂樂以

情而君子憂樂以理也
謝豹覆面猶知自愧唐鼠易腸猶知自悔蓋愧悔二字乃吾人去惡遷善之門起死回生之路也人生若無此念頭便是既死之寒灰已枯之槁木矣何處討些生理
異寶奇琛俱是必爭之器瑰節奇行多冒不祥之名總不若尋常應履易簡行藏可以完天地渾噩之真享民物和平之福

福善不在杳冥即在食息起居處牖其衷禍淫不在幽渺即在動靜語默間奪其魄可見人之精爽常通于天天之威命即寓于人天人豈相遠哉

閒適

畫閑人窅聽數聲鳥語悠揚不覺耳根盡徹夜靜天高看一片雲光舒卷頓令眼界俱空
世事如棋局不着得纔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見真空
昂藏老鶴雖飢飲啄猶閒肯同雞鶩之營營而競
上古今盡屬蜉蝣
興來醉倒落花前天地即為衾枕機息坐忘盤石
樽罍邊幕天席地時時共造化氤氳執謂醉非禪
蓬茅下誦詩讀書日日與聖賢晤語誰云貧是病
煙
千載奇逢無如好書良友一生清福只在梳茗爐

食偃蹇寒松縱老幸標自在豈似桃李之灼灼而
爭妍
吾人遠志于花柳爛漫之時得趣于笙歌騰沸之
處乃是造化之幻境人心之蕩念也須從木落草
枯之後向聲希味淡之中覓得一些消息纔是乾
坤的素篇人物的根宗
靜處觀人事即伊呂之勳庸夷齊之節義無非大
海浮漚閒中玩物情雖木石之偏枯鹿豕之頑蠢
總是吾性真如
花開花謝春不管拂意事休對人言水煖水寒魚
自知會心處還期獨賞
閑觀撲紙蠅笑癡人自生障礙靜觀競巢鵲嘆傑
士空逞英雄
看破有盡身軀萬境之塵緣自息悟入無壞境界
一輪之心月獨明
土牀石枕冷家風擁衾時魂夢亦爽麥飯豆羹淡
滋味放箸處齒頰猶香
談紛華而厭者或見紛華而喜語淡泊而欣者或
處淡泊而厭須掃除濃淡之見滅却欣厭之情纔
可以忘紛華而甘淡泊也
鳥驚心花濺淚懷此熱肝腸如何領取冷風月
山寫照水傳神識吾真面目方可擺脫得幻乾坤
富貴得一世寵榮到死時反增了一個戀字如負
重擔貧賤得一世清苦到死時反脫了一個厭字
如釋重枷人誠想念到此當急回貪戀之首而猛
舒愁苦之眉矣
人之有生也如太倉之粒米如灼目之電光如懸
崖之朽木如逝海之一波知此者如何不悲如何
不樂如何看他不破而懷貪生之慮如何看他不
重而貽虛生之羞
鷸蚌相持兇犬共斃冷覷来令人猛氣全消鷗鳧
共浴鹿豕同眠閒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迷則樂境成苦海如水凝為冰悟則苦海為樂境
猶冰渙作水可見苦樂無二境迷悟非兩心只在
一轉念間耳

遍閱人情始識疎狂之足貴備嘗世味方知淡泊
之為真

地寬天高尚覺鵬程之窄小雲深松老方知鶴夢
之悠閒

兩個空拳握古今握住了還當放手一條竹杖挑
風月挑到時也要息肩

觀燕寢引起一種冷趣幽思

會心不在遠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間便居然有
萬里山川之勢片言隻語內便宛然見萬古聖賢
之心纔是高士得眼界達人得胸襟

心與竹俱空問是非何處安腳貌偕松共瘦知憂
喜無由上眉

趨炎雖暖暖後更覺寒威食蔗能甘甘餘便生苦
趣何似養志於清倘而炎涼不涉棲心于淡泊而
事圖滿而時時暇逸乎只是向忙裏知足則操縱在我作息自如即造物不得與之論
勞逸較虧盈矣

霜天聞鶴唳雪夜聽雞鳴得乾坤清純之氣晴空
看鳥飛活水觀魚戲識宇宙活潑之機

閒熹山茗聽瓶聲爐內識陰陽之理漫履楸枰觀
局戲手中悟生殺之機

芳菲園林看蜂忙蜨破幾般塵情世態寂寞衡茅

甘苦俱忘其自得為更多也

席攤飛花落絮坐林中錦繡團裀爐熏白雪清水

熱天上玲瓏液髓

逸態閒情惟期自尚何事外脩邊幅清標傲骨不

顧人憐無勞多買胭脂

天地景物如山間之空翠水上之漣漪潭中之雲

影草際之煙光月下之花容風中之柳態若有若

菜根譚 二十九

無半真半幻寔足以悅人心目而豁人性靈真天

地間一妙境也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是無彼無

此得真機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常與水相連此

是徹上徹下得真境吾人時時以此景象注之心

目何患心思不活潑氣象不寬平

鶴唳雪月霜天想見屈大夫醒時之激烈鷗眠春

風暖日會知陶處士醉裏之風流

媚幽人

棲遲蓬戶耳目雖拘而神情自曠結納山翁儀文

雖畧而意念常真

滿室清風滿几月坐中物物見天心一溪流水一

山雲行處時時觀妙道

炮鳳烹龍放箸時與薑鹽無異懸金佩玉成灰處

共瓦礫何殊

掃地白雲來纔着工夫便起障鑒池明月入能空

菜根譚 三十

境界自生明

造化喚作小兒切莫受渠戲弄天地名為大塊須

要任我爐錘

想到白骨黃泉壯士之肝腸自冷坐老清溪碧嶂

俗流之胷次亦閒

夜眠八尺日啜二升何須百般計較書讀五車才

分八斗未聞一日清閒

槩論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
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
德脩行得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
埋在鴆毒中矣
疾風怒雨禽鳥戚戚霽月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
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
釀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
菜根譚 三十二
至人只是常
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知妄窮而真獨露每於此
中得大機趣既覺真現而妄難逃又於此中得大
慚忸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
功故拂心處切莫放手
藜口莧腸者多氷清玉潔衣玉食者甘婢膝奴
顏蓋志以淡泊明而節從肥甘喪矣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
惠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
路徑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
嗜此是涉世一極樂法
作人無甚高遠的事業擺脫得俗情便入名流為
學無甚增益的工夫減除得物累便臻聖境
寵利毋居人前德業毋落人後受享毋踰分外脩
持毋減分中
菜根譚 三十三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
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蓋世的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的罪過當不
得一個悔字
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
行汚名不宜全推引些歸己可以韜光養德
事事要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
鬼神不能損我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

變必招外憂
家庭有個真佛日用有種真道人能誠心和氣愉
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間形體兩釋意氣交流勝于
調息觀心萬倍矣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
當使其可從
糞蟲至穢變為蟬而飲露于秋風腐草無光化為
螢而耀采於夏月故知潔常自汚出明每從暗生
也

菜根譚 三十四

矜高倨傲無非客氣降伏得客氣下而後正氣伸
情欲意識盡屬妄心消殺得妄心盡而後真心現
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色後思婬則男女之
見盡絕故人當以事後之悔破臨事之癡迷則
性定而動無不正
居軒冕之中不可無山林的氣味處林泉之下須
要懷廊廟的經綸
處世不必徼功無過便是功與人不要感德無怨
便是德
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遣性怡情淡泊是高風
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事窮勢盛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
其末路
富貴家宜寬厚而反忌刻是富貴而貧賤其行如
何能享聰明人宜斂藏而反炫耀是聰明而愚懵
其病如何不敗

菜根譚 三十四

人情反覆世路嶇嶇行不去須知退一步之法行
得去務加讓三分之功
待小人不難于嚴而難于不惡待君子不難于恭
而難于有禮
寧守渾噩而黜聰明留些正氣還天地寧謝紛華
而甘淡泊遺個清名在乾坤
降魔者先降其心心伏則羣魔退聽馭橫者先馭

其氣氣平則外橫不侵
養弟子如養閨女寂要嚴出入謹交遊若一接近
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的種子便終身難植
嘉苗矣
欲路上事毋樂其便而姑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
萬仞理路上事毋憚其難而稍為退步一退步便
遠隔千山
念頭濃者自待厚待人亦厚處處皆厚念頭淡者
功名譽必無實誼讀書而寄興于吟咏風雅定不
深心
人人有個大慈悲維摩屠劊無二心也處處有種
真趣味金屋茅簷非兩地也只是欲閉情封當面
錯過便咫尺千里矣
進德脩行要個木石的念頭若一有欣羨便趨欲
境濟世經邦要段雲水的趣味若一有貪著便墮
危機
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病受於
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故君子欲無得罪于
昭昭先無得罪于冥冥
福莫福於少事禍莫禍於多心惟少事者方知少
事之為福惟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為禍
處治世宜方處亂世當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并
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當嚴待庸衆之人宜寬嚴
互存
安樂
學者要收拾精神並歸一處如脩德而留意於事

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私聞一善行竊以為己有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俯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

讀書不見聖賢如鉛槧傭居官不愛于民如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如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如眼前花

人心有部真文章都被殘編斷簡封固了有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艷舞湮沒了學者須掃除外物直覓本來纔有個真受用

苦心中常得悅心之趣得意時便生失意之悲

富貴名譽自道德來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業來者如盆檻中花便有遷徙廢興若以權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淒涼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溫飽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學者有段兢業的心思又要有段瀟洒的趣味若一味斂束清苦是有秋殺無春生何以發育萬物

真廉無廉名立名者正所以為貪大巧無巧術用術者乃所以為拙

心體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頭暗昧白日下有厲鬼

人知名位為樂不知無名無位之樂為寂真人知飢寒為憂不知不飢不寒之憂為更甚

為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為善而急人知善處即是惡根

天之機緘不測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顛
倒豪傑處君子只是逆來順受居安思危天亦無
所用其伎倆矣

福不可徼養喜神以為招福之本禍不可避去殺
機以為遠禍之方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
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
寧默毋躁寧拙毋巧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
涼薄惟氣和煖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澤亦長

天理路上甚寬稍游心胸中便覺廣大宏朗人欲
路上甚窄纔寄迹眼前俱是荊棘泥塗

一苦一樂相磨練極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
信相參勘勘極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存
舍垢納汚之量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

泛駕之馬可就馳驅躍冶之金終歸型範只一優
游不振便終身無個進步白沙云為人多病未足
羞一生無病是吾憂真確實論也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剮為柔塞智為昏變恩為慘
淥潔為汚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為寶所
以度越一世

耳目見聞為外賊情欲意識為內賊只是主人公
惺惺不昧獨坐中堂賊便化為家人矣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亦要
防將來之非

氣象要高曠而不可疎狂心思要縝緻而不可瑣
屑趣味要沖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而不可
激烈

風來疎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去而潭
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清能有容仁能善斷明不傷察直不過矯是謂蓄

餞不甜海味不鹹纔是懿德
貧家淨掃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當窮愁寥落奈何輒自廢弛哉
閒中不放過忙中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中有受用
用暗中不欺隱明中有受用
念頭起處纔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為福起死回生的關頭切莫當面錯過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逆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享吾道以通之天且奈我何哉
真士無心徼福天即就無心處牖其衷險人著意避禍天即就著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寓神人之智巧何益
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真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語云看人只看後半截真名言也
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的卿相仕夫徒貪權貴家淨掃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當窮愁寥落奈何輒自廢弛哉
閒中不放過忙中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中有受用
用暗中不欺隱明中有受用
念頭起處纔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為福起死回生的關頭切莫當面錯過
小人之自新
家人有過不宜暴揚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事而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正警之如春風之解凍和氣之消冰纔是家庭的型範
此心常看的圓滿天下自無缺陷之世界此心常放的寬平天下自無險側之人情
淡薄之士必為濃艷者所疑檢飭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鋒鋩
居逆境中周身皆鐵砭藥石砥節礪行而不覺處

順境內滿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知
生長富貴叢中的嗜欲如猛火權勢似烈燄若不
帶些清冷氣味其火燄不至焚人必將自焚
人心一真便霜可隕金石可貫若偽妄之
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居則
形影自愧
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
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
以幻迹言無論功名富貴即肢體亦屬委形以真
境言無論父母兄弟即萬物皆吾一體人能看的
破認的真纔可以任天下之負擔亦可脫世間之
韁鎖
爽口之味皆爛腸腐骨之藥五分便無殃快心之
事悉敗身散德之媒五分便無悔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
養德亦可以遠害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寂易
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慷
慨虛生之憂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得衰時罪業都是盛時作
得故持盈履滿君子尤兢兢焉
市私恩不如扶公議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
不如種陰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行
公平正論不可犯手一犯手則貽羞萬世權門私
竇不可著脚一著脚則玷污終身
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節而使人忌無善而致人
譽不如無惡而致人毀
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
之失宜剴切不宜優游
小處不滲漏暗處不欺隱末路不怠荒纔是真正
英雄
驚奇喜異者終無遠大之識苦節獨行者要有恒

久之操

當怒火欲水正騰沸時明明知得又明明犯著知得是誰犯著又是誰此處能猛然轉念邪魔便為真君子矣

毋偏信而為奸所欺毋自任而為氣所使毋以己之長而形人之短毋因己之拙而忌人之能

人之短處要曲為彌縫如暴而揚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頑的要善為化誨如忿而嫉之是以頑濟頑

遇沉沉不語之士且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人應須防口

念頭昏散處要知提醒念頭喫緊時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昏之病又来憧憧之擾矣

霽日青天倏變為迅雷震電疾風怒雨倏轉為朗月晴空氣機何嘗一毫凝滯太虛何嘗一毫障蔽人之心體亦當如是

勝私制欲之功有曰識不早力不易者有曰識得破忍不過者蓋識是一顆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斬魔的慧劍兩不可少也

横逆困窮是煆煉豪傑的一副爐鎚能受其煆煉者則身心交益不受其煆煉者則身心交損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疎於慮者寧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詐此警傷于察者二語並存精明渾厚矣

毋因羣疑而阻獨見毋任己意而廢人言毋私小惠而傷大體毋借公論以快私情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預揚恐来讒譖之奸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孽之禍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来旋乾轉坤的經綸從臨深履薄中操出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是著不得一毫感激的念頭如施者任德受者慊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炎凉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尤狠于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腸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功過不宜少混混則人懷情攘之心恩仇不可太明明則人起攜貳之志

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善之顯者功小而隱者功大

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用事矣幾何不顛狽猖狂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便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盡則一切好物都咬破矣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矣

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提醒處已者觸事皆成藥石尤人者動念即是戈矛一以闢衆善之路一以濬諸惡之源相去霄壤矣

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時羣信不以彼易此也

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裏藏機變外生變智巧何足恃哉

作人無一點真懇的念頭便成個花子事事皆虛

涉世無一段圓活的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礙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釀子孫之禍者寔宜切戒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

人有切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節義做青雲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鎔之終為血氣之私技能之末

謝事當謝于正盛之時居身宜居于獨後之地謹德須謹于至微之事施恩務施于不報之人

德者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心者修齋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

道是一件公衆的物事當隨人而接引學是一個
尋常的家飯當隨事而警惕
念頭寬厚的如春風煦育萬物遺之而生念頭忌
刻的如朔雪陰凝萬物遺之而死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惜勤以濟其貪儉者淡於
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為
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
人之過誤宜恕而在己則不可恕己之困辱宜忍
而在人則不可忍
恩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嚴
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
士君子處權門要路操履要嚴明心氣要和易毋
少隨而近腥羶之黨亦毋過激而犯蜂蠆之毒
遇欺詐的人以誠心感動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氣
薰蒸之過傾邪私曲的人以名義氣節激礪之天
下無不入我陶鎔中矣

一念慈祥可以醞釀兩間和氣寸心潔白可以昭
垂百代清芬
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的禍胎只一個庸
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招和平
語云登山耐險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極有意味
如傾險之人情坎坷之世道若不得一耐字撐持
過去幾何不墮入榛莽坑塹哉
誇逞功業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體
瑩然本來不失即無寸功隻字亦自有堂堂正正
做人處
不昧己心不拂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子孫造福
居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有
二語曰惟恕則平情惟儉則足用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
衰老的辛酸

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汚辱垢穢要茹納的與人
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惡賢愚要包容的
休與小人仇讐小人自有對頭休向君子諂媚君
子原無私惠
磨礪當如百煉之金急就者非遂養施為宜似千
鈞之弩輕發者無宏功
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憤事失機者必執拘之
人
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瞋不可乘快而
多事不可因倦而鮮終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則怨尤自消心稍急
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精神自奮
用人不宜刻刻則思效者去交友不宜濫濫則貢
諛者來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民亦不
可不畏畏小民則無豪橫之名
偷美德也過則為慳吝為鄙嗇友傷雅道讓懿行
也過則為足恭為曲禮多出機心
毋憂拂意毋喜快心毋恃久安毋憚初難
飲宴之樂多不是個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個
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個好臣工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厚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
象鄙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成個迫促
規模
釣水逸事也尚持生殺之柄奕棋清戲也且動戰
爭之心可見喜事不如省事之為適多能不如無
能之全真
聽靜夜之鐘聲喚醒夢中之夢觀澄潭之月影窺
見身外之身
鳥語蟲聲總是傳心之訣花英草色無非見道之
文學者要天機清徹胸次玲瓏觸物皆有會心處
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知彈有絃琴不知

彈無絃琴以迹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書佳趣
山河大地已屬微塵而況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
歸泡影而況影外之影非上上智無了了心
石火光中爭長競短幾何光陰蝸牛角上較雌論
雄許大世界
有浮雲富貴之風而不必岩棲穴處無膏肓泉石
之癖而常自醉酒躭詩競逐聽人而不嫌盡醉恬
憔遠已而不誇獨醒此釋氏所謂不為法纏不為
空纏身心兩自在者
延促由於一念寬窄係像之寸心故機閒者一日遥
于千古意寬者斗室廣於兩間
都來眼前事知足者仙境不知足者凡境總出世
上因善用者生機不善用者殺機
趨炎附勢之禍甚慘亦甚速棲恬守逸之味寂淡
亦最長
色欲火熾而一念及病時便興似寒灰名利餡甘
而一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蠟故人常憂死慮病亦
可消幻業而長道心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
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隱逸林中無榮辱道義路上泯夷涼進步處便思
退步庶免觸藩之禍著手時先圖放手纔脫騎虎
之危
貪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公怨不授侯權豪自甘
乞丐知足者蓼羹旨於膏粱布袍煖于狐貉編民
不讓王公
矜名不如逃名趣練事何如省事閒狐雲出岫去
留一無所係朗鏡懸空靜躁兩不相干
山林是勝地一營戀便成市朝書畫是雅事一貪
癡便成商賈蓋心無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絲牽
樂境成悲地
時當喧雜則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

寧則夙昔所遺忘者又恍爾現前可見靜躁稍分
昏明頓異也

蘆花被下卧雪眠雲保全得一窩夜氣竹葉杯中
吟風弄月躲離了萬丈紅塵

出世之道即在沙世中不必絶人以逃世了心之
功即在盡心内不必絶慾以灰心

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遣我此心常
安在靜中是非利害誰能瞞昧我

菜根譚 三三五

我不希榮何憂乎利禄之香餌我不競進何畏乎
仕官之危機

多藏厚亡故知富不如貧之無慮高步疾顛故知
貴不如賤之常安

世人只緣認得我字太真故多種種嗜好種種煩
惱前人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又云知身不
是我煩惱更何侵真破的之言也

人情世態倏忽萬端不宜認得太真尭夫云昔日
所云我今朝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屬復來誰人
常作是觀便可解却胸中胥矣

有一樂境界就有一不樂的相對待有一好光景
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尋常家飯素位風光
纔是個安樂窩巢

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
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

眼看西晉之荆榛猶矜白刃身屬北邙之狐冤尚
惜黄金語云猛獸易伏人心難降谿壑易填人心
難滿信哉

心地上無風濤隨在皆青山緑樹性天中有化育
觸處都魚躍鳶飛

狐眠敗砌兔走荒臺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黄
花煙迷衰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常強弱
安在念此令人心灰

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

外雲卷雲舒
晴空朗月何天不可翱翔而飛蛾獨投夜燭清泉
綠竹何物不可飲啄而鵷鶵偏嗜腐鼠噫世之不
為飛蛾鵷鶵者幾何人哉
權貴龍驤英雄虎戰以冷眼視之如蠅聚羶如蟻
競血是非蜂起得失蝟興以冷情當之如冶化金
如湯消雪
真空不空執相非真破相亦非真問世情如何發
菜根譚 三七
付在世出世徇欲是苦絕欲亦是苦聽吾儕善自
脩持
烈士讓千乘貪夫爭一文人品星淵也而好名不
殊好利天子營家國乞人號饔飧位分霄壤也而
優人傅粉調硃效妍醜於毫端俄而歌殘場罷妍
醜何存奕者爭先競後較雌雄于着手俄而局盡
子收雌雄安在
以物役我者逆固生憎順亦生愛一毫便生纏縛
試思未生之前有何象貌又思既死之後有何景
色則萬念灰冷一性寂然自可超物外而遊象先
縱一琴一鶴一花一竹嗜好雖清魔障終在語云
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
以我轉物者得固不喜失亦不憂大地盡屬逍遙
菜根譚 三八
纏脫只在自心心了則屠肆糟糠居然淨土不然
紛紛各異以道眼觀種種是常何須分別何須取
捨
清芬須念淨境空慮忘形釋纔得以游衍真中
天地中萬物人倫中萬情世界中萬事以俗眼觀
把握未定宜絕跡塵囂使此心不見可欲而不亂
以澄吾靜體操持既堅又當混迹風塵使此心見

可欲而亦不亂以養吾圓機

喜寂厭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靜不知意在無人便是動根如何到得人我一空

成我相心着於靜便是動靜兩忘的境界

人生禍區福境皆念想造成故釋氏云刹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航登彼岸念頭稍異境界頓殊可不慎哉

繩鋸材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要努索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

就一身了一身者方能以萬物付萬物還天下於天下者方能出世間于世間

人生原是傀儡只要把柄在手一線不亂卷舒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捉擬便超此場中矣

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古人此點念頭是吾一點生生之機無此即所謂土木形骸而已

洪氏奇蹤

仙佛八卷

董康題

歲在辛未夏日
武進陶氏重印

仙佛奇蹤四卷 內府藏本 明洪應明撰應明字自誠號還初浙 八其里貫未詳是編成於萬歷壬寅前二卷記仙事後二卷記佛事首載老子至張三丰六十三人名曰消搖墟末附長生詮一卷次載西竺佛祖自釋迦牟尼至般若多羅十九人中華佛祖自菩提達摩至船子和尚四十二人名曰寂光境末附無生訣一卷仙佛皆有繪像考釋道自古分門其著錄之書亦各分部此編兼採二氏不可偏屬以其多荒怪之談姑附之小說家焉

此本爲月旦堂刻共八卷前三卷自老子至魏伯陽四十六人後三卷自釋迦牟尼至鶴勒那十七人自菩提達摩至法明和尚三十七人與四庫著錄本稍異餘則皆同也

仙引

夫人生墮落世網彼蠅爭蠓逐蕞無論已即古稱長心逸節亦往往
往鞭羽羈足若轅駒檻鳥然夫誰能蟬蛻鳳舉而消搖物外也者
緬惟羽客仙翁吸雲英飡石髓駕紫鳳以翱翔駈青牛而遊遨一
條藜杖泛霊水之三千半片衲衣訪洞天之十二蒙莊氏所稱消
搖遊者意在斯乎予性寡諧絕一切世氛獨紫芝白石有夙癖
焉洪生自誠氏新都弟子也一日携仙紀一編徵言於予予披閱
之青霞紫氣映發左右宛若遊海上而揖羣真令人飄然欲仙眞
欲界丹丘塵世蓬島也雖仙有霊根道有夙契得皮忘髓終非昇
舉向上事願塵勞叅刼中定喘拭眯糵名香毀苦茗時一落盥玩
之不猶吞火而飲之以氷哉他日倘逸樊籠而步碧虛請執是以
作玉杵或不謂無因云

了凡道人袁黃題

佛引

仙佛奇蹤 卷目

劉晨阮肇

二卷

張道陵　蕭史　梅福　黃初平　費長房　藍采和　麻姑　張果　呂純陽　何仙姑　左慈　許眞君　曹國舅

三卷

王質　王眞人　裴航　陶弘景　譚峭　孫思邈

月旦堂仙佛奇蹤合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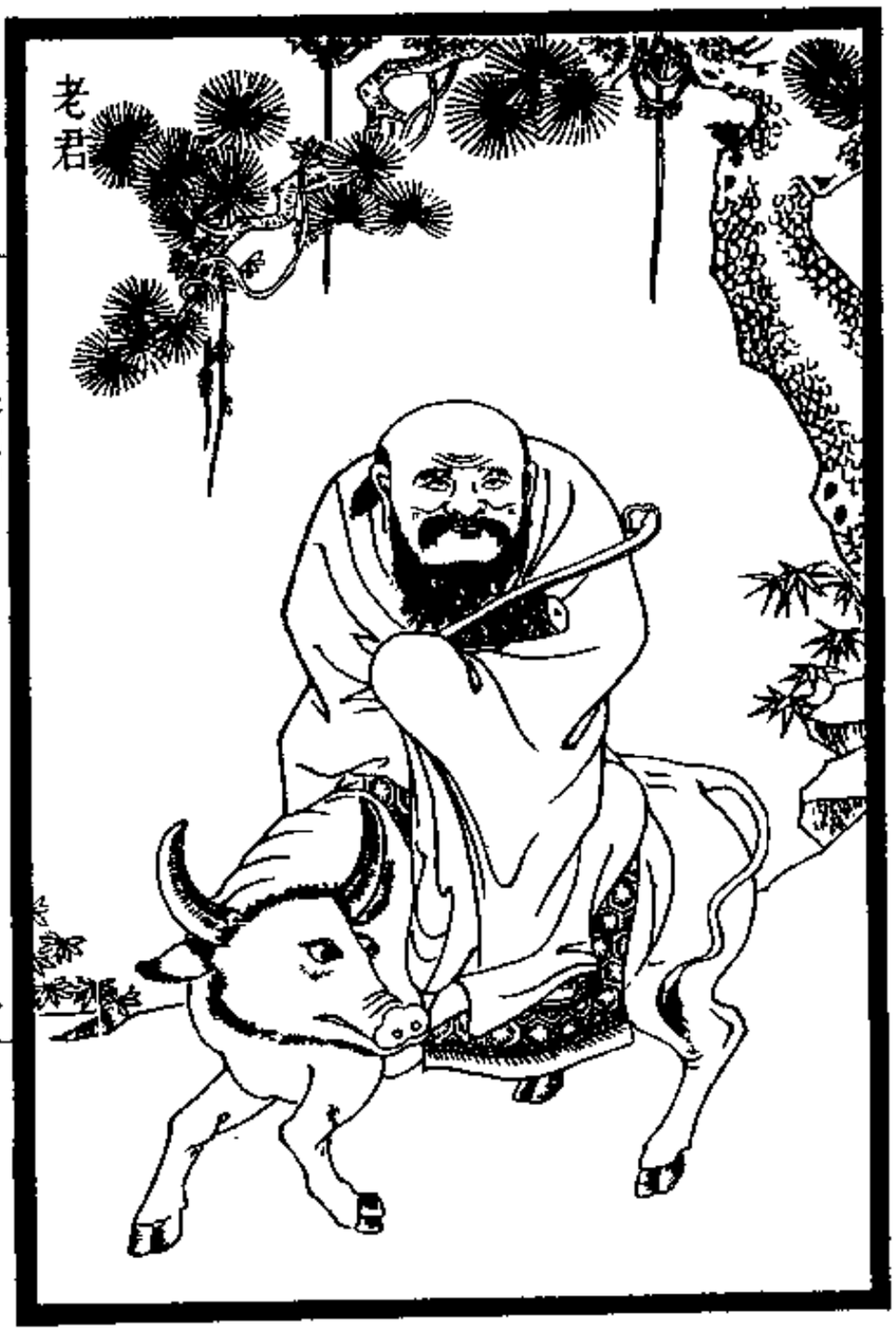
列仙總目

一卷

老君　東王公
西王母　赤松子
廣成子　青烏公
彭祖　鐵拐先生
黃野人　尹喜
李八百　丁令威
鬼谷子　劉越
韓湘子　白石生
安期生　東方朔
鍾離權　馬成子

許宣平
軒轅集
酉陽翁
張紫陽
歸元子
陳泥丸
馬鈺陽
玄貞子
陳希夷
馬自然
李鼻涕
白玉蟾
莫月鼎
魏伯陽

四卷
長生詮
佛祖總目
五卷
舜遊牟尼佛
師子比丘尊者
婆須密尊者
伏馱蜜多尊者
馬鳴尊者
龍樹尊者
僧迦難提尊者
鳩摩羅多尊者
鶴勒那尊者
六卷
菩提達摩尊者
僧璨大師
破灶隨和尚
法融禪師
從諗禪師
摩訶迦葉尊者
優波毬多尊者
佛陀難提尊者
般若多羅尊者
迦畏摩羅尊者
羅睺羅多尊者
伽邪舍多尊者
闍夜多尊者
慧寂禪師
道信大師
慧能大師
神讚禪師
懷讓禪師
道一禪師
智威禪師
智閑禪師
七卷
曇晟禪師
無住禪師
慧海禪師
豐干禪師
拾得子
鳥窠和尚
杯渡和尚
竺道生
崇信禪師
無生訣
惠藏禪師
元珪禪師
良价禪師
自在禪師
道通禪師
寒山子
布袋和尚
誌公和尚
慧遠禪師
佛圖澄
降魔禪師
惟儼禪師
法明和尚



老子者太上老君也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於楚之苦縣瀕鄉曲仁里從母左腋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面黃長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顙疎齒方口足蹈三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老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爲西伯召爲守藏史武王時遷爲柱下史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康王時還歸于周復爲柱下史昭王二十三年駕青牛車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知之求得其道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聃退而有猶龍之嘆報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汾河之濱號河上公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號廣成子文帝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卽命駕詣之帝曰域中有四大王居一必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須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富貴貧賤乎帝悟方下肇禮謝授帝道德二經蓋無世不出先塵劫而行化後無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人莫可具述云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民物時鍾化而王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道性凝寂湛體無爲讓迪玄功育化萬物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東王公凡上天下地男子登仙得道者悉所主焉嘗以丁卯日登臺觀望轉劫昇天之仙凡九品然始昇之時先拜太公後調金母受事東華方得昇九天入三清禮太上而覲元始漢初有羣兒戲謠於道曰着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之知唯子房往拜焉乃語人曰此東王公玉童

西王母卽龜臺金母也得西華至妙之氣化生於伊川姓緱諱回字婉妗配位西方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調成天地陶鈞萬品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者咸所隸焉居崑崙之圓閬風之苑玉樓玄臺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女五華林媚蘭青娥瑤姬玉尼周穆王八駿西巡乃執白圭玄璧謁見王母復觴母于瑤池之上母爲王謠曰白雲在天山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之間降子無死尙能復來後漢元封元年降武帝殿進蟠桃七枚於帝帝欲留核母曰此桃非世間所有三千年一實耳偶東方朔於窗間窺之母指曰此兒已三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笛王子登彈八瑟之璈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興歌玄靈之曲爲武帝壽焉

赤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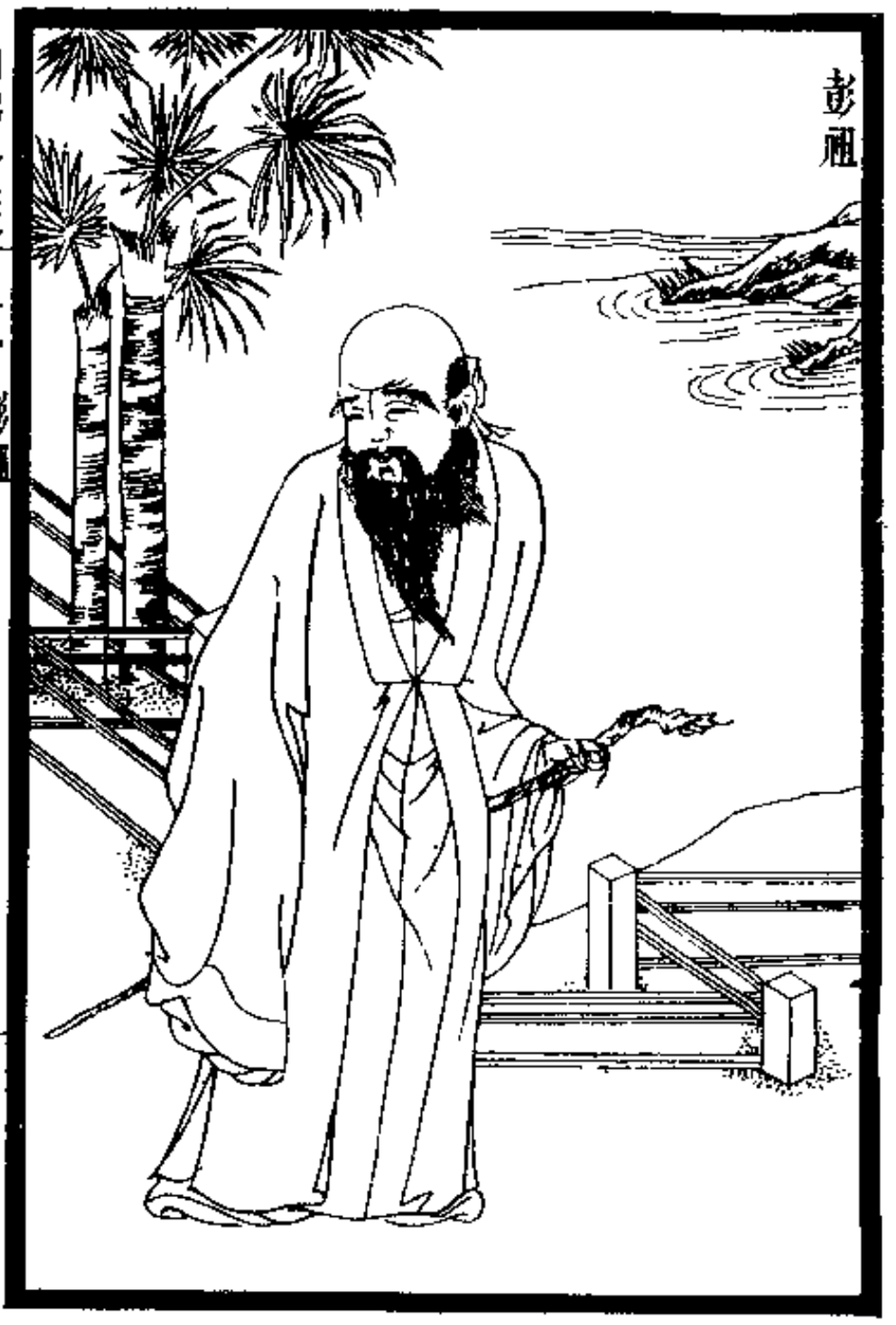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煉神服氣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爲雨師間遊人間

廣成子

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愼內閉外多智多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

青烏公彭祖弟子也受明師指示畜眞仙抄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後服金液而昇天

彭祖錢鏗帝顓頊玄孫至殷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好恬靜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晶雲母麋角常有少容穆王聞之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具受諸要因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



鐵拐先生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螺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青陵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形破惡非其質矣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巖間中夜見一人無衣而褁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容卽野人也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陸地自生蓮花及長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素隱德行仁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周康王時爲大夫仰觀氣象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爲函谷關令預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時昭王二十三年七月老君果乘白輿駕青牛欲度關關吏入白喜喜曰今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邀之曰願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叟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喜復稽首曰久知大聖當來西遊暴露有日願少憩神駕老君曰門開道竝有古先生是以身就道經歷子關何過留耶喜曰觀大聖神姿超絕乃天上至尊邊夷何足往觀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昂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眞氣狀如龍蛇而西變此大聖人之徵老君乃怡然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喜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老君曰吾姓字渺邈從劫至劫非可盡說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行弟子禮老君乃爲喜留關下百餘日盡傳以內外修煉之法時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於老君約日願百錢至關時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亟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諸國還當以黃金什直償爾甲如約及至關飯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能以言戲甲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何不念此而乃訟吾言訖符自口中飛出甲自成一白骨喜乃爲甲叩頭請救其罪以賜更生老君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喜乃以錢償甲而禮遣之既而老君謂喜曰古先生者即吾之身書化乎西極今將返神還乎無名吾今逝矣喜叩首請隨去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嬉乎玄冥之間週遊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烏可得焉喜曰願火赴淵下地上天灰身沒命願隨大仙老君曰汝雖骨相合道然受道日纔安得行化諸國也於是復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期曰千日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身坐雲華冉冉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歿喜目斷雲霄涕泣扳戀名之曰西昇經喜乃屏絕人事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即往西蜀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官分身降生於蜀國大官李氏之家已先敕青龍化生爲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嬰兒之側愛玩無斁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居人無青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今郤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願爲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入告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前

來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湧出蓮花之座兒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頂有圓光坐於蓮花座上舉家驚怪兒曰吾老君也太微是宅眞一爲身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喜將慰無量稽首言曰不謂復奉天顏老君曰吾向留子者以子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色已造眞玅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圖玉札繫於紫房也卽命五老上帝四極鑒眞授喜玉冊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眞人居一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得龍駕

李八百蜀人名眞居鴈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動行則八百里時人因號爲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廛市又修煉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還蜀中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蜀人歷代見之號紫陽眞君

丁令威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集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鬼谷子

鬼谷子春秋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往問道三年辭去子遺之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辭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有陰符鬼谷子二書行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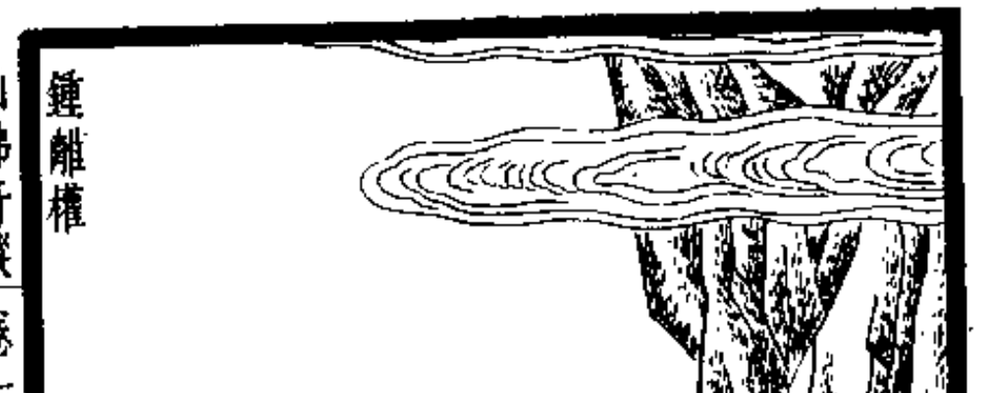
劉越周時有匡先生名績修于南嶂山時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視子風猷有日矣惜問鄉邦姓字答曰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叩之即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石忽自開雙戶洞啟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纔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草木殊異眞人冠玉冠朱綬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眞人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未晚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啜而出先生返顧所叩之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

韓湘子字清夫韓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遇純陽先生因從游登桃樹墮死而尸解來見文公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與公異因作詩見志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子夜飡瓊液寅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鵝一縣藏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曰子豈能奪造化耶公即爲開樽果成佳醞復聚土無何開碧花一朵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讀之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驗未幾公以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能憶花間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方信湘之不誣也湘辭去出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瘴公愴然湘曰公不久即西不惟無恙且當復用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期未可知也

白石生中黃丈人弟子彭祖時已二千餘歲不愛飛昇但以長生爲貴而已以金液爲上藥家貧不能得養豬牧羊十數年致富萬金乃買藥服之嘗煮白石爲粮因就白石山居遂號白石生亦時貪脯亦時辟穀日能行三四百里顏色如三十許人或問何以不愛飛昇答曰天上未必樂於人間也

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夜賜金帛數萬由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并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輩入海求之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乃立祠阜鄉亭并海邊十處

東方朔字曼倩嘗出經年兄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對曰朔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乃過虞淵瀹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漢武帝時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今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口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臣矣臣朔昌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金馬門賜之食於前食盡懷其餘肉衣盡汗數賜繒帛擔揭而去嘗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一歲即棄去更取所賜物盡與之女子人皆笑之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時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宮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朔將死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召大伍公問之荅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度百曰諸星皆在獨不見歲星四十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爲歲星因慘然不樂



鍾離權燕臺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王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父爲列侯宦雲中誕生眞人時異光數丈侍衛皆驚眞人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聲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及壯仕漢爲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迷路夜入深林遇一胡僧逢頭拂額體掛草衣引行數里見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將軍可以歇息矣揖別而去眞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聞人語云此必碧眼胡人饒舌也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漢大將軍鍾離權耶汝何不寄宿山僧之所眞人聞而大驚知爲異人是時方脫虎狼之穴遽有鸞鶴之思乃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長生眞訣及金丹火候青龍劍法眞人辭去回顧莊居不見其處後再遇華陽眞人傳以太乙刀圭火符內丹雲遊至魯居鄒城入崆峒於紫金四皓峰居之得玉匣秘訣遂仙去

馬成子

馬成子秦扶風人性喜恬退不樂紛榮嘗自嘆曰人生若流電爾奈何久戀塵寰中於是棄家訪道入蜀之鶴鳴山石室中修煉二十餘年後遇異人授以神丹曰氣爲內丹藥爲外丹子得此服之當列爲上仙矣言訖而去成子遵其術行之遂白日昇天

劉晨阮肇

劉晨剡縣人漢永平中與阮肇入天台採藥路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饑渴甚望山上有桃實共取食之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色甚美顧笑曰劉阮二郎捉杯來耶劉阮異之二女懽然如舊曰來何晚耶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帷綵帳命侍女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桃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百鳥啼哨歸思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至此遂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家尋覓不獲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三寸龐眉廣顙朱頂綠睛隆準方顧目有三角伏犀貫頂垂手過膝龍跱虎步望之儼然漢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毋初夢大人自北斗星中降至地以蓍蘞香授之既覺滿室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龍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七歲通道德經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入蜀愛蜀中溪嶺深秀遂隱於鶴鳴山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大丹三年丹成眞人年六十餘餌之若三十許人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綠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眞人齋戒七日入石室廓然有聲掘地取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分形散影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起人皆莫測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殺人祭之眞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大蛇時吐毒霧行人中毒輒死眞人以法禁之不復爲害順帝壬午歲正月十五夜眞人在鶴鳴山夢覺惟聞鑾佩珊珊天樂隱隱瞳目東牆見紫雲中素車一乘車中一神人容若若氷玉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眞人曰子勿驚怖卽太上老君也眞人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爲吾治之以福生靈則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籙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雄劍二把都功印一枚且曰與子千日爲期後會閬苑眞人乃叩頭領訖日味秘文按法遵修時有八部鬼帥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暴殺萬民枉夭無數眞人奉老君誥命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置瑤臺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眞經立十絕壇幡周匝法席鳴鼉扣磬布龍虎神兵衆鬼卽挾兵刃矢石來害眞人眞人舉手一指化爲一大蓮花拒之鬼衆復持火千餘炬來眞人舉手一指反自燒遍謂眞人曰師自住岷嶓山何爲來侵奪我居處眞人曰汝等殘害衆生所以來伐汝撽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卽當誅戮無留種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百萬環攻眞人乃以丹筆一畫衆鬼盡死惟六魔王什地不能起扣頭求生眞人不顧復以丹筆一裁此山遂分爲三六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願往西方娑羅國居止焉眞人乃許之倒筆再畫六魔群鬼悉起眞人命王長肩一大石爲橋度之眞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盡法力六魔曰惟命眞人投身入火卽足履青蓮而出鬼帥投火爲火所燒眞人入水乘黃龍而出鬼帥入水爲水所溺眞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帥投石纔入一寸眞人咒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左右指無生無死鬼帥化八大虎奔攫而來眞人化一獅子逐之鬼帥化八大龍欲來繞師眞人化金翅鳥啄龍目

晴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眞人化五色日炎光輝灼雲即流散鬼帥變化技窮眞人乃化一大石可重萬餘斤以纏絲懸之鬼帥督上令二鼠爭齧其絲欲墮鬼帥同聲哀告再不虐害生民眞人遂命六大鬼王歸於北鄽八部鬼帥竄於西域鬼衆猶躊躇不去眞人乃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臾風雨雷電刀兵畢至群鬼滅影而遁眞人至蒼溪縣雲臺山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也遂卜居修九還七返之功一日復聆鑾珮天樂之音眞人整衣叩伏見老君千乘萬騎來集雲際徘徊不下眞人再拜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九眞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區別人鬼以布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陰景罥晝殺氣穢空殊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正責子過所以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修謝吾待子於無何鄉上清八景宮中言訖聖駕昇去眞人遂依告文與王長還鶴鳴山謂弟子趙昇曰師勘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期眞人受命乃復還鶴鳴山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五更初長昇見空中老君駕龍輿命眞人乘白鶴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經畢老君復去眞人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上帝遣使者持玉冊授眞人正一眞人之號論以行當飛昇眞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玉印以授其長子衡且謂長昇曰尚有餘丹二子可分餌之今自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天樂擁導於雲臺峰白日昇天時眞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

蕭史得道好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後弄玉乘鳳簫史乘龍共昇天去

梅福字子眞壽春人仕漢爲南昌尉見王莽專政嘆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知爲我毒身爲我桎梏遂棄家求仙遍遊雁蕩南閩諸山至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謂福曰汝緣在飛鴻山福遂往結庵修煉丹成復還壽春一日紫霧浮空金童五女捧詔控鸞下福拜詔辭家乘鸞而去人見福於宋元豐間封壽春眞人

黃初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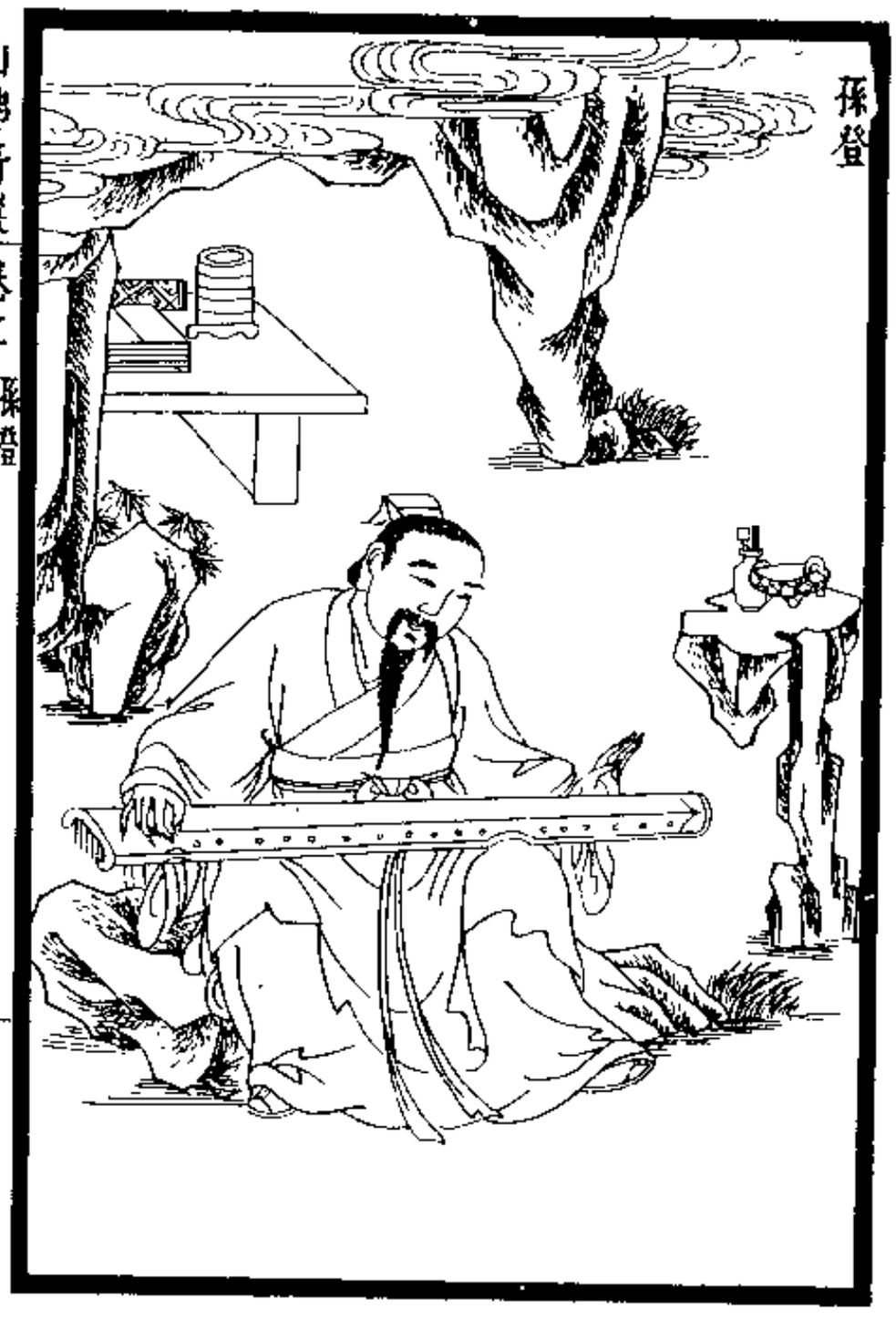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後遇道士善卜起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磊磊初平叱之石皆成羊初起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曾爲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十人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以一指提上視器如有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念家人爲憂翁知乃斷一青竹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長房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殮之長房立其傍而衆莫之見於是隨翁入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亦不恐又卧長房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其上衆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

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葛陂中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攄笞百鬼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鮓須臾還乃飯桓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卧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素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失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忽然乘鶴而上鄰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上窟中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性無喜怒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嘯下惠今愧孫登竟白日昇天

麻姑仙人王方平之妹漢桓帝時方平降蔡經之家曰汝當得度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卽上天當作尸解乃告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立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後十餘年忽還家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復來當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著遠游冠乘五龍車前後麾節旌旗導衛如大將軍侍從旣至從官皆隱經父兄衆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少頃麻姑至經舉家見之年可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綉裳光彩耀目坐定自進行厨擘麟脯器皆金玉時經婦新產麻姑見之乃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猶作少年狡獪也姑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皆言海中將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私念背痒時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卽知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背痒耶方平去麻姑亦解去

呂洞賓

呂巖字洞賓唐浦州永樂縣人號純陽子初母航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鶴頂龜背鳳眼□入雙眉入鬢少聰明日記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肚頰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物外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眞人傳天遁劍法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絕句於壁曰坐卧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星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丈夫洞賓遇賣銅器者市之以歸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有風狂許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羽士曰吾雲房先生也居道士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在終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憩肆中雲房自備怨爭可也輒服無恙第九試春潦泛溢洞賓與衆其涉至中流爲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郎署擢風濤掀湧衆皆危懼洞賓端坐不動第十試洞賓獨奇形怪狀鬼魅無數有欲擊者有欲殺者洞賓絕無所取第七試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中一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也曰吾十舉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試子皆無所動得道必矣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瞿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携洞賓至鶴嶺悉傳以上眞秘訣又以靈寶畢法及靈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有二仙捧金簡寶

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爲九天金闕選仙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
召汝好住人間修功立德他時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巖之志異
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願上昇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
去洞賓既得雲房之道兼大龍眞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劍
遂除蛟害隱顯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汴饒間人
莫知識自稱回道人宋政和中宮中有祟白晝見形盜金寶妃嬪
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
紫鶴氅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祟卽召一金
甲丈夫捉祟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
封崇寧眞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因問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爲臣
累劫世世作男子身今已爲陛下生於相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
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知其爲洞賓也自是
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通眞人之號其神通

妙用不能盡述後岳穆武父果夢張飛託世故以飛命名云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常乘一白騾日
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
復成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姑女廟前
時方炎暑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
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
之果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帝間神仙不答善息氣累
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
一斗明皇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
姿容步趣閑雅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明皇愈喜賜酒飲及
一小斗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明皇因遏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
冠衝落地忽化爲金榼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
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榼僅貯一斗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
飲棗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

也乃寢頃覩齒焦縮願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王上特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嘗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止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卽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愍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卽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天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輿卒弟子葬之後發棺但空棺而已帝立樓霞觀祀之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也生而頂有六毫年十四五夢神人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乃服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朝田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漸辟穀武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年見于麻姑壇立五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于廣州小石樓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於天柱山中精思學道得石室中丹經尤明六甲能使鬼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召見閉一室斷穀甚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日高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即得鱸操曰恨無蓴慈曰易得操恐近取即曰前使買錦可報增二十段慈曰諾乃擲盃空中化鶴而去須臾袖中出蓴後買錦者回果云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郊從者百許慈爲斟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收慈欲殺之慈乃徐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辨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奔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使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翁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使欲取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翁立人立云遽如許亦莫知取

曹國舅宋太后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深以爲恥遂隱跡山巖精思玄理野服葛巾經旬不食一日遇鍾離純陽二仙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何在舅指天曰天何在舅指心二仙笑謂曰心卽天天卽道子親見本來面目矣遂授以還眞秘術引入仙班

許眞君

許遜字敬之號眞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啣珠墜於掌上覺而吞之因是有娠而生眞君少小疎通與物無忤書從獵射一應鹿中之而斃鹿母皇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剋意爲學博通經史尤嗜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受其秘日以修煉爲事時買一鐵燈檠因夜燃燈見漆刺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爲旌陽縣令吏民悅服歲饑民無以輸眞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藉民之未輸者使服力於圃民鋤地得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眞君以所得神方極治之他郡病民相繼而至於是標竹於郭外置符水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嘗憩於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眞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眞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眞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與吳君遊於丹陽黃堂聞謐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傳之眞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卽覺之曰子勿來吾卽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朝謁焉初眞君往訪飛茅偶憩眞婧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眞君曰怪祟敢爾乃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干主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歲晝一松於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眞君往西安縣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眞君至鄂渚召海昏社伯驅之蛇始入穴舉手高十餘丈日若火炬吐毒衝天眞君嘯命風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顙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大江匿于深淵乃勅吏兵驅出遂誅之時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大爲民害眞君聞之乃集弟子遂前至蛇所仗劍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蛇始入穴舉手高十餘丈日若火炬吐毒衝天眞君嘯命風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顙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眞君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爲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爲驗其枝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又預讖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此時小蛇若爲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眞君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通謁自稱姓

愼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眞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卽老蛟
故來見試也迹其所之乃在郡城江濆化黃牛卧沙磧之上眞君
剪紙化黑牛往鬬之令施岑潛持劍往俟其鬬酣卽揮之施君一
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直至長沙化爲人入賈玉使君之家先
是蛟精嘗暮玉之美女化爲一美少年謁之王愛其才乃妻以女
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
歸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紿玉云財貨爲盜所劫
且傷左股玉求醫療之眞君卽爲醫士謁玉玉喜召壻出蛟精覺
懼不敢出眞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
至此豈容復藏速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蜿蜒堂下爲吏兵所誅
眞君以法水噀其二子亦皆爲小蛟併誅之眞君謂玉曰蛟精所
居其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玉乃遷高原其地果陷爲
淵眞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眞君誅之皆化爲人說言

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達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
之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折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
黨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
以爲誠然盡化爲葫蘆冬瓜浮泛滿江眞君知爲蛟黨所化以劍
授施岑履水斬之悉無噍類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明帝太寧
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慈湖眞君與吳君同往謁敦冀說
止之時郭璞在幕府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子夢一木
破天君等以爲何如眞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本上破天未字也
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怒令武士擒璞斬
之眞君乃舉杯擲地化爲白鵠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
在後敦見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
眞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視吾自爲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
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舟人拜求濟度眞
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
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孝武寧康二年眞
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眞
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職并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
而去是月望日遙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
童玉女前後導從乃揖眞君昇龍車眞君與其父族侍從旰烈與
其母部侍從仙春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百里
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遍遊名山唐睿宗迎至京帝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身猶國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是仕宦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庸聞言殊有慚色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千秋節齋直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微聞若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天師乃褰裳躡步聽之見承禎額上有一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遍而視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眞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今爲東華君所召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有修眞秘旨坐忘論等書行於世

王質晉衛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老人圍棋質置斧觀之老人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且告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已盡爛矣質至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往往見之

陶弘景

陶弘景字道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已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見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耳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推以披閱爲務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乃止于句容之茅山立館號曰華陽隱居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沈約爲東陽守高其志節累書邀之竟不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寡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永元初架三層樓弘景處其上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元善騎射晚皆不爲雅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咸以爲仙人及梁武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思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硃砂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帝服亦驗益敬重之屢加禮聘並不就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敷曳尾之龜豈可復致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咨之時謂山中宰相年逾八十無異壯容後簡文帝臨南徐州欽其風素退居後堂召之弘景葛巾進見與談數日而去帝甚爲歎異其弟子桓闓得道將昇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乎乃托闓探之闓昇天後還謂弘景曰師之詮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虫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命物以此一紀後方解形拂世爲蓬萊都水監耳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一日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作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月氤氳滿山

裴航唐長慶中書生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崔相國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傭巨舟載於襄漢間同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航無由覩面因侍婢裊烟面達詩一章曰向爲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數日後夫人亦使裊烟答詩一章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下旨意及抵襄漢夫人使婢挈航至奩不辭而去航遍求訪竟無蹤兆後經藍橋驛因渴甚之道求飲見茅屋三四間有老嫗緝麻其下航揖嫗求漿嫗咄曰雲英携一甌漿來郎君飲航憶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正訝之俄葦簿之下雙手如玉捧出瓷甌航接飲之不啻玉液也因還甌遠揭簿見一女子光彩照人航愛慕不已因白嫗曰某僕馬甚乏願少憩於此嫗曰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嫗曰向睹小娘子艷麗驚人姿容罹世所以躊躇而不能去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老病只有此孫女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若欲娶此女者須得玉杵臼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携杵臼至幸無復許人嫗曰如約航至京遍訪玉杵臼忽遇一貨玉翁曰近有一玉杵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賣僕馬方及其值輒步驟獨携而抵藍橋嫗見大笑曰世間有如此信士乎遂許以爲婚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擣藥百日方議婚好嫗於襟帶間解藥付航航即擣之每夜猶聞搗藥聲航窺之見玉兎持杵而舂百日足嫗持藥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輦人迎航見一大第連雲朱扉晃日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不任感荷及引見諸姻戚皆神仙中人一女仙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航拜訖女仙曰裴郎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愧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眞爲玉皇之女史嫗遂將航夫妻入玉峯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漸清虛毛發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備說得道之事乃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顥稽顙請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顥猶懵然復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言訖忽不見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聖童也願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好談老莊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精究醫藥務行道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脫衣贖而救之旬餘出遊見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救復邀思邈至家易以巳馬偕行如飛至一城郭花木盛開金碧炳耀儼若王者居見一人裕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趨接謝曰深蒙厚恩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爲牧豎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拜謝思邈始省昔日救蛇事潛問左右此爲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以輕綃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宮奇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思邈歸以是方歷試皆効乃編入千金方中隋文帝徵爲國子博士不就至唐太宗召始詣京師永徽三年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矣俄而氣絕月餘顏色不變及入棺唯空衣焉後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卽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眉皓白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錄謝使視石上大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忽一日有僕人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烟嵓中入一山居先生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出聽誦經遂供僧以藤盤竹著秣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美若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身輕無疾後莫知所之

譚峭字景升幼而聰敏文史涉目無遺獨好黃老仙傳一旦告父母出遊終南山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常醉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布衫或臥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頗似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觀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後遂仙去

許宣平新安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修服餌顏若四十許人時負薪賣於市擔上常掛一花瓢携曲竹杖每醉吟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往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士人多訪之不得見但見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開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天寶中李白知宣平爲仙於是遊新安訪之亦不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乃自題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輒爲野火所燒莫知踪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許明恕婢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問婢曰汝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卽明恕之祖

宣平也汝歸爲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卽食之不得將出山山神惜此桃且虎狼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臾而盡乃遣婢隨樵人歸婢覺樵擔甚輕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明恕怒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逝後有人入山見婢復童顏遍身衣樹皮行疾如飛入深林不見

張志和字不同唐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生肅宗擢明經賜名志和命侍詔翰林後親喪不復仕遨遊江湖自號烟霞釣徒又號玄眞子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飲酒三斗不醉守眞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每酒酣鋪席水上獨坐而酌席來去如舟俄有雲鶴旋復其上遂跨鶴而昇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相傳數百歲顏色不老坐暗室目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爲衛護居常人家請齋者雖百處皆分身而至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自飲百升不醉遇病者以布巾拂之應手而愈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否答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況長生久視乎及退上以金盆覆白鵲令中使試之集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宮人有笑之者元鬢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鬢髮皤然因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即復故步京師素無荳蔻荔枝花上因語及頃刻二花並至枝葉如新時坐有柑子集曰臣山中亦有味更佳上曰無緣得矣集乃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柑子幾滿上食之嘆曰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集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內探錢施人比至江陵已施數十萬取之不竭未及至山忽亡所在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矣及宴駕只四十年也

陳摶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眞源人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渦水水濱有青衣媼引置懷中乳之卽能言敏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先生曰向所學但足記姓名而已吾將遊泰山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安能與世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廻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攜一石鐍而去梁唐士大夫挹其淸風得識其面如覩景星慶雲然先生皆莫與交唐明宗親爲手詔召之先生至長揖不拜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賦詩謝曰雪爲肌體玉爲腮多謝君王送得來處士不興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遂遯去隱武當山九石巖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復移居華山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卧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見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良久起曰睡酣奚爲擾我後世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掌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再召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咮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太宗初年始赴召惟求一靜室乃賜居於建隆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辭去賜號希夷先生一日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旣成先生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遂以左手支頤而終七日容色不變肢體尙溫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不散年一百一十八歲初兵紛時太祖之母挑太祖太宗於籃以避亂先生遇之卽吟曰莫道當今無天子却將天子上擔挑又遇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輦處上次可乎种放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驍海內但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放晚年竟喪淸節皆如其言有郭沈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且與之俱往一二里許有人號呼報其母卒先生因遣以藥使急去可救旣至灌其藥遂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巖寢止何室先生且笑且吟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卽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過訪先生適值其睡見榜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黑筆記之滿紙糊塗莫辨客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先生嘗遇毛女毛女贈之詩詩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太宗聞先生善相人遣詣南衙見眞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於是建儲之議遂定先生以易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邵康節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至今猶粗猶存也

雷隱翁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羣既長業進士再試卽棄去默坐終日或
酣其癡翁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一日以衔授其子遂出遊不
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翁坐於樹下自吟一絶云往往
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落人間功成行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
圓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與道侶徧游方外至湖州醉墮
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言爲項羽相召飲指溪水令逆流指柳
樹令隨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一切小術無所不爲人或有疾
告者自然無藥但以竹莊杖打患處或以杖指之口吹杖頭作雷
鳴便愈有以財帛謝者固讓不取强與之輒散與貧人登杭州秦
望山作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
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徹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
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省兄兄適出謂嫂曰特歸與兄
分此宅我惟愛東園耳待兄三日不歸遠卒明日兄歸感勵曰弟
學道多年是歸託化以絶望耳乃棺斂遂窆之東園明年東川奏
梓潼驛道士馬自然曰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只一竹杖而已

張梱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嘗有一偈修戒定慧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與紫陽雅志契合一日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遠遊乎偈曰可願同往揚州觀瓊花紫陽於是與偈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趺坐出神紫陽至時偈已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爲記少頃欠伸而覺紫陽曰禪師袖手皆空紫陽乃拈出瓊花與偈把翫弟子因問紫陽曰同一神遊何以有有無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異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眞修性宗故所至之地無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也英宗治平中訪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乃以所著悟眞篇授處厚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碧識者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眞遇紫陽於王屋出留詩一張而去

仙佛奇蹤 卷三 張紫陽 二十

李鼻涕宋紹聖初劉延仲寓秀州嘗有道人過門彧從求藥則以鼻涕和垢膩爲丸與之病立効因自號李鼻涕延仲延之坐日今日適無酒爲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空尊來尊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而尊中無涓滴矣一日詣劉別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於眞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眞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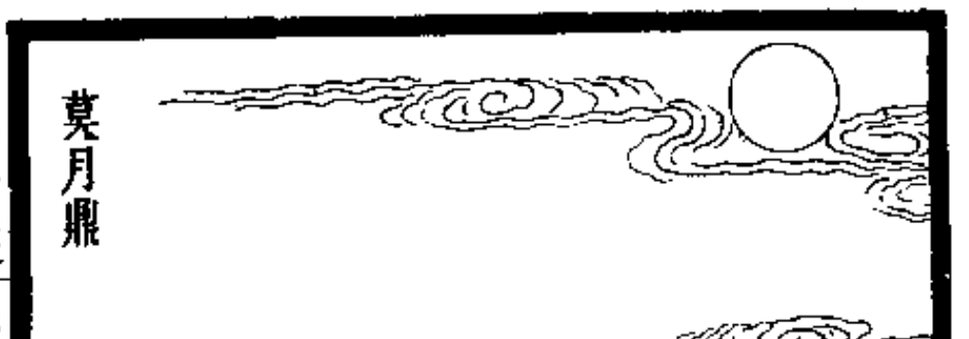
歸元子洞宇微通少遇異人傳還元抱一之道因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蜀漢間行動如飛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屋有聲因窺之見其身自窓而升觸棟而止或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洞曰緑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剝落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耳唐末王建圍成都洞亦在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陷日誅夷無噍類洞乃施席作法籠攝建與三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建曰敢有禍吾民者禍即及汝建等怖伏後入成都戒兵勿殺民不改肆洞賣丹藥每一粒要錢十二萬時有某太守欲買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不可太守以爲移言惑衆命納之竹籠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二漁人乘舟而漁舉網出之乃洞也漁曰此必異人入定乎扣銅缶寤之少頃洞開目問漁人曰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漁人曰我白石江人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

此地耶洞既登岸語二漁人曰視子類有道者亦有所傳乎二漁
曰我昔從海上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修陰亦有年矣洞於是索
酒與共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圃中三人昇雲而去

葛長庚宋瓊州人母以白玉蟾名之應夢也年十二應童子科後
隱居于武夷山號東瓊子事陳翠虛九年始得其道蓬頭跣足一
衲弊甚喜飲酒未見其醉博洽儒書出言成章嘗自讚云千古蓬
頭跣足一生服氣飡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畜印常佩
肘間衣履則有異應時言休咎驚省聾俗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
墮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玉蟾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持刀
追脅者玉蟾叱其人刀向墮而走玉蟾招之曰汝來勿驚以刀還
之時稱玉蟾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宋嘉定中詔徵赴闕對玉稱旨
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

陳泥丸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檐箱桶爲生後得大乙刀圭金丹法於毘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婆山神人能以符水捻土愈病時人呼之爲陳泥丸時披髮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善食犬肉終日爛醉嘗之蒼梧遇郡禱旱翠虛執鐵鞭下潭驅龍須臾雷雨交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中遇羣盜拉殺之瘞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獄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倉水銀越宿成白金以丹法授白玉蟾寧宗嘉定間於潭入水而解去



莫月鼎

莫月鼎諱洞一字起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於是月鼎自名雷師驅使鬼魅動與天合時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元主爲之改容復命請雨立至元主大悅賜以金緡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性愛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颯脩脩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而頃之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遇觀中道士知其所爲急請赴筵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賣餅師積餅於筐時被精怪竊去日鼎召雷轟雲中斬槲孫首于市一人娶婦半路爲白猿精所攝至門但空車馬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作飄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峯何以忽然至此七十三歲一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

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風雲雷雨電交作索筆作偈書畢泊然而逝顏面如丹

馬鈺寧海人孫仙姑其妻也號丹陽子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五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頗有三山手垂過膝眞大仙之材孫君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咿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衆皆不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之云宿有仙契既食瓜從蒂食起鈺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又問從何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鈺默念與前所作詩合異之遂師事焉重陽欲挽西遊鈺未能輒棄家業重陽多方點化鈺念始決遂以貲產付三子從居崑崙之烟霞洞孫仙姑在家結庵修煉二十餘年一日鈺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之喜輒歌舞自娛俄聞空中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鈺曰先歸蓬島待君也於是夜坐談將二鼓風雷大雨震動遂東首枕肱而逝是夜鈺扣酒監郭復中門素

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其陽神也

魏伯陽

魏伯陽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宦乃入山作神丹時三弟子知而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犬犬無患方可服若犬死不可服也伯陽卽以丹與犬食之犬卽死伯陽曰作丹未成無乃未得神明意耶服之恐復如犬柰何弟子曰先生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于此不得仙吾亦恥歸死與生同吾當服之伯陽服丹入口卽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乎亦服之入口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卽死不如不服乃共出山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殯具伯陽卽起將煉成妙丹納死弟子及犬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姓虞者同犬仙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寄謝二弟子嘗作參同契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寓作丹之旨

清淨經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亦無無湛然常寂

陰符經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洞古經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爲則神歸神歸則萬行之名倒上仙

太上日用經

日用飲食禁口端坐莫起一念萬慮俱忘存神定意眼不視物耳

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衆妙之門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眞全眞相濟可以長生天得其眞故長地得其眞故久人得其眞故壽

大通經

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象湛然圓滿

大道無相故內不攝於有眞性無爲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廣無邊際

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塵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

定觀經

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

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唯一制而不着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眞定

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來就喧以無事爲眞宅有爲爲應迹若水鏡之爲鑒則隨物而現形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卽氣行神住卽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卧亦爾行立坦然戒於喧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止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倒上仙

太上日用經

日用飲食禁口端坐莫起一念萬慮俱忘存神定意眼不視物耳

不聽聲一心內守調息綿綿漸漸呼出莫教問斷似有若無自然心火下降腎水上升口裏津生靈眞附體得至長生十二時中常要清淨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如鷄抱卵存神養氣能無離乎

心印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上帝一紀飛昇

水火眞經

欲從心起息從心定心息相依息調心靜

文始經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尙非眞何況於識識尙非眞何況於情

目視珊琢者明愈傷耳聞交譽者聽愈傷心思皆妙者心愈傷

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氣於氣所以隱形
吸氣以養其和孰能儻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

洞靈經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玉樞經

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拙

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謹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則慧光生能知謹則聖知全能知止則泰安定

冲虛經

務外遊不如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眠

莫問禪

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晝想夜夢神形所交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南華經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三茅眞經

谷虛應聲心虛應神神虛應氣氣虛應精虛極則明明極則瑩超乎精神而無死生
精從內守氣自外生以氣取精可以長生

衛生經

精氣神爲內三寶耳目口爲外三寶當使內三寶不逐物而流外
損筋骨
元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迴如此朝朝併暮暮自然赤子
產眞胎

養氣忘言守降心爲不爲動靜知宗祖形事更尋誰眞常須應物
應物要不迷不迷性自住性住氣自回氣回丹自結壺中配坎離
陰陽生返復普化一聲雷白雲朝頂上甘露灑須彌自飲長生酒
逍遙誰得知坐聽無絃曲明通造化機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虛靜天師

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
有定主無常應心欲死機欲活
大道不遠在身中萬物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氣住氣歸元海
壽無窮
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眞精

李眞人

一吸便提氣氣歸臍一提便咽水火相見

三茅眞君

臺臺湛湛似水壺只許元神在裡居若向此中留一物豈能證道

合清虛

寒山子

冬則朝勿饑夏則夜勿飽早起不在鷄鳴前晚起不過日出後心內澄則眞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穢去其身

玉虛子

物物元無物心非形亦非三般觀曉悟悟者不知誰

無無藏妙有有現眞空湛然俱不立常寂性融融

中黃眞人

天門常開地戶須閉息息綿綿勿令暫廢吸至于根呼至于蒂子謂之神母謂之氣如鷄抱卵似魚在水結成聖胎自然蟬蛻

馬丹陽

道性雖無修無證塵心要日損日消消到忘心忘性方契無修無證

煉氣作生涯怡神爲日用常教龍虎調不使馬猿弄

性定則情忘形虛則氣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衰

修心要作長生客煉性當爲活死人

玄關秘論

心牽于事火動于中心火既動眞精必搖故當死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

無心于事則無事于心故心靜生慧心動生昏

郝太古

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心殺則凡心殺境則仙

閑人天地間大笑一聲天地闊

我有明珠光燦燦照破三千大千國觀音菩薩正定心釋迦如來

大圓覺或如春色媚山河或似秋光爽嚴壑亦名九轉大還丹又

謂長生不死藥墻壁瓦礫相渾融水鳥樹林共寥廓缺唇石女駕
土牛跛脚木人騎紙鶴三業三毒雲去來六根六塵月絆約此珠
價大實難酬不許巧錐妄穿鑿若要秘密大總持寂滅之中閑摸
索幾多衲子聽螽雷幾個道人藏尺蠖茫茫盡向珠外求不識先
天那一着那一着何須重註脚杜宇聲隨曉雨啼海棠夜聽東風
落

烏兎乾坤鼎龜蛇復姤壇世間無事客心內大還丹白虎水中吼
青龍火裏蟠永鉛泥藥鼈金木雪花寒離坎非心腎東西不肺肝
三旬窮七返九轉出泥丸

司馬眞人

夫欲修眞先除邪行外事都絕無以于心然後內觀正覺覺一念
起卽須除滅隨起隨滅務令安靜雖非的有貪着浮游亂想亦盡
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冥虛心不冥有

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此法玄妙利益甚深
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
求無謁無驕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君王味絕
靈泉自降氣定眞息自長觸則形弊神游想則夢離屍僵氣漏形
歸后土念漏神趨死鄉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强轉物難窮
妙理應化不離眞常至精潛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造化不知規
準鬼神莫測行藏不飲不食不寐是謂眞人坐忘

孫眞人

天地之間人爲貴頭象天兮足象地父母遺體能寶之洪範九疇
壽爲最衛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慾併大醉三者若還有一焉須
防損失眞元氣
欲求長生須戒性火不出兮心自定木還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
還延命貪慾無窮忘却精用心不已失元神勞形散盡中和氣更

仗何因保此身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尋勿使悲歡極
常令酒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興亥寢鳴雲鼓寅晨嗽玉津
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眞若要無諸病常常節五辛安神宣悅樂
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持本在人君能尊此理平地可朝眞

文逸曹仙姑

神是性兮炁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本來二物互相親失却將何
爲本柄

重陽祖師

棄了惺惺學得癡到無爲處無不爲眼前世事只如此耳畔風雷
迴不知兩腳任從行處去一靈常與氣相隨有時四大薰薰醉借
問靑天我是誰
理性如調琴緊則有斷慢則不應緊慢得中則琴和矣又如鑄劒

鋼多則折錫多則卷鋼錫得中則劒成矣
欲界色界無色界此三界也心忘念慮卽超欲界心忘緣境卽超
色界心不着空卽超無色界離此三界神居仙聖之鄉性在淸虛
之境矣

李靖菴

心歸虛寂身入無爲動靜兩忘內外合一到這裡精自然化氣氣
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

無心眞人

心田淸靜性地和平端念正身不離當處神歸氣復性定精凝魂
魄混融陰陽交媾丹田有寶對境無心一氣歸根萬神朝祖沉沉
默默捧捧存存兀兀騰騰綿綿相續方是修行底活計辦道底家
風

石杏林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以神足氣內丹道自然成

心天無點翳性地絕塵飛夜靜月明處一聲春鳥啼

施肩吾

氣本延年藥心爲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可作眞人

張紫陽

含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緜舌氣是謂和合四象眼不視而魂在肝

耳不聽而精在腎舌不聲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

而意在脾是謂五氣朝元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是謂三

化聚頂

虛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玉爐火溫溫鼎上飛紫霞

華池蓮花開神水金波淨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輪鏡

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天地髓

大道元來一也無若能守一我神居此心瑩若潭心月不滯絲毫

眞自如

水火從來一處居看時覺有覓時無細心調燮文兼武片餉教君

結玉酥

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內煉之法以目

視鼻以鼻對臍降心火入于氣海功夫只在片餉而已

海上道人

但向起時作還于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

常觀禾盡油夜深人散後唯有一燈留

朱紫陽

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蟄春魚得氣而動其動極

微寒蟲含氣而蟄其蟄無朕調息者須似之綿綿密密幽幽微微

呼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出吸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入調之不廢眞

息離形去智幾于坐忘勸君終日默如愚煉成一顆如意珠此採

藥之時節也天地之先無根靈草一意製度產成至寶大道不離

今人精從下流炁從上散水火相背不得凝結皆是此心使然心

苟愛念不生此精必不下流心苟忿念不生此炁必不上炎一念

不生萬慮澄徹則水火自然交媾矣

陳虛白

混沌生前混沌圓個中消息不容傳璧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

天外天斗柄逆旋方有象台光返照始成仙一朝撈得潭心月覷

破胡僧面壁禪

夫神與氣精三品上藥煉精成氣煉氣化神煉神合道此七返九

還之妙藥也然產藥有川源採藥有時節制藥有法度入藥有造

化煉藥有火功西南有鄉土名黃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分明一

味水中金但向華池仔細尋此產藥之川源也垂簾塞兌窒慾調

息離形去智幾于坐忘勸君終日默如愚煉成一顆如意珠此採

藥之時節也天地之先無根靈草一意製度產成至寶大道不離

方寸地功夫細密要行持此製藥之法度也心中無心念中無念注意規中一炁還祖息息綿綿無間斷行行坐坐轉分明此入藥之造化也清淨藥材密意爲先十二時中炁煉火煎金鼎常教湯用煖玉爐不使火少寒此煉藥之火功也

採時爲之藥藥中有火焉煉時爲之火火中有藥焉能知藥而收火則定裏自丹成古詩云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會得陰陽理火藥一處詳此其義也必以神馭氣以氣定息呼吸出入任其自然專炁致柔含光默默行住坐卧綿綿若存如婦人之懷孕如小龍之養珠漸採漸煉漸凝漸結工夫純粹打成一片動靜之間更宜消息念不可起起則火炎意不可散散則火冷但使操舍得中神炁相抱斯謂之火種相續丹鼎相温煉之一刻一刻之周天也煉之一日一日之周天也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朔弦望之期聖人傳藥不傳火之旨盡于此矣

丘長春

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旺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戶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寧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雲散虛空體自眞自然現出家家月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聲亮振華夷驚起東方玉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閑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我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兮琴無絃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清音滿洞天

炁無升降息定謂之眞鉛念無生滅神凝謂之眞汞息有一毫之不定形非我有散而歸陰非眞鉛也念有一毫之不澄神不純陽散入鬼趣非眞汞也

翠玄眞人

煉氣徒施力存神枉用功豈知丹訣妙鎮日翫眞空

玉液滋神室金胎結氣樞只尋身內藥不用檢丹書

火寨元無核交梨豈有查終朝行火候神水灌金花

神氣歸根處身心復命時這般眞孔竅料得少人知

萬籟風初起千山月正圓急須行正令便可運周天

雲散海棠月春深楊柳風阿誰知此意舉目問虛空

抱一子

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營口不言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閉則眞人遊戲于其中

陳泥丸

李道純

修仙有二等煉丹有三成上品丹法以身爲鉛以心爲汞以定爲水以慧爲火在片餉之間可以凝結成胎中品丹法以氣爲鉛以神爲汞以午爲火以子爲水在百日之間可以混合成象下品丹法以精爲鉛以血爲汞以腎爲水以心爲火在一年之間可以融結成功

眞鉛眞汞大丹頭採取當平罔所求有作有爲終有累無求無執便無憂常清常淨心珠現忘物忘機命寶周動靜兩途無窒碍不離常處是瀛洲

三元大藥意心身着意心身便係塵調息要調眞息息煉神須煉不神神頻忘物我三花聚頂藥機緣五氣攢八達四通無罣碍隨時隨處闡全眞

性天大察長根塵理路多通增業識聰明智惠不如愚雄辯高譚

爭似嘿絕慮忘機無是非隱耀含華遠聲色一念融通萬慮澄三
心剔透諸緣息帝觀三教聖人書息之一字最簡直能于息上做
工夫爲佛爲仙不勞力息緣返照歸之機息心明理儒之極息氣
凝神道之玄三息相須無不克

天來子

欲撈北海波心月先縛南山嶺上雲若也有人知此意便堪飛鳥
見元君

半輪月照西江上一箇烏飛北海頭月落烏飛尋不見廣寒宮內
倒騎牛

玄牝之門嶺日開中間一竅混靈臺無關無鑰無人守日月東西
自往來

採藥要明天上月修行須識水中金月無庚氣金無水綫有眞鉛
在用心

無夢子

身爲車兮心爲軾車動軾隨無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
荊與棘

身爲客兮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處若還主客不安寧精神管是
辭君去

龍眉子

滇滓無光太極先風輪激動產眞鉛都因靜極還生動便自無涯
作有邊一氣本從虛裏兆兩儀須信定中旋生生化化無窮盡幻
作壺中一洞天

紫虛了眞子

乾坤橐籥鼓有數離坎刀圭採有時鉛龍升兮汞虎降龜蛇上下
兩相持天上日頭地下轉海底蟬娟天上飛乾坤日月本不運皆
因斗柄轉其機人心若與天心合顚倒陰陽只片時虎龍戰罷三
田靜拾取玄珠糧在泥黃婆媒合入中宮嬰兒姹女相追隨年中
用日日用時刻裏工夫抄更奇暗合斗牛共歡會天機深遠少人
知

瑩蟾子

抱元守一通玄竅惟精惟一明聖教太玄眞一復命闖是知一乃
眞常道休言得一萬事畢得一持一保勿失一徹萬融天理明萬
法歸一非奇特始者一無生萬有無有相資可長久誠能萬有歸
一無方會面南觀北斗至此得一復忘一可與造化同出殺設若
執一不能忘大似癡猫守空窟三五混一返虛返虛之後虛亦
無無無既無湛然寂西天翻子沒鼻鬚今人以無喚作茫然蹉頑
空涉畏途令人以一喚作一偏枯苦執空費力不無之無若能會
便于守一知無一一無兩字盡掀翻無一先生大事畢

日用總玄玄時人識未全常推心上好放却日頭禪法法非空法
傳傳是妄傳不曾修福始焉得有禍先不益便無損不變豈能遷
莫看嘆和喜何愁迍與邅不作善因果那得惡姻緣打開入我網
跳出是非圈休思今世後放下未生前既無塵俗累何憂業火煎
有無俱不立虛實任相連來去渾忘却生死何預焉饑來一碗飯
渴則半甌泉興來自消遣困去且打眠達者明此義休尋天外天

見前赤灑灑末後亮娟娟

導引法

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叩齒三十六兩手抱崑崙左右鳴天鼓
二十四度聞微搖撼天柱赤龍攪水津漱津三十六神水滿口勻
一口分三嚥龍行虎自奔閉氣搓手熱背摩後精門盡此一口氣
想火燒臍輪左右轆轤轉兩脚放舒伸又手雙虛托低頭拔足頻
以候逆水上再嗽再吞津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嚥下汩汩響
自脉自調勻河車搬運訖發火過燒身邪魔不敢近鼻麻不能昏

寒暑不能入穴病不能逃子午午前作造化合乾坤連環次第轉

八卦是良因

釋迦牟尼佛

佛姓刹利初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華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即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年十九出家於檀特山中修道至穆王三年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既而於鹿野苑中轉□□□輪而論道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以清□□付弟子摩訶迦葉授以偈言云法本法無法無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時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摩訶迦葉尊者

尊者姓婆羅門嘗爲鍛銀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先是四衆爲毗婆尸佛起塔塔中像面金色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爲歸佛面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彼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緣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受清淨法眼於世尊嘗結集於耆闍崛山資鉢羅國因阿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乃以偈授之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時周孝王五年

師子比丘尊者

尊者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定來謁尊者尊者曰仁者習定胡當來此既至於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尊者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波迦利聞言屈服尊者方求法嗣有長者引一子來問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迄長未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重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且示偈云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即在今說偈畢乃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宴然而寂時魏齊王二十七年

優波毬多尊者

尊者姓首陀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度者甚衆由是摩宮震動波旬恐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一日伺尊者入定密持瓔絡縻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花鬘輒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絡吾以花鬘相酬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爲三種臭屍虫蛆穢爛波旬大生憂惱竭已神力不能解脫乃氣塞懺悔誓不燒害佛道尊者乃曰若然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花鬘悉除乃踊躍作禮而去尊者在世化導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子石室其室盡皆充滿最后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喜即以偈授之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說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後跏趺而逝時平王三十一年

尊者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游行里閈或行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詣遂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國遇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欽伏卽曰我願求道沾甘露味師遂授以如來正法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非無法說已卽入慈心三昧示涅槃相時定王十九年

尊者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行化至提伽國城毗舍羅家遇一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駝蜜多年已五十口未能言足未能履尊者曰此子昔曾遇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其子聞言遽起禮拜長者乃令受戒出家師因以如來正法囑令行持且授偈云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說已卽現神變却復本坐儼然宴寂卽景王十二年

尊者姓毗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囑遂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携一子來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難生曾會一仙者謂此兒當爲法器今遇尊者欲令出家尊者卽與落髮受戒羯磨之際祥光滿座仍感舍利三五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師乃付以如來正法眼藏且授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無眞亦無僞付法畢卽入滅盡三昧衆以香油旃檀闍維眞體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卽敬王三十五年也

伏馱蜜多尊者

尊者東印度人既得法行化至南印度彼國王崇奉佛乘施以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施珠問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其長子二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獨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若明是寶寶不自寶若辯是珠珠不自珠尊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尊者知是法嗣乃以如來正法眼囑付且示一偈云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付法已卽於座上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時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也

般若多羅尊者

尊者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即至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仆地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復又化爲女子而去師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空中忽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虫潛形坐下師以手取之示衆曰此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且告之曰汝飯依三寶即得神通魔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曰汝名誰耶有何神力答曰我名迦毗摩羅能化巨海師曰汝能性海否曰何謂性海師曰山河大地三昧六神皆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悟心遂求剃度師乃以如來正法付之且示偈云隱顯即本法明暗元無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偈已即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即顯王三十七年

馬鳴尊者

尊者初爲外道有徒三千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爲山中有一石室師可禪寂於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盤繞師身師因與受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將至石室遇一老人合掌問訊因告曰我昔爲比丘因自起嗔恨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聞尊者法戒故來謝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棲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龍衆其樹王名曰龍樹嘗爲龍衆說法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見尊者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憂不聖龍樹悔謝與五百龍衆俱受戒焉尊者因授以偈云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時報王四十一年

迦毗摩羅尊者

龍樹尊者

尊者受法於毗羅尊者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說法私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見之尊者乃於地上湧出白蓮座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法相唯衆中有一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讖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益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說輪相卽隱彼衆感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者卽爲剃髮授戒最後乃告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法已卽入月輪三昧凝然圓寂時始皇三十五年也

羅睺羅多尊者

尊者授法於迦那提婆尊者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中流忽見五佛影尊者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僧伽難提居於波處語已卽領衆沂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謂金出入金非動靜出者何金若金在井出者何物曰仁者師於何聖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非我難提心意豁然卽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卽付法眼偈云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說偈後宴坐歸寂卽漢武帝二十八年也

僧迦難提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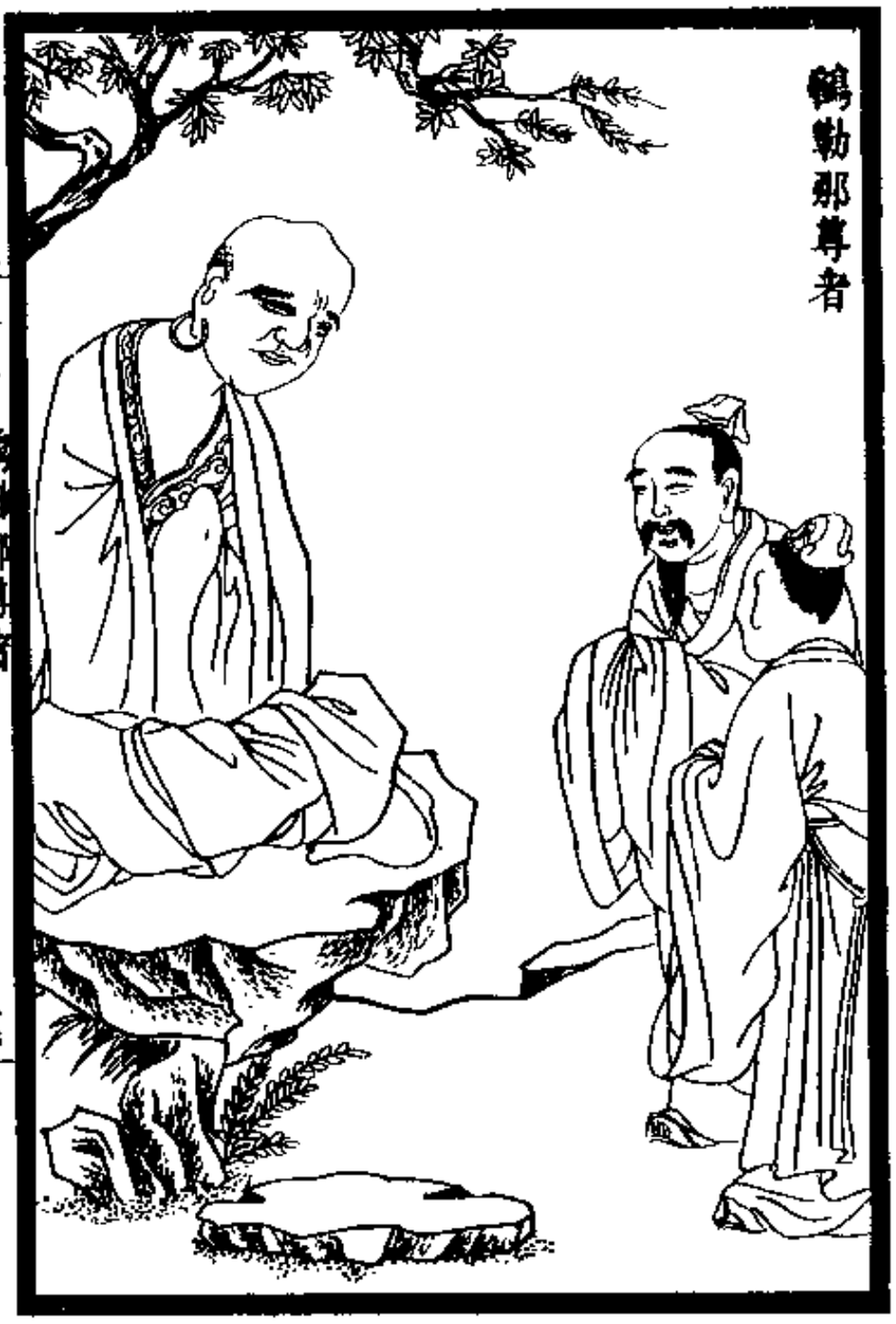
尊者室羅筏城國王子也生而能言七歲即厭樂事懇求出家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父母乃命禪利多爲之師一夕天光下屬尊者兒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一大岩前有石窟焉遂燕寂於中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遂行化至摩提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耶曰百歲尊者曰童子何言百歲曰我不理會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人生百歲不會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尊者曰汝手中鑑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尊者曰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云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菓亦復爾說偈已即攀樹而化時漢昭帝十三年

伽耶舍多尊者

尊者姓鬱頭藍初其母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若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清淨嘗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直入舍主鳩摩羅多問是何徒衆尊者曰是佛弟子羅多問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尊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羅多知是異人遂開闥延接尊者因授法說偈云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付法已踴身虛空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時漢成帝二十年

尊者生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得道行化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素信三寶而嘗業瘵疾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夜多聞語乃釋所疑尊者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從心起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寂寂然盡盡然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夜多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尊者曰吾今寂滅汝當紹行化迹乃授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無得何嚮決不決言訖卽以指爪面如蓮花放出大光明而入寂滅時新室十四年也

尊者北天竺國人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尊者將欲度之乃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可得佛道乎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耳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言歡喜讚嘆尊者復告之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恨乎徧行曰如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唯願大慈以妙道垂誨尊者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言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知是解通達事理竟付法已卽奄然歸寂時後漢明帝十七年



鶴勒那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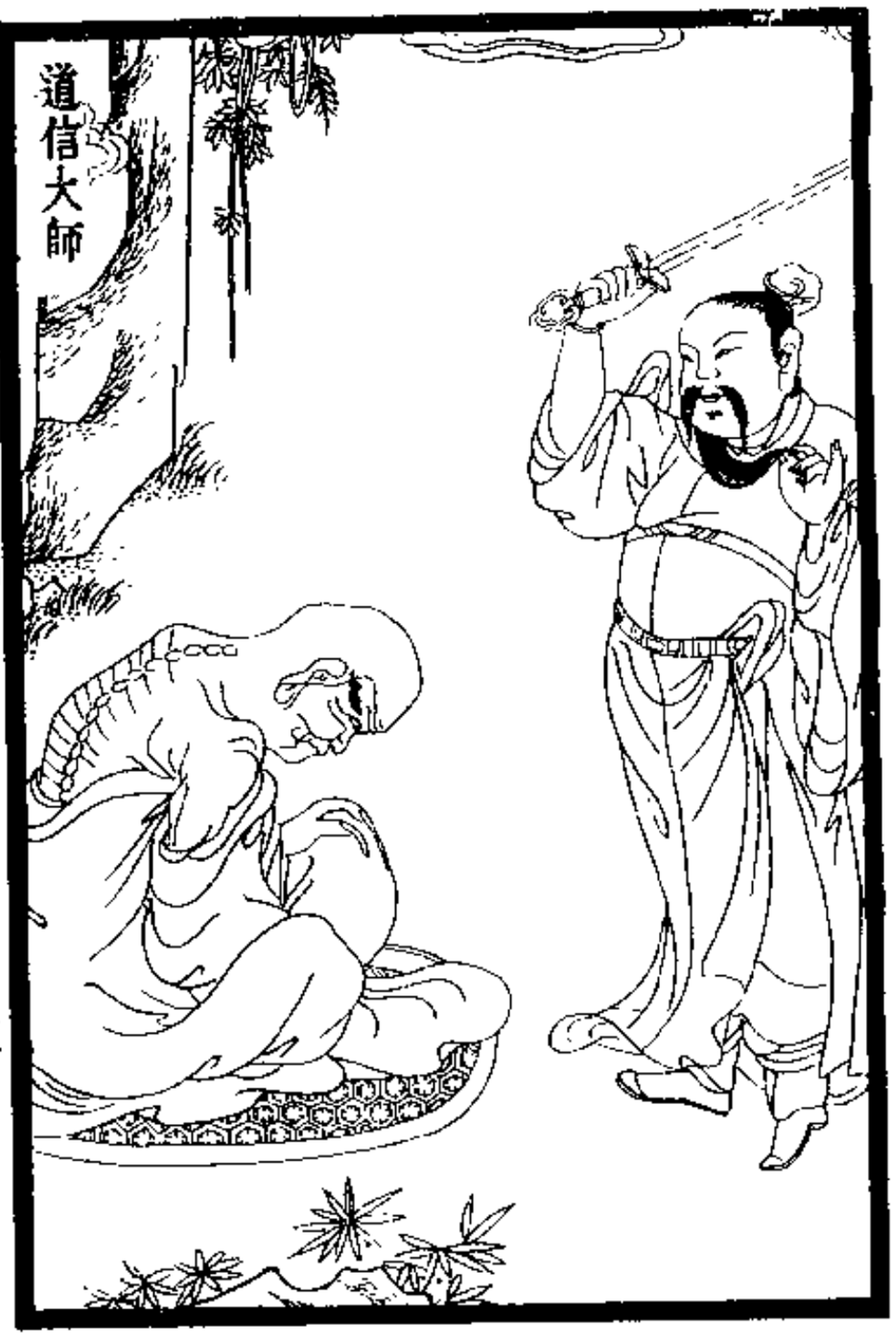
尊者姓婆羅門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祠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斯民傷害實多言訖廟貌忽然頹壞由是鄉里稱爲聖子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崇信佛道尊者爲說正法次忽見三人緋衣來拜王問曰此何人也尊者曰此是日月天子吾首曾爲說法故來謝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意欣然時有師子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卽非汝心汝若無作卽是佛事師子聞言領悟尊者乃以法眼付囑護持且授偈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

菩提達磨尊者

尊者姓剎利帝本名菩提多那後遇般若多羅尊者改號達磨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缺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違近學者靡然向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時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師知衆息彼德薄當何救之因命其徒波羅提往彼說法異見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波羅提即說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譚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領悟乃悔前非因問曰仁者智辨當師何人答曰即大王叔菩提達磨也王聞驚駭遽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即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前非王因泣謝師訓欽崇三寶一日師念行化時至乃辭祖塔別王而行王乃具大舟率臣僚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週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也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遣使迎請至金陵帝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合潛回江北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時有僧神光者博覽羣書善談玄理聞師住止少林乃躬往參承師終面壁無語一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遍明積雪過膝師憫而慰問之然終無誨言光乃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師居少林九年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試各言所得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以如來正法眼囑授慧可示以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說已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大和十九年其徒爲之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二年魏宋雲奉使西域廻遇師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雲茫然別師追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壙視之惟見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驚異奉詔取遺履供養於少林寺後爲人竊往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矣

師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師斷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僞山漸入堂奧嘗見桃花有會一日述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求不疑祐師覽畢詰其所悟與之符契乃謂曰從緣悟道善自護持一日隨僞山開田師問曰這頭恁的低那頭恁的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亦無憑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耳祐然之師問香嚴弟近日見處何如曰某甲卒說不得乃呈僞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師曰汝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師盤桓僞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徒無不嘆服後遷止仰山徒衆益盛接機利物爲禪宗標準年七十七抱膝而逝於韶州東平山臨終有偈云我年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抱雙膝

大師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遂隱於舒州皖公山積十餘載時人無有知者至隋開皇間有少彌道信者年方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既無人縛何更求解脫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師屬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以法衣且授偈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授偈畢復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而終卽隋煬帝大業二年也



大師姓司馬氏生而超異幼慕空宗既嗣祖法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師異之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師知是法器即詣其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師乃以衣法授之後貞觀中太宗徵師道味詔付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上復命使至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師乃引頸就刃顏色不變使異之回以狀聞帝乃賜珍綵以遂其志迄高宗時一日忽謂門人曰汝等各自護念流化將來言訖端坐而逝

師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中唯一竈遠近祭祀烹殺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起靈從何來恁麼烹殺物命言訖又擊三下竈乃傾墮故遂稱破竈墮和尚須臾有一人戴冠大帶忽然投拜師前師曰伊是何人曰我是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得脫此處生在天中故特來謝師師曰是汝本性何謝之有神再作禮而沒侍衆問曰某等久侍左右未蒙明訓竈得何旨便爾生天師曰我只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甚道理侍衆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不會侍衆遂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稔鎗帶甲又問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久又曰會麼曰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一日持鏡自

照須曰鏡凹令人瘦鏡凸令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後竟不知所終

師姓盧其先范陽人家甚貧襄師樵采自給一日負薪入市中聞客讀金剛經遂悚然感悟矢志尋師至韶州遇女尼無盡藏者誦涅槃經師暫聽隨卽爲解說其義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大異之遍告居人競來贍禮一日師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西山石室遇智遠禪師指示參謁黃梅師竟往焉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授以衣法令隱於懷至儀鳳元年屆南海遇印宗禪師講經於法性寺師止廊廡聽受八夜風颺刹幡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師不覺言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悚然異之邀師入室執弟子禮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拜明年二月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

元年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師上表辭謝薛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慈悲指示心要如何明道師曰道無明暗明暗亦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侍立名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以智慧照煩惱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不在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豁然大悟歸闕表奏師語加賜摩納袈裟絹鉢等物師說法利生經四十餘載一日謂門人曰吾欲返新州宣速理舟楫大衆哀請乞師少住師曰諸佛出世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自然言訖往新州國恩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時先天二年也

師姓韋氏十九學通經史專閱大典曉達眞空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眞觀出世舟航遂投師落髮入牛頭山北岩石室中止焉時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過觀星氣知此山有奇異之人遂往尋訪見師端坐石上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何爲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祖亦因止山後一小庵中朝夕以法要授之後祖復返雙峰山終老師自此法席日盛徒衆乏糧師親詣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出暮還供僧三百一日講般若經於建初寺聽者雲集山岳爲之震動後終於寺中百鳥哀號不止寺前四大桐樹仲夏忽開獨落時顯慶二年也

古靈神贊禪師

師本姓陳生而狀貌奇偉頂骨山立聲若洪鐘幼入大中寺聽習律乘嘗念徒自勤苦而未聞玄秘乃孤錫遠遊行脚四方後遇百丈開悟始回本寺受業師問曰汝行脚數年得何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其師澡浴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座佛殿而佛不靈其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靈却會放光又曰其師窗下看經蠅子投窗鑽紙求出師曰世界如許空闊却不肯出乃鑽故紙其師置經問曰汝遇何人發言屢異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舉報慈德耳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言下感悟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但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耳師乃儼然順寂

趙州從諗禪師

師姓郝氏童時卽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便抵池陽參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麼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珍重南泉器之師復問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趨向否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如何知是道泉曰道無知不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眞悟猶如太虛廓然何得强名是非師言下開悟乃住嵩岳納戒却返南泉一日將遊五臺有僧作偈留之云何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淸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僧無對一日師掃地次有僧問云善知識爲甚麼有塵師曰塵從外來又僧問云淸淨伽藍爲甚麼要掃師曰又加一點也院中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佛去師曰也不作凡亦不作佛僧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有僧問

云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實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也師曰洗鉢去僧忽然大悟又僧問云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狗不見石橋僧云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其僧亦豁然師壽一百二十終於乾寧四年

師姓杜氏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習毘尼藏一日慨然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將甚麼物來曰說是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污染諸佛所護念汝能如是吾亦如是師豁然契會執侍一十五載開元中往衡岳般若寺居焉有沙門道一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箇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磨於庵前石上一曰磨磚作甚師曰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安能成佛耶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因禮拜請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示一偈云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師有入室弟子六人一一印可之天寶三年圓寂於衡岳

江西道一禪師

師姓馬氏容貌奇偉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岳遇讓和尚傳法密受心印講法於開元精舍四方學者雲集座下師乃謂衆曰汝等各信自心是佛無事他求有僧問和尚爲何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僧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何如師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筋骨洪州廉使問曰弟子喫酒肉耶是不喫耶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耶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師入室弟子凡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傳化無窮貞元四年登建昌石門山見洞壑平坦忽謂侍者曰吾得歸所矣言訖而回卽跏趺入滅

石鞏慧藏禪師

師生而膂力過人以弋獵爲事一日逐群鹿過馬祖庵前祖因逆之藏問祖見鹿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我却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此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卽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卽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作務回祖曰作什麼來曰牧牛來祖曰作麼生牧曰一遍入草去便把鼻拽來祖曰子眞牧牛者後遊洛陽回至唐州見一山殊勝詢及土人乃云此紫玉山也師因陟其巔見一方石瑩然紫色嘆曰眞紫玉也遂緝茅搆舍而棲焉

智威禪師

師姓華氏身長七尺六寸智勇過人爲隋中郎將唐武德中乃乞身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一日宴坐谷中忽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山水自退師平生惟用一衲一鐙終老不易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時縣令張遜詣山謁師問師曰徒從幾何師曰二三人遜曰何在師以柫子擊禪牀三聲二虎咆哮而出遜作驚怖狀師逐指之便去又有昔同從軍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訪之既見因謂曰卽將往耶師曰我往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嘆而去儀鳳二年遷住石頭城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散

嵩嶽元珪禪師

師姓李氏幼歲出家習毘尼無懈後謁安國禪師印以眞宗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罷鳩一日有異人者我冠袴而至從衢甚多師覩其形貌非常乃問之曰仁者胡來答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如衆生等豈生分別耶曰我乃嶽神也能生死人師安能以一目視之師曰吾水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大感悟乃曰今欲劾我所能奉報慈德不知師果何欲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更欲何事神曰佛亦使神讚法師寧隨佛耶師不得已而言曰北岫多樹然非屏擁汝能移植東嶺乎神曰敬聞命矣卽作禮騰空而去入夜果暴風吼雷奔雲震電山嶽搖動及旦和霽則北巖松桔盡移植東嶺矣師謂衆曰吾沒後無令外知使人謂我爲妖以開元四年示滅若委蛻焉

師自幼厭俗慕道喜誦諸經依溈山禪會祐和尚知是法器乃激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卷冊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師憮然無對沉吟久之進數語祐皆不許師曰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何益師歸堂徧檢所集諸經無一語可將酬對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辭溈山而去抵南陽見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然失笑忽徧省悟遂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安有今日乃述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一日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蹈手無所攀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

雲岩晏晟禪師

師姓王少出家初參百丈慧海禪師未悟玄旨後詣藥山會下乃始契悟大法一日藥山問云聞汝解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藥云我亦解弄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後到僞山僞山問曰聞長老在藥山會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麼還有置時麼師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曰置時獅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有僧來謁師問從甚處來僧云石上語話來師云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唐會昌元年師示寂壽六十茶毗得舍利一百餘粒瘞於石墳內

洞山良价禪師

師姓俞幼歲從師因念般若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師駭異命往嵩山落髮受戒初參僞山後又訪道雲岩留止焉師問曰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岩曰我若聞汝卽不得聞吾說也師曰若恁麼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岩曰我說汝尚不聞何以無情說法也師因呈一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裏聞聲始得知師又問曰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岩曰但向伊道卽這個便是師猶涉疑似後因對水見身影而大悟前旨乃作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師後在新豐山接引學徒甚衆咸通十三年師將示滅乃謂衆曰吾闇名在世誰能爲吾除之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闇名已謝矣言訖寂然長往

益州無住禪師

師得法於無相大師居南陽曰崖山專務寂寥誨雖廣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聞師名思一瞻禮乃遣使敬請師至公問曰弟子聞師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否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疑釋然於時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鴉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聞無聞有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自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所轉自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大衆作禮而退師度化無量後居保唐寺壽終

伏牛山自在禪師

師姓李形貌短小智慧越人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參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與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衆師對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此外更有何言師對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一曲似禾鎌師後隱居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曰如何是脫洒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又嘗自吟一絕云宇內爲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咲我有處自騰騰

大珠慧海禪師

師姓朱依越州道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人雲寺來祖曰來此擬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甚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何假向外馳求師於言下大悟承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還歸奉養乃晦跡韜光外示癡訥一日有法師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曰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面誰又僧問和尚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曰一切人總如是用功否師曰不同曰爲甚不同師曰他喫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量所以不同僧杜口無語師時閑居補衲忽僧謂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其僧作禮而去

紫玉山道通禪師

師姓何本廬江人幼隨父守官泉州一日誦楞伽經有悟遂落髮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師往隨之一日馬祖將歸寂謂師曰紫玉潤麗增汝道業汝可居之師初不悟後偕自在禪師同遊洛陽回至唐州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峻聳山麓水濱有石塋然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遂笑曰此吾師所云紫玉也因葺茅而居焉嘗坐石上吟曰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時于頓相公往謁之問如何是黑風吹舡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小子問此何爲公勃然怒形於色師徐謂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舡舫飄墮入鬼國矣公始怡然作禮悔謝元和八年師無疾而終壽八十有四

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衣一布裘人問佛理止答以隨時二字當誦唱道歌乘虎入院衆僧驚畏本寺尉中有二苦行曰寒山拾得二人終日晤語聽者不解時以風狂目之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時如何燭照師曰氷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請師更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麽寒拾俱禮拜師尋入五臺山巡禮路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至五臺經數年後回天台山示滅

師本無氏族喜居始豐縣寒巖中遂名寒山子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時徐行廊下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附掌大笑而去一日豐于謂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于曰不是我同流寒山因問曰汝去作甚麽豐于曰我去禮文殊曰汝却不是我同流初閭丘公出牧丹丘來謁豐于乞示安危之兆豐于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乃行尋至山寺訪之見二人圍爐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復執閭丘手笑而言曰豐于饒舌遂相携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閭丘又至寒巖禮謁二人高聲喝之曰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杳無踪跡閭丘哀慕不已令其徒道翹檢其遺物唯有木葉書詞數十首而已

拾得子

師不知名氏因豐子經行山中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遂名拾得携至國清寺付與座僧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對盤而食與座僧忿然罷其堂任令厨内滌器洗濯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曰汝名拾得畢竟姓箇甚麼住在何處拾得放下掃帚又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槌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一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大笑而出一日因厨下食爲鳥所食拾得以杖杖護伽藍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是夕神見夢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衆僧說夢符同一寺駭異牒申州縣云菩薩應身宜用旌之時號拾得爲賢士後遂隱名而逝

布袋和尚

師未詳氏族形裁腥腹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寤隨處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内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卧雪中雪不沾衣言人吉凶應期無忒天將雨即着濕草屨遇亢旱即曳木屐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過師前師□□首僧回顧師曰乞我一文僧曰道得即與□□師乃放下布袋又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又手又問莫更有向上事否師乃負之而去嘗有偈云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觀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三月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逝

師姓潘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馬九歲出家二十受戒於荆州果願寺一日遊至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松蘿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鳥窠禪師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入山禮謁乃問曰禪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住處尤險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子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遂作禮師于長慶四年忽告衆住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有四

師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居止無常飲食不定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攝剪尺銅鑒或掛帛數尺旬日不食亦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讖記士庶皆敬事之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中人或見其在市及檢獄如故及梁高帝卽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寂寞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害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自今不得復禁一日間師曰弟子頰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讖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時舒州灊山景色最稱奇絶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高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命各以物讖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錫卓處爲記已而鶴先飛至將止於麓忽聞空中錫聲驚止他所而錫遂卓於山麓二人乃各以所讖築室焉後至十三年冬忽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端坐而化通體香軟

杯渡和尚

杯渡者未詳名氏常乘杯渡水故因名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飲酒噉肉與俗無異或着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嘗寄宿一民家座有金像一尊渡竊而去其家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追之不及至於孟津浮杯而渡不假風棹其疾如飛東遊吳郡路見釣翁因就乞魚翁以一餕者施之渡手弄反復投入水中魚復悠然而逝又遇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詈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入其網網既碎敗牛不復見渡亦隱去後至廣陵遇村舍李家人鬬齋乃直入齋堂而坐以蘆圖置於中庭李視其中唯一敗衲及一木柄而已數人舉之不勝李知其異敬請在家養侍百日一日或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忽見渡在北岩下數一敗袈裟於地晏然而寂前後皆生蓮華鮮香逼人一夕而萎李因殯之數日後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啟棺檢僅存鞋履而已

慧遠禪師

師本姓賈氏弱而好書尤喜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年二十一聞沙門釋道安講法於大恒山遂往從之一日聽講般若經豁然有悟乃與弟慧特投簪落髮慨然以大法爲已任晝夜行特一時宿儒老衲咸推服焉後欲往羅浮山及届潯陽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遂住龍泉精舍時廬山去水甚遠師乃以錫扣地曰若此中果得栖息當使稿地泉湧言畢清流突出倏忽成溪其後潯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巨蛇自下騰上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爲龍泉寺焉自師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率以虎溪爲界過則虎輒鳴號故名虎溪後與陶淵明陸修靜語道契合不覺過之因大發笑世遂傳爲虎溪三笑遠遷僧衆無不欽服年八十有三圓寂於晉義熙十二年

竺道生

道生姓魏氏生而穎悟不喜塵囂遇沙門竺法汰遂落髮受戒初入廬山幽栖七年鑽研諸經不辭疲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器鑒日深問辨精敏闢中僧衆欽服若神後遊虎丘山冷然若有會心處遂棲跡焉嘗獨坐長松之下別無所接唯竪石爲徒而已一日講誦涅槃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果契佛心否竪石亦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忽見一龍飛躍昇天光影西壁遂改寺名曰龍光時人嘆曰龍既去生必行矣數日生果復還廬山留一遺影落於虎丘巖畔間時往來僧衆無不瞻禮宋元嘉十一年升廬山法座宣講涅槃將畢忽見塵尾紛然墜地正容端坐宴然而寂

佛圖澄

師本姓白氏爲人弘雅有識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其左脅乳旁有一孔約大四寸通徹腹內時以絮塞之夜欲讀書輒拔出其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滌之已而復納於中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持經呪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現掌中如對面焉又聽鈴音以言吉凶無不符驗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事殺戮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策杖詣軍門謁大將黑略略素崇奉佛法遂以澄薦勒勒召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思勒不達深理止可術動因取盆水燒香呪之頃刻青蓮鬱起光色動人勒由此信伏澄因遇事進諫凡應被殘殺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建平四年四月一日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亦傾心事澄留奉鄴城寺中一日遣弟子向西城市香

既行忽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遥護救之既而市香者還云某月某日爲賊所劫將見誅殺忽聞香氣自空而下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澄嘗與虎共坐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有火災隨取酒酒之且笑曰火已解矣虎遣驗幽州云通日火從四起西南忽有黑雲飛來驟雨滅之雨中皆有酒氣虎因事澄若神至虎建武十四年忽謂弟子法祚曰戊申禍亂將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未亂當先化矣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春秋一百一十有七時晉穆帝永和四年也

師未詳姓氏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時道悟和尚居天皇寺人無識者師家居寺側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必留一餅云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云餅是我的何復遺我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還汝持去又何疑焉師聞言頓悟遂受戒出家悟因賜名崇信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云自汝到來吾何嘗不指示心要汝擎茶吾爲汝接汝行食吾爲汝受汝合掌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領會乃復問如何保任悟云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師後詣龍潭棲止德山來謁師曰久慕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見龍潭矣德山即休師後佛教廣宣徒學日衆壽八十有六而化

降魔禪師

師不知姓氏初在歸宗會下一夜巡堂大叫云我大悟我大悟衆駭之明日歸宗問曰汝見甚麼道理敢言大悟試舉似我師對曰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然師便辭去歸宗拈一笠子送之師接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直詣五臺山見文殊普賢皆叱之曰是何精魅手持一木劍自號降魔禪師見有僧來禮拜便云魔來也魔來也即以劍亂揮云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劍下死速道速道僧皆無對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有僧問云今却爲甚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臨終有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望誰是我般人

俱胝和尚

師不知姓氏嘗宴坐一庵有尼名實際者到庵戴笠執錫連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自嘆曰我雖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參訪其夜山神告曰不須去此將有大菩薩來說法也旬日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竪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舉示師亦唯舉一□□無提唱有一童子於外或人問曰和尚說□法要童子亦竪起指頭歸而舉似於師師以□剗斷其指童子叫號出走師召一聲童子迴□師復竪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一日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藥山惟儼禪師

師姓韓年十七依慧照禪師出家納戒於衡岳希操律師乃自嘆云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即謁石頭密領宗旨一日師坐次石頭問曰作甚麼曰一切不爲石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曰汝道不爲却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有時乖語云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石上栽花石頭然之朗州刺史李翺向師玄化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不顧翺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翺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翺因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云會麼翺云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乃欣愜作禮呈一偈云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翺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翺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闍閻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響聞九十許里居民迭相訝問不知何聲李翺贈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大和八年師忽叫云法堂倒矣僧衆各持柱撐之師乃寂然順世

師名德誠在藥山會下受戒習法嘗於吳江上泛一小舟借釣適情浪跡烟水去留無定嘗作偈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又云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便得休後棄舟而逝不知所終

師不知何許人落魂嗜酒徉狂不羈終日大醉善唱柳詞人以醉和尚稱之師曰我醉且醒君醉奈何混俗和光然實不染一塵一日居靈隱寺中忽謂衆曰吾當行矣乃述一偈云平生醉裏却有分別今朝酒醒歸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釋迦牟尼佛

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摩訶迦葉尊者

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商那和修尊者

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優波毬多尊者

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鶴勒那尊者

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菩提達摩大師

在胎爲身在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譚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慧能大師

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

弘忍大師

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仇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慧能大師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不殊

僧璨大師

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險邪佛自衆生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眞佛

歸動止更彌動惟滯兩邊率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皆空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用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着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已靈光常顯見

弘忍大師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慧能大師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仇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慧能大師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不殊

僧璨大師

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險邪佛自衆生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眞佛

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莫逐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

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着境卽
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

神秀禪師

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南岳思大師

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眞

天皇悟公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本淨禪師

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

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

見聞知覺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敢無捨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

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鑒貞禪師

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

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有偏觀修道者

發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齊休

夾山密公

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

玄沙備公

善旣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

傅大士

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

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

南陽忠國禪師

青夢實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泊出殊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
人自鬧

法雲白公

衆生迷時結性成心猶寒則水凝爲冰衆生悟時釋心成性猶暖
則冰渙爲水

永明壽公

法法法元無法空空亦不空靜喧語默本來同夢裡何勞說夢
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裡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離朱有意白浪徒爾滔天象罔無心明珠忽然在掌

如隨色之摩尼衆相現而本體不動似應聲之山谷羣響發而起
處無心

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得白雲深處
坐禪僧

眞心自體非言所詮湛如無際之虛空瑩若圓明之淨鏡毀贊不
及義理難通不可以有無處所窮其幽迹不可以識智言詮譚其
妙體唯有入者只在心知如擔萬種而爲香爇一塵而具足衆氣
似入大海而澡浴掬微滴而已用百川

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
而可遣

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方了色聲正性若隨聲色之門卽
墮凡夫若壞色聲之相卽入小乘是以如來正眼普照無遺豈同
凡夫生盲二乘眇目則逢緣不發觸境無生

龐蘊居士

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

永明壽公

眞源湛寂覺海澄清絶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
心因明起照隨照立塵如鏡現像頓起根身從此遺眞失性執相
徇名積滯着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鑷眞覺於夢夜沉迷三界之
中瞽智眼於昏衢匍匐九居之內向不遷境上虛受輪回於無脫
法中自生繫縛如春蠶作繭似秋蛾赴燈以二見妄想之絲纏苦
聚之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復有邪根外種小智
權機不了生死之病源罔知人我之見本唯欲厭喧斥動破相析
塵雖云味靜冥空不知埋眞拒覺如不辨眼中之赤眚但滅燈上
之重光罔窮識內之幻身空避日中之虛影斯則勞形役思喪力
捐功不異足水助冰投薪益火豈知重光在眚虛影隨身除病眼
而重光自消息幻質而虛影當滅若能回光就已反境觀心佛眼
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迹絶以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
用一念之慧鋒斬斷塵中之見網此誠窮心之旨達識之詮

慈雲慧禪師

片月浸寒潭微雲映碧空若於達道人好個眞消息

黃山輪公

投赤水以尋珠入荊山而覓玉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
非大錯

天衣懷公

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圭峯禪師

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鑑明水靜舉隨緣而會寂

心無自相託境方生境性本空由心故現

智眞禪師

心本絶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
未照時

李長公

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智凡不
礙狀多鏡以納衆形彼此無妨若千燈而共一室

天臺觀公

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迴出古今眞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
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絶迹

雲門侃公

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眞常今
古兩忘聖凡雙絶到遮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
間天上

大靜禪師

夜間閑坐心念紛飛郤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無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十分通塞中眞心無不遍若生知識解郤成顚倒見覩境能無心始見菩提面

永嘉禪師

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

佛日才公

城市喧繁山林寂靜雖然如此動靜一如生死不二四時輪轉物理自然夏不去而秋自去風不凉而人自爽

寶持禪師

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閙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陵郁山主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琛

廣慧禪師

城市喧繁山林寂靜雖然如此動靜一如生死不二四時輪轉物理自然夏不去而秋自去風不凉而人自爽

圓悟禪師

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鳥飛空境鳥過而空中還留影吞魚遊浮境魚逝而浮內尚遺跡

善勝禪師

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無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

龍濟禪師

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郤本來人

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身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

無着禪師

念想由來幻眞性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都拋卻贏得莊周
一夢長

雲敝月運舟行岸移不知妄想之雲自飛眞月何動攀緣之舟常
汎覺岸靡移

宗一禪師

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

開先照禪師

諸人心心不停念念無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
理

以一散萬月墜萬川卽萬影收萬歸一水歸一壺惟一月展則彌
輪法界收來毫髮無端

玉泉遠禪師

一印印空萬象收歸古鑑中一印印水秋蟾影落千江裏一印印
泥細觀文彩未生時

保寧禪師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前雨滴澗水淇如藍山花開似
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佛鑑禪師

至道無難唯嫌採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紫燕語黃
鶯鳴誰道關關只一聲

明鏡當臺豈分靜躁孤雲出岫寧係去留

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眞起妄妄體本虛妄旣歸空眞亦不立

智達禪師

境立心便有心無境不生境虛心寂寂心照境冷冷
於水鏡中見自己像於燈月中見自己影於山谷中見自己聲

白圭兆禪師

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遊魚忘却水爲性命諸人請各立
地定着精神一念迴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內
明珠不撥自轉

琳公

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派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
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
未生之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

昭覺白師

添一絲毫如眼中着屑滅一絲毫似肉上劍瘡

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經義不依不了經義
寒便向火熱卽搖扇饑時吃飯困來打眠所以道趙州庭前栢香
巖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爲引清風

雲峯濬師

仙佛奇蹤 卷八 九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疎月度微凉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
送夕陽

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烟島雲林咸提妙旨

寶誌和尚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亦本虛身
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眞理相疎更若
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故有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
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

龍牙和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是夢中事悟後還同
睡起夫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十還在無心道易尋

文益禪師

一朶菡萏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庭何勞問高格

同安禪師

枯木岩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鷺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了了時無所了玄玄處亦須呵慇懃爲唱玄中曲空裏嬉光可得麼

雲頂山僧

閒坐冥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石人把板雲中拍本女含笙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仍須和休問宮商竹與絲

丹霞和尙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渟盤泊輪朝日

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眞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絶邊涯汗漫無際等空平見月非觀指還家莫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通智禪師

眞我本有迷之而無妄我本無執之而有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心

眞妄交徹卽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

崇化贊師

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終是龜曳尾

僧瀋交題像

圖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疑幻質墨彩聚空塵堪笑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遯庵珠師

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過喚起未醒人

如日發焰帶微塵而共紅非實紅也如水澄清舍輕雲而俱綠非實綠也

山谷公

衲僧命脉古佛心宗如淨月輪出則萬波分影如吹毛劒用則千里無人

慾火而以戒沃之嗔火而以定沃之無明火而以慧沃之靈泉混混消除煩躁之衷智水涓涓灌溉清凉之俯千江有水一輪寶月映寒潭萬井無烟遍地金風吹冷面

山堂浮師

埀胘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着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

覺海禪師

仙佛奇蹤 卷八 三三

碧落淨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雖然猶是建化門中事麼生是道人分上事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

臨濟禪師

一念心癡被地來碍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焚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便處處用境

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直饒透脫猶在沉淪終日吃飯未曾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曾挂着一絲頭纔能變大地爲黃金攪長河爲酥酪

法爲禪師

法身無相不可以聲音求妙道無言不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譚玄終挂脣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迹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

類卻不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卧寒沙

法常禪師

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

報恩逸公

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乎人何關於動靜

清凉國師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性相寂然非有非空不生不滅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眞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

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惟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眞似處陰息影若無心妄照則妄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妙理無住無着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絶斯絶亦寂則般若現前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絶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冲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像照而常空矣

法眞禪師

柳色含烟春光迴秀一峯孤峻萬卉爭妍白雲滃冲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宋翰林學士李宗諤修定

會稽龍瑞觀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即大禹探靈寶五符治水之所唐神龍元年置懷仙館開元二年勅葉天師設醮而龍見因改賜今額

會稽山在縣東一十二里揚州之鎮山曰會稽山海經云上多金玉下多玞石一名衡山輿地志云會稽山一名衡山其山有石狀如覆舜亦謂之覆舜山皇覽曰會稽山本名苗山越傳曰禹到大越山苗山大會計會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史記封禪書云禹封泰山禪會稽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風后曰吾聞黃帝有負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於會稽之山其坎深千尺鎮以盤石又遁甲開山圖曰禹治水至會稽宿於衡

嶺宛委之神奏玉匱之書十二卷以授禹禹未及持之四卷飛入泉四卷飛上天禹得四卷開而視之乃遁甲開山圖因以治水訖乃緘書於洞穴按龜山白玉經曰會稽山周迴三百五十里名陽明洞天一也唐開元十年封四鎮爲公故會稽爲南鎮永興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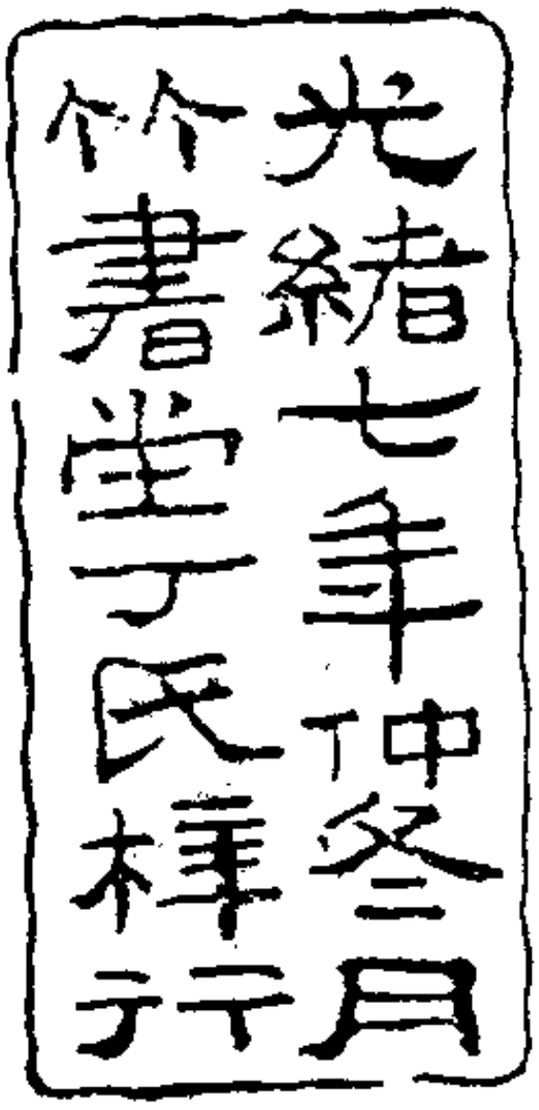
宛委山在縣東一十五里遁甲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白珪如月長一尺二寸吳越春秋曰九山東南曰天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中藏金簡書以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禹東巡狩至衡山血白馬以祭之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欲得簡書知導水之方請齋於黃帝之嶽禹齋登山發石果得其文乃知四瀆之限百川之理遂周天下而盡力於溝洫矣一名石簣山輿地志云宛委山上有石簣壁立千雲升者累梯而至

來洎聖宋每年春遣使投玉簡放金龍於陽明洞即大禹治水藏書之穴也方於治平年間罷此禮臣掘又伏覩盜州眞盜縣圖經載仙人之事言唐明皇夢身在羅五與羣仙會尋訪問盜州眞盜縣有羅鄉五里乃遣使往彼求訪神仙無所得憂惶間遇一老人問其所來乃指使者曰適我行及前忽見老人化爲白兔入地穴使者隨而掘之獲二十七玉仙人人各面前有一牌並列姓名得道處若鄭思遠泰山得道荀安禮華山得道並齎歸京師人內道場供養備見事實此粗記其略貴亦知其大概耳政和四年二月越州特奏名進士勅授潍助教臣葉樞謹記

玉岑山麗華巖寺志

平江姚孟起書

教圀


光緒七年仲冬月
竹書堂于氏摹

慧因寺志圖

東坡先生象

慧因寺山圖

晉水禪師像

序

余性好山水讀書南屏日倣韓昌黎王右仲書縱煙信事獨往來南峰諸剎而於玉岑尤數葢樂與僧止水周旋也止水圖頂退寺喜讀異書每當織月出林羣峰雪霽與余筠屐相偶拂苔坐石漱禪臥茵間出妙香苦茗以佐麈尾麈尾所及則其寺創繼顛趾與山川故物凡乃興之者屺焉完者缺焉宗律紊焉鉢衣散焉寂欲墜焉者攷之志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弗備舉乎細而脫所巨也余於是憮焉慨焉曰嗟山川幻住也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恃而況

巨靈之所呵香火之所泊哉且子有夙根亦如南屏濟師剪榛洗石重做天人之觀一箇蕉葉便可挾人於空青鈍碧間顧於仆碑斷礎讀讀三寸舌即止水笑而不答居有頃余上春官領史職旋奉誥益藩歸詣止水結夏見殿閣霞合將復華嚴第一道場非曩之落落可狐兔穴者有如止水眞能組繡琳梵繪畫泉石玉岑寺以止水重矣然止水終以寺志未葺斜陽野草仍皈冥漠譬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爲桃花鄰而已余曰是可志第非胸中有十萬卷書目中有天下奇山水者未許當之言未已吾友李飛侯自陽

羨至余笑顧止水曰寺合興乎飛侯精綜三氏筆端寸膚能化霖雨可了此一大事因緣也止水亦悟曰昔夢據木而飛非此也即遂合掌以請於是飛侯提綱表巨分注收細拾遺定亂使律宗以則鉢衣以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寺之興亡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劃刻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姓氏文藝則宗鉢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圖像題詠則游之者具矣志成問序於余余曰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詔來比辭該事所以鑒興戒亡者也是以古之人多託史以寓志飛侯斯志匪直使

其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欲墜者可舉散者可綴紊者可理缺者可完圮者可復耳矣迺或撫山川之故覽興亡之本詳創繼顛趾之因要義有綜游具有需而寺猶不興也哉三嘆以授之墨卿天啟丁卯秋虎林史氏徐時泰撰

高麗慧因寺盛于晉水禪師名于三韓弟子而韻于東坡居士居士取赤山土以實六橋之隄形家言斷其左臂不利于寺誓身爲伽藍神以護之居士精神泰山喬嶽東廡魏楚卽南高峰右峙且培塿視之何啻赤山一簣士耶第寺廢于勝國殘季皇明鼎新圖籍未定山遍爲歌鐘之北邙田沒于大力之趨負衛砂一幅地僅如丸掌卽經無際易菴今本源三師之荆豎不能及當年什一入寺俳佪御筆琅函金書寶軸什九又歸烏有不勝悲悼吾友李飛侯遊屐戾止

感居士之志纂輯遺文集爲一編且搜摭景物得十則各附以詩求同志者更相酬和長篇短什隨興所發彙而成帙以侈觀美且曰凡一切法施無畏施財施俱寓無力可辦獨有心施一著寓之于詩倘宰官富人見而生悲憫心破慳嗇心亦興觀羣怨之一助也予嘆曰卽今兄士聞此舒亶李定不能禁其捉筆況同志乎則是編之成雖謂居士護教力亦可天啟丁卯仲秋荆溪蔣如奇書于歸雲樓

慧因高麗寺志目
古陽羨李翥飛侯甫輯
虎林姚一煜葆明甫
方新子鼻甫校
卷之一 原始
卷之二 景物
卷之三 祖德
卷之四 檀那
卷之五 宮宇
卷之六 碑記
慧因寺志目 一
卷之七 碑記
卷之八 傳誌
卷之九 雜文
卷之十 題詠
卷之十一 題詠
卷之十二 法嗣

原始

今南山慧因禪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忠武肅王初稱慧因禪院面玉岑背鬼嶺赤山左翼南高右踞箕泉蛟窗二水合流而南繞于寺門環轉而東北逗迴龍橋復南出赤山埠達於西湖當是時畫船簫鼓猶得集於箕泉之下信風氣所萃也寺址最稱廣衍舊傳三十畝有奇而前後左右松邱竹塢麥隴菜畦不預焉殿宇最稱華整舊傳大雄殿放光殿華嚴閣七祖堂而外不可勝紀而僧寮香積之類不預焉自

馬鳴大士之教流入東土賢首宗之五傳至晉水大法師寔主茲院師名淨源號潛叟閩之晉江人故稱晉水從地也其疏釋華嚴諸經義凡數十種流傳海寓以及殊域致高麗國王之子僧義天航海而朝乞爲師門弟子神廟遣尚書郎楊傑賫命伴行抵師所遂改爲慧因教院明晉水教宗也及義天受教暮年還國以青紙金書晉譯華嚴經三百部并經閣之貲附貢舶以進晉水而俗遂呼院爲高麗一時豐碑大額咸以高麗冠之非獨通俗亦借晉水榮耳迨晉水示寂高麗以祭奠爲名兼貢金塔二座時蘇文忠公

守杭恐相仍進貢兩浙繹騷疏乞止之卻貢受祭晉水之名益尊元祐四年高麗駙馬都尉瀋王璋復奉詔進香幡于院更爲置田百餘畝以供承遠香火志不忘也時繼晉水教而丕振于茲院者爲易菴禪師詮講爲南渡冠冕理宗御書易菴二字賜之改禪院爲講寺尊易菴也初易菴將赴雲間演大乘教普門菩薩須爲放五彩光以顯異見盛進士碑記則其當年道行猶可想見元至正末遭兵燹之厄十遺一二皇明鼎新圖籍未定幅員悉爲强有力者所據僅存者如掌中黑子迄正德間困于征徭僧徒星散數區

殿宇風摧雨淋强半頹圮于荒烟斷梗中而所謂華嚴經閣者并不知遺址所在久矣子遺一二僧志切恢復爲延萬松師于寺講華嚴經義所集徒衆日以千計駸駸有重興機而當道以煽惑病之魚服率衆懷挺而入親詣師榻止見雙履披幃而視閒若無有雖示以神通變幻而覺範齟齬金繩梗塞師終棄去時鄉紳十洲方公抑菴陳公延僧如通悟玄明慧三師皆萬松高足也并力修舉而天王殿大雄二輪藏閣妙應殿次第興復如通之力居多焉如通菴初不知宋有易菴地得御書碑恍然

生緣矣明慧號無際授臨濟宗二十七傳衣鉢法裔纏綿至今本源兩山德行屈指稱首其徒月印朔復華嚴經閣垂成而齎志以殁裔孫止水踵而成之而寧宗御書閣額得還舊觀且欲輯志以貽不朽則建置之始末首宜詳也志原始

名山古刹聖道地場羅漢住持邊幅陬隅定多奇勝第屢歷廢興則舊蹟易湮新觀易忽遊人攬勝未經剔發何以寫煙霞之臆赴松桂之招矣綜古采今凡得十則志景物

玉岑聳峙

玉岑山與寺門對峙相傳此山產玉故澗媚異常孤根卓拔古木垂蘿南屏九曜諸峯線繞環映慧因清澗縈繞其足宋理宗書玉岑二字鐫于厓石久稍漫

漫里人遂以佛號掩之令好古者不勝扼腕

慧澗環流

舊傳源出赤山按赤山在玉岑東北則居澗之下流非發源處明矣度來勢定出南高峯之麓經玉岑入湖迴瀾數折旋繞寺門石隙琤琤鳴如哀玉蛟窗據其上雨餘泉壯未嘗泛溢若有所約束然昔秦少游濯足於此見少游龍井題名記

箕泉瀉珠

俗呼箕泉以石形相肖名甚不典在寺西北南高峯之麓怪石磊砢一泓涵澹傾珠漱玉折而東南與

蛟窗橫鐵

慧因澗上游有穴蛟藏其中爲人患故以鐵擩嵌石拒蛟令水自檐出暑月飲之冰雪沁齒舊傳在殿司左軍寨內尼菴之側今蹤跡之止巨石如障莫測鐵榜所在矣然班荊坐對翠樹丹厓居然幽勝

雪窩怪石

寺後王守禦墓北人呼石雪窩突兀稜層皴若積雪中有窩可容數坐久蔽于北邙松栢人跡罕至

雕礎神工

寺經數廢僅存遺礎相傳後唐天成間物雕鏤龍鳳雲　人馬窮極工巧近世石伎鮮有其匹

輪藏淩雲

藏閣與大雄殿相連搆合無迹紺碧翬飛高入雲際中設轉輪規制弘偉山風微動鈴鐸遠播兩山諸剎無與儷者

普門卻暑

妙應殿即放光殿昔在寺西北隅僧無際因其頹圮移建正殿北高厚其址蔭以修竹節梲精華繪飾整

麗雲間太宗伯平泉陸公塑薝蔔普門大士像于內
移舊像于輪閣之下每夏暑流金坐其中爲之肌粟

瑞光古像

宋景定間觀音大士放五彩光時易菴禪師將赴雲
間爲盛進士演華嚴敎以薦父預有此瑞盛勒碑記
於寺今湮滅不可讀卽輪閣下大士像也後人因其
異加以千手眼彷彿瑞光云至天王殿中石像示夢
寺僧無盡掘地得之或妄指爲放光像非是

經閣幽觀

宋神宗朝高麗國王次子僧統義天以金書晉譯華

嚴經三百部入寺仍施金二千兩建閣藏之南渡窟
宗御書閣額元末寺燬閣并廢雖國初重葺而經閣
未復嗣後遞廢遞興閣之遺址終屬飛蓬野蔓而無

際法裔本源澄師時切黍離之嘆其徒月印微慨然
翔復功未竟而歿本源愍其徒之志閉關面壁三歷
寒暑衆心嚮往樂觀其成裔孫止水凝拮据竣事中
奉準提軒窗四照嵐光樹色面面如畫閒御書額入
張尚書府第閣成復還數百年久廢之規一新耳目
遠近有重興之望焉

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遂造中論明一切法皆自
一心囊括本末開華嚴秘義之始忽有魔迦毘摩羅
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授如來記
數狎師師出神力降之示以性海三昧魔始發信心
率眷屬三千俱求剃度師因示以大法眼藏爲說偈
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原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
離付法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
後示滅是爲西域第十二祖

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受法於毘羅尊者後至南印
度國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言悉疑佛性遂於座現
自在身如滿月輪眾性所法音不睹師相時有長者

迦那提婆告眾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蓋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廓然虛明正如是耳輪相隨隱復現師形爲說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法說無其形用辨非聲色遂得大智度論十二門論以廣中論之旨垂之後世後以如來大法藏付弟子迦那提婆爲說偈曰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座凝然示寂爲西域第十四祖

一切聲啞遇師立能聰辨至帝心法師名法順俗姓杜萬年人十八出家受學定法於聖僧道珍凡世間一切驅圓蟲馴惡性馬德及異類所不可測唐太宗詔問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滴除師曰聖德御宇微恙奚憂但願大赦聖躬自安上從之疾遂瘳因賜號帝心所著法界觀門一卷妄盡還源觀一卷專弘華嚴之旨於貞觀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坐化於南郊義善寺雙鳥入房異香留室經傳卽文殊菩薩現身也爲東土華嚴教之第一祖

雲華法師名智儼不詳里氏帝心法師高足也凡帝心詮釋經義師更流暢通辨使其教之大行雖不加著撰而羽翼之功弘焉爲東土華嚴教之第二祖

乘頓教五一乘圓教則天豁然領解乃著其說爲金師子章睿宗授內禪請師授菩薩大戒師爲講華嚴三十餘遍楞伽密嚴梵網經起信論等十部皆爲義疏先天元年十一月終於大薦福寺是爲東土華嚴教之第三祖師寂而弟子慧苑等悉叛其教後百年而得澄觀

清涼法師名澄觀會稽夏侯氏子初出家於應天寺誦法華經十四得度乾元中學律於棲霞濃師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河三論於亡壁大麻初於瓦官傳涅槃起信論終南法界觀法藏

還源記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訖從荊溪習止觀法
華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咨決南宗
禪法謁慧雲明了北宗玄理一切儒墨竺乾梵書諸
部莫不旁通博綜居京師大華嚴寺講華嚴大經造
新疏二十軸德宗誕節召講經內殿以妙法清涼帝
心遂賜號清涼法師紫衲方袍禮爲教授和尚元和
五年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豁然有得敕有司鑄金
印加號僧統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示寂壽
一百二歲葬終南石室宰相裴休撰銘載八卷中師
歷九朝爲七帝師所著疏記四百餘卷是爲東土華

嚴教第四祖

圭峰法師名宗密果州何氏子初得法於荷澤五世
孫道圓清涼一見語之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
子乎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起信唯識蘭盆法界觀
行願品等疏鈔及修證科儀凡九十餘卷太和九年
文宗詔問佛法大意賜紫方服號大德師會昌元年
正月六日坐化於興福塔院謚定慧塔曰青蓮亦宰
相裴休撰銘載八卷是爲東土華嚴教第五祖

以上七祖晉水建堂以祀明教所自傳以志水
木本源之思者故各列小傳清涼圭峰二傳有碑在寺故不詳

長水法師子睿嘉禾人依洪敏師學楞嚴至動靜二
相了然不生有省間瑯琊慧覺道重當山遷至其門
值其上堂卽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覺喝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俯伏流汗
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以
報佛恩師如敎辭去後住長水眾幾一千以賢首宗
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得衍華嚴教於晉水者
亦祖也

晉水法師名淨源晉江楊氏子母感異兆而生遂出
家受華嚴於五臺承遷學台論於橫海明覃還南聽
長水楞嚴圓覺起信時四方宿學推爲義龍因省親
於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
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
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航海問道由弟子禮初華嚴
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
丞蒲宗孟撫杭奏以慧因易禪爲教時稱師爲中興
教主元祐三年十一月示寂塔舍利於寺西北是爲
本寺華嚴教之始祖詳人卷塔銘

圓澄法師名義和乾道中住慧因寺偶閱淨土傳錄
以華嚴部中未有顯揚念佛法門者乃著無盡燈以

此經宗旨偏讚西方爲念佛往生之法後遷平江能仁寺

高麗國義天王姓國主文宗仁孝王第四子辭榮出家封佑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至四明郡上表乞傳賢首教蒙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塘慧因淨源以自代乃敕主客楊傑送至慧因受法焉暮年歸國雖不得於本寺稱祖亦秉教於晉水者也至其輸金建閣故又列之檀那

懷祥禪師主教慧因寺上堂曰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雞入水大家知且

二不克支撐廢墜延師入寺師憫其誠許以動眾設壇講華嚴秘義聽者雲集日以千計遠近供億擬於

萬松法師雙徑慧林行高望隆時寺僧星散僅遺一

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見傳燈錄

義盡禪師住慧因寺僧問佛未出世如何師曰摩耶夫人出世後如何曰悉達太子見傳燈錄

既去師語寺僧曰敗乃公事者此人拂衣去

易菴師名如通紹興人因萬松之緣中廢鄉紳方公

當道府公某惡之微服率武士懷挺而前意必辱師

陳公以禮延至師木訥沈靜宛若處女及興廢舉墜

每至師榻雙履宛然開幃視之杳無所見眾驚爲神

果敢承當有不阻不撓之槩時殿宇崩圮僧徒流落

雖妙空無際二師同時應徵事每咨決於易菴故天

士盛熙朝撰字畫澹漫祇可彷彿其意大都爲父太

尉公遺命請易菴演華嚴經教菩薩預於師之將行

王大雄輪藏鐘樓不數歲而昱然鼎新皆易菴力也

放五色瑞光以示之則師之道行弘微佛鑒於幽帝

事竣入天台國清了生死大義嗣臨濟宗傳焉詳卷八塔

欽於顯總可追想其概矣惜繼述無聞不自表章其

銘

無際師名明慧海寧人躭靜守雌不希聲譽嗣臨濟宗於雙徑師受其傳鉢入寺居觀音殿苦其卑湫因於千佛閣遺址移建其上雲間陸宗伯平泉嘉與助成之尤多未竟之志而天促其臘爲一時縉紳所惜妙空師名悟立雲南人初與易菴無際同時應聘繼傳派不同而協心戮力如手足故今法裔綿遠

慧因寺志卷之四

檀那

多金長者軋茁旃林篤道荃臣金湯法界良因夙植蓮胎暫移蔗種琳宮寶刹仍是故棲是以任事如己身揮金如長物耳苟不詳徵名實恐泯慈勳若徒侈烈冠紳幾同仕籍矣志檀那

吳越錢忠武肅王鏐始建惠因禪院於玉岑山北是爲茲寺之始

宋神宗皇帝以高麗僧統義天之請受賢首教於晉水法師敕遣主客郎楊傑送至錢唐慧因教院兼有賜賚

寧宗皇帝初年南北罷兵萬幾稍暇間同宰執一幸茲寺檢閱高麗所進金字華嚴經賜金修閣御筆書額今尚存

理宗皇帝嘗幸寺聽易菴禪師講華嚴祕義寵賚至御書易菴二字賜之今存妙應殿

高麗國文宗仁孝王以國中天有雨花之瑞每瓣現晉水二字適其幼子義天辭榮出家命入中國受晉水師教明年進金字華嚴經三百部銀二千兩建閣於寺藏之

義天卽仁孝王子詳別卷附張伯雨王蒲團傳王蒲
團者武林山中人無名字人就所業呼之麄麻間居
慧因院廡下織蒲爲業團成售去卽以施僧及周道
途苧者恐不給更約己以望其腹身衣鶉衣羸瘠僕
僕於道見者無不笑其愚及齒衰且病不能事所業
卒餓死委屍道旁一士人遇之惻然曰是好施王蒲
團也竺乾之敎無有施而不報今枉然矣書果報二
字於其臂買棺瘞之而去後士人舉進士應制科上
等官主客郎奉命使高麗時高麗仁孝王當國燕使
於寢館數行言笑綢繆漸及宮中細事王曰不穀數

子其一瘡揣其智慧絕勝言者臂有夙記彷彿果報
字未揣因緣何居耳使因請得一見之王命引見比
至使前驟言笑如故相識出臂示使者宛然道旁悽
惻也王大駭異使者具述以故子啟王願辭榮出家
爲僧從之更名義天封佑世僧統明年入中國疏請
受晉水法師華嚴經教後見天竺慈辯請問天台教
觀之旨悉得其旨比歸國建大刹號天台寺而奉慈
護法因晉水之名高且遠恐以一高麗爲諸島夷倡
縣官賚且不貲終釀禍釁不得不加庸之一字以杜
覬覦建閣藏之嗟乎蒲團死義天瘡義天語蒲團生豈
偶然哉織則殫廡下之傭佚則分海藩之賦等施也
廣狹無論已或曰買棺士人卽無爲楊傑次公也
蒲宗孟以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出鎭錢唐率寮屬
敦請晉水法師住持慧因敎院施金建七祖堂
許懋　孫昌齡俱轉運使捨畫善財參善知識五十
四軸併供具三十事
李孝先　姚舜諮俱朝散郎通判軍州事捨經函六
百枚
蘇文忠公軾據文忠卻貢疏云自熙寧以來高麗屢
入朝貢兩浙騷然皆因奸民徐戩等交通誘引妄談
庸僧淨源通曉佛法以致義天羨慕來朝從源講解

源死其徒復持眞影舍利違禁過海以致義天差人
祭奠兼進金塔探瞰朝廷受之則以貪示外夷計構
紛然朝貢踵接夷使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不惟
中國受疲而邊防亦疎乞卻金塔勿受絕其來意云云
則是文忠目晉水爲庸僧矣何以伽藍之誓護持茲
寺如此其大且久也大都文忠此時護國之心甚於
護法因晉水之名高且遠恐以一高麗爲諸島夷倡
縣官賚且不貲終釀禍釁不得不加庸之一字以杜
夷使之來耳若曰源非中國所尊而遠夷嚮往如此
不幾貽笑中國耶然玩其疏中云從源講解非善知

識何由得講解又云持源舍利過海非眞羅漢何由得舍利既已善知識眞羅漢矣尙得謂之庸乎是文忠故矛盾已說以示此僧之不庸而姑借一字之貶以距外夷而安中國也欲示中國之尊卽佛印之據座以爲得體欲彌中國之釁卽晉水之方來以爲生事總文忠護國之心甚於護法耳異日伽藍之誓不獨補赤山亦以謝晉水也贅言以識觀者之惑

蔣之奇以上柱國弋陽郡公正議大夫知杭州軍事捐俸助建華嚴經閣兼爲立石

元璡高麗相捨藏經一部於寺有碑

瀋王璋高麗駙馬都尉元祐四年進香幡以奠晉水爲置田百餘畝以奉香火今碑尙存

葉伸兩浙轉運副使兼勸農使權知杭州軍以蒲公改禪院爲教院捐俸助葺兼爲立石

呂惠卿鎭南節度使柱國東平郡公知杭州尊晉水法師教爲助葺教院於其寂爲建塔立石

楊傑兩浙提刑上輕車都尉以常奉命謁晉水於本寺護教特力

元祖於上都聞華嚴賢首教獨盛於杭之慧因寺遣使賫金兼頒戒諭勒石以垂永久

趙孟頫子昂每至武林必停橈赤埠徘徊慧因謂人曰吾獨愛其古寂爲手書碑刻數通今一尙存

黃子久公望卜築筲箕泉之旁晝七祖堂四壁見繪皇明自嘉隆以前寺廢僧散文獻零落檀那功德一切無徵末若宋元猶延碑志故錄自嘉隆以來諸檀護之最宏鉅者若夫積壤滙涓洪纖平等並列豐碑垂之不朽茲卷不及詳已

十洲方九敘錢塘人承天太守感寺之廢墜延潁僧悟玄入寺意圖修舉惜公乍殁而悟玄孑力未竟厥志

抑菴陳洪濛仁和人大中丞復舉僧如通明慧共典修舉而悟玄遂得協力以襄厥成凡殿宇禪棲恢宏倍昔如通之力居十之七

敬亭陳善錢塘人方伯優游林下輒詣玉岑與如通結契于寺之修建大有施捐

元洲張瀚仁和人大冢宰雖位歷通臞而邱壑情殷時有物外之致山僧野衲頗從之遊玉岑惠潤材贍時經如通明慧引爲法侶於其修造厚有施贈故公之弟文學彥淩居士子虛子姓如玄度世張仲舉三孝廉悉因冢宰遺澤檀護之功世世賴之宋寧宗御

書閣額昔入公第而諸孫竟能慨然完趙雖公忠厚之傳而後人繩武可稱不愧清白矣

胥峯陸杲平湖人秋官郎嘗于武林講致知之學如通從之遊質以禪語言下頓契謂六通三明異名同歸不滅法派手書世說一則于其壁引爲忘年之友其子冢宰公光祖孝廉公光宅悉命與之遊故如通修復茲寺陸氏檀施之力居多

平泉陸樹聲華亭人大宗伯每遊湖上與明慧交最厚以慧有志移普門殿于千佛閣址捐貲若干助之更殿額爲妙應公在部時剃度寺僧性賢等三人

卓明卿居士仁和唐棲人捐貲修造伽藍殿

順所胡孝仁和人新安太守如通營修多有捐助錢塘邑侯姜公召助給更優胡公左右之也

寓庸黃汝亨仁和人憲副生平護沙門教似有夙植

雨山諸刹無一不受其鴻庇于茲寺之衰尤深注惘

寺僧照微奮志興舉公不惟傾橐而於知交同志緘函數百旁午道途至藩臬郡邑諸公竭力從臾故微得復華嚴經閣之舊觀焉

清遠洪瞻祖錢塘人見任大中丞平日護教篤摯與

黃憲副公如左右手萬厤辛丑憫慧因大殿將頹施

百金寺僧性賢修葺凡棟梁朽腐者一更新之初照微建閣蓄意待時而未敢形諸口洪公特發是願適與微合遂殫力鼎新因公奉持準提咒故設準提像于閣以是閣之成雖黃公之左右居多實公肇基也

迄今諸公子皆相繼護持曾無倦懈寺實永賴焉

本如吳用先桐城人時爲浙方伯捐俸造經閣準提像恐出庸手托蓮池大師命良工爲之莊嚴福好得未曾睹又優婆夷高門許氏助裝金碧增麗靈河黃充謙錢塘人大參謂先朝名剎首當恢復厚施以助其成

屺瞻葛寅亮錢塘人見任甸卿諸山古剎多其法護密邇茲寺檀施更稠于宗相修建時吹噓之力尤鉅益軒呂純如吳江人大司馬進香天竺忽于舟中夢偉衣冠丈夫謁之以廢寺相托丰容巢止種種留目比自天竺旋輿中途暫止玉岑輿夫慫恿入觀古蹟公勉從之入寺瞻禮淒其萬狀頹垣毀像什九垂盡徙倚東廡見坡公像宛然夢中所接也感而捐貲修葺茲寺凡大殿藏閣山門鐘樓悉命寺僧宗相主其事一切務爲永久計郎所費不貲不較也宗相殫力承當輪奐聿新金碧映發庶幾追唐宋之舊矣一時

若憲長王公在晉藩參胡公世賞臬副陸公完學郡守姚公之蘭郡丞唐公學仁權使宋公長翰聞呂公感夢事奇咸捐俸以助而公外弟錢可字無可護持尤力

霞標楊師孔貴州普安人以水部郎監南關榷一年之中興廢舉墜兩山諸刹多受其蔭以松陵呂公之託尤眷慧因嘗助葺鐘樓手書潮音顏之

延禧柴紹勳仁和人見任夏官郎當宗相葺殿時宰吳之矇城聞古寺興復捐俸寄助

行可李事道錢塘人以孝義傳家為八閩鹺貳生平信心之篤護教之殷眞有絲縷不牽千萬吾往之槩子兆勳仲休奉道尤謹平日遵雲棲教于放生掩骸拯困齋僧等事不吝捐橐為之設常住放生錢法以垂永久于此寺之衰極切眷注重修妙應殿助建華嚴閣多賴其施于每欲濬惠澗下流為池以放生力未逮也至率僧徒以戒律濬泊勞勤必身先之

小江聞涑孝廉啟祥子將其子也父子護沙門教諸山屈指在甲乙間禪宮銷歇支撐多方如策家政于慧因尤為加意凡有興作恃為龐公

大玉徐時泰錢塘人太史諸生時嘗讀書南屏往來

玉岑與寺僧寂澄說無生法契合悲照微蚤世未竟厥志剃度一僧法凝以嗣其傳嘗勗之曰高麗之古不減淨慈而衰頹至此者以無志乘可稽也名山古剎時有興替藉以永延令人興起者志耳往不可咎來猶可追是在子矣凝遂奮然承之斷碑殘碣搜剔靡遺更老故聞隨筆傳寫以供輯綴帙成公聞之喜助貲壽梓兼為序其簡首即巴音里調得附青雲以不朽矣

盤初蔣如奇宜興人見任憲副即宋杜國顓叔之裔遨遊湖上止宿寺中見杜國遺碑慨然樂輸若干以助碧鮮經始仍為書額

仲敷蔡仁洽仁和人讀書寺中登賢書思以報佛之祐樂為輸助

經宇蔣時錢塘人居士捐助經閣四垣及寺中諸聖像地獄變相咸為裝飾所費金百餘

自宋迄今五百餘年耳赤山替而成原惠澗湮而爲陸滄桑反覆奚待刼火燒而天一孕況土木廢興乎然而周鼎未移黍離滿目曾社久屋靈光獨踞要亦未可定也其間或自昔遺或由今豎或屢葺而失故或名存而實亡總循環于轆轤世界中矣志宮宇

大雄殿吳越王建但遞圮遞修榱桷棟楹漸非故物祇石柱及諸礎猶是漢宮金狄耳然規模跂翼與玉岑對峙差相伯仲不失舊觀初止奉毘盧佛一尊自

易菴通之葺遂中奉釋迦左普賢而右文殊以華嚴座普賢長子居上首也當年倉卒舉廢不久復敝松陵少司馬呂公益軒祈嗣天竺舟中夢蘇公爲此寺乞緣中途偶憩謁公像于東廡宛符夢對遂捐貲重葺大殿輪藏殿一朝改觀矣

輪藏殿與大殿相連高則倍之接構工巧無湊泊跡雖諸山繚繞湖中彷彿隱見中設轉輪貯欽賜藏經於函璧水瀠環舊阿翬煥相輪聲聞數里兩山邀遊咸謂目未曾有也下奉大悲像相傳即放光于景定間者

天王殿舊已廢萬厤間寺僧易菴通建以玉岑緊逼無隙地即山門爲之旁設四天王中龕向背俱觀音像不知何人作此其石像由掘土得之者淪埋歲久莊嚴福好宛然如新止水意欲移奉別室而置韋馱而北去俗僧見遠矣

殿額華嚴第一山今失妙應殿亦宋遺也節梲輻輳備人工之巧舊在大殿西北萬厤間無際即千佛閣遺址移建于上前後脩竹檀欒最宜暑月雲問陸宗伯平泉塑旃檀大士像于內頃歲李太學仲休重葺更增麗矣

千佛閣舊以輪藏崔巍建此閣以蔽之高峻相匹至正末燬于兵今遺址爲妙應殿

華嚴經閣宋時高麗國王之弟僧統義天奉晉水大法師賢首教疏請入侍爲弟子朝廷許之比歸國以金書華嚴經并建閣之貲附貢舶以進遂搨茲閣南渡帝壬無不親臨校閱寧宗御書閣額以表章之元末兵起並爲灰燼惟閣額尚存張尚書元洲家後其子孫復施還寺故月印止水鼎建新閣以御書顏之興廢繼絕張氏之功不可泯矣

七祖堂晉水法師建以奉馬鳴大士及龍樹帝心雲華賢首清涼圭峯七祖相傳在伽藍堂之東北今不

可攷余謂後有興起者當增晉水宋易菴爲九祖而
以明易菴無際妙空三師配可也
鐘樓在正殿東南易菴通建高可十尋楹軒翥上
縣洪鐘下奉幽冥教主翼以地獄變相近年松陵呂
公捐貲重葺水部摧使楊公震標協成之書額其上
閣下諸相煜然重新則止水力也
伽藍堂在大殿東廡宋建初奉華光一像後蘇文忠
倅杭築六橋之隄于西湖欲取土於山以實之而諸
山多石不便畚鍤惟赤山純土濱湖易于輸載隄成
而山已夷而原矣形家言去此山則慧因失其左臂

行不利于茲寺文忠矢於佛前願爲伽藍神以護之
命增己像于華光之右嗣後屢著靈應近年見夢于
松陵呂公事尤顯赫見公願力之弘非他賢所能及
也呂公以公與華光聯座殊覺不倫擬于堂右隙地
設公專祠以祀之惜寺僧莫能任其事者
禪堂三楹在妙應殿右萬厤間易菴等建爲公所楞
伽室在禪堂前妙空易菴建
高麗王祠在楞伽室前想昔以經閣餘貲爲義天報
本耳然貲雖供于爾主事實始于義天則宜設義天
一像以配之豈當時綿蕞草創制猶未備也
碧鮮閣在妙應殿東北瓏玕萬箇浮翠北窗雲影月
魂風篁雪拍憑欄招攜時集儿案洵南山一幽勝也
子讀扈載賦久擬于梓里山中建閣顏之然頭顱衰
暮爲歡幾何不若公之人人嗣後高朋韻士暇日登
此彈琴賦詩呼盧浮白即余百年後猶得以精神繾
綣爲快故以閣貲若干付止水經始其事務爲可久
無若杭欵草草作一二十年計也
香積在七祖堂後今廢
滌池在香積旁廣可丈餘週以文石今遺跡尚存法
相菜圃中

碑記

敕賜杭州慧因教院記

杭之爲州舊屬縣十寺院五百三十有二凡講院所傳多天台智者之教惟賢首一宗歷年沈隱是以法師源公力振宏綱始立教藏于蘇于秀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祐世僧統義天聞風摳衣願承密印于時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蒲公來牧是州以廊廟之器而臨一方其愷悌之政威懷之略指麾於談笑之間綽有餘裕乘閒率賓僚遊南山慧因禪院觀其締構

棟宇規摹壯麗惜其久寂而不葺乃命法師主之又施金塑賢首七祖之像僧統從而印造經論疏鈔七千有餘帙教藏之能事畢矣於是其徒晉仁等以狀援例乞易禪院爲教院永世相承以嚴師席蒲公卽具奏以聞越元祐三年五月一日錫命報可崖谷輝煥邦人踊躍賢首之教自是而興其學之淺者知由文字入不二法門而不泥於文字其學之深者見佛性於言下而至於無言則此院易名之旨乃示人像法之宗如暗室而照明燈如步海而駕大航豈小補而已法師敬上之賜刋較於石托予述而揭之以垂

慧因教院華嚴閣記

鎭南軍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葉伸立石

杭州慧因教院華嚴閣記

鎭南軍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上輕車都尉借紫金魚袋章衡記　維那沙門履淵監院沙門晉仁勾當廣潤大師曇眞首座沙門道璉通議大師子寧書住持傳賢首祖教沙門淨源

朝散郎權發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楊傑篆額

朝散郎權發遣兩浙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兼提舉本路鹽事權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上輕車都尉借紫葉伸立石

義天竟其學還本國其兄國王與其母命以青紙金書晉義熙唐證聖正元中所譯華嚴經三本凡一百七十卷附海舟捨入源師所住慧因教院以報皇帝之德至元符元年冬其國遣使貢方物及建中靖國元年復遣使賀今上登寶位繼附白金千數百兩請於慧因院造華嚴經閣及盧舍那佛普賢文殊菩薩像并供具等置於其閣乞差童行管勾歲與剃度部使者及引伴各以其狀聞朝廷皆許之未幾閣成源師之法子曰希仲以余與源師有舊請爲文以記之賢首教者世傳華嚴經之學始於帝心杜順尊者

智儼次賢首國師法藏次清涼國師澄觀次圭峰禪師宗密帝心有法界觀尊者有搜玄記賢首有探玄記皆釋晉經而已至清涼爲唐經作疏而證聖正元之二譯始備圭峰復爲清涼作講義源師因以五師之像設帳座而祠焉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同綰善財童子參善知識五十四軸并供具三十事通判單州事朝散郎李孝先姚舜諮共置經面六百餘枚高麗國祐世僧統義天聆芳咀潤禮足承教印造經論疏鈔總七千三百餘帙莊嚴壯麗金碧相輝其弟子希仲等欲光昭偉蹟以文見屬因語之曰昔者無上法王出現於世以空化執以緣業化妄以雖輪轉生死而莫之悔雖世所謂賢有智者未免乎此也今義天不以夷夏之異山海之遠求師以問其說及其得請又作佛事以爲報而源師究極義學至爲殊方之所師慕如此是皆可書也乃爲之記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一記

右正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上柱國弋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七百戶蔣之奇立石

慧因院教藏記

大宋杭州慧因院賢首教藏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蒲公鎮錢塘之明年政成民樂春正月請晉水淨源闍黎住持南山慧因道場又施金立賢首華梵七祖之像設帳座而祠焉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同綰善財童子參善知識五十四軸并供具三十事通判單州事朝散郎李孝先姚舜諮共置經面六百餘枚高麗國祐世僧統義天聆芳咀潤禮足承教印造經論疏鈔總七千三百餘帙莊嚴壯麗金碧相輝其弟子希仲等欲光昭偉蹟以文見屬因語之曰昔者無上法王出現於世以空化執以緣業化妄以

地獄化愚故五藴九識十八界膠固循環回復於生老病死之中者咸歸度門至於妙用無迹眞空無體本源清淨覺照圓明卽華嚴海會稱性極談無大無小同證菩提恢恢焉炳炳焉不可得而思議也嗟乎能仁滅而法網散宗途異而諍辯興馬鳴菩薩乃造起信論發明大乘以摧邪說龍勝得之開章釋義又入龍宮誦華嚴以傳於世帝心尊者應跡終南挾論集觀以授雲華于時機感尙微法雷未振於是賢首菩薩統一心宏五教大明旣升燔火斯息大雨普注羣物咸潤清涼定慧二大士又從而演之通之如貫

意珠圓融無盡噫去聖益遠精義漸隱源公以超悟浩博之才力扶祖訓集性大經著述疏記無慮數十萬言始建教藏於蘇之報恩法華秀之密印寶閣普照善住今慧因虛席又偶當世明公與協力而興之闡揚尤盛學者如歸隨根器破疑惑能脫纏縛者入正解悟本覺離我人相者比比有之宜乎名流天下化行東表俾世之言佛法者知賢首之爲正宗刻之金石無愧辭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護軍吳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章衡記

承事郎監杭州都酒務兼權市舶司唐之問書

奉議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文勛題額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輕車都尉河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一百戶蒲宗孟立石

高麗國僉議贊成事元公捨大藏經記

翰林院直學士朝列大夫本國重大匡守僉議政丞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判選部事致仕閔口口撰

重大匡上洛君金恂書并題

夫以實際而觀則廓然空寂無名無相本無衆生亦無諸佛豈有生滅苦樂在於其間哉然諸有情背眞逐妄自有生死去來故罪福由是而生苦樂從斯而出罪福旣生復有輕重苦樂隨出亦如形影於是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諸趣紛然而作是所謂衆生也苦莫苦於地獄樂莫樂於天堂然天報將盡亦有五衰之苦而又隨業墮落則亦未免於三途故天堂

之樂不足恃也於中有一聰慧之人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而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所謂佛也佛以平等大悲視衆生如一子然諸衆生根器不同非一法可度故欲隨其根將適其器而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八萬四千法藏如世良醫救諸病用藥至千設方至萬非苟多其藥而廣其方也藥隨病異故不得不然耳是以我佛釋迦成正覺轉法輪始自鹿苑至於雙樹七七年間所說怯門不爲不多矣及乎一千年後其教東漸自漢明夢見金容已來西竺梵本之來譯東夏者無慮五千餘卷經律皆佛

口所宣論則皆諸菩薩所造如易之十翼春秋之三傳者也略舉諸經所有功德則或有但聞其名及一句義者猶勝純以七寶積滿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又復分別半偈者亦勝教百恒河沙衆生得阿羅漢果於中密教則有影過風經之益或有一字之功能令滅罪成佛戒律則一日之功亦能生佛淨土然則苟能成一卷經閒一句義依一字功修一日戒亦足爲千生萬劫難得之福慶也況復成一大藏趁年披轉者豈不萬萬於前功哉然此須有大財力者能之而世之富貴者例皆聚不厭多滿不知足急於求利怠於爲善及乎四山既合五家爭奪然後無如之何假使得如汾陽終始何益於身後哉在當世獨得超然世外之明見者惟我退翁元相公有焉公生閥閱而蚤收科第歷清華而驟登卿相當其急流思老晦之知止深信勝緣慕靈運之在家曾與故僉議中贊安公同誠立願印造大藏經一部俾安於四明之天童禪刹猶以爲歉今復度其功費而竭盡財力印成全藏一部奉安大覺國師所起道場以爲地勝人高而法寶雖具若不披轉於歲時而興其福利則與夫多買良田遠求好種而不解耕耨者何異哉於

是又備趁年轉藏之資并以捨施善哉未曾有也其所願則皇帝聖壽萬萬歲皇太后億載萬年潘王國王各增椿算先公先妣超躡寶蓮四生六道一切有情咸蒙饒潤同至菩提耳大哉心乎所成大法寶藏宜安於此而捨之於彼者以無自他彼此之殊也所作最勝功緣先奉君親者始終不離忠孝之道也由斯而往則雖欲後於自利福祿其不先於公乎推其餘以及千孫尚有餘慶矣以予爲蚤年同牓辱知蚤厚且親請以爲記予以老病固辭請之不已不獲已而麤敘其所見知耳

元祐元年二月日

功德主大匠僉議贊成事判總部事致仕元瓘性
海慈照明宗大師華嚴宗主杭州路高麗惠因教
寺持僧慧福立石

重修慧因講寺碑記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
南京吏部尚書經筵講官國史總裁掌詹事府詹
事新昌潘晟譔文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會典總裁餘姚呂
本篆額

賜進士第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詔階正奉
大夫正治卿前奉敕提督雲南廣西學政錢塘陳
善書丹

西湖有古刹曰慧因玉岑山龍盤其前南高峯虎踞
其右擅諸山之勝爲名梵之雄葢宋吳越忠武肅王
所刱也元豐間高麗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受晉水
而經始正後爲觀音殿雲間禮部尚書平泉陸公樹
聲大書妙應殿扁以遺之左建伽藍殿禮華嚴經貲奉于寺更輸金建
鐘樓幾百尺鑄洪鐘以司晨昏聲聞數十里簷宇垂
華嚴大閣藏之故時人多以高麗名寺者理宗朝有
阿百楹相扶言言翼翼而向之歸然者如故也經始
易菴禪師闡揚大乘丕振宗風開拓道場爲一時緇

流所推戴理宗御書易菴二字賜之刻石尚存迨我
皇明慧因寺歸然魯靈光也正德來僧固征徑幾亡
是公矣寺之削也滋甚嗣後僧僅子遺亦鬬新葺欲
以上賓禮禮行僧萬松爲重修主以否運未極不果
也向之歸然者瓦欲爲飛梁將虹沒對之興悲矣山
羞泉性草木鬱悒者數十年佛法有靈檀越未墜所
幸承天守十洲方公九敘掛冠歸隱力圖恢復延致
滇僧悟玄相與協成之藏殿將新而十洲公倏焉觀
化悠悠末法誰作金湯已即茲藉大中丞抑菴陳公
洪濛參悟禪宗了無人我護持益力遂於隆慶御宇
之初爰命悟玄慎舉同參僧如通如通亦舉僧明慧
共典佛事一乃心力對佛矢言篤務謀成三僧者皆
萬松法子也如通經明行脩從容應務不出半語抄
一錢即人之靳不捐一金者驟施惟恐後於是撤而
新之爲出門貯四大法王前正殿廬三世佛中轉輪
藏藏佛經若干部全奉延明經僧十餘眾校閱三年
而經始正後爲觀音殿雲間禮部尚書平泉陸公樹
聲大書妙應殿扁以遺之左建伽藍殿禮華光神搆
鐘樓幾百尺鑄洪鐘以司晨昏聲聞數十里簷宇垂
阿百楹相扶言言翼翼而向之歸然者如故也經始

於萬麻甲戌以戊寅落成通計五載惜明慧先寂不
令見之如通悟玄率其徒與孫焚修於斯鐘磬鐃唄
華鬘旛蓋朝夕贊揚以祝世界主萬年有道之長至
是而萬松末竟之志得如通以成之也否極而泰數
與悟玄號妙空長眉脩幹心與行孚藩伯麓池郭公
斗以梓里情將捐俸爲助而公釋位去悟玄有志焉
而力莫能與也如通號易菴披經而入景像蕭然不
自意遂能起廢若此奇哉自宋迄今數百餘禩而易
菴之號殆相符合宋易菴爲前第一代阿羅漢今易
菴爲後第一代阿羅漢佛教中興豈偶然哉如通越

產也讀儒者書尤長於內典慕大鑒不傳眞印用是
出世遊京師爲比部郎平湖胥峰陸公杲所重入少
林徧歷五嶽海內沙門皆知有易菴矣大理陸五臺
光祖厥弟雲臺光宅相與友善蓋二陸鳴東越之學
以致知先登於岸如通闡西方之傳所謂般若波羅
蜜者多默契云子亦東越人也向在留都掌邦禮如
通以藏經謁子備陳慧因興廢之顛末且稱子同年
友陳中丞公爲之主盟其峻護者則錢塘令西蜀姜
君召慫恿以成之者則徽郡守仁和胡君孝也子奉
明天子召還北如通紹介請迺述所聞於如通者而
次第之以屬石史
萬厤六年歲躔戊寅冬十月吉旦傳臨濟正宗二十
七世沙門如通立石
四明慈水諸應元校模上石

慧因寺鐘樓銘 并序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奉敕巡撫貴州兼湖北川東
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得請致
仕恩封進通議大夫仁和陳洪濛撰文
賜進士中憲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掌司事前
太僕寺少卿山東道監察御史奉敕提督北直隸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徽州府知府前禮部主
客清吏司郎中餘姚胡孝書丹
夫廣樂之陳始條理于金奏名藍起仆苟非鴻鎛擊
鳴上徹九天下震九地奚以普度幽明而住持三寶
哉本寺前代弘法有人上感帝王供養遠致海外莊
嚴凡百珍異精妙殊絕尋常逮乎勝流不作日墜日
消竭求苟完集緣恒艱幾成復輟雖梯天葦海不足
以喻云自易菴法師之來也漸整舊規隨機善導四
眾故良緣輻集諸功德展轉成就正殿元獨毗盧佛

一尊座下惟侍托塔毗沙門護法韋馱而已四旁周
圍前立二十八應眞易菴以爲華嚴境界
有主有伴於是左增長子大行普賢願王右增小男
大智文殊師利法王子至於藏殿起於圍池正猶龍
藏之在香海關棁潛通隨推旋運靡滯其中八方安
置經函高列三十三天復上下迭彰雙垂兩象而外
環之以傑閣始者零星朽蝕閱歲塵霾池閼泥濘遊
蹤斷絶路徑草荒一旦煥然改觀僉莫不以爲出於
意外矣而易菴夙願彌深經營益力於是建層樓以

撐霄漢鑄鴻鐘以覺愚蒙噫抑豈非所謂隆替有時
得人則興者歟夫其習講而遍開五教參禪而備究
五宗兼之結印加持梵唄布薩罔非素業誠如來之
所使也是以木材集而繩墨使銅材集而爐鞴具權
輿造化自有大勢天不思議大士冥爲之績又何必
扇飈飛廉揚烈焚惑借巧于班輸藉力于賁獲哉若
今樓已翬飛而鐘已懸綴矣雖然曷可徒標而徒扣
耶良以主者既淨尸羅奉迦維顯密單復之付授卽
警欬無遮而功不唐捐夫金聲肅物又況其大者乎
哉彼三界羣萌沈迷於順逆之境冥冥長劫故於晨
朝暮夕如法曳綆舉撞鴻鐘連鳴鍠鍠然聾聾然而

聖旨撥賜田山省劄公據

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臨安府見拘籍鹽官縣造僞會張阡二等二十八家共田產乙千餘畝上米五百一十二畝共上米麥三百八十碩尖名下合沒柴山一伯五十三畝并被計阿五鄭良輔等冒名强占沒籍田五十餘畝及各人生屋等物未蒙官私盡數交付本寺近具狀連交業細單投安邊所施行右劄付慧因高麗教寺永遠爲業可劄下

即日　八月二十一日恭準　宣諭指揮付去高麗寺僧慧經狀一紙并安邊所契勘至吏單一紙　可將已阡撥田令本寺先次管業餘田催促扦釘了

所有未張阡二屋宇柴山什物日下並行撥　賜高麗寺爲業　降下禦前慧因高麗教寺知事臣僧慧經狀本寺今年正月二十八日恭準　聖旨令都省劄下安邊使所將臨安府見拘籍鹽官縣僞會張阡二等二十八家田地產業一千餘畝日下並撥　賜本寺永遠爲業二月十七日再準　聖旨令內轄司貼子下臨安府契勘屋宇等物在與不在所撥與高麗寺田地上并行撥賜歲收租課添助供衆專一崇奉　宣宗皇帝　恭聖仁烈皇太后神御及　皇姑成國公主攢所香火本寺恭準　指揮收

指揮　除已劄下安邊所遵依　宣諭旨揮施行并劄臨安府照應外　右劄付慧因高麗教寺照應準此　景定五年八月　日

提領安邊所　照得近準　景定五年正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臨安府見拘籍鹽官縣造僞會張阡二等二十八家共田產一千餘畝上米五伯石日下並撥賜慧因高麗教寺永遠爲業可劄下安邊所施行右劄付提領安邊所本所節次催捉扦撥據臨安府通判南廳申繳到所委官仁和縣尉何迪功申具至已扦撥田共六百一十三

畝一角二十四步已先給據付高麗寺照數管業外
續又準　尚書省劄子八月二十一日恭準　宣諭
指揮付去高麗寺僧慧經狀一紙并安邊所契勘至
吏單一紙可將已扞撥田令本寺先次管業餘田催
促扞釘了辦所有張阡二等屋宇柴山什物日下並
行撥賜高麗寺爲業右劄付提領安邊所遵依宣諭
指揮施行準此本所除已牒兩浙運司及通判南廳
嚴催所委官速與扞撥餘田仍追計阿五等究問强
占因依及帖鹽官縣德清縣烏程縣遵依　宣諭指
揮逐一開封照帳給付取本寺交領狀申并牒運司

及通判南廳督催仍將元索到估帳給據付高麗寺
照應外近據仁和縣尉何迪功申準所帖仰扞釘鹽
官縣犯僞會人章舜臣沒籍柴山二段計一伯五十
三畝坐落十七都桐扣佛日寺西撥賜　御前高麗
寺爲業事本職遵稟指揮除已將帶合千人李慶等
前詣地所喚集都保嚴杲及元看山人王六一王七
十指引逐一扞釘訖取到高麗寺交領文狀在前所
有自餘田產見係長安鎮官自行扞釘外一段六十
畝坐落姚花尖峰東至呂進　山西至太乙宮南至
水漊北至姚花尖峰其山上有松樹雜柴草一段一
百八十六畝其山與章舜臣兄章舜舉合受內將西
首一半九十三畝坐落金竹嶺東至章舜舉分受山
西至章舜舉自己山南至水漊北至金竹嶺其山上
有松樹及雜柴草其高麗寺交領文狀繳連在前申
所照會又據臨安府通判廳申準所牒及轉運使
衙行下扞釘張阡二僞會案內章舜臣家沒官田產
撥賜高麗寺爲業事本廳遵稟指揮牒委長安鎮監
鎮扞釘今據長安監鎮趙文林申卽已差人行下第
十五都第十六都保正根括到章舜臣等家自餘田
產共六十四畝零四十五步卽已喚集佃戶赴廳承

認躬親將帶合千人等同高麗寺都寺僧慧經往地
所勘保正備土峰牌於各處田所扞釘及具申本縣
發下元抄籍首尾官尉吏到地開割將各家屋宇什
物交還訖今取到高麗寺僧慧經交領六十四畝四
十五步租戶姓名文狀外申乞照會本廳令據所申
合行備申申所照會本所契勘得除已給已扞撥田
公據外今來續扞桐扣佛日寺西柴山一伯五十三
畝又第十六都田產六十四畝四十五步兩項田山
並未據給據付本寺照應今取索到通判廳元行案
祖開具上項田山四至坐落下項取呈承　書擬欲

給據奉　提領大監刑部台判給須至給據者　先
扞到田地共計六伯一十三畝一角二十四步續扞
到田山共計二伯一十七畝四十五步　右今給據
付　御前慧因高麗敎寺知事僧慧經仰收執照應
管業　景定五年十月　日給

高麗國相元公置田碑

宋元豐初年晉水法師主惠因華嚴講席夙通三觀
妙義圓音溥暢自五季以來頹綱墮緒迨是復振學
者歸仰風聞四方越八年高麗僧統義天本以王子
捨位克志大法航海而來受敎塵下卽達其道嗣王

法延暨歸本國號大覺國師化行兩地越十七年國
母施白金於寺宮搆傑閣奉安三譯華嚴經典莊嚴
盧舍那佛洎普賢文殊像設金碧璀璨瞻仰一新以
故名其寺曰高麗以慧因爲大覺道場迨二百年矣
輪雲相代隳弛因之今太尉瀋王益紹先志皇慶元
年冬遣使咨議參軍洪淪大護軍蔣得淵親從護軍
林宣中軍將金完之郎將吳仲景等徵藥完繕靡飾
口庸百費具舉且以疏徵慧福承乏茲席仍施經律
金藏卷帙襲置閣上晨夕薰崇今二年春相國退翁
元公走价李孝道高口才齎施來杭督印經典一藏

一段四十畝坐落嘉興路嘉興縣永安鄉三十八
都地字圍民田置到沈提舉田
一段一十畝坐落嘉興路嘉興縣遷善鄉三十五
都東埠鉗字圍民田置到沈一官田

尚書省牒

禮部狀承都省付下杭州奏準赦書節文應天下有
山川靈跡舊來有名德僧道爲衆師法未有賜尊秩
謚號師名仰所屬勘會聞奏時加封賜據僧司等處
括責到南山慧因敎院住持神鑒大師希仲狀稱前
住持傳賢首敎晉水大法師淨源委有名德爲衆師
法本部看詳合取自朝廷指揮
牒奉

敕宜賜崇教大師牒至準　御書
敕故牒　御書
崇寧三年十二月　日牒
中大夫守右丞鄧
中大夫守左丞張
司空左僕射
高麗眾檀越布施增置常住田土碑
一置到餘慶寺福寺主民田乙頃三十六畝乙百四
十步共乙契租米乙百乙石九斗五升坐落嘉
興路嘉興縣遷善鄉三十四都吳字圖　一置到永

裕庵安山主周八副使等民田乙頃七十九畝二十
四步共九契租米乙百三十五石四斗三升坐落嘉
興路嘉興縣思賢鄉三十四都問字等圖　一置到
時思庵立大師民田三十畝三角共乙契租米二石
五斗坐落嘉興路嘉興縣遷善鄉三十四都吳字圖
一置到善現院源主民田一十一畝共一契租米
八石二斗五升坐落嘉興路嘉興縣遷善鄉三十五
都三往字圖
太尉瀋王　疏請無言教講主持杭州路高麗慧因
華嚴教寺開堂說法領眾焚修祝延　聖壽萬年者
圓宗深證法師鍾晉水之英道統親傳王子盛東藩
之教睠彼雲林勝踐猶吾喬木故家佛智靈源無言
教宗主悟自華嚴空諸法界四登寶座既營圖繞象
龍高踞玉岑端可鞭笞鸞鳳敢輕付託實重弘通結
三生未了之緣益堅誓願成萬古不磨之業何俟它
人雨施雲行天長地久
延祐二年九月　日疏
推忠撰義協謀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
國駙馬都尉瀋王璋太尉瀋王疏請
起皆趙子昂書
大功德主瀋王請疏

太尉瀋王　浙江杭州高麗慧因華嚴寺實我東國
王子　大覺國師傳法道場令勸請　景巖福主住
持祝延　聖壽者惟成家法王子有飲浙江水千億
年心持大藏華嚴經得跨蓬萊風三萬里意揚舲東
海卓錫西湖景巖福公講主妙運玄樞洞融法界清
提吳山標致識稟遼天宏採晉水淵源德當此地瞻
茲舊物貢以新函續　大覺國師一點法燈長明不
昧祝　當今　皇帝萬年睿算無疆惟休謹疏
皇慶二年三月　日疏
推忠撥義協謀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

國駙馬都尉瀋王　使臣諮議參軍洪淪等祇奉
本國王命屆古杭印造大藏尊經五十藏施諸名刹
杭之上竺下竺集慶仙林明慶演福慧因崇先妙行
青蓮惠力皆有焉督臨之暇挾二三友散策湖濱因
投本寺唯見疑塵滿座風景蕭然興感形懷　大覺
國師受經之地隳弛若此卽寺僧福提點訪以能任
起廢之責者以余應之於焉疏詞下貴今上茲席時
壬子十有二月也粵明年夏公賚至　大功德主瀋
王疏命光被泉石不敢祕私其美勒諸堅珉然寺之
通積日滋公規所以救藥之道甲寅初元被命入都

卽以上事啟達　王聽鈞旨剃僧十員發帑　濟庶
慧燈永耀隆緒復緝恐湮　扶顚之始末書以告於
來者云
延祐元年六月　日住持慧福記

長生天氣力裏
大福廕護助裏　皇帝聖旨管軍人官人每根底軍
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每根底來往使臣每根
底眾百姓每根底　宣諭的　聖旨　成吉思皇帝
月忽仄皇帝　薛禪皇帝　完哲都皇帝　曲律
皇帝的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他的差發科

敘休要者告天祝　者麼道來如今也依著先的
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科敘休要者　告　天
祝　壽者麼道杭州有的益知禮普花的祖上高麗
大覺國師蓋來的高麗慧因寺有的佛智靈源寂照
大師敎無言宗主做住持那寺裏賢首宗爲顯藏經
的勾當在意整治開華嚴經講每年修懺做好事麼
道佛智靈源寂照大師敎無言宗主他每根底執把
祇應休與者倉糧商稅休要者慧因寺管的下院普
門法興寺本宗崇先寺裏的和尚每依著他的言語
裏行者玉岑山地土園林物業不揀是誰休侵氣力
侵占者但屬他的田地水土園林碾磨店鋪人口頭
疋解典庫不揀甚麼事產沒體例的人每休奪要搔
擾者佛志靈源寂照大師敎無言宗主根底有了
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
甚麼　聖旨俺的　馬兒年四月初十日大都有時
分寫來　璽書垂護山形庭岑玉輝騰拱萬靈老衲
承恩知有　報一爐檀篆講圓經　法界惟心任卷
舒摩尼朗映大毘盧願將華藏重重意混一圖　古澗深淵演法輪高峰擁翠儼眞身雲林

物　咸欣忭　天子延年億萬春住持僧明教謹頌

捨田看閱大藏經誌

我佛慈悲愍廓幽宗啟明妙道引推詳覈包廣懿徵
大演三乘之文用圓曠劫之果願行至博際遇良難
吉刺無思自撝庸才得沾立化念四恩之至重憫學
迷之未覺謹以中統鈔三百定規置田土捨入天竺
高麗淨慈三寺各一百定歲以一月爲約命僧繙閱
三乘妙典一大藏所集殊勳上以祈國家之福下以
報父母之恩旁資衆有其成正覺懼是緣久遂湮沒
也用刻之石敬示三寺典職同是永以圖悠久者

誦經月分

上竺天台靈感觀音教寺　正月
高麗慧因高麗華嚴教寺　五月
淨慈報恩光孝禪寺　九月
本寺置到杭州路鹽官州東昌亭鄉田五十畝
延祐四年　月　日吉刺實思誌

耆舊　惠燈　惠滿　惠節　惠義　惠權
知事　大章　大全　惠勝
提點　福吉祥
佛智靈源大師住持華嚴宗主　明教立石

朝散大夫同知杭州路總管府事吉刺實思
同妻古都的个
男和尚
女佛奴

傳志

唐定慧禪師傳法碑

唐裴休撰

釋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充和二年偶謁遂州圓禪師圓未與語密欣然而慕之乃從其削染受教此年進具于拯律師尋謁荆南張張曰汝傳教人也當宣道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末見上都華嚴觀觀曰毘盧單藏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

章深達義趣誓傳是經在漢上因病僧付華嚴句義未嘗隸習卽爾講之由是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序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又四分律疏五卷鈔懸談二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面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眞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密每入內殿問其法要太元二年慶成節徵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若平日容貌益悅七日遷於函其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毘得舍利數十粒明白而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歸悉斂藏於石室其無緣之慈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塔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初密道旣芬馨名惟烜赫內眾慕羶既如彼朝貴答響又如此當長慶元和已來中官立功執政者孔熾內外猜疑人主危殆時宰臣李訓酷重於密乃開成中僞甘露發中官率禁兵五百人出

閤所遇者一皆屠戮時王涯賈餗舒元輿方在中書會食聞難作奔入終南投密唯李訓欲求簒髮匿之從者止之訓改圖趨鳳翔時仇士良知之遣人捕密入左軍面數其不告之罪將害之密怡然曰貧道識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卽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恒志嘉之奏釋其罪朝士聞之扼腕出涕焉或曰密師爲禪耶律耶經綸卽則對曰夫密者四戰之國也人無得而名焉都可謂大智圓明自證利他大菩薩也是故裴休論譔云議者以師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若平日容貌益悅七日遷於函其自證之力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

爲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萬法之惣也分而爲誡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惣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緣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于法自在矣見之者則于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訶獨以苦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寂或蟬脫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樊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師之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靜爲正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劒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興四分不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避名滯相匿我憎慢吾師恥之故遑遑于濟拔汲汲于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聳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啟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驚很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貧則施暴則斂剛則惰戾則順昏則開惰則奮自榮者慄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爲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

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眾不可以紀眞如來付囑之菩薩眾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其爲識達大人之所知心爲若此也密知心者多矣無如昇平相國之深者蓋同氣相求耳宜宗再闡眞乘萬善咸秩追謚曰定慧禪師塔號青蓮持服執弟子禮四眾數千百人矣

清涼國師傳

唐裴休撰

唐清涼國師諱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

玄宗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年出家肅宗二年受具是年受詔入內敕譯華嚴初受具時卽以十事自勵乃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遙稟于賢首國師華嚴圓旨代宗大厤三年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爲潤文大德旣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三地聖人棲身佛境

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宇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德宗建中四年下筆落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顒顒因以手捧咽而門旣覺而喜以謂獲光明遍照之徵自是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願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爲龍矯首南臺尾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鬣曜日須臾變百千數蜿蜒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像初爲眾

開講感景雲凝空盤旋成蓋久而不散又爲僧敞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貞元十二年上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觀入京特旨同罰賓般若三藏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卽差僧寂光依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觀承睿旨翻宣旣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羣臣大集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之敬特回明詔再譯眞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

欽屬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讚抃躍踊慶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喜合百川之味塵培華嶽無增萬仞之高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莽敷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微以成眞光之彩經也是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願涉淵源遂總斯七字爲一部之宏綱則無盡法門斯過半矣將契本性非行莫階故演普賢行海行起解絕智證圓臺尾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鬣曜日須臾變百千數蜿明矣帝大悅賜觀紫方袍號教授和尚其後相國齊抗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請述正要一卷

又爲南康王韋皐著法界觀玄鏡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度使薛華拾遺白居易請製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千卷又與僧錄靈邃等十八首座三學上流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部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耳十五年受鎮國大師號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尚澄觀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座曰大哉眞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眞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眞常緣起得之而交映我

佛得之妙踐眞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太和聖文掩于百王淸風扇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眞以性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眞界豈淨等空之心華嚴教者卽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恢廓宏遠包納沖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甚倒羣臣拜賀頂奉明命於是中外台輔重臣咸受八戒一日帝問師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師曰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眞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眞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寂一如於無心卽萬動而常寂海湛眞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扣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礙而雙入雖四心彼廣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爲南方盡南矣益我爲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應萬境順通於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讀聖聰退坐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顧謂羣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富扇眞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淸涼朕心仍以淸涼賜爲國師之號朕思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爲甚倒羣臣拜賀頂奉明命於是中外台輔重臣咸受八戒一日帝問師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師曰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眞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

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見
見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
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尊初成正覺
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
經總該萬有即是一心無礙融通故名法界帝天縱
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敕有司鑄印遷國師
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
日師將示寂謂其徒海岸等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
悼歎復質無行古人恥之無昭穆動靜無倫緒往復

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辯僞勿迷陷邪心勿固牢關諍
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
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眞離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
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
言訖而逝師生歷九朝爲七帝門師九朝者唐玄宗
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七帝者即代宗以下肅宗代宗德宗
三是爲華嚴六祖文宗深沐法澤崇仰慟悼特輟朝
三日重民縞素奉全身塔於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
闕表稱於蔥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以咒止而問之
答曰北印度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
供養有旨啟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閣維舍
利光明瑩潤舌如紅蓮色仍謚號清涼國師妙覺之
塔相國裴休奉敕撰碑其銘曰寶月清涼寂照法界
以沙門相藏世間解澄湛含虛氣清鍾鼎雪沃烟溪
霞橫綏嶺眞室寥廓靈嶽崔嵬虛融天地峻拔風雷
離微休命實際龐鴻奉若時政革彼幽蒙爛乎禹質
元聖孕靈德雲冉冉疑眸幻形谷響入耳性不可爲
青蓮出水深不可闚才受戶羅奉持止作原始要終
克諧適莫鳳藻璨奇遺演秘密染翰風生供盈二筆
欲造玄關咽金一像逮竟將流龍飛遷颺疏新五頂

光銜二京躍山法界功齊百城萬行分披華開古錦
啟迪羣甿與甘露飲變讚金偈懷生保乂聖主師資
聿興選裔員葉翻宣譯場獨步談柄一揮幾回天顧
王庭闡法傾河湧泉屬辭縱辯玄玄玄玄紫衲命衣
清涼國號不有吾師孰知吾道九州傳命然無盡燈
一人拜錫統天下僧帝網沖融潛通萬戶歷天不周
同時顯晤卷舒自在來往無蹤大士知見允執厥中
西域供牙梵倫遽至奏啟石驗嘉風益機敕俾圖眞
相卽無相海印大龍蟠居方丈哲人去矣貢何所參
卽事之理塔鎖終南文宗御讚曰朕觀法界曠閒無
苔曰北印度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

垠應緣成事允用虛根清涼國師體像啟門奄有法界我祖聿尊教融海嶽恩廓乾坤首相二疏拔擢幽昏開氣斯來拱承佛日四海光凝九州慶溢倣金仙門尊古賢席大手名曹橫經請益仍師巨休保余遐齡爰抒顯毫式揚茂實眞空罔盡機就而駕白月虛秋清風適夏妙有不遷緣息而化邈爾禹儀煥乎精舍

宋杭州南山慧因教院晉水法師碑

朝散郎權發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飛騎尉借紫曾旼撰

朝奉郎新差權知楚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借紫呂康卿書并題額

元祐三年冬十有一月庚午中興賢首祖教晉水大法師示寂于杭州南山之慧因院卽是年閏月丙午茶毗以舍利建塔于院之西北維遵本教故也門人神鑒大師希仲等永慕盛德追紀行實將刻之石以信後世謂予嘗從法師遊因以爲請予爲之考於釋氏之學昔者雙林旣滅正法亦謝一時末學淪於邪小故西竺馬鳴大士應期而生閔彼世迷示之道要爲造宗論明一切法皆自一心探其本則發一心二

門之義窮其末則盡三細六麤之相業之聖凡染淨教之權實半滿囊括而無所移區別而不可亂故能會脩多羅之旨起摩訶衍之信可謂有生之心鏡釋門之讓天者也譯傳中國賢首師聞其風而悅之雖然造論之緣爲化邪小故一眞之旨雖具而十玄之義猶秘隨機示化廣略當然也逮夫根行淳淑道妙乃發則有帝心大士探雜華之賾集三重之觀而後心源究竟論旨益著蓋論發其蘊觀則成之異時殊方聖揆則一也而賢首之教約法義五重則教類分齊之所由辨也窮法界三重則心體相用之所自顯也所謂集大成者歟是以通玄歷疏十師而獨贊其妙清涼遠在異世而追踵其武圓融其德於斯爲盛自唐之季道運亦否學於此宗者或得少分莫究大全法統散離二百年矣道之將興必有所啟惟法師以高明之才精微之學興於旣墜合於已裂以爲已任殁而後已自非夙受記屬蓋於此不能與也嗟乎化緣遽畢法炬遂隱性海浩渺孰爲導師此子之所以不得無述也法師名淨源字伯長自號潛叟本泉州晉江楊氏故學人以晉水稱之家世簪紳幼傳儒術夙秉慧性所學必達旣冠肄業之暇閒游禪林因

聞海印師一言頓悟心地志操勇決遂辭親出家先是法師母馮氏嘗夢梵僧宴坐其前異光滿室因而有娠卽屏葷素茹蒲月之夕復夢神人曰是子非常當爲法器以是莫逆其志年二十三依東京報慈寺海達大師以泛恩得度明年受其足戒自是朝夕佛事無復異念負笈求法百舍重趼初受華嚴經觀於華藏大師承遷次受李通玄華嚴論於橫海明覃自北還南時長水大師子壕造首楞疏道行浙江緇雲仲希親稟其義二師亦以圓覺起信等諸經論爲人演說法師徧參兼聽本末全盡復傳還源觀於崑山

清本肇公四絕論於中吳秘思所詣講席聞一知十得意象外游刃無間舊德歎仰曰此教海義龍也圓融一宗經觀論章與其疏記鈔解凡數百萬言名義既多科條亦博有終身不能卒業者故近世總持者罕能該徧講雜華者則曰清涼教講圓覺者則曰圭峰教宗途離析末有統紀法師於是推原其本則教宗雖始於賢首法義實出於起信乃以馬鳴大士爲始祖龍樹帝心雲華賢首清涼圭峰以次列之七祖既立由是賢首宗裔皆出一本又離合五教以爲十玄護國般若經疏鈔其扶律宗也則有遵教經疏節

要洎廣宣記其恢祖訓也法界觀則有助修記還源觀則有補解金師子章則有雲間類解原人論則有發微錄肇論則有中吳集解及今模鈔皆其手述也餘如百門義海一乘分齊禪源詮序等皆與之定科門庭規範多所建立教行中夏聲被異域高麗國王遙申禮敬元豐中寓舶人致書以黃金蓮華手爐爲供明州以聞神宗皇帝恩旨特聽領納彼國王子義天出家號佑世僧統以書致師承之禮稟問法義歲時不絕至元祐初義天航海而至因有司自陳願禮

法師親近承聽朝廷從之遣尚書郎楊傑將會引伴至法師所禮足席下坐則侍側不敢拘禮朝聽夕請歲餘而後歸雲華所造華嚴搜玄記孔目章無性攝論疏起信論義記賢首所造華嚴探玄記起信別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十二門論疏三寶諸章門淸涼所造正元新譯華嚴經疏圭峰所造華嚴綸貫皆教宗玄要五代兵火久已亡絕至是義天持至座下咨決所疑既佚之典復行於世法師之力也法師立性方嚴有質問者苟所不合則必直之雖遇貴勢不少屈也嘗曰直心不諂趣道之本未聞以法徇乎人者也故名震他方而當世士大夫罕能知之惟今鎭南司徒呂公與之爲方外之契及義天之來故尚書左丞蒲公鎭杭乃始識之嘆其苦志佛學行解高妙奏改慧因禪院爲教院請師居之造祖師像及繪聖賢相并供具用器等皆蒲公與在位者同力辦之教藏諸部凡六百函則義天所置也義天既還復以金書大經三譯本凡一百七十卷象籤金軸包匱嚴飾歸之法師以祝聖壽議者謂賢首之教自圭峰既歿未有如玆日之盛者也法師享年七十八爲僧五十四夏

前大期一日命知浴僧子常曰翌日爲吾設衆浴是夕俗徒浴罷乃剃髮澡身更淨衣結跏趺坐堂上召門弟子憁集曰吾五十餘年力與祖教願心既滿今玆逝矣祖師止觀行境玄妙宜各精進同趣華藏言訖奄然如入深定者坐踰浹自顏色不動公卿士庶瞻禮悲慕往來如市荼毗之日有光如金線出火中盤結虛空舍利無算士庶求之鑿其地成坎繼日猶有獲者明年十一月義天遣其徒賜紫壽介等三人齎持首楞圓通繪像詣塔薦奠杭州以其事奏至次年正月朝旨聽許修建仍以金塔請法師舍利以歸其國法師所度弟子曰廣潤大師曇眞曇眞所度曰

晉佽晉倫晉僊晉仁晉儀晉儒晉侳晉修凡十
人學徒傳講四方累百餘眾甘露正味乳乳成就神
鑒之請敘其本末而係之以銘其辭曰道在天下
其體不二本源於心萬法一致聖人之興殊世異地
淺其所同脗合無際惟佛華嚴法界有四統惟一眞
超諸義諦良哉馬鳴融以法義眞如生滅未始相離
本末五重方便顯示譯傳中夏康藏命世終南元孫
雲華適嗣十玄交參五教分齊和會論觀通爲一味
半千相望孰爲義繼晉水之生體具正智神啟其眾
見謂法器出家從釋終達其志頗黎梵境總攝一切
帝網玄珠迴絶擬議法師慧目獨與之契行境現前

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受之子思子思受之曾子
曾子受之孔子者也心眞如爲生滅門乃知天下之無二道也
孔子者是也心生滅爲之所謂危
以授舜舜以授禹者也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是也心生滅舜之所謂危
孔氏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者是也華嚴四種法界
統惟一眞則老聃氏之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者理
法界也常有欲以觀其竅者事法界也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者理事無礙法界也玄之又玄眾妙
之門則事事無礙法界者也佛氏之與中國聖人其
異者特在名迹之間耳至其所同則若合符節焉予
既得其說矣是時法師方以華嚴起信之義爲大宗

師乃從之遊以道相友於釋氏之學啟發爲多故因
人學徒傳講四方累百餘眾甘露正味乳乳成就神
鑒之請敘其本末而係之以銘其辭曰道在天下
其體不二本源於心萬法一致聖人之興殊世異地
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說念古人之大體散於百氏更
千餘年矣道無不在則釋氏之門有所謂因者不得
而廢也始得起信論讀之考其說則曰所言法者謂
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法又曰依一心法有二種門
一者心眞如門二者生滅門乃知天下之無二道也
信矣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堯
以授舜舜以授禹者也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發於文字筆舌之端莊嚴佛事祖道中興教風遠暨
世緣有終與化俱逝三昧光中金毫顯瑞異邦淨海
來分舍利我觀法師因圓德備當知夙身嘗受密記
運茲寶乘拯彼生類勒文豐碑以告後裔
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
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知杭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
路兵馬巡檢公事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四百戶食實千五百戶呂惠卿立

易菴通法師塔銘

法師示寂於天台國清寺其弟子性省等卽寺之東
隅建塔以瘞師骨持仇文學雲鳳所爲狀乞銘於予
予衰倦不能文然予壯時與季弟光宅延師於平湖
華亭之間開講席也先司寇脊峰府君年望七矣長
師二十歲重師眞率特扶杖稽首爲忘年交葢予父
子兄弟與遊者數十年故頗悉其平生是不可以倦
辭乃受狀詮次按師諱如通號易菴末年復自號蘆
江老叟享年七十三僧臘五十九本會稽陳留鄉杭
氏子寺潘夢梵僧借宿覺而舉師豐頤廣顙骸貌魁
梧竟與夢合襁褓間母恒指之曰若其僧乎年十五

家七人俱以疫死師子立無倚乃憶母言往諸舅抗
烏山三德寺祝髮焉託大海爲度師參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久之有省海戒之曰正可勤心求進勿生慶
快遂詣徑山萬松和尚決擇心要侍講之暇卽擔負
米薪崎嶇山麓不辭胼胝時月亭得法師正與同學
自謂勞苦弗如也久之能契萬松意旨一日松問曰
如何是白雲不繫青山住師應聲曰明月常懸古澗
心事萬松十二年學益精乃繼臨濟正宗二十七世
後復遊京師抵少室參覈宗乘綽有見解師爲人朴
素坦夷無矯行無飾語望之知其爲碩德也無論賢

愚貴賤皆喜近之居恒言不出口及登壇講演則振
音朗朗口如懸河雖村夫婦稚莫不竦動讚嘆以故
學徒雲集檀越駢闐瓶錫所至營構所須往往不呼
而集不速而成始隆慶間因大中丞抑菴陳公請住
杭之南山慧因寺講法營建已竟偶鋤下發得古碑
則鐫有易菴二大字上額御書旁小璽剝蝕不可考
人大奇之由此名震會城爰及遐邇無不向慕嗣後
吳越諸名山大剎頹圮賴以飭墟廢賴以復者甚眾
其最著則杭之靈隱爲西山第一叢林師爲重建費
四萬金萬歷甲午至吾郡東塔爲清涼國師道場師
準清涼遺意說法度生緇素咸服殿宇像設爲之改
觀不踰年而就復爲精嚴寺重構鐘樓垂成尋赴國
清之請比至國清先壘石成輿梁以便行旅然後鳩
工繕殿業有端緒師忽不豫方以晨晨立棟梁而卽
於是刻結跏趺坐說偈言而逝面色無異生時時爲
歷乙未臘之三日也昔時杭之靈隱台之國清與留
都報恩寺以同日廢於火今靈隱國清皆師所創而
師之化去又與國清暨殿同在一刻豈非異數耶所
說偈記者不詳中有出台又入台及箇中無去來之
句方師在吾郡時有終老天台之意每形諸言今遊

於國淸不惟遂所願觀出台又入台之語則師之前生故在台也國淸爲豐干寒山道場以是推之師之宿因益不可測矣師雖不究心文字而當機處時亦落筆數語曾見其頌五宗宗旨者有曰五宗五師吼百獸盡狂走龍象失威儀狐兔難啟口白牛眠露地一獸不見有斗轉與星移日月懷中走咦當道鑄成金獅子正齋行下鐵饅頭師生平自甘辛苦惟欲利物其性使然故在講座則儼然嚴重聽者無敢屑及下座歸堂卽偕諸行人十指並作麤衣糲飯主客共之萬歷戊子已丑兩歲大饑杭爲尤甚師設糜以振

存活者甚眾其種種高行不能枚舉惟誌其槩而爲之銘曰古貌端儀山之云時大度酷風日之方昫福德在躬聿來檀施名藍欲傾森森復樹吳越之間法筵不著自始至終精進弗替天台何因死歸生寓國淸之陽松鬻鬱烑白骨斯埋法身常住垂千百年神衛其處吏部尚書平湖陸光祖撰

雙徑林禪師塔碑銘

明中憲大夫知湖廣承天府事兵部武選司郎中前進士錢塘方九敘撰

師生沈氏諱慧林字萬松別號雙徑杭之仁和人也生稟異質不類羣兒稍長耽玩佛書授以世典棄而弗觀也父母察其志以爲終不可奪遂捨爲法輪寺僧寺在省城中諸僧所習瑜伽薦亡之教罔知出世大法師獨愀然歎曰此豈生死大事可能了耶素聞天目平舒老人道行超卓卽別其師實庵堅公投禮老人獲聞心要一日宴坐林間偶聞猿鳴之音豁然有悟別老人入京師徘徊諸講肆中研究玄奧夜宿通堂旁聞一僧誦丹霞上堂公案尤大了了是時伏牛空幻叟寓止廣德禪師乃詣叟自陳所解遂得法於空幻之門已而入川峽登峨峰復歸杭歲在庚戌

師特造予曰吾年浸老衰朽之相豈可久遊人寰茲欲別予遁跡諸暨山中以畢此願辭耳乃以永明心賦一帙留別而去是後復遷徑山竟絕跡於城府矣師素通三藏尤精於圓覺金剛法華楞嚴諸經爲人講說諄諄靡厭其人領解乃止予嘗讀楞嚴疑頗得其詳師之居徑山也道日益崇修日益精而四方從學日益以眾經云雨足普其師之謂歟丁巳春月師忽謂眾曰吾報將盡當不久人世矣自是絕穀月餘時時惟啜澗水至冬微疾而化目未瞑猶涉筆書偈云七十六年萍踪何倚木無去來應緣而已

於時禽鳥哀鳴瑞雪飛舞眾以爲異云師生成化壬寅四月十四日卒於嘉靖丁巳十二月十五日老壽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葢自臨濟傳法以至於師實二十六世也縉紳與師交友者若萬總戎表王郎中畿子尤被厚於師其爲悲感何如哉茲歲庚申弟子性中等將建塔葬師以爲稔知師道者莫子若也乃以悅庵喜公狀乞銘乃爲銘曰佛法有三曰戒定慧疇克兼全是爲高第師稟異質卓然早歲性樂一乘志卑六藝初入法輪厭於塵世再禮平舒洞乎實際遐遊京師徧參講肆傳心空幻繼統臨濟巽峯既

歸徑山自憩戒珠圓明慧天澄靈說法譚經啟蒙祛蔽實惟利他匪但自利吾道無涯死生罔逮絕轂逾旬趺坐而逝囑付羣徒朗吟一偈存餘遺金藏惟寸襲新塔歸然山靈拱衛稽首以銘垂諸萬世

慧因寺志卷之九

雜文

龍井記遊　　秦　觀高郵人少游

元豐三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日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隖得支遁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投茗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

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讓講敘疏

誠覺嚴寺法師

東京覺嚴寺有誠法師講華嚴經歷席最久學者依以揚聲其爲人純至少緣飾高行遠識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元祐初高麗僧統杭海至上表乞傳持賢首宗教歸本國流通奉　聖旨下兩街舉可以授法者有司以誠上誠上表辭曰

臣雖刻意講學識趣淺陋特以年運已往妄爲學者

所推今異國名僧航海問道宜得尚識博聞者爲之師竊見杭州惠因院僧淨源精練教乘旁通外學卑以代臣實允公議奉
聖旨依城所乞救差朝奉郎楊傑館伴至錢塘受法謹奏杭州乞將慧因禪院改爲十方教院住持
事
近準都督省付下杭州奉據僧正司狀南山慧因禪院住持長老善思爲患乞別差人住持尋勘得本州祥符寺僧淨源近有高麗國僧統義天奏聞朝廷乞來本州禮謁淨源求學佛法顯有講學戒行聞于海

外州司給帖淨源往慧因禪院承替善思開講住持今據慧因寺知事僧晉仁陳狀當院元是禪院今蒙本州補傳教僧淨源住持竊知當州興教寺元是禪寺後來本州奏聞永作十方教寺乞依興教寺敷奏永作十方教院州司勘會淨源委有講學戒行聞于海外兼近據高麗國僧統義天捨施到教藏經文佛像什物安著四方僧眾逐日焚香修禮傳教已有倫序今來乞依興教寺例將慧因禪院改作十方教院住持別無妨礙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本部尋符杭州鈔錄興教寺乞依十方傳教住持令文去後今據本州狀鈔錄興教寺乞依十方傳教住持令文去後今據本州狀鈔錄到嘉祐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寧海節帖近據僧正永興等狀伏覩興教寺奉使制僧梵臻歸寺作十方禪教住持其梵臻戒行清苦眾所歸向學者擁衣今來興教寺欲乞依本州天竺寺例降敕永遠作傳天台教寺十方住持本州尋勘會梵臻素有節行爲眾所推遂選請本僧住持今欲乞將興教寺依天竺寺例作十方教寺住持遂具狀奏取敕旨八月一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本部看詳興教寺元係十方禪寺後來改作十方教

寺今來杭州所奏慧因院已是十方禪院乞改爲十方教院依得興教寺體例

太中大夫左僕射臣大防
太中大夫右僕射臣純如
太中大夫守左丞臣存
太中大夫守右丞臣宗愈

尚書　闕

朝散郎試侍郎充實錄修撰臣佃等言

元祐三年五月　日

承議郎祠部員外郎臣翟　思未到

朝散郎守主客郎中兼權臣陳軒上
朝散郎試給事中臣顧臨讀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臣孫固省
太中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大防審
侍中臣闕
右劄依奏
謹據如右謹以申
聞謹奏
御寶

錄藏閣長明燈頌 姜召 錢唐人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掌
居玄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
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然燈名法所
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乎夫日主晝太陽
之精中則昃昃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陰之
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倘爾況小光
小明哉要自積苦爲海舉足見溺積邪爲山舉手見
礙竟不髣髴或髣髴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爲長嘆
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然燈精進成就於寶融寺經藏
院且夫蘭炷爇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盛膏
吾見其增未見其滅也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
歲不夜人見之者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爽悟
照目相照了內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
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
者不獨于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
不闢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
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因茲而出若然者四維
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可思量助我長明燈實相功
德亦復如是三數年內願銘頌之間迫賤事未搆斯
文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目審何從得也遂夢神人

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而起
起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見外燈見明見內燈長明
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燈百千萬億
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
空卽是色色卽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此唐高邁
筆也慧因有燈實類之漫書以畀比邱主者萬歷戊
寅秋敦眉髮僧識寺僧如通拜讚曰有髮眞僧世所
希三十二應未爲奇琴堂一片中秋月涉入華嚴無
厭齊

重修慧因寺準提閣緣疏 黃汝亨仁和人 寓庸

南山有寺初曰惠因忠武肅王奉旨於唐繼稱高麗義天世子弘覜於宋樓函藏教爲華嚴名刹之首閣起準提通普門示現之神迨元丁未而閣并化爲劫灰至今庚戌而殿亦危於瓢瓦往者攜願風日蠹飭宜堅灰者銷滅塵氛鼎新是亟非羣千金不贍豈將一手能持寺僧照微秉慧種因撫今悼往謂像乃空虛之影像毀則眞現何門法奉神通之律法壞而途迷孰啟毘盧尊能無墮淚俱胝母爲之低眉是用投體披文告十方之檀施所冀殿宏閣麗復千年之舊觀見作隨喜標勝事於名山爲善積餘種福田於來世願各出於從心痛無同於割肉僧所悲仰佛盡皈依此疏

烏戍筆記

李日華 嘉興人 九疑

宋時有晉水法師者寫華嚴經於烏戍天爲雨花飄墜高麗國中其花每瓣有晉水二字國王遣人尋訪得之深爲嘆異因構寶花閣元時湮圮迨今天啟二年有僧道琳搜其址結庵手寫是經名古華嚴庵眉公先生爲作記親書之書法類米元章龍井方圓菴記可寶也

重建慧因寺華嚴閣疏 洪瞻祖 錢塘人 清遠

蓋聞浮生聚沫能仁爲破闇之燈世路迷雲喜捨則植緣之幹睠茲名刹偶結西湖豈意應緣遠勤東國雖肇開於錢武肅寶營修於統義天晉水師之演暢一音東坡子之護持萬劫金雞闢井崇搆寶甲兩峰白馬騰空清源頗超三竺華嚴諸閣濟苦海之慈航準提一門攝羣生之密諦緬想元豐紹定已設蘭若諸宗不意至元丁未竟逐劫灰俱化宏惟昭代頓還舊規雖前後殿已屹然鼎新而左右手尚颯如茅靡儻復東海崢如列障且見南峰歷若太階寧惟撮土所開抑亦十方是仰近嗣賢首敎僧澄公者精持雲棲戒行遠紹晉水風標翻然謁吾徒而請事前覜允矣覿靈山而啜修故寺兄準提即廣長衍說俱胝乃同遊要津皈依者獲福無窮誦持者受報匪忒智慧功名富貴隨所祈求宰官居士僧尼無不嚮赴夫既重加補理豈可全缺應供伏願見聞隨喜共破慳心道俗緇黃同基梵福自一文一合以及百千或出力出財以至勸請善無細之可捐緣無往而不植務使子來神助依然施那爛陁金錢象迹蜂歌恍若入毗盧藏樓閣坐其下者或繙經或持偈觸目勝因登其上者即準提即華嚴信口妙慧將不離明聖而證蓮

池不慼僧祇而歸淨域矣先哲有言但辦肯心必不相賺此語願與十方檀信共之

重修慧因寺疏

呂純如 吳江人 益軒

余於佛理不甚作解卽因果輪迴之說亦在疑信有無之間然每過禪林僧院便如入故宅遇舊主人覺依依不忍捨去又似有夙緣者乙卯夏仲自閩中解官歸舟未至錢塘夜夢有一偉丈夫巾袍端麗眉宇軒昂從江頭揖余而言曰子非沙門護法耶湖干廢寺待子以修葺久矣余覺而心動然不知爲何如人所謂廢寺亦不知在何所既抵岸之次者覓肩輿往

上天竺禮大士一輿人指道傍舊坊曰此古刹名高麗盍隨喜隨喜余又心訝輿人所急在行路凡遊歷覽之興每因其刺促而阻何以獨導余入寺也既入寺門瞻禮佛像則見棬柄傾頹瓦椽剝落文殊千手觀音及東西羅漢諸像皆頂笠坐霪雨中屋漏淋漓或侵頭額或損肩臂令人不忍竟視遥望殿後僧舍寥寥數楹幾不能蔽風雨其僧皆黃面癯形不沾葷酒亦不解逢迎叩寺所以廢墜之故則云寺前左臂缺護龍沙前朝學士蘇守杭取以築湖隄寺僧爭之不能得工竣之日許以身作本寺伽藍今其塑像現在引余謁之則依然夢中所見也然即否耶文忠公其告余耶余嘗讀文忠公傳見其儉歲大興土木使人得食其身又聽僧募緣造橋建塔陰以分富民之有餘助貧民之不足用是雖有水旱不爲災杭人德之嘗以此服文忠經世之術不徒以文名今此寺之廢墜則公生前未了心事也余既以夢之所接合於途之所遇捐貲首倡敢不惟力是視而尤念大廈非一木所支工巨費繁端有藉於共成勝事遂書以授寺僧使持沿門之鉢以遍乞諸貴官大人及善男信女若布金種福破慳除吝等說則諸宰官居士已聞之稔矣不復贅

敕準提閣疏後

王士昌 台州人 斗溟

易大師願力弘大興梵刹幾遍名山以高麗始而以國清終焉今高麗漸就圮其法裔照微欲重新之且遵雲棲大師法結準提壇旁再搆閣一創一修輝煌佛宇易師之志爲不隳矣余適入山逢其經始甚爲忭豫并望四方善信共成之

慧因寺華嚴期緣疏

李事道 錢塘人 行可

南山慧因禪寺在宋爲華嚴首刹稱五山之冠故像設以毘盧遮那佛主教而普賢文殊二大士輔之後

殿有普門大士像而兩旁以五十三參附焉斯亦華藏之影像也自昔晉水法師弘闡宗風一時緇衣白足雲集座下者凡數千人賜田亦數千頃香火之盛視未曾有故高麗世子統義天賫金書華嚴經若干部航海獻施仍搆傑閣於寺宋寧宗皇帝御書閣額以長章之猗歟盛哉自勝國之後經像罕存至我朝嘉隆間有無際易菴妙空三師互爲鼎新像設粗具而經閣猶未復也茲本源師實修苦行專精淨土久閉禪關頗有心得向欲復閣而力未逮乃與徒眾募余友清遠洪公爲倡建準提閣於舊址而方伯本如

吳公捐俸塑像于下其上虛敞可以貯經今師欲裝經若干部以供閣上集僧六員諷誦華嚴三載稍復舊觀而閣之重建則俟機緣之至此師數十年之夙願而開居三載之苦心也夫華嚴性海爲一切眞如之法藏千佛共證之祕典首開頓教圓攝羣機見聞隨喜盡發菩提心成薩婆若果故發弘誓願普祈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手捧目觀心維口誦期於同遊華藏莊嚴之海共入菩提不二之門與淨土宗旨原不相背且復首刹之規繼晉水之志述義天之事眞宗門之主盟哉師出關日首以是事爲請余欣然而喜念非綿力所辦願與十方善信共成之遂敘次緣起如右以當勸發云

題詠

洪鐘賁鼓溥震世蒙吠蚓啼蛩亦流眞籟探奇采勝隨興所發總可以振林泉之響飾巑岏之姿第桑海移觀卷帙灰劫有疑可闕無徵弗從據現在之篇章貪簡冊之有爛餘俟遍丐名公彙其橅筆續梓於後以成勝觀志題詠

贈晉水師　宋黃龜年

文衡卓卓擅英聲相與朋簪笑語清報國共盟推畯志五湖敢羨一舟輕

慧因寺志卷十　一

三頌偈　元釋明教本山住持

聖書垂護出彤庭岑玉輝騰拱萬靈老衲承恩知有報一罏檀篆講圓經

法界惟心任卷舒摩尼朗映大毘盧願將華藏重重境因向皇元混一圖

古澗深湍演法輪高峰擁翠儼眞身雲林物物咸欣忭天子延年億萬春

國朝

辛卯秋季同章吏部元禮登南高峰還宿慧因寺　鍾薇華亭人　面溪

馬首籠煙暝色催入人秋思總堪哀黃迷古道霜前葉綠染雕欄雨後苔避地未深猶覓寺尋山不盡復登臺衰殘豈易逢簪盍盡無限交情寄酒杯

和鍾面溪先生作　章嘉禎德清人　元禮

孤峰路轉石巉岏路下楓林背日丹十里籃輿山欲暝一燈草閣雨初寒靜聽雲磬冥鴻度徧禮空王貝葉殘最是庾公情不淺高吟深夜酒杯寬

訪月印上人　王穉登吳縣人　百穀

嵐閒新閣挂晴霓脩竹青青萬个齊酒禁太嚴香積冷未容陶令醉如泥

慧因寺志卷十　二

九日同衲雲上人登高麗寺藏經閣　湯煥仁和人　初都

湖邊倚棹躡崔嵬香剎雲中更有臺巖桂雨花秋漸老錫泉烹茗客初來虛簷且共聆風鐸世事誰能問劫灰醉解黃囊溪上水夕陽遥伴遠公回

遊高麗寺　孫隆三河人　東瀛

笙歌日日娛西子爲愛幽閒到玉岑古寺廢借山時補缺僧閒隨水覓知音湖頭灼灼濃春色殿角離離澹夕陰聞道坡公親護法可能容我對抽簪

遊高麗寺　王在晉太倉人　皓雲

點畫名山展畫圖萬峰環湧長蒲蕪身依寶刹三天界手握青銅七道符雲谷蒲團僧入定香消柏葉月明孤心持半偈塵緣寂夜靜風寒烏自呼

登玉岑

雨過石生五色雲過山餘數層時有炊煙出樹中多隱士高僧

慧因寺秋雨歌　朱長春烏程人大復

四山多煙雨轉急高風拉拉破寺壁秋山乍冷不措意倦僕無衣晝眠席香積火死饑未餐僧人浙米客行汲荒涼且作一飽餘山鵲下厨窺戶虛巖明竹筍

臥泥沟瓜畦豆架隨秋渠深山此物賴供給客遊雖暫良堪歎人生不得常安居

題月印禪友香閣　黃汝亨仁和人寓庸

我以香名閣香從何處生清風拂蓮座白月落鐘聲

高麗寺書月印上人扇　袁宏道江夏人石公

一尊高閣許從容眺盡南湖與北峰青葉黃衣餘禍在玉函珠匣總塵封空江隱隱流清梵別院沈沈起暮鐘昏黑談經人不去知君學佛意初濃

慧因寺　呂純如吳江人益齋

古寺門前水一灣唐時蘭若宋時顏國王遠施金鋪地天子親題玉照山積靄不緣空翠合白雲常其老僧閒何因辰齒頻淹日爲愛烟霞在此間

贈本源師　呂純如

古木陰晷際香泉匯石面一龕依淨土終日禮華嚴地處原非俗僧來亦不凡好山看欲遍唯此足盤桓

西湖晚渡入高麗寺　呂純如

湖上扁舟晚雲深路欲迷僧歸從曲徑人語出前溪野火燒紅葉寒林臥白鷹娟娟見新月猶傍數峰西

蘇文忠現夢呂益軒先生重新寺宇賦此志感　溫體仁湖州人員嶠

丹嶂從教力士開赤山豈意亦成隈滄桑難改三生願魂夢仍爲護法媒樹立空庭窺月下雲橫古壑待龍回千年慧日敷新象應是坡翁此再來

慧因寺　董其昌華亭人思白

漫道山深不是深山門半里即湖尋祇因寺有馱經馬勾引林多聽法禽慧澗細流寒不涸玉岑稠樹書常陰非關到此耽幽寂爲愛年來聽口口

春日過高麗寺　張鯨華亭人侗初

禪宮高出萬株松碧殿花時綠蔭濃澗水不斷流虛夜巔山多迴雨長春谷祇園白昔金爲地蘭若於今玉

是峰漫想子瞻遺像在溪橋寂寞儼留踪

秋日過高麗寺喜遇止水　顧錫疇崑山人　九疇

肩輿秋色裏一徑入溪聲寺古無人到雲多有鶴迎
逕僧如舊識慰我看山情黃葉堆邊坐微吟對茗鐺

高麗寺

暇日探幽過淨慈沿湖一逕入高麗言參法雨僧如
舊衣帶樵雲鳥不疑怪竹奏動銘拄杖野花隨意供
軍持遊踪無限孤岑頂剩有寒流似昔時

夏日登經閣爲止水　徐時泰錢塘人　大玉

華嚴閣枕玉岑偏翠削芙蓉面面連赤日自行蕭寺
午天卻似已公亭

上新詩分詠白雲篇

高麗寺閣夜　李　翥宜興人　飛侯

玉岑當好處古寺路傍開石偃泉方韻松嘶壑盡哀
客談淹月榭僧梵靜香臺後夜呼茶供山廚隔竹來

秋夜宿高麗寺止水山房　李　翥

此身端的是浮萍逢著佳山要結盟爲愛到窗清徹
骨玉岑秋樹夜來聲

慧因寺　蔣紹煃武進人　鷺洲

路入玉岑壁淩秋樹色驕旃檀來異國離黍變前朝
佛殿自紺碧僧房近寂寥老蘇能護法風韻尚堪招

經高麗寺　釋洪恩上元人　寧浪

黃葉林梢野殿孤傷心滿地是平蕪山僧漫說前朝
盛佛劫從來轉轆轤

高麗寺經閣　釋德清口口人　憨山

芒鞋猶帶古煙霞香閣瞻依日在沙寶篆沸烟魚磬
集華嚴端的是傳家

慧因寺有引　李煜然汶上人　鶴汀

余不喜得武林郡喜得爲西湖長時從簿書
之隙肩輿遍跡名勝偶弔古玉岑見赤山之

土已夷惠澗之流幾塞滄桑今昔不勝慨慷
幸僧寂澄復搆一閣面壁攻苦誓發愚公願
斬復宋舊余甚嘉之懸額猶寧宗御筆也漫
賦志感

嗜奇忘登頓卻簿肆討探目力窮鄰架蹋來借陶籃
赤埠隱玉谷白石蔽寒嵐歷石誠巍倨捫壑驚舒矜
珠瀑響危澗孤蛟媚澄涵鴛言適遘宇亭亭蒼翠攢
冒險盤貝閣雲湧風不劉鐸音抗高聽鴿聲搖晴籟
礎妍綺繡錯碣剝蝌蚪饞厥維何王代浣璽韜宋銜
金塔梯航入雄壓山北南嵌沙護如臂迴旋出松杉

繫龍通屺寶移根實滋潭構閒歷香瘠瘵泊笙歌慙作者愚公俯豈愜精衛含一個鐵五濁斜幔鬱花龕祈靈控煉石僧亦匪情凡故殿煥頹制新築森幽藍攬綬蘇與白頗喜占名曇兒當回灰劫胡弗補興堪上插石蓮蓬俯穿飛鷁濺破此人境昏振衣喜幽富

李鶴汀堂翁招遊高麗寺　張兆行　龍巖人

葦公乘暇出野寺喜聯鑣種玉嫌山淺採珠怪瀑高花幢沈日腳寶閣裊雲腰擊醆聽新咏蘭亭未數豪

題慧因寺

曳杖南阿草徑深溯山遘處隱雙林尖圓聳峙岑書

蔣拱璧宜興人　魚從

玉方廣莊嚴宇鐸金泉遠野田聲落遠槍交修竹影來侵惠因境境堪幽討莫向區區十地尋

高麗寺止水上人留憩　王行可宜興人　觀止

小艇纔停放展遊玉岑秋老寺門幽清齋香閣日過午黃葉滿庭人未收

冬日遊慧因寺懷古　張維常熟人　叔維

苔積雨花干層紫寺門蕭寂空山裏葦峰環列如髻中有玉岑龍躍起峻嶒山骨跨湖陰斷靄殘雲互相倚理宗手蹟不復辨當年幽勝消榛杞老衲經行嘆黍禾游人來往談山水寺邊古洞漾明珠流出萬

絲維蘭芷少游濯足想風期公望結茅討書畫理高閒流寓選靈區寒碧蒼蒼剩遺址經閣蛟窗空月明閉閣橫鐵人往矣我來冬日倍淒涼山山落木泉聲死獨向峽林認祖庭惟有松濤未遷徙三嘆長吟入寺來花宮琳宇峰如綺香烟半縷夕陽明似與易菴燃一指暮鼓晨鐘亦有時獼猴繞樹禽言喜我愛深山木榻閒禪心不動筆歌耳

慧因轉藏　邵爲棟餘姚人　樸菴

行到濃陰盡龍宮分外明玉岑開勝地寶笈祕香城法向空中寂輪從轉處聲今朝講堂上無數野狐驚

春日與友人同登慧因經閣　項士昌錢塘人　台符

嫵攜歌管逐春遊扣寂還登寺裏樓烟暖曲欄通麥隴風沈孤磬咽松湫壁間御墨痕猶溼眼底雲山翠欲流老衲多情杯茗後喚將月色送歸舟

過玉岑經閣爲本源師

寺古樓禪穩杖扶覆澗灣層雲多映閣怪石自欹山定入香龕寂經翻翠幄閒竹龍噴雪活清閒

玉岑山　黃九鼎處州人　象川

碧流春澗幽愛此康王谷蜒蜿白雲重青山一片玉

山房晚坐　徐眉胡錢塘人　孟夷

苔階秋雨後蕭寺夕陽中萍破雲光翠楓留霜氣紅
但知寒籟發不覺莫山空催落林間葉聲來何處鴻

題玉岑山壁　方相卿錢塘人朝元

一從裁五柳日日過精藍佛子傳燈去山靈入座參
鴿盤雲外閣蛟臥石邊潭更欲聞清梵空簷下夕嵐

筍箕泉　徐肖翹錢塘人幼麥

嘉木展新柯靈卉敷芬蔬石底吐名泉朝夕散雲髓
遇之得幽人失之在千里按譜識佳名遡流毋乃是

境僻到者稀深苔涇人履孤抱托幽琴餘情釋清駛
披榮涵流雲白日期遲此俛手懷高風箕潁事已矣

慧因寺志卷十　吳世熙湖州人緝候

而我蹋塵鞅賞心聊可恃

慧因寺有感

數畝松陰四面山法堂突兀亂流間若非清福誰能
主爲訪眞經得暫閒花雨園春祇樹暖鬘雲扶月寶
珠班游人漫自尋碑讀宋壘唐基了不關

探筍箕泉有感　徐肖翀錢塘人仲麥

泉流紆轉可浮杯不道荒涼碧草隈一自大癡騎鶴
去何人更與剪蒿萊

宿止水上人精舍　毛文龍武林人鎮南

大師空四大容我置禪牀澗拍夢安枕竹醒聲過牆
香鐘約課整茶爽奏勛忙得句仍攀杜陵公舊有房

和前韻

我師聞白杜相對好支牀月色翔高宇桐陰覆短牆
劇譚忘爾汝鬬茗得閒忙鐘磬何方起都來叩竹房

經閣漫詠

門對清溪好閉關白雲飛去看飛還何當十里西湖
柳重付山僧補赤山

高麗寺　陳祖苞海昌人爾翔

梵王宮裏雲廚冷學士橋邊裘馬肥只有溪流無去
住夕陽影裏帶烏啼

憩高麗寺　方元彥

探奇卻興筍坐識玉岑山雲起浣經閣泉噴長石班
僧貧不賣磬寺古僅留顏何日謝塵鞅向平偕閉關

入玉岑禮輪藏　方文煒溫青人扇宗

湖雨洗秋碧南山禮貝宮輪浮緣坐水角轉欲移峰
白鎖雲難去紅迎日易逢登登上無極身世總疑空

由法相過高麗訪月印上人　方希叔禹航人五園

法相門前路湖刀欲上時空山難晚到荒刹易秋悲
不見題峰筆猶看賜額碑墻殘經蠹老輪澁法龍饑
鐘借敲鄰院齋新打午炊廢泉尋澗咽亂塚奪林委

佛骨香成霧瑞光石獻芝軀皈浩劫碁局曉黃癡
唁古眞哀趙參禪好狎支門扃苾蘚字塵禿換松枝
茶具緣貧儉詩囊只夢知宵留門字記密乞買山資
獨我能靑眼因師是白眉興亡雖自定可及壯年爲

玉岑歌爲止水師　方新錢塘人子鼻

君不見唐年殿古城何處寒雲戀君不見宋時宮荒
臺無蹤秋草叢白石沈山水歸海寒暑頻催陵谷改
地底長浮尺黑灰金剛安得成不壞請看當年高麗
王梯山航海金塔光幸逢唐皇宗帝崇佛教雄視傑
搆跨古杭閣中金經滿一藏攀盡瑤梯纔到上外繞

雕龍宛轉欄中施繡鳳藏薤幛天花寶雨落繽紛共
祝千秋與萬齡獻花鹿化雪窩石聽經蛟鎖鐵窗欞
御輦春風日日來寶跡筆掃烟痕開玉岑夜夜發光
怪魍魎不敢生疑猜中有黃金布講堂文身祝髮相
低昂大師能禪僧能偈熏爐長爇旃檀香不知回首

蘇邊靜證因塵皆妙相疎鐘淸梵和諸天　秋日同子貽過高麗寺

今幾時荊榛滿地鐘鼓弛玉岑爾有知盍令法
子禪孫永保之殿掩愁鴟嘯風雨北邙松栢來爲主
此地頻相過秋來興轉深衣翻紅葉影杖曳碧溪陰
石巧縈人意泉淸澹客心盤桓忘日暮歸鳥逐鐘音

同蓮公重遊高麗寺　顧德垂崑山人子貽

山削土作隄趾桃花楊花吹滿隄坐令此中香火冷
三度尋幽至猶嫌跡未深徑迷分石影殿古罷松陰
如水嗚呼春不去人已歸唐宋江山付落暉皇天大
運有移推何不效卓笏之量鞭石之威況有疑上人

繼吐三葉芳栴閒長擊摩尼蒼手橫蠅拂如支湯龍
象蹴踏騰毫芒叢林又值中興紀火首歸來護帝璽
學士江頭春夢裏昨日姓蘇今姓呂鳩丸日築繙經
臺不見淸湖刺史來刺史不來師勿哀曾須俟我玉
腰圍玉腰圍光顯顯重付徉狂老萬回

高麗寺廢像　吳夢暘湖州人北海

秋風蕭寺一經過牆角鐘懸老樹柯謾說如來金布
地袈裟破盡雪頭陀

憩準提閣　□輿禹航人□□

風光接暮春法守尋初地碧澗自璘璘石幢領花氣
憩玉岑寺　沈緒蕃湖州人弱瞻

莊嚴廢刹伊誰力香火空王結舊緣高閣經無常睡
鴿小橋泉活只栽蓮雲標明滅深松外石溜高低亂
蘚邊靜證因塵皆妙相疎鐘淸梵和諸天　秋日同子貽過高麗寺

此地頻相過秋來興轉深衣翻紅葉影杖曳碧溪陰
石巧縈人意泉淸澹客心盤桓忘日暮歸鳥逐鐘音

同蓮公重遊高麗寺　顧德垂崑山人子貽

三度尋幽至猶嫌跡未深徑迷分石影殿古罷松陰

擊竹驚僧定看雲愜野心前朝碑可問蒼蘇有餘音

宿準提閣　金門鑰錢塘人徵甫

美睡足東軒熟吟入深谷雲銜幾樹松風嘯一林竹

登慧因轉輪經閣

羣嘯我布幃幄團雲飛捷叶四角問天有月來何時我欲佇立一捫捉千匝親從金口語獨搆層臺相寶貯半夜幽鬼遶輪哭不聆法說意森緒眠雲聽澗澹死廣漢急颸無限止爲余軟腳歸未能憩息三天眇昂峙

過湖舟中見慧因藏閣　王知難淮陰人青嶼

南浦晴雲忽遠開隔湖烟樹出輪臺鼇舟未得繙經去空聽鐘聲寺裏來

慧因寺志卷十　十三

遊玉岑步壁間韻　李忱苕水人

香臺壓衆寺山水自蒼蒼世遠苔生座僧稀葉滿廊池邊留閣影樹裏見湖光興廢何須問吟詩送夕陽

步慧因澗上　周自櫻錢塘人宗開

澗喧石齒齒山妍樹芊芊坐久鳥語寂風磬時冷然

玉岑懷古　謝舉紱安人元善

寺門日白雲霏霏玉岑倒夾箕泉飛手把芙蓉想石壁蒼翠亂射金繩微東坡功德不可議挑山救饑等

題詠

玉岑聳峙　蔣如奇宜興人 盤初

諸峰抱玉岑樹老作人語山山有陰晴此山獨疑雨

慧澗環流

泱泱啼寒烟旋繞若襟帶偏招獨醒人月明盥清瀨

箕泉瀉珠

雲根顆顆圓非珠亦非水空谷行跫稀跫人淚靡靡

蛟窗橫鐵

老蛟睡深窟設窗以相拒豈因尺鐵功淹留不飛去

雪窩怪石

是石潔無瑕是雪凍仍結日日松楸間青陰染不涅

雕礎神工

敗礎前朝物何當歷劫灰時看好古客著意剔莓苔

輪藏淩雲　湖州人 于石

閣從樹端出基從樹根起平鋪眾葉光俯瞰張華綺

普門卻暑

深殿餘古寒所以最宜夏非無利名人熱忙到來暇

瑞光古像

土木丹青像光從何處來人具佛眼在在見蓮臺

經閣幽觀

傑閣新搆成憑闌山面面最憐晨昏磬聲徹雲霞片

玉岑聳峙　潤以介于石

寺愛好山處玉岑剛對門峰攢壑慳午樹老徑留昏

點石禪蹤遠攀崖御蹕存由來忌壞壁龍象護雲根

慧澗環流

一水何自來泠泠奏寒玉結曲齧山根盤旋繞佛足

林芳暮渚靜石髮濛流綠爲延滄浪翁千古名不辱

箕泉瀉珠

絕壑餘寒在幽泉冒暑經濺珠因地湧咽石爲巖扃

飲鹿無人卽窺魚有鶴聽依然大癡筆天與傳丹青

蛟窗橫鐵

神物在潛伏大地爲深宮窟宅自窈窕軒窗何玲瓏

綺疏古苔映繡闥儵魚通隱約積石間冰雪流漂漂

雪窩怪石

白日無人逕松杉到處迷遙疑雪充斥徐訝石高低

砥席容趺穩欹簷接杖齊蘿烟盼遊展裛壁自婆娑

雕礎神工

南國矜財賦雕鏤遍梵天劫灰留敗礎鬼斧見當年

雲錦翻龍馬波紋蹙荇蓮躭摩可移日遊想斷輪前

輪藏淩雲

香刹臨幽磵輪宮出樹端寶函高隱霧丹閣下流湍
簷彩沈雲逕鈴聲挾雨寒攀躋到無上憩嘯四天寬

普門卻暑

紺殿藏修竹金容沐翠光薄曛風演籟初旭露淨香
幽極全消暑陰多只貯涼昏黃月穿徑驚看一林霜

瑞光古像

立夜流光怪希聞說到今優曇現蓮座寶月映檀林
金碧傳空色神通見佛心千秋總璀璨寰海一瞬音

經閣幽觀

寺轉轆轤劫荒基閣又新軒楹存樸雅結搆復嶙峋
烟樹撩人賞雲山靚面親年來集鐘磬清梵六時頻

玉岑聳峙

釋方宜錢塘人夢曙

陰鬱挺嫣青蓮綿帶留谷皎流纏其趾蒼石晤幽獨
孕彼瓊瑤姿眾峰胡能族仙梵啟清廓僻偶翟曇屋
頁堅瑩山膚餘潤萃重木隱顯月半圭遂擬三采育

慧涸環流

源木鍾南麓紆曲抱坰廬喬柯浸影明石梁擊音虛
鱗趨亟迴折瀑流或疾徐西泠千頃寒詎不由茲渠

箕泉瀉珠

上山探高泉昂石猶立刃浚源萌其下迴溪自蒙潤
玓瓅散圓光盥辭重匪峻明月古所珍拋浪殷保愼

蛟窗橫鐵

舄爲雲雨遵遂致輕翩翻頭角既崢嶸迤邐被維藩
勁南窗淹滯厚壤成虛垣鐵心固如石限阻爲蛟門

蜿蜒暮歸旋聯壑餘陰昏

雪窩怪石

叢林曠欲無山骨峻嶒起偉立俄偃伏鼢若迴湍水
霜華午未晞凝結日光裏玲瓏當前亭岑寂此喬峙

雕礎神工

鏤刻何纖悉雲英曉夕凝瑩澤亦盤旋人騎欲飛淩
劫火洞不磷眉目如皎氷剞劂誠未磨滄海徒廢興

輪藏淩雲

眾山如環圍貝葉層層室飛甍儼翬翼羣宇疇與匹
遙風展鈴音靜夜彌岑崖頂面九皋際神天伫清躔
萬軸遺古言金刹標孤出

普門卻暑

朱明正炎熾棲禽悄未宣梵闕啟以閒煩蒸無由緣
虛颸韻修篁泠然晤釜仙區中三伏辰當於茲遊延

瑞光古篆

靈異彙斯境林麓媚宵旦有佛光示言爾人當誠觀
庭虛庶草滋檐曠星辰燦當年燦霄壤難以追涯畔
倘飾柴磨金至今猶晃煥

經閣幽觀

芳址昔淪寢草莽遂亘周一旦理頹基突兀起重樓
輪殿爲比隣叢巖相倡儔息心有上士唄唄散林幽
高風寂來緬圓月烱爲頭刮飡玉岑秀嘉樹胡鬱槲

玉岑聳峙

門外孤岑秀可餐回巒縈寺鐘清寒君王卽不留題
到亦許遊人作玉看

慧澗環流

一水淙淙欲出山穿雲遶屋過溪還也知畫舫娛人
處爲愛桑麻改舊顏

蛟窗橫鐵

潛淵莫道老蛟癡抱得明珠只自知難道雨雲無箇
分人間翻被鐵栲欺

箕泉瀉珠

一派明珠布式裁月明按劒自徘徊扶笻直上窮源
處應是騷人萬斛才

雪窩怪石

削出芙蓉別樣奇雲鏤烟篆雪差宜若教一鉢能盛
得好倩東坡供印師

雕礎神工

支機天上有槎逢借與慈王奠法宮歷盡劫灰渾不
壞時看鱗甲動秋風

輪藏淩雲

人語只疑天語落法輪還道月輪齊不信六橋隄上
望尖峯直欲過湖西

普門卻暑

五月尋涼特地遊山寒殿古欲披裘逢僧竹裏烹龍
井爍石炎威一霎秋

瑞光古像

大士何年現意珠祥光猶靄舊時模皈依諦作千千
觀月滿諸山水滿湖

經閣幽觀

閣中帝子舊圖書閣外溪山只自如證得三生酬夙
約沃州不羨買山居

玉岑聳峙

蔣全昌宜興人

南山南更好此地足抽簪行樹七重裏湖刀十里尋
草荒金笑谷戶秀玉稱岑滿目平蕪趣沙鷗半欲侵

鹿長人

惠澗環流

漱石淙淙碧迴流繞一卷謀神忻此際濯足想當年

巢鳥棲疑墮滿魚泳不前逆知烟雨夜時共梵音連

箕泉瀉珠

遠播山中美箕箕亦得名晴飛窺異質雨潦聽同聲

硯憶黃癡洗茶無陸子盟香珠一萬斛堪與鬬連城

蛟窗橫鐵

語怪人誰信扃留古鐵楞奇動歸往哲幻蹟叩山僧

是孽須重鋼非龍不許騰悠悠太眞子切勿秉犀燈

雪窩怪石

巖巖觀巨石磊磊笑支離米老決應拜愚公安敢移

雲根搖欲動雪浪擁相宜海宇無知已空山一問奇

雕礎神工

人巧天工錯目前希所逢世風漓混沌事業尚雕蟲

繡礎千秋古苔花一片蒙總然非實相於此悟眞空

輪藏淩雲

紺宇撐寥泬浮雲已出端羽翔禽閱背人上蟻行盤

兩個丹峯對週遭翠木攢不分江海氣無際杳湯湯

普門卻暑

何方堪避暑但願入普門置我禪牀所左擷龍井香右掬虎跑煮長日黑甜中飛燕相爾汝

瑞光古像

神通惟大士浩氣塞雨間獨向高麗寺毫光露一斑

霽雨沐庭樹卿雲蒸滿山豈緣多手眼便覺異容顏

經閣幽觀時李飛侯寓經閣

謫仙吾好侶展掛給孤園碑老立殘石林秋銜遠村

門楣神物護扁額御書存何日捐塵累茨香貝葉翻

玉岑聳峙

老雲幻作碧芙蓉不減飛來一片峰光射溪流迴玉

照影扶烟靄拭金容御題芳跡雖難覓袍笏幽尋尚

可逢若到秋深黃葉裏最宜絕頂拄孤笻

慧澗環流

何年慧脈迸雲根一帶瀠洄遶寺門泠泠浸烟霞嫉野

衲細流鐘鼓出山村沙稜故咽風前韻橋版平分雨

後痕當日少游曾濯足尚餘清韻溢芳蓀

箕泉瀉珠

一泓寒玉瀉空山石面跳珠亂蘚斑洗鉢僧穿雲竇

入尋源客帶雨花還幽淙泠蘸蒼松影香脈潛通慧

澗灣巖際詠茆入在否即教癡絕亦難攀

蛟窗橫鐵

絕壑穹窿伏蜿蜒疑疎櫺巧制憶當年腥吞古鐵潛幽
魄碧鎖荒苔噴冷涎雲護洞門迷鹿飲石橫波底穩
蛟眠淙淙難醒重淵夢留伴頭陀五夜禪

雪窩怪石

蔥菁一徑自縈迴樹老林香石作堆烟髻靜疑塗翠
立雪濤儼欲破雲來秋稜秀出渾如玉蓮瓣青浮半
是苔卽此片窩堪借隱那須瓢笠問天台

雕礎神工

怪來山寺礎何豐刻刻奇淫出鬼工漫訝雲霞生柱
底偏矜文彩甲寰中晴押風滑疑消疑徹雨細蹙波瀾豈

爲風自是海邦多詭麗獨留遺巧鎭琳宮

輪藏淩雲

嶙峋傑閣插諸天法轉香輪慧日懸藻井西連千疊
翠綺疏東吸兩湖烟鳥飛仰覩簷牙度龍伏潛聽梵
籟眠憑眺渺然空下界卻疑雲海盪青蓮

普門銷夏

一尊大士竹千竿廣殿無塵六月寒逕掃白雲輕冉
冉門敲綠玉亂珊珊方當晝永陰偏密不待秋深暑
自殘直是淸涼眞法界那教禪思不安安

瑞光古像

黃金面放白毫光爍破重昏午夜涼花座只今留瑞
靄珠衣自昔散天香搏沙爭禮昭靈貺遺碣堪捫半
蘚裝無畏威神原叵測迷津到處有舟航

經閣幽觀

禪因未墜閣重開法雨霏霏舊講臺四野微茫饒遠
趣六窗虛朗絕纖埃鐘聲似向雲端落山色都從樹
杪來更喜主人能點綴繞庭種竹又栽梅

玉岑聳峙　姚二煜仁和人　葆明

行經半灣寒碧飛羅一片空濛不是雲依古樹亭亭
玉削芙蓉

慧澗環流

水向山根滌玉澗從屋角流雲一夜百重新濺層湖
十里平分

蛟窗橫鐵

雲氣晴驕石壁泉聲怒挾松濤分付窗前老鐵莫吹
月下瓊簫

箕泉瀉珠

月掛松穿九曲雲橫東鑰千行一自墨花浮韻只今
石乳流香

雪窩怪石

雪浪乍堪語怪火雲未許稱奇相對自然首肯無勞說法支離

雕礎神工

何年如許玲瓏浪說神鏤鬼畫分明不壞金剛幻出山中怪石

輪藏淩雲

雲過詹牙凝腳月流殿角窺顒纔檢琅函繙閱已入非非想天

普門卻暑

法界偏藏澄碧長途客嘆流金可是涼生水月非關暑退山林

瑞光古像

試問何者是光還思何者是佛祇因有佛光生難道無光佛訖

經閣幽觀

一閣層層香篆八窗面面雲山人來鳥言煮茗客去花低掩關

玉岑聳峙

釋海珠錢塘人 玄弢

耆峰當淨剎青碧自瑩然既得光依佛相應勢插天梵音琪樹奏寶網慶雲聯儼作經壚供花香透薜烟

滿窩松下雪當暑未能消化作幽林石排成陸地潮

晴巖蘿影覆陰壁蘚紋描宵著逃禪客單丁挂一瓢

拂拭看鏤礎神工杳不磨向時雲倘溼屢劫水猶波

緣滲苺苔淺香沾花雨多空王常寂處亦得壯山河

輪藏淩雲

茫茫凝海內何處渡迷津寶偈函香閱諸天捧梵輪

星懸金鐸重霞宿綺窗新不藉泠然力高居自出塵

普門卻暑

新篁搖翠幄晴雪映圓通佛面籠秋月禪心薦午風

密陰涼灑地清籟泠翻空大暑流金石無由到此中

瑞光古像

善逝悲羣品多方示性靈蒙光窮實際倚石現眞形

寶月倉間白蓮花足底青冥冥長夜裏猶得覩明星

經閣幽觀

御墨淋漓處重恢古法幢登臨初及半敬豁已無雙

山色虛拂闥湖光遠浸窗凭闌心境寂不覺磬聲撞

玉岑聳峙

方新子鑾鼻

高麗寺前何者峰玉岑傳是御書封至今不雨烟雲

擁正合長春草木融秀攬山頭高下月雄吞湖面去

來風棲鳥抵鵲非無意地脈奇探護法龍

惠澗環流

白雲蒼霧引潺湲一道鳴泉鏁萬山自信入湖平展

鏡祇緣繞寺曲成環滄桑冷煖無人問唐宋絃歌有

鷺還不用濯纓翻濯足少游應在濁清間

箕泉瀉珠

不見大癡今幾年幻珠猶自媚晴川雲篩石蘚厨前

碎日破漚花鏡裏圓神女弄歌乘夜月道人浴衲繫

春烟饑蛟渴虎休相妬悟到空虛亦惘然

蛟窗橫鐵

雲嫺蛟癡臥不醒也緣畏鐵故施櫺畫摩繡乳知曾

咒夜習光芒亦有靈菩老蟠花招兔食魚遊吹浪洗

鷗腥山僧亦解安禪法經閣鑪烟一縷青

雪窩怪石

冰鈎錯落裹玄雲浮玉前頭定季昆顛到米家船裏

載禪從摩詰畫中捫照人恰好中央坐避鶴常遮半

面痕若把峨嵋來比較峨嵋積雪少幽魂

雕礎神工

看窮人代惟雕礎蘚蝕苔封記始終但值雨蒸浮荇

帶有時雲起動龍鬚翠衣玉砥留天語錦石秋花隱

梵宮若使袁宏經見得伏龜應不賦吳工

輪藏淩雲

四面鈴音接大荒飛空有閣湧輪藏山山風送青無

色樹樹烟籠白寶光香霧吸雲疑海市神燈騎遠影

湖梁十洲不數超三象金壁週遭遍背鳥翔

普門卻暑

蟬聲竹色山山似一坐禪關日每斜殿鼠陰餐何代

雪溪鷗涼帶化城霞經行閣翠沾衣滿靜對鑪薰撲

扇賒苦熱何勞憂赤土楊枝有雨沛天涯

瑞光古像

定有丹師燒後佛白毫紺目此披敷青天寶像還今
古赤日珠光乍有無莖草也曾傳丈六摩尼應自照
浮屠等閒法法都如幻手眼何人悲續鳧
經閣幽觀
兩朝不覩空王宇三乘誰興浩劫心貝闕散花疑白
象香臺布地果黃金山嵐水霧飛梁灑竹籟松濤合
殿陰賴有尚書珍帝筆翠華端自護雲林

法嗣

沙門秉教異族同居良由結脈於佛受胎於道不屬
毛裏別有瓜綿儻其式穀曷殊贏負然矛盾於庭戈
操於室者比比也其或恪守師傳爭光祖烈眞蓮海
之楚翹允支那之振趾矣胡容紊其緒乎志法嗣

妙空派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悟玄雲南富周瓚仁和人洪宗桐廬人普通崇明人
民人號妙空號大雄　號茂林　號瑞峰

初出家于靈芝寺口公舉主茲寺

第五世　第六世　第七世　第八世

廣賢仁和人宗憲仁和人宗相仁和人慶文仁和人
號萬玉　號蓮臺　號存白勤慎號敬如
廣淨錢塘人　有幹拮据修
號敬川　葺時論歸之
第九世　第十世　第十一世　第十二世
通恩烏程人玄泰烏程人祖心海鹽人淸慧仁和人

字楚元　號寔宇　字無口　字自明

第十三世　第十四世

淨信海寔人　眞秀山陰人

字潮音

易菴派

第一世　第二世

如通諸賢人　性震崇德人

號易菴應舉　號太空

入寺爲初祖

修建本寺後

修建靈隱及

嘉禾東塔天

台國清諸寺

寂子國清大

家宰五臺陸

公爲之銘

第三世　第四世

海龍仁和人　寂淮崇德人

號清禹　數立法嗣皆

天以無際同

出臨濟宗遂

第五世　第六世

普瑩仁和人　通密桐鄉人

號玉庵　號三玄

第五世　第六世

無際派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明慧海寔人　眞安錢塘人　如昇餘杭人

號無際同易　號德輝　號驚峰　號東泉

菴應舉爲初

祖

第五世　第六世　第七世

海德錢塘人　寂澄錢塘人　照徹仁和人

號無盡　號本源恬靜　號月印初嗣後

寡言兩山諸易菴派後歸

第八世　第四世

普瑩嗣易菴　性賢餘杭人

號東泉

利屈指首推本房創復經

其戒行禁足閣賢志早沒號廣漠

息交衿紳望眾論惜之

而加敬

第九世　第十世　第十一世　第十二世

通密嗣易菴湛深桐鄉人　然定桐鄉人法疑錢塘人

號徹如　號止心　號止水倜儻

後

通文桐鄉人

早天

有大志承月

印之緒力爲

丕振修寺志

第十三世　第十四世　第十五世
界金海寧人方月錢塘人廣生海鹽人
號丈石　字生之　以垂不朽

西子湖每歲一遊遊必旬月凡十八遊故於山之高者林之深者石之僊者園之名者寺之古者彌不遍最後而至高麗高麗古而垂儆寺僧止水於轆轤劫謀一轉之欲輯寺志以侈先朝之盛令人興感子曰是烏可鑿空爲也曰有宋元之碑碣在曰碑碣未易詳也曰有蠹蝕之記載在曰是猶一家言未必愜眾耳目也曰有文獻之傳述而小僧之隨筆收錄在子時正避暑經閣檢而輯之曰原始括碑記之要領也曰景物攷邊幅之佳勝也曰祖德稽梵乘之新傳也曰檀那標福利之因緣也曰宮宇備新故之豎造也曰碑記曰傳誌曰雜文則就寺所留遺者載之也曰題詠則姚方二君訪求者居多即其所詮次也曰法嗣則存白止水所自爲譜系也既成冊矣將謂子之不朽高麗乎抑藉高麗以不朽乎皆非也止水之志堅之力定固已永劫不壞而何有於子之筆第循此志擴而大之延而久之是在止水及止水之後嗣矣

崇禎改元中秋後一日五湖李流芳跋

慧因寺志附錄

宋慧因院教藏記

文見寺志不錄

右碑在紹興府學二門北向篆額已斷存因賢教記四字字徑四寸文十六行正書徑寸後有立石書人姓名三行是碑舊在杭州西湖慧因院即今之高麗寺也石工利其石移至越中今碑陰刻順治十年修紹興府學記又西湖集慶寺前亦有一碑半埋土中錢辛楣詹事語何夢華爲掘出之文與此同惟字體甚劣碑額又作

慧因寺志附錄　二

正書不知當日何以刻此兩碑也兩碑皆有缺字今參校補全撰文者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本傳載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揚廬宣穎州此碑系銜朝散大夫提舉洞霄宮護軍吳興縣開國男皆史所略也唐之問文勳事跡皆無攷勳銜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此避英宗諱改簽署爲簽書爾蒲宗孟閬州人元豐八年七月以大中大夫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嘗集

三十卷行於世元祐二年十一月徙知鄆州見咸淳臨安志

宋高麗寺錫免劄付碑

九月三十日奉聖旨慧因教院應諸官司試院并指占並永與錫免　小字正書

右劄付慧因教院淳熙元年十月一日　大字正書印　下有二押

行在尚書禮部　大字正書

淮淳熙元年九月三十日敕中書門下省九月三十日奉聖旨慧因教院應諸官司試院并指占並永與

慧因寺志附錄　三

錫免奉敕如左牒到奉行前批十月一日申口口禮部施行仍口口口口須至指揮　細楷書四行

右帖慧因教院仰照會淳熙元年十月日　大書正書印一文不辨

官押　大字正書

右在慧因寺碑凡二列上列可見者四行下列八行是刻漫漶過半僅存前後大字以碑陰證之此持住僧惠高之請也至七年講師淸素并序歷朝恩渥而刻諸石此劄付亦刻于是時諸志乘皆未之載

宋高麗寺劉付碑陰記

國家崇聖相承專用仁厚凡可以敎民□□□者必發揚□顯之雖淨居老子之說有所不廢臨安府南山慧因敎院始□禪□元豐八年有法師淨源講學戒行名聞外國高麗嘗遣僧□義天航海請授經旨神宗皇帝可其奏既歸以□□□國王以其母命□金書華藏經乞置之源師所居以報國恩於是其徒乞改慧因爲十方敎院得旨許之而賢首之敎大□□靖國元年高麗遣使□徽宗登寶位附白金千□□兩請造華嚴□□佛□□□□□□□□行主之

歲與剃度朝廷又許之而寺宇□□聖上龍興主僧惠高累□宣對乞追述前朝之意永免官司指占上亦許之而□聽益孚寵熙七年住持講師淸素以名行被選講席興盛凡稽首受敎于坐下者日數百人選善遠罪者日益眾於是淸素願以所得聖旨刊之于石求文以記歲月□爲之序累聖化民之意無所不用其至以告于後五月日通直郎軍器監丞周必正謹書

右在法雲寺正書十八行行三十字按慧因寺志附錄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因請從院僧淨源詔許之俗呼高麗寺今名法雲寺

宋高麗寺觀音放光瑞相殘碑

高麗慧因觀音大士放光瑞相□先君濬軒□□菴□華嚴爲□□男□寶嘉定□□先君享年五十□□十八日病革之際□□瞑目後焚香敬誦□□□□敬奉遺訓日□□麗首逢行者知講師□□法堂東側觀音菩薩□□觀音云傳語和尙人□□光矣急白講師申聞□□□□恐山門他故因此有□□徹喜形眉間方稱述行□□詰朝集眾再禱□□得吉開□□到□□所居修□□□就求□□其事□□菴歸寂因循至□□旨茲山間感應事□然興歎□□之餘直述始末以記歲月云□□解進士盛□□百拜謹記□□□□淮西置使司□□賜□智□□□敕差住持□□

右在法雲寺正書二十一行碑斷存上截存十餘字篆額十二字下刻觀音放光像是碑存字無幾大約濬軒之子爲親資福忽遭觀音放光兜解進士盛某爲之記也進士名□□萬歷府志作盛度菴上□□字明潘晟重修慧因寺記作易菴謂寧宗朝有易菴禪師□□揚大乘御書易菴

二字賜之

宋高麗寺尚書省牒碑

尚書省牒行書

前住持平江府華嚴寶塔教院僧淸遠行書

牒奉敕宜差住持臨安府南山高麗慧因教寺牒至

準敕故牒行書

寶慶三年正月日牒尚書省印　行書

參知政事薛押　少師右丞相魯國公坤行書

尚書省牒僧淸遠　尚書省印二　行書

臨安府狀准尚書省批送下南山高麗慧因教寺知

事僧慧機狀本寺住僧如訥已於拾貳月貳拾伍日歸寂切緣本寺目今期懺在卽難以久缺住持乞付臨安府狀准尚書省批送下南山高麗慧因教寺知道行講人前來住持後批送臨安府公定五名申尚書省本府除已遵稟指揮送僧司集諸山公定五名申府去後今據僧司申繳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住持僧思義等申集諸山禪講就上天竺白雲堂雲集公定期集口僧淸遠等五名一口住持平江府吳江縣華嚴寶塔教院僧淸遠一見住持紹興府口口教寺僧如介一前住持嘉興府華亭縣口口教院僧懷口一前住持紹興府如意教院僧宗口一見住持嘉興府口口福教院僧口果其口僧各有道行堪充于內點差前去住持思義等同諸山禪講保明是實乞備申施行本府據申述合行具申朝廷施行伏候旨揮正月貳拾叁日奉聖旨依口僧淸遠今尚書省出給敕牒楷書十三行

付南山高麗慧因教寺寶慶叁年正月貳拾叁日大楷字二行尚書省印一

少師右丞相魯國公押封尚書省印二

右在法雲寺凡三列三十行此寶慶三年牒淸

遠爲高麗慧因寺住持也此牒最爲詳盡由本寺知事申府下諸山定指揮僧司再就上天竺寺白雲峯寺白雲堂雲集公定申朝廷候旨揮下尚書省出敕牒付本寺焉白雲堂上天竺寺坐故名莫考厥初至辨才法師重建

宋高麗寺尚書省牒碑

前住嘉興府東塔廣福教院傳賢首宗教僧如介小字正書

牒奉敕宜差住持南山高麗慧因教寺牒至準敕故

紹定四年拾壹月日牒小字行書尚書省印

參知政事鄭押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薛　少師右丞相押　大字行書

尚書省劄小字正書

臨安府狀准尚書省批送下南山高麗慧因教寺知事僧可衷狀本寺昨緣主僧指堂講師自六月十四日順寂之後見狀申明伏蒙指揮今杲亭寺主僧清杲保明道樞等五名公狀卽賜點差一名前往住持後批南山慧因教寺口事可衷等口案口杲亭主僧

清杲舉保道樞等五名口口卽賜點差一名前來住持事口月二十五日臨安府行下集諸山口口伍名申尚書省本府口僧口口口

開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
領會同館事奚國公杭州高麗惠因教寺歲
閱藏經記
釋大訢

佛于天下咸所尊事或謂福以倖求禍以苟免而佛
可諂也庸詎知佛之道多方有大焉有小焉夫大臣
之事佛也志與道合元默寡欲澤下於民之謂施勘
定禍亂之謂慈不傲生不畏死若唐顏眞卿宋富弼
范仲淹是已其有窮土木靡金帛厲民以要福利者
非佛意也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別不華公相繼爲
江西江浙湖廣行省左丞相惟曰自富貴以訖有家

子息報于君親恩欲風動于民率之以忠孝莫若善
事佛先是以幣金千定施杭十大寺使咸以子母相
生歲取其什一給其費以月第之各閱經一藏延祐
四年又自武昌寓二百定以歸興元惠因二寺通前
爲十二藏月閱之歲周而更始焉慧因寺受金最後
以冬季藏事必肅必恭圖久勿隳爰琢堅石而刻之
辭曰維西有聖覺道尊心冥萬物觀化元搜括么麼
無遺言有作緝之富以文疇碑津筏惠塾昏赫赫左
相爲雄藩匪儆匪媚忠孝存曰覺有訓徒之勤畀之
金繒期勿諼拜稽萬壽奉我君爰有親兮思孔殷高
峯之陽湖之源考擊鐘鼓播令聞尚其似之伊後昆

謹按
南巡盛典法雲寺在赤山舊名慧因禪院宋元豐時
僧靜源居此疏釋經義傳播遠域有高麗國王子以
金書華嚴經三百部并捨經閣之資附貢舶以進因
呼爲高麗寺寺前爲慧因澗乾隆二十二年
聖駕臨幸
賜名法雲寺今則龍象已虛不留一礎余偶得寺志
尚是明本題詠中如徐時泰項士昌方相卿毛文龍
方新金門鑰周自稷黃克儉魏介姚二煜諸人乾隆
間吳志上允嘉輯武林耆舊集號稱賅博均不載一

詩是此志吳先生亦未嘗寓目傳本之孤益可見矣
余願藉志留寺亟爲梓行且檢阮文達兩浙金石志
宋時鐫免劄付碑劄付碑陰記觀音放光瑞相碑尚
書省牒兩碑文雖殘闕究爲寺中掌故又蒲室集有
咸閱藏經記志亦失採因附刻於後而記其緣起云
光緒壬午六月十九日丁丙謹識

杭州上天竺志

光緒丁酉秋
錢塘丁氏刊

上天竺山志十五卷

明釋廣賓撰天竺爲東南巨刹舊有李金庭志
廣賓以其附會舛譌甚至僞撰明太祖竺隱說
一篇以炫俗乃刪補而成此書曰普門示視品
曰尊宿住持品曰器界莊嚴品曰帝王檀越品
曰宰官外護品曰風範隆污品曰詩文紀述品
凡七門其風範隆污一品於寺僧污行備書不
隱較他志獨存直筆據總目尚有卷首一卷此
本已佚不存

上天竺寺肇於晉天福四年僧道翊得奇木刻大
士像會僧勳持古佛舍利納之頂間妙相具足錢
忠懿王感白衣異夢卽地建天竺看經院宋嘉祐
中郡守沈文通改靈感觀音院靖康初屬金難僧
道元祕聖佛於井兵退歸像院中理宗書廣大靈
感觀音教寺元至元五年仍改天竺教寺明則重
修於成化丙辰入
國朝康熙五年因燬重建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書法雨慈雲匾額
賜撰天竺寺碑文六十一年春殿再燬雍正九年

世宗賜帑金鼎建製重修寺碑乾隆十六年
御題法喜寺匾額嗣後疊邀
宸翰恩錫優渥祈禱雨暘爲一郡司命遠方趨謁
不下普陀咸豐辛酉罹粵匪之劫同治甲子兩浙
鏡清 佛日重輝寺復舊觀光緒初元住持釋悟
化校刊海甯管廷芬原輯天竺山志稿十二卷詳
近畧遠未見廣賓所纂斯志殊屬缺典今得舊本
冠以
欽定四庫總目不惟直筆昭彰且所佚之首卷亦
都在焉洵普門之寶衛自在之莊嚴也謹壽諸版

回向靈山不二門中同圓種智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六月十九日優婆塞丁丙合十序

重修上天竺山志序

天竺在月氏東南數千里杭之山曷爲沿茲名浮圖法故來自天竺典午時以茲顏其寺名所繇昉也道朗結茅光徵奇木大士像成而洛僧又以舍利置頂間寤求夢見赫有靈蹟旛蓋香燈之供日持膜拜之虔殷山填谷魁然此鼻遂與身毒並稱矣曷爲成茲志志者識也識大識小道斯未墜普門之示現勝地之靈奇衣鉢之流傳錫屐之游息非紀載莫詳舊志輯於東瀛李氏茂才手寺僧照本懼歲遠益譌屬賓公任編摩之役凡五易星霜

彙成十五卷靜探輪藏之文博掇籤軸之祕孝廉文學住山皈法者各以見聞佐之而强半取衷於古菴居士居士存日久隱山阿攷訂精覈山之菹狐也或疑浮圖樹下一宿無住無著經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蒙豫所謂聚沫多緣假標空非色香者也然則大士何戀於是山山何贅以是志余惟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能所圓融有無交暢三十二應入諸國土無刹不現海上普陀湖邊竺嶺出現因緣較他刹更顯至於旱潦祈請歲著靈奇歷代表彰尤極暄茂則夫藉

山以宣大士之教即藉志以著茲山之奇因是而
可大可久俾眾生獲十四種無畏功德四不可思
議無作功德記事者參載世事仍歸無事記言者
旁採世言總歸無言南北宋之崇褒遞加於大士
固國土所同稱而廣大獨崙屬竺嶺大士何必不
託異於天竺天竺又何必不傳信於此志所謂觀
匪留色音匪受聽道未墜地者當不在大月氏而
近取諸上天竺矣古來志輿圖多爲經世之用惟
王子紀五山東方朔撰十洲陶弘景譜金壇林屋
杜光庭敘洞天福地則皆出世之觀又祇爲尋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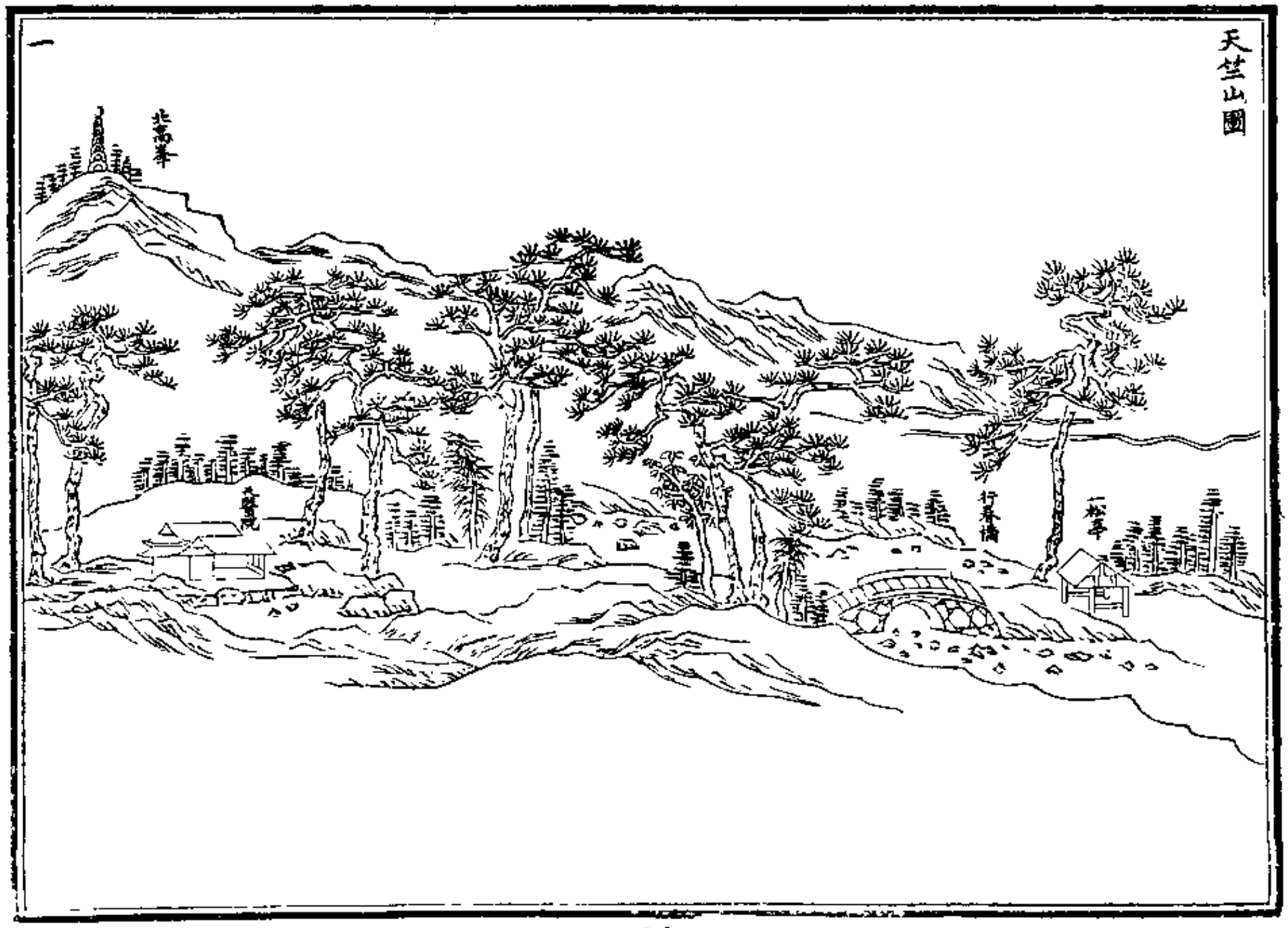
采眞作津梁耳西域記洛陽伽藍記以後闡宗風
者其欣攬於茲編時
順治三年丙戌秋七月幾望古潤妙香居士孫時
偉乳仙甫薰沐敬書於湖上之紫薇右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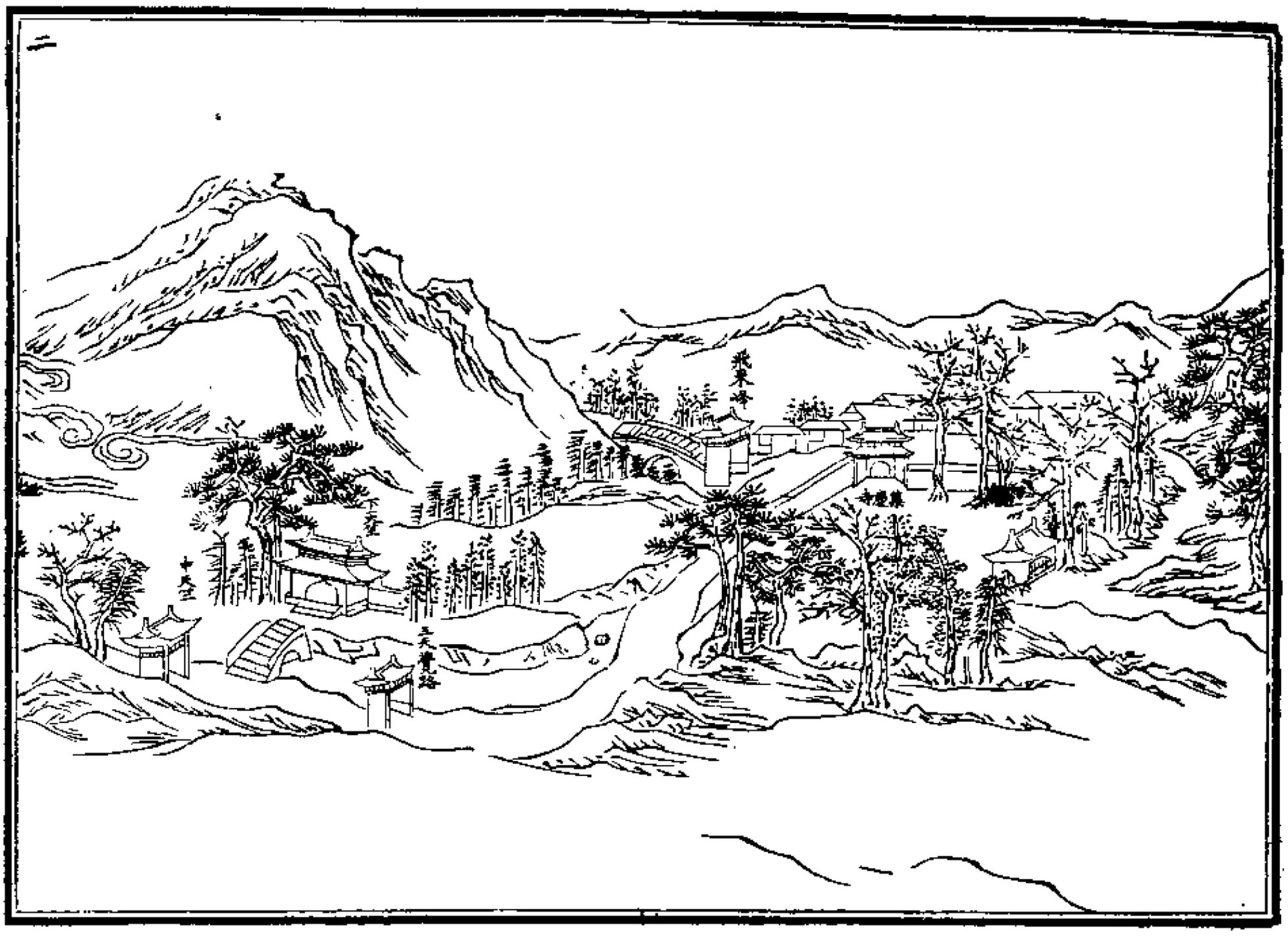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凡例

一慈悲淨聖靈異顯赫奔走海宇易可無志寺俯
照本輿荆棘銅駝之感傾衣鉢屬余余雖不文
議無作功德記事者參載世事仍歸無事記言者
旁採世言總歸無言南北宋之崇褒遞加於大士
適修天目祖山志西湖僧寶聚諸祖禪藻拾遺
潛陽梵刹考諸書成鼓舞餘勇遂力任其事
一東瀛輯上竺舊志蕪穢杜撰如題中所云冒元
人於宋首其他猶可至高皇帝竺隱說亦僞造
一篇本以開面靈山翻滋罪案糾糠沙石槩在
汰刪
一古者列國各有史史不實錄則觀者胡稽是以

董狐良史趙盾必書志郎史之餘將以是非得
失垂爲勸誡敢俛曲阿徇濫施華袞風範隆汙
寸心千古知我罪我所弗敢辭
一靈奇悲仰贊頌詩文充棟汗牛筆不勝書梓不
勝壽茲獨力既艱輿情未愜何妨好事續刻補
遺是集所收精微潔淨有目者幸鑒
一聞之吹竽而過邯鄲之市則師曠凜色盛容而
出臨淄之塗則陽文沮顏何者邯鄲耳肆臨淄
目林雖姝色和聲無當眾視是舉聽也今輯志於
名山人爭聽覽焉其敢忽諸蒐補散軼稽訂魯

魚枯心嘔血聚腋綴裘託始於鷲山再輯於寶石山房則孝廉邵以窺氏裒字宏
菴再輯於寶石山房則孝廉邵以窺氏裒字宏多更請政於嚴氏文學孝廉諸君子修討凡五
易寒暑而是書始燦然可觀
一語云趾欲固視故步往蹟未詳文獻奚考聞有
藏書饑渴往借篝燈簡讀有關某某隨筆錄鈔
太史公自序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
敢云作也




飛來峰
靈隱寺
下天竺
十八羅漢
三天竺路
三

天竺
聖觀
橋身坪
見山亭
三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普門示現品

側聞應化無方選此方之教體隨緣弗類攝同類之機宜予窮惟之有深意爾夫南海蓋善才所參小白華也凡天下之願躬謁者視鯨波鼉浪爲忠信可憑則千萬人中無幾矣惟西湖迺天竺所飛小靈鷲也凡郡內之指首屈者推岑蓮月桂爲仁智攸耽則南北峯間其最矣於是我大士閔

五季刀兵之刼妙三吳山水之區巧示普門即坐不垂堂者麕至適衝都會兼游偏挾伎者颺來信未信在人縱遊戲於佳麗繁華之地仁不仁繇我盍範圍於慈悲喜捨之天是以赫赫厥靈而羣邊並望班班斯著而曲記特書此直垂慈眼視衆生何異痛心呼父母哉故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其斯之謂也志示現

自在功德章

元盛熙明纂曰　釋典所載菩薩名號如面河沙數不可勝計惟觀自在洋洋赫赫功

楞嚴經云觀世音菩薩名聞十方圓明故觀音名編十方圓十方界

法華經云若有衆生受諸苦惱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即得解脫若入大火雷電龍蛇惡鬼諸難之中能令衆生悉不怖畏

大悲心總持經云若有誦持大悲咒者即滅百千億劫生死重罪不墮惡趣臨命終時十方諸佛皆來授手隨願往生淨土中品上生

藏教密乘經中所載觀自在菩薩爲度衆生變現三身獨覺聲聞梵王帝釋自在天等隨類現形說法不同或現一身或現多身或現大身或現小身或現男子身或現女人身或現童男身或現童女身或現天身或現龍身或現夜叉身或現乾闥婆身或現阿修羅身或現迦樓羅身或現緊那羅身或現摩睺羅伽身或現人非人身或現長者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宰官身或現婆羅門身或現比丘比丘尼身或現優婆塞優婆夷身或現女主身或現童男身或現童女身或現天龍藥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而爲說法

楞嚴經云觀世音菩薩從聞思修入流亡聞所聞盡聞所聞滅聞生滅滅已寂然不動覺所覺空覺空所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寂滅現前所現前滅住覺住滅生覺生滅滅盡覺圓如是漸增聞熏聞修二相俱忘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名得無生忍於是世界及與衆生一切國土皆悉消沉十方虛空洞然明徹猶如大圓覺海湛發光明含十方界十方如來本妙圓心與我及諸衆生同一本覺本覺明妙心同一覺妙明覺圓含十方虛空本同一體我等與彼亦復如是

又云我昔於無數恒河沙劫修習三昧得大自在與佛如來同慈力故現無量身於諸國土或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或現聲聞緣覺菩薩佛身或現人王國王王子或現長者居士宰官婇女或現童男童女或現執金剛身遍虛空界作大佛事

又云觀世音菩薩於無數劫與佛如來同慈力故現無量身於諸國土或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或現聲聞緣覺菩薩佛身或現人王國王王子或現長者居士宰官婇女或現童男童女或現執金剛身遍虛空界作大佛事

又云觀世音菩薩

竺看經庵則其所發軫者云

黃巢作亂所過殺戮其城血流半天下一日忽聞鏐振兵拒之泣拜爲扞禦幾原野所恃以人而已老稚鏐一人而已匿哭聲震百萬人泣拜大士像以答靈貺

亦素聞鏐勇武力欲格戰大士以祈默佑乃甚府庫羅鋒鏑之乃付

視雲端旌幢寶蓋擁護大士出兵方對敵之際空中禱大士忽

修羅等眾扈從無算鏐下馬遂見大士自西南來鏐望見之

曰此佛土也戒戢戢羣下毋得殺戮其城郭人民及物命

鶩信大士以爲神而不殺者焉

唐昭宗乾寧元年春正月越州觀察使董昌作亂僭號大越改元順天

殺官吏浙東八州震駭昌一見驍魄不定矣遂進爵爲鎮海節度使錢鏐國號吳越

唐天祐四年改元開平鎮海節度使錢鏐國號吳越

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三月元瓘立越王武肅王錢鏐卒中子元瓘立

烈文孝德皇后出居別館齋戒三日築壇於北郊受冊寶大赦改元

拜大尉兼中書令進爵吳國王

錢忠懿王

崇奉焉此上天之始

宋太祖建隆元年止未決乃命金甲將校數十百迭進以太祖即位以求指揮使以上皆越國王錢鏐

齋宿殿中夜夢紫衣神人持綵繩繫楊子江北岸以繩隔界直抵豫章

天竺志卷一 五

詰旦復詣大士禱而決之夢大士以火而詔之曰汝有大功德於民能救拔萬眾大果報即斬首俘馘而還

温州刺史鏐射中禱大士以祈默佑乃甚府庫羅鋒鏑之乃付

越州觀察使董昌作亂僭號大越改元順天鎮海節度使錢鏐國號吳越

欽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使司僉事前翰林院檢討錢塘後學吳任臣輯

閩越而止急呼俶詔之曰此汝故物也復俾以袍笏冠冕無算覺而喜曰吾無恐矣即撰日上表獻圭璧儀物稱賀帝大喜賜宴詔使者歸報

勳也已而毫髮不爽王頂戴益虔事新殿宇像設以答靈貺

開寶五年夏五月大雨河決帝禱於天地鬼神益甚雨羣臣有言上竺大士之靈異

遣中使馳驛齎香虔禱之數日天即開朗河流亦復止塞建中使歸詢之即至杭既禱之明日也嗣是凡水旱疾疫必禱焉

太宗雍熙三年五月帝以曹彬有白濤之敗見辱於契丹遣中使詰上竺致禱於大士以求神助張齊賢送肖代州之捷諸將立於雲端遙見火光中有金甲大將長數丈許

眞宗咸平元年給事中張去華守杭不雨徧禱望旱彌甚迎正月至五月於梵天寺率官寮拜禱之雨隨澍四境沛足

咸平三年夏大旱浙東天台講宗四明尊者知禮同遵式修護國金光明三昧懺三日九晝夜雨明州太守蘇某爲碑頌其德

仁宗慶歷八年錢唐有鄉僧元達附舟來遊南道繇大士座從曾公亮丁內艱扶柩歸泉於天竺忽於松行間見女士靚妝雅服問達曰亦受大師號語訖不見後服除還朝嘉祐元年上庶亦賜號寶梵大悲位參知政事達亦賜號都城大雨水泛溢果如其言年至宰相曾公

英宗治平二年秋八月三日詔求道言

亮嘗因虜陳知杭州沈文通奏天竺看經院觀音大士始自石晉至今頌福天下澤生民前後靈跡甚著上命禱之其雨即止賜曰天竺靈感觀音院端明殿學士禮部待郎蔡襄書額及褒繼守是邦一新院宇

高宗紹興四年冬十月帝釋乃卜日齋戒遣中使以金人無數敗於遼人見以疏懇禱於大士以求救炭鋒鏑之中即日手敕拔天下元元之命於塗雪以國家不共戴天之恥世忠力圖報効以雪俱生侯金步卒親提大騎兵駐大儀會朝廷命虜魏良臣使金給良臣有上馬令單中曰抵吾鞭所詔移屯守貢臣出境即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擊世忠拜命感泣誓不與虜喜其兵退擁鐵騎掩擊世忠敗於藕塘世忠以孤行在人馬自相踐踏填河蔽野其敗衂特甚世忠具言其故是以知之世忠因戰沒之後乃遣中使齎香疏懇大士以消弭兵革於冥冥中然有苦行頭陀特以建安國福眾生為可憫即救薦七晝夜以祈消弭兵革騷動自午萌之始頂間眾白大士頂間直貫營室滅星芒結天室變是夕中彗流星出於營室占曰以彗除舊布新之象也有光出自

吳元年夏三月不雨禾盡槁死郡守王與福瑞誠致禱上天竺大士甘澍隨車而沛禾復有秋

皇明洪武七年六月大旱參政徐本李賢王德宣同誠徒步入天竺寺叩祈大士雨隨沛足

景泰六年夏雨浙天久不雨禾稼將槁四民徬徨無措時鎮守都知監阮公會諸都閫蕃臬重臣遂與同鎮守兵部尚書德興孫公齊沐六月既望徒跣躬詣上天竺寺奉迎靈相至仙林建壇禱雨郎日陰雲四起至日晡甘雨大澍明日如之又明日亦如之致雨浙之地禾黍茂盛民咸懽忭睨念無以酬郎捐已資重建行龕洎製冠服及諸供具而莊嚴之仍奉送以歸

成化丁酉年夏雨月不雨鎮守太監李公義齋心潔行三日而走大士之前爲民請命意勤慇懃冥漠潛通旋彰之際陰雲布興甘雨如注槁者聿蘇仆者旋起遑遑週交忭三農謳於詞士林聲於頌公於野商賈謹於市官府文於乃大出帑金鼎新大士殿天王殿鐘樓普門圓通門以昭答大士之既

弘治癸亥歲旱不雨鎮守太監麥公憂勞萬民爰以七月二十四戊子奉迎金身自天竺而來至於海會寺道經鎮庭雲如蓋隨仗而至駐雨傾盆丑陰雲竟日庚寅辛卯皆微雨壬寅奉以歸則又雨豈非大士之靈乎

嘉靖己亥歲水旱薦災郡守陳仕賢憂切民隱精禱在身雩禁輒效民咸歌誦之

嘉靖壬寅閏五月旱既甚郡伯希齋陳公閔民無辜齋沐率僚屬吏民微服徒跣躬詣大士奉安海會寺晨夕展敬越四日庚午夜僧綱亘緝夢大士語云明日申刻雨原野霑足甲戌日有雨至期雨

天竺道場凡遇二月十九日爲大士誕辰遠近先期人齋戒入山不翅億萬眾殿宇不能容旦名曰宿山嘉靖甲寅年誕期晃日皆露坐忽見達等白鸚鵡自殿中飛出翱翔旋遶於人鬬目贊歎念佛之聲振撼林木於山太谷虛昭朗響之應上如萬

如注明日再雨原野霑足

萬歷八年士五月光燭天雨大水遣回天竺迎大士入城致禱三日後隨應以疫癘大盛行七途入

萬歷十六年春大雨夏六月旱加以疫癘死者相繼上司府縣躬

夷堅續志云賜七寶爲七寶五色璎珞皆宋朝之御寶取之杭州歸附後爲京師時色再光明乃神光爲異物

嘉靖二十四年自春徂夏飛蝗蔽天王殿鐘樓普門圓

九晚謝公乃郡別駕仁和錢唐令素服野次

浦其人忽墮水衆力挽乃出幾於死中途被逐淫謀驚悚

成疾彌月間諸坐巫曰汝往天竺觀音像身披瓔珞夜有神明

獲家媚鬼擠之得士言不救遂驚喪

免神眞汝不敬遺有掖如其中

可往祭告庶獲有掖如其中

杭城有王姓者患瘡告許燈油香帛病愈拜

還其人乃衣冠之士方詣大士前焚油香禮拜

物爲惡少盜匿已而廉得其人將言於官首所施畏親

罪倍償而釋之王有女孩自寘陽時始田疇牛復坼

還愿許人酒食財物菩薩寺慈悲求哉奈護法伽藍首盜所施親女孝

我要去之急備前物至寺求哉奈護法伽藍首盜所施親女孝

夢孩蘇問之知也如

上海有潘姓者拉里諱開三數聲進香既舟次崇德桯黃河

下見鄰船少婿諱開之慧誠已蕩既舟次崇德桯黃河

城虔禱屢
獲響應

三十六年夏五月大水秋疫撫臺甘士价率郡邑同請大士入城懇致禱輒應鼓樂冠袍旛蓋送歸

天啟六年夏六月至七月大旱府縣親切效禱請大士入城懇祝海潮湧沒沿江居民久承詔率郡僚迎大士奉安海會寺爲民請命仍率董方伯捐俸偕郡守萬國相邑侯王揚基建藏經閣以酬神貺

崇禎元年秋七月廿三日淹不退方伯董方伯捐俸偕郡守萬國相邑侯王揚基建藏經閣以酬神貺

悲仰贊

宋孝宗天竺廣大靈感大士贊曰

通力故應跡於杭之天竺山其來尚矣朕有所禱祈隨念感應曰雨曰暘不愆不忘沖人者也因爲贊曰猗歟大士以所謂觀音大士現神門示現普門品言說爲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本自慈圓通感而示有應

妙不可思

宋理宗皇帝製靈感觀音大士贊曰

神通至妙兮隱顯莫測功德無邊兮應感奚速時和歲豐兮佑我生民兵寢刑措兮康此王國

宋郡守陳軒上竺寺記贊曰

導師安樂國象然徧應河沙利世界熱惱或有聞胥不旋踵垂覆護眾須食渴須水顧亦何從滿其願足嘗有求如飢須生心念非一種皇皇不已如一身是身四大猶不有萬物何能作留礙殊勝功妙用濟十方欲求功不用不可得覩生夢幻可憐兩忘爾固無徵我無欠當觀瑞像見寶光如淨明珠時白非琉璃珈白衣仙人無往著補陀洛伽涉雲海爲大士以所現神通至妙兮隱顯莫測功

元笑隱禪師大忻贊大士曰

何示優劣如城之四門中道乃說文殊普提法門證圓通無異等導師亦如化無去來反觀世音寂滅音聞塵識是故尊號是觀世音菩薩應現河沙世界一切五用水月等無有別

流大海悉融攝是故觀世音菩薩應現十方三昧耳根圓通無所住智體本來無起滅是故觀世音菩薩應現無邊身心念念不可得盡聞性充法界

國朝浙江提學副使吳江趙寬觀音感應頌有序

弘治癸亥嚴旱不雨鎮守太監麥公憂勞萬民用周禮索鬼神之義徧雩於上下及釋氏念觀音大士以慈悲爲道爰以七月廿四日戊午奉迎金身自天竺寺而來於海會寺道經鎮府赤

國朝空谷景隆禪師贊大士曰

觀音大士以所謂普門示現神通三昧耳根圓通無所住智體本來無起滅是故尊號是觀世音菩薩應現十方三昧耳根圓通無所住智體本來無起滅是故尊號是觀世音菩薩應現無邊身心念念不可得盡聞性充法界一切五用水月等無有別

感應頌

不應

又贊曰

觀音大士以所現神通至妙兮隱顯莫測功德無邊兮應感奚速時和歲豐兮佑我生民兵寢刑措兮康此王國

金庭感應頌并序

日雨傾注若翻盆然曝忽有片雲如蓋隨仗而至驟雨又明日午炎光赫

萬歷乙巳夏六月迎大士入城即時滂沛錢塘邵重生喜而歌曰蒼天俯大士烏乎虐下土驕陽亢魃不肯未普油然沛然欲大士出山下民主感格未通心漏天不復補孰能立成雨敲松擊瓦點叮數孰能武使我爲豐亦爲澠盥襲衣百拜不敢侮小社大旋心在區宇揚枝涓滴我願吐伽瓶洋溢吾所佔匹夫之誠未狂瞽小兒齊唱謠曰青龍白龍亦同舞其時都城集千兒都城集千兒齊唱謠曰青龍白龍亦同舞其時求雨天催喜點點落在苗田裏故未句云然落在

上天竺講寺志卷一　終　十四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二

天目山三學學人賤資纂

請牒奏

宋郡守陳軒上靈感觀音院奏曰臣所領州西偏天下而天竺山在焉自五代時有僧勤又大士像僧勤能名刻爲觀音大士像僧勤能名刻爲觀音大士像與人作福感格未通心頂間其後像見光惟與人作福感格未通心近者日相傳不絕不復槩舉卟數孰能方薦饑今年春夏雨彌月不止水災父老日夜憂懼卽率屬僚以僧佛力得之勝州西偏山所領之勝州西偏山所領之甲木內金石置不於偏而雨陽有時民不告病稼穡作佛事祈福

又謝晴文曰民無常心固何知於帝力天作霖雨拯農工於溝壑寘吏責於簡書某等其銜不報之恩願頌難名之德恭馳梵宇少薦微誠

感應記

唐皮光業譔上天竺觀音經院感應碑曰錢唐佛國山中舊有天竺觀音寺相傳自天福四年僧道翊從終南山來於時毀拆自興午刻觀音大士像在焉臣自去秋視事民方艱食即其故址縛茅居之見山麓有神木發光之異納舍利建庵奉事許衷一路洞廊施利以之充奏其禮度虔捐俸錢五百萬緡樂施偕為又轉千運其

宋鮑欽正代郡守陳軒撰靈感觀音碑曰紹聖二年歲在乙亥臣述而不作封吳越國王錢惟演感大士默祐之德於靈感之表靈感之留婆井著止汲水以溺兒神物之潛形宿命之衰申以和美龍華而授右相以起必親策勳而說尾蓋無始劫來正覺浮界乃數晷夢象以廣田疇龜坼禾稼枯槁況嘉湖二府之民今又旱若此懼失西成則已罹水旱何以天人相三之一門百辟之三代與五土之際若捷於影響之間否則何以堪非惟其嗷嗷不能以生則國賦害賑恤且未蘇今又旱若此懼失西成則已罹水旱何以天人相三之一門百辟之三代與五土之際若捷於影響之間否則何以堪非惟其嗷嗷不能以生則國賦害賑恤且未蘇今又旱若此因人而假于非廣蓄臬重臣於議政之堂而屬言曰方降敕書慟念元元務在以安其生今天下雨浙天久不雨禾稼將槁四民徬徨鉞差鎮守浙江都知監左監丞阮公會諸都鄙時議之有應子欲徇民之情與凡守上天竺寺所奉之觀音大士每遇曠旱公迎與鎮守偕詣靈相至仙林被綃繒以禱焉有靡神不舉之典今予詢諸耆老而輸誠之臣能秉誠新奉之觀音大士默祐之德於靈感之表靈感之留婆井著止汲水以溺兒神物之潛形宿命之衰申以和美龍華而授右相以起必親策勳而說尾蓋無始劫來正覺浮界乃數晷夢象以廣田疇龜坼禾稼枯槁況嘉湖二府之民

東此一誠躬率僚宋以祈求之其何能得雨有如是耶公繇是大感靈照念無以酬即捐已資重建行龕泊製冠服與諸供具以莊嚴之既而仍奉送以歸於時其仆侍僧永顧目觀其盛且久感心於民之心於民之心不特表區區感公之心而已蓋公能體聖上惓愛民彼公之惠者天宮一蒙聖人之恩歸老林下知一吳越之民請惟子白天子記之顧之寢柱則伸雪之是於民之寃枉則伸雪之是於公之有

福說廣川蜀所必由之路諺云有財賈之萃於上杭說天堂下杭而
城之蘇杭惟天下之福金上盛產繒帛衣被四方別木漆桌所以
富貴而雄提領大士懸於北面慈山爲川於杭爲父杭若土性之
出而佛口生海內香火士民不絕之言夫信之之故也宋出現杭
所獨靈感之言士民不絕之言夫信之之故也宋出現杭
宋表揚而靈感之言士民不絕之言夫信之之故也宋出現杭
曉者則草木皆兵加之德性也求福情所謂久而生厭矣何可禀
則不約而同蓋好德性也求福情所謂久而生厭矣何可禀
天下之人即以仰杭城之故財賦有餘爲城地貨泉人情所以而
工之手足有靈驚飛來之所攢集開天竺兩高峯插雲天然天竺
達孔道花錦爲之所攢集開天竺兩高峯插雲天然天竺
南財賦有餘爲之城地貨泉人情所以而求福也城之故財賦有
裝點而天竺秉靈之爲因峯矗門爲更者如者良久專捨難之上
逸樂而益堅求福之念因起故求峯門爲更者如者良久專捨難之上帛
而貧賤愚不肖莫士不脫穎起故求峯門爲更者如者良久專捨難之上帛
何蓋天下靈不聰肖莫士不脫穎起故求峯門爲更者如者良久專捨難之上帛

令存而不彰立新市有五重垂觀音慈雲之特天竺盛開天竺
不潛孚以至利利有賜而不可思議此若有天雲又天然天城
已默契而不可思議此若有天雲又天然天城
者乎而不可思議此若有天雲又天然天城
下奪處不著德此若有天雲又天然天城
之困處久木設也上厭目焦不竺則竺盛深時靈竺
塗緣有近境辦大竺常聳山觀杭杭而而惠未竺
浙所堂村有檀士之喜其二之城城止稱理有又審
直感豈有黑觀之不新左處近風盛杭郡開杭審矣
江有非四觀音風求之卒五有氣天城故天城矣有
犬若關面音而孰而情之雲人命竺小天竺有惠靈
牙或係觀堂不不自而風風以脈甯故竺至錢理竺
而使所音而傳欲然無氣景大實不天當今塘道所

已耳大士不惟能與世間樂尤用情於更於苦難則仰
雖至貴至富所不能無而極愚極劣更切哀
糾察之靈者不過彰善之人過往之靈癉惡十方聞反惻癡聞之靈癉惡已耳而力循暗而大更聲室大感察士
捨夫不善之者不過彰善之人過往之靈癉惡十方聞反惻癡聞之靈癉惡已耳而力循暗而大更聲室大感察士
特已耳大士富所不能無而極愚極劣更切苦難則仰
三際大士富所不能無而極愚極劣更切苦難則仰
懷保尤遺方聞反惻癡聞之靈癉惡已耳而力循暗而大更聲室大感察士
十遺方聞反惻癡聞之靈癉惡已耳而力循暗而大更聲室大感察士
人過往彰善之靈癉惡已耳而力循暗而大更聲室大感察士
過往彰善之靈癉惡已耳而力循暗而大更聲室大感察士
著羣生難化之嫗女上合諸佛已耳而力循暗而大更聲室大感察士
羣生難化之嫗女上合諸佛已耳而力循暗而大更聲室大感察士
著

可忽近圓偏互舉
而事無不同也

女身說

山人又曰觀音古佛其身不必論男女如是則大士又非女通矣且大士之是女身也蓋以大悲願力隨類現形普門品三十二應中出生則隨其身而變現諸女人中最尊最勝者或現女主夫人或現宰官婦女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夷或現長者居士婆羅門婦或現童男童女或現執金剛以至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而為說法是謂大士女身之說所從來也

尊宿住持品

側聞維僧爲寶參佛法而鼎稱與世作津度人天以筏喻文身千界慧命一絲瞪茲天竺開山金輪紹位直指人心始也契禪那於柏子反聞自性繼而談般若於空華乃如鑿厓架屋以廬學者盛莫盛於辯才鑄印標堂以柄諸山尊莫尊於若訥璽書宸翰歷更廿四久莫久於晦巖此三老之聲光道德蓋樹法幢於有宋者也至如白眉天問於斑前者爲東溟五竹軒符於夢表者爲竺隱妙遵科注於國初者爲一菴此三老之英靈福慧蓋振教譯於皇明者也靡不悟豐祖髓名簡帝心羽儀十刹而領袖五山洞析一家而瀾翻三觀百葉蟬聯香逆曇華之國五峯峻極乳流獅子之王故記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之謂也

志住持

宋佛光法師法照上天竺講寺住持題名碑記曰

千佛名經其來遠矣上天竺住持無題名闕事也自道翊師天福四年開山結菴得夜明木爲觀音像錢忠懿王易菴爲寺圖初感至元而益增廣之繇南屏辯才而下大振法席高宗皇后駐蹕有禱必應紹興乙卯覃華隔幸湧間若有錫齋命應如暨圓智一新殿宇孝宗乾淳間若訥登對論道稱旨於是賜白雲堂印署都僧錄矣今上衛聖治之眼心悅佛乘於僧錄之任尤加推擇湆凡稱教律公定皆從此出所住不輕題名者何使來者目之必曰孰道德孰起廢孰躐等孰公於眾孰私於身於乎可不懼乎皇慶元年九道傳竹屋元淨書

題名

開山第一代道翊法師石晉天福四年

第二代南屏梵臻法師皇祐三年

第三代辨才元淨法師嘉祐七年

第四代法照用文法師元豐四年

第五代慈辨從諫法師元祐五年

第六代圓悟思尚法師政和元年

第七代宣梵嗣珍法師政和五年

第八代慧覺齊玉法師宣和六年

第九代普明如靖法師建炎六年

第十代佛照智堅法師紹興元年
十一代圓通應如法師紹興三年
十二代普覺惟日法師紹興十五年
十三代證悟圓智法師紹興二十三年
十四代慧光若訥法師紹興二十八年
十五代師覺法師淳熙十一年
十六代復菴妙珪法師紹熙三年
十七代柏庭善月法師嘉定六年
十八代虛菴有宏法師嘉定十二年
十九代鑑堂思義法師紹定五年
二十代柏庭善月法師紹定十六年再住

二十一代梅峯梵奎法師端平三年
二十二代古鏡文杲法師嘉熙二年
二十三代同菴允憲法師嘉熙四年
二十四代佛光法照法師淳祐三年
二十五代石室智觀法師景定三年
二十六代東林祖印法師景定三年
二十七代佛鑑妙銛法師景定四年
二十八代默堂正觀法師咸淳元年
二十九代佛光法照法師咸淳六年再住
三十代鼎山時舉法師咸淳九年
三十一代南麓時法師至元十三年
三十二代愚山古法師至元二十年
三十三代梓山恭法師至元二十二年
三十四代鼎山舉法師至元三十一年
三十五代若洲筌法師大德四年
三十六代柳塘權法師至大二年
三十七代竹屋元淨法師皇慶二年
三十八代佛海澄法師泰定二年
三十九代如菴眞法師至順二年

四十代虎巖頤法師至元二年
四十一代賢叟思法師至元五年
四十二代我菴無法師至正二年
四十三代東溟日法師至正四年
四十四代絕輝鑑法師吳元年
四十五代雲谷臻法師洪武元年
四十六代日彰俛法師洪武二年
四十七代惟源修法師洪武六年
四十八代竺隱道法師洪武十五年
四十九代箕山隱法師洪武十七年住再

五十代止堂大山法師洪武十九年
五十一代古春蘭法師洪武三十二年
五十二代宗源梵法師洪武三十五年
五十三代敬修德完法師永樂二年
五十四代一菴如法師永樂三年時姚少師奉
命取金光明懺法來寺住
五十五代宗鉉彌法師永樂五年
五十六代顯宗彌法師永樂十二年
五十七代郎中實法師洪熙元年
五十八代鏡中潭法師宣德元年
五十九代浩初頤法師宣德五年
六十代訓中謨法師正統三年
六十一代無相住法師正統四年
六十二代有中頤法師正統六年
六十三代瑞巖祥法師正統九年
六十四代大猷闢法師正統十二年
六十五代本源顧法師景泰二年
六十六代芝山廣法師天順二年
六十七代宗濟法師天順五年
六十八代洪沛法師天順七年

六十九代曇芳法師天順八年
七十代無外覺法師成化二年
七十一代秉忠桓法師成化七年
七十二代雨菴霑法師成化十年
七十三代天澤霑法師成化十七年
七十四代敏中智法師弘治四年
七十五代草堂芳法師弘治九年
七十六代默菴潛法師弘治十三年
七十七代鐵峯定法師正德八年
七十八代天日南法師正德十四年
七十九代大林茂法師嘉靖九年
八十代大鼎香法師嘉靖十四年
八十一代松隱琳法師嘉靖十九年
八十二代東山顯法師嘉靖二十二年
八十三代雲巖貴法師嘉靖二十四年
八十四代春谷俊法師嘉靖二十九年
八十五代心泉璟法師嘉靖三十一年
八十六代竹山蕙法師嘉靖三十四年
八十七代月洲源法師嘉靖三十六年
八十八代五峯霑法師嘉靖四十年

八十九代雲峯才法師嘉靖四十年
九十代近泉松法師隆慶二年
九十一代一山福法師隆慶四年
九十二代小泉禮法師隆慶六年
九十三代月樓憲法師萬歷二年
舊志次九十三代而止下三十五人今續入凡
天下叢林至宗風不振乃循甲乙相承故上竺
自皇祐間吕郡守奏去甲乙而外請名者亘有
以也頃稽方丈自月樓憲公不惟甲乙且增正
副矣迨雲池逸公不惟正副又參鼎足矣嗣是
以往二十人後又無不徵外護之靈踰前茅之
列職此所繇蓋香火之利養喪天使山門之風
規掃地耳悲哉且夫住持以代例稱所以序道
統者也皮既不存毛將安附故今續入者上不
嗣代下不系年

住持萃峯道樑師住持小山道立師住持繼泉

德孚師住持仰峯承明師住持雲堂德洪師住

持南溪道柯師住持竹亭圓逕師住持明菴圓

日皎住持雲池圓逸師住持無塵明遠師住持

紹峯祖玉師住持敬坡眞挙師住持愛雲意奎

師住持雲泉眞諒師住持仲雲諸香師住持厚

泉明信師住持心字明機師住持心臺萬靈師住持玉岑世高師住持萃吾

興美師住持旨玄寂嘉師住持文字寂纓師住持奇峯照珍師住持春山萬

富師住持印中照本師住持本空續藴師住持道微本初師住持心融續元師住持心凝通藏

師住持心融續元師住持印峯心授師住持了

因源汶師住持信如寂徵師住持兆初本一師

五季道翊法師

山止息西峯之隈誅茅結庵精修淨慮夜則高擊齋魚經行五峯之顛衝冒霏霧霜霰不避豺虎絕無徒侶多歷年所遂致清然超悟乃屏息止觀休糧入定者久之一夕忽見山麓火光燭青師禱於天即擲錫空中詰旦果得異木浮水而錫卓其上異香襲人攜委塵氏孔仁講之得大士像宛然天成不剖之感師夢白衣人曰明日當求之已而僧果至戎得之隨身有占佛舍利當求之已而僧果至戎得之於像之頂門靈感異蓍師與兄道宣弟道定之納入杭後宣爲南山六通寺定爲法相始祖時號僧中三鳳云師

宋南屏梵臻法師

錢塘人傳四明法智之道初住金山龍游侍郎吳公倅部開師講吳公倅部開師講次會名革興教禪居請主之學者朋來師海講次會名文集義貫穿始終浙西台學者遵二傷劈妙宗鈔曰佛許六朗辨蛤蜣何不通自南屏始喬不知不知二失西又失東三若果成一切皆

常樂皓號不究竟諸佛斷性惡後與淨覺忘公聖

辨師懸沐與休臻休與沐懸師辨

教明陳詞有司乞築高臺竪赤旛傚西竺振

宋辨才法師容名有元淨中文章冠世其字曰宗無象者俗徐氏都之於潛人奇

法師客照用文法師

慈辯從諫法師自誦父曰再來人也年十佛經九歲輒試能

圓悟思尚法師姜從淨慧妙盡其道政和元年詔

天竺志卷三 十

法華經得度即謁上竺辨才夙夜聽習復往依

南屏於金山問辯如流南屏歎曰吾道

行也熙甯中講於明慶徒眾日蕃乃還

豐初處人建壽聖迎居之越三年辨才幸

自以年老屈師首眾嗣歲舉以自代元

上竺虛席辨才囑郡守蒲宗孟曰靈感

從諫不能當郡用其說復爲奏賜慈辯

天僧統自高麗來求法郡以師應命乃

傳衣即詣智者塔誓之曰已傳慈辯法

還國流通乞賜冥護既歸乃建利立像法

人祖大觀二年辭歸壽聖之門學車溪普

加乘興便行遂沐浴更衣升座說老尊

法書偈安坐而逝葬全身於受業師

居上竺賜號圓悟講說頗明元年詔

咸仰嘗曰吾宗義學也不旁通儒典而

者吾恐未盡其義苟義有未盡其意何

意忘言自是成學之人若初心向學須

先尋文義可也

若七日無障吾願遂矣至七日出偈吉祥而卧奄然順寂時元祐六年九月晦日右脇

宣梵嗣珍法師 政和五年居覩堂時徽猷閣侍制李偁和

而遇諸途即植杖立談忘日之既夕也因建植石杖亭以志其處師喜菁蔭盛紆盤出入每三十餘丈仰瑪瑙洞吾謂以人曰昔舍於西峯隱東寒志所忘

好吾何忝安石哉爰以搆亭雲明月爲二妓落蕃安薇石壁空色泳忘

青青卒無開岐謝殘以

慧覺齋玉法師 學雪川人尚書莫公子也蚤親釋智後依不欲以五千之利而裘一日之或其符神答曰誠相得通

依慧辨一日赴僧次辭數千言始參評蚤親釋智後

三觀之旨獻不肯說師屢叩不已乃於密室跪授初出居苕溪寶藏每於歲終大興淨業

以觀之以居苕溪寶藏每於歲終大興淨業

社遷橫山立丈六像卒道俗修行中夜告眾吉凶一犯篇聚重罪乎

之社遷橫山立丈六像卒道俗修行中夜告眾吉凶一犯篇聚重罪乎

我出家理當度脫以報重恩父母聞之豈不失望大眾聞之

我出家理當度脫以報重恩父母聞之豈不失望大眾聞之

舉身自撲至損額失聲者或宣不

舉身自撲至損額失聲者或宣不

是慈辨深器之聞尤營

是慈辨深器之聞尤營

婺之浦江人姓胡幼

善持論來學上竺慈辨深記多

默詰彼義墮負場

默詰彼義墮負場

圓通應如法師

往靈山訪同志出六能義反覆辨則敵當揭相生死之罪乎

師即揭竿繫帛謂之西竺破壞慈悲法盛其風吹十載法

烈目之亦表勝相今法戰飢屏勝當揭相三觀一竿人畏其

降魔亦表勝相今法戰飢屏勝當揭相三觀一竿人畏其

知之授人玉慧覺祈請尤力許子雪夜翻空爲三竺有珏

陟柳揭瓦伏祈身請辨得南屏通相之子初慈辨通和三觀

旦白慈辨於我通和三觀若有聽飛許子翻夜三竺有珏

示柳揭瓦伏祈身請辨得南屏通相之子初慈辨通和三觀

言以白慈辨於我通和三觀若有聽飛許子翻夜三竺有珏

過之圓通嘗因講散辨怒曰和三觀若有聽飛許子翻夜三竺有珏

便亡卷每臨座侍者供講袁以俟有日今日盜妙辨塔也端坐合掌而化葬於山西草堂之側

上竺焚瓦礫存藏袁以俟有日今日盜妙辨塔也端坐合掌而化葬於山西草堂之側

者師亡曰我普賢惟流通大法耳繼席與日土有勸紹興修造三年營建遷

及師亡曰我普賢惟流通大法耳繼席與日土有勸紹興修造三年營建遷

月車駕臨幸大士殿果以法他室自有勸紹興修造三年營建遷

香山以供大士宗三千尚師菁述對若以流上木事五年九至

傳智者一性之士師不殿以繼席與日土有勸紹興修造三年營建遷

界生佛體同凡聖一如善實惡相理妙融空以假上虛中一念法

普明如靖法師 兄早入慈辨室杭人以私憾害其人投西湖而死欲反悔投水因眾人償命足爲後深知悔以問一律師答之

償兄殺人償命何足怨既不見鬼

若虛空遠斯旨者法法圓通左之右之受用無窮山家阿虎者三人神照本如四明道如及師也一夕別大眾歸寢而終塔於寺西北隅嗣法崇先懷志白蓮慧仙寺足世其業師有教義名指難集

上天竺講寺志卷三終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四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列傳

證悟圓智法師

黃巖林氏子母夢老僧寄宿而生幼聰敏書史經目悉能開說醫方卜筮無不精究後依寶覺學通觀鬱爲師匠

慧光若訥法師

字希言嘉興孫氏子依竹庵於憲刻志苦學久而嬰病心叩大士乃往赤城誦祕咒夢大士灌以靈液寤而失其疾遷上竺命師首眾既設誥師闢居之左之右之受用無窮乾道三年春二月駕幸上竺展敬大士問光明之旨釋四王下臨土主立宇護國護大士故佛光爲說金光明三昧之道祖師可修持上機法以資諸人天觀經卷師曰有本者法門一切如是九年召對得師旨最初得勝負不分亦不可得上曰宗教俱無所住師曰諾師領徒五十人入內觀堂修金光法

之扁以賜之仍製讚以褒稱其德孝宗退養重華宮召住金剛經冨登止宿殿廬注成以進上披覽益有省發紹熙二年十月旦謂侍人曰吾宗通法華宜以此終乃遂集眾修法華懺取道果圓通兩宮端坐而化壽八十二於正寢紹熙二年諡宗教廣慈法師普照之塔

復庵妙珪法師

柏庭善月法師

中字光生之夕白光滿室初學語母夢月輪墮懷已而有孕甫成童父編六經授之以誦習如溫故業十二通儒界字甫春秋大義母攜往主道并謂其母曰吾夜夢白龍繞此杜其徵此兒乎於是父母始令出家名善月符先夢也十五具戒越三月而師亡乃往南湖依草菴誉以十科目繁冗爲勞菴曰異時鼓吹吾宗者其在子乎解師爲一省菴曰講道月波往南湖見堂問如來不斷枓惡之說有省梓菴請道月波往南湖見堂問如來不斷枓惡之說有發乃復歸

身心豁然如卻關鐍見府庫以所悟白堂更爲演其義師拜領而退堂示寂師爲專使往當湖分講風儀清溫談辯雅正之間而退隱衙山先法師可謂得人但恨無繼之一慶精舍一息十載夢老叟耳語曰六十五七十六年郡將陳卿以南嘉定四年退隱衙山先法師可謂得人但恨無繼之一慶精舍一息十載夢老叟耳語曰六十五七十六年郡將陳卿以南嘉泰四年退隱衙山先法師可謂得人但恨無繼之一慶精舍一息十載夢老叟耳語曰六十五七十六年郡將陳卿以南有方御眾有法十以公濟以南湖虛席親裁疏勸請講道年都守何公濟以南湖虛席親裁疏勸請講道年都守何公濟以南湖虛席親裁疏勸請講道師曰師爲道延眾欲食不足眞隱之喜使使白月波學士來奔廩食不足眞隱聞之喜使使白者所辯利遷慈谿寶嚴居無何太師史眞隱請居湖者所居古柏獨秀因自號焉寶熙庚子初主東名堅不爲動眾謂上命不可不茶始幡然而往擁未逾月上竺以敕書召師亟往有似於徇湖有去思爲更屈致辭弗克雨華更新舊徒再是年正六十五之謂驗上命不可不茶始幡然而往擁未逾月上竺以敕書召師亟往有似於徇湖有去思爲更屈致辭弗克雨華更新舊徒再是年正六十五之謂驗也八年夏旱詔迎大士於

虛菴有宏法師

鑑堂思義法師

古鏡文杲法師

梅峰梵奎法師

同菴允憲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領之句爲之賀端不三年得目青請老歸隱紹熙二年十月旦謂侍人曰吾與荊溪尊者對談祖道耳將入林寂寥無人問何右曰曰暇幸祐頂入眾歸經覽十附其以城仙師去忽復來自烏語東菴一容旦開示寂坐牀上若相酬酢者法孫秀林老問左則不曰暇幸祐頂入眾歸經覽十附其人皆以城仙師去忽復來自烏語東菴一容旦開千載之下謂吾爲後世稱述若道耳將入林寂寥無人問何右曰曰暇幸祐頂入眾歸經覽十附其人患無實德爲者對談祖道耳將入林寂寥無人問何右曰曰暇幸祐頂入眾歸經覽十附其荊溪尊者對談祖道耳將入林寂寥無人問何右曰曰暇幸祐頂入眾歸經覽十附其吾與荊溪尊者對談祖道耳將入林寂寥無人問何右曰曰暇幸祐頂入眾歸經覽十附其道果圓通兩宮端坐而化壽八十二於正寢紹熙二年諡宗教廣慈法師普照之塔

宇利甫武康凌氏試法華第一得度依明智學隨開隨悟歷修四三得疾杭

忽頸上生一癰夜夢功德天食之悟相蘇頭眩其

台州黃巖姓童氏其母陳氏夢日實裹得之妊十二月乃誕日光家不凡一月夕誕儒自書貌大

母陳氏夢日實裹得之妊十二月乃誕日光家不凡一月夕誕儒自書貌大奇偉耳垂肩眼如電入小學悟氣出宣公門日光家不凡一月夕誕儒自書貌大多穎悟十三禮聖水蒙庵宣公出日光家不凡一月夕誕儒自書貌大外寺僧望雨炬晶烟近接乃師日光家不凡一月夕誕儒自書貌大公欲於受經城西多福道座堪公進日光家不凡一月夕誕儒自書貌大照佛祖堪公進日光家不凡一月夕誕儒自書貌大

入以山參浙翁以教門答之際深器之北峯印法師大住下竺招
藏出遊諸方不就延致悉不赴請延坐堂當代尊宿貽書褒勉諸山
鼎山時舉法師
佛海澄法師名性滉號湛堂會稽孫氏子生有異
四歲掐筆爲佛像授以經文即

延和殿講華嚴經又大書毳山堂以賜遭姪武經若昔曾有面奏力乞還山度宗登寶位敕再賜紫金襴袈裟齋於明華殿聖眷隆渥公固辭歸其里東宮召見復古殿講奉宸翰敷演義趣不妄言笑每屈三指門雖別水滿干缸一香以報寂仏照不自稱部落以孤入寂岸依

緞遲住上天竺之前後闔二十四年平章賈魏公爲造塔院賜田三頃以揭之運紆且小師命闔之高其門舊臨御筆特賜金襴水墨觀音像歸國且請住演福屢被旨深加器重以清譽振佛法舉住共談北峯下竺招之際嘱講授之北峯住下竺有得北峯之傳

講錄疑令住持凡不教許律開三免上學書徒晦雲巖二閒大名宇開賜之悟召開圓寂有旨開山袈裟特轉左右街道場賜紫方便就請至元丙子出投佛果石門天台諸山之律師後初

高法師麗崖丞相本亦致書問佛法太記綸旨乞歸九華山化城寺勉諸山大士住蔣山

公屈道出東被兩覺天竺重山祖塔也歡迎於境上名教齋包庫鄧履請且

而遁兼住持盛大德夢月都綱對佛

公下天竺師尋遷左街鑒錄僧錄司左善世兼領功德使司事

師舉年三十振錫東還爲嘱囑累以法席命師代之師自代後明年誠公自代集慶寺成誠公令住

師自幼參訪遊諸名宿貽書褒勉諸山大士住蔣山

師歸浙翁教門答之際深器之北峯印法師大住下竺招之

逝異二其心也寂照示寂時
蘇少林雨宗趣餘無他辭師
五傳最光燄寂照一代甘露門
裂冰雪忽作陽春温我思打失鼻
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蛻公
甚空中痕睨年無疾坐蛻白暮
皇明東溟日法師魏名慧公諸孫台也赤城人宋丞相賈平章電討孔日是何氣
山等公落髮爲沙門時子庭見竹訓公講台學於赤城空門往依相
城師走輪下一旦假寐以子庭竹橫地下台學於上所
庭日竹粥與粲然師目臥而以餐之及覺言於祖庭在
凝者白粥與笠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言於祖庭在
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宜亟操之行師即復之漸河賓友拜
竹屋淨公於上之間乎爲遷剛宜操亟之行師即復之漸河賓友拜
命典客尋僧籍竹屋既示寂首末越溪鄧公自演山吳楚閩蜀深
福來繼其後掌僧籍竹屋既示寂首末越溪鄧公自演山吳楚閩蜀深
聖水俄招遷甚器師延居版計表儀四衆幾出世間浚
之士踈導之至元四年師正元獲主計薦福歷其衆幾出世間浚
下而竺靈山教寺災至正元獲年主薦福歷其衆幾出世間浚
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移師菴又遷住師至修普天竺之門是益驗矣師知緣契宇寺制所宜有者無不具焉帝賜以金鑲袈裟及隱退於澄源溪上六時禮菴之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師軀幹道人姓沈有宅有
謂大士殿大雄寶殿四年高公庭所謂兩天竺之間至是益驗矣師知緣契宇寺制所宜有者無不具焉帝賜以金鑲袈裟及隱退於澄源溪上六時禮菴之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師軀幹道人姓沈有宅有

居青王昔待以忘年既首眾報恩又僧王選留京師
第一座出世都城之永定洪武初善世爲上天竺以高
性源修法師
存翁法師名弘道字竺隱吳江澄源里人俗姓沈氏有宅有
當出高僧師既生及眸見佛像則合掌能傳言之勝人
號父母異之母殁葬於嫂氏十年就外傅日記數千言見人誦法華經歷耳成誦年十三受具戒
分戒自此爲學孜孜靡懈往見元叟叟名其軒曰端髮進
歸密印是年庭生竹五竿因名其軒曰端髮進
藏修焉聞魯山文公講授有規矩乃遷和尚指教嘗於記未主從曰五禪師復
疏鈔等書罔不通貫會我菴和尚指教嘗於記未主從曰五禪師復
謁我菴深言獎勵且曰爲我掌記夜試上學竺台竹將復
方丈請益日前蒙和尚指教嘗於記未主從曰五禪師復
平日所聞返照己心圓具法界念念即靜此即心空對即一假以上詣宗將復
即中千界如一事理無凝若明旦以
切境接一切佛未免掉散不能任運汗浹合流
不知過在何處我菴屬聲叱曰未在去冰消寒火逐冷禮
挾背頓覺平日所聞所行一切疑碎冰消寒火逐冷禮
拜我菴託之曰子善護持他日教門厄運汗浹合流
初我際以此對揚明廷重光末運可也國朝洪武興
公退寂福請師自代遂拈香嗣我菴之天朝嚴耀武興
請主慈感無何請於澄源溪上六時禮菴之天朝嚴耀武興
期生淨土爲終焉之計三年詔天下建議唯允杭之靈山兵後高僧大湖郡悲像守耀武興
問鬼神事師建議唯允杭之靈山兵後高僧大湖郡悲像守耀武興
剩榛莽募緣重建光明僧其徒淨珠志廢行甚僧眾道
與請山力請乃起師僧其徒淨珠志廢行甚僧眾道
亂期於五師同遊靈竺之力賦也初有詩
出紅塵戶外德業與大明照師同遊靈竺之力賦也初有詩
所夢實今之識也十年皇上有旨簽住此山始悟等製
經師與全室具菴同註三經頒行天下詔上楞伽
竺隱說賜之十五年遷住上天竺有天僧錄司
善世二門領杭郡綱明年起師爲其僧
十四年以老告閒上許之其

彰傳法師四明時我菴無公住子延慶石室瑛公游
號用拙嘗熟張氏
等近二百人修
上竺則妙
應塔院所度弟子甚眾下天竺則圓具等十人
八十有九僧臘七十有三全身葬於西峯之妙
青蓮華生方池中越四日跌坐書偈而寂世壽
之學冥心台道不雜一念十年秋七月朔日夢
寺制所宜有者無不具焉帝賜以金鑲袈裟及隱退於澄源溪上六時禮菴之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師軀幹道人姓沈有宅有
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用拙嘗熟張氏
於會稽山水間浙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爾公未幾秀公
使者以物色訪之力請還山前後所住凡二十遺
五年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師軀幹道人姓沈有宅有
德修偉長眉三寸餘其白勝雪日睛閃閃射人道
和尚來也所祓不問老樨見爲供師經行天竺咸曰我白眉方
香花爭持供師經行天竺咸曰我白眉方
修西方

也退處長干修一行三昧明年秋八月夢觀仁公請師爲學者講妙宗至三輩往生觀文忽示微疾顧其徒正謨等曰昔我祖法智嘗爲心境惟色惟心故當處顯現吾所修念佛三昧以此爲準則回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想成相起惟心造化無大無小今夕世緣當謝泊然而逝日也世壽七十有九火餘藏舍利於天竺雙檜峯之八僧臘五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臨海縣之梅墩之原俗姓陳氏台州寧海人父再晉母方氏元辛未十一月十有二夕夢一梵僧手度得法器曲加燹披後大師應太守請住天竺志卷四 八

止堂大山法師字仲鄰父再晉母方氏元辛未十一月十有二夕夢一梵僧手度得法器曲加燹披後大師應太守請住天竺志卷四 八

撰懺堂銘師凡四坐道場所至雲集三宗不興修惟廣孝舍利塔少師火餘藏舍利於天竺雙檜峯之八僧臘五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臨海縣之梅墩之原俗姓陳氏台州寧海人父再晉母方氏元辛未十一月十有二夕夢一梵僧手度得法器曲加燹披後大師應太守請住天竺志卷四 八

古春法師名如蘭富春人淹通經論講妙宗至三輩往生觀文忽示微疾顧其徒正謨等曰昔我祖法智嘗爲心境惟色惟心故當處顯現吾所修念佛三昧以此爲準則回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想成相起惟心造化無大無小今夕世緣當謝泊然而逝日也世壽七十有九火餘藏舍利於天竺雙檜峯之八僧臘五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臨海縣之梅墩之原俗姓陳氏台州寧海人父再晉母方氏元辛未十一月十有二夕夢一梵僧手度得法器曲加燹披後大師應太守請住天竺志卷四 八

湯餅會摩其頂曰此兒他日救時宰相也後果驗

一庵如法師蘭古春贈詩云山川發雲秀賢哲造化大無有窮間生靈闢衡台宗吾師越之敝奪迹千巖山望浩氣開鴻濛孤舟鑑湖上一笛搖中遂漁翁得神對秦禹莫南鎮會稽獨稱雄具眞子如魚水相逐寓寺靜室方胸湧冰雪淨行屹巨山崇揚來長干蓑蒙靈山古佛國小朵攢青空摩雲從霄志不泯宣泥一西嶺存遺蹤臨壑鶴應起舞龍象如雲從霄志不泯宣泥一西妙亦足賜深衷

宗源梵法師係東溟門人

敬修德完法師明天台宗留心內外學進有銘修不已蒐業持身東皐

鏡中潭法師

無相住法師名智住榮國公法孫也涉儒墳嘗對宣宗皇帝說深通藏海兼衷大神厥旨賜度牒二十紙著題經贊自得階其孫謹無瑕瀆唱驛南歸餘以掩關

大猷關法師

雨庵霑法師南洲治法師手度得法弟子

竹山慧法師名覺慧鹽官張氏子性兄古梅顯同依玉虛竹磨礪雅尚風標受知於僉憲黃山雷公優遇之嘗兼拂白雲堂以興焦公郡雲交相從

性菴法師名永顧字本源四明鄞人十歲喪母能誠度爲法孫舊意釋典服闋出家郡都綱哀毀如成人禮

已任睨攜覺照欒

爲譙寢以送餘年

竹菴問師應度爲法孫舊意釋典服闋出家郡都綱哀毀如成人禮而謁南京倫錄唯菴實師命和木宗偶有儒術既能三十

世生一念有五千經旨片言該攝首倡杭梵天關住持菴命往
爲書狀侍者轉讀聽雲棲似空師楞嚴之講席加器重
主之凡七載刺血書妙法華阿彌陀經報父母
恩僧錄沁田霆師延爲大報恩寺都講闡揚法
華奧旨聽者川湧若陸參政友諒中書姜孟圭
等咸執弟子禮屬有鷰師住持上諒天竺寺報恩
南溪柯住持隱名道房十柯姓俞仁和人年十四歲家雲
諦温恭遜讓與物無競五十眾推舉爲總持簡
靖莊肅與大宗伯范公有支許之契及退休一
室禪誦彌陀壽七十一撰銘
無疾而逝王僊登高郵幼人姓王十五出家上竺禮進公
伴雲香住持諱少悅嘗香遊天台鴈宕又一日行五臺
諦諸香仁和人姓沈性樸寶喜捨不遂
靜庵讓法師餘杭人姓俞仁和人年十四歲家雲
師爲師幼時性喜合掌人以天香童子
峯前黃汝亨爲塔銘
山中八十里人煙絕俄有草庵老僧迎飯歸桂子
覓庵不可得蓋精感通也壽七十三卒痤
天竺志卷四　十二
觀如法師鹿門諱方誌隱居海陵郎風師少持報母齋抵洛伽回
參上竺夙緣有待爲塵雨山件雲幸台戊戌薦寺請懸菴建禪堂師勠力勸得
事持蘭溪趙檀越銀十六兩請龍游更募助
重生撰正定塔銘行述
目之既祝髮和平事畢剪荷平日傷末法陵夷每興善行付
徒如貴曰余世事肯不切毫不肯寄名廣
持戒眞切毫不肯苟平日傷末法陵夷每興善行付
業必躬教之意可方遠錄公廉正持其肫
魄都僧正者萬歷辛亥七月二十五日示寂
心臺靈住持諱萬靈姓邵氏仁和人萬歷甲申同
徒世榮投華藏房靈源師薙髮食資孫聚而念佛取歷二十九日午
苦守躬羅鼠牙備嘗險阻拮据堂構以長志子值孫
昔師之力也建別業曰靜處齋有終焉之
大士殿圮議鼎新之師與同志航海探禹木之
錢師相麟武虞銓部德圍黃學憲貞父三
生俱護法禹崇禎壬申八月二十日亥時
先是嘗三捐鉢資爲雲棲飯僧迄此
禮祖塔未行卽說偈曰七十八年幻夢中奔馳色卽
南北走西東還歸天竺靈山統照元
空說畢泊然坐脫受業得戒弟子無算
溪陽野松湖廣松門杭州恆觀高郵等杭州營泰州燈
玄聞杭州隱生江西清白紹興石田錞江明鎮見明生茶毘後孫
揚州見明鎮江明生茶毘後孫
建塔於中印之山於麓
順治戊子應撫院陳公請講華嚴全部旨竟卽受金冠
密旨弘經崇禎庚辰回竺法華正法華嚴
徑山請主方丈三稔甲申冬至泰州修西山寺受
賜紫說皇帝又小衣受慈聖十賜一紫件及天敕乙
丑受慈又受聖賜紫說皇帝又小衣受慈聖十賜一紫件及天敕乙
夏還竺復講法華正旨庚寅四月
於七月廿六日亭午索浴蒼衣手捉終白歸拂中印命印庵昇
材肆伯餘抹又乞權關免稅昇歸葬擴頭聽雲棲似空師楞嚴之講席促歸師念與
菴頭頭聽雲棲似空師楞嚴之講席促歸師念與
大事未明辭游南都五臺徧悉禪講巷乙巳回竺自
聽明宗師法華於宋園而菴將事交出僧自
然師亦力輔次年臺山澄方大師同內監張然
公送御藏至昭慶與師唔契同函蓋下所藏
心和尚大戒卽請澄師自華嚴而通法
寶於竺徧演諸卽請澄師自華嚴而通法
供地藏甲寅冬碧海昭陽李公請師講華嚴法
爲恆課送燈師北上返於楓嶺之陰
化盛矣丁巳澄師登皇壇師爲阿闍黎香相授道
華於慧照寺泰州梁墅諸處四期講
圓滿已丑冬付杭城慧林寺說法
順治戊子應撫院陳公請講華嚴全部旨竟卽受金冠
徑山請主方丈三稔甲申冬至泰州修西山寺受
密旨弘經崇禎庚辰回竺法華正法華嚴
世壽六十二法臘四十八

春山富住持諱萬富號春山姓錢氏會人也禮上
竺意正爲師居秋香閣苦行清修丙申闔不戒於火遂擎基舊門之旁創業不辭勞
瘁時值本寺正殿傾圮師與同志十有四人其
謀鼎新面願力獲遂厥後師以齒高多病謝去
諸務先是師建準提閣退息其中晨昏禮法華
諸經靡間誦佛號日以萬計走天童受密雲大
師戒越三年預知逝期曰浴罷更衣待甚癒道
續元違誥命浴罷更衣待甚癒道
年七十有二其孫續元字輸手珠誦佛號而逝時
歲出家二十薙髮至性純粹爲住持善調衆志
人咸敬仰乙亥之明年走金粟受戒歸山第誦
法華涅槃兩經一日示微疾亦念佛而逝

上天竺講寺志卷四終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五

尊宿住持品

別傳

天目山三學人廣寶纂

五代心印水月禪師名子儀溫州樂清陳氏子也童時約伴修行至靈鷲山曰此山空有老猿啼問曰是鷰何下是法堂一界一句義有事禪席數日見大和尚遂杖策參究大悟玄旨命開法於蛇上誤入尾來恐從是成翻問何下堂問如何是祖師意如何是異人參至舍宿初往福州鼓山晏可及戒品博通戒升可

知御語呂惠卿勢部使者奪而主之還辨才法師於下天竺悟不為忤捷猶未厭還辨才歸於潛逾年捷敗事聞朝廷再以上竺畀辨才文捷之在上竺也吳人不督而集

宋興咸法師字虛中黃巖章氏子賜號明祖母夢蓮惠師遺黃柑令食之及寤齒之故白蓮東岩七歲依香積出家首謁知涌涌奇之第一座涌沒證悟為緣已而悟還上竺乃舉師以代聚徒既多頻有香生曰祖位再來也學成以妙年居

花圈稍圓耳

宋曇瑩法師善易金主亮入寇瑩卜當自斃已而果然時甚神之

宋晦菴慧明法師臨安人剏染祥符寺後詣上竺光僧錄輪下聽習二十年間不舍晝夜頃了一藏王府待制位請還家教覩之旨初住慧通後赴富春蘭若尋投菁山嘗照淨土歸心戮之計兼誦法華等經弟子請作頌乃書骨頭只煨過五字付之累足泊然而逝天樂沸然舍利無數

元偉首座既精三觀為正傳復慕一心為直指寂照嘗贈之云上人閒多出慷慨誓將生死窮根株平生足迹半天下豈肯汨沒文字海中甘作鑽故紙之蠹魚德山見龍潭便乃燒卻鈔疏遂參麻谷便乃散卻講徒男兒曉達有如此明心何代無

原璞法師烟名士璋海寧王氏子伏犀貫頂目光烟射人幼投傅法寺出家其師與翰林學士虞集善相繼

靜中講主每為下竺懺首蔚著賢聲後為上竺首座益新風範空谷老人題其小像其畧

士璩法師字秉中為人天資警敏素高亢不服人亦歆羨之行儒書兼長唐律從上竺教觀諸山推轂

住無相上竺僧寺大界相石皆所立熟法華經如注

鐵峯法師名歸定北京僧與鎮守公善雲遊為寺住持創下白雲堂一日鎮守造堂見其大甚肥閒大不葷乎對曰然守即以美饌覆地犬不食大異之詳載郡志

青厓道人上竺駿彥也嘉靖中將行腳名山都緝以詩曰青厓原即是洪厓圖

甯佩韋有錫類之孝軍門溫令舉封殷救師舉當道得獎勵浙僧四字扁後

趙錢塘見扁命碎之豈惡其自衒耶

我菴於上竺及天台大小部志慮專一我菴門人曰天心瑩者素高亢不服人亦歆羨之行履共燈火磨勵詰難時稱雙璧至正十三年宣政院命主樓寶寺洪武初集慶虛席請師提唱未幾入涅槃

名顯示海甯盧氏子投會稽悟本院一海公嘗親授儒書講究奧旨及薙染依天竺教寺研窮三觀悟入寂滅法門

天岸濟公久之見其天資峻利曰子曷從吾師崇信佛海大師於上天竺教寺研窮三觀悟入寂滅法門

遊乎乃謁佛海大師於上天竺教寺研窮三觀悟入寂滅法門

十乘之旨不至於洞達弗措也至正間聘主崇恩演福寺以洪武四年願寂師古貌長身寡言食大異之詳載郡志

一笑清儉自持一榻干謁其出世為人皆迫於羣情不得已而起也

天岸法師弘濟字同丹投寶積湖公剏浚半山之書悉以詩曰青厓道人綰寶山送以詩曰青厓原即是洪厓圖

了無留礙泰定二年鹽官海岸崩民朝夕惴惴悉為魚鼈浙江行省右丞相脫驩甚憂之而禁

華金光明淨土期懺聚精會神存誠不二於觀音大士於上天竺仍請師冥心禪觀取海沙之親印其徒編撰其處凡足迹所至岸為不崩人咸異之

定中忧睹尊者界以犀丹如意因是談辨日增

嵩空峒數往來不顧蒼苔石頭與爾試芒鞋句中風致可想見其人

趙塘見扁命碎之豈惡其自衒耶

杲兩峯名智杲杭城陳氏子少持金剛般若日慮清修專課誦年六十有四忽示疾迨彌留索陳皮湯飲之不輟腹有宿穢嚴洩無餘命筆書偈而手不聽運叱其手曰汝先吾斃耶乃屬侍者如賢代書云八卦年來入寂甜酸苦辣經識今朝了卻世緣遮箇皮袋猥籍一腳跨出門撞見寒山拾得三人拍手呵呵伴我歸投彌勒咦九蓮朵內見當人金剛般若波羅密嘉木

了空禪師山陰人姓王氏少貧乎供藝事口誦彌陀後禮大師法名廣似甲午朝天台就萬年寺落髮歸上天竺華嚴山居禮懺菴感咸稱赤腳師以師勤苦精進雖踐踏冰雪不襪不履而足下有澗三十餘年世壽八十芒山居而下受益銘所謂履也冬惟一葛夏惟一蕉瑜澗三十餘年世壽八十芒山居而下有澗足不錢太史遍參名宿蓮華

怡中法師諱靈建初字靜藏院熟治經史進其上陵氏子幼皈華嚴課誦金剛大乘經里人度化寒暑隱德性儉耐勤辛敝衣惡食澹如也生平未嘗失色焦於台宗有契興福院月後於台宗有契興福院既登堂奧後於台宗有契興福院問以往天台乎西方乎曰天台乎西方乎曰天台宗教觀之門而慈雲闡教於靈山其法以見眾緣之有護之命請演雲之於上竺若慧光訥師則又得法於嗣辯才復傳法於竹菴弘法於百松百者而松百者而智者悟入妙宗又實得法於四明故闡法於四明之不可掩乃四明與慈雲同出寶昭光東經行八十餘則又希一日示微疾盥浴更衣古希湯以濟焦茶施頗十九娶自可傳而可大吾道弘祖道與佛道所望汝者豈淺衷哉擴之與佛道家法同一台嶺之心宗汝得吾法非虛矣今而后唯不繼席演教違誠淵源有自授受不虛矣今而后唯不繼席演教違誠

潔空禪師名海淨宜興人姓莊家業頗饒生一妻故忽猛自省曰世間有何可戀遂盡捨家園田產擊子投海潮了義苦苗師勸令出家曰法道微而異端起唯以心印心而不謬不了事遂盡捨家園田產擊子投海潮了義苦苗師勸令出家曰法道微而異端起唯以心印心而不謬薙染隨至上竺掩關紫竹林淨居戒律精苦苗師勸令出家曰法道微而異端起唯以心印心而不謬

教觀

教門

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適時而進天台判釋凡一代時教為五時

一最初成道於三七日中說華嚴經謂小乘經為之阿含時三乘圓頓等四教是為化法如辨藥味

二於鹿苑十二年中說諸大乘經彈偏斥小歎大褒圓謂之方等時

三於諸處八年中說諸般若調之般若時

四於舍衛國諸處二十二年中說法華涅槃經謂之法華涅槃時

五於耆闍崛山并娑羅雙樹間八年中說無量義經謂之無量義時

五時所說不出八教八教者說漸祕密不定藏通別圓頓等四教是為化儀如判五時龐妙華嚴兼龐說妙阿含但龐無妙方等帶龐說妙法華純妙

化儀四教

頓者頓大之教不從漸來正說於大即華嚴也漸者從淺至深次第得益即初鹿苑等三般若也祕密者佛或為此人說彼人說漸頓或為彼人說此互不相知能令得益橫在四時別無部帙不定者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而得解於頓說中得漸於漸說中得頓

化法四教

藏者經律論三藏條然不同三人修諸生滅四諦法門也

通者通前藏教通後別圓三人同以無言入道體色入空別者別前藏通別後圓教界外獨菩薩修行位次互不相攝圓者圓名圓妙圓頓圓足明不思議因緣二諦中道事理具足但化最上利根之人

四教化人旁正

藏教正化二乘菩薩通教正化菩薩旁化二乘別教獨菩薩法圓教方人為佛法

四教詮理化物廣狹

藏通詮眞理化六凡改惡遷善革凡成聖別圓詮中理化十界俱成佛道

天竺志卷五 八

藏教四諦苦則三相遷移集則四心流動道則對治易奪滅則滅有歸無迷眞重故從事得名

通教四諦苦無逼迫相集無和合相道不二相滅無生相迷眞輕故從理得名

別教四諦苦無量相十界果報不同集有無量相諸波羅密相道有無量相恆沙佛法不同迷中重故從事得名

圓教四諦陰入皆如無苦可得塵勞本清淨無集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迷中輕故從理得名

一漸中開四如破他宗不識教禮之是圓頓教也

二方等中四四教並談曰方等破曰漸教是圓教也

三別教竪入四十行橫學四十行出橫教四十行竪修四十一品無明次第斷四十一品法性次第證

四圓教四十行橫學四十行竪修四十一品無明一念頓斷一念頓證

八種四教

三別教竪入四十行橫學四十行竪修四十一品無明次第斷四十一品法性次第證

四圓教四十行橫學四十行竪修四十一品無明一念頓斷一念頓證

五漸教追泯四

生生不生不生不可說

生不生不生不可說

不生生不生不可說

不生不生不生不可說

六漸教追說四

有句如前但義同施權也

更分別前故亦可得說四門

從教法華理實無量義

清淨權實施四時

出二乘別教

七法華施出四

出三界俱成佛道

玄義
- 五判教相
  - 名教相必有其詮三相漸大小法之當
  - 名爲能詮所詮剖判
- 法華五章
  - 一乘因果爲
    - 法喻實相斷疑生信無上醍醐
    - 名體宗用
      - 名：妙法蓮花經是
      - 體：十界一念三千是諸法如來之藏
      - 宗：果遮生疑佛開悟入
      - 用：因緣生信本門自行
    - 教相：故醍醐此經近純圓小餘味

法華
- 相待論妙
  - 獨顯法華一乘之妙
  - 待前四時三教
    - 前四時三教歸今法華開四時三教收多歸一也
    - 今法華四教三觀圓融不可說不可說爲絕待論妙
      - 妙在離因境智行位感應三法妙
      - 無盡可說皆成冷妙
- 五時四教筌蹄魚兔
- 釋經首題五重
- 八法華開顯四
- 一約部義
  - 前今法華四教三觀圓融不可說不可說爲絕待論妙
- 二約教義
  - 前今法華三教教教相即
- 三約解義
  - 契妙理觀不尋名體故尋能詮居先之名
- 四約行義
  - 玄化自行因
  - 化他能
  - 自行果
- 五約玄義
  - 釋名爲一部所詮之總名
  - 辯體因筌得魚忘筌得意修體已道體此必宗須要大當用次佛當說論之經
  - 明宗見道既得體名荷不尋辯名體顯體名能詮之體得何體而
  - 論用蓋宗得既修道體已歸此體必宗須起要大當用次佛當說論之經
    - 諸龍皆成冷妙
    - 化他所
      - 本壽命妙
      - 本涅槃妙
      - 本眷屬妙
      - 本說法妙
      - 本神通妙
      - 本感應妙
      - 本國土妙
      - 本果妙
      - 本因妙合因
      - 本利益妙離果

二妙
- 一絕待論妙
  - 無盡可說皆成冷妙
  - 妙在離因境智行位感應三法妙
- 二絕待論妙
  - 化諸龍皆成冷妙
  - 化他所
    - 本壽命妙
    - 本涅槃妙
    - 本眷屬妙
    - 本說法妙
    - 本神通妙
    - 本感應妙
    - 本國土妙
    - 本果妙
    - 本因妙合因
    - 本利益妙離果

法華本迹因果開合
- 離因境妙
- 迹門十妙
  - 智妙
  - 行妙
  - 位妙
  - 三法妙
  - 感應妙
  - 神通妙
  - 說法妙
  - 眷屬妙
- 本門十妙
  - 化他所
    - 本壽命妙
    - 本涅槃妙
    - 本眷屬妙
    - 本說法妙
    - 本神通妙
    - 本感應妙
    - 本國土妙
    - 本果妙
    - 本因妙合因
    - 本利益妙離果
  - 自行果
  - 自行因
  - 化他能

無機
- 圓教六即判位
  - 理即佛：一切凡夫皆悉具有佛性生死隨物流轉是動靜理全事藏
  - 名字即佛：聞名知義去非有冥合非生非滅
  - 觀行即佛：即依經教修五品位行自心念心照當體起用
  - 相似即佛：即十信位發四弘誓願亦觀無緣法性理念
  - 分眞即佛：初住至等覺斷無明證中道脫六塵雖未先悟
- 子頌
  - 盡空分破證法身猶如虛空遍一切處
  - 十信解發心住入空觀位登聖胎
  - 假觀現前分證寂光
  - 五品弟子隨喜讀誦六根清淨
  - 即名字位觀照般若
  - 即觀行位六根清淨
  - 即相似位破無明惑
  - 即分眞位斷一品無明
  - 即究竟位無明盡

觀門

三諦—俗諦者立一切法
　　中諦者統一切法
　　真諦者泯一切法

三觀—空觀者破見思惑
　　假觀者破塵沙惑
　　中觀者破無明惑

纓絡三觀—一從假入空觀亦名二空觀
　　二因二空入假觀亦名平等觀
　　三體真止空觀亦名二空觀

天台三止—一息方便入中道第一義觀
　　二隨緣止於俗諦
　　三息二邊分別止於中道第一義

究竟即佛—切通窮源猶未盡嘗見月朦朧
　　即智斷圓滿—從來真是
　　即妙覺位—妄今日妄
　　皆真但復本來
　　性更無一法新

南嶽三種止觀—一漸次不定—初後不二如通者騰空
　　前後更和如金剛寶冨於日中
　　二頓悟漸入—初沒後深如梯陞
　　中絕中觀
　　三不定—一切中無假無
　　二切假總假觀
　　三切空總觀空
　　一中而空—一切空無假無
　　二中而假—一切假總假觀
　　三中而不空不假—一切中無假無

天竺志卷五　十四

大台三種止觀—一頓悟漸入—初後不二如通者騰空
　　前後更和如金剛寶冨於日中
　　二漸次深解行—禪波羅密十卷初漸後
　　隨他空—十卷
　　三不定—六妙門—一卷前後更互
　　圓頓
　　偏頓—隨自中—十卷
　　持戒清淨　在家出家大小
　　頓行或漸頓—隨自他假—一卷摩訶止觀十卷初後不二行

前二十五方便

三棄五蓋—一貪欲蓋　不同貪欲
　　二瞋恚蓋　念想他嗔我忿怒相
　　三睡眠蓋　心神昏寒鳥暗沈
　　四掉悔蓋　悔無益事心中憂作
　　五疑蓋　非障理疑乃障定疑
　　不淨　沉繫鼻端

四調五事—一調身安不浮　不急　挺動肢節
　　二調頭直不低　不滑　氣息芳調
　　三調息不澁　不滯　不可苦節
　　四調眠易入定節　不飽　安身愈疾
　　五調食不飢不過　不飽　安身愈疾
　　復調不可縱　想頭倒欲得禪
　　處中宜離　妄
　　欲智慧

修止觀

具五緣—一衣食俱足　不同貪欲蓋　蔽形即足隨食
　　二資身閑靜處　編貪欲蓋　不作眾事名無
　　三憒鬧不生　阿觸欲　生活人事工巧
　　四息諸緣務　阿味欲　外護同行教授
　　五近善知識　阿昧欲　飲食餚饍種種美

五欲—一色欲　呵男女形貌玄黃朱
　　二聲欲　呵絲竹環珮男女歌
　　三香欲　呵男女身香飲食香
　　四味欲　呵男女身分及諸好
　　五觸欲　呵細滑男女身分
　　等蓋　追昔五欲忘失正

十乘觀法

一觀不思議境假名故說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
二眞正發菩提心念念中具足一切智慧
三善巧安心止觀調適定慧均等
四破遍計執著心境俱泯能所不存

五行五法

一止
二觀
三止觀
四對治
五次第

五識通明通塞天竺志苦集滅道
六道品調適開發二乘人天
七對治助開修行六度萬行
八知位次第不定進退
九能安忍方便隨緣
十無法愛實報莊嚴

陰入境

煩惱障
業障
病患境
相違境
魔事境
禪定境
諸見境
上慢境
二乘境
菩薩境

天魔
死魔
煩惱魔

十境三觀四魔

一觀不思議境即空即假即中
二真正發菩提心堅固不退
三善巧安心止觀調適
四破遍計執著心境俱泯

上天竺講寺志卷五終

清規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天台大師立制法曰夫新衣無孔不可補之以縷衍植淸善不可加之以罰吾初在浮度中處金陵前入天台諸來法徒各習道業尙不須軟語勸進扎立制肅之後入天台觀乎晚學如新猿馬若不控鎖日甚月增爲成就故失二治一蒲鞭示恥非欲苦之今訓諸學者畧示十條應須增損眾共裁之

第一 夫根性不同或獨行得道或依眾解脫若依一依堂坐禪二別場繳悔三行三依六物道具具足隨有一行則可容受若依物有闕都無一行則不同止

第二 依堂之僧禮十本以時行法意

第三 日外即應依眾若全失一時若禮佛不及一時罰三禮對眾懺若全失

第四 時坐禪亦不罰

第五 其知事之僧不爲安立利益反作損耗割眾非理侵一毫雖是眾用而

第一 次維那

第四 別行之意託道場在不稱別行之意簡較得實罰

第三 誦不得誦不散語叩頭彈指對眾懺悔四種三業爲眾差悉罰十禮

第二 器甌椀匙箸悉不得上堂又不得搏觸已鉢吸啜等聲含食

第六 其二時食者若身無病病不頓卧病已差皆須出堂不得請食入眾食器聽用繳瓦薰油

第七 其大僧小戒近行遠行寺而食察得實不同止除病

第八 僧名和合柔忍故和義讓故合不得諍訐高聲動色兩競者各罰三十拜對眾懺不

第九 若犯重者依律治若橫相誣被誣者不罰作應對者不罰身手互相加者不問輕重皆不同止不動手者不罰

第十 依經立方見病處藥非於方吐於藥有何益乎若犯者不問自言比丘故入眾未攝故彼自治罰如前

第十 依經立方見病處藥非於方吐於藥有何益乎若上來九制聽懺者屢懺無慚愧不能自新此是吐藥之人宜令出眾若能改革後亦聽還若犯諸制捍不肯懺此是非方之人不從眾同止則不

第九 若犯重者依律治若橫相誣被誣者不罰作不同止若未攝入眾時過眾主不受學

第八 僧名和合柔忍故和義讓故合不得諍訐高聲動色兩競者各罰三十拜對眾懺不

第七 其大僧小戒近行遠行寺而食察得實不同止除病

第六 其二時食者若身無病病不頓卧病已差皆須出堂不得請食入眾食器聽用繳瓦薰油

第五 其知事之僧不爲安立利益反作損耗割眾非理侵一毫雖是眾用而

第四 別行之意託道場在不稱別行之意簡較得實罰

第三 誦不得誦不散語叩頭彈指對眾懺悔四種三業爲眾差悉罰十禮

第二 器甌椀匙箸悉不得上堂又不得搏觸已鉢吸啜等聲含食

第一 次維那

祝聖 每月朔望住持領眾焚修大圓滿覺應迹西乾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仰冀洪慈俯彰洞鑒月朔望之辰謹集臣僧茶趙寶殿持誦祕章稱揚聖號所萃洪因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安皇后齊年太子千秋文武官班同增祿算伏願堯風蕩蕩舜日巍巍八方歌有道之君四海樂無爲之化

修懺 每歲正月初一日至初二日合寺僧眾頂禮金光明懺三日上祝聖帝明王慈臨無際聲臣眷屬嘗享尊榮兆姓四民永安富樂佛法檀越父母師生平等熏修普皆利益具載懺文

浴佛 四月初八日祝云雷音遍周法界巍巍乎高

等須彌晃晃乎明於日月降生有疏伏希采聽
大明國浙江杭州府僧綱司上天竺大講寺末
齋住持某等四月初八日恭遇本部
擇迦如來降生之辰謹備香齋專伸恭養以
經文稱揚聖號所集功德用酬
恩陰伏以千諷演
胴典莫不繇實道而成正覺一法可贊所謂以
慈心而遊世間既
四佛之處取萬二千膺人壽百歲之時逢
劣應之身固取萬二千膺人壽百歲之時逢
補賢劫
三十二相
王子中央之地示
天於先而自搏人中勝豈
繼天之貴蓋昭惟
佛之尊應迹如存仰明星而
猶悟化僕雖往想
少效惟馨之薦奉
迴白虹而尚騰適奉賜影之辰
願藏隆至化闕思之奉
風復振皇風未喪斯文殷邪伏
德本師釋迦如來大和尚伏
法流通正法馨有
生悟無生受生之
生等求師授法
第一發弘誓願
第十一結撮回向
第十二
每月朔望先一日住持領
第十三請
聖僧上殿依
教次
第十四
授三皈依
第二策道勸信
第五召請
聖僧三請
第六白
佛乞戒
第一證明
聖戒
第七懺悔
第八問
無遮蓋
授戒
磨
羯磨
設席趺坐各一
首過鋪花鮮委以驗淨穢
具載教院清規
念佛
帝壽年二月十五日敢建道場供養三寶祝延
且福利軍民其建會之法勤請會首二
百一十人各募四十人逐人請念佛懺願歷
千人聲懺障重罪發菩提願為歷子上至
道每日念佛
一千聲為彼懺罪資其在
名一千聲為彼懺罪資其在
社九百九十人各念佛一千聲為彼懺罪資其在
願行令生淨土又
至建會日令社眾念佛為其同
往生仍請勸首速
修淨業請部勸緣
住持傳天台教觀
晨鉢
生信心清淨鉢時
諸龍眾
云若展
除
當願眾
暴
繼將姓名并其人歷或入社弟子傾逝訖請勸首
錄上疏至日表宣
提願為度眾生取於淨土請畫佛於歷子上至
建會日頂齋歷子并備淨財四十八文到寺損
百一十人各募四十人逐人請念佛懺願歷
千人聲懺障重罪發菩提願為歷子上至
道每日念佛
名一千聲為彼懺罪資其在
社九百九十人各念佛一千聲為彼懺罪資其在
願行令生淨土又
至建會日令社眾念佛為其同
往生仍請勸首速
修淨業請部勸緣
住持傳天台教觀
晨鉢
生信心清淨鉢時
諸龍眾
云若展
除
當願眾
暴
繼將姓名并其人歷或入社弟子傾逝訖請勸首
錄上疏至日表宣
提願為度眾生取於淨土請畫佛於歷子上至
建會日頂齋歷子并備淨財四十八文到寺損

天竺志卷六 三

供齋偈云此齋色香味上供十方佛中
下及六道品等施無差別惟願皆
施者得無
量波羅蜜
受食偈云若受食時當願眾
生禪悅為食法喜充滿
釋迦如來二月望日涅槃疏曰鷲嶺隆
指三德以歸眞自高山先照示以
餘輝云當入寂知唱生而唱滅恆
本然見令始而令終會必有離此
背喪賈客他行花柳無私俄遊逢於
可薦罔敢墜於遺風式表芹誠伸
分身游降護身使佩於靈符慧命長
薦於重寶庶令
後裔克紹先
宗
智者大師十一月廿四日示寂疏云
靈山在目三周俱付釜踏摧我慢自
吾今親詣之地陳隋應運鷲領賢
示眾
天竺志卷六 四
每望洋而歎大椀大藥背拔茅連茹
統司命遂其高蹈諸子謁安車鞭其
以來未有愈高泰山北斗之具瞻此
無益重淳木盲翻之難值玄珠匿彩
象武絕塵於何有鄭聲將亂於
洗室邪說謬記刻舟之蹟輒膏諱日
於沼汕之毛式資明信展敬於
洪休伏願法室寶覺智者大禪師
于勿忘於金地如月初上分身豈
間於橫流再振玄猷庶昌厥後
佛光照法師示小師正吾曰
問曰識見曰氣象無天資無學問
象若是而能為人雖有學問而後有識見有識見
學問有學問而後有識見有識見
若是能為人未也是何也天資不能兼之不識見不
識見不明氣象不雅猶之博則室不明則恫不雅則野高而智不高學而後有識見不
問曰識見曰氣象無天資無學問
象若是而能為人雖有學問而後有識見有識見
學問有學問而後有識見有識見
若是能為人未也是何也天資不能兼之不識見不
識見不明氣象不雅猶之博則室不明則恫不雅則野高而智不高學而後有識見不

而正雅而文四者備能倒之可也易為不易曰宗為人曰教而欲為人師者不易曰宗為人曰教而欲為人師者不易曰宗為人曰教而欲為人師者

南無嘗住十方僧　一拜　南無過去七佛　一拜
南無釋迦牟尼佛　一拜　南無當來彌勒尊佛　一拜

再進香唱念

一心頂禮西方極樂世界本師阿彌陀佛　三拜　三唱
一心頂禮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　三拜　三唱
一心頂禮西方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　三拜　三唱
一心頂禮西方極樂世界清淨大海眾菩薩　三拜　三唱

各就席坐念大悲呪心經畢誦阿彌陀經一卷持往生咒十遍讚佛畢念南無阿彌陀佛千聲觀音大勢至眾菩薩各十聲小淨土文

回回向齋佛　普供養眞言　宣疏畢前頂禮佛號四拜　化紙　午飯

第二講習大乘

就席畢發願文八句即念前會所限大乘經卷一遍即舉經中疑義問難有得開示無疑務要有疑無說必要有說斟酌商量如行過路後遇有省不使茫然亘久復再限下會所看經

第三游藝翰墨

既晡各禪坐或散行或樂所近見偶得相請益或即記此日事或成小詩或弄筆琴棋餅麵取飽爲

別

此會未散於靈山是過去乃幸逢於此土是今生共繫念於西方是未來含三世矣且兼內外學而並進合儒釋教以同科禮不煩而事易舉世外清修莫善於是莫謂浮生短能修尚未晚莫謂來日長修爲自已忙有志君子幸共勉之

會約七條

一此會凡一月一集不欲數

一所限諸經各要平日於家程誦數十遍多更佳

一所會費不過一人二分若有外友臨期欲入者

以米一升銀一分爲率佛前相繼止小燭一對

天寒用椶柮一爐

一所會用維香維茗維菜維腐不許精美盤飧是富貴餘途自傷雅道

一凡允會非有疾兼日道不赴此外雖遠雖冗風寒暑雨願毋自畫嫁言者有罰

一凡會中時維話或家事身事心事舉共商量當可不使得罪名教則可或有世事時情必舉廉頑立懦安分自求清愼敬戒之語以相警策不許廣引希求干謁可賤之事非我友也況會中

乎

一爲會潛泊有味有情不欲如時酒食充溢不許設滴酒美菜不遵作第一義罰羞君子草衣木食已自不能無求於世一酒不戒一食不粗則其餘可知非佳士也古菴山子重生述

昔廬山遠法師開蓮社以度羣品雷次宗等十八諸賢獨爲稱首其間得生淨土者不可勝紀唯淵明陶公一人把之入社而不可得無酒酌攢眉去迄今世遠法傾所謂蓮社者亦寥寥無聞矣居士豈淵明後身慨茲敝風因立蔬筍社開

建三時接引後學合儒釋教以同科兼世出世而並舉隨時高下夫亦以昔時之不可爲今日之可也慈悲亦甚矣性慧雜染也晚何敢望遠公下風唯居士不吝振作之始其社者天竺靜庵遂清二師與焉是歲癸卯之十二月念又五日也釋慧和南

初集四眾

邵古庵名重生鐵塘諸生隱居呼猿洞

釋覺海名性慧薙染上虞住天竺一

釋靜庵名眞讓度上竺天巖房

釋遂清名如汀隸上竺雲隱房後舉都綱

第七集益二眾

釋潮音名海瑞度上竺長生房

釋旨玄名寂嘉度上竺心安房

次年益四眾

楊又玄名應秀郡城武弁隱居韜光庵

江澄如名鎤仁和弟子員後舉孝廉

釋靜葵名寂芳度上竺雲隱房

吳美子名本泰海甯弟子員今成進士

上天竺講寺志卷六終

道場規製品

側聞臺起中天冠翠微於太乙經來東漢倡白馬於雍西名襲鴻臚製追鹿苑粵惟我東吳之有塔寺也康僧舍利兼營金粟於暨官慧理伽藍乍指鷲頭於印度是以金甌側布紺瓦驚飛倣天宮之殿最吉祥云募華藏之門不思議者建夫此上竺之奧輸也較其時後五百餘年仍其額別下中上寺錢國王闢

最初經院宋天子尊第一教山乃如千柱浮幢構白雲爲堂奧三門表刹跨滄海爲階渠然不免成住壞空而相互駭胡騎之南侵特不難士農工賈以作興鳩檀輪之外施是致隨墮隨樹載故新闌楯羅網重重紆界道金繩樓閣軒窗隱隱駐垂空寶蓋得非僧海洛伽之島而人寰帝釋之宮哉詩云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此之謂也志規製名攷

按內七識曰天竺國有五號五印度今下竺古名天竺乃東晉西僧慧理所闢今上竺

因革

開山在石平時而列名在我王時中間有此名見唐以西北末明或謂宋時以前山演禪寺爲北天竺以異山劉薩訶之西天竺同三竺西方爲尊而三竺同謂之西天竺觀音菩薩表位西方以西乃秋殺之氣故名觀世音也又晉天竺靈感觀音像會從勤自洛陽來持奇木古佛命孔雀王咒夢白衣金神光就視得奇木爲觀音必有此名此佛而後山川之定此道前地舉爲南天竺論天竺中印諸舉左右環遶嘉祐末守遷憩此明日吾欲舉錫飛來峯人心會然從之飛來若歸之然後因緣也惟佛法正當入此土杭地逢佛天之以之竺寺爲東天竺靈感觀音菩薩名僧不能加不能人心正當順依佛法二僧又名僧逢夫此上竺之奧輸也較其時後五百餘年仍其額別下中上寺錢國王闢

按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府志曰上天竺寺後晉天竺靈感觀音年

僧道開結廬山中夜有神光就視得觀音像會從勤自洛陽來持奇木古佛命孔雀王咒夢白衣金

元淨加庶爲藏熙甯中詔歲度僧一朝廷每
中使詔者致香幣歲給大農錢作佛事而公
卿貴人致帛者旁午於道紹聖二年郡守陳
軒請於朝以一路祠廟施利繕修精舍靖
康元年孝宗賜額初吳越忠懿王書曰靈感觀音
寺皇帝嘗以慈而觀世間苦惱之國以虛無爲宗
妙明玄寂萬品而爲教道以聲音爲佛事始於無所聞
而能無所不聞始於三慧門入道以聲音爲佛生於不殺爲天竺西域之
記曰佛悲不殺從三慧門入道以聲音爲佛事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始於三慧門入道以聲音爲佛生於不殺爲天竺西域之國以虛無爲宗以慈悲爲教

備慮未至而預防之茲山之新雖非時政所以慰急然上而聖天于致治保邦之鴻圖下而鎮定人心則亦莫之所能爲也故交通寥寥於昔者天之靈有默而相之者乎審如是吾民也士之昭矣能

外有所會或契闊而不逢或輻輳而並集益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然裁成之功運用之妙相符天人之際林泉之勝古蹟之至意況民用平方亦加之意況時有所待雖然亦道乎吾色之潤一二矣推見其

徹也遍走舉而神問之進諸郡邑問之進諸國人問之進諸大士大慈大悲至感像居佛國山中寺曰上天大士觀音大士普門大士觀音如來普賢菩薩文殊師利古佛現越國山西百

舉泉問之古蹟之至意因是可以推見其一二矣

時曠旱勢益蒸然不可遏所及以隔所耳目者矣而世之間代已甚不忘大士以是而應保矣而況有以極博眩無窮之威於福井之生奉施

不見恆多而欲以區隔所耳目者以蓋世外之人本之大慈大悲無量無邊世界無有光外燭照有世間秘密不思議境界之所悲不之藏譬仍以人修已佛而舍果然自冠冕自今九州契勘渺然莫可驗其年傳此以敬端扣之無窮若幾

蛙測東海也亦有信於已指一以益其家不推而及物之仁向保和勞之心遂然宋乃皈依之崇人爲利之自是顯靈日以動人感奉事當靈者大士居其廣袤居士一念而應天下事公命於以億萬斯年臨民而

田利益欲而歸於大士一念而保妙矣推不而暇及外無見之示夢吳越國王爲其廣袤居

錢忠懿王始拓大之遂聲聞於天下凡邦有病諸勝首之應民無不仰寺既據有名山之勝舉瑯拱璧由宋暨元高僧流傳天台之眞印爲五宗之刹金界紺園實華綵樹種種奇絕儼乎蓮化成殊幻而出於人間世也建人我皇明益增壯麗化溪之藏幻而出於人間世也建人我皇明益增壯麗化溪之藏幻而出於人間世也建人我皇明益增壯麗化溪之藏

明左方伯劉汝康撰記曰

不佞家故東魯凡殊方神怪及山海河故不敢語於諸

其爲書亦不啻數千百里其名曰聖教序有金剛般若

鉄及天地四方之人各有有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每兼吾土五千萬人又有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千五百里其名曰聖教序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其說固自駭乎庸聽矣後閱楞嚴所談普門示現一觀

音大士能以三十二應入諸國土其中或現一觀音大士

首二首乃至八萬四千燦入諸國土其中或現一觀音大士

亦然身雖天竺觀大士所以爲異先之者像迦葉尊者讀及

居士禪喜所藏大士悲願其所謂記之者像迦葉尊者讀及首

問乎當人之仁聞其所謂記之者像迦葉尊者讀及首其

自提拔昭明之用哉蓋吾心如來眼叉大守佞杭官目之兒

偏肢節之說世果能脫情塵則無心觀音大守佞杭官目之兒

信間神鬼之爲香山技入諸國土其中或現一觀音大士

已乎茲香山技入諸國土其中或現一觀音大士

同捞虞司勳嘗印道福捐已業以建置比昔道朝

歲又屬不佞爲記以垂永之無遮之因咸功而旨

號肇自西乾香山爲殿大士示現之別境者觀

乎言先竺仙幹之谷如月之大士示現之別境者觀

然斯文之作空花相鮮是傳

賴檀越劫石是傳

年二月孝宗賜御製元年賜錢重建藏殿藏經殿百三十卷七年宋仁宗賜錢重建藏殿

寶藏淳熙元年賜福州白雲峯故名白雲堂

殿燬元泊國初亦無敕藏東京白雲峯故名白雲堂

皇帝賜木山北藏五千四百八十卷全欽賜英宗白雲峯故名白雲堂

容一道用硃砂二奉置於靈正統十年二月英宗白雲峯故名白雲堂

諭甲子住持與美整飾緒於補於崇正殿之左欽賜英宗白雲峯故名白雲堂

敢厨過貯於兩堂閣上

峯堂在大悲後殿之後坐白雲峯故名白雲堂

初至辦才法師更建高宗臨幸進素饌白

柏山雷侯之倅青州也奉朝命以幸浙分屯於杭之西湖之諸寺兵有紀三千州兵唯一來保心且

山雷侯之倅青州也奉朝命以幸浙分屯於杭之西湖之諸寺兵有紀三千州兵唯一來保心且

皆如寶旅無暴客犯之諸寺僧民者雖僧晨夕居亦秋毫無犯吾民德之倍德之乃

犯也民德旅無暴客犯之諸寺僧民者雖僧晨夕居亦秋毫無犯吾民德之倍德之乃

佛前祝侯不願報侯德比旋請留像永崇侯不可則別爲比旋堂設師位將留像永崇侯不可則別爲比旋堂設師位將

留衣履舊石於山待史氏紀之過靈壬戌將中永像秋崇侯不可則別爲比旋堂設師位將

惠跡武林乘暇遊湖山紀過靈壬戌將中永像秋崇侯不可則別爲比旋堂設師位將

上視舟僧顯懷迎告余曰歲在已隱未經梵集慶余奉疏將至爲侯不行三北詳請

竺刹僧顯懷迎告余曰歲在已隱未經梵集慶余奉疏將至爲侯不行三北詳請

瞽夷方等侯保僧衆毀矣如保民僧衆何託而居不門之車轍吹方者以右賜敕宗季輪

瞽夷方等侯保僧衆毀矣如保民僧衆何託而居不門之車轍吹方者以右賜敕宗季輪

之地猶能外燕燔首乞余言時迎太史公山歲在已隱未經梵集慶余奉疏將至爲侯不行三北詳請

自之賜也因稽何喝馬頭德於侯使同君守位而歸杭之門不居乎宇侯爲至將疏奉余慶至將疏奉余慶至將疏奉余慶

諸苦惡侯性敏慧恭戴而温温俾吳越之分乃平政可政
泯矣懷然歎曰有是哉德愛之遺不
大悲智爲無所藏故無密不顯有所藏智說無所說不流
而爲藏物無盡曰空曰經曰律曰論而不空三者指也不過聖
密其同體曰空曰經曰律曰論而不空三者指也不過聖
凡同其體爲目藏物無盡曰空曰經曰律曰論而不空三者而已是故
人有一寶藏物無盡曰空曰經曰律曰論而不空三者而已是故
之有一寶藏物無盡曰空曰經曰律曰論而不空三者而已是故
海之一滴而太虛之理四大不空三者而已是故
人海之一滴而太虛之理四大不空三者而已是故
人海之一滴而太虛之理四大不空三者而已是故
人

終來者加眾而宅不增多寺之西隅有隙地得檀施錢二千餘萬爲室六十餘間中間室間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內爲禪觀之所殿左紹定二年九月丁廢

法堂 建隆興二年九月高宗詔知臨安府事曹澄督建法堂咸淳元年九月理宗詔建郡寺淨勝可在普門外僧續自崇禎年中廢

講堂 玄理宗詔闕講祐十年九月今廢

事扁額有之淳祐十年揭光宗御書朝承準揭端平新詔省

水陸堂 當尋燬寶祐元年九月仍命建堂以爲修

乎此四方修梵行者接迹其中然物必興廢不離成壞已定六日燈炧爲災悉已燼矣惟我

四數開禧二年七月二十其

禍珪公竭力營建成於期年又過於舊金碧輝煥燼燼映稱其所謂淨土之說得旨再摹光宗御書金字

揭之山去都城最遠幽邃秀澗固已素離塵染道者可不勉乎予去已久矣北山十有七年建立

兄又爲此淨處坐進此珪公住山十有七年建立南爲歸老計道俗歸向

吉老不謂復爲此來珪之南爲歸老計道俗歸向

勝事乃作復庵於山之

日領三數百眾修進不已將復尋不能如了

子非久於此者將復尋不能如了

翁推明九品十倫之旨以珪特以遺之

公請之殷爲書其寶以

隆興二年九月高宗詔知臨安府事曹澄督建法堂咸淳元年九月理宗詔建郡寺淨勝可在普門外僧續自崇禎年中廢

講堂 玄理宗詔闕講祐十年九月今廢

事扁額有之淳祐十年揭光宗御書朝承準揭端平新詔省

水陸堂 當尋燬寶祐元年九月仍命建堂以爲修

賜緡錢二萬俾建此室又命建於慶規模以爲之士

嚴淨精妙過者必肅

暇多燕坐其上或引禪

間所可及也光宗皇帝時在潛邸奉旨書額

留心內典乾道三年勝四民所欽孝宗皇帝

竺山觀音大士功德殊施淨

間一城郭焚蕩獨所爲淨

燼城至其處幾於未敬於民而至今堅緻如故天

虛位期滿者去發志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

不知其幾何人也了翁洞明教觀其序大略至

此抑聞介然願心深切當時一木一石微至

蠻皆以大悲咒歷歷咒之而手授匠者建炎虜

臨外自是更七寒暑無一塵染之像內爲禪觀之所殿

二指誓成此元符三年三月落成之日復燃手

三指以增淨誓於是見聞歡喜靜習之士無有

齋之所擬研後山大楓樹爲梁僉曰神物所依枝葉莫敢拳曲若神助然今廢

靜處堂 淳祐九年三月住持法照建今廢

中印堂 載武林舊事寺志遺今增入莫考其地

香積堂 即齋堂

延賓堂 即客堂

頤耄堂 即老堂

延行堂 即病堂

東堂 西堂 厨堂 庫堂 並廢

禪堂 即古天仙樓秋香閣基也萬歷明遠合眾請觀如法師接待雲

年住持興美寂嘉如貿屢興屢葺拓充講寢兩所兩廊堪居千指觀師普心苦行秉戒俱急弘經開律眾每盈千法

有法華正旨行世

雲漢閣 隆興元年八月住持應如建御書宸翰孝宗親灑奎文巨軸奉安歷賜

日雲漢之閣二扁以賜之景定二年住持祖印重建宋季燬今廢

千佛閣 紹熙五年二月甲寅住持妙珪建提刑趙時逢撰記今廢

應眞閣 即羅漢閣在伽藍殿後紹熙二年九月孝宗詔臨安府尹曹澄又督建五百羅漢閣淳祐五年九月住持法照重新之理宗御書超諸有海四大字以賜爲

準提閣 在普門外僧續元建自崇禎年中

秋香閣 照興延桂秋芳爲叢淳祐九年三月住持法照重建淳元並燬至正十二年住持古愚

重建迨萬歷中廢今爲禪堂

秋芳閣 在祖師殿後 國朝建今廢

延桂閣 與秋芳對古有叢桂可數圍紹熙年中住持妙珪建後廢崇禎元年寺僧寂芳重建延桂閣爲精修淨業之所

伴雲閣 在白雲左偏淸祐三年住持法照建爲寢息之所

上天竺講寺志卷七終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八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道場規製品

建置

鳴陽樓 卽鐘樓 在正殿左西向紹興二十二年建至七年二月上旬成淸祐三年住持惟日重建今廢

鑄萬石大鐘 崇韶住持惟日以賜錢住持應如照法復管領樓宇國朝淸海南宋故物也毀於鯨兵隨軍歷攜

六年三月度宗勑鑄

火時鎭守太監麥公秀四年借鐘七日下城島以代急用

音化圓住持智開數十重建舊化開鐘海樓巨鐘

聲閒亮住持智濡十重建成所賜鐘樓入國威淸

約三十六千三百餘斤十一月住持圓伯潘郎僊公恩等白重圓逕

取僧衆搆廢寺訴雲閒方僧如淵日

命僧取本寺矣嘉靖三十四年借七日城

鑄錢貯佛寺寶鼎三公秀年入月下

門鑄僧本寺嘉靖三十四年借七日城

大學士淸安商輅撰上天竺重建鐘樓記曰東南佛寺天竺爲勝其南勝天竺又爲其最勝錢塘佛寺峯巖直聳其西南白雲峯巒疊嶂其上北天竺有三泉水時其東南一派西流重岡複壑其中平處可數畝其下高僧之道行德業爲衆所歸慕者相繼而來以開山之祖傳法於其徒者凡十有四人其間或自他方遷住或自他郡禪寺奉命而來者又不與焉其創寺之始蓋在晉時而名於唐宋之間歷年旣久興廢不一其間或因山川之勝或因古木之蔭或因泉石之美或因人物之賢或因事變之感或因夢寐之通或因神異之應或因靈蹟之顯或因名賢之留或因詩文之傳或因朝廷之賜或因檀施之助或因道路之便或因時節之宜或因風俗之尙或因教化之行或因禁令之弛或因歲月之遷或因兵火之燬或因人事之廢或因山水之變或因土地之改或因疾疫之動或因災祥之作或因興造之勞或因修葺之費或因遷徙之煩或因改額之請或因賜額之榮或因賜田之入或因賜號之加或因賜衣之寵或因賜鐘之重或因賜經之多或因賜像之奉或因賜齋之設或因賜供之豐或因賜燈之明或因賜幡之飾或因賜香之潔或因賜茶之美或因賜果之珍或因賜食之味或因賜藥之效或因賜浴之時或因賜宴之樂或因賜度之僧或因賜名之榮或因賜額之榮或因賜田之入或因賜號之加或因賜衣之寵或因賜鐘之重或因賜經之多或因賜像之奉或因賜齋之設或因賜供之豐或因賜燈之明或因賜幡之飾或因賜香之潔或因賜茶之美或因賜果之珍或因賜食之味或因賜藥之效或因賜浴之時或因賜宴之樂或因賜度之僧或因賜名之榮

錢塘佛寺天竺爲勝錢塘佛寺天竺爲勝天竺有三泉水時其東南一派西流重岡複壑其中平處可數畝其下高僧之道行德業爲衆所歸慕者相繼而來以開山之祖傳法於其徒者凡十有四人其間或自他方遷住或自他郡禪寺奉命而來者又不與焉其創寺之始蓋在晉時而名於唐宋之間歷年旣久興廢不一其間或因山川之勝或因古木之蔭或因泉石之美或因人物之賢或因事變之感或因夢寐之通或因神異之應或因靈蹟之顯或因名賢之留或因詩文之傳或因朝廷之賜或因檀施之助或因道路之便或因時節之宜或因風俗之尙或因教化之行或因禁令之弛或因歲月之遷或因兵火之燬或因人事之廢或因山水之變或因土地之改或因疾疫之動或因災祥之作或因興造之勞或因修葺之費或因遷徙之煩或因改額之請或因賜額之榮或因賜田之入或因賜號之加或因賜衣之寵或因賜鐘之重或因賜經之多或因賜像之奉或因賜齋之設或因賜供之豐或因賜燈之明或因賜幡之飾或因賜香之潔或因賜茶之美或因賜果之珍或因賜食之味或因賜藥之效或因賜浴之時或因賜宴之樂或因賜度之僧或因賜名之榮

興修寺之美而美物不自成因人而成重諸
始末徵余爲記將壽所知謂可觀美之說或來者有考嗣者無蘇世構成重諸失諸哉爲夫已石庶賢跡之以且以幾後其壯觀攻爲自名因興建之字寺美之山其請之功爲擅因勝境姑之勝人境與爲偉之勝

振遠樓即鼓樓在正殿右清正德間僧

悠久天地相爲云

東南著稱叢林非有傑構爲之以且以天地表不太

顯白何以昭當時名後世藏經樓紹興二年五月高宗賜住持惟日建咸淳重修

矣愧子文不足以繼前賢蘇世構成重諸失諸哉爲夫已石庶賢跡之以且以幾後其壯觀攻爲自名因興建之字寺美之山其請之功爲擅因勝境姑之勝人境與爲偉之勝

水月樓熙寧間題甚多今燬於兵燹

在水月池上虛敞宏麗朝臨幸駕游後擬留題

高宗錢塘人建炎三年駐蹕於此慶今爲觀音堂

大仙樓在兩峯後即禪觀今爲觀音堂

在事則齋天左偶頤再建歲久

清暉樓嘉靖中僧綱道顥重建

在白雲堂左古有之淸祐丈石山至國埋

方丈五楹宗臨幸詔住持佛光作淸祐十年五月

朝正德中廢

皇華館奉使降香者駐節焉

寶祐元年八月仕持佛光建

夜講臺少憩則不敢隨衆聽乃爲夜分講經

治平中辯才淨法師演說無倦嘗謂鬼神之故設

勤舊寮侍者寮書記寮且過寮茶湯寮

藥石寮

在正殿西隅廣三楹萬歷二年寺僧道顒建

三官佑聖祠

在天王殿左隅琴岡耒盡處向東寺初建

竹嶼軒趙孟頫書扁在觀堂

圖通門

在天王殿左隅琴岡耒盡處向東寺初建紹興二年五月高宗詔住持惟日重建

雙檜軒

在秋香閣後淸祐九年三月住持佛光重建

淸華軒

新宋季燬大德四年住持筌若洲重建今廢

梁公祠

公名瑤正德中鎮守本蒲有惠於寺共建生祠

雷公遺愛祠

公名鳴陽嘉靖間爲本府二守斷靈山萬晦令佃戶納餉當差寺僧

即兩峯故址立遺愛堂祀之諸狀元爲記

威二將於葛嶺編竹覆泥以陷之干欽其前鋒中流矢二敗猶死以戰退守天竺

天竺志卷八

二

三

靈衛祠

祀朱暉也暉安吉人建炎三年爲錢塘令十二月金虜犯西溪並天竺而進金勝親

山內七誌曰王莽慶錢塘爲泉亭縣光武惡之尸祝之杭

土地神祠

神葢陳渾也漢靈帝熹平二年爲餘杭令今山中祀爲土神不知所以

文昌祠

在鐘樓左偏北向崇禎八年寺僧心印建僉事林徵初題額

張仙祠

在圓通門外琴岡盡際萬歷丙子住持洪建左方伯朱卿題額曰廣嗣張仙祠

內七誌曰此不在十八位之列姓曾以四月初四日生辰

正治斯士有遺澤故祀之渾字太應明經餘杭而渾嘉興封朱

平至允和凡六年武林其時想分封而無縣矣

馬爲錢塘侯則錢塘又廢爲侯

安泉亭而錢塘故縣宵復至光和二年封

明府召廟後唐長興二年封渾字太應明經餘杭而渾嘉興封朱

俗稱陳明大王今以正月十五日爲君生辰

舊制亡稽今以四
也額曰圓通王牌
蒼煙白石

普門在雲心徑口金佛橋下襲似圓通洪武己巳住持大山建正德丁丑住持歸定重建萬歷甲戌住持道福又建高二丈四尺闊二丈二尺額曰普門尚寶卿徐江山書

山門舊在飛來峯外三竺靈隱共錮一門白太傅所謂一山門作兩山門也入國朝諸寺始蓋分鑰其門遷在中竺寺橋之右永清石橋之嘉靖甲子住持圓逝重修崇禎乙丑王子住持本初心授又新之洪武己酉曹國公景隆書額曰上天竺撫臺愉思恂書額乃

額曰現神通

大界相三鉢盂之石壁按虎庵住界誌云不知某師禁足處在普門下西在觀堂後南北在白雲峯後重修懺主翰林蔣暉書扁西湖志嘉祐寺志載郡守蔡襄有名不存洪武二十八年一如法師重建正統五年住持無相復建萬歷四大字李學士偃訪宣梵珍法師諸檠遂植杖立談因遷亭表以紀其勝

三竺靈隱共錮一門白太傅所謂一山門作兩山門也入國朝諸寺始蓋分鑰其門遷在中竺寺橋之右永清石橋之嘉靖甲子住持圓逝重修崇禎乙丑王子住持本初心授又新之洪武己酉曹國公景隆書額曰上天竺撫臺愉思恂書額乃

蕭儀亭在孫公泉上法師才辯才辯法師退院法屬鼎湖志嘉祐寺志載郡守蔡襄有名不如法師重建正統五年住持無相復建萬歷四大字李學士偃訪宣梵珍法師諸檠遂植杖立談因遷亭表以紀其勝

戒眾集疲勞許僧戒臘所置也

大界誌云不知某師禁足處在普門下西在觀堂後南北在白雲峯後重修懺主翰林蔣暉書扁西湖志嘉祐寺志載郡守蔡襄有名不如法師重建正統五年住持無相復建萬歷四大字李學士偃訪宣梵珍法師諸檠遂植杖立談因遷亭表以紀其勝

雪坡亭寺誌謂東坡訪辯才法師適雪霽擔亭歷坡下山週訪守李學士偃訪宣梵珍法師諸檠遂植杖立談因遷亭表以紀其勝

在雲心徑口金佛橋下襲似圓通洪武己酉住持大山建正德丁丑住持歸定重建萬歷甲戌住持道福又建高二丈四尺闊二丈二尺額曰普門尚寶卿徐江山書

謝屐亭誌謂宣梵法師處觀堂陟西峯之麓石磴紆盤每出入必三休焉喜著屐嘗曰安

石隱東山乃攜二妓遊薜蘿洞五卒無開落以白雲明月爲妓空色兩忘何忝

安石載選逆之志今廢半爲

亭以達厥志

夢泉亭誌謂齊玉法師崇寧元年既鑿夢泉於西城仍建亭以誌其異築退居曰復庵

曲水亭熙泰間妙珪法師再住持鄧引南林越翁引泉爲曲水做蘭亭故事作亭其上湍水列嘉石爲座參錯宛轉注水泛杯茗石而俯拾焉廢

見心亭十在綜老撰外山陲沙轉處指揮俞事李節使建嘉靖三年都路北高二丈鐫佛於上當琮老見心亭路北高二丈鐫李節使建嘉靖三年都指揮俞事李節使建嘉靖三年都路北高二丈鐫佛於上當琮老

石幢望之矗然特立於谿山交際莫知所自初二

大明房在白雲峯南麓之坳緣級而升國初始分白雲西房又分西白雲東房爲二矣隆慶

子院

觀堂房觀東曰觀西曰觀中在白雲峯南麓之坳緣級而升國初始分白雲西房又分西白雲東房爲二矣隆慶

白雲東院法脈別爲二房曰方丈中又別爲二房曰方丈中又別爲二房曰少泉曰伴雲西又別爲二房曰仰峯曰見峯曰鏡山北又別爲二房曰碧洲桂洲夏堂湯煥書曰高幻堂

泉普門有額曰白雲東院曰月堂黃汝亨書曰岩巖閣王穉登隸曰慧演堂董承詔書曰雲棲閔宗德書曰雲住樓

間東又分鯨音房今一華四葉也有額曰少師退院法師退院法師適下以紀其勝

師舊院又分鯨音房今一華四葉也有額曰少師退院法師退院法師適下以紀其勝

舊曰雙樹堂無垢堂曰攬翠樓曰白雲華光

照樓

思恂書

白雲上房 在白雲峯南跨支岡之麓拾磴而上 單傳也有額曰自觀堂 幾士升書

長生房 迺國初古春法師退院至顯宗之嗣岐爲長生下 有額曰蓮花藏

冀勉書曰長生

堂 曰淨聖齋

心安房 在雙檜院其肖至嘉隆間析爲三曰心大心安 師退院 有額曰慈恩檻曰玄對曰閣曰寶約 辯才法師爲元東溟法師隆慶辛未自天竺移錫至此 南心外月堂

雲隱房 在雙檜峯麓 有額曰雲中又支一房萬歷年間鼎爲三曰雲西曰雲東曰雲中 法師丈室法裔初竺隱法師 隆慶下房萬歷年雲西又支一下沈演書曰雲隱堂 王穉登書曰延桂閣 陳繼儒書曰

天巖房 在中印峯南麓蓋佛光法師退院法嗣至 有額曰萬杉深處 化方豪 南書曰天巖佛窟天台王宗沐書 國朝嘉靖間分爲三曰天西曰天北曰天

幻應房 在普門外與天巖相向古塔院也成化年 有額曰五峯草堂 孫鑛書曰雲

萬翠樓 在中印峯南麓蓋佛光法師退院法嗣至 沈夢斗書曰怡雲樓

重纘孟書張樓

彌陀興福教院 法師若訥奉旨撥賜上竺空閒山光慧初建紹熙三年光宗御書院額賜之 在楊梅塢按咸淳誌淳熙初 用衣鉢創建紹熙三年光宗御書院額賜之 宋末燬天啟甲子年僧德光復建中立三世如 地 來殿七楹蕭山張士騏醵金倡施後爲彌陀三 聖殿五楹東廡劉康祉緣爲彌勒閣七楹優 婆塞張圓奎率眾落成約兩廂燕經行庖湢 之寮三十餘間像設經龕制所應有者悉具焉

永嘉布政使劉康祉撰重建彌陀興福教院記曰 杭之上天竺有乳竇獅子兩峯間即梅塢也宋孝宗敕兩峯彊半山坡爲慧光法師別業以

使始退休光時院宗御書賜彌陀興福教院額而基院鼎葺新之 孤且轉瓦授分屬朝光禪師退院至顯宗之嗣岐爲 圃基相面始坦然無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長氏續置庵月輔一師及一紹片禪師紹德屬我門愛此也寬偶歷廿 產置輔分師盧與山蕭正遊紹峯麓祖師久誦其背因係閒深廿 老分師及子即師爲元東溟法師辯才法師隆慶間析爲三曰心大心安 歟捨之與師弟即師子即師正遊紹峯麓祖師久誦其背因係閒深廿 藍日捨之與師弟即師子即師正遊紹峯麓祖師久誦其背因係閒深廿 園趙呂基相面始坦然無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外更置相面始坦然無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聽所檀度項何遂公下伯牀染坦然無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成檀歸無度項何遂公下伯牀染坦然無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昇歸無度項何遂公下伯牀染坦然無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像觀音殿盞勢天至公造南啟相募山王多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成後觀音殿盞勢天至公造南啟相募山王多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捐銀帛岳帛更天至公造南啟相募山王多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書衡四朱更天至公造南啟相募山王多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山將據四岳帛更天至公造南啟相募山王多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關指據四岳帛更天至公造南啟相募山王多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辛十朱更天至公造南啟相募山王多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苦年公造天至公造南啟相募山王多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殆其榜南啟相募山王多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非爲曰南五繼郡山王多延無課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一院重周年而人之公副師坑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旦之建遭也成爲未與送以坎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是寸彌掩嗣昏有取余歸陀不閒暇旋日與之論禪說偈 以士陀映後屬恩道欣及羅平舉募契百因背寬偶歷廿 未片興煥弟樂倡東然遊尼之平舉募契百因背寬偶歷廿 及瓦福然圓助刻海領台祛觀尼之平舉募契百因背寬偶歷廿 六焦教有慧四彌募蓋若之也劃餘百因背寬偶歷廿 新額而基院鼎葺新之 旬心院章孫一陀營與東遂乞更瞞山蘢若詩得玉陳 雪勞師兵明徹部進金六兵部宰餓於食越暑築猜千玉 髮思進部徹尚共郎之上玉宮餓於食越暑築猜千玉 霜間此尚共郎之上玉宮餓城四寒材猜千玉 眉貌稜稜不以貌取 者誠不以骨立 自而已爲奕 急可謂不負 所以樂此 不拳不爲 始序同心僧眞

上天竺寺 辯院藏淳祐十年 師魯占解院佛光照法者爲疲

方圓庵 法在師龍自泓本山鳥老於此才

釋守一記曰 天竺辯才法師以習於教傳四十年 渡江東歸是日聽宗幸寺有奏聞上禱即照不師矣 甚遠遂禁渡世焰回雪僧進香聰有新雪隨臨以詩曰 遺中使鄧惟聽進香聰有新雪隨臨以詩曰 卿行冷然非情住山金永願照去路羽 省通大小之游去機無不遂而者不居其功 通之第其弟了而者不居其功 大小之游去機無不遂而者不居其功 交以隱焉南山守一往來於見於寂寶之 日周覽以宋居岌崇然之下群之寂寶之 引日以隱焉南山守一往來於見於寂寶之 篁嶺之居引日以隱焉南山守一往來於見於寂寶之 藏之嶺引日以隱焉南山守一往來於見於寂寶之 得之嶺引日以隱焉南山守一往來於見於寂寶之 省通大小之游去機無不遂而者不居其功 髮號失莫之間知栄其迹遊鄉居而逸指迴然之下群之寂寶之 篁嶺之居引日以隱焉南山守一往來於見於寂寶之 法危峯過密之不宿於得名壑年

彌陀菴 在白泉

三一則閒內曰先法不之笑之師慧麁米
者身靜則秋晉同深庵往以之門苗元
而無首而細王體之而而說無所授守
不無足雖古因度而覩我居舉士章
能然其小今之無而亦觀乎其門而鳴將游自也皆待二是故天悼呼以平位難不之者以天得者也大至於天無人積地而近止乎
無萬然此物各方之內者知也至於藏乎語
使於圓所住而紀則是庵也為吾當是時忘言與法子相
作記是也嗒語方住為隱也吾子出以
此焉元然隱豐矣兒當忘言與法
成過予愛亥阿月九書

梅峯庵 端平中梵拿法師退院於北麓萬歷年廢

此在見心亭

同庵滇祐中允憲法師

退院塔亦在焉

古鏡庵 嘉熙中文杲

法師歸塔處

北峯庵 景定中智覩

法師退居

坐禪庵 在中印峯

南麓今廢

妙香庵 在見心亭

訥齋為辯才法師燕居蘇子贈記曰 錢塘有法師初住

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
所顧惜雖然以子觀之師獨視天竺之
敝屣加以歲月功行遂為西方之歸
敝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
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

復庵 紹熙三年妙珪住持本山建庵為退居普門南

陸務觀復庵記曰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以之慧清曰法師復庵築

後直白雲峯前直獅子乳寶二峯帶室以清溪有環堂

以美箭木凡為屋七十餘間寢有講

中則為殿以奉西方像殿前闢大池

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湢浴皆為其所

雲布鱗次又以為傳授講習梵唄之

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圃亭流

子者其之既成命其弟子丫懷走山陰

求文以記歲月子告之曰進而忘退鏡泉勤亦

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患也

廷於士之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

居超前告歸每優聽之而又命有司察也

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
所顧惜雖然以子觀之師獨視天竺之
敝屣加以歲月功行遂為西方之歸
敝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
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

梅峯庵 端平中梵拿法師退院於北麓萬歷年廢

此在見心亭

同庵滇祐中允憲法師

退院塔亦在焉

古鏡庵 嘉熙中文杲

法師歸塔處

北峯庵 景定中智覩

法師退居

坐禪庵 在中印峯

南麓今廢

妙香庵 在見心亭

訥齋為辯才法師燕居蘇子贈記曰 錢塘有法師初住

天竺寺以天台法化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

大明山居上國初姚恭持節扁曰靖公廣孝初爲沙門名道衍

靜處齋重建在中丑印住掌萬歷庚辰持萬靈

如不而動請佛止而止既然止我非見我以既見我亦幾於有

扣而應時止而止非辨非訥如是

訥曰以辨見我以訥見我亦宜乃作頌

此眾人之意也則其以齋名也

天竺志卷八　十一

養父母金帛之迫而逐之不求而至如居天竺十四事

年有吳越之富者從之若驚去以爲

意吳越之人爭出其舊成就而不

越於朝人明年其復力以雖已未嘗是非爭也法不幸而立於竺之爭地南

久師居倪而還眾復如大不集得已事聞吳幾

師告其眾曰吾以已去人茂泉甘茅竹石峻汝舍我將老於是言

而不禾深而以杖策已覆之聲動吳越人致其

山居之所巉巖煙嵐飛泉築室而奉之不期年帝釋宮荒榛自歷石

人以扣之即鳴及其千屬石子鄞秦觀少游之名其所居曰

人以辨之名之榮雖如冬枯此非木居此鐘爲記余聞時之師始滄海以教法訥

落葉根之榮之雖冬枯此非木居此鐘爲記余聞時之師始滄海以教法訥

以大名不訥名之小名不之榮雖如冬枯此非木居此鐘爲記余聞時之師始滄海以教法訥

以大名不訥名之小名不之榮雖如冬枯此非木居此鐘爲記余聞時之師始滄海以教法訥

天竺寺以天台法化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

大明山居上國初姚恭持節扁曰靖公廣孝初爲沙門名道衍

靜處齋重建在中丑印住掌萬歷庚辰持萬靈

如不而動請佛止而止既然止我非見我以既見我亦幾於有

扣而應時止而止非辨非訥如是

訥曰以辨見我以訥見我亦宜乃作頌

此眾人之意也則其以齋名也

天竺志卷八　十一

養父母金帛之迫而逐之不求而至如居天竺十四事

年有吳越之富者從之若驚去以爲

意吳越之人爭出其舊成就而不

越於朝人明年其復力以雖已未嘗是非爭也法不幸而立於竺之爭地南

久師居倪而還眾復如大不集得已事聞吳幾

師告其眾曰吾以已去人茂泉甘茅竹石峻汝舍我將老於是言

而不禾深而以杖策已覆之聲動吳越人致其

山居之所巉巖煙嵐飛泉築室而奉之不期年帝釋宮荒榛自歷石

人以扣之即鳴及其千屬石子鄞秦觀少游之名其所居曰

人以辨之名之榮雖如冬枯此非木居此鐘爲記余聞時之師始滄海以教法訥

落葉根之榮之雖冬枯此非木居此鐘爲記余聞時之師始滄海以教法訥

以大名不訥名之小名不之榮雖如冬枯此非木居此鐘爲記余聞時之師始滄海以教法訥

古顯親多福院舊名福光五年五月吳越王建

華嚴山居在雙桂峯下梯子塢萬歷初年寺僧正叢嘗居之吳興施進士浚

舊之徵或謂山中古有大明寺載咸淳志及武林舊事郡虎庵有辯才見內七志尚缺博雅正之開國

大山蓋其法嗣公貴南遷或孫學思書

居此久之故扁曰少師舊隱蕭山

明宮南部以太史紙印藏經律論爲

明太山建楚桂峯正叢嘗居之吳興施進士浚

方付寺僧如淞安置山居便閩馮

古顯親多福院舊名福光五年五月吳越王建

華嚴山居在雙桂峯下梯子塢萬歷初年寺僧正叢嘗居之吳興施進士浚

舊之徵或謂山中古有大明寺載咸淳志及武林舊事郡虎庵有辯才見內七志尚缺博雅正之開國

大山蓋其法嗣公貴南遷或孫學思書

居此久之故扁曰少師舊隱蕭山

明宮南部以太史紙印藏經律論爲

明太山建楚桂峯正叢嘗居之吳興施進士浚

方付寺僧如淞安置山居便閩馮

慧光訥法師卒謚宗教廣慈大師塔曰普照在與

福彌陀菴光祿大夫宋之瑞作銘

師覺法師淳熙十一年卒塔於彌陀菴

妙珪法師嘉定元年八月卒塔於復菴

思義法師嘉定十六年卒塔於鑑堂

善月法師端平三年三月卒塔於柏庭

佛慧法師文杲嘉熙四年卒塔於古鏡菴

道翊祖師塔在武南入至塔計七十六己酉年五月住持焰口畢開山聖壽本重加塔門柱檻新之

辯才淨法師塔在南山老龍井拔邵氏七識在行福寺

黃門侍郎蘇軾撰塔銘曰如來昔在世教譬如四大海爲擣一風鼓水成就無量百千萬億風來出沒其間變化不可窮盡性於澄性中起種種識譬如巨浪依止於澄性而有起滅性性本湛然非生非滅諸緣所生虛妄不實猶彼巨浪自性無動而境風所轉起滅不停此識所以常流不斷也是識有見有不見有取有不取見者見我不見者不見我取者取我不取者不取我我者我所之本也我所既空則見者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語爲一心禪惟是一心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語爲一心禪惟是一心禪

南一弓崇禎丁卯年夏五月住持焰重立石牌坊一座題曰晉開山聖壽之塔縣侯王楊基書額陰隸刻住持照本重加塔門柱檻新之

道翊祖師塔在武南入至塔計七十六己酉年五月住持焰重立石牌坊一座題曰晉開山聖壽之塔縣侯王楊基書額陰隸刻住持照本重加塔門柱檻新之

辯才淨法師塔在南山老龍井拔邵氏七識在行福寺

黃門侍郎蘇軾撰塔銘曰如來昔在世教譬如四大海爲擣一風鼓水成就無量百千萬億風來出沒其間變化不可窮盡性於澄性中起種種識譬如巨浪依止於澄性而有起滅性性本湛然非生非滅諸緣所生虛妄不實猶彼巨浪自性無動而境風所轉起滅不停此識所以常流不斷也是識有見有不見有取有不取見者見我不見者不見我取者取我不取者不取我我者我所之本也我所既空則見者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語爲一心禪惟是一心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語爲一心禪惟是一心禪

慧光訥法師卒謚宗教廣慈大師塔曰普照在與

福彌陀菴光祿大夫宋之瑞作銘

師覺法師淳熙十一年卒塔於彌陀菴

妙珪法師嘉定元年八月卒塔於復菴

思義法師嘉定十六年卒塔於鑑堂

善月法師端平三年三月卒塔於柏庭

佛慧法師文杲嘉熙四年卒塔於古鏡菴

元慤法師窆祔七年卒塔於同菴中大夫直寶文閣學士林希逸爲塔銘

默堂法師正觀咸淳元年卒塔於彌陀菴

慧寂玉禪師塔在上竺山西

佛光照法師塔賜曰慈應

太傅魏國公鈞齋俸資爲造尺巖壽塔二十六日乙丑經始十一月乙未落成於咸淳癸酉八月十五日窆全身衣髮於天歲在中印峯半之南

禮部尚書文及翁撰塔銘曰

台山蒼蒼佛國相鄉粵八十丈鐘秀發祥挺生晦巖巍巍堂堂禪宗教旨律檢精詳總歸一乘純挈衆芳游戲三昧舌吐廣長法嗣北峯歸此一瓣香洋洋覺海我爲津梁及其示寂破缽空囊是幻是滅非幻不忘慈應之塔玉立東岡

山君川后擁護塔旁經百千劫古佛放光

天台鉅宗天竺盛集

元如菴眞法師塔天如則禪師撰銘曰

匪伊人兮誰今誰昔號法雷杲杲慧日何啟非式子孫繼之有上是訓無斁

國朝東溟日法師塔賜曰妙應在過山楊梅塢

學士宋濂撰塔銘曰

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潛冥世之修學思證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倬彼大師爲時俊英蒸草木翻建頌天延法脈神夢符讖出演鴻寶玉昭性靈飛樓蠹棟亭琅函篠夙感百物交并惟心所證諸緣華虛塵一實所現言墜轉時露凝釋門耆蔡剎海章程豈期運夢遮生滅世相莫廢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尚斯銘

存翁道法師雲隱塔在雙桂峯之麓

太子少師姚廣孝撰銘曰

何隣玄我菴得旨疏且簡法師聯五竹兆已先天竺下上宜榮遷次第勝緣四眾仰德加敬虔左街政聲說法天子前法才浩浩音清圓龍頌延神燈下照光燦然福及鬼域資人顏夕傾法船苦海莫濟淚漣漣靈寵深人傳勤銘山阿垂萬年文芳部行玄上竺住持徒弟正順宣德辛亥立石

止堂山法師塔大理寺少卿楊復撰銘曰

滅波素蟾流暉帝委厥相合生異人神遘惟滄城一滇分

匪俗克沉僊歸於佛海藏有文含乳長加化度大訶千衍

萬卷義日以融遭逢哲匠道茂志堅遊於流芒出世名利提綱顯司宏慈應之塔玉立東岡

性菴顧法師生塔在乳竇下

在塔嗣法多孝奉此塵刹深心用報同圓

那天台標屹自然覩比舍利性鑑支

吏部尚書魏驥撰銘曰

整矩頓規坐猊揮麈大眾悉歸羣疑不瀾亦勤扶植教基甲子未週協蓍龜計遠爲彼場

生死暸然知者其誰裁我宰堵卜佚阿護以期願靈鷲盤旋祇樹蔽式靈

祝我銘詩

一菴如法師塔在中印峯麓學士楊士奇爲誌

蘭古春禪師塔在上竺坐禪菴後

上天竺講寺志卷八終

規製品

像設

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尊像按李東瀛誌準神異記載天福年間洋道翊既得奇木異香匠人膚理仁謙造觀音大士孔剖之有大士像宛然天成不假刻削冠服具美慈顏婉好孔欲易以他木厥像大士云吾像孔已匿之廚庋中背面者是毋爲致欺翊往迎果更別像乃以夢語論之孔不能隱也

按武林外史靈奇識云仁謙因其形似即造大士像既成妙貌莊嚴寶光煥發夜亡列燭之明晝掩曦輪之影其爲神異不可格思邵生云大士之靈假乎像不依乎像也然法身本無限量今高二尺四寸坐相左右特善財龍女並異香具足相好

殿北擁壁今易木龕奉大士滲金銅像坐相高六尺左右並大士銅像嘉靖甲子澗募造高約四尺

殿左右中架奉十六王子聖像坐高約四尺五寸

左右後架奉十地菩薩聖像立高約七尺

左右前架奉讚法諸天像二十位立約二尺四寸

殿奧奉彌勒應身銅坐像約四尺

左右後古藏經厨內奉銅大士泊善才龍女約高四尺

左右後古藏經閣上奉阿彌陀佛坐像東向奉千手眼大悲立像並約五尺餘高

日施三十餘金裝殿十地諸天等像新飾厨龕易木座爲石臺舊法器皆誌紀之

後殿奉丈六銅大士像嘉靖四十五年華亭徐階鑄捨又奉千手眼大士像約量入尺滅塑又銅大士坐像約五尺左右擁壁奉天台五百聖僧像增塑北面擁壁塑星宿海奉熾盛光佛藥叉大將下奉三大士鐵像坐約五尺

白雲堂北甎殿奉毘盧遮那佛坐約一丈六尺銅十八羅漢亦銅也萬歷末年淮僧眞寶募造

前殿奉四天王天神增塑又彌勒應身坐像高五尺萬歷乙未平湖陸家宰光祖造施

護法殿奉韋馱尊天坐像高四尺五寸滅塑

鼓樓下奉阿彌陀佛泊觀音勢至銅立像高六尺三面塑

鐘樓下奉地藏菩薩坐像高一丈泊左右十王立像高六尺並銅鑄

伽藍殿中奉敕封福祐靈濟公像左奉大權修利華光周宣關聖諸神右奉五顯神等坐像

祖師殿奉菩提達摩天台智者開山道翊尊者三藏經閣上奉阿彌陀佛坐像東向奉千手眼大

香山殿奉文殊普賢觀自在三大士三面擁壁塑文昌祠上奉帝君坐像閣下奉定光古佛應身像三官祠奉三官大帝坐像高六尺

國初僧錄存翁和尙頂相一軸國公李景隆書贊

崇禎己卯五月廿八雲中房火廢

姚少師道衍遺像存如淵房木商吳宗伯竊去自贊見贊類

董方伯承詔建兩峯堂請像留白雲東院

供具

盥盪大士內殿一座高二丈四尺闊二丈二尺深一丈二尺如之雕鏤彩繪精好光晷古名最吉祥寶華龕也龕以內設百寶牀一座木梅檀飾諸珍異長四尺闊二尺高尺許廼成

祖文皇帝所供奉安大士眞身於上背張屏扆上懸大圓智鏡幔以錦綺加瓔珞等飾龕以前橫安雕几用靴面示有瞽也盛列彝鼎羅香華鐙燭之供龕以下綠石爲臺高五尺闊二丈四尺深二丈左右納陛拾級而陞石臺不偏處處以木臺之臺端三面繞以闌干萬歷中雲間徐分司知白公竭資整飾因禁一切人毋登龕殿涸漾眞身使扃鐍之孕不能久也龕以外羅以呆罳伏蹲金絲幢旛掩映交羅氤氳繚繞其爲殊勝不可名狀天順年製爲聯曰福聚海無量是故應頂禮

又髹漆經笥二

又黑鈿香盒一

又古銅牌二闊六寸長一尺厓琢經偈者

又黑漆神位高尺許螺鈿嵌其字曰靈感觀世音菩薩是可稱山門神器也白天啟丁卯年舊住持興美寂嘉不交付下手所存凡大士祈禱出山

古遺座前白銅軍持一具左右金蟠爲耳注淨水於中如誠感雨應則先夕先旦必水從瓶溢或泡沫洒躍斷斷無衆

又座前

香爐一花餅二皆古銅者寺舊物也

餅二古銅者

太皇太后張賜施大方銅燭臺一對高五尺狀元諸大綏施廢銅報鐘一口大鐵磬一口古所遺者

巨鐘一口約三千斤雲板一面約三百斤岐陽武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住持惠隱鑄

又銅鐵筒一對每約二百斤武十五年住持妙修承領今廢其一

又銅塔一座約三千斤其製鑄鑄捨今後殿

殿前鐵爐一具約七百斤卽香爐也萬歷泥不陷雨不濡也萬歷庚子織造太監孫隆鑄捨四月初八日浴佛古

殿前銅角端一具約三百斤岐陽武以鼎蓋承以石臺

後殿前銅角端一具約七百斤卽香爐也萬歷十二年平湖顧其忠鑄施

崇禎三年暮夜被偷兒竊去其首

其身鎔鑄供器五事見存藏經閣

天王殿左隅斸紙爐一座方亭石爲之廣約一丈六尺爐南大士行殿一座金彩莊嚴殿方廣四尺高八尺行則士人昇之

古刹竿石柱一合每柱圜方高一丈在紙爐

碑記

宋洪內翰邁撰上天竺講寺碑記曰華藏世界毘盧諸佛菩薩均以大慈能仁闡教師而隨念融攝從閫思修使衆上者惟觀音大士爲然自始孤山後洛伽之谷無量

慈恩異宗毋得窺覬更易然後學者知所蒙賴

是法教也本於智者建化安養國土觀立一切法以性空無生而觀以五時八教判中而去尋有二尺以爲修半其修而去尋有二年還四明之延慶本無由慶山悉曇茲日自下天竺陞座講律賢首

爲華三昧爲極蕩一切塵以止觀以寂照方便總持觀十方人爲我先可無送吹噓一切證徹

修證之要一切訓典莫非入尋佛乘太教判

假而觀一究一代高遠業空精之緣廢理勝惑亡等於太

釋如來深義天竺厥今水無生眞諦以慧日自下天竺陞座講律賢首

海無淵惡不義闕

虛

居以如其智導堂殿容人知其選佛觀閻之場以智日龍象珪誦遺師覺求記曰妙之置既書之而又系偈稱

惟中日龍若誦曰師信求覺記曰不妙之置既書之而又系偈稱

僧中日龍象珪誦遺師覺求記曰不妙之置既書之而又系偈稱

言頭其詞下中北山鎮南錢無塘三世音分鼎峙西峯居至今上

無氣與曰北異南錢觀塘三世音分鼎峙西峯居至今上

作相在此一在彼雖觀塘三世音分鼎峙西峯居至今上

法門元不二猶一成菩提應生無住心了不滯動

空自以我清淨眼普鑒天阿提應生無住心了不滯動

復留織翳皇居尺有鑒天阿提應生無住心了不滯動

臺不與昔時似高尺有鑒天阿提應生無住心了不滯動

寶瓶彝冠珞粲珠琲價萬百

今兩皇帝又之申以法作輪天寶台藏敎聖寺安之太旨上亦揭眞雲章

金相寶於西北隅水陸之傳建經所應二樓會第崇立孝

宗創羅漢捐內帑金幣啟值十六宇觀賜玉缶氳彝珠宮書

堂法駕昭事愈馮依凡雄烈士業狩得臨其可覆視也遭靖康孽火鞘否

發知制陳軒紀載於智意前其復初爲難人天護承

待制泰大駕南淺巡前龍圖學士湛然虛明普照四

極爲灰燼英謨凡序詰晴不以嫌於屢故六七鈴十載往

夏雖必焉依傳三雨聖年增歲加錫變和鈴薦往

菩薩事愈馮依傳三雨聖年增歲加錫變和鈴薦往

昭事愈馮依傳三雨聖年增歲加錫變和鈴薦往

易十方示於夢於妙於臻錢還忠懿題貫於元淨塵壓刹刹久而

愈昭於是有靈感美名之錫當時寶光示現嚫而

發兆祥絢呂爛夏陬升上激霄漢湛然虛明普照四

天知制誥呂爛夏陬升上激霄漢湛然虛明普照四

待制誥呂爛夏陬升上激霄漢湛然虛明普照四

爲天發兆祥絢呂爛夏陬升上激霄漢

宋丞相李綱譔建上天竺天台教寺十六觀堂碑

曰上天竺寺始自晉天福四年僧道琳法師開山天後忠懿王錢因感大士靈異闢舊基聿新欽仰之名聖駕不看時經臨院逮高宗南遷迭見祥瑞萬眾瞻仰

明蕭山魏驥譔湖山佳處記曰

杭之爲勝兩浙無適名郡上山上有今更東久祕林下漁而起者也擁茲事之異以之揭

前中書舍人王尹賓之復綦如古潮王中山之巔際於前哉遂於地祕而西峯參差其間巖壑之所適樂其所樂與公游實爲多非占名山之勝者不足以動其心在而得何暇計其居之遠近也一日其甥閩遊訪予於北高峰下之天竺山中也徼余記之余曰水之爲物不擇地而注盤桓乃得其所勝水之性菴者嘗住菴之跡不矣就其勝寺東南有秀寺據之處以草木翳翳人迹罕至山之奇秀最勝之處以草木翳翳人迹罕至山之奇秀最勝之處以草木翳翳人迹罕至山之奇秀最勝

中國河源當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有山縱
廣萬里高萬一千里其下青白赤黑之河環其
墟是名崑崙自崑崙東南觚角分條籀康姑九
萬八千七百五十里出西羌天竺西番南界曰
六國山之北一萬二千里達巴蜀之嚴鵬山分
枝三派南股歷雍思入東羌蜀之南過東北起平
華頂分二股左股逾四川之東北至雷磨山起
二支一支入廣西與辰州之北界合行過東梅
峯北角入建者踰潛陽山起祖歷鉛山其左股
一條踰玉山蓼華峯起頂分三條一條通祁門

至黃山下昌化竹嶺泊於潛之白沙關四十五
里抵豪千關乃崛起爲西天目之金仙頂是爲
武林天竺諸山之宗也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
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東南發脈三十
里至臨安之泥塢六十里交新城之青牛嶺六
十里次富陽塢石嶺二十里屆餘杭由拳嶺三
十里乃錢塘分金嶺蜿蟺東來循五朝度龍門
伏而奮起莫不陵深拔峭布麓舒岡若舞若翔
嶄焉巒勃爲天門山錢塘誌曰兩峯對峙如門
也天門西南曰栗山葢天竺南北兩山所宗有

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塘者加以南北
山間匯爲西湖洩惡淳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
若雙龍交度而領下明珠懸抱不釋若蓮萼會
敷拊瓣莊嚴而馥郁花心含蓄甘露是以天然
妙境無事雕飾覩之者心曠神怡游之者畢景
留戀信靈山之佛國宇內所稀覩者也

形勝

雙檜峯在白雲峯之右隔上有雙檜婆娑取雙樹
之意昔翊大師嘗跌坐其下峯有巖名雙檜巖一
百丈餘

白雲峯在愚岡之右雙檜之左昔寺創始時居人
達曙嘗有白雲儼如幢蓋覆其上故名實

寺之主山也

中印峯 大殿左山也昔翊大師結茅西峯時嘗入定見大士語之曰汝前劫游西乾中印度國吾受記汝指其對時之山曰中印庶汝不忘宿因故名是峯實居羣峯之中

乳寶峯 寺之正案奇峻插天有石竇出泉色白香冽其味如乳大師經行時忽聞鄉人呼心安塢以谷中爲心安與福院今僧德光與復

獅子峯 在乳寶峯之右昔翊大師結庵之山腰有奇石狀如蹲獅寺故以爲名也慧光禪師塔於此

香爐峯 在大路側狀如香爐名按武林內七誌故

天香巖 在天巖房之後舊有石宋佛光禪師塔於此巖有龍桂故名頂巖有奇石狀如紗帽名紗帽石見前

雙檜巖 一名百丈巖見前

烏石嶺 在白雲峯後石色斑駁此獲虎俗名虎巖名烏石洞獵人嘗於此嶺之上下爲活沙塢

郎當嶺 又名捫蘿嶺在幽淙之上下爲活沙塢前峰右臨深溪緣木攀蘿方可舉趾非老屬莫登稱郎當上爲天門東通龍井南通五雲鞏矯捷亦憊故

水出嶺 一名幽淙嶺巔泠泠如琴瑟大旱不竭

猢猻嶺 在幽淙之下舊有猢猻故名

梯子嶺 一名蘇子嶺在華嚴塢嶺由東坡與辨才得名

楓樹嶺 在中印峯愚公之上多楓木故名

石人嶺 在烏石峯西上有石如人一名粟山又名粟山高六十二丈路最屈曲如羊腸又名馮公嶺通西溪

愚公谷 在白雲中印交接之處宋時培塿山意蓋取愚公移山號愚公谷

琴岡 在大殿前平圓豐正橫亘可撫也須從白鶴峯南抽小支峻削如翠屏如火雲如陣旗迤下於麓伏而爲案蓋天設也青鳥氏云此形法應藏竹測瑕玕清越寺出韻人

楊梅塢 在獅子峯麓宋時楊梅甚盛而金婆家所產尤稱佳品故以爲名也慧光訥法師退居此塢宸翰賜額曰獅陀俗呼心安塢以谷中爲心安亦心安之訛

華嚴塢 有華嚴山居本名蘇子塢相傳東坡辨才當東遊於此

雲隱塢 在雲隱堂後路通獅猻幽淙捫蘿三嶺

獻喜臺 在雙檜峯之上其臺平如掌可眺覽可觴詠俗謂負樵者至此乃喜故名

四願坪 去百丈崖不數武堪趺坐曠覽

羅阜 上供五聖護法神以鎮水口

如意石 一名轉元石面鏤如意文曲折回出爲遠大悲泉經此出

韋馱石 在乳竇峯東側山尖巨石立如神恰對大士殿故號韋馱

獅子石 見前

紗帽石 見前

烏石 見前

仙人石 在獅猻嶺下兩石相對老人洞

石筍 在烏石下半高數仞圓峭特立董明德詩異種休誇玉版禪嶄然頭角立層巒遠尖自抱雲根壯疊蘚誰疑雨滴綠夢裏三生空過眼胸中千畝謾流涎應如不入俗公譜出土摩霄是幾年

石人 在石人嶺頂上高丈許如人近看如將軍戴笠然又一處望如幼女雙髻又一名卓筆峯

老人洞 在佛嶺北隴絕頂有石洞如室可避風雨

羅漢洞 在獅子峯

流虹澗 匯五峯之水於普門外又折而左與涼老橋諸流合而爲一總名流虹當梅霖初霽積雨浹旬奔湍激石駭瀑穿雲噴雪轟雷跳珠飛沫望之若素練縈紆長虹亘地故名

南澗 發源於幽谷西合華嚴塢水會德蓉之流虹澗

雲液池 在白雲峯下泉自山足又名白雲泉榮國溝出硤之石池如玉

公道衍次芝雲法師韻 曰

銀漢自空墮忽驚瓊珠現圓有時不動爲雲眼氣通華峯頂蓮斗星倒影澄可鑑渴麋下飲境兩足靈禽並棲岩中玉光艷泰清且深雪霽欲汲應難尋溶溶散野豈有意浴溶溶散野豈有意浴淪出岫曾無心嗟我重遊不知處應喜樵人引

白雲飛出化爲水欲然湧起蒼崖底初疑因風起流來澗曲隨方

來路霞裾濕帶天香從茲領得山中趣遂傾一勺調枯桐干劫熱惱須池上

友日來此聽松風有辨才手植山茶花今無

以青石爲之方丈許面鏤如意文曲折回遶如流觴焉

在中印峯前宋寶祐五年十二月

敕住特佛光照法師鑒之

福聚池 清蔭池 俱在雲隱房

華光池 在白雲西院

清興池 在伴雲房

徹骨池 在大士殿前琴案之南蘧離位以鎮火災大可畝餘今廢

在正殿之乾

大悲泉 在雙檜峯下宋崇甯元年大旱厨水不給主僧至泣師夢有泉發於西坡鑿之果得甘洌名

華光泉 在白雲西院之右泉出崖石間

白雲泉 在峯下白雲

乳寶泉 在乳寶峯下泉色白如乳味香美甘洌

水月泉 在中印峯前

凝翠泉 在幻西房後

列泉 在普門房後即無竭泉在孫公亭石壁間下虹所潴出邵誌

孫公泉 即無竭泉在孫公亭石壁間下有方池可尺許雖大旱不竭

觀音出現井 在殿之巽拔生氣方木發光之所

幻應井 在正殿之巽拔生氣方也今發爲綜音之出路

坐禪井一名古春井 在中印峯下昔古春法師坐禪處故名

楓樹衖 路通楓樹嶺

雲心深處衖 路通幽涼諸巖古名蘇子衖

多福衖 在乳寶峯前道祖師靈塔出路

楊梅衖 古典福院出路內名楊梅場宋時楊梅甚盛故名

天竺路 闊四弓有大樹爲界路旁沙灘地在外由山門外至小橋上流水計二十步

大士橋俗呼旱橋 在圓通門外

瑞雲橋 在長房中

金佛橋 在雲心衖口曹門內宋淳熙間慧光法師建橋掘土得金佛一尊故名

琮老橋 在鼓元亭之上僧琮建規製堅固垣表行人忻忻名曰琮老誌其惠也

天巖橋在天巖山房溪上

雲隱橋俗呼仙橋雲隱塔出路

德馨橋俗德馨建路通雲棲五雲

幽淙橋在幽淙嶺下德馨建

捫蘚橋在郎當嶺下

山門橋在上竺山門外中竺天王殿前橋右宋時辨才大師重建

兩山尖市在雙檜峯後宋時做市於此做市日揚旗蓋此地通江千及留下人也

紫雲坑在活沙塢

游記

宋蘇子瞻三竺紀勝曰昔余守杭州時與客出遊西湖之上探奇攬勝寄興

舒情極登臨之樂蓋十年於茲矣追憶往事宛然如昨而客慕想西湖之勝者每從余問詢不能悉爲酬應乃錄其心目之最稔者凡十有八首漫綴數語并附詩歌間有問者輒舉以示之使觀者了然亦可以當卧遊也

三竺之勝周迴數十里而巖壑堅尤美空洞玲瓏瑩拔清朗如伏虵飛鳳層華纍萼妍態怪狀種種絕勝

宋秦觀少游月夕同參寥子訪上竺辨才法師記

元豐三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日已夕航湖至普甯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稽天竺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則曰以不時至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藍輿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月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遁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甯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間之境行二鼓始謁辨才朝音堂明日晞而往選非人

皇明楊守陳游天竺記曰

杭多名利天竺日晞而往選非人久欲游弗果今隱游請成竺偈而還首子子首

秋過杭僧綱顧本源遺徒廣無外果游化偈而還首子子首

友御史魏孔淵暨子弟子六人同舟行溯光山輝交映無際金利畫鷁行溯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聞作鷁行及留下人也

筇蒻之遠入山路頗廣且夷然益入愈深人見松耳於松百步始址天亡旁也

無少暇閒寂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隱寺寺勢若飛潔與益陰人靜水入靜潔之極宜嘗欲滴其雖爲湖寺之濱且稱者勝者也

相稱鎖鳴而已越集麓至靈鷲高峯者凡十有八僧能詩請留其詠遂耶永西山樂山西

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睹其飲流沐齒者即是僧九天僧里臺同手謂天冷竺舞幽松深風奧參交寥日松肩子子首

奇峭乃潤西梁以片石自靈鷲飛來峯勢若射陰人亭香爲松但至取冷竺泉山巖勝風奧窈然交

下有澗西以謂傳有猿可呼猿洞深且寬門榜曰佛國與山僧就足卽齒冰流沫飛潔與益令隱游請成竺偈而還首子子首

其片石飲其靈鷲高峯勢若靜水入作鷁行溯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聞作鷁行及留下人也

手到上天小朵竺詣觀音殿寶峭光奕奕羅垂陰人面壁石殿寶峭光奕奕羅垂陰人

耳中天天竺荒寂類之訪於流杯是盡所謂諸亭九

久矣呼猿洞深且寬傳有猿可呼就

有奇下峭乃澗西以謂傳有猿可呼就

其奇下峭乃澗西以謂傳有猿可呼就

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睹其飲流沐齒者即是僧九天僧里臺同手謂天冷竺舞幽松深風奧參交寥日松肩子子首

相稱鎖鳴而已越集麓至靈鷲高峯者凡十有八僧能詩請留其詠遂耶永西山樂山西

無少暇閒寂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隱寺寺勢若飛潔與益令隱游請成竺偈而還首子子首

閒寂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隱寺寺勢若飛潔與益令隱游請成竺偈而還首子子首

友御史魏孔淵暨子弟子六人同舟行溯光山輝交映無際金利畫鷁行溯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聞作鷁行及留下人也

秋過杭僧綱顧本源遺徒廣無外果游化偈而還首子子首

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間之境行二鼓始謁辨才朝音堂明日晞而往選非人

王洪游西山記曰

丑旋而西告歸僧友人相與策杖並湖而行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

子西湖歸僧友人相與策杖並湖而行

奇上多果不可名狀其下巖石間飛來峯西山第一海

立若鳥啄木直幹碧色不假土壤根盤石上作鐙然有亭曰室

高不逾五六丈至巖石間飛來峯西山第一海

際又西逾五十丈若豹躍若蛇逝若綦特異道劍

其釣艇往往望澄江鳧驚出沒煙波間遠而

影東望湖鏡靜雲光倒垂萬象在下循

泉自石出滴石上作鐙然有亭曰室

種殊異不可名狀其下巖石間飛來峯西山第一海

奇上多果木直幹碧色不假土壤根盤石上作鐙然有亭曰室

立若鳥啄木若豹躍若蛇逝若綦特異道劍

高不逾五六丈至巖石間飛來峯西山第一海

際又西逾五十丈若豹躍若蛇逝若綦特異道劍

其釣艇往往望澄江鳧驚出沒煙波間遠而

影東望湖鏡靜雲光倒垂萬象在下循

旋而西告歸僧友人相與策杖並湖而行

丑子西湖歸僧友人相與策杖並湖而行

泉自石出滴石上作鐙然有亭曰室

種殊異不可名狀其下巖石間飛來峯西山第一海

奇上多果木直幹碧色不假土壤根盤石上作鐙然有亭曰室

立若鳥啄木若豹躍若蛇逝若綦特異道劍

高不逾五六丈至巖石間飛來峯西山第一海

際又西逾五十丈若豹躍若蛇逝若綦特異道劍

其釣艇往往望澄江鳧驚出沒煙波間遠而

影東望湖鏡靜雲光倒垂萬象在下循

竺住下坦然澄上埜毛人具骨爽徹又西不里至

其持伯珪上人禮邀欵遂同

夏時錢塘湖山勝槩畧曰以凡稱浙山川之形勝莫首不及可是以天不雨朗霽有徒不樂而妨三忘矣以窮名

杭以錢塘爲首分野在斗江佛普國福湖疆域鍾靈則於揚州錢州形杭勝

自天目龍飛鳳舞落勢則不下竺之上竺下竺則古跡爲又西入佛普山過自集靈下處月錢塘桂塘形勢鍾中峯餘不則首不

倩論郎西過行春橋由江斗以凡浙稱山川之浙以形杭勝莫爲首不

如錢塘爲首分野在斗以凡稱浙山川之浙以形杭勝莫爲首不

國朝邵重生武林山辯曰

武林杭之名山固以名郡而古今皆豚龍未有

直指稱祖山者當爲某山者舊志以武林門石土阜俗

稱祖山者當之爲其山先名武林以避唐諱改

祖山在郭外有異虎其山自名虎非避諱也又

引宋樓攻媿詩武林山水乃是且宋淳祐志言漢

書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安有又避唐諱

山矣與薛公通志同惜偏隱後之說北高峯城內無水小

山皆當矣下一名靈隱山來峯二山子爲一名仙居以林

靈隱山當矣下一名靈隱山來峯二山子爲一名仙居以林

的至沙門契嵩武林山爲武林山志與酒水是矣特認而未

事田公以西湖遊覽志陳公萬歷志皆不列武林山而

直以飛來峯爲武林山似矣又局而不廣近

而以靈隱山注一名武林山豈惟龍鬛不明而

泰而言更不正今山子爲武林山者三以伺質之夫君

名言不爲凡郡邑之著稱必以郡中佳山水祖山蟻

垤不足以當固矣特靈隱之名發於東晉其先

而言高聳者曰山嶺全體凡謂之山者以其全體

其如脊者曰山崗其全體凡謂之山者以其全體

林岡陵巨阜皆有分別而北靈隱一山宇足以槩之故武

山之名乃杭南北靈隱天竺諸峯皆來自慧理既來之後有飛

之先之名之爲有名靈鷲之名也白慧理隱之後有飛來

之而後有五竺之名名爲五印度而後有中竺之名名爲白

名至於蓮華佛國白雲深子香燭皆繼之而爲武林之支

慧理發檀乳寶月桂諸名又後人之濫觴也其曰高北高五

形勝雲巒烏石靈苑仙居龍門楊梅西源舊住與正

瑞雲慶化集慶泰亭又士人之私也自有諸正

名而武林反以無專主而晦如呼子之名而父之不

詳其祖父之諱以無子孫而晦其祖之名而子孫

而皆晦則祖父之名不

物產

白雲茶

郡志曰白雲峯出者名白雲茶與香林寶雲並稱佳品子贈詩有白雲山下雨維摩元旗新

桂花志曰

天桂秋來特盛非必七月出送天竺桂花

氣候然子贈八月十種今久不種盧仝七椀茶又游天竺嘗飲釀茶七碗戲書云示病維摩元

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見畫

楊梅志載三種皆木本七識玉柄如之富在宋已然惟楊梅有梅鳴金黃三家爲最今上竺多不栽

靈芝漆者紫紅暑雨時採蒸熟數年不變

竹簞白生竹而甘無毒二色

香灰七識云上過白而火不滅

土檀香凡毛山中族羽之土族以蟲豸果蓏與諸山所產無異槩不砂舂且臨日用蔬筍之屬皆供

載山之外

蔭木

引路古松自上天竺山門內至見心亭西大小共一十七株其間數圍者六株餘則合抱

涂老橋上首路南張姓屋角合抱樞口樹一株

天王殿前古柏三株大數圍

案山古楓木七株大小杉木三株溫杉一株婆羅樹一株苦刁樹六株

天王殿前古柏三株右十二株

正殿前柏樹左十二株

坐山牆以內古楓木九株大者數抱大小杉木十一株苦刁木十二柏木二榆木三沙樸四松木八箬樹二香檜二香樟一楓二苦刁一

牆外嶺上大古楓二苦刁木八苦刁木十二柏木二榆木三沙樸四松木八箬樹二香檜二香樟一楓二苦刁一

梧桐二杜樹三

版籍

前代乘除簠不可究郎國初圖册迄有變更今准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優免差徭帖文上

天竺寺先朝始建欽賜佛殿療房基址洎九里

松路合計壹頃貳拾畝

按鱗圖册前後正殿鐘鼓樓丹墀紙爐基地一

十一畝四釐六毫又白雲兩峯堂基地二畝八

分八釐八毫坐山三畝四分

二釐

三毫

案山五畝五釐並率字號

上竺山門內行路兩邊沙灘地五畝

見心亭上首沙地六分一釐一

六分八釐八毫

肅儀亭邊地四分七釐九毫

後澗邊地一畝三分八釐二毫

凡五峯以內疆界縱橫不恆其主總屬率字號

下具如鱗圖册中

佛殿基地十一畝一分四釐六毫

開山祖師墳山五分出路地四分七釐五毫

前朝欽賜百不存一惟定山北管等圖地方白石光山所存一十一頃五十九畝

歙錢塘蔣公圩發字號田八十餘畝見存

古蕩鳴字號莊基地二畝八分一釐一毫

古巖王字號田地計二百畝零今存者半

方井教場圩伏字號莊基地一畝九分五釐八毫

崇禎四年掘井委證有契田一百畝零存有半

仁和十八都三圖形字正字號田五百二十三畝自隆慶四年至萬歷八年詰告清理歸戶當差

錢塘天竺橋寺田二百畝餘並廢

紹興二年方山女南卿推字號田一百八十畝萬歷三十
隆興三年寺僧圓遷眞諒定祖玉責
乾道七年江府許墅莊田納苗米二百五十石
淳熙十年秀州嘉興崇德孝平江府等處田禾買該科畝色
慶元二年省同奉光宗皇肯其所賜勘照累朝指揮重行蠲免
嘉定六年光宗等項賜善月承領
端平三年理宗賜錢塘仁和富陽海甯等處田
嘉熙二年理宗賜錢塘仁和富陽臨安
淳祐元年三月理宗賜松江府華亭上
寶祐元年三月理宗賜湖州府德清烏程歸
景定三年理宗賜
咸淳三年六月申省理平江府許墅莊田納苗
四年十二月詔上竺寺以平江府許墅莊田
開木籌紳事給省劄刊石

施田

宋宰臣韓莊敏公施田記

二十頃至景定五年其孫侍制韓大倫述大父施上竺寺以平江府許墅莊田水荒捐吳

施田緣起

作記勒石

景定二年丞相賈似道以上竺寺莊田水荒捐吳

中田二千畝親屬記遺常住勒石兩鋪堂東至

咸淳三年六月申省理平江府許墅莊田納苗

放趲事丞相劄下者三歲省米二百五十石

平章賈魏公施田記

曰釋氏法施爲無量施捨特

以是求福田利益則不可捐空之在我不失爲

藉口似道不謂然直謂捐甚愛而望所有則可

是求福田利益則不可捐空之在我不失爲

廉如求所利則於理與第見爲貪貪廉係自道行自有於行身子於有自行已者以已界身一中因非財是安悟是感命未於徒大匪導耶

限所貴乎明利辨於利與善之間也貪廉自道

國第見乎明辨於理與第見爲貪貪廉係自道

不得視第見爲見夫仁可成生可舍平未之日所似廉係

之離散宅命之短已長物仁可成生可舍平未之日所似廉係

有妻子而何抑可知已直而莫成生可舍平未之日所似廉係

我私心也日人子以固之或念自於可外頓物外悟外貪物風不絕攝於深當之日所似廉係

逸之一斯日心命斯以語艱急存而於可外頓物外悟外貪物風不絕攝於深當之日所似廉係

爲乎一日命斯以語艱急存而於可外頓物外悟外貪物風不絕攝於深當之日所似廉係

惟汝固爲會辛酉廉似道曰道而存艱急以急之安之時而絕攝於深當之日所似廉係

達而謹會辛酉廉似道曰道而存艱急以急之安之時而絕攝於深當之日所似廉係

亭側時嘗於辛酉廉似道曰道而存艱急以急之安之時而絕攝於深當之日所似廉係

而一之一嘗日於辛酉廉似道曰道而存艱急以急之安之時而絕攝於深當之日所似廉係

中一空一之一嘗日於辛酉廉似道曰道而存艱急以急之安之時而絕攝於深當之日所似廉係

士應一空一之一嘗日於辛酉廉似道曰道而存艱急以急之安之時而絕攝於深當之日所似廉係

夏五應一空一之一嘗日於辛酉廉似道曰道而存艱急以急之安之時而絕攝於深當之日所似廉係

迎嘉應至於以六明慶二寺似道曰十八寺田已謝濤許飯千

清理

拔七識云上竺莊田南宋六朝所賜約二萬畝

至今盡皆迷失惟仁和十八都田五百三十二萬畝

爲郎珠輩佔隆慶四年寺僧道梁等具告軍門
谷中虛累經按院二司凡更縣父母三直至萬
歷三年方結判還本寺今臨平有莊

辯復莊田議曰南宋六朝欽仁和莊田無慮一數百頃
田五百三十畝零白備諸撫處過年鄉宦邵氏捨入
寺僧倍消耗知去仁和縣主管攬道到准批照原招結繳
行拘勘究是實准令給撫按察司謝代辦報完日繳
復數年具有方成始勘結喜動顏色自惟所數爲識
寺雖難保一時土居著之易之鄉民名視名藏不
矣彼乃一番以人宿低戶求寔抵高迯減少阜則或
也不少番以人宿低戶求寔抵高迯減少阜則或
客是一番以人宿低戶求寔抵高迯減少阜則或
代肯指東西若使多年荒
星難究其隱說衷以窪姓更民名視名藏不
星難究其隱說衷以窪姓更民名視名藏不
星難究其隱說衷以窪姓更民名視名藏不

萬歷二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爲查究奸弊以清國稅事云云右帖仰上竺寺僧遵此

又帖

萬歷三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爲懇天簒額遵輸事云云右帖仰上竺寺僧遵照柯收執准此

上天竺講寺志卷十終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帝王檀越品

側聞地登歡喜出爲閻浮提王果襲應眞間作妙嚴世主統無爲之化推有道之權亭毒斯氓棟梁吾教乃若雄爲王雌爲覇學菩薩發心內則釋外則儒現官家說法昔吳越國王副仄微之懸記及南朝天子賚殊渥於偏安丘墟之棘金碧旋暉刼燒之灰塵丹倍麗矧茲天竺舊屬皇禋乞桴鼓於禁雩弭磁鍼於菑害陰翊王度

喜綏民巖遂爾矗堂殿也虹霓煥山川兮錦繡中使之馳而道相望尚方之賜而月無虛六飛駕卽儼警蹕於中林干指食繁籍田莊於列郡永著名山之寵茂彰大士之靈故曰信受奉行斯不負世尊囑累者也志檀越

敕命

太祖高皇帝敕浙江杭州府僧綱司都綱弘道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古帝王設官任職分理庶務已有成制隋諸典禮設以僧官以掌方外之士非徒爲僧榮也然其率修善道陰胡王化爾非眞識實行曷足任斯職哉朕倣古制受爾以符爾官給爾以符爾其奚足以已之善化人爲善來朝考績朕將合

馬欽哉洪武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又敕左善世弘道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佛本無心而言心不已而言心者也故以無心而有心者心而導有心攝聰敏之邪心而設如來之威力以此道而被大千百萬千中求同佛心者爾今為眾所推而至出萬百千人之上是善世以消頑井增頑以長惡而弗遷實妨今之稱僧錄司左善世宴然宜慎寂乃證佛之場必履是道首欽哉洪武十六年九月二十日

英宗睿皇帝欽賜杭州上天竺寺大藏經敕命

皇帝聖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荼承皇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眞經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浙江杭州府上天竺講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諭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聖旨

太祖高皇帝聖旨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三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中右門欽奉聖旨

恁僧錄司行文書各處僧司去但有討度牒的僧二十已上的發去鳥蠻曲靖等處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欽此

四月二十六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靈谷天界天禧能仁鷄鳴等寺係京大住持務要叢林中選舉有德行僧人考試各通本教方許著他住持毋得濫舉欽此

六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奏各處來未有度牒的僧人見於靈谷寺長髮僧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欽此

住坐奉聖旨明日帶他來入見欽此次日左善世弘道引

髮僧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宣諭了剃髮為僧欽此

六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今後有不守戒律的僧人他天界能仁寺工役欽此發

八月初一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天界寺只作善世為額欽此

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僧錄司申該本月初一日早本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西河洮州等處多有不曾開設僧司衙門恁僧錄司差漢僧番僧去打點著本處官司就舉選通佛法的僧人發來考試揀選到漢僧番僧人一十名本月初八日本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欽此

著禮部出劄付恁僧錄司出文書與他八月二十日起程去欽此當即將僧花名申部欽遵施行

八月十七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奉天門丹陛奏天禧寺管塔和尚福興帶鐵牌點燈不便奉聖旨舒了他欽此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欽奉聖旨佛教之始自東

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是後民從法者衆所在建立教化
佛利當時好事在法之初出家者有父母以兒童子之利
今天下僧寺以上古利列聖相繼而較者無異佛之教本中國之異教也設使教演未審興止何如哉今佛法自漢入中國歷斯
修行次第之間豈有與俗雖大彰著修者雖必欲精一已之覺真在當
是時佛教未能盡通常人無異者
苦空甘寂寞去諸想慾必欲出家者其髮而捨俗本

僧錄司右善世一如等於西紅門當蒙頒賜一
如佛像二軸佛骨五塊鈔一千貫諸佛菩薩名
稱歌曲大小三本當即入見欽奉聖旨怎一如等爲朕
編類禪宗語錄來看欽此當即題奏中間合無
去取奉聖旨祖師說的都是佛法不要去取欽
此

三月初三日宣一如等八人於西紅門欽奉聖
旨將藏經好生較勘明白重要刊板經面用湖
吉祥綾當口題奏合無用花綾奉聖旨用八
綾又欽奉聖旨每一面行數字數合是八字
多少用十七字欽奉此
五月二十二日一如進庵於內用作門裏奉聖
旨你兩個做僧官較藏經再尋一人欽此

七月初九日一如等於御用作門裏呈看僧人
子謨等六十四人所寫字樣奉聖旨只就今日好日揀好
寫的又題後面有幾個字樣奉聖旨好當
九月十二日一如等題奏藏經目錄裏面是各宗祖師文
字聖朝所編的佛名經律論後諸宗文字之前
奉聖旨高皇帝御製心要有序合無於各經前都
序聖朝重刊合無亦用序文奉聖旨不要欽此
還欠寫奉聖旨唐太宗刊的藏經前面有序
唐太宗等經前多有序文奉聖旨太祖於佛各祖
宋孝宗皇帝誦金剛般若經三萬卷製劄降上竺
住持訥法師曰平昔以來所食禽魚之類傷害
爲多今仗般若爲除此過庶使
有序合無於各經前都心要有序文之前
法上多用心都寫上又奏太祖前亦
奉聖旨朝諸宗了又奏之前傳
字聖朝所編的佛名經律論後諸宗歌曲神僧
錄內合無在後只要有名稱時便了又字
朝無編寫在經與名歌神僧傳目
奉聖旨有病的著他回去又如今寫經的都念經
的我的寫經也要辦事欽此

御製

宋孝宗皇帝製法音集一部大中祥符二年癸丑
春三月又製偈曰初祖安心在少林不傳經教
但傳心後人若悟眞如性密
印緣來妙理深又自寶祐六年十一月
記御書登石
惜今不存

太祖高皇帝御製竺隱說賜僧錄司左善世弘道
皇明慈甯皇太后賜上天竺觀音瑞蓮聖像御製
贊曰惟我聖母慈仁格天感斯嘉兆厥產瑞蓮
加人士像國寫流傳延福民甯壞同堅

文明肅皇太后用慈聖宣之寶

召問

宋孝宗於隆興元年秋七月初臨幸上天竺寺大
士殿北面未展敬次側住持若訥曰拜是不拜
是若訥對曰拜則遞相恭敬不拜則各自爾尊
上乃賜

乾道三年春二月駕幸上竺問光明懺法之旨
若訥曰梵釋天帝四大天王下臨土宇護國護民故佛爲說金光
明三昧天之道後世祖師立爲懺法以資諸天之威德可修持上
悅道士

九年春正月七日召左街僧錄若訥入對選德
殿上問天竺緣起及大士靈迹若訥對曰起自
晉天福四年前山發火有等之得洛陽乾祐中
僧道翊者結庵山中夜每見一小人西域故有
之異木取而刻爲觀音像夢神人曰明日有等
之來可求舍利果得舍利三顆置諸頂髻中夢
覺而吳越王錢俶聞寶公治平詢得其地乃蔡
襄繼守杭疏其始末宰相曾公亮表章救陳沈
文通乃賜名天竺看經院英宗皇帝賜額曰靈
感觀音院今蒙陛下宸翰寵及大士靈迹若訥
上又問法華經旨若訥隨答之

一日又召訥法師令入內講圓覺經至於心
六塵則不能有訥曰心本無形因塵有相六塵
滅心滅眞心湛然上手書曰若訥曰其語賜之
上又嘗問金剛之旨若訥曰中一分典乃六百
剛故無著論云此金剛波羅密以問闡疑特卷
勢力絕是般若皆有是力此名顯喻般
既諸以如是釋疑示金若

天竺志卷十一 八

是故金剛二字文雖出此義實通諸般若作
故持說者福重功深上曰朕日讀此經今更作
萬衆合誦三卷矣 譬喻命醫

孝宗又幸天竺駕經飛來掌上問去寺上淨淨
不如一靜已而駕至上天竺何不飛去上曰觀
數珠念誰對曰念觀音上曰何故念一聲一
人不如一求已悅

理宗皇帝寶祐三年值天基節詔上竺佛光照法
師人對上御延和殿賜講華嚴經皇情大悅曰
是不同凡響齋醮上又問無厚般若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
一對曰按般若經無諍三昧之旨法照自是不同自解曰無諍者無
欲也有欲則有諍無諍者不但得無諍三昧而已又於無諍三昧之
中提不但得無諍三昧之首肯之上曰最爲第一

太祖高皇帝洪武改元召江南有浮圖待問上天竺住持慧日法師奉詔入京上御奉天殿僧如魚貫而見時慧日年最高白眉朱顏列班之首上問以升沈冥之道慧日備述其故上悅顧衆言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食優游沉埋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何不研究其義苟有不通質之諸白眉法師可也

賜資經院額

仁宗皇祐七年八月賜靈感觀音院額又賜祕典三十卷爲教藏

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癸丑春三月賜上天竺看五千二百

高宗紹興元年賜祠牒并捐兩浙祠廟施錢令轉運吳宗哲張綬之修造上竺殿宇極其壯麗

三年賜平江府許墅莊田二十頃

七年二月賜沈香龍十四金香爐一玻璃淨瓶二大銅鐘一

孝宗隆興元年建藏經閣賜御書轉大法輪之扁又賜御書

二年賜靈感觀音寺額又賜七寶冠一玉龍符一玉罄一天瓶彝爐各一

九月御建法堂并五百羅漢閣

十月賜禱雨輒應上大悅帶玉納法師

乾道二年三月賜白雲堂印

三年賜觀空淨域額皇太子書

二月詔每歲佛誕日例賜帛五十匹

八年二月賜錢建藏經閣東宮書法輪寶藏額

淳熙元年賜百西賜內帑建閣五

十一年賜秀州田一十頃詔住持師覺承領又法師歸隱二字皇太子書退居楊梅塢興福院及逝賜謚宗教廣慈大法師塔曰普照

甯宗慶元元年五月賜惠法師號廣慧

二年十一月壽成慈惠皇太后金瓶六十兩

開禧元年賜住持妙珪復庵二字御書

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賜錢建觀堂

嘉定六年賜崇德田一十五頃

四年賜住持文果佛慧法師號

淳祐元年賜大士像及御書七經又賜玉手書聖教字

五年九月重新五百羅漢閣賜御書超詣有海扁

八年冬祈雪應禱救法照法師紫衣六度僧錄修造利牒十本

九年重彩大士殿一兩加賜金錢萬餘

本年九月明禪賜齋如前御筆特書法照號佛光法師進錄左街僧錄賜紫裝金襴袈裟一領

寶祐元年三月賜度牒二十七張觀堂兼金免各處市舶提稅

十年賜法照嚴二字

三年詔法照入對延和殿講華嚴經厚賜齋帛

十一月上御復古殿宣詔進見以皇妃首眾如前厚賜齋帛

五年九月特賜法照金香盒

六年明禋賜如初明禋賜法照御書靈峯堂三字復賜紫金襴

景定二年賜妙錠白

度宗咸淳三年秋薦十二師號十二

六年三月賜錢重建鐘經二樓復詔太傳平章公鈞賚俸資為法照建天巖壽塔

皇明成祖文皇帝永樂二十年十月初六日上御奉天門賜僧道官宴天下眾僧亦在丹墀宴畢先賜僧錄司一如刻絲觀音菩薩有旨問云你道是什麼不敢對上云我兩年擺布的文水晶數珠一串

成化二十三年

太皇太后周賜沈金銅觀音聖像一尊銅塔一座

嘉靖十年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賜藏袍修齋五晝夜

嘉靖三十八年

唐世子施旛修齋

嘉靖四十年

楚王施旛二首修齋

宜春王施旛修齋

嘉靖四十五年

崇王施錦旛錦袍修齋三晝夜裝塑大士龍女二尊一座裝千手眼觀音一尊左右善才

萬歷辛亥年

神宗皇帝遣中使李承恩賜珠冠袞袍玉帶青圭

萬歷戊子二月

中宮皇太后賜錦旛二首以小旛議翼之

崇禎甲戌四月

潞王施金扁一道大慈悲父四字

崇禎戊寅七月

中宮皇太后周專遣戚曉周金吾賜織錦千佛寶旛二首

宸翰

吳越國錢忠懿王賜手書天竺看經院

宋高宗御書上竺額曰靈感觀音之殿

孝宗御書轉大法輪之扁以隆興元年賜上天竺寺藏閣又書額曰雲漢之隆興二年秋九月御書靈感觀音寺額詔住持應如承領

孝宗又命皇太子書觀空靜域之額以乾道三年二月賜於十六觀堂太子即光宗又敕東宮書法輪寶藏額以賜新成藏殿

淳熙十一年東宮書歸隱二字賜慧光法師運居興福院

御書心經及書聖教序同大士像賜上竺時淳祐元年

十一年九月御筆特書法照號佛光法師又敕議上竺大士號住持法照號大

悲經廣大二字閣奏大悅加靈感之上
牌座殿扁字額皆親灑宸翰以易之
寶祐元年九月庚午詔佛光復領寺事十月大
又御書羣峯堂三大字
以侈佛光生緣之地
六年十一月又御書親製觀
音記登之石
景定二年十二月御書白雲二字賜上竺住
持左右街仲鑒法師妙銛
臨幸
宋高宗皇帝紹興二年幸上竺寺
四年九月又幸
五年乙卯九月丙辰又幸
孝宗皇帝乾道元年幸寺

二年三月幸寺
三年二月幸寺
四年九月庚午從太上皇幸寺
淳熙二年春三月幸寺
十一年又幸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幸寺
甯宗皇帝慶元元年五月幸寺
四年九月幸寺
嘉定元年幸寺
六年又幸寺
十二年幸寺
十六年又幸寺
理宗皇帝紹定二年幸寺
端平三年幸寺
嘉熙四年幸寺
五年幸寺
淳祐元年幸寺
七年幸寺
八年幸寺
十年夏五月幸寺
是年冬又幸寺
寶祐元年幸寺
三年幸寺
是年又幸
四年二月幸寺
五年九月幸寺
景定二年九月幸寺
三年七月幸寺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春二月幸寺
是年復幸寺

三年又幸
四年八月又幸
五年八月幸寺
六年三月又幸
諭祭
仁宗昭皇帝欽賜祭葬上天竺寺天巖山一如法師諭祭文曰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三月庚辰朔初九日己卯皇帝遣禮部員外郎丁鉉諭祭於故僧錄司右闡教一如維靈深明宗旨精專戒行解脫塵緣眾所敬服榛膺國命俾長緇流方期化導愚冥丕闡釋教屬茲圓寂良用感悼茲特遣人賜祭性靈不昧尚克享之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賓纂

宰官外護品

側聞遊諸國土現宰官居士之身治此郊圻擅外王內聖之學心勞密行蹟著異聞乃若朝廷屢寄以麾符天下並思其風采剏心檀度刮目藻揚斧斤土木而適合時宜翰墨文章而善弘佛事是皆莊嚴淨聖之覺場表帥烝民於神道者也況茲大士旱乾水溢凡禱捷臻饑饉薦傷有虔響答山川之祀陰恃以祈天兵革之鋒鬧

彌於向日五馬望塵遙拜雙龍載路羣歌得非民命是憑政聲斯藉者哉加之道德所居慈悲兼獎蘇趙作家而神交臻辨賈秦誤國而心服晦圓別多折攝之方綽有經權之妙遂令津梁後進城塹當時虛心咨請者忘疲極口頌稱者匪妄外侮攸禦非類自悛故曰孔門有季路使惡言不入於耳也志外護

師友

宋趙抃字閱道熙寧三年四月以右諫議大夫給事中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十年五月再守杭與天竺辯才法師道契嵩賛之曰阿師去天竺山幸鬼亦哭天竺師復歸道場生光輝及

致政會於龍井號二
閑人作閑堂志其事
宋蘇軾號東坡居士熙
杭州一日訪辯才不
曉扣松扉御支公
捲簾惟見白雲飛嘗以
剌度天竺觀音前權
務郎乃以度牒一
詔慈辨法師從諫住
立公生祠於
靈鷲寺後
宋秦觀字少游元祐初
和記又寫辯才方外契深
遍詩遣其徒懷楚以
李偃制知杭州嘗
而立談因建
杜亭紀其事
宋尹焞字彥明紹興中
問何以迎觀音爲對
方大士也眾皆
迎敢
違眾
天竺志卷十二　二
召爲崇政殿說書權禮部
當迎天竺觀音於郊外有
咨請
郡守蘇子瞻嘗問辯才
法師曰此山如師
人辯才答曰沙門
多密行非
可盡識
高麗國王弟僧統義天
母思憶促
裝謙法師輔下
以母不可招遂
橫荷今僧統賢於紀
背母使憂憶予義天
慕法留
朝廷以其國
其歸時義天問法上竺慈
之曰高僧道紀負經游學
俱謂經丹皆
達甚豈爲經
於是有歸志
有貴客謁相庭月法師
斷又問法華經藏答云
處全
彰

王孟公請益上竺咸法師以十六觀義
外而提封不越方寸若克
循觀道則往彼非遙也
資政學士鄭公問咸法師楞嚴八還之旨
八法旨亂達大
觀者一念自反
郡太守入山見池中紅蓮問咸法師曰
開紅花咸曰山中并喜君侯至任是無
容守又指看經羅漢曰既是無學如何
撫羅漢背云
何不祇對
趙彥肅嚴陵人登慶元進士洛學之魁
上竺印法師問如來出世先說何
示生同居先苦諦也又問諸大乘經多
人來至法華何其平易印曰羣機未
豐機熟會入衛駭何爲自是深議時
彥肅好訊佛氏此後嘗謂門人曰法
母非小子所知也
天竺志卷十二　三
止觀之義一法耶二法
智曰如水湛然而清
秦檜嘗問上竺圓智法師
也可鑒鬚眉者觀也法界寂然
名爲止寂然嘗照名爲觀豈有二耶
陳行婆見慈辯諫法師多年師問曾見阿
多見善知識師問如何指示婆曰直
不看經也不念佛師云錯了也因爲
信服又示
以二頌
說戲根誰修
法婆稱婆行
既也
信施
五季錢忠懿王弘俶文穆王子也以石晉天福四
年遣翊所捌觀音像菴感夢大士
曰吾居處甚陋覺而廣其殿宇改額曰天竺看
經院王爲人崇信大法前後造寺數百及歸朝

宋張去華襄邑人咸平元年以給事中守杭自正月至五月不雨躬迎大士奉安梵天寺禱之甘雨隨澍因作諸福事

宋蔡襄治平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出知杭州府時宰相曾公亮以錢十萬委廟廊修造令轉運胡宗哲張綬主之極其壯麗人以書求記寶文閣待制李琮爲立石

宋陳軒字元輿建陽人紹興元年八月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兼浙西安撫使上賜以祠牒并鑄兩浙轉運副使推官後轉兩浙轉運使檢察使爲撰襄陽人宋元祐爲鎮海軍節度使撰碑銘

宋丁謂封晉公以蘇人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恐不可測道杭祈佛飯僧於此竺平爲疏後以此疏寄京師知己至達睿見因得不死亦佛之力也

宋相國吳履齋淸沙莊祐九年九月給省劄減下沙場沙地八分稅之六

宋侍制韓大倫景定五年述其大父莊敏公舊施許墅莊田二十頃自作記

宋秦檜與上竺圓智法師善檜嘗問智以觀之義智爲開諭甚簡而明檜悅乃拜隨施錢五萬緡爲修建上竺觀堂邵山人曰拔此檜殺三岳飛惡聞岳字之時知有佛法矣在檜不肯露悔懼之意在僧不敢露釋結之情但以爲施予漸近佛家以冀眞護檜立心作意陰暗如此

元別兒怯不花至順元年參知政事大年拜左丞相行揮淚曰我不德累杭人天竺無響應

宋程公許撰上竺右街監義思義塔銘朝奉大夫刑部尚書兼侍講學士也嘉定十六年十二月甲寅住上竺慧光法師善檜嘗問智以觀之義智爲開諭甚簡而明檜悅乃拜隨施錢五萬緡爲修建上竺觀堂邵山人曰拔此檜殺三岳飛惡聞岳字之時知有佛法矣在檜不肯露悔懼之意在僧不敢露釋結之情但以爲施予漸近佛家以冀眞護檜立心

宋趙時逢持妙珪建于佛閣成建炎元年召爲尚書右僕射擢紹興五年二月甲寅住上竺慧光法師善檜嘗問智以觀之義智爲開諭甚簡而明檜悅乃拜隨施錢五萬緡爲修建上竺觀堂邵山人曰拔此檜殺三岳飛惡聞岳字之時知有佛法矣在檜不肯露悔懼之意在僧不敢露釋結之情但以爲施予漸近佛家以冀眞護檜立心

宋李綱高宗南渡建炎元年召爲尚書右僕射擢紹興五年二月甲寅住上竺慧光法師善檜嘗問智以觀之義智爲開諭甚簡而明檜悅乃拜隨施錢五萬緡爲修建上竺觀堂邵山人曰拔此檜殺三岳飛惡聞岳字之時知有佛法矣在檜不肯露悔懼之意在僧不敢露釋結之情但以爲施予漸近佛家以冀眞護檜立心

宋陸游宇務觀寶慶間待制兼左街僧錄妙珪再住上竺前後共二十二年上嘉其行解御書復菴之額以旌之游爲記并書

宋洪邁煥章閣學士也慶元四年九月詔撰文并書

宋樓鑰四明人吏部尚書內翰也嘉定元年詔上竺前後住持妙珪建于佛閣成建炎元年召爲尚書右僕射擢紹興五年二月甲寅住上竺慧光法師善檜嘗問智以觀之義智爲開諭甚簡而明檜悅乃拜隨施錢五萬緡爲修建上竺觀堂邵山人曰拔此檜殺三岳飛惡聞岳字之時知有佛法矣在檜不肯露悔懼之意在僧不敢露釋結之情但以爲施予漸近佛家以冀眞護檜立心

宋文禮十六日禪師也嘉定元年天目靈峯舊記并爲手書述

宋楊傑無爲人元祐中爲侍郎記十題和詩并序嘗館伴高麗王子由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高安人自續溪召入門下侍郎元豐三年八月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兼浙西都元帥爲江浙訪子瞻遺迹十八日遊上天竺追道欲錄錢塘追子瞻昔與辯才相好尚隔南山作三詩寄之辯才卒子由爲銘

宋蘇轍宇子由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高安人自續溪召入門下侍郎元豐三年八月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兼浙西都元帥爲江浙訪子瞻遺迹十八日遊上天竺追道欲錄錢塘追子瞻昔與辯才相好尚隔南山作三詩寄之辯才卒子由爲銘

宋李照時以大中祥符七年錄集賢學士出爲杭州司理讀天竺看經院壁感觀音聖像記存

宋蔡襄治平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出知杭州府時宰相曾公亮以錢十萬委廟廊修造令轉運胡宗哲張綬主之極其壯麗人以書求記寶文閣待制李琮爲立石

宋張去華襄邑人咸平元年以給事中守杭自正月至五月不雨躬迎大士奉安梵天寺禱之甘雨隨澍因作諸福事

起居舍人兼直
院年了才書

宋林希逸官中大夫直寶文閣學士爲
撰上竺仕山尤書
宋尤焴修史內翰也淳祐十一年理宗御筆特
書法照賜號佛光法師焴爲荼毘之院
宋文及翁累官朝議大夫禮部尙書兼直學士
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爲撰
元黃溍義烏人博極羣書發爲文章如澄湖不波
一碧萬頃累官侍讀學士與上竺東淙竺
隱諸公有方外
交音撰殿記
元盛熙明龜茲人乃祖乃父生居西域世奉佛郡
善誦佛書深達梵語嘗禮普陀山上天
竺大士親承瑞應乃築四品日自在功德
日洞宇封域日感應乃辨異日興建沿革
金華人爲國初佐命功臣官翰林學士
國朝宋濂嘗得法千巖和尙世傳爲永明後身凡
姚廣孝祖文皇帝起靖難兵官至資善大夫太子
吳郡人初爲沙門嘗儐大明山居選侍成
法門文字多出其手嘗
爲上竺日法師塔銘

楊復未爲上人累官中順大夫大理寺少卿正統已
少師兼修國史嘗爲
生隱道法師塔銘
商輅部尙書兼文淵閣學士制誥經筵官也成化
丙申爲上竺
撰鐘樓記
錢塘蔣暉翰林院侍書
兼
南安人蓋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
資
趙寬吳江人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奉敕總理學
政浙江按察司副使於弘治癸亥爲撰上竺
靈感觀音寺記又
遂覩世音感應頌
夏時正成化癸卯爲選上天竺修造記
仁和人以南京大理寺卿致仕

江瀾仁和人以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經筵講官弘治庚戌爲撰上天竺觀音
記
魏驥蕭山人以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尙書
詔進階一級九十六翁咸化丙戌爲
上竺仕山尤書
一綱性菴願法師撰生
塔銘又湖山住處記
徐江山號六橋官至奉訓大夫尙寶司少卿嘉靖
壬寅夏五月爲郡伯陳希齋公請
雨天竺
甚響答
靈應頌
諸大綬山陰人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
嘉靖壬戌爲選雷侯相山公遵
愛堂記
承務郎
宋呂溱皇祐三年以起居舍人守杭州
持甲乙相承爲不稱特奏以聞仁
宗乃詔住
旌舉
宋孫抃皇祐五年以直閣學士給事中知杭州
禪師幻旻住持上天竺纔以禪師
智開延
宋沈遘宁文通皇祐七年八月以起居舍人知制
誥禮部侍郎出爲杭守遘漸人也從父
老
宋翁彥國宣和六年以徽猷閣學士知杭州
慧覺法師壽玉爲上竺住持玉卒奏石林以
宋張詵元豐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首座法紹法師用文歷爲住持文乃以上竺
屏
慈辯法
師弟也
宋康允之以普明大師如靖住持上天竺
建炎三年以徽猷閣待制守杭奏
紹興元年以朝奉郎龍圖閣待制知府事
丁兵火
宋孫覿奏以佛超大師智堅爲住持時天竺修造
葉丞相夢鼎
爲銘吳說書

以祠牒建後殿及僧堂

宋梁汝嘉紹興三年以龍閣待制知府事奏上以圓通大師賜如爲住持

宋鄭清之奎爲住持詔補右街僧錄

宋吳潛寧國人嘉熙五年以中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侍講知府事奏上詔允憲

宋趙與懃清祐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觀文殿學士兼法烺牡山

住山

宋史彌遠之九棘三槐仍分禪教如文武班僧必

出小院聲華彰著者拾級而陞當時列上竺爲

教院五山第一山下竺爲第二山中竺爲禪院

十剎第一剎

元高納麟河西人太傅寧國公之子用名臣子入備宿衛起家中書舍人天歷元年除杭州總管至正元年靈山寺災麟敦請東溟法師恢復之四年仍請主上天竺寺

天竺志卷十二 八

斷禁

宋趙清獻公熙寧三年及十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兩知杭州故民稱大資相公於靈竺三靈三寺坐山照山爲及居民沈明梅承遇張普賢遺愛駁其防戢

極用情清察上竺下竺與聖法安南院光福院僧壽產地山園蔡諭判遷本寺永禁樵採燒畚以爲三寺係東南古蹟今漸全籍四向形勝掩比之

五岳四瀆並禁樵採影射之

聖旨依准施行至今賴

宋咸淳四年冏秋八月詔臨安府并上竺講寺以愚後增植禁伐加

後湖橋川接山

元高納麟守杭有政績及爲行宣政院使時上竺僧犯法麟坐以重罪又奏設崇教所

木皆不能免公特下令曰九里松唐時古蹟不許擅伐故獨保全

孫沖萬歷初年爲錢塘令寺僧德明補種樹得養人種九衛馬里

松沖與禁樵採曰吾與種樹得養人種九衛馬里

嘉靖間海寇亂督府宗憲胡公嚴造海舟凡墳墓故大家

孫孟郡太守也嘉靖三十年眾舉珊一岩其峯主修普多

福寺擅伐路松二株孫置之法并

俱遣俗

國朝雷鳴陽雲南人嘉靖間公俸青州兵至杭駐靈竺與

其病先是靈竺寺皆有先朝陽山萬

皆以負郭山加餉而重役隨之利

歸僧諸寺皆逃散次年公墜本府二鼎

當官告佃戶承買納餉當役僧得僅

愛碑

以治僧獄訟

陳僧知罪

陳善於雒陽名園盛衰驗之然則壯都邑之

山川之色題特建置大者即一纖微皆草

亦可以觀欲存全盛之蹟者能無惜

乎木之哉之間增亂

萬歷年間杭嚴何公寓所憤天竺之弊因致書雲棲習梗運劇加整

運大師復以書曰蒙諭上天竺事謹陳臼如宮身左以唯

兼行誘導挽其頹風

非故自今不嚴其防戢昔賢遺愛駁其

夫喬木不足以重故國甘棠非惠政所

懷者思保其蔽芾蓋治君子其毋以小所存物而厲永

中竺祇十六本下竺祇十一本疏稠六點藉袁公蔭僧十一因亦所植而芙蓉均蔫矣蔓

販鬻一端在焉比者豪右或恣爲剪伐者侈觀行者守寺界者上竺祇減十一本疏稠六點藉袁公蔭僧十一因亦所植而芙蓉均蔫矣蔓

政一料今所存屬各寺界者上竺祇減十一本疏稠六點藉袁公蔭僧十一因亦所植而芙蓉均蔫矣蔓

翠蓋亭鬱蔥彌望遊者侈觀行者守寺界者上竺祇減十一本疏稠六點藉袁公蔭僧十一因亦所植而芙蓉均蔫矣蔓

山自集慶而入夾道古松乃唐名守寺界者上竺祇減十一本疏稠六點藉袁公蔭僧十一因亦所植而芙蓉均蔫矣蔓

禁乎

大慈之心憫念末法僧徒少持戒行勉持尤者而安

寔僧畏德非所以俾有病僧也今茲發將申明佛法以攝伏諸魔制勝功德莫大乎建門跨院各受堂持大不若流郡通衢兒童婦女皆得瞻仰如蟻之慕航祇樹精舍傾城士女施財樂助不可勝計此其是已

漸摩之懷是矣而繼承之尊論胸中好惡少蔑佛法而逞志恣睢至於有病僧而棄楞嚴而墮惡道或假蔽天日而翳王圖清光給示普告羣生慈門

但宏文德之義盡仁之後至穴兼護以陽秋之法褒貶之旨成敗之鑑經經緯緯炳若日星

其何能廓精敫偷生以副委任兼護以申明佛法褒貶之旨成敗之鑑經經緯緯炳若日星

今之亦所士當避因別思所以僧時被逮州郡流通十通令禪以任責之建建門跨院各受堂持大不若流郡通衢兒童婦女皆得瞻仰如蟻之慕航祇樹精舍傾城士女施財樂助不可勝計

以以遺教見補經誓施天下不若州郡流通十通令禪以任責之建建門跨院各受堂持大不若流郡通衢兒童婦女皆得瞻仰如蟻之慕航祇樹精舍傾城士女施財樂助不可勝計

者城內與一外道禁尊如天竺所三勸木行之之得與流郡十通令禪以任責之建建門跨院各受堂持大不若流郡通衢兒童婦女皆得瞻仰如蟻之慕航祇樹精舍傾城士女施財樂助不可勝計

各一也寺人各受持不者與流郡十通令禪以任責之建建門跨院各受堂持大不若流郡通衢兒童婦女皆得瞻仰如蟻之慕航祇樹精舍傾城士女施財樂助不可勝計

申屬而書堂大不得通令禪以任責之建建門跨院各受堂持大不若流郡通衢兒童婦女皆得瞻仰如蟻之慕航祇樹精舍傾城士女施財樂助不可勝計

刑乃詣山

眾僧先生意以不寺山之不可賣而獲而為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明知不發則暫時雙爭更田公之兩賣雖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取其債不憂其鬬賣以擅賣大狡矣生雖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縱官司責以公之暫時雙爭更田公之兩賣大狡矣生雖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意以免罪耳謀賣鄉先生雖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本山則僧不可賣鄉狡矣生雖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意以免罪耳謀賣大狡矣生雖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子不必有無論矣李水部作坐于城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仁人為至親一杯作部坐城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寺僧以後砍伐樹木傷但必損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混葬風水為害種種木傷但必損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萬世山門為我守旁也今以利官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以龍天之靈而旁也今以利官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安三令五申於後利官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龍門之五申於後利官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為流傳天之靈而旁也今以利官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此意流傳三令五申於後利官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矣意愛山門之五申於後利官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舍之邑宰無寧於官使鄉遠先生想土後利官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懷德長威賢於官使鄉遠先生想土後利官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卿侯即尚舍宅為京師若而愛塋之城以於德寺催自著來緝為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即遠在師若而愛塋之城以於德寺催自著來緝為令龍年域亦然將脫竊其朦利騰兩發則架之必於竟兩

為德也莫敢此誰案既發

宋孝宗皇帝淳熙元年賜盤雲檜二本蓋唐相牛僧孺圖中物也植之上竺殿階下以貯盤迴團雲結霧儼如寶幢翠蓋相對峙耳

辨才法師手植千葉山茶二本在白雲堂下雲液池上自宋歷元柯葉暢茂若有呵護冬之時嫩蕊含緋繁英簇錦照映巖谷以代衣裘之散也

宋吳說書九里松扁以已書屬書不能詣遂命以金飾之乃祕閣吳師禮子世工翰墨人評其端穩秀潤高宗欲易

宋范仲淹皇祐元年自知鄧州移杭州吳中大饑日出宴湖上又論諸寺主曰歲饑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以食貧力技役皆得仰食於此杭民不至流徙

宋曹澄知臨安府事隆興二年九月奉詔建上竺法堂并五百阿羅漢閣

宋理宗御書上竺天台教寺額

宋蔡學士襄書靈感觀音之殿

丞相京鏜紹熙五年書兩峯堂扁

國朝曹國公李文忠書上天竺三孕山門額

滕王淨甯書曰大慈悲父

翰林蔣暉書曰圓通妙境

工部吳涵書曰慈悲感應

知府李文奎書曰淨聖

按臺劉士楨書曰自在慈航

按臺王範書曰慈航濟世

經筵姜逢元書曰普照大千

相攻我見大海有南北東江河雖殊其皆同儒釋分維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其空至則講無同問禪律辨請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一月水而應施則高道璉施則高浴時將尚饗

佛光照祭禮禪師文曰維淳祐六年歲在庚戌十月癸巳朔十四日丙午天竺三生山人法照謹以湯茗果饌之奠致祭于師之靈曰魂兮歸來兮梁之渚風蕭蕭兮滅兮木葉下脫太白兮芒寒蹇獨立兮誰語慷慨何洲蛟何爲乎元浦夕惕兮余懷奠蘊藻兮食兮中莖

竺庵冏祭上天竺覺幻師長和尚文曰維師教統經綸釋典

策我勤讀攝之以
禪不念至愚期
師之恩深如雨露
深思罔報惠恩將
籠曉電曜於戲哀
目悲風滿屋雖欲
裂裳哉音不在耳
哭焉得不哭尚
享

慈誨之必穀日漸月漬殘齊
成欲速鳥漸高飛牛顧後逐
木匪寒不衣匪昏不燭師之
期有倚遽嬰疾篤奄爾眞歸

國朝忠肅公于謙弔祭古春蘭法師詩有序曰古春

法師先方外交也昔子彌月時師赴湯餅之會摩子之頂曰此兒他日救時宰相也已而記憶知學先君數以師言警子及登第拜官日恐負師言以貽辱之羞子茲嬰內艱家居改葬日而先師先枢於三台山下而師與先君不可復作矣感時追舊盤茗盥展拜塔下妥賦詩一律以志之耿耿我心千丈苦口昔傑我銘耿耿云維那正法眼冰鑑獨先知摩頂法眼冰鑑獨先知摩頂憶師救時慷宰相被誇懼磷

緇風拜奠香臺下

臨雪弟

鍾我靈撰祭春山師文曰

時水流婉蜒如龍川嶽

浮玉龍從苕水融融山

英秀瑞氣所鍾篤生哲人繄惟我翁荒城世胄
錢氏巨族族多文學如金如玉翁於仲齒遂脫
塵緣雪霜礪志艱苦備全少壯拮据手足胼
肯厥堂構訓育後賢森挺覆郁桂蘭盈前坦夷
應物衷無黨偏詩頌溫溫易著謙謙泊平垂暮
梵緬精嚴六時禮誦人天起虔壽齊宣聖飄然
上仙哲人萎梁木斯頹高山失抑爰喪典型
林嵐減色猿鳥哀鳴昌能不悲頓足拊膺弔盈
以鶴春甕秦聲臨風設俎黍稷茲芬薦
惟翁之靈來格來歆

上天竺講寺志卷十二終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寶纂

風範隆汗品

側聞世間風氣或繇地氣使然方外道情多爲
俗情夾入流而不反習以爲常故尊者發水乳
不如之歎感眾生寢薄於福緣而如來遺獅蟲
自食之言痛後世殆傾於慧命熱心千丈苦口
萬端賴有旁觀不憤夙願未弘再來爲道德泰
山間出作人天北斗冰清教海粉碎魔宮更游
戲於不思之場乃攝伏其彊陽之類是所謂有

神異

辨才淨法師之住天竺也善持咒水飲病者輒愈

杭人尊事之疾甚異形色語笑百方終莫能治人命已得分閻羅王大悲願力普救衆生前以道力造像以免已見本傳至

熙寧九年與聯句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與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秦少游曰予聞其事久矣元豐二年見於龍井山間之信然見

東坡有子四歲不能走辨才見之爲摩頂即能奔

走坡贈詩見題詠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羣從遊爲知制誥有人知杭州禮爲上客遣一日相見曰舍人浦學誦揭諦咒都來有捷一日見曰浙人多言何故蹋一句既而思其次通不一句一日齋心往問捷果蹋一句既而思其次通不一句一日齋心往問捷果蹋

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濤四日所誦咒果驗十歲後當爲地下客遣下職任事增不減生時與楊樂道侍制聯曹然後當爲駭曰數十公此時當衣良經治事文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十日前僧夢樂道相過云受命而丁母喪年三甚樂勿辭也後數年果爲人與學士通訣別時文通

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尚可行無疾而終人命到即速還屈指計之日急如家文通如其言馳遞徧別骨肉是夜捷常持如意輪咒靈變尤多餅中水咒轉於琉璃中捷見一人自外來相謂笑曰公大期已逼矣二七之夜開會之遺加持甚嚴少一忠厚行拐則拐

出蓄一舍利畫夜嘗轉咒則舍利亦速行緩則亦緩與之封護之乞舍利遂與之戒齋延捷事之甚謹就乞餅耳忠厚戒齋延捷忽失所在但空餅耳舍利亦不見

孫莘老知湖州日問文捷曰吕吉甫如何捷曰只在朝廷左右只在家三年便在外官三年便在朝廷左右

上竺首座德賢有一室女爲祟所撓求治其言甚如此者非一忠厚以子愛之蠱而動疑其有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髯而長皆世間所無吾生前以道力已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乃亡舍利也

賢法師臨終謂左右曰莫逃門人造像以免難死恐其

更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髯而長皆世間所無吾生前以道力已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乃亡舍利也

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有一室女爲祟所撓求治其言甚如此者非一忠厚以子愛之蠱而動疑其有人持疏跪於前曰從餘盧中拾此孔雀明王咒

齊玉法師旱井竭玉爲璧宣和六年住上竺値歲大旦西坡

頸及金虞貞珠王子兵至祖師嚴衆德賢像不動虞怒令斬之不能入乃積像薪縱倒火惟

掘之清流湧注因名夢泉

初慈雲懺主常製疏勸人修期疏有曰戎三寶墨寶後之福感諸天之護持世傳兵失去既久追竺隱法師爲住持重修懺期再舉

辯才法師悟法華三昧有至行弘天台教觀號稱

第一東吳講者宗向之時秀州有狂人號回頭言當

建浮圖爲吳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懶入杭以辯才不可欺故也不得已既來先已錢十萬請上天竺飯僧且遣使通問曰今以修造錢若干願供僧二堂師答其書曰道風遠來山川增勝誨用之言先至喜慰可量承以營建淨檀爲飯僧之以化俗師厲也狂人竟不敢至眾既遣明誨不知用心如其不恭如其心通念吾聞聖者貝他方諸眾皆服迎狂見德其著林閒錄

蘇子瞻元豐中爲郡帥杖策訪辯才於方圖庵及送至風篁嶺左右曰遠公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有云虎溪三笑公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嶺上曰過溪亭嶺上曰過溪亭作詩呈帥蘇公與參寥子錢勰屬和之

天竺志卷十三 四

高宗自紹興二年臨幸上天竺寺詣大士前禮拜進香設素饌於白雲堂先期三日命鑾儀司除道警蹕設鹵簿丞相以下百僚侍從九里松行道爲之搆寨自是以後每朔望遣中使賚香獻供勒爲定規

宋時二月十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燒香其時馬陛園丁競以名花荷擔叫賣其音中律呂黃子常因作賣花聲辭多至數十年不能一二

寺僧永顧刺血寫經多種十一卷今存塔院房

自勉

山中亦有美俗僧相戒不說人事惟有隱惡揚善之風天竺山民採樵逢虎驚而作聲山下居民皆應喊此虎有疾痛一體之意又僧輪當家能者使房業不貲消廢又一支傳流不意不敢師弟此分析爭競亦是良法

僧杲雨峯者少時豪宕房業漸廢其徒日齋誦不輟積十年餘微疾飲水數日作偈怛然而化

天巖有白頭僧生無過死三年夢其徒曰余今住待客殘茶陰司積數衙限我食盡貢水厄也汝等當惜福勿暴殄天物不可

寺有一僧初甚貧後頗温飽人問致此之術曰余今尚彌石往城換木魚持以西溪化茶以某易米豆旋客遂致此耳少年無一錢取溪中

寺僧春谷機智多謀與僧月空知有膂力嘉靖中海寇猖獗空素諳戎署少林客僧爲頭目谷初以李府勢凌人不法佛法所不許而暗於冥加所謂神明如電疎而不漏者如曰有司有耳大士故今人身受其福庭也今身最苦也

衰鄙

宋呂惠卿與吳精進寺僧善時辯才主上竺顱有才上竺逐辯才歸於潛辯恬不爲意逾年呂天竺勢敗朝廷命辯才復還東坡贈詩曰師去天竺捷士上竺逐辯才歸於潛辯恬不爲意逾年呂天竺勢敗朝廷命辯才復還東坡贈詩曰師去天竺顱有才

又曰天竺路旁有五官不備四體暴露膿蛆血蝎蠱鬼呻痛楚不堪目擊慘如是種種各隨其業以招報所謂人而鬼人而禽獸人而地獄者是已

靈竺既無沃壤客為活計之難上田往年僧俗相約不許客僧不香紙今則惟利各兼之而俗尤甚揖讓之風掃地盡矣有豪民劫奪行李要截鄉愚法痛懲之庶俾大士得安耳

僧官舊止本等服色猶存清高微意至屠府尊嫡命服九品服色上竺僧官製紅緣縐紗圓領大節日自城回諸僧披襬衣盛迎然以官拜不膜拜珠不雅觀其後新住者於布政司換文書特加數金添如赴任狀貌者塞塗名玷為廣西布政先以強買人云道場非塋墓所宜

吳參政墓在乳竇峯下

今紹興周氏子為都事擲差徭世途機猾僧也為僧俊者認於府搆之且乞鎮守麥公為言瑞羅刑迫度遂落僧籍寺有諺云聊老虎撞著俊後猶刺到三計鼓戶屈喇喇刺

慧珊本以擅伐路柽為徒

天竺僧多致舉債之或難之對曰世間豈有不欠債人惟狗子乃不欠耳世以為笑五十年前已有詩云五十年前已有詩眞沒髮五十年後又諺云淵一千遝八百秀鍾山內無實蓄此之謂金玉其相而敗絮其中

寺有陳光明者拜經精勤今其房地輒有拜立之跡若不混一時善信云向以油供

宋薛師魯左藏官滿祐十年冬十一月規占上竺院為厭時住持天合法照不

者多初開山因地瘠人曰油甚肥因用以糞地遂致雙目失明悔懼盡經終身不輟

廢弛紀長民之蠹師子之蟲也

許卽渡江東歸是日適理宗臨幸禁渡堙照回鄭

推聰奏聞之上卽命內藉令欽行

之

宋張閣大觀四年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使流毒山水凡民家有先是政和初朱勔領花石綱使流毒山水凡民家有

一花一石可玩者卽以黃封之其家隨破當時僧俗爭以玩物為先靈桃并石昇面去古閣鷄巖伏虎棲固龍石無根藤與辯才手植山茶并自毀則動與閣取故皆不存

王臣者襄陽人幼為公侯府家善幻術播七十年物寅主惡刑傷腔號王瘋子成化人物

貴綾充錦衣衛千戶與大當王敬奉敕採藥收書江南其實橫索寶物凡上竺累朝所賜及富貴之家所獻寶物有玉觀音日月晴寶冠玉鐘琅璃蓋珊瑚樹等物竊取一谷珠鬼珠猫

僧寶珠者創新庵於白雲巖頗弘敞徒兄弟不睦互相訐告次徒以勢之幽寂後納二庵最老者獻以茅然先以山庵二

投馬通政以求勝長徒又求勢之元因而兄勝遂執左券來業焉內數老者僧道德宋僧莫辯才

舊樓鐘南宋故物聲聞數十里成化間鎮海燬鎮守參秀取入城嘉靖三十七年樓復燬鐘鎮人言宋鑄時所施贊理不詳故聲宏遠清亮謂其中銀可居半官命以有金煎一銀取及上門

辯才法師骨塔在老龍井山中萬歷間村鄰老父

競傳為郡城李鄉紳平夷之學人光明之曰宋僧道德辯才之盛莫能文捷才能死不朽若也有趙清獻蘇文忠之外護生闢不能以勢劫其住持有天竺龍井之法嗣不

竺僧眾訴於雲間潘伯恩白而止之

乳寶峯下有多福寺靖與上竺一澗之隔耳廢於嘉靖末年至隆萬間杜礎猶存蔭聽泉弔以詩曰水弄潺湲遠梵宮玉音飛去已成空門前翠蘚無人問屋上青山猶日同芳草有情還自碧野花無恙爲誰紅堪消歇悲前事萬壑寒濤獨夜風

遺臭

僧采新方者三人號爲石灰布袋言其著處有迹也古菴山人曰以石之確從火之潔既清且白矣而受此口詬寃哉

僧亦號古春者北人其徒人牛都督供於墳菴穢行且待甚薄夜約青州兵劫之以末

香焚其脐而死

寺僧圓遇狼心返俗廢其祖墳穴路遘使穢踐書爲梟逆窮餓而死此爲華報

天竺志卷十三　八

蕭山李金庭名東瀛杭有數鄉紳皆其故人藉其勢流寓上天竺凡事必至爲處分壽其手當修上竺志則以時文請

文號輓詩皆出之學勦竊禪文詩才庸腐以學究本色造家譜手段僞撰皮日休李綱碑文及岳武穆宋元諸賢之作至太祖撰竺隱之文因本寺失之而亦不考古筆不秉直狗情逐意造僞撰一篇蓋事不幻誣靈欺人而至欺心欺天而至欺君遂使所載眞贋混淆玉石難別不疑而疑按佛書大妄語成墮無間獄又於上竺載以上並載郤莅七識

寺僧戴範嘉善人有剪力善拳法目無三尺燬破五戒婬暴壞法門毆辱長上令寺公舉告憲批府斷回祿一光敗醜踏致累厥業回祿一光敗合寺不容崇禎間伊祖及合都俟法究驅逐下山種種惡狗

上天竺講寺志卷十三終

天竺志卷十四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十四

天目山三學學人廣寶纂

詩文紀述品

題詠

志紀述

側聞白傅之詩宛是題茲天竺坡仙有跋獨云書彼虔州但既傳神何妨借重況其太白之豪游時有山無寺參寥之富詠者是宋非唐唐道士葛參寥與龍眠丁飛善攷降靈神木之初考志瑞祠華之選惜無好事孤此窮蒐僅歷卷於二蘇庶張軍於殘李者也然而對景抽吟半落徐凝之洗惡登高撰賦卒難謝眺之驚人蠡爾東瀛廣爲下里

胄元人於宋首目不識丁涸麥氣於檀林刑當坐剿可勝歎哉且夫選例辭專史科雜賛名公鉅札擬一字於千金諸祖緒言揲全身於半偈縱曰壽諸金石奈何殃及兵烽或神撝於蠹末摭茲屑玉類彼晨星殘編斷簡使名山之文獻可徵塋史稗官即委巷之叢談有據讀其遺製湖山之景常新攬夫鴻篇禪宗之規可溯故曰志者記也所以備遺亡之事也

唐李太白送崔十二遊天竺山
霜桂子落秋月送君流芳歇待我來成行相隨浮溟湖
又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山
動遊興五馬同遨遊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隔遙鄉當軒寫月佳趣滿吳州
白居易遊天竺山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峯雲接北峯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遥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宋蘇東坡贈辯才法師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男女禮白足我有長頭兒角頂起來趁奔鹿乃知戒律中妙用謝拘束何必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鶴
又懷辯才法師像
法傾吳越人天會方丈萬瓩常雜遝宏達煌煌四十載說製像運基構甚宏達我見常輒拜別枯槁山花發前南北山容開鳥語山谷自空寂
又聽天竺慧照師琴
太古遺音久已虧多君妙指得秋風轉盼俄一擊動南山墜雲蘿古幽絶不聞我海上還相尋訪林拠夜鬬叩微要援鳥寂雨滴枯桐別來今四載寒
又辯才生日
像木眞風恐不傳放生慈航橫截三千界法雨均沾四十年
朱熹春日過上竺
竺國古招提飛甍碧瓦齊林深
呂祖謙遊上天竺
淨域何虛寂居然隔市喧僧來
攝衣停筇杖珍禽別檻啼莎門
衣仙人坐苔堂
又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聳欲老兮麥欲黃前山雨浪浪農夫
又立秋日禱雨上天竺宿靈隱同周徐二令
擊身閑一葉秋聲對榻眠牀下雪中琴筑落階泉嶇嶇世味嘗應徧漸便惟有憫農心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釋道潛謁上竺觀音大士
十年江海去孤然魂夢重到處殷勤稽首白衣仙
又陪司馬才仲節推諸君游天竺得青字
西郊久不雨草木無餘青薄雲弄秋暉山色時晻冥紛滿庭相攜客文采披華星聯翩過吾廬蓋車紛交錯

食淨名類觸藩行
返初服責趾老匡梵行
不可了還須人是山遙尋
路迴出白雲間淪茗止頃

眞德秀遊上天竺 黃世事
渴談空得笑開瓢瓢我
餘興歸去掩柴扉風波滿平地世路總羊腸急欲
忘歸去高眠借石牀塵網遙登選佛場雲深猶午
闕

魏了翁遊上天竺 編茅爲屋住結葉作衣裳不試
曉金訣惟尋煮石方洗瓢溪月

郭祥正遊天竺 誰從
占盡天竺國分得一峯來
湖山秀最宜煙雨開
被雨遊山也莫嫌卻綠山
色雨中深人家屋裏生松

楊誠齋雨中遊上天竺 樹穿出茅
簷卻覆簷
簷前厉寂寂水漲漲潤草巖花數點閒
有仙禽發奇響頻伽來自補陀山
忽聞空谷投閒日乾坤放蕩時
秦庭徒痛哭漆室竟誰知

又 欲仗王力濟開聖主疑
奸雄俱掃盡談笑定華夷

天竺志卷十四 四

李綱繇上竺赴洞霄宮
杳孤臣百戰翻兵威空朔漠法力
仗矍曇恢復山河日捐軀分亦甘
上竺諸天近中林萬木低迴超塵世
雪山西忽漫參龍象行將混
上竺外恍入看不了遂借上方眠酒渴

岳飛歸赴行在過上竺寺偶題 強胡犯京闕駐蹕
大江南二帝蒙塵魂
海國梅青瘴雨收胡牀高踞
碧獅頭三韓水接天無盡百
鹿麋何年釋簪紱於此獨幽棲
山巔到水涯尚無紅葉與黃
松夾道六里小墅通村十
長松六里小墅通村十
數家竺國雲深僧寂寞草堂洞古石磴
酒扶醉歸來已暮鴉
登臨欣逢勝日閑苔松九里費躋攀行過綠水
盡有名玉林時得肆閑情
雲生處山猿鳥尚能知異境仙
頭路步入白雲

戴復古遊上天竺 好
韻老欲結僧緣睡傾
籃聲曉窗騰柏子煙覺

仇山村游天竺 行遍

凡原不隔重關幾時拂袖
逃塵網野航村樵共往還

白廷玉宿上天竺 名山徭歷掛起手中藤帶圖
磬吟苦雪龕燈魄我定回松院
心猶雜何因問二乘

吳大有遊上天竺 編茅爲屋住結葉作衣裳不試
曉金訣惟尋煮石方洗瓢溪月

張仲舉宿上竺寺 山僧留客意殷勤把酒山亭對
冷採藥野雲香常有
仙家鶴飛來遶石傍

又 石梁瀑水濕蒼苔陰洞傍穿澗底回
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處猿
頓霜月禪心聞見
皆眞諦慚余倍未曾

趙子昂遊上竺寺 九松曾入畫三竺久頻登忽遇
餐芝叟遙尋辟穀僧
鹿園冥心
東渡漫多

楊廉夫遊上天竺 陸海翻鯨浪香林敞鹿園冥心
超湛寂殫指隔囂煩
梅青瘴雨收胡牀高踞
碧獅頭三韓水接天無盡百
越山窮地欲浮樓閒剛風吹碧蠡旌旗落日
照紅鰤行人莫問驅潮事潮落山西淺作洲
獅子擎雲湧琴變我來親拂頂花看
樓閣還度海雲生鏡碧寒逢島未應三萬隔桑
田今有幾回乾大千不究

又 石梁瀑水濕蒼苔陰洞傍穿澗底回
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處猿
事西來無一言吾將
逃火宅難開六窗猿

又獅子峯觀潮二首 海國梅青瘴雨收胡牀高踞
碧獅頭三韓水接天無盡百
越山窮地欲浮樓閒剛風吹碧蠡旌旗落日
照紅鰤行人莫問驅潮事潮落山西淺作洲
獅子擎雲湧琴變我來親拂頂花看
樓閣還度海雲生鏡碧寒逢島未應三萬隔桑
田今有幾回乾大千不究
恆沙界細問編天釋道安

張弼訪舊次泐法師雜興二首 但教懷抱能頓
倒莫向尊罍計
有無不爲訪僧三竺
肯乘烟艇過西湖
酒館潮船盡有名玉林時得肆閑情
至今人說張員外不是看花不入城

倪瓚宿上竺寺禪月滿高秋金天夜色幽珠林星動碧殿露華浮蓮漏忙催酒松濤怒撼樓清涼徹玉骨吾欲換貂裘貰

劉基遊上竺寺憶昔西湖觀處雲玉亭貫頂動星文燭微早已徹休瑞革命方知位聖君香火重參龍象窟煙霞久負鹿麋羣赤松黃石今安在徙倚蓮臺悵夕曛

宋濂訪天竺竺隱法師存翁古禪伯留我久忘形一笑空前夢千秋悟獨惺樓虛雲自入月白露先零擾擾炎途客誰能爲解醒

王偉遊上竺寺五峯有宿好此月始來過覺樹花珠林鳥共歌浮雲空幻質占鏡喜重磨爾我證何相山僧曾會麼

釋弘道天竺雜詠四首　西湖蜃氣作樓臺又見一番風雨來後夜月明秋似水梧葉作秋聲庭前攪碎芭蕉葉添得書窗雨眼明

坐對晚花紅照水夢回青草綠生池道人居此忘榮辱不羨長安富貴兒騎雪生香畫不寒光浮四壁白團團夜深月照斜橫影只作梅花紙帳看

釋宗泐訪道竺隱溪空齋高掛錫世路讓人忙月伴疊玉乳煖發香如此作生理何須更絕糧

釋守仁上竺與古春話舊看雲入深谷眺月傍香臺幻相風前泡塵根鏡上埃浮生本無住濁世轉堪哀象教今衰落談元憶辯才

釋來復同黃晉卿楊同僉遊上天竺陪節使遊五竺山高雲樹曉三江風急雪濤秋說經曾記僧名辯題碣還聞寺姓劉祇合泛湖依約艇穴橋煙水看閑鷗

方豪題觀堂已登天竺上更入觀堂深竹密寒猶在山高日易沈騷狂無酒分寂寞對

僧吟倚杖春風外遙聞鐘磬音

又贈智明上人白雲西院日雲寒客散燈昏獨倚闌乳簷峯前雙鶴下老僧拍手召

又贈暉明二上人大明山房勝觀堂松間犬吠雲上題詩巖蒼蒼天竺於斯稱最是遊人去

又題天巖房萬山深處一溪橫名到柴扉犬自迎急掃塵埃題白壁海鷗遙射墨花明

王守仁題白雲堂徑通巖古舊松存獨坐空山竹發新叢晴窗暗映羣峯雪清梵長聞風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又泛湖上天竺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石壁雨痕話

又夜宿白雲堂春園花竹始菲菲又是高秋落木稀

夏言九里松道中次遂翁元韻百盤雲磴入千夾行穿江溪夾干蓋飛隱月星斗避

胡瀅贈本源顧都綱索斯吟談玄天竺星霜久拜我

王蒙遊上天竺宿釀春服試新裁宿雨初晞歇

道松長晝風雷驚虎豹半空鱗甲舞飛蓋雲龍行穿江溪夾干蓋飛隱月星斗避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色濃欲待丹蚪青龍圖直

命駕宸雨露深九邑繙流齊拭目三吳士庶盡傾心老余致政歸來晚何日相逢聽梵音移

雲午未開催詩頻
擎鉢麗藻媿鄒枚

楊一清九里松道中 出林遙見兩高峯又歷周行
九里松行路三天
時風雨撼游龍孤提拔地疏仍綠秀色參天
老更濃若遺移栽向吾土實車無日不過從
蕭一中題上天竺 古竺深秋益可憐藤蘿裊裊不妨暇日頻登眺莫惜清
樽渡底年曲澗寒泉榮細石疏林夕照帶
蟬端居聽法依雙樹猶說當年支遁蒿

又宿上天竺寺 望窮窈窕飛更崔巍勝槩元從混沌
開天際芙蓉削出海中靈鷲
飛來古壇陰洞雲千疊澗草巖花路幾
迴三十舊游今七十偶然行樂莫相猜

釋如蘭次徐退翁夜宿觀堂韻 雁來往山林鬢欲霜
池秋夜獨徬徨
淪歌雪壁留題句
滿地月明人影長

李茂之詣洞霄宮道出天竺山 九里松行路三天
國山日蒸巖霧

釋德祥同張方伯遊上竺 何不因遊覽入松門鶴
流水上青蘿牀與白雲分逢僧且說裁新句見
寺先尋舊刻文冰雪寒巖春到後樹如膏沐草

又 蘿壁非常靚高僧獨愛之青松同壽色老石借
春姿引蔓斜連閣開花直下池茶筵賓客散坐
如 薰
到月來時

釋景隆題白雲堂 竺峯孤絕勢參天華構巍峩最
壁白於綿戀巢鶴在青松上狻子猿躡碧
嶂前日暮鐘聲何太速猶於此久徘徊

又清華軒 老談玄揮玉麈幽軒高敞拂雲開
外諸峯自繞迴褌
紛湧當衙起花雨繽紛人座來高廟當年曾勝覽翠華於

又兩峯堂 乘輿遙指白雲鄉曲徑通幽居列中央水聲
落澗雙溪合樹色排空雨寺斜陽長滿目幽情吟不盡何
時風雨撼游龍孤提拔地疏仍綠秀色參天
老更濃若遺移栽向吾土實車無日不過從

又雲液池 靈地山川蓄有施白雲流澗漸凝脂酒
空漾碧年華遠浸月揚揮夜滿遲甘味
可侔仙掌露清光堪擬鳳凰更崔巍勝槩元從混沌
冰最解詩腸渴卻憶相如昔鳳池飲

又秋香閣 灩氣涵秋日已涼蛩
翻玉葉層層綠露滴金莢點點黃一種
飄來古壇陰洞雲千疊澗草巖花路幾
迴三十舊游今七十偶然行樂莫相猜

又夢泉亭 汲泠泠冷冷聲碧出山頻來知幾許分
烹茶清夢破餘沈檀盡鶴
落澗雙溪合樹色排空雨寺斜陽長滿
目幽情吟不盡何時風雨撼游龍

又路通堪駕鶴天河槎近可乘夜神光接斗牛蓬島
閑在昔林蘇輩輿騎頻來作勝遊嘗流
風月四時足占鼎沈檀盡鶴下日岩燒吟
玩不知回步晚又看歸鶴

又雲漢閣 宸翰當時欽仗留白雲深處起層樓萬
年睿慮呼嵩岳五夜神霄降鳳旒
可侔仙掌露清光堪擬鳳凰更崔巍勝槩元從混沌
冰最解詩腸渴卻憶相如昔鳳池飲

又秋香閣 灩氣涵秋日已涼蛩
翻玉葉層層綠露滴金莢點點黃一種
異香來月窟幾多清影照禪扉與愈長
思寒覆張云句吟倚闌干興

又雲液池 靈地山川蓄有施白雲流澗漸凝脂酒
空漾碧年華遠浸月揚揮夜滿遲甘味
可侔仙掌露清光堪擬鳳凰更崔巍勝槩元從混沌
冰最解詩腸渴卻憶相如昔鳳池飲

又兩峯堂 乘輿遙指白雲鄉曲徑通幽居列中央水聲
落澗雙溪合樹色排空雨寺斜陽長滿
目幽情吟不盡何時風雨撼游龍

江玭寄性菴法師 雨吼鯨音盤迴樓閣供吟興掩映峯巒
貧心彷彿高僧留我宿薜蘿籠月夜沈沈

又三竺鐘聲 迢迢碧漢星初轉役役勞生日
靜坐蒲團聞聽罷花間香露滴蒼苔
雨吼鯨音盤迴樓閣供吟興掩映峯巒
貧心彷彿高僧留我宿薜蘿籠月夜沈沈

又水月池 夜窗幽曬遠從天上意徘徊月印方池絕點埃玉
鑑圓掛龍淵向摧前開遊聲

又靜處齋 封一室幽棲萬頃雲晏然長日絕紛紜若
石徑人難到鳥隔松蘿畫不聞隱隱
每憶庾公思好南樓空已地業來郤苦
寫翻萍出嶺兔長因搗藥來郤苦

又雙檜軒 瀟灑軒前兩樹梁幾回清賞動吟清未
誇白鶴雙棲穩御訝秋聲於龍並化成覆地
婆娑分日影凌空矯挾上急會見微飆來
今廊廟搜才急會見微飆來
每憶庾公思好南樓空已地業來郤苦
寫翻萍出嶺兔長因搗藥來郤苦

又三竺鐘聲 迢迢碧漢星初轉役役勞生日
靜坐蒲團聞聽罷花間香露滴蒼苔
塔影雨晴居谷日三竺樓臺雲深步入招提一
山從佛國忽飛來玉京
雨吼鯨音盤迴樓閣供吟興掩映峯巒
貧心彷彿高僧留我宿薜蘿籠月夜沈沈

江玭寄性菴法師 夢迷佛國白雲深步入招提一
徑陰四壁松濤驚鶴夢半空飛

黃隆稿寄性菴法師 匹馬過蕭寺隨緣訪道林草迷莎徑淺雲護竹房深倚樹
知僧臘因溪識梵音頓令塵慮息何用問安心
又 問道啟禪扉僧癯似鶴形煙蘿春翦綵貝葉夜談
翻經出定苔生石交誌水鴻瓶何緣分半席坐
對數峯青

魏驥贈性菴上人 長憶清才軼皎然睽離不覺又
忘炙手緣閩徧三乘空白馬吟成四句秀
青蓮湖山佳處占新構我欲相過試問禪
笪新試雨前春自倚 高得老人香梵暗驚江外晚
乳竇峯綠樹青山藏碧殿遙登
送別人千里後夜相思
遠社聯牀話從容辭官
訊
裏民

劉泰送性菴上人歸上竺方丈 遙指花開一笑歸
長齋豈為銀魚鮪清
先白髮閑無塵土上
緇夢多應戀翠微有秋霜
夕陽林下松邊石閒

凌煜送性菴歸上竺方丈 覺今幾是昨猶非
天竺雲林舊
歸去白頭新詩筒問訊
白雲堂入夢頻辭容
頭地
驚江外晚乳訊

張震贈性菴上人 飄然謝事違京塵會是雲林舊
主人老去不教靈徹笑歸來聊
學仙山貧詩成瓦竈茶煙午定起庭莎草
色春我愛杪欏林下屋願開白社著遺民

鄧林游上天竺回道與陳士甯夏誠畢昌鄭厚朱句 夜宿招提境晨辭佛國
山陳馬回知路熟客去
人家門尚關畢幽禽鳴
喜僧開夏梵剎鐘初墜
上下曲澗響潺湲朱雲
馬白雲橫洞口紅日射林間露拂衣珠濕苔侵階齒斑
霜瑪瑙殿夏物華憐景好詩思媿余慳
欲盡

勤祝彥廣馬叔良聯句 遐眺三天迴遵遊感昔年
登臨興甯辭步履難鄭扶
詩嫌劣僕實石更跨驂

金璐入天竺山 遐眺三天迴遵遊感昔年
墜石陡澗欲噴泉短韵隨
吟動遠天醉歸城 芳草高

又 石磵開靈竇雲根出祕泉竹深圄夕照花煖貼春
煙別澗門纍上猜尋帶月遵紋徑

洞仟
寫
孤
又
十里長松入溪迴轉路
交花寶殿垂煙合珠林倒影小雲春閣雨石樹晚
裏說斜諸公沒高興醉
三車
楊撫遊天竺自謝疏懶性學道苦難成猿鶴能無
怨煙霞故有情長裾還舊服清世亦
虛名若箇春山
畔如閘伐木聲
沈如松禮上竺寺大士齋沐奔趨禮覲王茭香稽
首祝時康煙掩映諸天
近寶炬森羅列宿光九里松行流濕翠五峯臺
殿佛宵蒼獨漸對菲明微
釋良縉佛誕日如來燕誕現金身海劍瞻依動萬
人楷俊獨天光四部瀘煙騰霧漸
三辰丹宵快覩白鷴鵝紫禁祈生青玉
麟何幸清朝覩盛美島夷從此息風塵
釋懷璁登天竺次樂天韻翠峯高峙在面壁一林深白日低抱關
萬山迴迤竺天門路逐迎
出海月松杉時拓入溪雲淨瓶柳色春長駐絕
望泉聲夜更聞孤磬月明紛
僧未定半空華雨正
又中秋白雲房聽雨羅水聲不見玉輪升山雨翻閒
光還憶去年明涼涼飛瀑勝賞已遠今夕燕晴
座下生酣觴山堂忘旦達峭峯前下冉冉陰堂
欲流灘聲晴度雨竹映蛩秋殘照催歸急沈酣強再
徐公遜過上天竺天巖房畔天巖房畔留鶯
徐和題上竺竹山結寮萬玉青青五臺遙悟道採枝巖嘆小
張可儒過九里松唐朝刺史袁仁敬九里青松手
自栽春煖不隨千山響幡勝境說天台
陳洪濛夏日過白雲堂舊話今白首前已識荊而
引鶴飛來波濤聲震
岸開今古遊人行樂地謾將勝境
李一經宿白雲堂僧梵寂無聲雲堂欲二更枕迴
山月小門拖佛燈低竹院秋深人獨到
烘明虎嘯林風
颯起寒漸山廚泉應孤根冷木榻清同瘦
影搖我欲同師乞收足煩向此中綿被
初啼長公往事寓如夢幾
渡眾鷺公往事寓如夢殘碑臥舊午題鳥
成

列禽翻竹露清悠然
見眞性幻影覺空情

董傳策白雲堂夜酌　白雲深處一徘徊
禪遙對萬山開半空鐘梵聞天籟下界風濤爲送上台瞑樹俯從千嶂合寒星
鼓地雷漫把禪心分去住詩成遺公裁
呂音題嘯雲樓　峯樓傑出五峯峭
如煙半空梵吹流雲遏上界鐘聲百谷答
傳簡裏名緇有幽意朗然長嘯凭高此最
葉向高秋宿天竺贈雲堂上人　萬峯行盡花香尾
夢冷霜風歸海上秋蘆衡陽雁到江南晏
僧初定草逕苔生鹿白諸天籟下聞
禁明發動征驂

徐江山題上竺長生堂　千里程馬蹄輕踏
慮僧舍觀詩憶故情小澗泉浮高樹影隔林風
送遠鐘聲捲簾虛閣延清賞坐看前山海日生

朱國祚秋宿上竺寺　丹楓落葉思悠悠
吟惟與鶴爲儔竹搖燈影千巒變夕陽作濤聲
萬壑秋兒日徜徉忘去住此身端斜攝衣重到仍聽
王稚登禱大士　稽首皈依萬家同
里風豔質如花新早嫁衰顏千念願
豐欲將仁遍河沙界盡在慈悲一念中
申時行謁大士　三竺雲深一徑青
家販眞禮自禮底生風聞靜鎖蒼
鹿車谷花病中猶有維摩在且向名山
釋洪恩贈文巖師　滿頭霜
形如槁木念如灰
老念如來偏厭世
眼中翳雪無

董其昌送企菴上人歸天竺　三竺溪流獨木橋
卻入千峯去黃
鵠摩空不可招

處著
塵埃

仙猶白髮空謠若爲

章台鼎送企菴上人歸天竺　一徘徊場登星榭
好尋山上路萬
株松下水冷冷

周延儒宿上竺寺　丈室傾一
松讀佛名蒲榻禁來知夏淺
身輕等閒法法都如夢眼底何勞覓化城

吳伯與上竺禮佛　天梯如倒空
識人多橫枝交揖讓溪流淪雲
虎清界彌天相碧蘇日生寒
拜觀音變化千百狀百千網
空堂振木魚萬象齊回向至
虛空贊等量凡聖孰云存我心道固默昏
落鐘聲竹裏聞現多
猿鶴侶何日此同羣

奏舜友贈潮音師住水閣經卷　入深雲閣金文絕塵氣裝裝
炎日
片雨中

方文烈贈潮音上人　荷雲迴合
竟夕談幾
度鎖松龕杯茗爐香
音天竺杪一

蔣德璟宿平遠樓贈印中上人　中國三當佛國五何須飛錫
去西參末二句乃夢中語也

宋奎光贈印中上人住持上竺　印度化身分一剎中原直指
窺拈草端的獅林出勝蓮有
遂一笑
緣因

王卿訪竺如上人不遇　竹裏尋
支遁衣非白玉喬眼自青
無生吾廬學塵夢幾時醒

吳載鼇自鶴巢之上竺贈道微　無乘絮荷
棚白殘蓮綿猶帶魚
登臨來二妙杖履指三天性
相用法佛波中更

話仙掬車石遲淨試馬曲唱
枝壓帽偏千鐘評酒聖一字
沈揮毫且學顛发排
遲利眠長使景光圓

唱酬

辯才法師元淨新亭初成詩呈
府帥蘇翰林曰暇政

去旌旆策訪林巨人淮
雲谷一臨照聲光千載留軒
龍湫路穿亂石腳亭敵雨剛
象掌中浮資茗飲道論奠齋
戒茲意亦風流自惟日老
安養游願沿歸掬掌用慰
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頭
油魚鼈鏡駛頭此生暫寄
陶公娥師爲道公優送我
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
大過虎溪常恐名實浮我
千在溪水當雨捲潭秋去
掌擁水當逆流比
常憂期

蘇翰林軾和云

日月轉雙輪不知
古今同一匡惟此
人境近人喧軒冕
占天下病

天竺志卷十四

六

離憂

參寥子道潛和云

道公家傳業道妙非
有生經綸傾
學不爲名相留滔若懸
瀑下注萬丈湫背
謝講事眾挽不轉頭
劍心嚴穴百念本不
東南多望士唯見此
老僧林天下公方外
葬流莊旗虎溪路竟
日泉石游眾生病未
已師

錢勰和云

爾來三十秋齒髮非
幻泡昧空色眞夢
古利插亂石蟄龍蟠震湫
天人大導師往錫今
白頭安住差護念晚節非
沈浮昔嘗謂出處不
用相劣優權宜分二智殷
均九流今知擾
擾者詎得道遂游從茲許
禮足尚可治幽憂
忘可憂

辯才次韻參寥子寄秦少游三絕時少游舉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底事
秋來不得解定中試爲問諸天一尾退風

林萬蹄挹翠石圖潮隔回看
道塵車勝月題得失秋毫久已
嶂嵂何妨伴參寥明世上無伯樂卿
子無數新詩咳唾成不須問此氣

辯才四照閣夜坐懷少游學士詩云

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
昔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思
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

秦少游次韻和云

眼望青天長安住路與雲齊徑
但得玄陣曾折簡何須平地起
醉後醒人間時節易嶂嵂層巒
肯自羞無用畫虎從人笑不成

武陵漁子入花源但見秦人不
識柳何妨白日盡鳴琴
題處處聆聆不可聽
花時

參寥和云

猿鳥投林已寂然芭蕉
依經壁中間破月白
不須紅蠟具可人惟有蔥爐煙
譬御府圖書客畸昔曾聞此夜
禪安

天竺志卷十四 七

遙聞隻履去翛然書輸猶收
海盡頭人滅度亂山深處
有眾生未成佛肯超數界入請
燈禪向

少游和云

雙履去翛然書輸
與人不曾嘆鶴不
夜閣天連雁同看秋厓月破
煙處
看山今日偶歸
塔孤圓月前滄
輕破輕

恭行已和詩云

岩雲堆半爲尋僧半採梅僧不
遇谷桐未放野猿笑我只空回
遲點燈吹雪照石壁恐有玉川留

元趙子昂訪天竺恭行已上人不遇留詩云

踏

國朝釋宗泐雜興詩一枝無向來畫勒今何處洛

處士梅花千樹盡疎公楊柳

張光弼次泐公韻云

但教懷抱能傾倒莫向樽罍
計有無不爲三竺寺肯

日西風墜水涸

乘烟艇過西湖

杭先輩方十洲九敘高瀬湖應晃童南衡涙臣岸
士劉望子伯結社後有祝九山時泰亦與焉徽
山人王十岳寅有詩名諸公延登天竺白雲堂
賦詩王云山深多白雲入寺淡氤氳證法師僧問忘機與鳥閒茶煙竹下起乳水窗中分花落疑花雨隨風映夕曛祝云三竺參龍樹千峯隱雁堂白雲禪榻淨甘露茗杯香不染知眞性無心證法王悠然塵鞅外歸路急難忘方外閒雙樹白雲裏遙遥萬回與幽人言一酌清冷或知釋氏閑方忻禪宰掃墨時把貝書翻高云水聊祛塵世煩冲然罷法堂深偶入天香會俱生清淨心竟日陪清梵終懶異道林安禪僧自寂坐教鵝法鳥無音童云出谷遺塵紛中堂話白雲孤林清磬發雙澗落霞分超然慈靈石斜日對遠熙神理參茶悟徹言彈一袖此懷堪遺穢且莫白燒金鼎汲寒泓雲濤乍起燈教翦松窗聽夜雨白燒金鼎汲寒泓雲濤乍起燈教翦松窗時聞句喜成爲問松州禪作麼好將眞味證無生

夏一叟謝性菴惠茗詩云一封珍惠有餘清粒粒
性菴和云山僧摘春下片碧澗寒分明一泓莫笑
夏玉本衲集大明山房泉流
釋良緒秋日同釋道顓良玉本衲集大明山房流泉
道顓次韻烏巡橋覓侶迴巖際柴扉竹裏開徑喜逢秋雨後
釋良玉次韻窗寒影雲初度萬竹秋聲雨後晴
天花平講席案頭明月滿茶杯閒禪不畏丹楹滑乳竇峯前禮萬回
良玉次韻小徑斜閒飛回搖籐殘照晚來能回
花落疑花雨隨風映夕曛祝云三竺參龍樹
千峯隱雁堂白雲禪榻淨甘露茗杯香不染知
眞性無心證法王悠然塵鞅外歸路急難忘
方外閒雙樹白雲裏遙遥萬回與幽人言一酌清冷或知釋氏閑方忻禪宰掃
墨時把貝書翻高云水聊祛塵世煩冲然罷法堂
深偶入天香會俱生清淨心竟日陪清梵終懶
異道林安禪僧自寂坐教鵝法鳥無音童云出谷
遺塵紛中堂話白雲孤林清磬發雙澗落霞分
超然慈靈石斜日對遠熙神理參茶悟徹言彈
指聞劉云塵寶聊一袖此懷堪遺穢且莫
齋鼎玄談妙客談雲物可晤有約過瞿曇光堅竹樹日氣抱花龍愛

王淮過上竺湖山佳處韻山湖境界妙西湖天下勝地有力居其間性菴上人抱大智占得湖山不動搖冲然罷法堂文
本梅次韻問高寒雲抄住獨憐幽勝竹深倚後晚晴來開半尾城不
良玉次韻窗寒影雲初度萬竹秋聲雨後晴
天花平講席案頭明月滿茶杯閒禪不畏丹楹滑乳竇峯前禮萬回
有供應持鉢談道無盤自洗杯滿知
地夕陽孤磬裏五峯松暝鶴飛回
四明狂客本凡流來回湖山佳處游半
賓已爲上白猿來問白鷗參搖落牧無語
說輕煙淡月描其形上人燕坐
萬狀不可名春秋旦暮陰還晴山中百
勝地湖爲心鏡山爲身山不動搖湖不
動智占得人間性菴上人抱大
湖山境界妙西湖天下西
山佳處韻上竺湖山佳處韻
不歸去難舍片秋

徹其源次上竺韻碧壑丹崖萬仞飛鳴泉屋存吐山峯巔石徑一袖此懷堪遺穢且莫笑
上簾綠竹窗花雨灑瀝含清建一袖此懷堪遺穢且莫笑
千嘯翳數聲橫邃吹出青空天是誰脫好草泉白
早歸此我來敲鉢相對一談禪
邵重生同上竺覺海邃清潮音師坐月清
坐清宵現復名山月可遂志合偶期天
遊非夢夜遥遥何方鏡水澄空色幾處
寂寥靜極欲求言語
斷不知風木故蕭蕭
又蔬筍社集竹雲樓暑甚分韻六和成社集竹雲樓分得山字逼嵗誰偷此
小草至心求大乘北風無暑到清陵勇犯秋威
次堪襲雪藕吹絲分正投不管大家同水鴻社
雲私向竹閒流
又社集竹雲樓暑甚分韻六和成社集竹雲樓分得山字逼嵗誰偷此
雪竇與寒山話

宋蘇軾與辯才法師書曰某向於觀音前與兒于竺僧名迨柳邊意活火同看竹裏頗剛喜團圓勤問答也懷澹泊數歸攀扶飯缽又是明年事佛日春風態往還

徐如翰繇西湖至上竺靈隱午齋次和蘇長公韻

滿湖荷氣遞風香夾路松陰帶雨涼音入耳根清溜轉光開眼界白毫長苦吟欲借降魔杵久病性尋出世方擬向禪林最深處飽爲粗糲菜羹嘗

又書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示及專求便舡迎取欲京師寺已

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正奉料惡照必不見罪

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某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及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長丈餘金色光相端嚴之大小如中人形所費盡以指揮選匠造成之工可也乞爲此絹而已若錢少則刻減省鑽

一人仍告於觀音前願過悚息悚息

暑祇

又書抽頭得此閑郡匙日比日深體何然如某幸於閩中引亦退老之山之勝不去心或爲此一郡道俗少

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

更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爲

留山中勿游何如幸之千萬保愛

錢塘釋永頤號雲泉杭之耆宿也頃勞神用愧悚不已

普古屏院欲作廳佛光勿許光法師以左藏薛師

高之遣書慰曰公潘然舉僧輒旋江東歸頤甚

也顧戀乎何有昌黎公所謂毋自辱

語刺刺不能休者當媿死矣

皇明蜀王奉僧錄司存翁致仕還天竺書曰近日天禧方丈與大蘆長老書一觀知和尚諸事居閣子乃甚喜和尚進退出處之際亦無愧於前修也後生奔競之風可少戢矣若非內身大士乘悲願來整宗綱其號能與於此觀經一卷并祖師

語錄之類則於法施豈淺淺哉見日軒詩同諸老作序則潭公作賦則和尚作也

潭王梓致存翁禪師書曰

嚮注之誠與日俱積暢昔奉珠勝之談三載於茲不深沐開誨得以蕩滌瑕垢垢昔龍河之上獲親几杖今不忘但風壞退僻學問宏深林蕭索力薄不敢不遠穀居湘中爲況頗適惟師和尚法席品題四暢文彩人健且辱弱本師和尚法席使京師倚法如在四禪一作沖漠齋記幸勿我仍自靳

又書曰

梓端肅奉書存翁墨法體康豐縟三復敬羨再欲于曹國公想時接談笑望一作沖漠之幸光仍自靳

秘用圖書爲主全室同安佳俱求題詠同菴自別來昨罹回祿之恐比想見及其棄我耶一初講經必能同賦天台聖像是

望借眞一觀即當返璧前託揮掃卷軸付回

幸進首座來隨菴惠詩文并清晛足紙遠情區區僻處迴壞思欲與諸禪伯如曩時清談擬接邈不可得亘增慨歎不及具

存翁大師與雲峯禪師書曰

西巨一拜顏色飫我以清供豐我以善言如寢而醒如病而藥使人身輕欲飛如在四禪內苑不知有徒旅之艱厥後從者回雪賤迹亦樂歸計耳餘無足爲長者道昧結淨土緣作清泰居日修念佛三昧持誦之隙忽我清容老人下顧首詢和尚動靜均適甚慰游出教命屢展誦如對眉宇且論及動爲教門一行不覺媿浮於面蓋以和尚才學之優德望之重況今當道名士皆容出隻手以扶斯宗欲隳而區區山澤槁朽得沾餘潤幸莫承公等之賜而區區多其故舊必能與吾清之一拜至即日再得促膝談無上諦也夫歲二月十九又遇菩薩誕辰敬拜宸翰代賤父子恭叩寶蓮之下伏祈老師審時度勢亦有心惡終老鵬程徙引南於之翼山錦者因

又與住持道微書曰

師禪定之餘或示甚切遙想老不識佛印東坡何日再得促膝談無上諦也夫歲二月十九又遇菩薩誕辰敬拜宸翰代賤父子恭叩寶蓮之下伏祈老師審時度勢亦有心惡終老鵬程徙引南於之翼山錦者因

虞稽勳湉熙與堅遜泉等纘成殿事書曰

不佞扶疾入山

所需對聯容方中軍送役京口回時封寄此不既

撫臺思恂喻公與住持初道微書曰

並承惠小兒衲衣因恐禪師尚欲積忱猶未展耳今不意起行倏迫刻登舟解纜隨於廿九交代即鼓棹宗風知是何年晤敘小兒將已三日推禪師保重有便寄我一字以慰望外覺溥年又幼稚並屬時時看撫山爲林幸老知嬉此送遠顯中前已嘉與師署前是笑別午故

請地以

屈十四上人同集雲中五體投地爲大士殿功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敬十四上人發心請泛舟之流也凡佛菩薩而機公悔心自蓋其惡求告亦佛菩薩之上獲親一書紳一一必其承諾一一書貞珉而後滿此願耳蛤日閒中出直至冬月特書貞珉而後村民喧競趣天龍則天竺香煙有力勸募速踐前盟至望至懇倘有陰道彼能給示豈不能用法乎靈者一詩淡及時竭私後揭更朴

劄

頓首恂載

立試經度僧之科窃詳大宋高僧傳洪覺範僧寶傳所載自建隆以來至於南渡名德高行皆出此經是如來出世之宗趣衆惟七卷繁簡適中一化之法華唱導然後得度以繇此經故學者誦習無垂令典無過與及不及之患自唐至今五百餘年矣及我朝而甚詳如文瑩湘山錄載國初僧童試經此郡比試也臥陽歸田錄載執政朱綬夏竦試經同試童行此朝廷開試也若比試僧尼厥初不過百人今度牒動以萬計則又特詔統恩如建隆八千僧太平興國七年又增一萬五千僧淳化三年又增一萬僧天禧四年又增一萬僧祥符元年又增一萬僧天聖元年又增一萬僧慶曆三年又增一萬僧嘉祐八年又增一萬僧治平四年又增一萬僧熙寧三年又增一萬僧元豐元年又增一萬僧元祐元年又增一萬僧紹聖元年又增一萬僧元符元年又增一萬僧崇寧元年又增一萬僧大觀元年又增一萬僧政和三年又增一萬僧宣和三年又增一萬僧建炎元年又增一萬僧紹興二年又增一萬僧紹興十二年又增一萬僧紹興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紹興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紹興三十二年又增一萬僧隆興二年又增一萬僧乾道元年又增一萬僧乾道三年又增一萬僧乾道五年又增一萬僧乾道七年又增一萬僧乾道九年又增一萬僧淳熙元年又增一萬僧淳熙三年又增一萬僧淳熙五年又增一萬僧淳熙七年又增一萬僧淳熙九年又增一萬僧淳熙十一年又增一萬僧淳熙十三年又增一萬僧淳熙十五年又增一萬僧紹熙元年又增一萬僧紹熙三年又增一萬僧紹熙五年又增一萬僧慶元元年又增一萬僧慶元三年又增一萬僧慶元五年又增一萬僧嘉泰元年又增一萬僧嘉泰三年又增一萬僧嘉泰四年又增一萬僧開禧元年又增一萬僧開禧二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二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三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四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五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六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七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八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九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一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二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四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五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四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四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五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五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五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五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五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六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六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六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六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六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七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七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七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七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七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八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八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九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九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九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二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二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二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二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三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三十三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三十五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三十七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三十九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四十一年又增一萬僧嘉定一千七百四十三

扶末運敢不同心

又曰翊祖高行絕塵始現普門境界辨才碩德遇百世多作者今見其某器宇恢弘才學優贍明宗辯旨孰能相抗立幡赴詔講經何異忘言揮尺兄教府委宗極之重而吾徒得北道之賢錄梁甫登泰山諸岸在下駕大車歸寶所家中業斯存分來觀四象之機宜闡一代之時教桂子月中香烏語山容開坐見白雲深伏以四象二儀乾稱父坤稱母三綱九法車同軌書同文攻諸聖賢之言始於經綸之義紀述必錄嘉言可無有加存翁之賢是乃教門之傑五十年碩德以無素餐數百篇文章幸有青眼兄宋學士爲之賞歎而辭贈空韓柳歐蘇四家之博而識明致理長而貫良千載之淵源挫古今於筆端

天竺志卷十五

龍天地於形內與其匱藏山中曷若版行天下大書深刻見本他如讀家書造境即中想師儀聞其風動塵起鳥飛魚躍學人眯目千古念手澤之雖聞不絕續不忘言煩重望盍念手澤之雖聞不絕續不忘言煩重望盍念手澤之雖聞不絕續不忘言煩重望盍

明妙聲法師敬修字銘曰 敬謹敬修 恐懼何往 勿欺上帝 汝臨坐不愧屋漏 德音於穆 西聖誕揚

序

宋齊玉法師四十八願後序曰 或曰淨土之權方乃聖人所以接鈍根化凡器也苟能一超直入如來地何藉於他力乎對曰佛世尊文殊普賢滅後馬鳴龍樹智者智覺諸賢應盡是鈍根乎釋迦勸父王淨飯并六萬釋種亦願生淨土盡是凡器乎況此等聖賢應皆不逮今人之利根應盡生淨土根器乎非一途自非教眼瞭爲權指何以爲實權之判當信佛言招報非輕切勿以此疑之因會楊大公送釋其疑故莘老云主客四方言敏仲侍者唯郎黃論我菴法師佛祖通載後序曰 士也窮以益力事著述王北光徽既分域有限間有作者又何同從而文

勤何爲哉其有才賢思雅還辯不使涉於道雖工何取哉覽觀祥符上綱於宗教兼通儒者志亦專矣然自唐李源五代之世雖多化讓俾後生之來彥思欲相齊躅抑是則之滋見古叟於發不萌茲行致誠之微

詳開道學深達物機首令收攝於狂心要乎平淡心戒勿欽相在

成於德業莫現乎陰丙先哉於外必柔於細行皆是四儀之素踐易而知非甚高難行蓋至明而橫流於濫觴之微都盡實獨存悉加鋤剪代滋之始稽疑於高而難之末繼悉加鋤剪代滋之始稽疑於高而難之末繼悉加鋤剪代滋之始稽疑於高而難之末繼

菴補楊林崇壽之虛席公余與其試文擢爲上第之後名道就菴以奚止聰之東矣能言師友之教學之不已餞余謁王之旨今一菴仰其名照者乎余特以是期望之篇首云

又送吉祥海序曰杭郭緣江諸刹被湖星列處棋布若山林城年南渡駐蹕錢氏行在所最佛國古百氏得衆建國除改建重城臨三三江州沽見邊爲外海居內東海通內外之濱人居具區以東吳越之交其地明游世從之郡高柄司卓之早從日嘗司徒吳之郡高之柄弟久如

又送徹自明序曰所吾以佛氏使欲非之嫉絕聲色之游學大讀觀後可以容衆然非良師之說子之說孝於子不父也教與王化並行於世體薄曰於去惡而就善薄法之師人蓋之師之功師之說也猶子之說孝於子不父也教與王化並行於世體薄曰於去惡而就善薄法之師人蓋之師之功師之說也猶子之說孝於子不父也

又送徹自明序曰所吾以佛氏使欲非之嫉絕聲色之游學大讀觀後可以容衆然非良師之說子之說孝於子不父也教與王化並行於世體薄曰於去惡而就善薄法之師人蓋之師之功師之說也猶子之說孝於子不父也

爲黃壞矣主之者如過客視傳舍然不足憑哉乃去業之成壞漫不爲意況大法弘荷之然不久乃去際聖明盛治之世釐載會像凡教都府州邑寺院皆置官主以僧曰綱之曰正釐正像凡教都府州邑寺院皆置官主席者慎選老成戒德爲之時會所重者咸贈之以次而補之而舉而遺其大者而不知其大者乎語水湯浩夫浩浩時祥海吉公居上竺之爲板首眞誠有以識衆而安於小成是猶習江湖之流而遠者而猶江若湖也人有學聖人之道百氏猶江若湖也人有學聖人之道百氏之會日月星辰之所出入浩浩湯湯與天地混混徒望洋而歎微罔自失曰吁何如也吾言訊之爲何如也

來京師考試中第將行屬予爲之序予惟慶興之所知者眞誠有以識衆而舉而補之而言而隆通廢興相尋之曾未學者幾何時踵之而觀所至有往輒往易見江漢百谷之會日月星辰之所出入浩浩湯湯與天地混混徒望洋而歎微罔自失曰吁何如也吾言訊之爲何如也

汗未嘗不在其人也祥海之往數固懸於天道之以言而隆通廢興相尋之曾未學者幾何時踵之而觀所至有往輒往易見江漢百谷之會日月星辰之所出入浩浩湯湯與天地混混徒望洋而歎微罔自失曰吁何如也吾言訊之爲何如也

爲已任庶不負朝廷讓教之心矣當懸於天道之以言而隆通廢興相尋之曾未學者幾何時踵之而觀所至有往輒往易見江漢百谷之會日月星辰之所出入浩浩湯湯與天地混混徒望洋而歎微罔自失曰吁何如也吾言訊之爲何如也

依宏網於將墜焉耶

知不在是行也

釋妙聲送斯道成遊學上天竺序曰

學喜從賢者游與子遇於具區之上嘗觀夫水乎子嘗自徵具言以內東海之濱人居通內東海而南放於東溢登垂虹俯洞庭以包湖汪濊停蓄震蕩噴薄彌望數萬頃及北浮大江派天險極吳越之交其水天下之勢也自然巨浸乃慨然太息以爲天下之水莫此若也三三江州沽見邊爲外海於悍也

學喜從賢者游與子遇於具區之上嘗觀夫水乎子嘗自徵具言以內東海之濱人居通內東海而南放於東溢登垂虹俯洞庭以包湖汪濊停蓄震蕩噴薄彌望數萬頃及北浮大江派天險極吳越之交其水天下之勢也自然巨浸乃慨然太息以爲天下之水莫此若也三三江州沽見邊爲外海於悍也

駭鼉鼈鼉神造鬼設瞬息數千里莫測潮汐源委迹也目眩心掉報焉自愧其見之晚也

駭鼉鼈鼉神造鬼設瞬息數千里莫測潮汐源委迹也目眩心掉報焉自愧其見之晚也

天竺志卷十五　十五

見江漢百谷之會日月星辰之所出入浩浩湯湯與天地混混徒望洋而歎微罔自失曰吁何如也吾言訊之爲何如也

有至於是者乎向之所見若蹄涔耳何足以語大海也諸水果能納之不難也東海之域不難彼上人者海淨焉爲行而已流通廢興相尋之曾未學者幾何時踵之而觀所至有往輒往易見江漢百谷之會日月星辰之所出入浩浩湯湯與天地混混徒望洋而歎微罔自失曰吁何如也吾言訊之爲何如也

天下之壯觀哉吾聖人之道猶大全其敖然自足也宜哉孟子曰觀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信去聖人者也千以難之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信去聖人者也千以

富於春秋有志於聖人之道警諸水力學篤信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善言聖人者也千以

江湖之流而侵尋乎海矣果能力學篤信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善言聖人者也千以

措吾見其入聖賢之域不難也東海之域不難彼上人者海淨焉爲行而已流通廢興相尋之曾未學者幾何時踵之而觀所至有往輒往易見江漢百谷之會日月星辰之所出入浩浩湯湯與天地混混徒望洋而歎微罔自失曰吁何如也吾言訊之爲何如也

有日章法師弘台衡之學彼上人者海淨焉爲行而已流通廢興相尋之曾未學者幾何時踵之而觀所至有往輒往易見江漢百谷之會日月星辰之所出入浩浩湯湯與天地混混徒望洋而歎微罔自失曰吁何如也吾言訊之爲何如也

明楊守陳西湖歸隱序曰

杭僧綱司都綱性菴七一

今年壽六十又七

忽自歎曰世氣何澌澌若是也遂落落引去二時事師不聽其有爲詠詩相與歌詠其去既裝橫留成之而司

致仕不俟其報竟超然引去二時事師不聽其有爲詠詩相與歌詠其去既裝橫留成之而司

年未耄也相與留之不聽四眾走竭而師

又不聽其有爲詠詩相與歌詠其去既裝橫留成之而司

明陶望齡普門品序畧曰

普門品序畧曰

黃汝亨普門品序畧曰

今夫浪遊子行盡九州而不見母之音容語溫涼歡慘之意世必無是事也

而馳之若父慈眾子則亟捐而來之故世界穢濁菩薩必入火宅三毒煽方五慾方熾菩薩必趣三惡百劫長淪其間是故上天竺慈雲法師以普門品經余從耳入以至於目大師學佛者也佛之以因緣名余曰汝名是以序之余曰大師學佛者也佛之以因緣名余曰汝名是以序之

難險賊菩薩必赴故眾生若醫師急病有瘡痍弱喪久逝者焉則荷蠃而趨之

援臨安爲東南都會三吳百粵所奏其物九譯世增長鬬諍是故上天竺觀世音普門品經余從耳入以至於目大師學佛者也佛之以因緣名余曰汝名是以序之

尚易以從喈導淫慈方便力無畏施有靈蹟繙白崇卻嬌蓋香頭谷奔走百郡寺爲天台講

燈呗贊稱頌殷山慈雲法師辨才高賢講說頭陀苦行精勤懇至

品非以誘教聾俗振以圓音哉

是謂嵐喜笑巖壑回姿山靈呵禁龍天護持師

也運花刻漏靜禮六時金獸吐香單傳一指空

虛實際寂感而通自然心境俱

空出處兩忘何有於湖山乎哉

天竺志卷十五 十八

普薩慈憫羣生若醫師急病有瘡痍羣生則荷蠃而趨之譬如貧病癩弱喪失珍寶窮子捨父逃逝久住他國馳騁四方以求衣食

蔬筍社刪勸敘曰

古先主偕諸勝侶著湖于蔬筍之社

自甲辰乙巳客湖上人因不能誦普門品而不能解其慈悲普度圓通妙應之音容語溫涼歡慘之意世必無是事也

子行盡九州而不見母之音容語溫涼歡慘之意世必無是事也

子自甲辰乙巳客湖上人因不能誦普門品而不能解其慈悲普度圓通妙應之音容語溫涼歡慘之意世必無是事也

引

乎國朝則僅見靈竺之湖山祉勝眾秀公與孫繩公壽公與姚方伯輩然公太初輩之石門祉彼乃一觴一詠所嚮生春不過點染太平而已閒近則貞父居士開墾公之香嚴社伯霖居士也耶敬刪之可奉爲南北山之勸書何如其遠及靈公之蔬筍之人社然又舉象崴而不存烏能求其即俗起者其即潛洲三學學人貊子賓槩談書於雲凍之乎遠如爲急務好編衣廣唱雅風不覩其爲學也即業講求其眞禿居士也可羣可激有不風其爲教也可羣可激有不風其爲教也

明會元曹勳題上天竺重修前後殿引曰佛以七圓

受上生住相布施俱從妙明一點圓通不住相布施與不住山守僧本印中誠妙生滅圓通接引世眾悲愍流迷超苦趣惟虛能圓借靈能通以化善男子女人從五濁中稍有覺念莫不皈依三寶遵滌慳貪隨地下種隨人合性作逢陡作布施懇始見菩提承

慈清湛身不私一錢有即作現莊嚴聖貌或捐助緣本山僧眾需或修道路或錯鼎鐘作現前勝果本山僧眾鱗遲如上人眞誠字缶六斛資禮名賢經如一線上重務無可

而告山圓通大緣欲募本圓以請余笑謂侍僮曰

印中必有未了信來挾募本以餘始終如一線上重務無可

謂苦行修矣茲者年已字缶六斛資禮名賢經如一線上重務無可

有能出其右者年已字缶六斛資禮名賢經如一線上重務無可

修於我皇明成化年蒙皇恩寬免多額上供錢糧一萬石晉拓於前和南北二山果名僅重化緣大緝

廢舉無色燄乎新白茲年蒙皇恩寬免多額上供錢糧一萬石晉拓於前和南北二山果名僅重化緣大緝

語善士信人各捐所首而多方勸募以完此者所欲弓鞏傾囊繕葺金界官長金興王趾用其上

人圓種種如初則自捐歡喜金以輒汝然年發怒敕使營錢一觀老兄遺跡檄用其上

以一官身或眼現婆羅門種種現眾手眼以作之三十應二應一應百億重化身大緝

以宰心變現人類從念信捨珠玉俱屬浮說法眼通般若手無緣自己浮無門或從現

助變心現類從念信捨珠玉俱屬浮說法眼通般若手無緣自己浮無門或從現

上沙是誰磨自然勻平無有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疏密一念了是法門於利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題跋

蘇東坡題壁曰錢錫江公著柳雍同謁天竺辯才元祐六年正月七日

又曰元祐庚午辯才老師年始八十道俗相慶施千袈裟飯千僧七日而罷胃山蘇軾子瞻洛陽王瑜中玉安陸張璹金翁九江

又跋辯才和詩云辯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二矣平生初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乃如巧人織滿耳

又書天竺懷楚上人示若逵所寫經後曰懷楚北上示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

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多畫如海

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

趙清獻公詩序

元豐己未仲春甲子六月朔旦復來六年於茲矣僧辯才烹茗迓予因作四詩云

請歸田出遊南山南山宿老天竺今歲甲寅以守杭州得

蘇潁濱倡和詩序

潁濱自號潁溪濱太江以歸家恩召還將自宣威召子瞻以書告兄遺跡檄用其上

曰不如道欽溪錢塘一觀老兄子瞻以書告兄遺跡檄用其上

言至吳中迫於水凋不能久留十月八日遊上

秦少游跋云辯才法師湖天竺講南山壽聖院凡堂室齋閣山堂水泉佛菩薩僧房廊廡之名以經意復作詩發人之妙思信非世間言語所能形容也元豐二年八月高

南山不見乃作三小詩寄之

天竺子瞻昔與辯才相好今隔

唐天寶中天竺山秋夕雨月桂子一子成樹今月桂峯在焉至宋嘉熙則有種桂于記東坡有分桂花詩而上竺寺有樹大數圍面樹開延桂秋香芳馨閣以章其勝蓋嵩禪師所稱桂叢發奇香因憶洞冥記曰有遠飛鸞翹往夕還嘗銜桂子歸於南土固其異也

唐牛奇章僧孺性愛石以甲乙丙丁列石品太湖未會取於山以厚價而鬻故爲癖愛石者焉

宋寇萊公有妾名倩桃能詩書歌即一曲笙歌一匹綾故也公貶嶺南道杭倩疾甚謂公曰妾必不起葬于此山中無憾矣既卒公從之

東坡一日禮大士見座前普門品袖手展讀云咒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喟然歎曰佛自仁心豈有免人之一難而害人之一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人者何異也我體佛之意而改正之曰咒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不答曰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喟然歎曰佛自仁心豈有免人之一難而害人之一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人者何異也我體佛之意而改正之曰咒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不答曰

東坡過上天竺謁辯才辯才爲風折其一悵恨成一聯竟未得其續因舉以示公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滅卻虛窗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且潔故欲話間因言窗前兩松昨夜添明月作清光

東坡乞辯才塔碑於黃門與書曰海塔碑以兄與之中事惜乎火失其書翰也後東坡在黃州夢至西湖夢中亦知其爲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上塑釋迦文佛千二百尊皆作天竺山中葬狀殿東一殿題其額曰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在海月皆在焉僕散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覺異也自覺談佛不如兄及弟及黃門作之游故云我不識師面知師心也東坡在黃州夢至天竺山中有大士之靈凡郡中旱澇必請入城者大士無不慨然當道者不知有不知有玉皇大帝而大士之尊獨著於人間宋淳熙辛丑夏秋之旱迎大士就城宣聖旨到寺禱雨時有詩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城裏請觀音卻下山時過溫州廟人人識之兩中若東坡詩曰甕欲老谷麥欲黃前故人人白玉兮酒一杯人人黑衣仙人坐高堂東坡之念已勤而未發故若有憾焉則後之念已勤而未發故若有嘆焉已而渡江何適而非大士之所在乎錢塘西湖靈竺蓋大士之所願游而不獲余在錢塘十月值虜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北潮一至上竺而已晚往來浙江三洞請勝處輒留數日非與盡不歸乃知山林正擘亦各有分非軒冕者所可得天固付之常人野老也

宋孝宗乾道間小嶺論詩談杜工部妙處彭伸華遊天竺及冠帶既覺亡之

宋永嘉甄龍友善潛稽大書上竺壁間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方之人兮孝宗臨幸稱賞命物色其人白玉之謂也大士贊曰柳葉雙眉翠桃花好面皮夫是之謂歟

葉少蘊云者仕宦適至末有不厭足所願游而不獲余在錢塘十月值虜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北潮一至上竺而已晚往來浙江何適而非大士之所在乎錢塘西湖靈竺蓋大士之所願游而不獲余在錢塘十月值虜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北潮一至上竺而已晚往來浙江何適而非大士之所在乎錢塘西湖靈竺蓋大士之所願游而不獲余在錢塘十月值虜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北潮一至上竺而已晚往來浙江何適而非大士之所在乎

宋儀王名仲湜嘗游上天竺寺有山名落半峰花之句盛爲時人傳誦王衡生有紫光照室視之則卵以孕剖而得嬰兒焉

靖康時大軍欲擁王立之王付劍固卻而人忽驚起衝南渡卒葬山中

中山杜少陵可殺鄴筆開之告人林彭在天竺謀殺人矣問所謀之人則曰杜少陵喧傳縉紳間聞者絕倒

李金庭之流寓上天竺也與諸房齋欵後五雲山僧亦競友之有嘲之曰

爾盡三天竺
喫過五雲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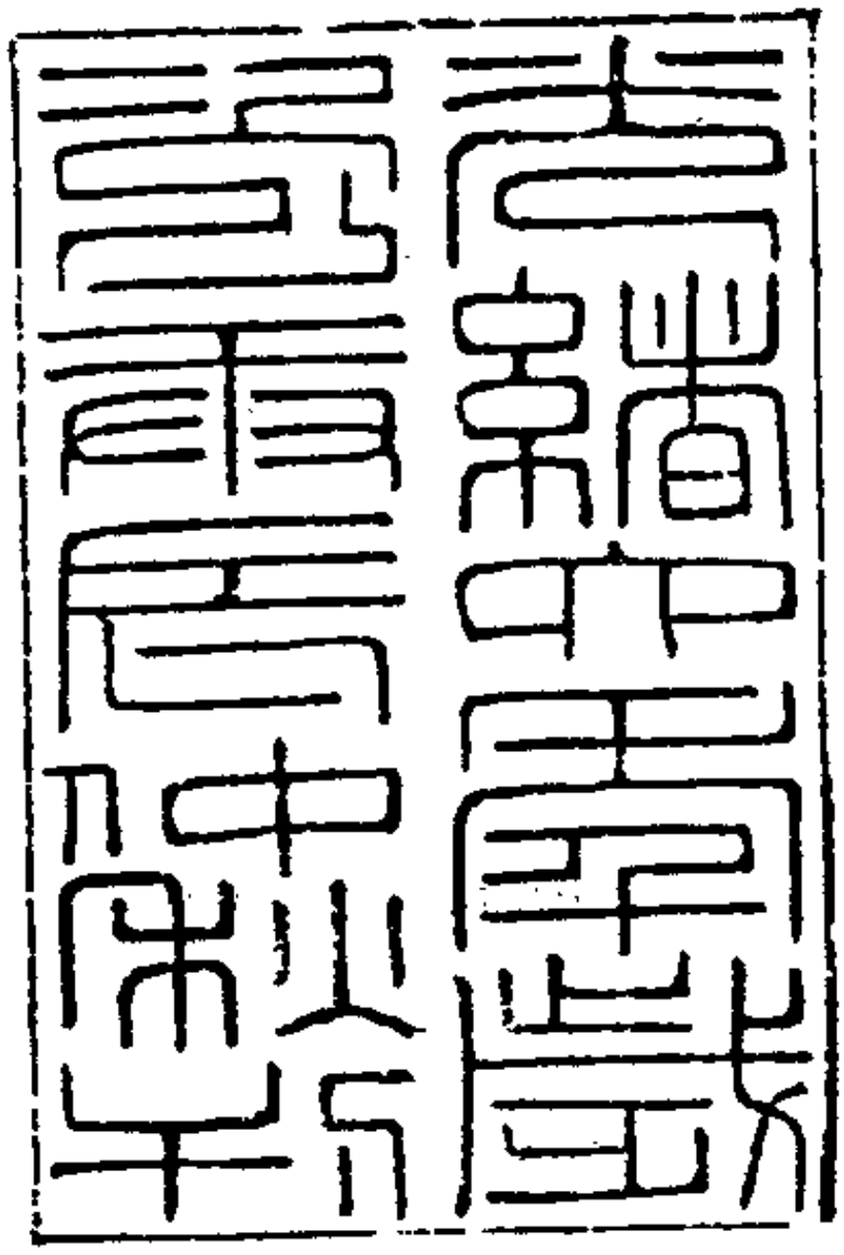
壬申六月廿四日大風西山水發山崩地裂百家死者數百人城牆及民廬數千丈靈隱諸剎圮街市乘舟而行是歲大饑崇禎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西山風雨大水發崩壞僧俗廬舍及道路惟天竺靈隱雲棲虎跑爲甚慈雲瑞光塔亦爲衝損是秋民儉且疫嗣後累歲薦饑

嘉靖中海寇倡亂來杭抵行春橋九聖松而上欲至天竺山忽見一娘人身長丈餘黑如漆手執巨棍立於當路四圍山頂一望皆樹旗幟晴空杲日倏而掣電轟雷寇知是神兵遁去遂建黑觀音堂至今山中老宿能盛談其事乃知菩薩三十二應現隨類化身或黑或白或爲黃金初無定色皆可祈響答凡禱捷驗如執一色以求此庸愚之見耳

上天竺講寺志卷十五終

流香一覽

岡田齋署檢



序

原夫溪山之有志猶國家之有史也史以記事務直而不務華志以記蹟務實而猶務詳總之要如列眉指掌毫髮不爽使後之覽者過目瞭然而知盛衰興廢之所由來躍然喜惕然懼各各興起其勸善懲惡之心因之沿革以垂不朽者也然掌史者若司馬公尚不能纂太丁太甲實錄採志者雖謝東山又豈能盡雁宕天台全面目哉況去古逾遠在城不淪而爲屠沽雜踏之市在山不沒而爲牛溲馬勃之場者亦幾希矣此流香一覽之所由詠也夫流香溪爲法華祖師肇迹之基法華祖師爲法華山著名之寶乃先儒所謂五百年一出世者也無何竟略之於武林志僅詳之於異聞記至若西溪志且并其略而亡之矣幸有亡不得者則法華塢塢口古法華亭塢深處臥雲菴昭昭實蹟猶足昭著人耳目也余於是核之以志證之以蹟考之以義說者正之闕者補之首從法華山入法華塢由一溪經兩山度四橋歷三十一蘭若并及十峯十泉凡可馳目而手指者甲乙編之爲題卽之以詠語尚直蹟尚詳名曰流香一覽欲使後之觀者按迹而求溪山之勝展卷悉在眉目間也昔吾天皇密祖登新安黃山顏其額曰到者方知當其時蓋深得乎山川之靈奇要非口耳所可傳授萬一則余茲詠也又只丹青家寫生似而已欲求其眞亦當告之曰到者方知時

康熙乙未臘八日覺堂道人明開題於天隱菴之偶軒

又序

余嘗閱異聞記云石晉天福間高僧隱山養道日課法華長逝之後瘞全身於臥雲深處遂感十八里盡產蓮花三日萎去一枝榮豔獨留七日土人從而掘之乃得其根於僧舌上遂目其僧曰法華祖師名其山曰法華山當事聞之特建法華亭以彰靈異嗣後晦蹟潛修者接踵而至茆菴精舍掩映溪山晨經夕梵無分伏臘間亦蓮生陸地泉迸高岡至今稱爲隱勝余心嚮往其處口因能誦其言也癸巳春謝事禾之普明偶來法華塢之天隱以居身輕無累飽飯之所云者尋覓西溪志一爲之折衷而西溪志獨述曇翼在秦望山誦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生來試舊蹟以證緣起又云廟塢相傳有彥翼二師隱此誦經每感紅蓮澗生清泉石裂獨法華祖師竟杳然烏有也幸法華塢古法華亭臥雲庵諸遺蹟尚在庶乎異聞記猶足徵也夫有法華山又有法華塢則法華祖師在茲塢也明矣法華亭在塢口則爲法華塢之法華祖師而建也又明矣臥雲菴在塢最深處則爲祖師課經并瘞全身之地又明矣至若今之三十一菴

王石晉之法華祖師猶夫朝諸侯而傳正統之文武庶不使一代異人泯然淹沒且徵我名山間氣不孤不又源遠而流長乎

天隱主人覺堂開具宜氏輯著

雨峯道人朱宗文景亭父校閱

法華山

武林西湖西一山其陽爲玉泉鷲嶺天竺其陰自泰亭抵留下輦道盤山足東西橫亘一十八里俱名法華山穿雲度澗歷山塢村市有橋有亭西溪入望皆梅花竹樹極盡奧僻之勝

晉代有高僧養晦住茲山寄身儼物外高踪絶躋攀深塢雲可臥縛茆以爲關日夕誦法華六根超塵寰優游歲復歲痊彼白雲鬱瑞應十八里紅蓮花斑斑一枝舌上生尤徵非等閒自此昭靈異芳名著兩間

其二

十八里名山鬱紆環輦路穿雲歷村市疊嶂橫煙樹閒亭足憩息西溪在指顧密竹障遠天梅花擁村塢花時白如雪人家隱香霧中有諸蘭若落落晨星布春筍勝淇園春茶同日鑄林泉殊秀雅開曠尤堪慕江左風流客自昔先馳騖有謝東山遺蹟我亦愛煙霞年來漸成癖

古法華亭

在法華塢口跨輦道造石柱瓦遺三間舊有橫山六松長元祚江先生書額今廢余特爲補之

有山斯有塢有塢斯有亭此蹟今誰說西溪幸有銘遠通千里客近挹兩山青謂東西兩山舊額重題出橫山目可冥

開化菴

與亭接址明萬歷間嘉禾馮祭酒具區公重修父老猶見其題今又廢余亦爲補出

小結古亭齊從來道者棲門開當輦道化被浙東西噴瀑雙龍近搖空萬竹低風流馮祭酒猶見舊留題

法華塢

從法華亭入抵現瑞峯約四里許茂林修竹兩山交映中爲流香溪透迤百折人行其間不啻山陰道上

一徑入深雲林泉三四里千松雜萬竹東西山媲美中有諸蘭若相對一溪水溪水日夜鳴鐘魚聲不已祖師雖長往代不無佳士伏鱗遵晦時健翮乘風起煙霞眼中幻邱壑心堪死幽隱說廬山廬山那過此

流香溪

與塢俱深發源於法華梅花兩泉因名流香一溪水潺潺界破東西山二泉深其源清香足稱尊行運不少歇流出雙龍闕水口旋注在西溪盈渚復盈隄無情入江海爲欲障幽棲

羅莊

入塢路東第一茅搆當塢之坎方也法華塢之水口雙龍闕在莊左

羅氏何時人兩世八弟兄家近雙龍闕安分不求名春風耕鑿餘禽鳥繞舍鳴雖謂非隱逸頗愜幽居情

雙龍闕

在羅莊之巽隅即流香溪水口也東西兩山兩石相向峭拔如龍中斷咫尺如闕因名

雙龍問何心左右對飛來云塢有高人白業超氛埃藉此一溪水樂飢養聖胎汗漫去難回闕濫令悠哉

古梅菴

在髻珠峯下崇禎間六銷大禪師建有耕煙

叟張適題額因菴多古梅故以爲名今亡

結菴傍古梅古梅安在哉古梅以名菴菴尚可游採

有名即有實畢竟非空談

精進林

在護龍峯下竹居老宿於內潛修日背法華經一部路伯崔居士嘉其精進因索顯亭嚴都諫題額贈之菴後有源泉

不到東山下幽深許孰知精進人不返林泉仍舊時陰雲翳蓊鬱鳥雀喧高枝白日照青溪浩然發長思

上乘菴

在東山與精進竝爲前朝日輪尼僧捨蓮居本金法師休老處時有大藏今亡

蓮居初罷講巖谷窮幽討心不忘上乘環積多法寶

引溪聲廣長伴身形枯槁轉盼幾何時空庭滿荒草

天泉菴

在西山國初淨空禪師重建今又廢爲山家地矣惟故址天泉尚在

未曾遭劫火底事早成灰瓦石亦無蹟那復有蒼苔

留得萬斛泉有心人再來

定慧菴

在西山爲瑞光老宿掩關處逝世後茶毘堅固珠無算牙齒不壞其嗣達源相繼焚修遺風不墜門有喬木合三抱許

點破西山碧照耀東山青六載掩關人持律不持經

持律澄定水慧業自芳馨遺蔭到於今古木幾通靈

曉菴

在流香溪最窄下處繩牀經案外僅可容膝

可愛最曉菴小結流香底流水自入戶流雲封不啟

揚之鼎可烹抑之缽可洗入勿嫌卑陋大好巖穴體

藕香橋

自塢至此里許舊志名梵香橋因洪水崩潰

片石不存雪崖主人文穆禪宿重建取古詩

如入藕花香世界之句以名

高臥流香溪橫跨東西山雲木望中深流水常潺潺

春風百花香鷗鳥相對閒半是藕香國清淨非人間

古塔院

在西山高處爲古德法師塔左有合山普同

古有本菴眷屬普同博山艤禪師有記雲問

錢京兆有銘錢塘陳文學有志順治辛卯門

人焉智炯等重建

聞道談經處頻經天雨花法兩足東南義虎走天涯

師凡翻講染指法味者不可勝紀

如爲霖和尚素華大師尤爲最著功業彰身後窣堵

藏雲搆山月照簷楹清輝連北斗

八齋

在東山最幽僻處前朝雲棲下心光法師建

海昌吳選部有記蔡子穀居士有讚白巖位

中和尚有額

行過藕香橋仄徑上青靄義虎臥其中風聞崖壑外

一時軒冕客紛紛以類會翰墨蹟未乾千秋彰不昧

塔院

在八齋之南卽心光法師藏眞處

紺宇覆青山青山埋白骨白骨應未寒紺宇何摧殘

衰榮一時事都入浮雲看

聽松菴

在東山前朝鄭思泉居士爲供養自先大師

結屋倚長松日夕聽松風是非不入耳心與世緣空

今日非疇昔屋破人形絕天風空自號長松半摧折

法楞

在西山天啟甲子玉菴老衲建影不出山者

三十年日課法華楞嚴故有楊升題額以贈

之又有汝霖贈人中第一之額得度弟子九

千人年七十顏貌如童道俗咸稱耆宿

在世能忘世人中第一人住山三十載足不染黃塵
棲心在法楞惟以道爲親風韻盛一時兩朝未盡論
繩繩胸下子能不勉自新

翦雲菴

在西山本朝歸休禪師重建

竹塢肯歸休營營同嚼蠟坐翦一片雲漫補百結衲
旭日東山照閒眠不下榻開門忽長嘯崖谷相酬答

天隱菴

在東山南宋宰建因名至本朝腐敗不堪
雪清和尚爲之重建尋爲在城三聖菴本眞

大師住靜康熙癸巳春乃爲覺堂道人退居
蓋自本大師授之也道人居之願自得情見
乎詩

身幸棲幽隱心恆頌上天風雨不鳴條破塊年又年
二事日自足一枕夜高眠更不假修持已證人中仙

雪崖

在東山門臨流香溪有九松高插雲漢前朝
係湛然和尚住靜處有石鐫陶太史贈雪崖
之額蓋以中奉如來出山相也後爲法嗣相
繼住靜至本朝雨新老宿重修顧且菴侍御
顏曰九松居今經七代皆湛然和尚法乳
九松插青天雪崖已高古崖下修證人豈止六年若
種松挂明月清光當戶吐開崖接清溪灌花兼灌圃
屈指經七代繩繩俱步武

招隱橋

艮坤跨溪最爲幽邃以深入在澗故名招隱
過橋惟在澗來人欲何之白雲滿巖阿不是爲霖時
招我隱君子永此共棲遲

在澗菴

在西山香花峯之半腰崇禎十七年覺林禪

師建有黃茂榛題額後爲淵默老宿挂錫一
先奇復顏曰香雲供養
託意俱隱淪棲身緣在澗不是薄世榮浮生事如幻
青山靜掩扉粗糲抵輕肥人生適意耳何心事樞機

青蓮菴

在東山傳自古尊宿誦法華經產青蓮處因
名

一楹深竹裏高齋納斜照清風面面吹可以滌長嘯
泉石常在眼煙霞憑遠眺傳說產青蓮千古名堪弔
團瓢

緣青蓮而上一間四角如瓢因名
身外無長物生涯寄一瓢問渠何寂寞兩眼視青霄
願得瓢也無吾生眞逍遙
憩息菴
在東山其先爲永慶順治元年雲棲下融然
禪師重建易今名
百城游歷倦憩息須山宅小結尖頭屋短垣甃亂石
絕俗亦無心聊以娛朝夕梅花春滿門不拒風塵客
梵香橋
斜跨溪上接雲岫菴居塢之中清梵四徹因

以舊志之梵香名之
山轉溪亦轉溪行山更遠片雲橋上白轉疑橋隔斷
可愛鐘聲音前後聲相喚徘徊足不前知入塢之半
雲岫菴
在西山其先爲雲水居本朝易今額錢塘文
學俞時篤書
白雲本無心出岫高人以爲居占盡羣峯秀
四圍擁修竹翠色當窗透清絕聽泉琴梵香橋下奏
休菴
在路西弘光元年鋮幢禪師建有杭太守張

奇逢書額今癸巳春徐冢宰題曰閒淡居
劃破浮生理休心且住菴明月出東山虛堂月一龕
展卷從吾好古人常晤談回首塵中人憑何作指南
問雲橋
在休菴之右乾弭跨溪橋下岐徑深杳無際
因名問雲
行行復行行行上問雲橋擬欲下橋去雙徑雲遙遙
傍溪南進直抵現瑞峯下橫入東山則爲眠雲菴雲巢借問雲中人雲徑一何深
欲尋雲起處何處易爲尋
雲巢菴

在法螺峯絕頂舊爲八角茅瓢崇禎間思修
禪師焚修增搆懺堂三楹仰盂泉在側可供
飲灌
高踞螺峯頂雲搆仿巢居孟泉水盈盈松花食有餘
懺堂面南開盤名徹不虛繼起惜無人山光消侵漁
眠雲室
在法螺一雨兩峯之間最爲幽遠舊名美音
菴海昌吳選部題以侍側一峯爲鸚鵡峯也
先爲山曉和尚住靜後爲濟水和尚著書處
易今額現爲懶石和尚隱居杭太守張公顏

曰狂瀾一柱厨有簑衣泉中多潛龍隱現不測

獨踞東山曲閒眠雲一屋放眼面前山只見青青竹泉深龍可潛林深鶴可宿一等住山人追踪非碌碌

翠峯菴

在西山相對眠雲明萬歷間建有華亭董太史書額爲偃亭和尚養閒處後爲法嗣住靜今住持其孫也因歲久傾圮易之爲樓

疇昔翠峯菴今日翠峯樓登樓看明月月月是中秋本不市侈富亦非顯營求志不負先人餘徽蔭末流

梅溪菴

在一雨峯下舊爲藥師菴於今庚辰秋爲幻艇遂機兩大師養閒處至甲申幻大師謝世遂大師重建易今額蓋以有梅兼近溪也其謙卑自牧和光及物有識者咸謂有光風霽月景象

梅溪庭院靜靜在溪之旁溪聲清且長梅花潔且香主人意與適心齋而坐忘浮雲身世事縞縞付晴暘

怡雲菴

在西山高處

何以慰生平雲山足自怡豈是僻隱遁顯晦宜乘時泉飲檻前溪花看當窗枝自得於心耳人知亦奚爲

肯菴

與怡雲並稍上明惟心禪師建有錢塘吳介題額并跋蓋取惟人自肯之意

男兒生世間誰肯老巖隈一心但肯死百念俱成灰棄我不足論用我猶未來門徑滿蒼苔何處惹塵埃

普光菴

在多寶峯頂崇禎丙子春普光禪師建因名

丁亥間爲性融法師住靜一名翠巖雲間陳

徵君題一名有竹居華亭董太史題一名飲翠於越謝弘儀題一名引香錢塘俞時篤題

左右小閣可供眺覽

蘭若高深處微茫復道通層巒俱入望松竹有無中旭日初出海當窗先見紅題品多名儒尤足想遺風

梵菴

在東山崇禎間江干梵天寺智滿禪師建因名菴前有鳩頭竹可爲杖今屬正峯所攝

人自梵天來還搆梵菴居一衲老寒嘯不與時盈虛人生只一隙大塊總一廬目前能自由身後問何如

三陽窩
在梵菴礎下卽三普同塔也爲普明老宿建
廣聚四眾朽骨嫌於無陽名曰陽窩又以當
塢之巽隅陽氣始此名曰陽窩
雲籠三陽窩下聚舍生骨貴賤同等倫男女不踰越
巽風吹鬼火出沒猶恍惚明月落西山閒閒大休歇
正峯
在流香溪之西背離面坎坐現瑞峯之正脈
因名順治元年超翼禪師建海昌查太史書
額

獨羨正峯菴流香作門徑夾輔東西山邱壑尤明勝
籬下梅花泉飲之香且鮮試問源何處澄澄底見天
飲峯菴
在西山奧處順治元年寶賢禪師建廚有鑿
泉可供飲滌
客逐何紛紛還鄉幾衣錦回頭買一峯自鑿聊自飲
不枉韶光喪且以消塵妄何必頭上霜空令自惆悵
樹雪林
在塢最深處背離面坎卽晉法華祖師臥雲
舊址也本朝吏科給事鶴山王公同吳梅梁
重修易今額慿有高人住靜今爲戒月大師
隱居亦課法華日不暫廢飲濯有裂泉大旱
亦不竭
宵渺翠微中堂搆憑雲發咸說樹雪林卽是臥雲窟
法華香到今裂泉流不竭雲霞連現瑞祖師猶出沒
白雲堆
進樹雪林里許在現瑞寶蓮兩峯之中法華
祖師痤全身處不塚不塔累石成堆時有雲
臥其上因名
東西山崔嵬中圍白雲堆白雲堆不散散去仍復來

應護堆中人舌頭猶未灰何時幸再見青蓮一枝開
現瑞峯
在塢之離宮流香溪發源處下有法華祖師
白雲堆產舌上蓮花故名舊名騰弓尖以峭
拔峻遠清丈不到故名與南北兩峯鼎峙若
造其巔則西湖錢塘如視諸掌
奇哉騰弓尖仰望徒見影羣峯走腳下雲木咸引領
放離火大光現流香瑞景迸出法華泉洽洽如發請
昔佛說法華時先爲放光現
瑞然後舍利弗發問申請
寶蓮峯

與現瑞峯並居東山法華經妙音菩薩爲欲
聽法華經故不起於座現三昧力化作八萬
四千眾寶蓮華徧滿娑婆故名
先覺棲神地靈奇別一天人間那得有火裏一枝蓮
一雨峯
在塢之巽方取法華經一雲所雨土地蔈林
稱其種性咸遂生長以名
一雨東南普草木稱芳菲返景還相照流霞欲染衣
多寶峯
在塢之坤方取法華經多寶如來爲欲聽說
經故從地涌出以名

爲愛金地平卽從金地涌多寶猶有峯法華豈無種
長者峯
界乎坤兌之間另一小峯取法華經財富長
者慰諭其子我實汝父之意以名
不與羣峯伍低低另一頭笑看窮子輩外走何時休
法螺峯
在塢之震方得震響之義法華經佛欲說法
吹大法螺故名
耳力貴目力功德在音聞法螺讖震響大地布慈雲

鍾靈一拳石乘載不辭勞勇健能甯靜蔥生萬樹高
香花峯
在塢之兌方取法華經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得現一切色身三昧隨散種種奇香妙花來
供養佛并法華經故名

香雨海此岸花散曼殊沙此中清意味眞是道人家
髻珠峯
在塢之乾宮西山第一峯也其形圓聳如髻
法華經髻中明珠今以與人因名
南國繁華地流香只一隅知音特相訪敢惜髻中珠
護龍峯
當塢之坎方東山第一峯也有岩巉邁往之
勢突然而止法華經諸大龍王各以本願力
守護持法華經者因名
拱嶽奔流勢千牛不可攀何因肯回首有意護名山

法華泉
在現峯之半腰石壁數仞從頂迸出創智
法華祖師飲濯者也因名
養晦人何處流泉尚有名泠然下石壁隱約課經聲
裂泉
在樹雪林側裂地涌出一名靈泉靈異啟兆
因名
裂破千尋石迸出一泓碧溪山不重道何處來靈蹟
鑿泉
在飲峯廚下鑿窄爲飲因名一名乳泉味濃
流香一覽 七
如乳故名
始鑿旁燥土再鑿溼土覩鑿鑿不自休涌泉味如乳
梅花泉
在正峯籬外已見西溪志
澄澄一潭泉茆舍竹籬邊不必頻評品梅花名有年
簑衣泉
在眠雲廚側
微微通萬派不失朝宗處大雨濯簑衣輸池晴卽住
仰盂泉
在雲巢側當震峯之頂因名
孟泉碧如靛自古不栽蓮堪笑東林社虛名世上傳
一勺泉
在天隱不涸不溢因名
有此一勺泉何須百尺井甕杓隨自宜不勞悲短綆
源泉
在精進林晝夜常流因名
源泉日夜流曾不計春秋有眼明如鏡看人輪白頭
萬斛泉
卽天泉深廣可容萬斛
盈盈一鑑中萬斛量不竭莫是底通天夜夜浸明月
流香一覽 八
養珠泉
在雙龍闕下
湛湛流香水清清聚一潭養得珠如月雙龍仔細探
八景詩附
東山新月
如鉤新月挂青霄劃破陰陽似一刀望裏影同弓背
曲吐時弦出嶺頭高懸將戶口堪垂幔拋向江心好
釣鼇漸遠更憐光若線拈來足我補春袍
西山旭日
望斷扶桑一抹煙誰家公子弄珍妍珊瑚鑄鏡推出

海琥珀爲盤拋上天形似沙彌都起早心空大士幾
高眠一彈指頃光千丈射破重霞到眼前

清曉疏鐘

衲被繩牀睡足時林泉深處打鐘遲數聲縹渺穿雲
澗幾陣悠揚繞樹枝點破愚人息妄想喚醒騷客賦
新詩并教催起高眠子一枕休耽夢似癡

黃昏雜梵

百鳥依棲人語靜喧喧梵吹動林虛上方鼓接下方
磬東嶺鐘連西嶺魚竹浪微微衝碧落泉聲隱隱上
階除輕風吹起松梢月併作清音入我廬

花晨掘筍

山地芳榮穀雨前每因裂土掘春鮮宛然瓊樹身微
紫酷似鸚哥觜帶圓雪藕未堪方脆美珠蘭差可喻
香妍短長常在二三尺臥亂煙花溪路邊

月夜焙茶

深沐東皇雨露恩摘來松火焙黃昏清乘月色浮盈
塢香逐夜光蒸遠村七椀盧同難釋日三杯陸羽暗
消魂試新旋煮流香水龍井蒙山何足論

九松雪霽

積雪千峯未始消寒光猶掩曙光遙九松捧日呈高
潔一塢看龍勢動搖鱗甲欲舒煙幕幕虬枝似送雲
飄飄嚴阿也渥陽和澤何必虛名封盛朝

萬竹秋高

千竿萬竿溪西東一陣兩陣動秋風拂拭煙塵飛嶺
外簸揚高潔起山中虛心自可師君子勁節惟堪友
遠公鐘磬黃昏霜月曉稟然清梵醒盲聾

靈巫隱寺誌

光緒戊子季春月

退圃王文詔署

錢唐丁氏嘉惠堂重刊行

靈隱寺志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孫治撰徐增重編治字宇台仁和人增字子能吳縣人其書因明萬厤中昌黎白珩之志稍增損之體例與他志略同惟以宦遊寄寓之人概收之人物一門則事涉創造於義未安

武林靈隱寺誌序

名山多有誌而作者殊難其人非作者之難其人而名山之難誌也蓋紀事務奇則怪迂以濫耳標理猥幷則龐雜以淆目而徑露寡聞者畏上古如雷門好奇弔詭者視世俗如蒙葺甚矣名山之難誌而益以見作者之難其人也予讀樵者誌靈隱十二卷雅而不誣贍而有體其舉賸也雖幽隱不廢其述類也雖猥近不遺斌斌乎置于古作者之間又奚疑焉余生長武林喜述舊聞即如葛立之鶴林玉露僧懷顯錢唐勝蹟傳牧西湖古事周益公平園日記牟應隆隆

山雜記四水潛夫武林舊事楊瑀山居新錄岳珂桯史劉孟熙霏屑錄葉子奇草木子之類名不能盡述而存者或寡樵者網羅無所缺失按部就班入其中者如玄圃西山侯鯖獵髓無以異也又其逸氣雋句又如讀先秦以上檀考公穀之書予驚怖其言而無極也肰則具德和尚重興靈隱功冠八紘道光千載而斯誌直空前後其不朽矣乎樵者爲誰子友孫子宇台孫子之稱西山樵者蓋其志也康熙二年歲次癸卯秋八月嚴沆顥亭氏撰

序

昔大聖人之立教垂世也皆有時節因緣葢不於前不於後適當其際因時制宜之謂也釋迦老子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始以因緣次以境智終以般若解脫末後拈花此正法之時節因緣也既而阿難結集鳩摩羅什翻譯乃至康僧會之建塔梁武帝之懺法此象法之時節因緣也是時講席彌天法師爭立妙論狃于文字達摩從西天來直提正令掃盡見聞此祖師之時節因緣也今已在末法中矣興末法之聖人豈尚有待歟蒼生困苦已深末法之聖人其心

不知若何汲汲而無如時節因緣之未至也震旦自孔子述經後五六百年聖教漸遠司馬遷本太史公以成史記于是班固從而倣之輯前漢一代事蹟而爲書自此而降代各一書故有二十一史之稱史記中列八書前漢書乃變而爲十志後世人又倣之于是郡縣有誌寺亦有誌此武林靈隱寺誌所由來也靈隱寺誌最初者已不可得見所得見者白誌與孫誌耳白子佩氏爲易菴大師修誌在明萬厤壬辰孫宇台氏爲具德和尚修誌在康熙癸卯九年冬余過靈隱時晦山和尚住持屬余重修之鄭夾漈嘗有言誌者憲章之所賴非深于典故者不能江文通亦云修史之難莫過于誌吾輩不諳法門事則修寺誌尤難乎史遷謂之整齊故事一似易之此在子長則肰後漢而下正以整齊爲難耳余幼嘗侍教于大君于矣習其緒論今余已六十衰遲自棄從不敢身預其事茲既已有人整齊之而余何必復修之修之而余不辭者葢有故焉聖歎嘗言之適幸作得一篇文字可惜早間欲作而爲他事所奪失卻一篇文字假令不作明日作當更另有一篇文字此深知時節因緣之道者也是故在易菴時有易菴時之靈隱誌書

在具和尚時有具和尚時之靈隱誌書在晦和尚時又有晦和尚時之靈隱誌書時節因緣先後固不得相假也雖肰人各有心各如其面用我之手握我之筆發抒我之意以爲我所修之誌各求其當遑計修誌之前有其人焉不敢與之或有異同又遑計吾誌修之後有其人焉與我絕不異同也卽我既修之後屬我重修我亦不能必其無異同焉時節因緣而已矣康熙十年歲在辛亥夏六月望日吳門徐增子能氏書于靈隱寺面壁軒

樵者於樵之外無所事焉肰武林爲佳山水而樵者又生長其間則安得默肰而已耶具德禮和尙臨濟之大宗匠也其以眾人之請而來至此也葢翦其蓬蒿而居之越十有三載而琳官梵宇煥肰而鼎新焉樵者樂山林之寵榮又不可以無志雖肰靈隱有志前此矣萬厤三年昌黎白氏之所修者吾見之矣白氏爲志凡三易稿而帝虎雜出年祀淆亂況以陋劣如樵者哉雖肰以大師之靈竭樵之志慮則於今昔記載或冀其有當於萬一焉馬耳若以比方於楊衒之洛陽伽藍則樵豈敢康熙二年癸卯秋七月西山樵者孫治撰

靈隱寺誌孫序　一

靈隱寺誌總目
序
山圖
卷之一
開山　重興　山水
卷之二
梵宇　古塔　古蹟
卷之三上
禪祖
卷之三下
靈隱寺誌目錄　一
禪祖
卷之四
法語
卷之五上
檀越
卷之五下
人物
卷之六上
藝文　碑記
卷之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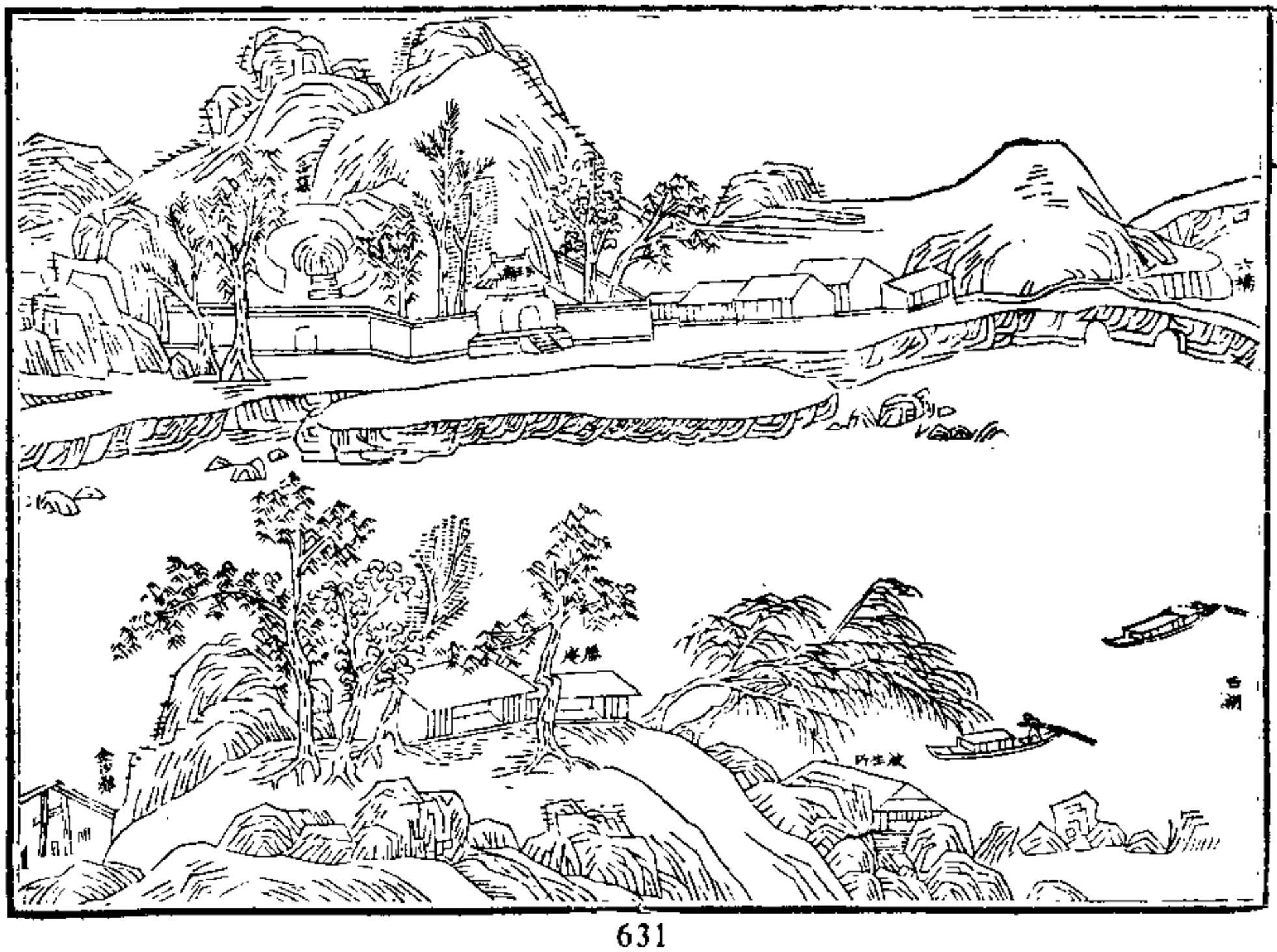
藝文 記 序
疏 贊 言
卷之七
藝文 跋 啓
行狀
卷之八 附山地數
詩 遺事 雜記
山地蕩總目
舊存
檀施
靈隱寺誌目錄 一
續置
志 表 書
論 銘
塔銘 塔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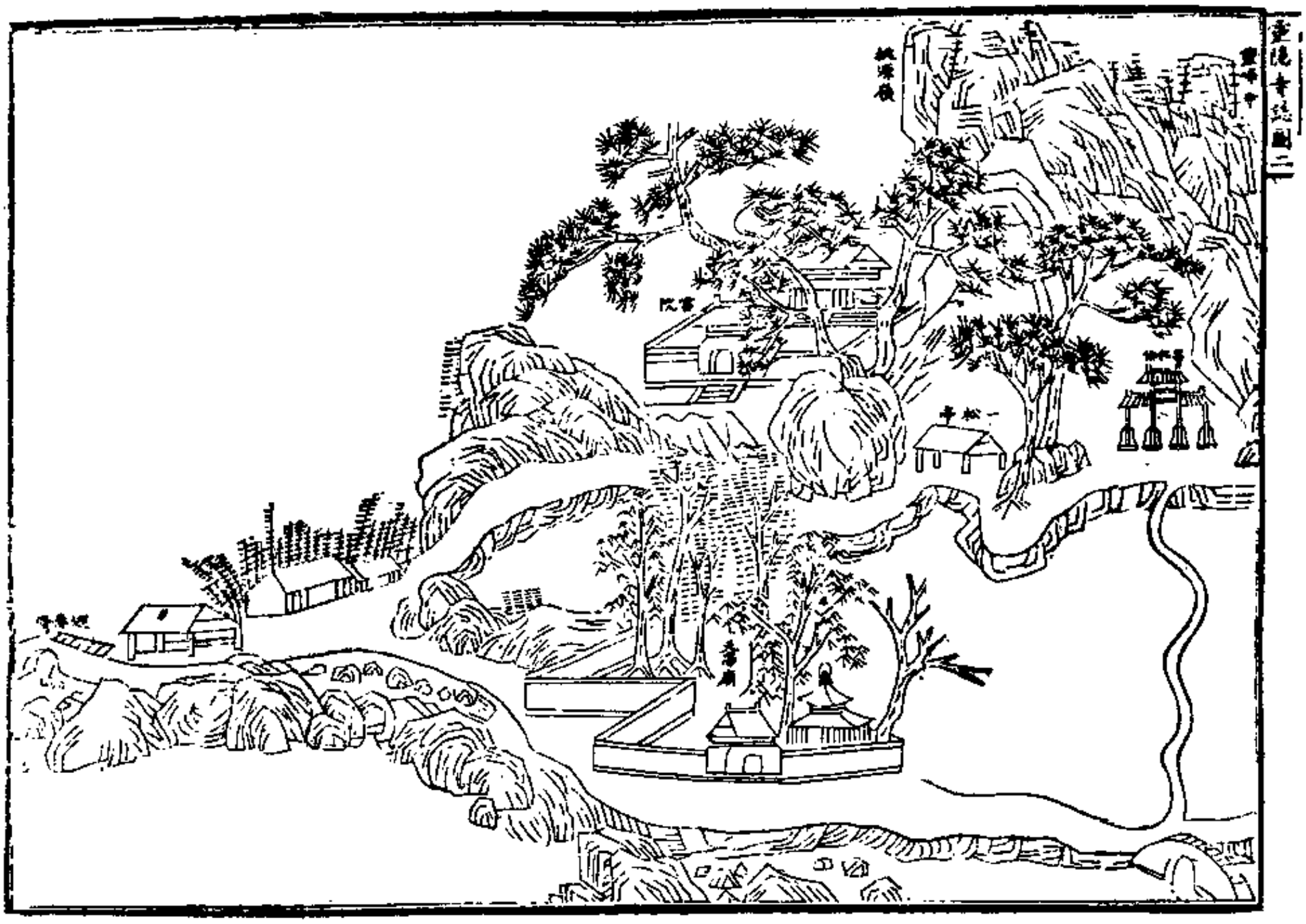
靈隱寺誌序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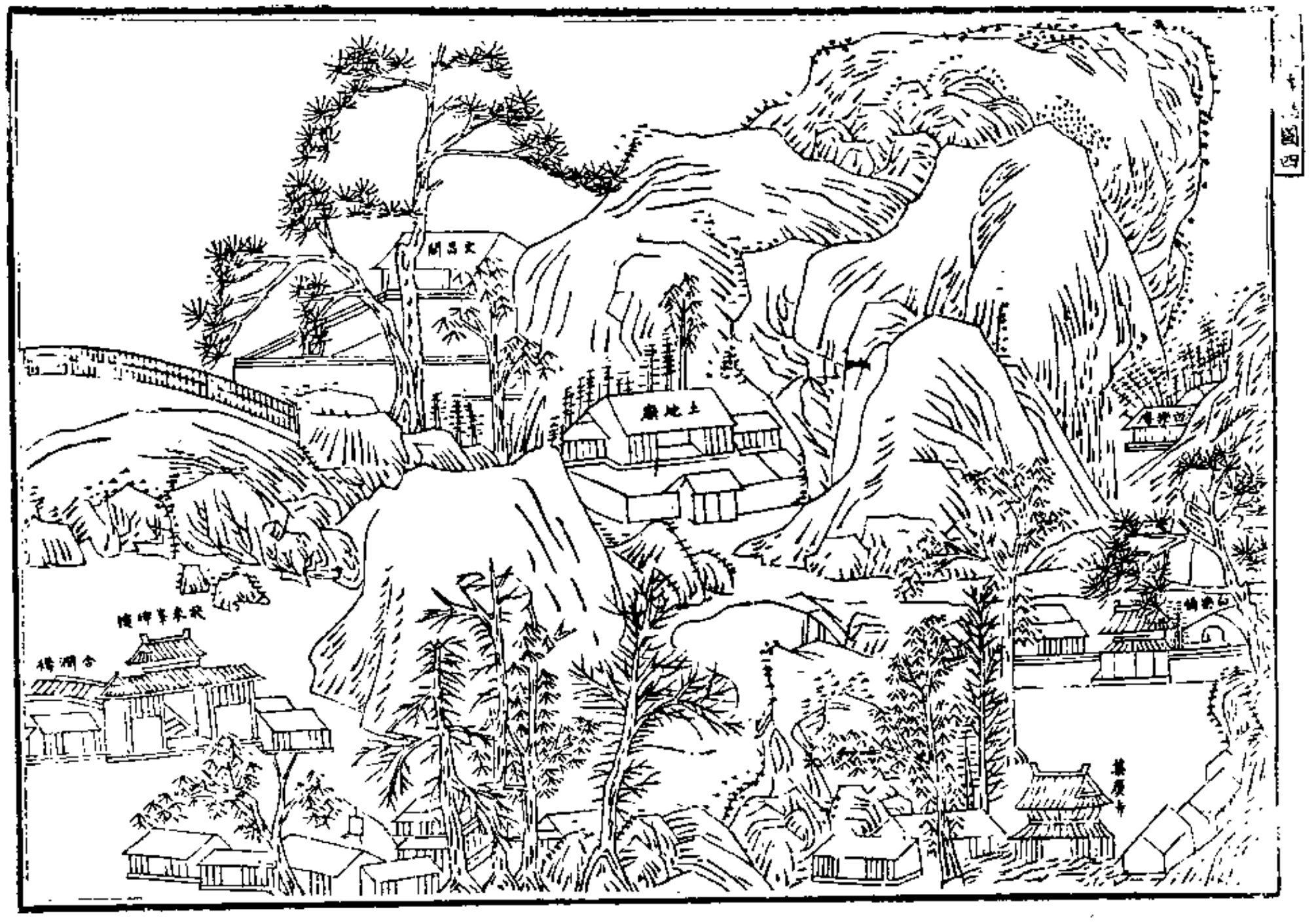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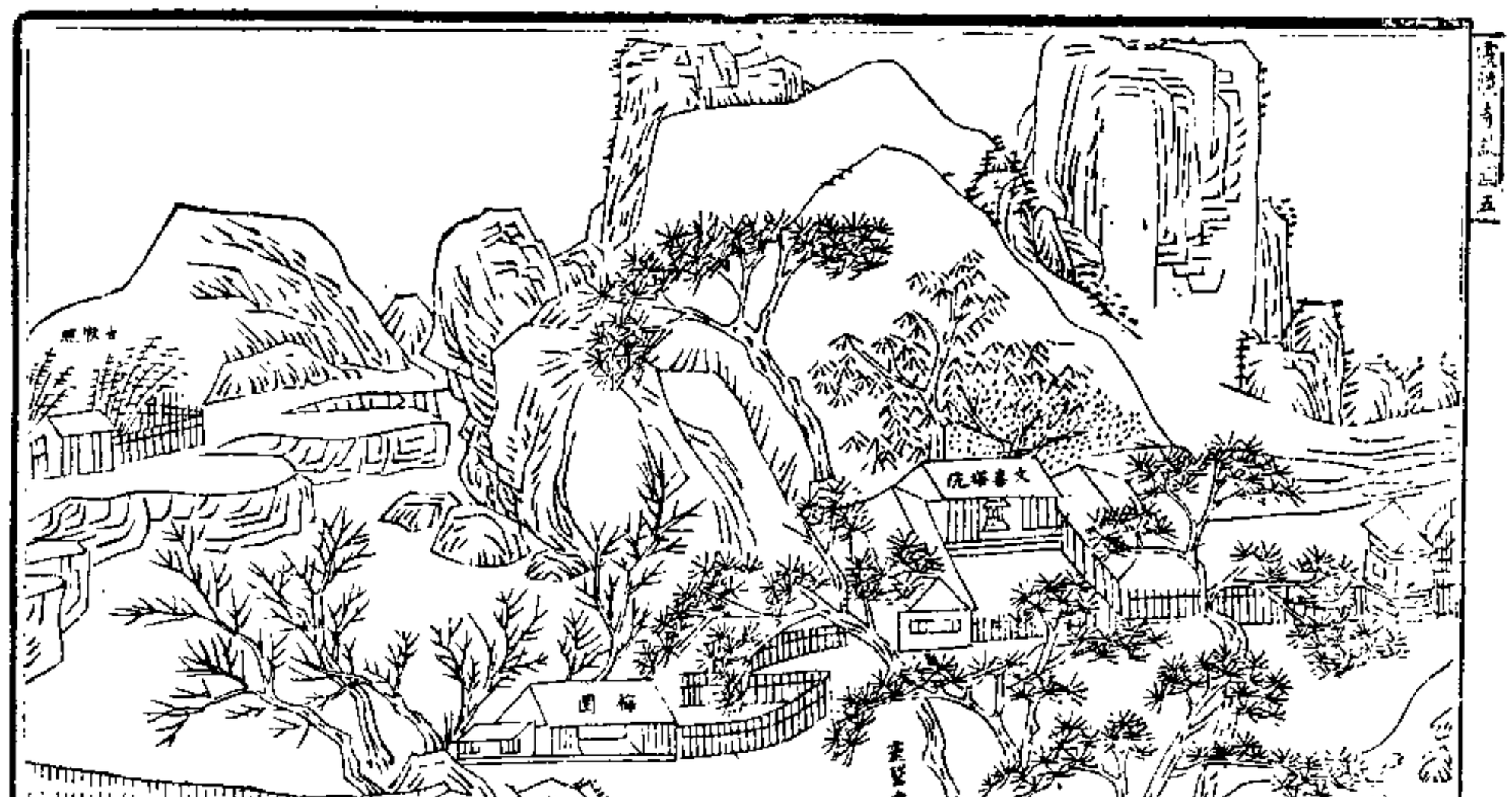
乃內名山祖席琳宮莫不有誌一以顯山川名勝二以表興創功勛次則人物雄奇宮殿瑰麗畋漁舊聞搜羅怪異建置沿革之由再造中興之績莫不綺綰錯織毫備載顧以天下靈山區中名勝獨可以無誌乎又況靈隱以一百餘代禪祖之後其中或開創或重興或建功業幾條或置殿堂幾帶功業難泯莫不表揚獨先師具德老人茶瘁二十餘年舉全座靈山尺寸而鼎興之從外至內殿閣巍峩堂寮鱗砌佛像嚴麗金碧輝煌隨一殿一堂一房一舍一樓一閣皆一手擘出脫體斬新雖曰重興實同開創又可以無誌乎有誌也唐宋以來舊誌有無不可得考所見者白珩子佩氏之誌而已白誌太略又用筆近俚蒐討未備不成佳書先師重建靈隱之後又有誌矣則吾友孫宇台祉翁之筆也宇台於先師重建功業極力發揮已十有六七獨於靈隱名勝開章發軔辯論太多紆迴曲折樂成辯駁山水之書似乖傳信先師臨上雙徑手是編親授顯囑以校讐付刻戒顯一覽覺多所未安適吾吳門故友徐子能氏惠顧冷泉余乃篤留館之丈室初屬塗抹拙集次舉白孫二誌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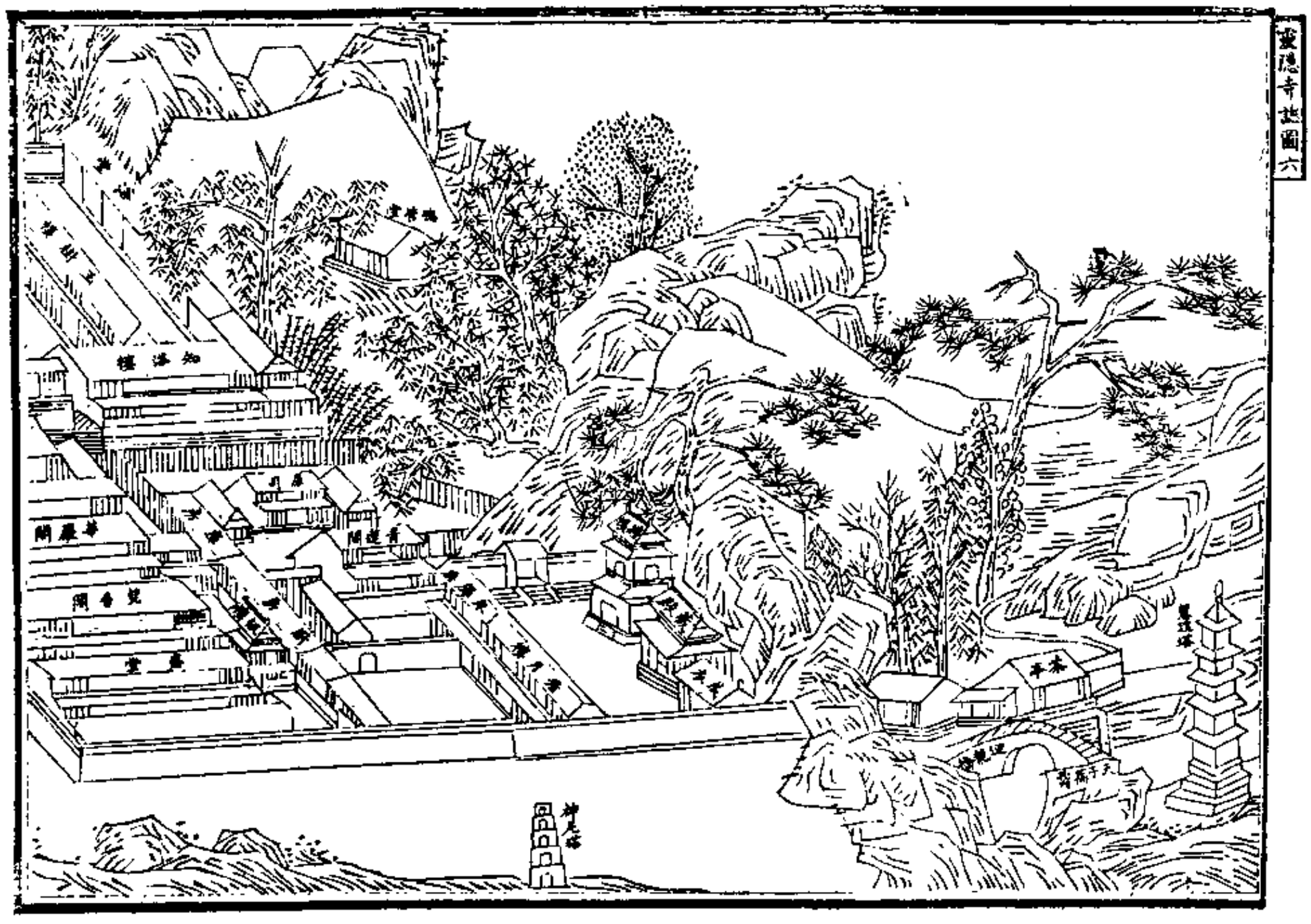
求典竄子能乃焚膏繼晷盡力校讐研磨禿盡管城
坐穿皋比閱一載而後成舉白誌之俚俗者而雅馴
之孫誌之迂曲者而直捷之朕後開門見山如飛來
冷泉舉目洞達先師重興大業蓋天蓋地和盤託出
矣有此書也不惟先師血汗永耀靈山幷一百餘代
禪祖其崩崖裂石之法語飡冰嚼雪之高風及古今
鉅公偉人奇文異藻囊括殆盡雖不比二酉屋壁之
藏以此懸之國門名山豈不共昭垂不朽哉爰付剞
劂質之大方靈山一會從此永遠未散矣康熙歲次
壬子閏七月既望靈隱嗣法繼席門人戒顯百和南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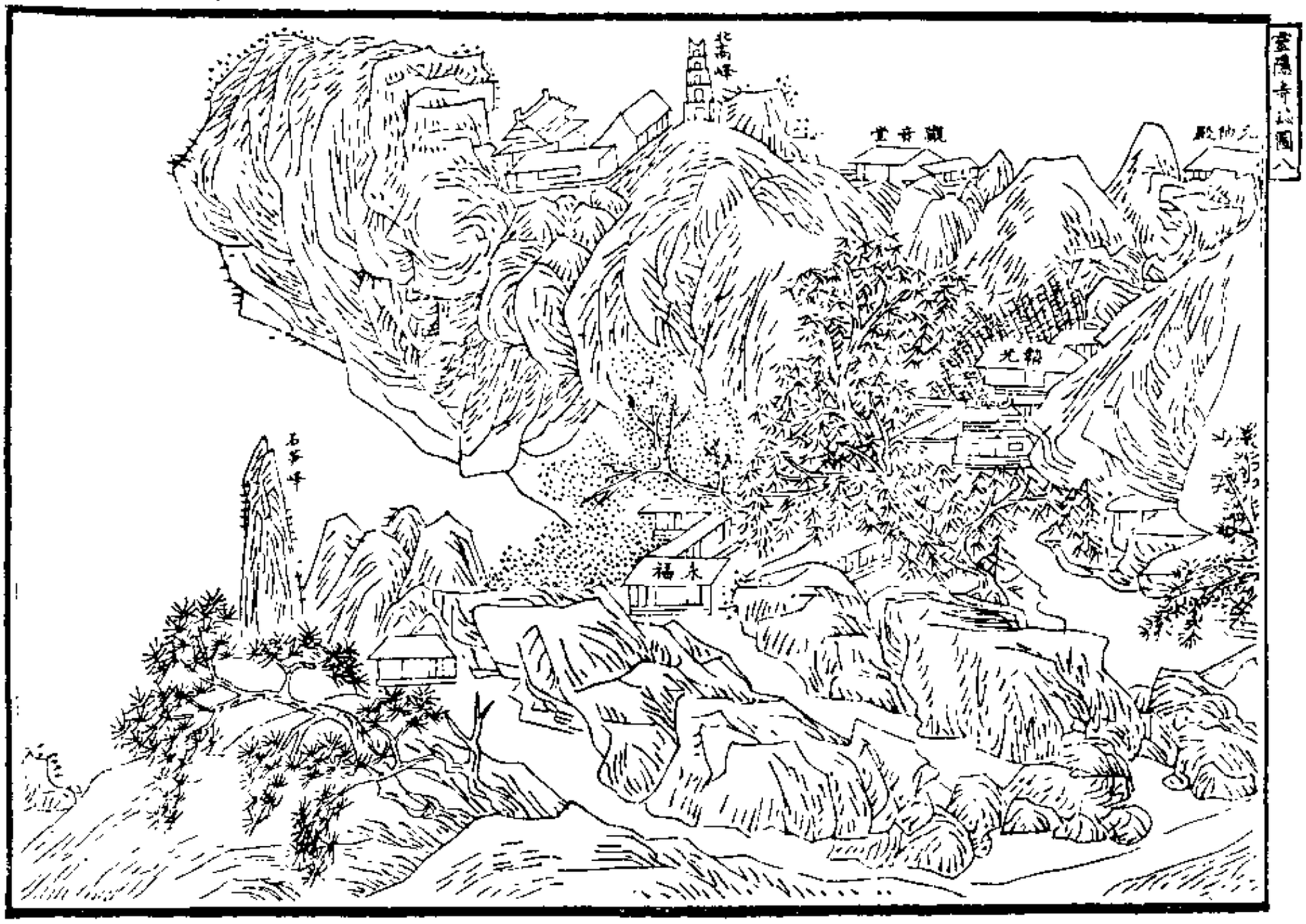



靈隱寺勝圖三
飛來峰
院客
寺廟

靈隱寺勝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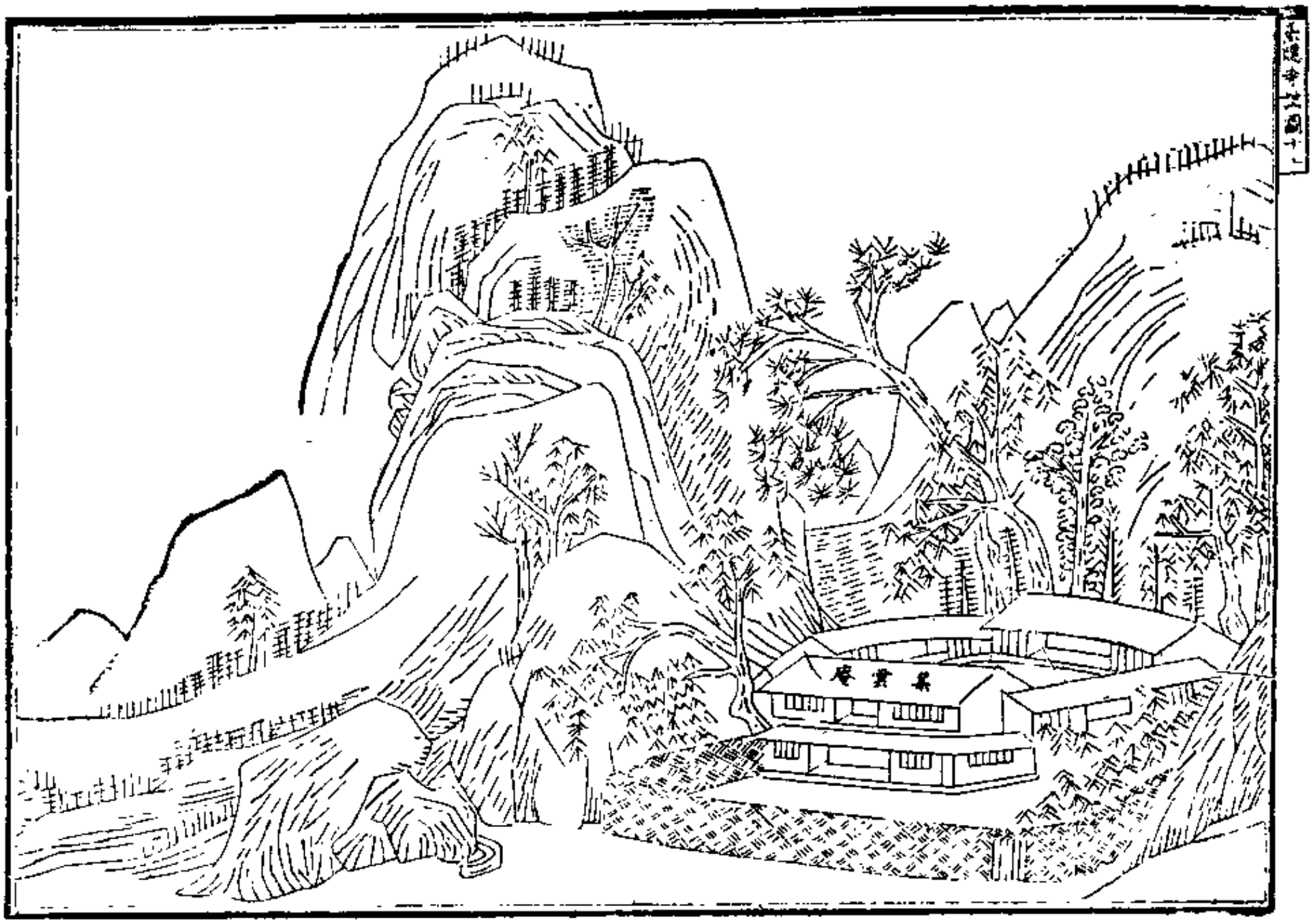

四圖十
大雄寶殿
土地廟
觀音閣
合澗橋
陸仲孝祠

雲泉寺圖五
照牧亭
文昌閣
梅園
雲泉寺基


慶隆寺註圖六
華嚴閣
觀音閣
大悲殿
本堂
鐘樓
慶隆寺註圖七
大悲堂
直指堂
法堂
西禪堂
東禪堂
大殿
講堂
藥師堂
新公堂
大王殿
金光明殿
大悲堂
本堂


北高峰
觀音堂
飛來峰
光輪
永福
石筍峰

虎跑泉
陰符閣
西廊房

觀海萬峰
坪壑洞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一

武林西山樵者孫治宇台初輯

吳門而菴居士徐增子能重修

住靈隱第二代戒顯晦山校訂

開山始迹

原夫西方聖人之教被于震旦也漢明帝兆金身之夢白馬馱經康僧會協合利之求赤烏建塔由是而降聖教大行彼方聖賢乘運顯迹或遥空振錫或隨處託生所在之處建立道場以保佑君國利濟民生其心甚遠其功甚大近代寶自理公踵其後者豈得忘其所始耶誌開山第一

靈隱寺在今杭州武林山去城十餘里其山控湖扼江有龍盤鳳翥之狀爲仙靈區宅東晉咸和三年竺僧慧理遊至武林見飛來峰而歎曰此爲天竺靈鷲峰小嶺不知何代飛來人咸不信理公曰此峰向有黑白二猿在洞修行必相隨至此理公即于洞口呼之二猿立出有此因緣連建五利靈鷲靈山靈峰等或廢或更而靈隱獨存歷代以來永爲禪窟五燈互

照臨濟子孫居多今重興者爲其德和尙是法運使然也

重興緣起

吾于興廢之際而重有感乎其人也古來大刹不一其始也有善知識以創之迨其後至爪分房屋各利其生嚴閣荒涼鞠爲茂草往往然也今觀靈隱金碧莊嚴冠于諸方而亦知二十年前衰落之不堪也嗟乎不有住持其何以寺不有廢者其何以興然則靈隱之廢天之所以開大善知識也誌重興第二

昔理公之開山也固非偶然今靈隱之重興也亦多奇兆明季以來寺已廢敗本山二十四房于順治六年己丑敦請臨濟正宗三十二代具德大和尙住持和尙乃三峰老人之嫡嗣天童老人之法孫也天童一棒當下直捷三峰玄要宏暢綱宗具和尙兼而行之道風廣被十坐道場位下法從動以千計是時和尙在佛日先有烏程金姓者寓靈隱夢寺中鼓吹迎大慧禪師至又僧數輩夢明教禪師囑迎和尙更有異者佛日忽一日至夜半四無人聲聞伽藍殿閧然細聆之則靈隱伽藍與佛日伽藍相爭也于是本山僧眾闔郡護法敦請不已而和尙于己丑進院至則慨然曰夫所謂道場者上以莊嚴尊像敬禮三寶使人得以瞻仰下以鍵鎚衲子傳佛祖慧命外以接待宰官居士內以安置諸執事一應僧眾寮屋缺一不可今無歇足處則鷲嶺飛來之瑞理公開建之功乃至于此卽率大眾躬親秉耒斬棘除壤凡事先之不辭勞苦乃于庚寅冬集料興工若法堂方丈客舍僧寮鐘樓浴室等次第而成煥然一新矣大殿歲久方思修葺而大殿突此豈神天佛祖以爲非和尙不能鼎建而故以是委和尙興舊殿高十三丈度非百萬

金錢不可就功程浩大揆之世情人咸難之和尙立排眾議乃發誓願曰大丈夫出家學佛身非我有擔荷重遠爲末劫津梁願造一佛殿而便東手卸肩耶于是堅金剛心奮勇猛力眾心旣齊人天協助所最難辦者無如巨材乃命工師求諸徽嚴常玉等山山深水遠卒不能下不日水大發從空瀉出咸驚靈異宰官護法檀越施財貧者用力役夫助工其聚如雲其心如火不三年而殿成上梁之日人來觀者十有餘萬擁塞如山咸頌和尙法力其聲如雷諸山谷應說者謂自建造以來未見若斯之盛者也其餘寮舍

寬敞足以容眾四方來參者咸以萬指計雲水往來日以二三千指計資客輻輳無一空曇使人應往實歸譬如甘露水咸得滿願因緣福報至矣極矣非眞天下大善知識何以有此未幾應徑山之請乃請法嗣雲居補處即今之晦山和尚也和尚具大才少與吳梅村祭酒同筆研名籍甚甲申春聞李賊破京慟哭焚書即以金剛王寶劍斬斷葛藤于千華老人處傳法印日夜究心綱宗與從前祖師如鏡照花如水和乳化行江楚連踞雲居四祖疏山薦福諸大祖席曾著鍛鍊禪人說十三篇諸方

畏即每結制一七之期必有數人省發正法眼藏之利益學人有如此滂沱絕學重開生面以太展具老人未竟之緒靈隱重興固不在殿宇鼎新已也

武林山水

誌靈隱爲寺也而何以及武林蓋先有武林山水而後有寺也從古聖賢負佛祖慧命爲人天眼目者往往遠城市而居山林非耽名勝重道場也道場爲莊嚴法寶陶鑄衲子之地豈擾擾名利之藪可得而混雜者哉故古剎必在名山而山迤邐一帶以誌之其峰則有

飛來峰即靈鷲峰也爲靈隱寺案山以笠澤理公得名高五十餘丈此峰中空外奇玲瓏磊塊說者謂

禪定且使遊遊山水者瞻仰紺宇以發其道心然則助道因緣莫名山若也乃誌武林山水爲

第三

武林山水其載于邑乘見于遊人記詠亦既詳且備矣而茲何以誌之武林山峰嶺不一名剎甚多而世之稱靈隱者必曰武林靈隱說者又以北高峰西麓寺之所坐之山爲武林則安得有六十里之廣耶之武林是合六十里之山而言之也孫宇台誌云武林在錢唐縣發源于天目森列錢唐東至赤山埠進龍浦西至古蕩西溪北環西湖南控浙江週迴六十餘

里爲當吾于是知靈隱之得以武林稱者當理公未創寺之前祇有武林及理公建寺武林山亦止一靈隱故稱武林靈隱今之三竺諸剎分踞武林者皆在靈隱既建之後是以不聞稱武林三竺明乎不得與靈隱抗行也夫廣六十里之武林山既爲三竺諸寺所分踞則誌靈隱寺者不可得而盡舉若就所坐之山而誌之則又非稱武林靈隱之義矣吾今就其西山迤邐一帶以誌之其峰則有

飛來峰即靈鷲峰也爲靈隱寺案山以笠澤理公得名高五十餘丈此峰中空外奇玲瓏磊塊說者謂

其如矯龍奔象伏虎驚猿墮者將壓翹者欲飛是也然未能盡其形容也其石有竅有竅有筋有稜有如手指攢撮者有如蟻穴湧起者有如蜂房相比者有如蟲蝕者有如凍雲合遝者下本淺土勢若懸浮橫豎反側非人思想之所得及石色非青非紫帶白帶綠石隙生樹木甚老甚瘦輒有無根藤附之秋有紅葉豔若布錦坐冷泉亭望去迴出世外多生藥草鮮知其名其從西天飛來無疑洵武林山之第一峰也其洞另詳

蓮華峰在飛來峰西高起而聯屬者是也水經謂孤石壁立大三十圍高百丈今從下遙望下闊上銳從頂視下其石四面敷開如蓮華瓣狀故名

宰相峰在蓮華峰北下向西如宰相執笏待漏狀

月桂峰在飛來峰西南唐天寶中嘗雨桂子有一子成樹慈雲懺主居此十二年宋天聖中丁卯秋七八月兩望夜殿堂左右天降若雨其大若豆其圓若珠有黃白黑三種色帶殼味辛此月中桂子也

因取播種林下浹旬而甲坼彌月盈寸綠葉可玩明年春移植白猿峰下迴軒亭凡二十有五株其

它桂樹甚多而今無存者以花時多得煩惱不去培植漸至彫盡康熙五年靈隱大殿落成後八月十三日早起載堂禪師開屋上歷落有聲出而視之其狀圓而長大踰蔴子殼有文亦相類大艘法堂方丈前後都有枯取呈具德和尚曰此月中桂子吾已見過二次載公秦川人今爲聊山和尚法嗣曾住持石門虎啸寺襲在具和尚位下因收貯二合許將移至秦中種之時有好事者聞之咸索觀輒取四五枚去纔至揚州而桂子已盡駱賓王有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其語不虛則

唐初已落過然落必有瑞應具和尚重興靈隱寺

稽留峰在蓮華峰形正不偏無別峰迤邐傾欹突兀之狀俗譌爲雞籠山是也

北高峰武林山左支之最高者自下至頂九十二丈

樵蹊陡峻以曲折爲灣共三十六灣登絕頂暗眺

羣山孫列湖水鏡涵江流折爲帶環海色宿爲券

沆瀣大觀也上有五顯廟塔一座

烏石峰在北高峰西上有烏石故名昔趙清獻判杭

法安院歸靈隱作形勝又名形勝山
龍門岭在烏石西上有石對時如門
西原峰在龍門西南武林水北澗發源處也
雙檜峰在龍門南上竺右山也上有雙檜望之如蓋
白雲峰上竺坐山常有白雲覆其上
中印峰在上竺左昔寶掌開中竺一山掌乃西域五印
度之中印人故名中印
乳竇峰山下有乳泉白色
獅子峰與中印峰左右相夾爲上竺一路也頂有奇石
狀如獅踞

其塢則有
香鑪峰
善住峰與中印相連因寶掌住世故名悲華經摩尼
太子成道號善住珍寶山王
其嶺則有
駝峙嶺北峰東盡處宛如駝肩今作桃源
石人嶺北峰西高六十二丈路屈曲如羊腸通西溪
東墓嶺通黃山
楓木嶺中印峰路
白沙嶺以沙白得名通梵村
即當嶺又名捫壁嶺左迫削嶂右臨深溪綠木扳蘿
方可舉趾故稱即當又上爲天門東通龍井南通
五雲
幽淙嶺深壑泠泠巉石齒齒陟此者須前後牽挽草
樹周密仰天一線俗名水出嶺與三郎當嶺接
東嶺下竺一東大路
西嶺道標和尚結廬于此
仙芝嶺月桂峰下南北二山通衢俗名胭脂嶺
黃泥嶺胭脂嶺餘氣
其塢則有
於家塢雷院西玄本塔基

水岡塢在北高峰水從東下
巢居塢泝澗而西達韜光許由夏則巢居又云巢父
所居故名
大桐塢烏石峰西
石人塢石人嶺下
白沙塢白沙嶺下
桐木塢楓木嶺下舊有吳寺通中竺
騰雲塢上竺後通白雲峰
楊梅塢廢興福寺路對上竺興福舊名獅陀教院
永清塢對中竺內有龕名永清

神道塢與下竺對
慈雲塢以慈雲建塔得名
葛塢葛井處也
活沙塢上至天門諸山下伏
水竹塢
珍珠塢
瑞岡塢
鷄子塢
其洞則有
龍泓洞前當迴龍橋後通冷泉澗峪峙懸霤挂碧湧金似眞非眞內有通天處漏天如井後人題通天洞三字其側有小洞底地無垠傳聞昔有採石乳者入之不已聞簫櫓風浪之聲謂度浙江通蕭山者卽此洞也內有蔣之奇篆書未見眞似道題名見後卷八唐丁飛宅於中

玉乳洞一名巖石室一名羅漢洞吳赤烏二年葛孝先于此得道後人就道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其或高平如砥或齟齬如牙又一洞非臘蜴不入故人憚而未詳
龍泓巖在龍泓洞洞有室曰巖
其巖則
青林巖在青林洞
理公巖理公燕寂處也
玉女巖飛來峰頂一名新婦石巖下石鐏有水如玉
射旭洞一名青林巖卽理公巖有唐楊遵篆書三大字見卷八唐丁飛宅於中
蛇白石之蘭而龍鼻爲大陰之戶耶
迴旋曲折小有巒蜩潛滴沁凝大旱不竭豈上仙
先于此得道後人就道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其
圓公洞三生石側爲圓澤會處也
金佛洞飛來峰南下竺舊葛堂後
香林洞亦名香桂林莫初巷有詩
人憚而未詳

女潭也
日月巖在下竺山一圓如日一半潛如月
虎頭巖在蓮華峰下虎頭禪師以此爲號
千歲巖以寶掌爲名
天香巖在中印峰山半又名百歲巖
白雲巖永清塢新巷
百丈巖雙檜峰後
烏石巖白雲峰後
其石則有
石蓮卽蓮華峰也

石梁在飛來峰頂長一丈亘石上如梁
三生石下竺右
水波石下竺後石上有水波紋舊時江水至此
鬬鷄石無考
臥龍石慈雲種梅其上其詩有梅有和羹實龍無爲
理公巖下者名巖石室其一未詳
獅子石韜光山後高數仞
石人在嶺上近視如將軍戴鐵笠之狀遠望又如幼女雙髻也
棋盤石在永清塢中高數丈色赤如丹廣丈許平如砥嘗有老僧謂邵山子埽葉林中得石棋子
醉石方廣一尋在洪有竹園浴蓮池側主人以其平踞可觴咏也名曰水臺盤白珩靈隱記曰至是搜名勝而此石以小見遺夜夢人指曰何忘醉石也
其棧則有

連巖棧飛來峰頂石級猶存白子謂連雲棧
與伏虎棧皆峰麓奇石楊眞伽鑿爲佛像
其水則有
南澗一會支澗七
南發源于五雲山水出嶺
西合上竺兩山支澗徑靈隱房小橋合流過五雲山路小廟橋又合觀音井水經時橋匯水橋在普門內過天巖房橋出金佛

東合楊梅塢支澗出琛老橋僧琛建東合中竺永清塢支澗北出中竺寺橋東合下竺神道塢支澗北過下竺寺橋東合月桂峰支澗三水橫出如川名爲洪水過慈雲北澗出飛來峰至龍迹橋會北澗

北澗一會支澗十

發源于西源峰南合白沙塢支澗西合永安支澗西北合大椆塢支澗流過坼寺橋西北合烏石峰水南會呼猿澗暗水南合冷泉水源北合石筍支澗又北會金沙支澗又北合韜光支澗東流過曹家橋亭匯于靈隱石門澗經瀑雷橋今廢迴龍橋會南澗水于合澗橋下舊橋三洞今修曰靈隱浦南宋通舟至此北合水桀塢支澗西流過白樂橋北合瑞雲塢水經雷院名後澗溪出唐家橋東南趨西行春橋逕東行春橋逕金沙灘裏五橋匯爲西湖

其泉則有

冷泉相傳在蓮華峰麓今在寺前堆藍漾碧冬夏常盈池旁有欹竅空洞形家以招提擁北高而面飛來宜匯此澗置閘以蓄水建亭其上者唐刺史元稹廣池者宋僧如璧也

溫泉在冷泉之上首今涸

渦渚泉臨安誌云在東嶼卧龍泉在渦渚側

醴泉在渦渚右大厤六年出酌之療疾

蒲公泉在寺右

伏犀泉在飛來峰頂

瓔珞泉下竺後巖元時竭僧允若祝曰吾緣在是泉當再來已而泉出

蓮華泉

跳珠泉此二泉疑在慈雲塔院處東坡有和周次元跳珠泉詩

上永福劉宋慧琳禪師開山明弘治間洪水堙廢順治間靜照法師重興

金沙泉銀沙泉俱在上永福二方石池現存

觀音泉上竺爲大悲泉在講堂下流繞殿前經如意池池以青石闌之方丈計石面鏤如意文

夢泉宋崇寧元年浙西大旱寺中廚水不給主僧玉法師夢泉發于西坡鑿之果得

薈泉在雙檜峰

華光泉在白雲西院

凝翠泉在獅子峰下

水月泉在中印峰前

孫公泉上竺二誌謂孫思邈
玉液泉永清塢
小龍湫泉閻妃墓側
白公茶井泉在形勝山麓舊鐵秀菴處
龍王泉康熙辛亥夏大旱韜光道上澗泉盡涸忽於龍王祠前近出一泉充潤常住眞龍神賜也
其池則有
蘸筆池在本寺東廊下丁行者學書處
茯苓池在本寺西僧堂剔苓成池
金蓮池在韜光
福泉池下永福寺福王建亭其上

雲液池在白雲峰
七星池中竺殿前
金波池集慶寺後
其井則有
葛翁大井普福寺後洪丹井天下凡十三而在杭者三此與下竺井爲二其一則在龍井翁家山有壇
在雷院慶化山所植松在履泰將軍廟
天澤井履泰將軍爲天澤侯此其井也

武林靈隱寺誌卷一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二

梵宇

昔佛以正法教天下而復立像法者以正法深微幽奧初心難測有像法在使轉輪與聽法者皆于是乎準焉故必建寺寺者聚也言三寶之所聚也入門列四天王者表護世功在前也中坐慈氏者表當念卽可入一生補處位也向內建韋天者尊其道肅三洲向佛而擁護也三世佛者表三際代禪而覺體不動也殿中左右列應眞諸天者表眞俗二諦互顯中諦也觀世音

擁于殿後壁者普門示現也後有樓閣者普賢萬行爲諸佛之長于而因緣果滿也像法之大義如此又聞一千年像法後五百年滅壞今靈隱在像法滅壞之秋具和尙獨力鼎新功勛莫大焉爲誌梵宇第四

寺自晉咸和間理公開山山門榜曰絕勝覺場葛洪所書正殿曰覺皇寶殿爲宋理宗御書五季隋興廢莫考至唐初自宋之問咏靈隱詩承聯未就遶廊行吟駱賓王時避禍隱于僧乃續曰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欣然用之靈隱之名大著大厤六年修

會昌廢教寺毀僧散後稍興復規制未宏至吳越錢
忠懿王國富民殷命永明延壽禪師重爲開拓殿宇
一新建石幢二殿仍覺皇之舊殿後爲千佛閣最後
爲法堂以東空建百尺彌勒閣宋眞宗景德四年賜
稱景德靈隱禪寺南渡後高孝二宗翠華屢幸理廟
親灑宸翰增輝山水當時號稱禪窟爲五名山之第
二山焉改法堂爲直指堂賜直指堂印元至大元年
殿歲久蠹朽住持正傳撤故爲新皇慶元年落成至
正己亥燬于兵癸卯住持輔良始建方丈伽藍堂明
洪武十七年住持慧明重建覺皇殿永樂元年僧善

才募施裝塑大佛諸天及諸供具宣德五年閏十二
月八日覺皇殿災九年住持曇瓚建左右翼門住持
良玠重建正殿復還舊觀隆慶三年三月燬于雷火
萬厤壬午住持如通開講說法士庶雲集五年鳩工
飭材百廢具舉以癸未冬十二月始事越五年落成
殿倣唐式用柱平頭四十八石柱十六易名大雄寶
殿越今六十餘年寺積廢存者十無一二大殿直指
堂轉輪殿亦僅存而已

大清御世順治己丑春二月各房僧眾暨外護合力敦
請具德和尚住院和尚相隨數百僧戮力締造庚寅
營造方始堂室次第鼎新戊戌三月廿六大殿災天
將以除舊布新屬和尚也辛丑七月十七日大殿興
天王殿同日鼎建十八年間營造無不高大寬敞丹
碧一新凡爲殿者七天王殿大雄寶殿藏殿伽藍殿
羅漢殿金光明殿大悲殿爲堂者十二祖堂法堂直
指堂大樹堂東禪堂西禪堂西戒堂齋堂東戒堂客
堂擇木堂南鑑堂爲閣者四華嚴閣聯燈閣焚香閣
青蓮閣爲軒者三面壁軒青猊軒慧日軒爲林者一
玉樹林爲樓者三響水樓看月樓萬竹樓爲房爲室
爲公所者十雙桂室香積廚圖室浴室各寮房公所

而鐘樓增建爲古百尺彌勒閣計自斬荆誅棘以迄
落成辛勤瘡瘁二十餘年致殿閣巍峩堂寮鱗砌佛
像嚴麗金碧輝煌從內至外無一殿一堂一樓一閣
一房一舍不脫體斬新者雖曰重興實同開創益代
功蹟古今未有也大殿天王殿鐘樓皆募檀信其餘
都積香信爲之錢糧鉅萬一時湊集眞千年香火萬
年常住臨濟光明三峰法道永久不替晦山和尚補
五載之內完飛來峰牌坊建具和尚慧日塔院置普
同塔三座其他未竟容次補入

開列新建殿堂樓閣寮舍庄院名目

大雄寶殿
高十三丈五尺規制宏敞丹臒精麗不減化樂天宮爲九州名山之冠順治辛丑年七月十七日建
天王殿
高七丈辛丑年七月十七日與大殿同日建
輪藏殿
順治庚寅春移建于東首鐘樓南
伽藍殿
康熙壬寅秋建于華嚴閣右卽妙應閣舊址
羅漢殿
金光明殿
九間順治乙未秋建于蕪筆池上
大悲殿
六間順治戊戌春建在聯燈閣後蕪筆池前
祖師殿
八間順治乙未冬建于羅漢殿之下
法堂
高七丈二尺五間順治戊戌十二月十日建宋時指心堂明正統間僧琎理建毀萬厤乙酉僧如通建大殿災後具和尙先建法堂于殿後是指心堂故址也　下戒壇一座
方丈直指堂
高六丈七尺癸卯年十一月十日建
面壁軒樓
七間高三丈七尺順治十三年冬建在方丈之左
青猊軒樓
六間高三丈六尺順治十四年冬建在方丈之右
小方丈樓
上下一間一路癸卯年建在青猊軒之左
靜室
四間高一丈二尺在小方丈樓之右
東耳樓
一間一路
獅子窟
高一丈八尺六間在方丈之前
大樹堂
內西栗樹爲西晉慧理祖手植巨數十圍枝幹參天置堂其下高二丈一尺五間兩廂乙巳九月二十八日建在方丈後卽見山亭故址初爲茅篷今

爲瓦屋

東禪堂

五間順治十五年秋建在法堂之東

西禪堂

五間廂房二間順治己亥春建在法堂之西

慧日塔

重興靈隱具老和尚肉身在此五間康熙戊申秋晦山和尚鼎建卽慧日軒故址

南鑑堂

六間康熙壬寅秋建在聯燈閣之右

齋堂今改樓名香積

七間順治壬辰冬建在山門之左

聯燈閣

五間在華嚴閣後以二學人同日得悟故建

華嚴閣

五間在梵香閣之後康熙壬寅冬建

華嚴閣廂樓

九間壬寅冬建同日興華嚴閣上梁

華嚴閣小方丈

上下一間壬寅冬建與華嚴閣同日上梁

青蓮閣

卽集翠樓順治辛卯秋建在華嚴閣之前

梵香閣

在齋堂之後五間順治丁酉秋建

嫩桂堂

十間順治乙未秋建在東禪堂東側

玉樹林

九間康熙戊申秋晦和尚建爲慧日塔院之左輔

法壽堂卽經書寮

七間康熙戊申秋晦和尚建爲塔院之右輔

官客樓

五間康熙壬寅冬建在伽藍殿下

官客公所

五間廂樓五間順治乙未秋建

響水樓

在香積樓之前

萬竹樓

在公所西因竹取名今爲妙應閣

鐘樓

順治壬寅夏建在藏殿之上古百尺彌勒閣處也

看月樓
五間順治辛卯秋建今爲米庫樓
直歲樓
兩間順治辛卯冬建
廚房樓
四間順治辛卯冬建
廚房
七間順治丁酉秋建
庫房樓
五間順治庚寅夏建
知浴樓
五間順治丁酉秋建
浴寮
五間康熙壬寅秋建
雜務寮
九間順治丁酉秋建
柴房
三間順治丁酉秋建
菜園
七間中奉無著禪師塔有二廟房

梅園房
五間新增建
擇木堂
在祖師殿之下五間
茶房
在南鑑堂之上
普同塔院
三間二脇樓三間廂房四間康熙丁未夏建在天聖院之側具和尚同晦和尚建
總管殿
三間遷于東岡之上
柴寮
在潘砂嶺樓五間佛堂五間廚房浴室三間兩廂房四間順治辛卯春建
寶勝菴
即放生所在金沙灘佛堂五間廚房四間生所五間柴房二間順治乙未秋建
松木場下院大悲菴
樓房五間康熙二年置廂房一帶晦和尚增建
江干下院接雲菴

樓房五間平屋五間東廂房四間茶房三間順治十六年建

明萬厤癸未易菴建置附載

山門爲最勝覺場左曰東林會勝右曰西竺分奇列峙中彌勒又進爲正殿所進爲天王殿金剛四尊佛後爲五百羅漢湧壁後列十二圓覺菩薩梵王帝釋十八尊天又進謂唐殿式者也中奉三世尊佛後爲五百羅漢湧即舊鐵塔建藏輪殿三又進舊法堂五僧玄理建而易菴重修之也又進上坡爲方丈直指堂元輔艮所重建者易菴以爲法堂也其餘伽藍殿之在爲三藏殿亦約略可得而數焉

明宣德七年舊誌本山寺基號址附載

維字二號至十號十一號

舊有山九十八畝三分

民山一十五頃七十八畝八分

東至集慶寺牆西至上永福寺路南至飛來峰頂北至北高峰各分水爲界

本縣本寺官民田山共一百九十八頃九十八畝八分

分九釐一毫

今昔雖殊附載于此以存舊也

元賜還九里松行路碑附載

長生添氣力裹大福蔭護助裹皇帝聖旨浙江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官人每根底廉訪轉運司官人每根底跡賦總管府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各枝兒目每根底眾和尚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

語雖不可句然亦以見一代典制且知九里松之屬靈隱唐宋以來未之有改也

宋天聖三年皇太后賜錢買田數附載

一收買杭州錢唐縣山林田土五頃

一鹽官縣思亭鄉水田一千頃

一秀州崇德縣積善鄉水田一千頃并免秋糧夏稅

宋天聖三年中書門下牒附載

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寺住持僧禪定大師延珊奏

先奉皇太后聖旨宣賜庄田祝延今上皇帝聖壽今已五年累設過齋僧粥食四十餘萬祝兩宮聖壽其田土見今供納秋夏二稅細絹三十四正赤線貳十一兩貳錢米共計七十三石七斗係屬杭州秀州兩處鄉縣乞與放免上件稅物取聖旨牒奉勑宜令

逐州子細勘會如委實是宣賜庄田據合納夏秋二稅並與放免即不得將不係宣賜田土稅一例放免牒至准勅故牒天聖八年十二月六日牒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曾給事中參知政事薛奎給事中參知政事陳堯佐吏部侍郎平章政事呂夷簡

其後洪武中僧溍朋以時代移易獻還朝復賜三千畝先勅見存後徐華亭相公當國僧大茂以田被占奏聞至今本寺管業也附誌于此以見累朝恩遇本寺基產不同于他山者如此

舊誌靈隱別業附載

種德菴坐落松江府青浦縣師字圩

寶壽寺坐落本府餘杭縣

大遮山菴坐落本縣崇化鄉

永壽院坐落本府富陽縣

桃源寺坐落本府臨安縣

唐宋以來靈隱殿室舊名附識

絕勝覺場

覺皇殿

迴廊

寶水閣

百尺彌勒閣

一笑軒

交蘆室

妙應閣

安遇堂

千佛殿

蓮峰堂

直指堂

妙莊嚴域

見山亭

面壁軒

其名列此詳見古蹟

舊誌諸僧續搠菴房附載

歸雲菴

雙桂菴

淨居菴

天香菴

庫司房

已上寺東

無垢院

靈隱寺誌卷二　十三

蒙堂
選佛齋
祇園
幻隱菴
普覺菴
涵澤菴
澗西菴
一默菴
愼菴 卽嶺嶼山房
已上寺西

韜光菴
白雲菴
華光廟
元帥殿
永安塔院
已上方丈後山半至頂
古塔
西域尙火葬佛滅度舍利盈斛在在處處皆建
塔以供養長千塔乃赤烏二年康僧會西向頂
禮三七日求而得之者爲震旦佛塔之祖中有
小塔藏佛舍利時
人根器色光不一
萬塔來朝于水中
不可形容此又塔之王也後世僧及茶毘凡有
舍利者皆得建塔又有肉身建塔院者自四祖
五祖六祖來舊矣靈隱自理公以來建塔至多
爲誌古塔第五
唐塔
理公塔在龍泓洞口砌高三丈萬厤丁亥六月爲霖
雨所圮中獲石刻云開寶八年募衆重建釋迦碑

一座在淸遶橋靈山里則迴龍橋舊名淸遶矣又
有鐵小塔一鐵盒一內沈香四片帛一方觔手如
蝶翅閱庚寅二月僧如通重建開其基見二孔甚
堅以手探得陶甕之底遂復封瘞而藏之郡人虞
考功淳熙爲之銘
隋塔
神尼舍利塔在飛來峰頂隋仁壽二年遣僧賫舍利
至此相基啓土剔得石坎以舍利函納之不差尺
寸按神尼乃同州般若寺尼名智仙隋文帝始生
尼知其貴太祖委尼保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成

龍形驚墜地尼訝曰誰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及
帝長卽位後令天下造佛塔而以尼舍利函遣僧
至靈山建塔焉
眞覩塔在東岡嶺觀法師手所標葬地也久圮宋慈
雲募王欽若重修壁甓甚工慈雲有詩以識其序
曰上門自開一無遺物不知全身隨多寶以證經
乎象佛壠以化往乎今塔有石鑿一僧坐其中像
亦甚古
唐塔
鳥窠禪師塔古云在靈隱山見孤山知圓白蓮社主

碑然鳥窠塔今實在鳳林想移去也仍舊誌姑存
之
北高峰塔唐天寶中建高七層藏古佛舍利會昌時
毀大中年復建吳越武肅忠懿復重修之宋至道
二年燬於雷火元豐間圓明大師重建咸淳七年
燬繼又建萬厤間存燼餘三層今於順治壬辰年
復圮
修證了義法師塔在慶天台
吳越塔
無著禪師塔舊在石人嶺天復二年宣城賊田頵等
縱兵發師塔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王遣裨將
邵志重加封瘞宋楊沂王毀塔遷葬靈隱無垢院
韓侂胄取爲生壙遂啓陶龕容色如生髮垂至肩
指甲纏繞三日不壞順治庚寅八月具德和尚治
圃室于寺東舉鑺而陶龕壁破一穴見有禪師端
坐髮爪圍繞四大如生寺中耆宿咸謂是無著禪
師具和尚急命封掩爲鑿石建塔覆以塔院五間
置香燈奉事焉
宋塔
瑞光卧塔月桂峰下慈雲示寂有大星墮地因葬其

地
延珊禪師塔在廢天聖寺
普慈大師塔卽幻旻也契嵩爲之銘在呼猿澗北
永安禪師塔舊爲契嵩之退居卽其地建塔因茶毘
五種不壞號五相堅固之塔具德和尚重修
玄本禪師塔在瑞雲別院
白蓮社主塔爲圓淨大師名省常遠嗣廬山唱教西
湖鳥窠禪師塔側
南宋塔
瞻堂禪師塔在廢天聖寺明初被某指揮乞葬其地

及發塔不克至以火煉其石石亦不裂計力已窮
遂於塔後數尺許下葬焉乃令以塔爲祭石也
懶菴安禪師塔在永安院
松源禪師塔在北高峰麓
石鼓禪師塔永安院側具和尙重修
鐵牛禪師塔在口口處
妙峰禪師塔在寺西岡
元塔
普覺朋禪師塔卽湣朋禪師普覺房山後
艮用貞禪師塔在靈隱歸雲菴
明塔
幻隱禪師塔在幻隱房
見心禪師塔在天香菴
忻悟禪師塔在東岡
無文禪師塔在雙桂菴
可湣禪師塔在涵澤房
幻菴修禪師塔在永安院側幻菴本寺八十五代住
持
愼菴祥禪師塔在祇園房有廣原行業記
曇瓚師塔宣德年住持興建大殿者

北峰謚塔在澗西
月用禪師塔師俗姓江與弟之浙俱以文章道義自
命故錢唐有二江也師厭棄塵俗卽時受具出家
參無上義行腳幾載而示寂靈隱具和尙卽命塔
於斯應栴塲而屬淨寺鄧公爲之舉火同時會葬
者數十百人所著有蝶菴集行世
古蹟
從來名山勝地必多古蹟此皆前人眼光所射
神情所注之處卽歲久湮沒其名尙存人至此
無不爲之徘徊思得一見焉而況名山如武林

大剎如靈隱者乎或爲仙眞棲託或爲帝王遊
幸或爲仕宦栖止或爲大家別業或爲名人名
士登眺品題其處至今有可得見有不可得見
者一一備列爲誌古蹟第六
山門二石幢高十許丈凡十三層用鐵鎔灌堅不可
動吳越王大元帥建周圍列尊勝咒
丹墀二石塔高可五七丈九層上有石扁書吳興廣
濟普恩眞身寶塔十字二塔所題皆同而無年代
日月山中舊物所存唯此其塔八方下刻佛頂首
陀羅尼二塔皆同按契經陀羅尼者此云總持其

曰廣曰普者顯密圓通經謂陀羅利益有十如護國壽民時和歲豐疾疫刀兵惡獸鬼魅五無間十惡逆皆滅故云廣普也曰眞身者陀羅尼乃三藏之祕密佛之眞身所在又凡寶塔中皆有多寶佛眞身也又按佛塔有生身碎身全身眞身者成論云乘如實道來成正覺此眞身如來也合三說而眞身之義得矣塔上所鑄佛皆梁像此或惠理之後六朝僧所爲耳其無歲年者豈以朝梁暮陳故耶

西部都尉治在武林山

故名虛白也

觀風亭裴庶子棠棣建在虛白亭又西同上虛白亭俱在包園自見山以下四

候仙亭韓僕射皐建在觀風亭又西

亭并冷泉亭爲五亭也

紫微亭紫微舍人唐詢建在靈隱寺前

壑雷亭在石門澗上宋安撫趙與懃建

紫微亭韓世忠忤秦檜解樞柄逍遙湖上最愛此山故建此亭邵古巷曰紹興十一年冬岳飛死十二年三月韓公卽建此亭謝兵柄時獨遊焉按岳飛死有登池州翠微亭詩曰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地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韓當時憶岳此詩故以名亭而亦隱痛之也亭在飛

錢唐縣舊治水經靈隱巖有錢唐故縣西漢有錢唐東漢無錢唐於晉復有縣也

左軍教場宋設在行春橋北卽部司前軍寨

飛來峰坊笑翁堪闢寺前屠沽之地爲立闢建坊也

二寺門卽天竺靈隱牌坊袁居中書今飛來峰坊稍下跨大街白樂天詩云兩寺原從一寺分是也今址尚存

袁公松門跨路如一字然吳說爲書九里松三字今作一字門者非

冷泉亭唐刺史元藎建白樂天書冷泉二字東坡續

來峰半
春深亭合澗橋見貝瓊記
清繞橋吳越時名今稱迴龍橋
東西行春橋東在邕院西在九里松也
合澗橋南北澗水會于橋下故爲合澗也
瀑雷橋在冷泉亭上
石橋亦謂石梁飛來峰頂近翻經臺
杜明甫宅在飛來峰
丁翰之宅在龍泓洞
顯仙廬顯仙姓鄭在呼猿洞口

紫芝道院宋咸淳間道士陳崇眞卜居于此北高峰
東俗名慶化山
朱墅梁隱士朱世卿別業在九里松
鄴公巷宋守祖無擇建在石筍峰稱鄴公者是其封
號未可知也有蘇子瞻秦少遊黃魯直留題文與
可畫竹在焉
香林園蘇仲虎尚書園在九里松
班衣園韓世忠別墅
書藏蘇和藏書之所
岣嶁山房靈隱澗西李元昭結廬于此
丹竈堂葛洪煉丹之所
思眞堂許邁宅
九師堂一曰隱居堂陸偉建偉讀易於此爲淮南九
師也
西嶺草堂道標所居
東嶺草堂慈雲懺主之所建也懺主名遵式僧伽不
載而獨載此者何也僧伽止載靈隱僧慈雲行雖
高劍不得列若其遺蹟則所謂雨寺原從一寺分
安可以不列也是故七葉堂九品觀堂咸得類見
焉

七葉堂白樂天詩有宜人七葉堂之句
金光明懺堂建炎三年帝狩台州至金鼇山寂然空
靜惟聞廣殿香清有白髮老僧禱請天於佛前憂
時保國語意誠篤帝悅而問之對曰此護國金光
明三昧懺也是後駐蹕杭州靈隱諸巨剎咸賜金
帛修金光明懺今其基在梅園是高宗所建也
九品觀堂在天聖寺疑亦慈雲所建
翻經臺謝客兒于杜明甫翻經處
飯猿臺在呼猿洞口廣丈許高二尺僧智一居此商
猿好事者每來施猿食故有臺也

無量壽閣靈鷲山側
輪藏閣本千佛閣明萬歷 时重建中置轉輪以奉法
寶計六百三十八函董公宗伯其昌匾曰輪藏閣
故從今名也
百尺彌勒閣在舊東廊之外
延賓水閣在石門之東背山而臨水
望海閣北高峰頂蘇東坡有詩
滴翠軒在靈鷲寺
一笑軒見孝宗御語
巖石室即理公巖室

交蘆室即遠瞎堂所居
明眞宮在九里松旁宋嘉定中建寧宗書匾疑爲道
院也並駝巘嶺下至靈隱左右各建置不一其所
流傳者如與福院資德廟萬壽院靈曜觀崇壽院
昇僊宮多福院大明寺永清寺履泰將軍廟或爲
蘭若或爲道院或爲香火院或爲土地祠略爲疏
記不能盡詳也
天醫波利多院在飛來峰宋淳熙間天醫菩薩顯化
之跡也
鐵舌菴靈隱寺內惠遠茶毘舌不化爲鐵舌
韜光菴以韜光禪師得名菴有金蓮池獅子石鳥峰
吳越王改建名廣嚴菴大中祥符間復改今名有
丞相陳堯佐題
白雲菴在方丈後僧清覺孔子後號本然居此
天聖寺靈隱寺內
靈峰院水堋塢內宋時建今廢
無垢院寺後方丈處
海峰菴亦在本寺
華光廟在北高峰頂以奉五顯神者宋嘉定中范師
孟事頗著奇異詳見碎錄
總管堂靈隱寺內舊時勅封王念二總管不在十八
伽藍之列
陳明大王祠在北高峰麓王姓陳名澤本餘杭令
東坡祠在靈鷲寺邦人初祀公蘇隄呂惠卿奏毀之
此又寺僧所建也
土地過海大王祠在月桂峰麓傳言錢王子有墳在
塢內
葦路路砌爲堰者南宋時爲翠華幸臨也今制存舊
麴院路趙安撫與懿新堤從麴院以通靈竺也

椒園靈隱種椒處椒香勝他處

呼猿洞舊路內可通中竺此出十三州志今中竺後既塡山塍一條洞後門並不可得或土石崩沙未可知也

靈隱舊小路在寺左乃靈隱上菜園也宋時屠沽在此地住持笑翁始闢爲園

吳寺圍吳太后香火寺前聚也靈隱寺對

吳寺橋

菜園在靈山下今不存

上菜園

下菜園理宗爲閻妃香火建集慶寺以古蕩田千畝易之

法安院街今名法安街也

舊靈鷲寺在飛來峰麓理祖來武林先建此寺宋嘉熙初改興聖寺元末毀今爲張公墓

靈隱寺誌卷之二終

住持禪祖

叢林之有住持猶國之有君也國不可一日無君而叢林可一日無住持乎住持者必須善知識知眾生病識治病藥然後弘開法道濟度生民火以薪傳道因人舉以其行解相應稱之爲祖其來久矣靈隱自東晉咸和至明萬曆共一百三十餘代有爲天子所命者有爲大臣所請者五燈互耀號稱祖窟易巷而後窶以衰矣大清順治間具德老人暨晦山和尚父子相繼三十年來隱濟一燈光明獨盛茲考歷代住持次第系其行實暨法語以見大槩焉爲第七

開山慧理祖師西天竺一人東晉咸和初來武林見靈鷲峰識其從天竺飛來以呼出黑白二猿爲證建靈鷲靈隱靈山靈峰諸刹今靈隱獨存爲開山始祖常晏坐靈鷲後巖因號理公巖又名晏寂巖今迴龍橋東首痤塔存焉

智一法師劉宋時居靈隱山半峰精守戒範而善長嘯牽曳其聲杳入雲際如吹笳葉若揭遊絲颼颼

淒切聞者悲涼謂之哀松梵澗邊養一白猿有時不還一乃吮吻張喉林木振響則猿至矣謂之白猿梵稱爲猿父其後澗邊羣狙聚焉有好事者往往投果與飯猿臺

雲超法師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每獨宿澗下虎兕不傷齊建元末適錢塘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一日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稱嚴鎮陳通須臾又一人形甚端偉羽衛連翩自稱七里灘弟子曰富陽邑人冬鑿麓山侵壞龍室羣龍忿訴三百日不雨今已百餘日井泉枯涸無論田禾法

師道德通神欲屈前行必感甘澤超遂達赤亭山遙爲龍咒願至夜羣龍悉人形詣超所禮拜因乞三畈明日即降大雨高下皆足至永明十年卒宋

宣宗嘉定三年賜號靈悟大師

寶達禪師不知何許人晦迹武林山住刹利院因名刹利禪師寺中有印沙牀照佛鑑乃其遺迹往者浙江驚濤爲害激射湖上諸山師憫之持誦祕咒累日一夜江濤中有玄冠朱衣偉人謂師曰弟子吳行人也憤心未雪師慈心爲物敬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浙之東岸沙漲數里後罔知所終

聖達貞觀禪師姓范錢塘人世顯仕幼奇相掌有仙人字舌紫羅紋居靈隱山石室戒行精專受天台禪觀高譚寂照金石相宣時人語曰錢塘有貞觀當天下一半隋開皇年眾建南天竺寺請師居焉嘗講法華心要感皋亭神請講捨祠爲殿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驟雨沛然師能文有雅操文帝三徵秦孝王兩延皆以疾辭仁壽中手標塋地於寺東岡大業四年一日閒空中伎樂遂趺化壽七十四

堅道守直律師姓范齊信安太守瑾入葉孫錢塘人

也詣蘇州支硎圓公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現光欻長一丈餘蓋得戒之驗也立願誦華嚴經還夜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尚烟烟然如在屋中唐玄宗開元間有制舉請正名隸大林寺後移籍武林靈隱大厤五年三月告眾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應跡如此而愚夫欲以長繩繫白日安可得乎乃寂春秋七十一臘四十五徒清晝著塔銘

道標法師姓秦富陽人七歲時有僧摩其頂曰此子目秀如青蓮得非釋氏威鳳耶遂出家事靈隱白雲峰海公肅宗乾元元年試通經七百紙者得度

師首中選後習毘尼有高行往南天竺結菴峰西
號西嶺草堂尤善詩與皎然靈徹齊名時人語曰
晝之畫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杭
人尊之呼西嶺和尚又稱爲僧中十哲李吉甫韋
皐孟簡皆心交物外分契塵中長慶三年示寂壽
八十四葬本山塔今無考

皎然清晝律師姓謝長城人康樂十世孫受戒於靈
隱戒壇事守直律師當時號爲釋門偉器文章儁
麗後博訪名山晚入抒峰獨處絕去詩詠孤松片
雲禪坐相對永貞初年終

道齊尊師姓趙錢塘人少遊庠序經籍淹博翰染投
靈隱寺學華嚴經義於天竺寺修習禪定靈山上
有石室齊於中坐忽巨蟒啗呀爲吞噬之狀怡然
不動復有虎豹近於石室時時馴擾又山頂乏水
以錫杖刺地清泉迸流貞元二十一年四方學者
請講華嚴經時嚴冬飛雪忽生花二本狀若芙蕖
焰爛光發觀者嗟歎後終於石室

抱玉慧琳禪師姓戈新安人弗齡受業靈隱西峰金
和尚唐大厤中住下竺郡守杜陟裴棠棣陸則楊
憑盧元輔白居易李幼崔鄯路異先後並禮遇之
比諸耆舊上流辭學高等或號毘曇孔子或名勝
力菩薩於靈隱講訓生徒二十載太和六年四月
二示寂春秋八十三法臘六十又四塔永安院西塢

瑠坡

鑑空法師姓齊名佐吳郡人少貧困元和初遊錢塘
年四十五矣屬歲荒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餒甚
不能前俄有梵僧顧之笑曰秀才法師旅遊滋味
足未空不省僧曰子不憶講法華於同德寺乎了
應爲餓火所燒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食之
自知空食棗頃刻悟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涕泣歷

問當時雲水五人唯公得解脫獨某修法不完坐
於饑凍僧曰由獅子座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
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終不可致
質傴影曲報應宜然乃探囊取一鑑曰要知貴賤
修短佛法興替宜一鑑焉空照久之了然默記遂
投靈隱出家受具足戒後行高節苦太和元年過
河東柳珵說其由又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尚九年
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乃索筆題數行於
經藏北垣曰興恒河沙衰恒河沙兔而罝犬而挈
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輩後尚遊名山

末卜所終此爲會昌乙丑毀
也法武宗厭代事也
韜光禪師穆宗時辭師出遊師囑曰遇天可前逢巢
則止至靈隱山巢居鴈時白樂天守郡題其堂曰
法安白嘗於元旦爲詩招師師不赴詩載後
無著文喜禪師潙仰宗姓朱嘉禾人參仰山契悟常
往五臺山禮文殊逢童子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
裏無慎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
常遂止五臺山爲典座文殊現形乾寧四年住靈
山無著院武肅王表賜紫袈裟號無著禪師光化
三年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跏趺而逝春秋

永明延壽禪師法眼宗字沖元賜號智覺姓王餘杭
人七歲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年二十八爲華亭鎮
將以官錢放生坐死錢文穆王赦之聽其出家住
天台智者巖習定有鴈鶩巢於衣袖禪觀中見覩
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參韶國師聞墮薪而
有悟建隆元年錢忠懿王請重搊靈隱靈隱之興
由此故後稱住持靈隱者以爲第一代也繼遷永
明道場以心爲宗以悟爲旨著宗鏡錄一百卷每
日行一百八善弟子二千餘人夜施鬼食晝放生
命世人號慈氏下生開寶八年趺逝火舍利五色
鱗砌於地塔大慈山明神廟中遷於淨慈宗
鏡堂後號壽寧之塔

贊寧律師德清人姓高出家靈隱習南山律宗錢武
肅王署爲兩浙僧統宋大祖徵入京賜號通慧賜
紫滄化三年兼翰林史館編修寧博物强記辯說
縱橫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證蔡
邕非史通等說王禹偁深服之年七十八至道九
老會後二年示寂塔龍非
處光禪師法眼宗天台德韶法嗣
韶光禪師法眼宗天台德韶法嗣
道端禪師法眼宗靈隱清聳法嗣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高聲問著曰莫便是也無曰沒交涉
雲知慈覺禪師雲門宗渤澥懷澄法嗣僧問一佛出

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禪端師曰亡雲橫谷口日光前絕後去也師曰錯曰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默

王道圓明禪師雲門宗雲知法嗣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日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胡張三黑李四

文勝禪師法眼宗字慈濟嗣雲居齊公住靈隱嗣法弟子二十五人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未磨分不分師曰更照看磨後時如何師曰古鑑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疏曰忽遇客來作麼師曰喫茶去

慧明延珊禪師法眼宗本寺文勝法嗣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僧問如何眞正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天聖二年章懿大后賜莊田令祝延仁宗聖壽至天聖八年奏免所賜莊田糧稅有勅存寺賜號禪定大師

德章禪師臨濟宗初住汴京大相國寺嗣石霜圓公仁宗累詔於延春閣化成殿與普照大師論道賜號明覺皇祐二年乞歸山御批住持靈隱寺也

慧中禪師法眼宗靈隱僧天童清遂法嗣

慧照蘊聰禪師法眼宗天童清遂法嗣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索喚即有曰未審有箇恁麼師曰平高就下天台椰樑問古路重修時如何師曰不既納戒來虎林幻旻禪師法眼宗姓葉信陽玉山人既納戒來虎林見慧明禪師於靈隱即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慶厤八年住靈隱嘉祐己亥感微疾而逝契嵩爲之碑賜號普慈大師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三上終

住持禪祖

明教契嵩禪師雲門宗字仲靈鎮津李氏子得法於洞山曉聰夜則頂戴觀世音像誦其號必滿十萬自是世間經書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排佛之說讀者畏服後居靈隱無識之者於淨頭寮舍物色得之曾問向隱山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宋仁宗覽之嘉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大師執政韓琦參政歐陽修皆見而尊禮之還山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示偈

日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逝茶毘五種不壞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如大菽者三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於世

玄本禪師法眼宗支提隆公嗣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走師見僧看經笑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雪竇重顯禪師雲門宗字隱之遂寧人姓李參北塔祚公盡其道法將造錢塘值曾學士於淮南以書薦於珊禪師顯至靈隱寺浮沈眾中曾奉使歸訪師靈隱無識之者於淨頭寮舍物色得之曾問向附書顯出袖中納之曰公意勤勤然行腳人非書郵也珊大奇之有為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蚤過靈臺一點不揩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師嘗應翠峰請於靈隱座僧問寶座先登於此日請師一句震雷音師曰徒勞側耳進云恁麼則一音普遍於沙界大眾無不盡皆問師云忽有一人問爾作麼生舉僧云三十年後敢為流

通師云賺了也師乃云天下絕勝之覺場靈隱導師之廣座暫借卑僧陞陟實愧非材豈敢於五百員衲子前提唱佛祖抑揚古今衒耀知見恥他先作假饒得天雨四花地分六震於曹溪路上一點使用不著何以行腳高士有把定世界函蓋乾坤底眼誰敢錯悞綵毫其知有者必共相悉皇祐四年七月七日示寂塔雪竇

本然清覺宗師白雲巷主為孔子五十二世孫少穎悟聞法華經有省求出家元祐八年至靈隱後建白雲巷以居開闡玄化自立一宗曰白雲宗大觀

毀教師著證宗論爲忌者發之編管廣南思州後
放歸作偈投太守游公指日爲別至期而化
寂室慧光禪師虔州宗錢塘夏侯氏慧林深公法嗣
住靈隱僧問飛來峰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
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
芭蕉葉上三更雨上堂不用求眞何須息見倒騎
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翟曇面
佛智端裕禪師臨濟宗吳越王裔嗣圓悟勤累住名
山紹興十八年被旨補靈隱蕊宸皇太后幸韋王
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裝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

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
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生風超越古今途轍
拈拄杖子卓一下喝云祇這箇何似生若喚
作棒喝磕睡未醒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
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紹興庚午十月
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
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
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拜
常平日間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
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也大如椒色

若琥珀好事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匣有聲
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鄭
峰西峰謚大悟禪師

慧洁圓智禪師雲門宗嗣長蘆和公住靈隱上堂云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云寒山子話墮了
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代
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帀地
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
光何處無紹興九年住張相公本寺
大慧宗杲禪師臨濟宗宇妙喜宣州寧國人姓奚氏

其母初夢神人衛一僧黑頰而隆鼻造於卧室問
其所居對曰嶽北覺而有娠及誕之日白光透一
室時元祐四年已巳也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師年
七十被旨遷住徑山於二月二十八日就靈隱寺
開堂拈疏云這是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六十
餘會說不盡底其中妙義若敷演得皇恩佛恩一
時報足其或未然卻請表白拈出宣疏了指法座
云毘盧頂顯人人有志上頭行問著路頭十箇有
五雙不知去處諸人要識路頭麼良久云看遂陞
座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在兜率則曰

仙陀婆在善變化天則曰奪意在阿那婆達多池
邊則曰蓮華藏且道在徑山手中噢作甚麼艮久
云非但圓悟老人看卽有分便是三世諸佛出來
也不敢正眼覷著便燒乃就座靈隱和尚白槌云
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五目
莫覩二聽雖聞要得諦當分明當須直截自觀作
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
有疑請問僧問調御出世三轉法輪於大千達摩
西來九年面壁於少室和尚今日爲國開堂未審
超佛越祖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空裏忙忙書卍字

進云直得四衆瞻仰萬姓歌謠去也師云卻被上
座道著進云直饒道著也只得一半未審向上和
尚還更道得也無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進云記
得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云檀
越踏毘盧頂上行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今古歷然
進云頂門具眼爭覆得耀古騰今作者知師云收
問靈山一會與今日是同是別師云如是我聞進
云恁麼則靈山親見舉今日又重聞師云聞底事
作麼生進云兩頭俱坐斷八面起清風師曰咄聚
舌頭三千里僧禮拜復有僧出師云問話且止縫

饒問處如百川競注答處似巨海吞流直得維摩
結舌鶖子無言於本分事上了無交涉且道本分
事上合作麼生提持乃舉拂子云還見麼又擊禪
牀云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當今聖主於此
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十方華藏世界海只在一塵
中於一塵中垂衣治化演出無量無邊廣大如虛
空不可思議殊勝功德利益法界一切有情所謂
聖量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聖壽廣大如虛空不
可思議聖學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乃至聖智聖
慧聖慈聖聰皆悉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只者不

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都盧在一塵中皆聖心之
常分非有假於他術滿朝文武諸貴官得之以妙
明心印向各各當人腳跟下一印印定更無秋毫
以爲透漏所謂王事民事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然
後卷舒自在縱奪臨時皆吾心之常分非有假於
他術一日一會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貴若賤得
之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隨其根性悉得受用一
一明了一一無差皆吾心之常分非有假於他術
且道徑山得之又作麼生還相委悉歷唯憑一滴
曹溪水遍界爲霖報我皇卽將上來舉揚般若所

有一毫之善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恭願堯仁廣被齊日月之盛明湯德彌新並乾坤之久固皇太后中宮皇后大內天眷伏願同明般若正因悉獲金剛種智復舉波斯匿王問佛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所曾聞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師召大眾云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

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只向他道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名一義亦名二義正當恁麼時還有向上事也無良久云任大地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久立眾慈伏惟珍重靈隱和尚再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無菴法全禪師臨濟宗姑蘇陳氏子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須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腳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佛智住靈隱師爲第一座乾道已丑

七月二十五日示寂火後舍利五色

瞎堂慧遠禪師臨濟宗賜號佛海姓彭眉山金流鎮人師二手如日月參圓悟悟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眾中良久曰吾夢覺矣至夜悟小參師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齊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杜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

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爲兩腳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僧問文殊是七佛師如何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巷內人爲甚歷不知巷外事師曰杜杖挑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腳踏驢驢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乾道七年正月有旨令靈隱長老引見賜日召至選德殿三月七日復有旨令靈隱徑山長老同入選德殿乾道八年正月

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至一笑軒交蘆室見師畫像曰此是畫的誰是眞的師對曰春風和暖恭惟萬福淸熙乙未示眾曰淸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閙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買柴炭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果以上元示寂辭世偈拘折秤鎚撅翻露布突出機先鵝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變塔全身於寺右烏石峰壽七十四著御書集入藏

覺阿侍者日本國人滕氏通天台教善書與法弟金慶奮然航海而來參瞎堂遠於靈隱後至長蘆江岸聞鼓聲大悟返靈隱述投機五偈其一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遠稱善後歸國

濟顚祖師名道濟台州李氏子初參瞎堂知非凡器然飲酒食肉有若風狂監寺至不能容呈之瞎堂批云法門廣大豈不容一顚僧耶人遂不敢言及遠公既寂出居淨寺濟累顯神通奇異多端具見本傳不能悉載

慧菴道樞禪師臨濟宗四安人姓徐嗣道場慧禪師

隆興初詔住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凡聖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應情卻物則業不能繫上爲首肯數四後退居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壁曰雪裏梅花香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來年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八年丙申八月坐逝塔於永安

最菴道印禪師臨濟宗漢州人嗣大慧泉住持靈隱上堂云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閒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鬚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卽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淸光何處無

伊菴有權禪師臨濟宗姓祁昌化人佛智開法靈隱師參其會時無菴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作本建

一切法爲問權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無菴可之遂密付心印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後住常州華藏嗣道場全公淸熙庚子秋示微疾留偈跌坐而逝茶毘齒牙不壞舍利無算

佛照德光禪師臨濟宗姓彭別號拙菴臨江軍人參大慧杲得悟師頭顱方正廣顙豐頤七處平滿相者稱當爲帝王師淸熙四年詔住光孝寺師渡江而來上問古有浮笠而渡者可謂神通乎光曰宗

門不貴神通也上問朕心與佛心是同是別光曰直下無第二人成一切性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又問釋迦六年雪山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卻帝大悅賜號佛照勅住靈隱嘉泰三年入寂有奏對錄行世

誰菴了演禪師臨濟宗福州人嗣大慧杲住靈隱上堂云面門挼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僊伊坐斷兩頭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密菴咸傑禪師臨濟宗應菴華法嗣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僧而生謁應菴於衢之明果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破沙盆菴頷之出世衢之烏巨嗣天童華禪師奉詔住靈隱上堂世尊不說拘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啟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菴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生子槲葉風微鹿養茸後住天童示寂塔太白中峰爲本寺第一十九代祖

鐵牛宗印禪師臨濟宗姓陳鹽官人嗣育王佛照光

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須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緣草溪邊頭角露一簑煙雨屬誰家

蘊衷禪師雲門宗嗣中竺妙公

松源崇岳禪師臨濟宗龍泉人姓吳參靈隱密菴杰指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得悟旋出世住衢之烏巨嗣照徙江陰光孝無爲岩父鄱陽鷹福四明香山蘇之虎丘慶元三年被旨補靈隱示衆曰明眼衲僧如何打失鼻孔有賊無贓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

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卻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柱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嘉泰三年八月四日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壽七十一坐夏四十舊誌爲本寺二十三代祖全身塔北高峰之原待制陸游放翁銘其塔有曰讀師之語峻峭嶒崒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山

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墮如漢軍昆陽之戰可謂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眞子孫也放翁其知言者哉

靈隱寺誌卷三下　十四

破菴祖先禪師嗣密菴傑公

風幡語大徹出世卧龍悟菴杰族出蜀廣安氏參密菴於北澗集十九卷張誠子序其集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爲一人

菴悟處分第一座命嗣淨全禪師臨濟宗姓翁越人嗣大慧杲師一至靈隱衆請上堂師曰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讓千聖出來無用淨全翁妙堪禪師臨濟宗毛氏子四明人參天童全公室中嘗示以狗子無佛性話一日全以竹篦劈口便打師應聲呈偈云大塗毒鼓震地轉天震地轉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尙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闕諸人要知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疾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揣嘴

敬叟居簡禪師臨濟宗潼川龍氏世業儒依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參別峰塗毒於徑山往育王見佛照機契出世台之般若遷報恩眞西山爲江東部使者虛東林命之以疾辭乃於飛來峰北澗掃一室居之十年人不敢以字稱以北澗稱之趙節齋奉請補靈隱師笑曰吾日迫矣乃舉天童癡絕沖涓祐丙午春示疾三月二十八日索紙書偈於紙

腦回頭橫屍萬里全領之時朝廷奏令僧得買紫
衣堪曰如是則財可主法矣抗疏廟堂其議遂寢
以寺在屠沽之地闢爲林藪立飛來峰門重樹羅
公處約碑皆師事也春秋七十二

石鼓希夷禪師臨濟宗嗣無用全公爲本寺二十八
代塔永安別苑今存和梁山逭禪師牧牛十頌句
法與梁山相埒理趣超卓反有過焉一尋牛只管
區區向別尋不知胸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裏
一曲新豐空自吟二見跡枯木邨前差路多草窠
裏輥覺非麼腳跟若也隨他去未免當頭蹉過他

三見牛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
徹尾渾相似仔細看來未十成四得牛牢把繩頭
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要
回頭識舊居五放牛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
馬蹏塵不曾犯著人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六騎
牛還家指點前坡創是家旋吹銅角出煙霞忽然
變作還家曲未必知音守伯牙七忘牛存人閑內
無牛趁出山煙簑雨笠亦空閒行歌行樂無拘繫
贏得一身天地間八人牛俱忘慚愧衆生界已空
箇中消息若爲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

此宗九返本還源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
用聾昨夜金烏盡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十入廓
垂手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頷與驢顋一揮鐵
棒如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

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受具參浙翁於徑山命
掌記由四明育王遷杭之淨慈靈隱嘗讚達摩偈
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
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無準師範禪師蜀之梓潼雍氏始見破菴於西華後
破菴居靈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破菴遊石筍
菴菴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
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在傍平生
礙膺之物盡釋出世居徑山爲臨濟正傳

石田法薰禪師臨濟宗眉山彭氏子參破菴祖先宦
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着連底凍
赤眼撞着火柴頭破菴陰奇之端平二年詔靈隱
住持示衆云但得本莫愁末喚甚麼作本喚甚麼
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眼牡丹一日紅滿城
公子醉退院保壽促辦終焉師累遷望利閱三十

伺狐探咨且囁嚅鄙且賤之而土木金碧在處成
就焉嘗建接待寺於西溪曰寶壽
癡絕道冲禪師臨濟宗武信人姓荀氏少長習進士
業棄之受釋氏於梓州妙音院聞松源唱道於饒
之薦福徑造其門以歲饑不受曹源以雲居首座
出世妙果師聽其入門語有省嘉定己卯由徑山
第一座出世邡禾光孝滈祐甲辰有旨移靈隱謂
是大父密菴伯父松源宏道之地也後理宗取下
菜園地建閣妃功德寺卽日退院躬荷包笠往遊
廬山遣使留之不回乃賜靈隱古藩千畝圩田若

干畝與易後住徑山師才學浩瀚每日以一篋付
侍者有求其語者投之篋中鐘定後侍者進篋秉
燭隨紙多寡俱盡日以爲常上堂有一人一念頓
證墮在佛數有一人屢劫闢提不願成佛且道那
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蝶穿芳徑雙眉溼蜂掠
殘花兩股肥臨示寂手書龕記并遺書十數且曰
無準忌在三月十八日吾以十五日卽行不能辦
香修供侍僧函以遺偈請師謂曰未後一句無可
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卽命筆書辭眾上堂語
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茶毘
舍利五色者無數
妙峰之善禪師臨濟宗吳興劉氏于參佛照光於鄭
山照舉風幡語師直箭機鋒蒙印可賜偈曰今日
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乃遊匡廬面壁妙
高峰下十載出世慧因洪福萬年諸剎會天童虛
席時鄭清之秉鈞軸謂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
答曰老僧踰耄矣尙夜行不休乎鄭公高之僧問
如何是不入眾流句師云烏龜鑽破壁僧曰如何
是妙體無私句師云百匹馬中一頭驢僧云如何
是瞬目揚眉句師云花雨砌前石點頭僧云如何

是奇特事師曰紫薇花下紫薇郎僧云學人不會
師云三十年後晚住靈隱上堂云久參高士眼空
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
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杜杖子在何以
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師平生善誘一
經指授輒神融意悟端平二年九月示寂壽八十
四臘七十一茶毘舍利不可數計塔靈隱西岡鄭
清之爲銘法嗣有徑山珍東嶼奇法嗣上堂舉九祖
無方安雪翁立
高原祖泉禪師臨濟宗金山道奇法嗣上堂舉九祖

伏馱蜜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尊者父母非我親話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然親薦得優曇花發火中春贈黃漢嶺開接待偈曰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到此一場愁驀然得箇休歇處重疊關山信腳遊

笑菴了悟禪師臨濟宗姑蘇人天童杰法嗣上堂舉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睦州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師頌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明月落誰家

虛舟普度禪師臨濟宗揚州人姓史氏稍長絕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軍遇大奇之曰此兒領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向上爪牙也攜歸武林禮東堂院祖信奮志參方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遍歷焉時無得唱道饒州薦福師決志叩請其遷福嚴華藏亦與俱偶入室次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得曰將爲這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是祖師西來意州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請旨陞靈隱上堂舉臨濟和尚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曰兔馬無角羊牛有角寸毫尺釐天地寥廓潘閬倒騎驢攲黃幡綽師住徑山值火志圖復興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一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全身塔寺東十里呆塢之陽東谷光禪師臨濟宗嗣明極祚天童密孫也泰禪師曹洞宗雪庭裕法嗣芙蓉楷後也退耕寧禪師臨濟宗初住嘉興崇聖次之蘇居報恩慧日承天萬壽至靈隱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雨餘山色翠風暖鳥聲喧拍禪牀一下云堪笑老胡無轉智少室峰前坐九年上堂舉香林因僧問年窮歲暮話師頌曰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裹泥團上堂極目千峰鎖翠滿空柳絮蜚緜可憐無位眞人一向草宿露眠咄三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大川普濟禪師臨濟宗奉化人元初住持靈隱纂修五燈會元嗣徑山如珓上堂舉睦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納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

寸土題世尊出山相偈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志願必空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虎巖淨伏禪師臨濟宗出世潭州石霜嗣虛舟度禪師至元二十六年住持築室虎頭巖蓮華峰麓而終焉

如因禪師臨濟宗石田法嗣

悅堂祖閒禪師臨濟宗南康人周氏子至杭見斷橋於淨慈橋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云是橋云因甚大恩肋下築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橋領之橋逝柏山介石來補處室中舉柏子話教師之利物皆陰爲之而沒齒不言至正辛巳訣

眾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花開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全身窆於寂照院弟子住靈隱者竹泉淨林性原慧明天鏡原瀞其他古鼎銘夢堂靈楚石琦皆諸方之崢嶸者

獨孤淯朋禪師賜號普覺常以定武蘭亭贈趙子昂欲與重結翰墨緣住持靈隱元延祐五年奉旨勵遷九里松集慶占路上表謝其文云佛慧普覺大禪師杭州路景德靈隱禪寺住持臣僧淯朋言云云上堂云寺前一片閒田地曠大劫來無四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並脚尾東也是西也是

陽玄爲塔銘

南也北也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麼生直指堂前香一炷

圓通竹田禪師臨濟宗常住金陵諸處說法元至順三年迎歸住持本寺金陵諸山送師疏見後

東嶼禪師臨濟宗松源之四傳也見宣政院疏爲本寺五十二代禪師

照菴慧炬律師明天台教諸暨人住理公巖周伯琦爲篆記與黃溍友善溍文章名天下求之者或遭怒罵惟於師了無所靳洪武初海潮衝岸壞民廬舍師爲潮神說三皈戒楊枝灑處卽止不崩時稱炬菩薩

慧眼可光禪師靈隱僧述達摩西來留二十字如織錦迴文翻覆讀之成四十韻以接中下之機

竹泉法林禪師臨濟宗別號了幻俗姓黃台之臨海人參元叟於中天竺東嶼在淨慈招分半座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至元四年遷靈隱宗風大振順帝錫以金襴法衣時寂照在徑山父子同時唱道五山人以爲盛事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於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爲第一祖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值歲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大龍翔席虛星吉大夫遣幣聘辭不赴使者三往返師遊於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强具疏請師仍住靈隱又三年退處了幻菴至正十五年春

感末疾二月二日集衆敘平生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於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龕留十日顏色不變全身窆於松源塔西塔前古桂當春吐花清香滿路見者歎異

侍講學士黃公晉卿目見其事故自書塔銘序之

見心來復禪師臨濟宗以南至生故也豐城人參南楚悅於徑山得其心要至元七年住靈隱洪武三年以十大高僧徵廣文靖黃文獻與結方外交爲左覺義與太祖子蜀王甚善王就國命作正心觀

道崇本敬賢四歲未幾以詩含諷被刑弟子曇鍠編其集宋學士濂序之稱其穠麗演迤整暇森嚴劍出匣而珠走盤也

天鏡原游禪師臨濟宗會稽倪氏子登華頂參無見覩又如玉几見石室瑛室與語大奇之曰吾法叔徑山元叟和尚具大眼目今代妙喜也子欲了已躬事往見勿後師遂參叟於不動軒入門叟震威一喝師不覺汗流浹背尋游金陵見笑隱於龍翔上江西禮諸祖塔像至臨川訪處文靖公道話契合延師度夏爲作斷江堦銘樸隱軒銘至正丙申

出世邑之長慶遷天衣洪武五年設廣薦法會於鍾山詔天下高名尊宿輪座說法師預焉九年冬杭諸山請居靈隱日而祖佛照妙峰而父寂照而兄了幻皆說法靈隱於今振墮緒提宏綱舍和尚共誰哉師幡然而起上堂卽心卽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炙猪左膊上艮久云嘱得血淋無用處不如絕口過殘春終時年六十七臘五十五

古鼎祖銘禪師姓應氏元叟端在靈隱往從焉叩黃龍南在慈明因緣叟詰之曰只如趙州云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焉耶尒且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云一對無孔鐵鎚叟曰黃龍直下悟去又且如何師云也是病眼見空華叟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師當下廓然卽命居記室自是聲譽頓發後住徑山法席甚盛賜號慧性宏覺普濟禪師

慧明性原禪師臨濟宗號幻隱俗台之黃巖項氏子洪武五年選舉高僧師與焉十一年戊午師至靈隱振揚宗風建本寺大殿修北峰之塔皆師事也室中垂語曰蓮華峰被蚍蜉食卻半邊因甚麼不

知又曰冷泉亭吞卻整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闕額是第幾機罕有契之者以僧誣語被逮至所司憩座下端坐說偈而化爲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壽六十九

西巷曇噩禪師慈溪王氏子元叟端補靈隱門風甫非宿學莫敢窺其門師直往咨叩了無畏懼機契命掌內記出世天台之國清洪武三年詔徵江南有道僧師居其首

空叟忻悟禪師臨濟宗俗姓鈕吳人徑山愚庵嗣洪武戊辰住靈隱居四年叢林改觀以前住持逮至

京病卒於行洪武二十四年夏四月三日也門人
宅骨於靈隱之東岡爲本寺六十五代有三會語
錄未濂銘塔今存
用貞輔良禪師臨濟宗范文正公十世孫參笑隱一
見契之號貞悟禪師靈隱直指堂乃其建也舉揚
大法不務緣飾復以淨土觀門爲苦海舟航時兼
修之既示寂舍利玉潔珠圓宋濂爲之銘
無文本裘禪師臨濟宗慈谿人徐氏子參無文聚公
禪師洪武二十八年住靈隱又四年示寂偈曰吾
年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

飛來小朵茶毘頂骨不壞舍利無算有和同安察
禪師十玄談最可傳誦餘詳心泰塔銘爲本寺六
十六代
行中守仁禪師號一初富春人靈隱僧從楊廉夫張
伯雨遊能詩善書法洪武中徵授僧錄司右善世
一初有志事業不偶爲僧嘗言我輩從事文墨非
以廢道蓋有不得已也在京賦翡翠詩見說炎州
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
秋林靜處棲爲太祖所見怒而罪之所著有夢觀
集守仁詩與見心俱超絕羣輩而皆不免於患亦
猶翡翠之爲災也
可純禪師臨濟宗象山胥氏子參古鼎銘大室洪武
三十八年授杭郡都掌教住靈隱增
京茶毘靈骨塔涵澤巷爲本寺六十七代
無杰善才禪師臨濟宗嗣無文永樂元年住靈隱增
塑三世金身搆雙桂巷以奉師塔修寺誌遺文數
篇不忘至今賴之爲本寺六十八代
思擴性空禪師臨濟宗慈谿人徐氏子參無文聚公
永樂十九年遷住靈隱奉旨修經授僧錄司左覺
義洪熙元年寂於京塔寺在天香巷爲本寺六十

九代
伐石良玠禪師宣德九年住持靈隱先是寺災師建
蘇州虎邱寺大殿遂禮師主寺寺之建暨師之功
也爲本寺七十四代
愼菴祥禪師海昌李氏子少穎悟經書過目成誦受
具戒於前住持全菴理公嗣法壁菴琳公景泰間
出主鷲窟天順間主本寺大開鑪鞴學者景從方
丈間兩廡是師傾橐所葺也
前溪德明禪師黃巖人姓林嘉靖間海寇焚湖墅山
後西溪男婦踰嶺避亂寺僧皆以寇必至議棄寺

各寘惟師立主合眾結臺於大路聲勢相援寇遂不敢至師又爲粥以濟貧乏於是人有固志年八十一爲本寺一百五代

按德明以前有幻菴修愼菴祥敬堂啓大慈頤南京識天鏡淨遠菴恭東山曉獨芳蓮大川淮北峰讚可泉璽博菴廣愛山遷恕堂忠竹泉權西隱方無言諷冷泉聲聽泉禧德明以後橫溪亮見峰輔靈峰永冬嶺秀小山艮近山艮仰峰奎南谷寔皆前後住持也

易菴如通禪師臨濟宗姓杭毋潘氏夢梵僧借宿而覺卽日娠十五出家禮大海和尙爲師未幾往雙徑萬松和尙抉擇心要松問如何是白雲不倚青山住答明月常懸古澗心松爲首肯乃繼臨濟正宗二十七世嘉靖癸亥司寇五臺陸公延禮住持南山慧因前後改觀萬厤壬午冢宰元洲張公禮致住持北山靈隱重建大覺殿數十年瓦礫一旦更新師之功爲不可泯也

晦山戒顯禪師臨濟宗字願雲太倉王氏子弱齡遊泮稱名儒甲申國難作詩又告廟入金陵華山禮三昧老人祝髮受具遍參天童雪嶠諸大老復參禪德未之有也壽六十八塔全身於靈隱慧日軒餘俱詳總錄

七七載遂承囑付師出世雲門廣孝維揚天寧及佛日顯密諸處俱稱千人善知識而於靈隱破院久住法席一新建置甚盛復應請住徑山大弘祖道後至維揚天寧浦七日無疾坐化以靈隱言理公爲祖延壽爲宗而師以中興兼紹置靈隱慧日軒禪德未之有也壽六十八塔全身於靈隱自來

靈隱具和尙於皐亭大悟雲門杜杖話遂嗣法焉初隱廬山次開法雲居一住十載嗣住東湖鴈福黃梅四祖臨皐安國武昌寒溪荊州護國撫州疎山化行江楚道望大著康熙丁未具老人遷雙徑命師繼席靈隱語錄詩文有若干卷盛行於世

五嶽濟玹禪師古越吳氏子也母周氏夢日輪昇天而娠及師生聞空中音樂三歲誦心經如宿記成童出家石屋十七歲卽遊方登壽肆甫聽卽證猶如瓶瀉受具天童密祖問祖西來大意祖棒云向者裏會取師便有入處歸越沙溪作務將盥沐觸

翻水盆得大脫灑即遍扣謁具和尚於顯宦達契以嗣凡具和尚倡化諸刹皆師佐揚師出世安隱遇火重興之他如鹿城安禪海昌安國悶不過化存神於是聲名洋溢彼都人士相率敦請先福善次夕照次隆安津梁正遠乃靈隱祖席非師不可遂延師歸補處焉整飭緒振弘綱和碩康親王駐浙慕師義禮敬請法師固道高而王之衛法弘願亦不少槩見云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三下終

法語

宗門雖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而祖師心印亦藉言宣故從上古雖拈椎豎拂皆有說法機緣玉句金章具載傳燈僧史具德老和尚性具宗通不由文字而一登廣座說法如河懸餅瀉晦和尚繼之父子敲唱孝乳靈山眞鼓吹祖庭萬載響震者矣爲誌法語第八

具德和尚住靈隱進院上堂法語

師于己丑春二月十三日住浙江杭州府靈隱寺閩郡薦紳文學及各山耆宿合院大眾請陞座揮拂子云豁開宇宙萬象交參皎日當空十方烜赫還有共相證明者麼願雲西堂出問靈山古刹列聖覺場寶座師登將何行令師云人到靈山增意氣水歸大海長波濤進云從來萬派皆歸海今日千山盡仰宗師云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世尊拈花貴須道得進云今日更添一重光彩師云七尺烏藤行活計杖頭八面起清風進云直得飛來峰頂青龍舞西子湖邊白鳳飛師云誰人不仰上頭關問刹竿高豎重興遠祖風規法令當陽號召諸方龍象作麼生是挽回風化底

句師云金輪現瑞百鳳齊鳴進云奇峰巧石開新眼冷澗回波看主人師云一句當機普天匝地進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好音在耳人皆聽進云誰箇不知音師云禮拜有分問弘開法席大闡宗風滿目英靈誰是作者師竪起拂子僧更喝師亦喝僧又喝師云三十棒進云放老漢出一頭地師便打乃竪起拂子云昔日世尊拈華今朝靈隱舉拂會則同彼同此耀古騰今不會則乃聖乃凡隨波逐浪諸仁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末後向靈山會上百萬眾前拈華囑累飲光尊者一笑相傳大法東來則此山須來囊日以待沒量大人发有慧理永明延珊明教雪竇大慧瞎堂諸祖咸向此山立極開宗彼時問道上自帝王下及大臣以至名公鉅老亦在此山共襄嘉猷激揚本分今日現前宰官居士與諸山名德本寺耆英五湖衲子亦在此山問似雲興答如餅瀉豈非靈山一會重整靛綱再笑拈華知恩有地復舉拂子云諸仁者若向箇裏會得則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裏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永絕遮闡更無回背其或機緣玄解見逐偏枯縱使打破牢籠踢翻窠臼撒開離坎擺撥乾坤是甚麼熱鉢鳴聲繫驢橛子所以道靈光不昧萬古徽猷人此門來莫存知解直須不慕諸聖不重已靈向威音那邊打盤定當然後獨步大方壁立千仞行不言之令嚴不罰之威淨躶躶沒可把赤灑灑無回互自然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妙淨明心觸處青霄碧落正法眼藏等閒栗棘金圈八表同符三才合契諸仁者畢竟格外風規機先權要佛佛相授祖祖相傳一句作麼生道擲拂子震聲喝云丹壑羣眞吟紫霧靈山萬衲笑春風

開鑪鑄萬僧鍋陞座法語

大人具大識見運大作略安大鑪韝啟大模範成大鼎鑊此箇大鑪韝大模範成就來多少時也赤睒神州無處不知大乘氣象何人不具靈隱事不獲已因行掉臂過緣卽宗遂使三世諸佛振動天樞歷代祖師掀搖地軸盡法界若聖若凡若緇若素靡不瞻之仰之直得彌盧起舞香海波騰文殊普賢合水和泥彌勒善財添銅入炭山僧橫身宇宙號召當陽知事喚行者人力龍驤虎驟冶師與鑪頭火件電轉星馳鼓橐籥於晴空風搏六合運金鎚於肘後響震三千人人頂門瑞靄各各腳下光騰燦迦羅眼左右圓融

母陀羅臂前遮後護火德以之振武金德以之圓成
造化以之無私神功以之畢備然後普天下地安靜
如初若聖若凡各歸本位三世諸佛放下天樞歷代
祖師仍還地軸靈隱箇漢斂衣就座現前龍象參叩
如常祇如一鑪便就覿面當勞底事又作麼生香積
廚閉雲出鼎金牛撫掌笑呵呵

付授願雲西堂上堂法語

召西堂願雲上座云靈山授受一笑相親雞足分燈
衣傳慈氏殊不知釋迦不前彌勒不後法身不大此
衣不小乃捧起伽黎云祖祖如者重公案畢竟以何爲

驗遂展付云以此爲驗復說偈云鷲嶺一花開五葉
神州紫氣藹三峰燈燈續燄交光處虎角新生佛日
紅堂展具禮拜師下座

開藏殿鐘樓基上堂法語

僧問雲門道如何是自己光明廚庫山門今日和尚
大啓靈山更拈出箇甚麼師云握土成金進云作麼
生著力師云打鼓普請看進云只如不施寸草梵刹
圓成憑箇甚麼如此奇特師卓拄杖乃云靈隱拂子
頭現龍樹大月輪體性三昧與太陽紫微交互爭輝
直得全賓讓主轉三能於東震全主讓賓挽五佐于

西乾由是東西合轍南北通途據重關則先機立命
別緇素則照用同時衲僧本分則固是祇如盡無邊
華藏莊嚴海拈來如粟米大擲向靈隱青龍角上諸
人還見麼不見道打鼓普請看

供祖師上堂法語

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麼又云升
天底事須對眾掉卻十成底事須對眾去卻擲地作
金聲不得回頭顧著雲居恁麼道只解步步登高不
解從空放下若是靈隱別有道處但頭頭不顯物物
不通無事可了說甚尊貴如日落時不照世間晦昧
是一半那一半幾曾欠少升天底事古廟香爐去十
成底事冷湫湫地去擲地作金聲一條白練去且道
雲居底是靈隱底是靈隱底是析旃檀片片皆香雲
居底是碎拱壁塵塵是玉毫釐有差鳳銜金網趨霄
漢以何期分文不值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還有

不藉功勳迴途復妙底衲僧麼設有也是雲居羅漢

法堂上梁顯宣義姪和尙請上堂法語

僧問喚醒江岬魚龍烹煅大方麟鳳是和尙尋常作略祇如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明甚麼邊事師云人天喝彩佛祖解頤進云可謂魯班門下師云旣截珊瑚樹遮爲架海梁進云點師云明甚麼邊事進云願百一椎于此地法王法令永流通師云欲賞其功姑驗其智乃云昔日靈山一會人天百萬見世尊于法座拈起一枝花今日靈山一會人天百萬見山僧于法堂上得一枝梁上梁大家著力出身白汗深明下載清風拈花大家一笑因甚傳燈續祖獨惟迦葉卓柱杖云盡從者裏出

禪堂上梁上堂法語

打鼓普請看好禪客前日拽木運石今朝立柱陞梁徧刹海是箇禪堂總諸佛爲箇衲子可中爾照我用我呼爾諾頭角相似肘臂相連性命相共教伊無一箇不從者裏振綱肅紀去表帥人天去肰後展黃龍佛手滿把楊枝庫內金剛圈栗棘蓬向雕梁畫棟上鼾雖如是因甚水潦呵呵大笑顧左右云大家出驀頭一撒五湖衲子同時下喝爭先拾得將謂有多少奇特放下手來只是饅頭

一隻手

佛殿前大寶鼎成郁護法請上堂法語

佛殿天王殿同日陞梁上堂法語

師竪柱杖云諸人還知各各一毫頭有一座寶王金殿麼知則百萬人天匠作工徒都在汝四大色身中踐踏若不知諸人一身具八萬四千毛竅山僧亦八萬四千毛竅于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莫是說了便當得麼卓柱杖一下云古佛來也世界起也時節至也棟梁枋柱知事人力畢集也那一柱不現丈六金身那一梁不具衲僧手眼那一金身一手眼不顯大檀樂施善信功勛究竟山僧兩序合院大眾無思無爲無作無取而兩殿巍肰干雲摩漢且道神通耶法雨耶喝

一聲云高著眼

鐘樓立柱上梁上堂法語

舉水潦和尙云無量妙義百千法門總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靈隱道無量妙義百千法門總向一毫頭上識得作用去諸禪子若識作用徹根源今日鐘樓上梁竪柱柱柱金身孔孔法眼捧捧妙挾面面正中肰雖如是因甚水潦呵呵大笑顧左右云大家出一隻手

佛殿前大寶鼎成郁護法請上堂法語

師堅拂子云見麼大人緣起梵王殿上投機千佛光中現相何況伊蒲爲供錦繡爲旛花插金瓶燈然寶炬盡華藏是箇眞實人體盡供養是箇眞實作用轉過那邊入門便棒進門便喝背手摸枕子當面露吹毛與衲僧把臂轉過者邊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如雷如霆爲照爲用則父子同條那邊者邊無可不可昔日給孤布金于祇樹今日鄒公鑄鼎于靈山五湖衲子忍俊不禁以須彌爲果大地爲盤爲鄒公賁良久云還會也無大家佛殿裏燒香下座

大佛像成李青芝等請上堂法語

僧問昔日金師補像果感傳燈今朝大佛告成得何利益師云法身開掌上進云妙手迴天全憑作者功成不處又作麼生師云法眼照人間進云恁麼則大家慶讚有分師云上座也須看榜樣乃舉黃檗在裴相國府署裴一日託一尊佛於檗前跪云請師安名檗召曰裴休休應諾檗曰與汝安名竟諸于黃檗不動一旗一鎗裴公不施一輒一略和主賓于直下銷鋒鏑于人間且道在今日成得甚麼邊事高聲召曰李處士李舉首師云與汝說法竟

大樹堂昇梁上堂法語

山僧年邁放閒久矣大眾眞精進眞建立檀護眞精進眞供養山僧隨例過堂未免受他檀施不隨例過天梁海業就功成山僧隨檀護大眾去也何故要且不負來機

飛來峰牌樓昇梁上堂法語

峰既飛來玲瓏心印全彰樓當重建妙相莊嚴具足寬展處佛祖橫身挨拶處人天攘臂安排釋迦老子不敢正坐且大開門戶一句又作麼生喝云從者裏入

晦山和尚進院上堂法語

師在黃梅四祖徑山老和尚命繼席靈隱以丁未四

月十二日進院當山護法闔郡紳士暨本寺耆宿兩
序大眾請上堂拈香祝
聖畢次拈云此一瓣香從苗辨地飲水知源德重邱山
恩逾溟渤奉為重興靈隱現住徑山卽此堂上本師
上具下德老和尙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南寺和尙
白椎竟師云潑天門戶海納山容果是知音請出敲
唱僧問雲從龍直得泠泉發颯風從虎會見鷲嶺增
輝卽今大座當軒請施一機師云一棒敲開靈鷲日
普天市地盡光輝進云一一應時擊節頭頭轉地回
天是甚麼人境界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但得皇風

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師云且得領話問何如來
擔人天輻湊振祖佛機衲子揚眉如何是紹隆一句
師云青萍搖海岳白棒驗龍蛇進云可謂光合東浙
兒孫裔氣吸西江父子宗師云腳跟下一句作麼生
道進云腳跟下一句且置祇如臨機有眼句裏無私
增萬指稠林添三玄甲胄畢竟憑何施設師云腦後
著眼進云昔年半院曾遺識今日重將此話圓師云
切莫當頭錯過問仙梵徹雲霄萬里山川增秀雨花
飛滿岫大千草木生輝是何祥瑞師云拈山靈山一
片石萬年何日不青青進云恁麼則冷泉勢接滄滝

派青嶂遙隨雙徑來師云不妨好彩問向上宗乘學
人不問入門一句試爲展演師云請上階來問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初僧得一時如何師云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進云恁麼則拍掌鼓乾坤一輪光透去
也師云月落後作麼生透進云高開殿閣洪音振一
句無私亘古今師云重言不當哭問高提祖印未審
如何作用師云三十棒進云棒教誰哭師云不知痛
癢漢進云和尙還知麼師云矢上加尖問一切言句
卽不問直指當陽事若何師一喝進云眼見是色耳
聞是聲不見不聞是甚麼師云山僧退身有分僧一

喝師拈棒僧便走師云走卻草賊乃云佛祖關棙西
天令嚴向上提持誰容顧鑑要津把斷從來鐵壁無
門栈道鑿開除是金鎚影動傾湫倒嶽止在鐵鋒跨
海擎天不資餘力釋迦老子於靈山會上拈花示眾
更加一道眞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
微妙法門一機纔動東擲西拋毒氣流傳塡溝塞壑
既靈鷲寶峰飛來至此摩竭正令作麼生行卓拄杖
云從上百四十代古錐將這箇開大覺場唐鷲電拂
本師徑山老人亦將這箇亟興祖窟務擅宣勝山僧
以二十年前舊緣今日歸來就父也將這箇權衡佛

祖龜鑑宗乘截斷天下人舌頭進一步則乾坤陡變橫拈七事鈎錐退一步則海晏河清卻盡三玄戈甲不進不退又作麼生橫按拄杖云龍歸大海波濤壯虎到深山氣象雄復拈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圓成飛來峰牌樓江南佟方伯大護法請上堂

法語

僧問一笠蓋如來果位人王位今日莊嚴佛國輸金飯僧如何論量師云天垂寶蓋地湧金蓮進云靈山投說未到如此師云一朝圓好事萬古壯靈山乃云

靈山秀異萬古雄觀奇特因緣花攢錦簇當門秀石從靈鷲以飛來證據無訛呼猿洞而現在此是第一重奇特廣大靈山氣吞海岳先師老人二十餘年手拈莖草劈出天宮移來華藏功高再造動地驚天此是第二重奇特罰下飛來峰牌樓雖然建就未遂圓成幸江南旬宣佟大護法乘菩薩願力成就不思議大功德海又崙令弟孚六大護法光寶山門肇啟華壇經開龍藏飯炊香積樂奏鈞天新題妙額重標鷲嶺飛來巨榜高懸指出現前佛國此是奇特中奇特昔世尊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心作麼生指現前

上竪起浮圖於叫不響谷中高懸慧日層落落影開

團標出南陽面目淨裸裸光燦燦撇開大佛頂光既爲天上天下獨尊之人自應建亘古亘今不朽之塔且道三千年後有人覓先師靈骨作麼生抵對竪拄杖云竪起剎竿長燦爛萬年標榜耀靈山

爲具老和尚上塔頂兼送位入祖堂法語

一塔擎天萬古常懸慧日五燈續燄千年永耀靈山

茲者窣堵告成高昇塔頂靜眼觀來先老人分中著著無非是頂老人一生機靈鐵鶻用發獰龍竪四殺旌旗振三玄戈甲以致令行吳越海湧山翻五千衲子下揚州百萬人天常擁座豈不是天上天下諸善知識之頂十坐道場到處興功建業獨於靈隱一手擎出寶坊一腳踢開華藏現前峻嵽殿閣飛翬耀日鴟吻連雲豈不是獨冠海內功業之頂所居靈隱玲瓏萬竅靈驚飛來噴雪奔雷冷泉徹骨豈不是一切名山道場之頂從來禪祖於此闡揚正令哮吼宗風自古迄今竟有百四十代現在祖堂燭排慧燈星聯道樹豈不是諸方祖堂之頂老人末後樹幢徑山卻到揚州遷化以兄弟孝心龕歸靈隱目今巍然一塔高跨北峰堅固比於金剛肚臟同於帝釋豈不是薄海內外一切浮圖之頂今日塔圖昇頂兼送位入祖

堂人天霧擁光騰杲日山靈喝采天樂鳴空眞是以過量人顯過量事興奇特功感奇特報且道如何是大功圓滿底句嵯峨殿閣聳雲岑法道輝煌冠古今消得靈峰千嶂玉塔懸慧日照兒孫

送興建亡僧靈骨及四眾遺骸入新建普同塔法語

僧問轟塗毒鼓聞者皆喪爲甚擊者不喪師云你試擊看進云擊箇甚麼師云前言何在僧一喝師打云不知痛癢漢乃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心空及第洞塵譬正眼何

聖何凡廓頂後神光誰幽誰顯人人在光明會集箇箇歸寂滅海中但得心空十方通暢臘月蓮花恰值滔天白浪龜毛數丈盡成充國黃金靈骨銷鳴細看來總是瓊樓玉殿浮圖無縫卓竪起迴超潭北湘南一入此門悉皆成佛且道功德圓成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三下云堅固高幢三座湧萬年標榜在靈山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四終

累朝檀越

昔徑山國一禪師稱唐帝曰檀越檀越爲大功德主僧門所藉以安身學道興隆佛法者也蓋大丈夫出家學佛寸絲不挂一切所需總在檀越故世尊建剎必待給孤開士乞食必於邨聚今具和尚鼎新靈隱殿堂樓室鱗次波湧丹青繪畫日炙霞舉極法門之宏制爲吳越之大觀皆檀越所施其間一材一椽已勤姓氏于不朽至于山誌不能備悉乃舉其大者并前代功德

主亦不敢有遺漏一以見作福者之不唐喪一以見大善知識之有因緣也爲誌檀越第九

歷代帝王

梁簡文帝賜靈隱田記不存

梁簡文帝賜靈隱石像記不存

隋高祖仁壽二年遣僧賫舍利建塔于飛來峰頂卽神尼塔

唐天寶建北高峰塔七層會昌時毀此出白孫誌

愚按吳越建號亦有天寶

吳越錢武肅王鏐命僧智覺延壽禪師重開靈隱賜名靈隱新寺建僧房五百餘間

錢忠懿王弘俶繼之建本寺屋宇一千三百餘間迴廡自山門左右遶至方丈

建靈隱寺門塔幢二座上書開寶八年大元帥錢建

孫宇台曰按吳越建號有天寶寶大寶正開寶是宋太祖年號開寶九年俶與妻孫氏子惟濱孫承祐來朝豈八年樹幢而九年來朝歟要其歸命奉朔之意已久矣

建北高峰塔

白子佩曰按王慕阿育王建塔乃于國中聚銅

造八萬四千小塔散于境內本寺惟存二大塔

鑄覺皇殿後鐵塔一座

宋眞宗皇帝景德四年勅賜額改靈隱寺作靈隱山

景德寺

天禧五年勅賜額改景德寺作景德靈隱寺

勅賜金牌一面後于政和間移供神霄官

勅賜御書牌一軸

仁宗皇帝天聖三年皇太后賜脂粉錢九千五十四貫

天聖八年勅賜靈隱住持禪定大師延珊放免糧田

一萬三千畝杭秀二州各設五載齊僧粥食共計四十餘萬人有勑一通存寺

慶厤七年勑賜御製歌頌等件

皇祐元年勑賜六祖師名諱玉寶牌一面

勑賜飛白御書佛聖帝來四紙每字一紙

勑賜清淨佛法絹書二軸計四字

勑賜紙扇碑一座

勑賜回鑾碑一軸

勑賜御繡觀音心經二卷計二軸

勑賜飛白黃羅扇一柄俱皇祐元年俱糜兵燹不存

嘉祐三年賜明教大師契嵩所著書入藏

中書劄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

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

院于藏經內收附劄子付傳法院准此按王素字仲儀紹興五年

宋高宗皇帝勑改榜曰靈隱山崇恩顯親禪寺顯親蓋爲吳太后設也

賜金飾九里松吳說書額

宋孝宗皇帝乾道三年二月詔每歲佛誕日例賜帛一

五十疋

乾道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明日賜僧慧

遠直指堂印慧遠卽瞎堂禪師

乾道九年宣靈隱慧遠奏對內殿稱旨有奏對錄

淳熙四年八月召靈隱德光入對內殿賜詩二首

詩曰欲言心佛難分別俱是精微無礙通跳出于

重縛不住六塵海角任西東又詩云大暑流金石

寒風結凍雲梅花香度遠自有一枝春至今流傳

在古尊宿語錄內有奏對錄

宋理宗皇帝賜御書覺皇殿三字

賜御書妙莊嚴域四字

賜御製千佛贊贊曰一佛不二千佛奚別如處處水

現在在月無去無來不生不滅梅花開時前村深

寶祐六年上親製觀音記御書登石

元仁宗皇帝延祐五年賜還九里松

明太祖高皇帝勑賜田三千畝渻朋以宋時所賜田一萬三千畝獻遣朝

高祖復賜三千畝

神宗皇帝萬厤十七年賜觀音大士瑞蓮聖像一軸

司禮監孫隆奉慈寧宮皇太后御賜觀音聖像一軸有上御製贊云惟我聖母慈仁格天感斯嘉兆誕生聖子產瑞蓮加大士像圖寫流傳延國福民胥壤同堅上用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寶御寶在軸

歷代朝臣

晉葛洪題最勝覺場四字

唐大理寺少卿杭州刺史袁仁敬種松九里
右司郎中杭州刺史元稹以下五
紿事盧元輔建見山亭
刺史相里造建虛白亭
庶子裴棠棣建觀風亭
僕射韓皋建候仙亭 是名之謂五亭元稹以下五公皆以刺史領郡于杭者
刺史白居易書冷泉二字并以文記之
紫薇舍人唐詢建紫薇亭 名言寺前五亭則裨紫薇而不言見山
丞相裴休有送子出家詩其詩云送子出家莫學
詩要明父母未生時吾聞九里松門外佛國山

前有鐵圍 裴休守公美河東閥喜人家世奉佛與黃檗最多往返遂嗣其法
宋承奉郎守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魚袋曾知
蘇州吳縣事羅處約撰寺碑文 伯文爲雍熙丙辰立碑爲淳化辛卯俾文其事者月禪師也歲久碑斷重立者妙堪師也月師惜未譯重立時理宗朝大中大夫范楷跋
熙寧三年及十年趙抃以資政殿大學士兩知杭州
禁天竺靈隱寺樵采
天聖中吏部侍郎平章呂夷簡給事中參知政事陳
堯佐給事中參知政事薛奎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王曾賜免靈隱寺用淮勅中書門下牒一道有官

街字押
觀察李公謹奏賜契嵩紫方袍
慶厤中丞相韓琦參政歐陽修權知開封府王素賜
契嵩所著書入藏中書劉子有官銜知杭州府蘇軾補書白樂天所書冷泉二字後亭
字
太守祖無擇建鄴公菴于靈隱
安撫趙與懃建壑雷亭
臨安府都會首沈瑜等施送華嚴海會善知識功

德五十九軸
元江浙行省平章事張閭助修覺皇殿
明刑部尚書潘季馴前後捐貲裝大殿佛像
吏部尚書張瀚募建大殿公不署江陵高情事郎矣公與五臺陸公光祖請僧易菴廣集貲財一新鷲宇
萬厤間司禮太監孫隆建三藏殿中置轉輪以奉
法計六百三十八函左藥師鐙藏寶計四十九
鐙右水陸像藏總一百二十五軸號東瀛面
左布政吳自新助裝藏殿金龍有龍冷泉陽日高山流水方丈照日
法宇
重興
貴州提學道副使馮時雨補植本寺松樹若干

工部權署分司張喬松造覺皇殿菱花門

兵部武庫司主事虞淳熙撰重建理公塔銘并篆額

重興靈隱大檀護功德主列後

國朝總督部院趙廷臣爲文勒石清飛來峰界址并禁樵採

據考飛來峰昔東晉咸和年西域僧慧理至此驚曰此天竺國靈鷲山九十七峰之一小朵峰也何年飛來至此故名飛來一名靈鷲其實一山也按錢塘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云舊傳讖記有云天目山萃于孫到錢塘海門一點異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作錢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異姓王蘇子瞻作表忠觀碑特表而出之

其事首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益全用讖語也載第一卷之十一板孫宇台靈隱志寺天目山有二水一條東流經於潛臨安百五十里至餘杭爲苕溪又東三十里過湖州入太湖一條抱錢塘又東北流六十里過錢塘北郭璞所謂天目兩乳也南山如鳳此郭璞所謂龍飛鳳舞也海門一日兩潮日輪正從鼈子門上此郭璞所謂金星也其塊土爲帝王都會夫自郭璞以前南北皆爲武林山闕然後爲帝王都會也璞留讖記益預知五百年潮打西興然後爲帝都會也夫自郭璞以前南北皆爲武林山闕然後始有龍飛鳳舞之目然南山有鳳凰山是南山亦可曰鳳而北山有橋曰迴龍有洞曰龍泓是北山亦可曰龍也載第八卷之四十八板

夏樂只西湖志云無著禪師塔武林志師名文喜唐人埋骨此山下讀韓侂胄謀葬其地乘夜發塚見師在龕中容貌如生指爪屈出盤體胄驚遂掩其塔出合澗橋爲下天竺寺僧肇海詩一定空中五百年何因發塔起蹟甄世間多少謬讖碑過眼誰人攜紙錢載第三卷十三板又

民謠云靈山一片地上有王者氣丞相營首之不知主何意韓遂不敢葬竊稽以上所載本山既稱分明更有前都憲蘇茂相天子萬壽四宇寧物在上昭昭在人耳目凡安窺者亦可已矣詎意仍有繼侂胄而起者前天啟四年諸當事慮有鐵案今康熙四年又蒙部院趙公勒石嚴禁其各上臺禁示另詳別錄

巡撫軍門陳應泰作募疏廣勸修造自亦捐貲五六百金助建大殿

浙江布政使司袁一相捐貲塑大殿文殊普賢阿難迦葉并羅漢五六十尊

蘇州布政使司佟彭年捐貲完成飛來峰牌樓金碧絢麗冠絕西山

蘇州布政使司慕天顏爲靈隱增置金沙灘寶勝菴爲放生所手題額曰萬鱗極樂又捐俸助建具老和尚塔

浙江提督二等侯田雄施貲千餘金塑大雄殿中尊大佛并築佛與諸天大石座

大將軍柯魁同都統陳與謨高及之協致石門大鐘懸新建鐘樓早晚撞擊響震西山爲萬古標榜

刑部尚書湖州東阡沈演子月初增建金光明殿修理金光明懺法兼施六百金在大雄寶殿

翰林院庶吉士塘棲卓舜同子孝廉蘇昇建大悲

懺壇每歲春季修禮懺法永遠不替

戶部尚書汪應蛟男本和布施山木四十株助建叢林

太史金聲仝子靜思布施徽州山木建梵香閣

大理寺卿王益朋倡置靈隱松木場下院

登州府太守常州徐可宣捐貲千金助建大殿并施二大正柱先是戊戌三月十五日徐公夢靈隱被火遣人到山偵探殿尚巍然至二十六日忽遭回祿公大驚異遂開檀度

太僕寺卿嚴沆同察院顧豹文協力護衛建成具

老和尚慧日塔院永鎮靈山萬年不朽

山西提學道嘉善縣孫籍塑十八大羅漢像并著

文勒石公十二歲赴府試童子試被眾擠門壓死已一晝夜咸靈隱羅漢救回重生後到靈隱宛如所見遂施貲塑像并立碑記異今豎羅漢殿門側像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紹英具和尚興建二十年赤心護持始終不倦大殿上梁日公與沈捷關鍵

姚玄瑛眾護法皆在焉

都統胡申固山高可仰倡議誓眾拈闢留異老和尚靈龕建塔慧日

雲間宗伯董其昌置甘露茶亭太師金之俊復廣之留額永爲靈隱下院在湖墅賣魚橋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五上終

歷代人物

余嘗詠西湖有越都賦妙人西湖是其眼之句余在靈隱乃知飛來峰是其眉其他總在眉目之下況又得冷泉亭爲點綴人問天上有此耶韻之境故遊武林者必到靈隱嘗登飛來峰憩冷泉亭聽水聲洽洽肰從耳入心塵襟頓滌于是遊者無不悔來之晚又恐去之速也風流人物往往留傳于此使後之人恨生不得與同時余亦感慨係之矣爲誌人物第十

陸瑋字文該錢塘人東漢末納祿隱武林山澗南學易爲隱居堂西壁圖九師像東壁圖八公像世又名九師堂也劉向別錄淮南王安聘善易九人謂之九師杜光庭錄異記八公見淮南自稱姓氏曰文五常未可悉修三田岑一諱未可盡仙故瑋向慕如此瑋無可考松江有陸瑋墓行

陳渾漢靈帝熹平二年爲餘杭令山中祀爲土神至今猶尸祝也晉誌餘杭縣今也又轄於吳興郡自東漢至五代皆肰故靈隱石幢有吳興三字此亦其證矣今人稱陳明大王正月十五日爲生辰

葛玄字孝先句容人父爲大鴻臚玄幼負奇操丰神標峻三國吳居武林山葛塢往來會稽雲門一貫人泛海泊神廟神令廟祝附書於玄書著船如釘不可動及達岸以報玄往自取卽得題稱大極左宮僊公世因稱葛仙公也按公居杭事無可考後龍井李德淘井得鐵牌上有赤烏年禱雨或是公所爲也公從孫洪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許旌陽再從昆弟家世仕族而許長史穆第四兄少恬退不慕仕進常就郭璞筮遇泰之上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因立精舍稽留號思眞堂又以餘杭縣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而往憩焉父母尚存未忍違離朔望時節還家自省及父母沒乃遣婦孫氏還家攜其同志徧遊名山焉永和二年移臨安山登巖茄芝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著詩十二篇論神仙之事義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義之書云白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隱者皆在焉義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

葛洪字稚川祖系吳太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樗蒱齒名閉門卻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尤好神僊導養之術事玄弟子鄭隱悉得其法後又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靚靚妻以女洪傳靚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寨破之遷伏波將軍洪見天下已亂欲

避地南土乃參廣州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還鄉里禮辟皆不赴相傳住武林山葛塢得道於青林洞也

杜明甫錢塘人居靈隱夜夢東南有賢人來訪時謝玄生孫於會稽其父瑛狂蕩射殺蔣侯妹清溪小姑樹鳥姑怒一夕殛死其家恐懼求寄養於明甫明甫受而養之十五歲方還按一統志鍾嶸詩品六朝詩話皆作明師其居稱杜治註言治者奉道之靖室眞誥錢塘人杜道鞠處士杜京產之父富而好道乃泰和元興間人崇奉許氏之道明甫豈其家耶錢塘又有壯子恭有道術豪族貴望多執弟子禮尊事之沈警孔靈產皆有道之士莫不敬慕靈產出錢塘北郭於舟中望其墓而遥拜焉杜氏一門何多道者想亦猶葛玄之於稚川許遠遊之於爺子也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車騎將軍玄之孫父瑍生而不慧位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寄養杜明甫小字客兒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宋少帝卽位出爲永嘉太守稱疾去職父祖並葬始寧縣弁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

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每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驚動縣邑文帝以爲臨川內史爲有司所糾徙廣州有司復奏其有異志詔於廣州棄市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於歎以靈運之才名而不得其死死又不可爲志節所由殆與葛許遠矣

宋世卿梁鹽官人有別業在武林山榜云隱士鹽官朱世卿墅（按晉梁臣宅別業稱墅）

駱賓王義烏人與徐敬業討武后師敗亡命不知所之宋之問以謫放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巡廊賦詩得驚嶺鬱岩巒二句下苦不屬有僧坐禪牀長明鐙下問曰少年何事苦吟宋答以故僧曰胡不言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宋異之詢寺僧知爲賓王明日覓之無有矣賓王居靈隱周歲卒

袁仁敬開元十三年刺史杭州按公于神功元年九月中經倫科與崔顥崔之同時及第

元和間刺史相里造韓皐裴棠棣盧元輔元藎前後共建五亭又紫薇舍人唐詢建紫薇亭張商英有題見山亭詩則見山亭北宋猶在也僧來復有題虛白亭詩則虛白亭明初猶在也

白居易長慶時爲杭州刺史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鹵惡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及居易爲刺史重修六井甃函覓以蓄洩湖水其自序曰每滅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則西湖之在杭猶鄭白之渠之利也公之功也公詩文流傳于靈隱者最多形勝山下有白公茶井北高峰左溪上有白樂橋法安院有白樂天書皆公遺跡

丁飛字翰之濟陽人唐咸通時居龍泓洞讀莊老善養生好古文樂府歌詩作細字昔有楷法寡睡少言與人接禮簡情至或問服何餌對曰治心修性之外別有何物每月夜登巖鼓琴流淙協奏天籟淒泠往往鸞鶴翔集咸通丙午陸龜蒙過之年七十二矣見其綸巾布裘貌古意淡操梗缶斤斲陟峻如飛作錢塘丁隱君歌

丁行者不詳其人寺東廊有蘸筆池是其遺蹟或以丁翰之也咸通時翰之年七十龜蒙見其畜裘有于則會昌毀敎時年不過四十或爲行者而逃俗未可知矣

陸羽字鴻漸竟陵人不知其所生既長並得漸之蹇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因以爲名氏上元初隱苕上自稱桑苧翁或獨行道上誦詩擊木裴徊不得意則慟哭而返時謂爲接輿也有靈隱碑記惜不傳

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不喜與流俗交設蓬席齋東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嘗至靈隱晤丁飛之作隱君歌相贈

羅隱從事湘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謁吳越王錢鏐慮不見納以過夏口詩標于卷首獻之未有云一箇禰衡留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鏐覽之大笑

表隱爲錢塘令隱有靈隱詩朱溫篡唐隱說鏐舉兵伐梁曰雖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奈何交臂事賊爲千古羞此殆有尋仲連之風矣 按范楫跋處約歷官著作郎直史館與王禹偁同詔試

林逋字君復號和靖先生景德中放遊江淮及歸結廬西湖之孤山自范仲淹梅堯臣皆高其節贈以詩文歐陽修謂自逋之後湖山寂寥無有繼者其推重如此逋嘗有泛舟入靈隱詩又有詩云山木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橋上獨木爲橋小結廬則其高寄蓋亦在靈竺間

范仲淹字希文爲杭州刺史僧遵式建日觀菴公爲之記靈隱至今相傳有文正公卧榻公治行于杭最多也

趙抃字閱道熙寧時以資政殿大學士兩知杭州四十餘載去聲色係心宗教傳燈錄以爲蔣山泉禪師法嗣公有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

蘇頌字子容熙寧中以集賢學士來知杭州龍泓洞外有題名公治行最優時災越荐饑一日有民數百遮馬訴于公曰某等以轉運司責逋負市易緡

錢晝則逮繫公庭夜則禁於廂院雖死何由得償公曰吾今釋汝使得營生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歲月而足可乎眾應曰不敢須約於是悉縱之轉運司大怒欲劾公沮法而償責者聞之皆先期而至事遂已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卽入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諭兵官捕爲首者械送獄中迨夜會罷而坐客不知也

李公謹官觀察有靈隱諸詩

祖無擇知杭州極愛靈隱時爲築鄴公菴於蕭公泉

楊蟠富陽人字公濟元祐中通判杭州有錢塘百詠詩每至山宿與契嵩唱和

梅詢字堯臣知仁和縣事有武陵十詠詩刻石冷泉亭上

蘇軾字子瞻熙寧四年除通判杭州元祐四年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公有遺愛于西湖其見于靈隱者有靈鷲後小石塔題名爲熙寧七年九月二十日是時公移蒞膠西卽以是日別南北兩山道友也又有韜光石題名爲元祐五年二月二日明年公之在杭前後約有

六載何杭人之幸也寺僧祀公於靈鷲山麓號東坡祠其知杭州也杭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上供米三之一復賜僧度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唐刺史李泌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時久廢葑積爲田水無幾矣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埭以爲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徑三十里爲長隄以通行者且募人種菱

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僧牒百紙以募役者隄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若圖畫肰杭人名爲蘇隄

錢和錢塘人錢易孫錢彥遠子孝義知名建傑閣於九里松藏書甚富東坡爲榜曰書藏直祕閣知荊南府

徐爽錢塘人隱居湖山以修眞養性終老徽宗聞其名賜號沖晦先生其墓蓋在靈鷲也

朱升徽州人葬于九里松弁以紹興初授官副王倫使北見執附表云節上之旌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敢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孥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讀之未嘗不流涕

松居士著青松居士集

趙與懃清祕中爲京尹自北新路第二橋至麴院築隄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花柳以比蘇隄人遂稱趙公隄也建壑雷亭于靈隱

陳紫芝名崇眞閩人咸淳間卜居北高峰東俗名慶化山祈禱有應賜號沖素眞人崇奉雷神後卒闍瘞劍雷院後

陸游字務觀嘗有靈隱寺冷泉放閑詩

潛說友宋咸淳間爲臨安府尹每來下竺有鳥自手中啄食賦詩有靈鳥不相猜認作放生臺之句

白斑字廷玉結廬于金沙灘曰湛園所著有湛園集
仇遠字仁近錢塘人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初
辟溧陽州學正未幾隱去所著有山村集
趙孟頫字子昂宋藝祖十一世孫至元中程鉅夫奉
詔搜訪江南逸才以孟頫入見世祖一見喜甚從
容諮訪治道命坐右丞李葉上孟頫詩文奇逸篆
籀分隸眞行草書皆妙絕天下嘗至靈隱訪僧恭
行已爲作詩
虞伯生集臨川人官至奎章閣學士與鮮于伯機楊
曼碩楊仲宏趙子昂黃晉卿諸公友善少游錢塘

故于靈隱多所題詠
鄧文原字善之其先緜州人父漳徙錢塘遂爲錢塘
人爲杭州教授有靈隱詩
張天雨字伯雨錢塘人號居貞子又號句曲外史宋
崇國文忠公九成之後年二十棄家遊天台栝蒼
諸名山晚入開元宮從眞人王素衍爲道士工書
能詩文與吳興趙子昂浦城楊載蜀郡虞集豫章
楊侯斯清江范梈金華黃溍友善嘗屏居修茅山
志墓近玉鉤橋有靈隱詩若干首
黃晉卿溍義烏人至正初爲浙江儒學提舉工文章
不喜華冶有西湖舟中詩云黃塵烏帽塊平生對
客猶稱舊姓名其風致可想見人求其文章或遺
怒罵惟靈隱慧炬則無所靳也
吳維賢字景行錢塘人洪武初仕州訓導築室南北
兩山間繞屋栽杏以書史自娛號杏園列二十一
題士大夫多留詠以比王維輞川莊翻經臺石有
題名泰定五年春二月吳郡王連莫維賢葉森陸
友同遊

詩
王洪字希範永樂間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入翰林檢
討其西山記殊佳
高孟升得賜錢塘人記聞博洽詩文純雅名重一時
所著節菴集有題靈石樵歌冷泉猿嘯九里雲松
楊孟瑛字溫甫爲杭州知府以西湖占塞奏開濬之
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少復唐宋之舊于裏
湖西岸增置二橋以比蘇公隄其二曰流金金沙
灘之水出焉遊靈竺者之所停橈也公又增蘇隄
高二尺闊五丈三尺列插萬柳頓復舊觀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八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囑草木居息大石上時有所得赤腳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奇石以歌久之西入華山南浮湘漢登衡山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南經吳入越探禹穴訪天台石橋肰公居西湖久宿南屏而遊靈隱詩思清逸有煙霞氣其跨驢遊西山詩載入誌中

王守仁字伯安當宸濠之既擒也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遁發至錢塘凜凜焉不勝憂慄作詩云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其意蓋在靈竺間也

方思道豪開化人正德間刑部郎中趺宕不羈雅好山水蓋嘗題射旭金光玉乳三洞也

汪暉文昭公第三子舉正德丁丑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有理公巖洞口題名云載酒訪方豪也可謂武林勝事豪公同年進士

朱裳溢官方伯裘裕不備特于飛來峰頂勒名姓于石上

陳仕賢福州人嘉靖二十二年爲杭州太守擊楊鞾眞伽像于飛來峰

王世貞字元美吳人萬厤時爲布政分守于浙地有靈隱詩官至大司寇

李攀龍字于鱗山左人爲臬憲于浙與元美相先後有九里松詩

張濂號元洲官吏部尚書以江陵奪情不肯署押歸田張濂號澤山官至都憲秉持丰裁四十報簪自顏其堂曰不敢都憲子蔚肰富學問弟子著錄者眾吏部靈隱寺內有祠都憲墓在靈鷲山下

孫枝號思泉以冀寧分守歸閉戶著書與同志諸公

爲勝遊高會與者許少厓先生嶽顧西巖先生言孝金蓮峰先生階柴醴泉先生祥嚴順菴先生大紀呂葵陽先生元四時皆有雅集獨于靈隱聽禪與看花修禊不同邦人至今以爲盛事

柴祥號醴泉天性篤孝官御史直諫有聲已陳情終養者二十年轉外臺尤持廉平居鄉淳厚不伐人稱爲長者

喻邦相爲杭州別駕每以蘇白自許故尤垂情靈隱一時辭客雲集有卓傲甫葉茂長潘景升郭次甫

孫鳳岡俞玄津王世周曹子念來相如何王臣汪
仲淹毛豹孫諸山人皆集其雨中遊靈隱及北高
峰詩皆載誌中
虞淳熙號德園錢塘人官吏部員外博學有文名著
述甚富集內有理公塔銘代飛來峰石言公嘗賦
石窟以還僧舍其高致非近世士大夫所有也二
子大赤仲嗣皆以名德見重于時
許靈長光祚著籍錢塘萬厤時舉人官教諭遷府司
理以能書名出湯先生堯文煥門下二先生書法
爲錢塘最公居官有廉名尤務贖達蚤年袖簪放

情山水其卒也于冷泉亭方與客展紙揮毫而氣
絕如蟬蛻肰
屠隆字長卿四明人與餘杭徐桂歲必至湖上稅駕
靈隱信宿而返有山中唱和詩
李用晦字元昭世襲千戶蚤棄官構廬于愼菴之址
曰峋嶁山房張元忭爲之記沈青門爲作賦詩
諸餘齡號雲泉隱于五寺橋之側栽花蒔藥坐卧小
樓十年不入城市與邵虎巷李元昭同稱石隱子
邵重生號古菴杭州諸生隱呼猿洞者二十年著武
林內外志數卷蓋士安節信之流也先生父經濟
當世廟時以諫大禮被竄先生讀書靈山矢志不
仕豈所謂父爲忠臣子爲孝子者耶
沈守正字無回錢塘人爲名孝廉清介絕俗當世士
大夫重其守下幃靈隱講業授徒歷有年所官都
察院經歷
孫日章字蘊甫弟日隆字實甫節婦孝子後爲思泉
公孫少卽以文章名節相砥礪也俱讀書靈隱之
普覺蘊甫蚤中副榜以弟死獨母方在堂絕志場
屋奉養天年年幾六十喪母猶嬰嗁也實甫專志

好學與陸肅成正奇沈無回結契山中稱至交焉
肅成死託孤乃力爲濟其昏娶好古文辭有李歷
下風以疾蚤歿名流痛惜焉
柴應權號洞山官學訓卽醴泉公季子素與來道之
沈無回孫思泉諸先生讀書靈鷲以文義切磋晚
尤歸心白業爲本山檀護
黃貞父汝亨歷官江西提學文章清雋有絕塵之姿
葬靈苑于麓翰墨題詠留靈隱者甚富
葛寅亮字屺瞻歷官司農嘗督學楚閫最稱得人閒
居教授弟子數千性儉素布衣徒步于靈竺之間

人不知其貴人本寺多賴其護持也
嚴印持調御嚴忍公武順嚴無敢口順菴先生之子
家門孝友篤志嗜學不與俗人爲伍四方欽其高
名稱三嚴先生嘗聯袂于靈隱山中春聽鳴泉冬
視楓葉印持先生書法遒勁獨步當時忍公先生
善金針八分書尤有古法
開啟祥字子將爲孝廉名重一時晚遂絕志仕進築
室西山其言語妙天下大抵馮先生夢禎黃先生
汝亨一流人也
李流芳字長蘅練川孝廉賦性古處善詩古文而畫

尤絕倫所至嗜山水泠泉崦嘍徘徊不置與聞子
將先生三嚴先生皆友善有泠泉紅葉圖及詩人
爭寶之
高攀龍無錫人謚忠憲魏忠賢竊權之日公抗節不
屈而死先是萬厤癸丑季秋公來遊韜光靜坐三
七日而去有二詩紀勝
鄭尚友字士弘辛未進士官工部主事爲福建長樂
令有懸魚之節民愛戴之爲孝廉一十七載唯以
教授爲事足迹不至公府公嘗于南山下幃而于
北山攬勝也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五下終

藝文

吾觀從來宗師家有佛法者未必有文章學士家有文章者未必有佛法故宗師必須學士以表揚而學士亦樂爲之揮灑重法道也昔大慧禪師爲渤潭準和尚求張無盡作銘張公欣然曰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教照天照地去也故寺碑塔銘多出于當代宗工之手寺碑所以記功垵銘所以彰道此二種爲重至若序贊記述書劄等有關于靈隱者總不敢遺葢文章光燄

乃高賢心血所成年雖久遠仍炳耀名山與山門同不朽矣爲誌藝文第十一

碑記

羅處約

靈隱寺碑記

天地體也乾坤用也體不可以恒寂故以禪而爲名用不可以終動故以靜而爲本是以境得之而爲勝地心得之而爲妙道斗牛之下有郡曰錢塘浙水之右有山曰武林居山之寺曰靈隱其得境之勝地乎余不斐者也月禪師俾文其事噫節彼靈山奠茲吳土秀極而爲萬狀翠鍾而成一色乍聳而還趨欲飛而卻屹豈造物者奇詭其勢與心而符契哉不然胡爲不違世咫尺而若在溟涬俾仁者樂之其得靜之理也我如來密印由斯光而傳達磨而付南能厥後代有宗師競分支派太虛無狀而楞嚴謂三界忽生一峰中斷平湖鑑物洪濤驚人雲生若趨石怪欲語

湛寂本如而易經稱萬物自動故衆生昧如如之性任我我之所執指爲見塵目成花不有導師執爲法眼若言眞於妄則二妄爲同破有歸無則一邊爲見故融其妄法是名眞空眞空不空斯爲妙有雖揚眉舉目則當體涅槃三界四生則澄心境界棲禪於此者其殆庶幾乎偉哉是境也其將以心爲君乎是心也其合是山之靜乎所謂天地之體乾坤之用體用無礙端在是矣或曰以茲山得靜之理斯固不誣矣靈鷲言飛來之事何其怪哉余則曰怪神之端子眞不語者也第以力垂大教翼戴裒周俾季世之人信

道彌篤是以取爾嘻太極剖而爲天地遊魂變而知鬼神豈非語怪者也因不自揆而書之猶季路之率爾也因爲之銘曰靈鷲一峰飛來竺乾非夸娥負神妙難筌非巨靈擘化工自然誰識其異慧理明焉翠微之前曹溪之禪隱不爲俗靜本乎天四時羣籟萬古寒泉因書貞石用記千年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最就寺觀冷泉亭爲最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攝奇得要地搜勝絜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日愛其泉泠泠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幽情山樹爲幄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堦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鈎于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漱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此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

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北高峰記節略

田藝蘅

由法華山之南龍岡蜿蜒猿扳蛇折三陟三降可四百丈許凌拔虛峭孤聳碧落者曰北高峰蓋言峰至西湖之北而最高也其下爲靈隱山茲山名稱不一以其爲神仙之別圃也故曰靈苑以其爲神仙之窟宅也故曰仙居又以其草樹鬱葱而多虎豹也則曰虎林南唐避諱易虎爲武遂以名郡亦猶姑蘇虎丘之嘗易武丘而此則訛而不復者也山自仙霞嶺而來纏徽厤嚴結局於杭如龍遊千里而獨角昂脊如

虬飲長江而怒髯注雨眞錢塘之天柱也其附石級而登者三十六灣勢揷太虛影侵明聖禪宮星列都會天開其東則渺渺茫茫蓬瀛之勝可數其西則隆隆隱隱飛鳳之氣猶存其南則屏以重山而羅刹斜遠其背其北則闢以大野而皐亭逆峙其喉廓然四顧迢然長笑襟攬天風心空海宇何如其樂也憶昔癸卯秋八月十八日與臨安高子世道輩同來望潮踏月而歸今已戊午矣以志在山水若余者十六年間僅僅再至又況朝歌暮鼓彩輿畫舫於六橋桃柳中者誰肯更於物外着脚耶

靈隱寺誌卷六上　五

王洪字希範永樂間聘林檢討

遊西山記節略

吾鄉多佳山水最勝者曰西山距郡城不半途遠經行春橋途集慶蘭若始至飛來峰下地誌稱虎林山而浮屠相傳從西域靈鷲小朵峰飛來者蓋西山第一佳處也其高不逾五六十丈巖石巉怪特異若積駭若隼立若鳥啄若豹躍若蜿逝若綦置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木幹擎直枝葉碧色不假土壤根出石外冬夏常鬱鬱然丹葩翠蕤蒙幕聯絡種種殊異不可名狀其下巖洞若曲室玲瓏相通中外鑿僧佛像泉自石脉出滴石上作鏗然鳴隱隱出

濯亭可憩樹林陰翳九夏而暑無侵樂天云有虛白見山觀風望仙四亭今皆無所考西有呼猿洞猨去西洞湮靈隱之後則北高峰秀出諸山支分上竺盤折七十二彎麓衍二十餘里磅礴起伏至武林山而歇其靈鍾於五顯山之腰有半山廟西有韜光菴菴極幽靜唐有僧居之山之麓有上永福寺

楊守正

遊西湖記 摘略

沿山澗入陸行道三竺佛門見松篁夾路水聲瀧瀧然移時至集慶寺訪理宗遺像無存尋跋涉久乃坐飛來峰側見諸洞窅冥卓 余穿巖隙入恍佛乳垂垂

墮佛大士諸像星列其上石青紫有光每窺穴處雲湍湍然起石畔溪流激人余因問寺僧橫溪上人究駱賓王吟詩之所在北高峰下亦跛蹀不能至飲罷至冷泉亭題詩壁上因與諸子話往日奸檜地藏和尙之事雖涉野史荒唐莫可據然亦可見神鬼報施有不可逃者冷泉亭上有一泓悠然余遂沿石泓下復至前飛來峰所因詢所謂呼猿洞者在荊棘中道狹不可步迺同諸子坐石筍屏畔於是訪靈運翻經之臺見臺葑蘚剝蝕繼至三生石上盤行山徑乃下汲葛仙公泉洌甚復取道後湖小徑去

新廣冷泉亭記　僧如璧

靈隱冷泉其源出於寺西南百步之近直寺之前潴而爲池唐刺史河南元藎作亭池上後刺史白公居易記之刻石亭中其敘勝槩甚備然士大夫有識者猶以池量狹陋爲未足以盡冷泉之美蓋三百年於此矣政和初兵部尙書張公以龍圖閣學士出守是郡暇日醻客池上徜徉不忍去意將廓而大之長老雲公樂然用其說撤屋廡地伐石爲堤東西三倍其初南北半之長松巨檜不改其列而池已浩乎大矣池傍故有巖竇欹巇空洞如刻如斲至是揚波石中

倒影水面湛淨明碧可以育魚龜而豢蛟龍使人登此亭者超然有絕人遺物之意蹔波渺瀰浮閬而下者雷奔電激飛雪噴霧使人臨是池者恍然如在天台廬阜窺石橋而睨三峽莫知其在湖山俯仰之間也嗟夫天下之物用之有不極其材駭鷄之犀夜光之璧世有不盡見其美者古今之通患是舉也能使累世未盡之奇一旦呈露葢張公之意而雲老之力此豈偶然哉亦嘗徘徊周覽壁間之題如唐丞相李蟾裴度裴休與夫元稹張籍之徒讀其詩未嘗不想其人是數公者功名文彩照耀後世今其流風遺澤

固已雲散夢掃漠若與凡輩共盡而斯泉固自如也於是慨然而嘆今此地已三賡冷泉之名當益張士大夫之遊者當益眾援筆而賦者當益多然逝者如流日遷月謝容一過之或昔少而今壯或昔壯而今老盛衰得失相尋於無窮後之視今將猶今之視昔則猶視池者亦可矍然以驚翻然而懼矣

憩力寺記 摘語 贊寧

錢塘屬邑鹽官爲最在浙之朝陽爲吳之右臂白鏘江練青點海門扈樓起而蟠螭橫星漢低而枯槎活動生信大雷霆藏龍戰之聲聞下功深蜀井喪虎形之味

古澗窪泉記 貝瓊

余在錢塘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觸及憩春淙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琅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瀑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香爐瀑布天台石門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

峋嘍山房記 張元忭

靈隱寺之西循澗而上得柴關踰赤欄橋有屋數楹

有竹萬竿中有樓曰紫蓋樓之上下析爲小室者五凡燕居款客却暑避寒之所無不畢具列竹爲瓦樹蕉爲屏引泉爲涵淨綠莊嚴清流瀟灑盛夏凜然如秋樓之北躋石磴緣曲水而上結桂成亭充坪因石憑虛曰孤嘯臺復古曰白砂井架空曰禮斗閣依梅曰香雪巢其外曰樹蹊茶坂梅塢桷坡山不盈數十畝而備極幽致遊者如入蓬壺方丈而莫能窮詰也

玉兔探記 黃汝亨

先癸丑四年客有見白兔于天台山者守三年而得之珍重寶愛歷遊諸王侯公卿間未遇也迨癸丑秋八月攜之白門見余于官舍門下士汪生捧以歸余予籠以金縷題以玉衡偃仰一室曠若林麓與之周旋者三年其體瑩皓月眼流赤霞冰姿絕倫雪態橫逸若蹲若臥名狀千變客或見其一斑予曰摩挲愛玩之未有窮也今年春二月先一夕夢有黑衣童子雙辟下帝界以赤文若繞膝置辭者予驚而寤起踧然若喪者久之伸屐恒躑躅者三遂往矣予恰然其變徵乎大迷之欠伸屐恒躑躅者三遂往矣予恰然若喪者久之豈紀所謂五百年白五百年而黑者其變徵乎大迷無超有理之大常含盈表異物有至貴昔徑山標靈

雞之塚南康記鸚鵡之禽斯皆資始道妙任體山阿
予之斯免豈不同然遂裹以文車封之靈隱山巔之
韜光菴下識曰靈鬼塚卽委蛻一時流耀千載詎忍
堙沒不稱草木俱腐哉

永明智覺禪師行業記　惠洪

師諱延壽餘杭王氏子兒時知敬佛乘及冠日一食
誦法華經五行俱下有羣羊踡聽年二十八爲華亭
鎮將嘗舟歸錢塘見漁船萬尾戕戕惻然皆易之放
于江裂縫掖投翠嵓岑公學出世法吳越文穆王聞
而慕悅聽其棄家爲剃髮自受具衣不緇纖食無重

味持頭陀行常習定台天柱峰下有尺鷃巢衣襬中
時韶國師眼目世間北面而師事之韶曰汝與元帥
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爾初說法雪竇建
隆元年忠懿王移之于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又
移之于永明寺爲第二世眾至二千人時號慈氏下
生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
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此
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惟
諸緣起滅惟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
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倘風本性
動則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
遇緣卽起非物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曰
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
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
去者無所從去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
旨也僧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未識眞只爲從前認
識神無始來時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
別有眞心耶智覺曰如來于首楞嚴會上爲阿難揀
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逐者爲心遁
佛呵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

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于妄並是妄
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
汙乃是迷悟凡聖行住坐卧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
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
曰眞心是道場無虛假故智覺以一代時教流傳此
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
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邱互相設難至波險處
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
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
鏡錄天下傳誦焉僧問如和尙所論宗鏡唯立一心

之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舍一切法耶主一切法耶若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歟荅曰此心不縱不橫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舍一切法卽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卽是縱若言自生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他生卽不得自卽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則自他尙無有以何爲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思有因尙不許言生況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肰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

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肰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故肰則豈非無因而生乎智覺笑曰諸佛隨緣差別俯應羣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卽成二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肰我今日非無文殊于中實無是非二相僧曰既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二選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亡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此亦强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迹僧曰如何得形迹俱忘曰本無朕迹云何說忘僧曰我知之矣要當如人飮水冷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荷擔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無有也又曰此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謾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之語于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眞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願丐最後一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遠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又常謂門人曰夫佛祖正宗則眞惟識纔有信處皆有爲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方皆云功未齊于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衆世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

宛肹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惟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于意識則惟心之旨比況昭肹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等物時物本是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妄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旣肹萬法

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空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旣非空非有則惟識惟心若無于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肹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知大根人知惟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交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證正宗也智覺乘大願力爲

震旦法施主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國王敕弟子之禮以開寶八年十二月梵香告眾跏趺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二夏

贊曰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犯必枯瘁危劣及見其畫像凜肹豐頤眉目秀拔氣宇如玉味其平生如江干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邱明太史之文章嗚呼眞乘悲願而至者耶

錢塘邑侯譙明張公旡靈隱役功德碑記　公諱光

河南祥符人
中戊辰進士

汪繼昌

陶令作桃花源記寫山水之岑僻人物之凉古唐人擬作歌詩都謂是仙域矣及攷輿圖誌今廼更隸縣官而當日陶公作詩亦秖云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而已後讀十洲記見其說瀛洲仙家風俗似吳人又私自喜吳儂身墮蓁莽中竟不知是閩風玄圃也然近年來追呼調發生人號咷如沸湯鐍錢塘古稱佳麗每奉院司文移徵發惴惴不敢緩雖復王哀步擔乾飯罄折牛旁不足陰安邱之門人矣知其遊方之外者耶今

上治天下之九載歲在壬辰大治役書而天下邑侯躬

為審定諡明張公蓋錢塘取期人而祔席之以扁以
粥于今七年杭人寫蒿張使君如白蘇西湖帶水
淨如拭鏡兩山綠如埽黛其間暄晨肅月春夔秋馥
向使吏應政虎博噬猛狺亦有何佳而我張君布政
優優吏治閒閒衙鼓簿書之暇轍邀家嚴牽艇策蹇
信信宿宿于煙蘆雲杉之際觴詠流連洎民苛慝往
時余得雁行隅坐時時捧讀篇什憂民之色見于楮
面是役也靈隱僧性楗等來乞家嚴屬予灑墨以誌
侯德予嘆曰張使君此舉不但爲法城塹也靈隱舊
額十之五今少減之耳乃今爺泉片地脩脩釋子眇

眇禪棲錫鉢閒設于松間梵唄颺韻於天岫騶人遊
子來憩蕭森恍有雲從棟生水與堵平之致昔支道
林寄桓公書頻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迫今具
德大師得率眾禪寂此中得斷薪續牀三篾穢腹廉
鹿之性自樂林泉然得徜徉自適者誰爲賜也往者
不可知且以近事相況清波門內爲雲居楓嶺盛時
幾千章深秋葉赤遊人自斷橋回眺城隅赫如天
半絳雲十年前余讀書巷中疲衲困于誅求遂將此
百餘年物斬艾無遺葉維時同人江晚何家蒼舒作
詩悼之今靈隱沐張使君寬政要念所以保護之者

上自蓮華峰後迄韜光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以召公
勿拜之恩作李家平泉之訓他日使君還山中更遊
家嚴聯句泠泉亭畔石蹲似獸煙樹如人野衲與鷗
鷺相狎宛然如初入桃源坰後之詩人過九里松者
杳不識少陵野老垂老無家諸什爲作何等語者則
張侯之德爲不可諠哉

靈隱係浙省第一祖庭參學高流皆十方聚會所
以寺無恒產者以應酬里役不便故也今本寺止
有山地蕩舊屬錢塘上扇三圖運戶辦糧至順治
十八年恩蒙前任邑侯今陸江南藩司大護法慕
天顏編入上虞二圖二甲本名濟上立戶完糧准
免雜徭俾林下人得以朝參夕請究明已躬下事
者悉慕讓法盛德之所賜也　奕山萃謹識

記

明教大師行業記

陳舜俞

宋熙甯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於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椒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嘆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已而屬其後事

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于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歷間入吳中至錢唐樂其湖山始秘駕焉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乃作原教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異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遊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同遊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譏鞿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

而下之至于達磨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遊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還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乃作原教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異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遊遇士大夫集錄爲證

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詣而訴其窓
之雖平生原于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
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
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尊之不公辯
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
得而樂諸已者益不預于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
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
日山禮甚厚居數年肰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
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俞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
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

十有餘萬言其㯳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

本寺住山慎菴詳禪師行業記　廣原

師諱詳字慎菴海昌李氏髫齡時懷出世志禮本寺
玉衡璣公天生穎悟經書過目成誦時錢塘陸公憐
其敏欲啟其志俾充邑庠弟子員師固卻之薙髮尋
受具戒於前住持全菴理公會中典其藏染指法味
居無何掌記室於璧菴璘公會中微辭奧旨研精覃
思弗明弗措學日充名日著景泰間出主仁和顯密
寺緇素向慕天順間本山虛席請師補之既領祠部
檄主寺廢墜畢舉禪規嚴飭大開鑪鞴鉗鎚後學學

者宗之猶雲委而景從也方丈兩廡頓傾棠葺之
復與孫旺常春修葢大殿煥肰一新中興之功豈不
偉哉預建退隱之室于中宮兌位林麓爽塏
退砦門塊軌危坐如朽株定心如止囻復先相宅兆
于隱居之背作歸藏計非夫視此身如逆旅者耶孫
長淨天鏡通內外學住持本山次酒出主光明寺曾

孫宗欽宗鏞立孫洪椿洪樗皆克肖可謂繼述者得
人矣師春秋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五於
首得其人人之顯者有其位也有其位無其人雖千
萬間之廣猶空舍也有其人無其道雖千萬之衆猶
蚊也二者兼得之慎菴其人也據五山之席而展
其所蘊不爲不顯也有其道而衆倚之爲指南不爲
尸位也若是不惟慎菴出世之幸乃祖道光輝之大
幸也與古之宗匠夷不相下健之窮形服而立名非
眞者不既遠矣乎

無新老人行業記　陳繼儒

靈隱無新老人每歲首必過余山中共煨榾柮梅花
屋底二三十年如一日也老病畏人尤畏遊客之談
兵談道談時局者遊僧之談禪談師談緣法者往往
引避不暇獨望見長人飄笠於籬落外即欣肰手禹

啓扉山中童稚亦皆稱爲歡喜菩薩云乙亥秋初怪師不至則先期已於端午日坐逝矣明年法孫竑公徵余作傳諸之按師諱性證字無新錢江鄧氏子早歲從易菴和尙薙髮和尙爲臨濟兒孫門庭高峻獨重師樸誠以法器待之密傳衣鉢師埋光剷采遍參諸老宿絕不露圭角偵靈隱中興之日締構煩重工徒千指仰師餅盆以食丹艧既畢首復宋直指堂於是飛來峰坊迴龍橋密因閣冷泉石門諸勝一切皆從師十指煥爛矣是時雲棲介如慈山古心諸善知識率樂就師弘法講席之盛甲於東南爲長期飯僧

御眾簡要魔外息心山中大小事就師營度無不立辦者晚年靈鷲隙起師潛叩諸檀護盡力保持之幸免摧剝改易輪殿鼎新韓蘄王翠微亭歲補九里松晚猶不倦復護飛來竹樹於斫伐之後存古禪堂於崩敗之餘改迴龍橋於洪水未發之日五易大殿柱所費不貲致戔眉老僧萬里寄語凡師所樹有爲法皆幹蠱濟險不特才識過人乃其赤心白行實有以孚於眾也師嘗對人言我來時赤條條地去時豈容以一絲自挂故破衲遮身之外單脚牀折脚鐺猶長物也生平於持名反念默自體會不復以機鋒自顯化去之日徐疊雙趺有六十四年打攪當任之偈可謂踐履之驗矣法孫寂竑字妙香善述祖德禪林所稱宗象者也塔在北峰之麓祀在靈隱之祖堂

月用大師行業記　張芬

師俗姓江氏諱浩字道闇仁和人生而頴悟善讀書落筆數千言立就湯公顯祖生平不輕許人見師文大奇之王公宇方公應祥蕭公士瑋皆嘆爲蓋世才先是里中黃公汝亨虞公淳熙葛公寅亮咸深知師敬爲小友至是得湯公輩嘖嘖傳海內嗜古負奇之士以諸大儒驚服遂無不知仁和江生願交納者以故師交知半天下心甚厭苦之乃遯入西溪之橫山層巒疊秀刈茅栽杏挈妻子而家焉顏之曰蝶巷其初經子史集無所不讀而文則神明乎史遷詩

則胚胎于李白所尤嗜者漆園之書也故其人冲談樂道意泊如也師筋骨弱多病于功名事不汲汲且尤不喜習舉子業偕其兄弟之浙與同志十餘人訂讀書社後先砥誠誓迫古人遇不可卽面赤雖至戚愛必出肝膽力爭之歲甲申有自京師來者譚闖賊破城事甚悉師憤怒髮絲絲上指乃厲聲曰遂至此乎且嚼齒疾罵曰速死以哭訴上帝不顧客顛馳菴右絕壁狂叫躍墜首觸亂石血流滿澗家中人奔救血珠猶噴濺頭頃刻如斗口中尤喃喃罵賊張岐胕輩與致遊仙里調護之幸不死自是遊心禪悅功名益置度外而放形於匡壑之間亡何亂兵逼處橫山遂依博山汝航禪師薙髮爲僧更名弘覺號夢破知蝶夢蓋不作栩栩也次慕具德和尙道望遂傾心依止更字月用掌書記方期荷負祖道旋以病脫化噫師以道不得行而忠無所效棲遲空門卒憤憤而死是則師雖託迹方外而有功於名教不淺鮮也張岐胕字秀初志行與師同後亦祝髮於具和尙會下諱濟義字仁菴參禪得悟法嗣皐亭顯密濬子垣和尙初住顯密次雲居終于江北泰州之慶雲道行表表稱濟宗龍象與月師行履雖有出世不出世之分其志

皆秋霜烈日而爲萬古之奇人也故因表月師而併及焉

序

護法論序

僧來復

西方聖人之設教也先之五戒十善次之六度萬行終之以三德四智其所權輿斯道固有顯密頓漸之不同極乎一眞之妙則功超修證理絕名言振天地而獨存亘古今而不異者矣世之論者或指浮圖氏徒善爲罪福報應之徵地獄輪迴之變以恐動愚俗遂以其誕而詆之嗚呼何自欺之甚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不爲罪福報應之說乎儒曰爲不善於幽暗之中鬼神得而誅之又曰死於此者則生於彼萬物皆出於機斯不亦爲地獄輪迴之說乎特經傳之言徵發其端蓋欲使人自解顧不若佛書之詳且備也謂其不言可乎謂其無此理可乎竊嘗考之吾佛聖人弘範三界其救弊於世教者功亦大矣因果明而使人格非遷善齋戒修而使民謹行潔身至於行施而不貪忍辱而不怨衣弊垢而不奢履榮名而不矜雖强辰鄙嗇之夫聞是

說者莫不說而遵之況明智之士乎夫民能格非遷善則姦偷之俗淳矣能謹行潔身則清靜之化成矣不貪不怨則鬬爭息不奢不矜則廉讓興乃若空寂無餘之理亦由是而臻其極焉越自大法東被二千餘載讓斥之者從古無有准韓氏歐陽氏最後出而力拒我朕皆不能博極吾佛之言與道其所爭者止於教所攻者止於迹耳故卒無以厭服天下識者之心獨隋之王通唐之裴休李翺梁肅柳宗元諸賢起而大暢乏旨於是議者少戢至宋周敦頤司馬光趙抃楊億黃庭堅呂祖謙以及三蘇二程諸子皆以深

究而服膺者也其見於成書則李純甫之鳴道集張天覺之護法論尤極精微卓朕有功於聖學者明矣近代如趙孟頫袁枏虞集韓信黃潛諸公亦皆潛心此道而操觚立論辭益勝理益明隱朕吾法之長城也今我皇明混一海內崇尚眞乘度越前古說佛則有作樂之章尊僧則有統教之號其日善世利國其曰延慈照信赫朕爲一代盛典是知聖心之所以仁育黎庶而垂裕無疆者其爲呵護之隆有非言辭所能述也博學多聞之士安可不鑑而擇焉雖朕吾佛以慈忍力行方便智愚畢度梵行是讚亦護也謗亦護也庸何傷於大法乎今吳開元住山端文禪師有學行能感人謂天覺此論篤於護法而有補治化世不可無也其來金陵善士蔣智達契其一言之誨即施金重勒是論印行四方其存心亦可謂仁矣文師來徵予言因略陳吾佛之法與儒典並用而不悖者如此且俾後之君子忘言而契道則於是論亦必有所取焉故不辭而爲之敘

傳法正宗記序

宋　濂

表大法之眞傳起羣生之正信宜莫如書朕而眞丹身毒相去絕達梵語華言重譯或殊況屢遭滅斥之

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墜逸徧現會通朕後能定是非之眞證聞之士苟獲窺其一偏遂執爲確朕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伸正議于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濂讀涅槃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其有明證故自前魏支疆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亞佛朕跋陀羅至廬山所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磨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屏釋而沙門曇曜若黃逃逸筆錄諸祖之名匿巖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

佛蓮重啓曇曜進爲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爲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六十二年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跡其衣弟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辨而自明矣唐興曹溪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眾義學者忌之而神清爲甚乃據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爲未足証迦葉爲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博採三藏洎諸家紀載釋迦爲表三十三祖爲傳特法一千三百四人

爲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師及西域諸師爲證以闢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其衛道之嚴凜乎不可犯也濂竊聞之太平眞君之七年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末屋壁之藏蓋至于久而後出以此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有如轟雷蟄蟲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恒性又如晨鐘暮鼓聲颯肰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執一時單錄不全之文而相爲詁病猶將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

復公文集序　宋　濂

濂學文五十餘年羣書無不觀方理無不窮頗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巖峻絕不爲不力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屓匾者焉有甕盎者焉有沼池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爲大大亦不能爲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眾晚閱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劍出匣而珠走盤也發爲聲歌其清

朗橫逸絕無流俗塵土之思寘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于門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褒美弗置濂因謂當今方袍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其可傳達無疑

復公三會語錄序　宋　濂

無相居士坐清淨室想清淨觀忽有沙門號曰曇鋭合掌頂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有如轟雷蟄蟲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恒性又如晨鐘暮鼓聲颯肰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執一時單錄不全之文而相爲詁病猶將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假觚翰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開光明藏洞肰篇端

使信心者同入如來大華嚴海居士微笑告沙門言爾師所演大乘正法當時聞者注耳熏心一切纏結悉皆解脫既解脫已萬法皆空何況於言爾等結集翰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于翰墨之間湘竹兎毫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鎚鑿彼崖石爲菩薩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黃金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具足爾意云何是眞佛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觀是相惟是像佛四體奇偉被服絢麗固無異者若比眞佛神通變化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徧周沙界

豈同崖石拘礙方所況此文句纔脫口吻卽第二義書之簡編去道逾遠又如畫師和丹林黛經營想像貌師子王拳毛旋螺利距倒鐵威稜氣燄可怖可愕洎而視之眞若飛動爾意云何是師于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假是師于相形模生嶷踞視左右亦無異者若比于眞奮迅跳擲百獸盡伏二者孰劣以此思惟物惟眞者方能動物寓形縑素與木石等況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迹用之求道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尙算權難齊一軌如求兎者必假于蹄欲致魚者定資于筌魚兎旣獲筌蹄則棄法因言入言入法空亦復如是知汝師顯說密說權說實說縱說橫說無非闡揚我佛如來第一了義有能于此一句之中或四三句或五六句乃至無句勿着聲求忽然悟入譬一切衆聚者能視跛者能履瘖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爲霑漑胡可喻云若執文句反爲留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不依形色不墮斷常入離出微內外體淨衆生迷惑無繇自纏大覺世尊大含攝故大慈憫故別有正傳曰思惟修一念不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象朗融非生非佛非眞非妄非小非大非一非多此卽所謂常空不有

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無能所從古諸師燈燈相續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一機一言皆轉法輪法不流通是爲秘法宜示信心共入圓智旣入圓智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爲法法法之法不可思議我言眞實善思念之沙門聞說心大歡喜信解受持作禮而去

志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傍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山踰麥嶺胭脂嶺北出錢唐門蹠秦皇觀船石過秦

望蜡蚬二山垂至驅巖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蓋趨二里入二寺門偏合澗橋過合澗龍跡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趨冷泉亭至于靈隱流水清泚匪石環怪如刻削乍視爽肰也自合澗南趨更曲水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障重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歙出旌湊于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餘杭鏡蜒蔓衍聯數百里到武林遂播窮如引左右臂南垂胭脂嶺北垂駝巖嶺其山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蜂在郡之西又東者曰駝峴嶺俗謂之駝宛乃語訛也其高峰之西者曰烏峰又西者曰石笋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曰西菴支出于西源之石者曰石人其峰南起望之而藹肰者曰月桂白猿之東者曰胭脂嶺白猿之西者曰獅子又西者曰五峰又西者曰白雲又西者曰中印西向前走迤逦于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

峰之北起者曰高峰冠飛塔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峰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蜂在郡之西又東者曰駝峴嶺俗謂之駝宛乃語訛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肰其峭蒨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據高挹殆與衡廬羅浮等矣其山入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狀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峰之址凡八踰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跡橋至于西源峰之址凡七踰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出白雲峰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炙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出西源峰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逼楓樹塢口湍于第五

橋下浸飛來峰趾滙于西塢漾渟于西耳潭瀦于澗
渚東嶼亦謂之暖泉也激灩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
門澗潛激于伏龍泓過龍跡橋下東注于合澗又東
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
錢唐源泉出武林山此其事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
名朕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南塢南人謂谷爲
塢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岔有支塢者六曰靈
隱曰巢枸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
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
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浦陀曰吉祥

曰西巷其精舍凡十有二欽一名其十者在支塢其三
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
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
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像與人乞靈曰永寧其
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民居
錯雜其殷處幾成村墅朕無坂壟不牧牛犢羊豕水
陸不甚汙其人不事釣弋漁獵以樵蒭自業朕同其
在古深淨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
白雲峰之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其坡陀西趨西溪
南通南湯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

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月桂在天
竺寺伏犀在飛來峰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
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筍曰白
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
雲上源西巷也凡泉之源九冷泉在澗壖其入在支
塢古人之遺迹其南塢若吳葛玄之葛塢者若晉葛
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眞觀所
標佛骨之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
漢陸偉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
許邁之思眞堂者若晉慧理之燕寂巖者若晉明甫

之客兒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猿澗者若
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野者若唐
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
總十有六事從古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
按而備書其山無怪禽譎獸惟巢枸之樹最爲古木
松筠藥物果蓏與他山類惟美椒與靈山之所生枇
杷桂花發其異香耳

表

謝還九里松表　淖　朋

佛慧普覺大禪師杭州路景德靈隱寺住持臣僧淖

朋言伏以袞冕端居致玉帛梯航之貢絲綸遐布增
林泉草木之輝鴻祚永昌龍神胥悅臣僧淵朋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竊以眷靈隱之古刹據錢唐之勝區
昔創建于東晉咸和之年繼恢拓于南宋紹興之際
實乃碑辭之具載詎期隣壤之相侵私意町畦難固
以非其道細故芥蒂不得其平則鳴稟懽愚衷塵瀆
聖聽茲葢欽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睿哲温恭日甬
日暘日暸日寒天心協應自東自西自南自北文德
誕敷俗既底于雍熙化式行于慈儉尊臨五位膺帝
業之延洪普濟羣生體佛恩之廣大匪巧言之可惑

惟睿斷之至公特降璽書俾刊珉石臣僧淵朋欽承
寵命格守成規闢太覺之眞乘培皇元之景福三千
世界曠日月之光明億萬斯年共乾坤之悠久臣僧
淵朋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書

與柮菴書　尤延之

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于彫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
常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
可佚豫爲不可奢泰持葢有利于時而便于物者有
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佚則不濟矣不肯佩服

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遭遇主上晉宿觀堂實佛
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塗開明任眾之道
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
林之利濟乎

疏

金陵諸山送圓通竹田和尚住靈隱疏

在宋仁廟莫起訥公于圓通厥後孝宗特召柮菴于
靈隱雖出處各欲行志而柳楊皆足扶宗及覩我師
度越前古聲飛丹陛何天竺莫抗其高風名躍金甌
若鶩嶺有待于今日某語空眾妙機透重玄宗性俱

高與臨濟同出那氏師資宿契喚雪峰萬福曾郎話
行江西三十年增高廬阜幾千仞道闔于奧與日月
而爭光宗會其元猶河漢之無極方喜金陵之會遽
爲錢塘而歸與其領徒勘驗諸方曷若據室大弘法
施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纘承祖父兄箕裘一乘非一
三乘非三埽空經律論露布如佛出世大眾霑恩

紹興天章吳郡諸山疏　艮用貞

吳越同風于以修兩浙一家之好教禪合轍葢將闔
專門異戶之偏書稱立賢無方易貴同人于野某智
禪兼暢名實相孚密用宏機允也龍翔法嗣高風遠

度居胄魏國諸孫蓋嘗涉教觀之津涯又復秉方章之楗枅方將論薦忽覩橫翔因棊說法相推遠公修禊賦詩政須支遁彼固有得吾誰與遊黃絹色絲肯爭敎于智謀之末青鞋布襪期相從于山水之間勿遐爾心尚敦舊好

宣政院送東嶼和尚住靈隱疏

推誠護教有如金城湯池倡道提綱要若鍮山鐵壁我既不忘靈山記荊爾其闢揚少室宗風某行介而和言簡而要永明之書百卷異曲同工松源之道四傳一絲九鼎陽烏東昇陰霾解駁天柱中立狂瀾障回願開玉應金春以警鯨痡鼉寂二十四考中書之貴孰擬清高千二百人知識之尊式瞻光彩法輪三轉天子萬年

道濟

化砌靈竺大路疏

一條滑路堂堂透長安九里松關蕩蕩平趨佛國脚跟有礙未免遲疑眼底無私方爲平穩斷羊腸曲折之崖履龜背坦夷之路江山聚勝人行翡翠途中車馬交馳身在畫圖影裏請題椽筆爲註芳銜

贊

良禪師像贊

宋　濂

眼光閃爍如秋隼之橫寥廓也戍鋒峭崿猶於菟之踞叢薄也文彩彰灼藻火施而江漢濯也正令揮霍春雷霆而撒霰雹也紫肰而若有著也悠肰而無所泊也洗肰而不可測也沉肰而堪任其託也無忝佛智之孫廣智之子超肰而頓覺者也

蒲禪師像贊

宋　濂

師名來復少有志行絕塵獨立與同袍恭肅翁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窺見全體無礙肰未以爲至走雙徑謁法喜楚公當機鋒交觸如鶻落兎走不間一髮法喜留司內記三載復約標士瞻修西方淨

士于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會兵起避地慈溪定水院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爲蒲菴示思親也望日以重出主靈隱適有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師敏朗淵毅非惟克修內學形于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爲不及其推師者李諭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爲佳持假文辭爲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于楚國歐陽公玄潞國張公耆見諸孤翰問者獎予爲尤至師之徒鎚畫師像求贊係之辭曰大法如如流

于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據遠華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耳聾聾極而聰至閒蟣戰祇爲圖虛物無不見既入悟關可廢學功妄滅方眞慧極則通乃卽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不二不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盆曇花卽見海濱有典必行無墜弗舉鐘魚互荅笠鞋川委稅錫州城歸者紛紜轉穢爲淨載揚清芬有峰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啓聲華遠揚達于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儗禁中恩澤優渥四眾傾仰秋空孤鶚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雷奮騰揚鬼

神畫馳人爭傳寶如襲芳旨師笑受之吾游戲爾內外兩充如師幾人闇室非燈曷照羣昏學徒歆豔丹青肖像我作贊辭毋任于相

虞淳熙德園

言

代石言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向年松厄道民曾作謠以泣轉移大老之意既已易容今此石灾道民欲存開闢之峰比救唐時之松尤爲急切故向默二也朋友之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爲獨夫若苟懷小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誰不容默三也良醫對治有膈人之大怒而疾瘳世之忌醫有痛割其贅扰而痼愈蓋不比桀紂非至諫不柔狂索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達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不言言在天下我石自盤古皇帝迄今萬歲聖人峙立此土名曰飛來蔭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貴由我鍾毓而致科名

由我秀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惠理知予加之美號今蒙貴人見愛爲寵實異諸君以爲石乃公物疊靈山之假何妨取靈山之眞不知石是雲根荀翦一片之雲實奪一峰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乃忍珠盡徙而龍亡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扛撞浮石今則穵掘心胷始言盆景列排今則勢俾艮嶽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效尤接踵喊聲震地鑿轟山鳩眾如虎而如雲扛插似戈而似雨金聲累歲敲碎道民之心擬運百千活剝寺僧之肉肰且嫁言已實不遺而暗利土人之盜

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窮惜賤人之唾罵故士人有
天坍長子頂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歡之說是猶警
盜而無論窩家詳刑而不認主使雄心惡發巧語誰
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凶不若是元亂鑿佛身之血
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之秀鍾
乎一城之秀氣不拄意獨不念已身之富貴由來乎
已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淫石
迷樓窮奢極慾陳明士地含怨而來肯顯靈靈鷲山
王睨視而共須時至我令冷泉終日湯湯相告而貴
人若不聞我等眾峰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見

必至崩我身絕我脈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如
刀之口尤恐言出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心
誓願頭存而與璧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靈
隱寺歲時朔望祝願萬歲聖天子聞之伏願守土觀
風名山大川之寄大諸侯聞之伏願郡城內外間鍾
靈峰諸大夫士庶聞之伏願會城遠近百姓軍民共
有富貴科名之望墳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公言
將無清議倘肰膚剝如救頭然泣血謹告

論

飛來峰不從巫山來論　孫治

理公見奇峰而歎曰此吾中天竺靈鷲山之東嶺不
知何以飛來有黑白二猿呼之而出此其事甚奇而
好事者指爲越王時巫山飛來亦謬矣以楊升菴之
博雅亦曰巫揚臺自巫峽飛來於靈隱亦何據耶昔
先賢邵棠之以類徵也曰會稽陽明洞有飛來石龜
山一名飛來山金華山寶掌洞有飛來峰蘇州天平
山有飛來峰廣東羅浮山有飛來峰福建汀州府有
飛來石福州府昇山一名飛來山潛山有飛來峰嶺
州興國縣有飛來佛廣東中宿峽有飛來寺於潛縣
有飛來橋岩嶕山名飛來山肰未有理公之證據茲

山爲可信也世之人何以不知西天竺而妄言巫陽
飛來峰廣東羅浮福建汀州府昇山潛山嶺州興國
州典國縣有飛來寺於潛縣臺耶

靈隱號景德論

靈隱之稱景德何也宋眞宗景德四年敕賜額改靈
隱寺作靈隱山景德寺而天禧五年又敕賜改景德
寺作景德靈隱寺此靈隱之所以稱景德也雖肰前
此者有賜矣宋高宗賜靈隱崇恩顯親禪寺是也則易爲至
今猶稱景德也元時中天竺賜額天麻永祚寺易世
而變矣則易爲至今猶稱景德也雖肰以靈隱稱景

德以景德冠靈隱古今之殊絕也則爲其不至今稱之也武林亦有祥符寺矣其猶肰稱祥符也

治潮皆靈隱僧論

駱丞咏靈隱而及浙江潮也人咸疑之而余以爲無可疑也乃治潮者皆出于靈隱僧又何奇也錢王時以萬弩射潮而潮不能卻也僧都統贊寧與智覺禪師延壽建塔創寺于江干以鎮之而潮循故道焉是其一也前南齊時驚濤爲害寶達誦秘咒累日吳行人形見于夢而潮擊西興東岸以平又其一也洪武初海潮崩岸壞民廬舍照巷慧炬時居理公巖爲潮

神說三皈戒楊枝灑處卽止不崩又其一也肰從靈隱之有關于浙江潮而靈隱僧之能治潮也所從來矣而又有異者往者六和塔災火出于北高峰飛而焚之夫北高峰固爲火山而能飛火于六和塔者何也吾是以知靈隱之有關于浙江潮也

靈隱不宜爲第二山論

宋寧宗嘉定時品第禪院五山以徑山爲第一靈隱次之靑王又次之其以徑山加于靈隱也則不知靈隱之爲武林也知靈隱之爲武林則徑山不得加于靈隱也或曰有徑山而後有靈隱以其沿流而言之而非也夫中國山川皆本于隴蜀安得執此以論徑山靈隱哉且是武林者四王七帝之所都也宜莫先于靈隱也

靈隱遍五宗論

靈隱之爲禪天竺之爲教夫人而知之也肰中竺爲教師居焉是教與禪則雜焉也則未有如靈隱之崇于禪也南嶽靑原以後五宗迭興而靈隱皆得而有之甚矣靈隱之盛也余序僧系自唐以下未有以教入焉者也略摭其一二卽如眞覩之爲曹洞也文喜之爲潙仰也延壽之爲法眼也契嵩之爲雲門也瞎堂佛智密菴諸人之爲臨濟也五宗之賢聖指不能屈靈隱皆得而有之則未有如靈隱之盛也

蓮華石品論

太湖石爲甲羅牛奇章僧孺以甲乙丙丁列石品謂太湖石爲甲羅浮天竺石爲乙焉其言天竺也猶言蓮華峰與飛來峰也蓮華之石若獅豹兒象莫可形容也而其鮮葩則若芙蕖焉故以爲蓮華也雖肰其甲與太湖與乙于太湖吾不得而知也而其與羅浮並者則奇章之不于詘也乃蓮華之厄厄于楊髡有楊髡之鑿之也

而石不得全矣有楊髡之鑒爲己像也而石愈醜矣肰其質固在也而惜乎後之人又欲伐之也故虞比部湉熙之代石言也曰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無言言在天下其以洩石之憤也云爾東坡之去杭也僧惠淨贈以石東坡詩曰還將天竺一峰去要把雲根到處栽其愛石也不亦至乎肰東坡兩爲政于杭也未嘗伐而取之也而奈何後之人不不知愛也或曰伏虎嵓伐于某某焉唏也

塔銘

慧理大師塔銘

靈隱寺誌卷六下　元　虞湉熙

理公本靈山羅漢垂跡晉咸和間鷲飛猿騰先來震旦公錫後落飯而問之誰摘陶輪若猶磨蝗會物不遷乃歸院焉俄窺神足圍相塑周開寶三載崇爲方墳直清繞橋在式公不移澗上青烏氏曲鈐回龍則凡骨僭入塔矣萬厤丁亥夏雨夜圮庚寅春釋如通祓穢新之柱者程理于時崩洞扃公所周身可撫也當時覩史下生乘鷲呼猿而回龍華乃稱回龍哉萬厤庚寅梵網戒眾虞湉熙庸作銘辭銘曰石燕拂雲巔鷲入吳公錫于飛猿心可呼安而遷月運雲駛如梵天宮乘往當來南紅泗影不騫不摧

普慈大師石塔碑銘

靈隱寺誌卷六下　元　契嵩

師諱幻晏信陽玉山人姓葉童時出俗人與教蘭若師僧省覃既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慧明禪師於靈隱卽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久之慧明命師監寺其寺大火方根典守同事者危及禍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爾曹不必懼也吏不窮詢止坐褻者人咸偉之及慧明告終師卽帥眾白府請慧照聰公鎮其寺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

雞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塔呼猿澗直北寺垣之內銘曰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肰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宋濂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師滅度報年五十有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火既滅諸舍利玉皦珠圓弟子智鎧等瘞骨歸雲塔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按大師諱輔良字用貞號介菴蘇州吳縣人范

文正公十葉孫父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踴躍誦若所素習挾相形術者謂其父母曰是兒骨格清聳終非世間法可縛若使學佛大宗乘者此兒也父曰吾范氏無浮圖者顧頗聞先公鎮蜀時勉圓悟勤公卒爲天下禪宗乎年十五遂捨同里迎福僧壽彌薩落未受具戒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時士瞻枸公住天平山白雲寺士瞻見大師誨之曰教乘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士瞻枸公其道被于東南朝廷賜以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宗乎今笑隱訴公其道被于東南朝廷賜以

令器法身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奔而電掃利那之頃凡情頓息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誡苦海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於戲道行無跡極妙無象無形而即之塵契本眞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則神功化于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叩請之問因言縣證不染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之恩能至此哉濂也不敏早從諸老遊欲假苦

爲宅心之地夙障已深竟爲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雖鳴而起唯悵逐物而已操瓢而銘大師之塔能不側肰以自憐悵肰而遲思者乎銘曰眞體如如絕垢離紛妄識所膠攬爲法塵辟猶颸風鼓埃揚氛化晝俾夜觸目重昏佛啟覺塗高縣慧日白光爛肰下銷羣慝破相玄門最爲勝特能定諸緣卽超秘密昭昭大師上承禪宗一眞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寂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爲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眞實諦湧殿嵯峨蜚樓弘麗假相以昭非與道戾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卽滅視世爲虛死生者

誰出沒在吾化爲舍利如摩尼珠其來奚留其去何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旣亡勒石爲偈式播徽音用垂前裔

性原明禪師塔銘　心泰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靈隱住山幻隱禪師歿塔于寺之西岡世壽六十有九坐夏五十禪師諱慧明宇性原幻隱其別號也台之黃巖項氏母陳師生七年患瘡幾死寞于床忽失故處母遽尋于他所得之問何爲至此日夢寐中見四童子舁至于茲翌日瘡愈則知四童子者天神也稍長不樂從事於俗乃

往温之樂清依寶冠寺魯山東公落髮年二十走宣城受具於廣教寺明律師往參徑山元叟端公公曰汝東嶺來西嶺來師以手指草鞋曰這箇三文錢買得公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何不領話公曰念汝新到且坐喫茶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公客其入室朝參夕扣遂得其旨既而出世鄧之五峰一瓣爲端公嗣洪武五年壬午選舉高僧師與其選季潭泐公住持天界請師分座說法明年冬太師李公就鳳陽設會普度有旨命高行沙門領僧三十往作佛事師應詔以行既至倆法甚虔凡旬有五日時天陰晦欲雨太師問曰法會之設天神交接正宜晴朗以綏百靈其陰如此得非雨乎師曰無慮此特鬼神之格耳非致雨而然也太師初未然之及會散雲陰解駁月星呈露太師以前言爲應合爪嘆曰禪師眞達鬼肉身菩薩也又明年秋季潭公與京刹諸碩擧住京口金山師重其擧不辭以往九年丙辰奉旨預註三經之列十一年戊午杭靈隱虛席衆慕師之道合辭以請師不應使往還者三於是勉就至則以法爲己任振揚宗風一時翕然首創大雄寶殿鼏瓦礫叢棘之墟屹如山峙雄冠諸峰觀者嘆美住靈隱幾十載塔之在北峰者則修治之九里松之被伐者皆補樹之又以學者泥於知解嘗垂問曰昨夜蓮花峰被蚍蜉食卻半邊你因甚麼不知又問冷泉亭吞卻莫有契者先是有僧謁師師失禮焉師怡然曰聽我去及言於朝使者至衆皆諷師自盡師怡然曰聽我去及至所司憩廡下端坐說偈而化得法上首弟子智閒等若干人師所說偈句深密微妙四董名山有四會語銘曰於赫覺皇宏宣六度其一惟禪絕離言句拈華徵旨飲光克承竺乾四

七繼繼繩繩達摩西來厥宗蓋大濟北之喝敬盲瞶
瞑下至圓悟秀分兩歧卓哉妙喜全身荷持喜後四
葉是寂爲照猶歟幻隱于光有耀生以神祕死由人
擠死生擠祕均爲菩提塔于西岡山靈水秀銘以昭
之千古不朽

無文大師石塔碑銘　心泰

師諱本聚字無文別號無見四明定海謝氏父子祥
母李氏師幼端穎童歲入黨庠語孟諸書過目卽不
忘年十四遣出家郡城五臺寺來公所三歲爲剃染
受具俾習毘尼久之嘆曰律以嚴身非究竟出世法

時孤峰德禪師旺化金陵保寧師乃杖竹履芒踵繭
數十舍前扣法要峰曰聞汝和梁山牧牛頌試舉看
師擬議峰掩其口曰牛在甚麼處師曰已犯和尙苗
稼了也峰曰未在更道師掩耳而出峰陰許之命爲
侍者數以語摩佛之仲芳倫禪師退休寺右新菴師
往來決擇歷三寒燠知證日增聲譽聞諸方元至正
二十六年開法蘇之覺嚴一瓣爲孤峰嗣洪武中宜
興靜樂講院請師開堂重剏大雄寶殿山是易講爲
禪行百丈規繩太祖高皇帝徙蔣山禪寺於孝陵之
東賜號靈谷詔物先仲義禪師住持天下纂道禪侶
雲臻坌集數餘萬指物先以爲衆廣易濫匪規罔肅
必得儀行端潔威德嚴重人素信服者處之前板庶
足糾正於是議僉歸師焉第一座而師儀軌端飭聲
律身度有衆秩秩肅若凜然叢林典禮講行無遺洪
武二十八年杭之靈隱缺補處都掌敎陞鎭其席寺
弊方將經營三十二年春示微疾丈室範堂洪公走
方丈候問値師氣喘洪詰問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
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作麼生師竦身曰喚甚麼
作十二時辰洪曰不奈氣急乎師振聲一喝乃問左
右今朝是幾對曰二月二十七日索筆書偈曰吾年

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飛來
小朶竟擲筆泊然而化闍維頂骨不壞舍利無算宗
衍等欽諸不壞塔于演法堂東雙桂菴尋分爪髮歸
宜興靜樂瘞焉

圓慈正濟空叟悟禪師塔銘　心泰

大慧五傳至寂照寂照嗣法之子林立山徑愚菴禪
師及公其一也愚菴再傳是爲師師諱忻悟字空叟
蘇吳縣人俗姓鈕父華母吳氏師生元至正丁丑貌
簡重兒時聞梵音輒喜父母知非處俗子時九歲依
龍興寺白雲閒公祝髮受戒至正戊戌長遊武林參

徑山愚菴及公公問曰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菴可之遂容入室壬寅居第二座癸卯中竺懶菴禪師俊公請分座說法時帝者師錫以圓慈正濟之號以彰其德皇明洪武庚戌京都宗刹疏住浙江崇德嗣振寺千百慶之餘閱八年還住中竺時寺廢役繁師力任不倦募建天香閣歸如山峙居者安悟遊者閻爽住九閱載集眾告閑勤舊不忍其退有悲泣者洪武戊辰僧錄惜其靖退會靈隱虛席以師名預選中其選四方學者皆喜歸處糧願從鐘鼓變音叢林改觀矣居四年以前住

持舊事逮至京病卒於行臨終偈曰我年五十五信是生多苦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午門人道淨等依法茶毘舌根數珠不壞全室泐公夢觀仁公存翁道公隨菴濬公一雨洽公咸具饌祭其徒德律等奉骨歸窆靈隱之東岡復分瘞于西溪九曲山之原師之歿實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夏五月三日也世壽五十四僧臘四十愚於禪師爲法門昆仲習聞平生以慈忍謹敏自將所說偈頌穩密不蕩三坐道場有三會語神感其誠人飫其德近世稱善知識如師者不多見也

靈隱寺誌卷六下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七

碑文

重建靈隱寺碑文

王益朋 鄧山大理寺卿

靈隱名山之勝自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惟具德大和尚住止茲山自已丑至癸卯歲星一周又加三焉始置藏殿而終直指堂其始也不爲其後者訃也其後也非爲其前者補也而星羅碁置左翼右舒亦若有神靈以扶建之也昔王少作頭陀之碑徐陵有孝義之紀皆名播千載芳垂不朽余以何人敢不爲之綴筆於後哉本北高峰九十五丈十分其

高以爲殿之高殿數楹三分其高加尋焉以爲之修墀有砌焉室有阿焉從唐殿製也殿之上有法堂不及殿之高五分之一而與殿等躡蹬而上加于山也殿之東爲東戒堂法堂之東爲西爲西戒堂古無戒堂而有戒堂古無禪堂法堂之西爲西禪堂古無戒堂而有戒堂古無禪堂而有禪堂棲禪者眾戒爲禪本可不東西列與其上爲直指堂其廣十餘筭其修倍尋也直指堂之左有面壁軒直指堂之右有青猊軒焉所取之面壁者取於石也面壁軒之下爲東禪堂東禪堂之東爲慧日軒下爲玉樹林左則浴室與

諸寮在焉浴樓之東爲雙桂室雙桂者無文塔也不欲沒之也玉樹林下爲金光明殿金光明者宋時憬儀也蘸筆池在其下茶與竈列焉取其池之便也其下大悲殿殿之前爲聯燈閣聯燈者爲三僧人悟而建也聯燈閣之前爲華嚴閣閣之右爲伽藍殿伽藍殿與西之祖堂相對也華嚴閣之前爲梵香閣又其前爲青蓮閣青蓮始之華嚴其後建也而梵音聯燈錯峙焉猶天有閣道也云爾其前爲響水樓響水者壑雷聲也其後爲齋堂爲客堂爲香積廚所爲繼藏殿而建者也青猊軒以下西禪堂下爲羅漢殿所爲

供五百應眞者也殿之下爲祖堂王者之制左宗廟而右社稷浮屠之制左伽藍而右祖堂也堂之下擇木堂擇木者遊僧所棲也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無所棲焉不可也其下爲公所以靈隱之勝而貴客勝遊可無稅駕歟肰不置於東而置於西又絕遠於戒與禪也不使學人見可欲也又其下爲萬竹樓隱者之所寓目也東有響水以聽泉西有蓼竹以攬勝也觀止也而天王殿以是成焉天王殿者以奉天王及彌勒焉古之絕勝覺場晉以來有此稱也戊戌大殿災而辛丑與天王殿同告成焉此天意也於是建鐘樓

於殿東助龍首焉其在古爲百尺彌勒閣也建閣不如建樓也視其高加於殿若尋而高於殿齊也乃建直指堂終焉直指堂和尙丈室不欲以己加於殿不欲以己加於衆室何爲其不後之也雖然和尙之建置若此其若有意者耶其若無意者耶而若軒焉若輊焉若仰焉若俛焉若兩曜之界天若衆星之環極焉斯眞奇也然則錢塘三百六十寺未有先此者也是安可不爲之記也

靈隱寺重興碑文

嚴沆

靈隱山水西山佳絕卽漢志武林山水也武林以此得名而武林人不之知也絕迹高遁者得以棲託而處故上古有稽留之號不獨今矣東晉咸和理公創興歷代皆有高僧居之其載於僧錄者可攷而知也但宋元以來皆有朝旨補授而其後惟以俯房輪直末流之弊殆有不可言者具德和尙紹三峰之絕傳接黃檗之逸響所至之處無不成林自廣孝天竺顯寧佛日數大剎無不改觀而於靈隱建置尤所謂神輸而鬼授也於呼自非和尙道法之盛其能以有此哉念先淸卿與賢大夫十數人爲勝遊之會愈此聽禪而先君子與兩世父偕長蘅李先生子將聞先生

粵自周星雨地帝釋肇止於天冠漢夢徵祥洛陽創基於白馬白此銀城映沼森布諸華金鐸響風聿開來載若乃赤烏之歲僧會始軔吳地過江以來支郎譽振義林則東南之弘化而吳越之始基也咸和初祀理公實來蜚棲息於西山疑鞏形於鷲嶺由是人天共證比迦葉於經臺緇紫雲歸掩鳩摩於祇苑疏館山椒映四圍而交翠虒流澗雨並八水而停紅鷲在山而若舞猿就洞而歸來轉金策於閻浮化城不遠息害焉於忍土淨界非遙功自此而彌天法由茲而振地覺場標榜人稱句海之仙上苑勒銘世重簡

文之記漂流六代沿及五朝長廊鳳翼知自貞觀以
來蜚塔雲浮實始大中之代而錢氏御土之日值聖
僧宣化之年寶幢聳列落仙梵於雲根穹塔淩層響
和鈴於天外炎宋聿興景德標號寶軸千裝天章雲
鳳之筆艮田萬頃灌溉脂粉之錢迨至南宋駐蹕翠
華屢幸交蘆迴天子之鑒光明有高僧之迹金印來
於天上直指安禪璇題復於人間空王炳日於焉薰
風瑤露五花相繼於莊嚴碧月珠星雙樹依肰於常
住不圖至大之歲禍發丹丘莫甚至正之年銷沉銅
馬自此而降興衰匪一雖中天開運而寶地淹淪山

疑虎窟久虛開士之塵地似龍樓未遇高流之響九
里翔風不見蒼虬之舞三山望月空聞落桂之聲雖
曇瓚竭蹶於宣德之年僧通庇材於穆皇之代不足
以復石室之禪那煥龍宮於耆宿也時序遷移宗風
消歇不有大覺孰證迷津茲惟具德大和尚者臨濟
之嫡乳黃檗之肖孫權實雙融有無互徹祉守默之
凝禪塲尋文之狂慧以故名圖香剎爭奉鉢衣秀水
靈峰競承組鉢歲在赤奮二月和尚頓駕靈山翦蓬
蒿藜藿之居成寶筏銀沙之所蒲團夜梵闢第一之
玄機塵尾高揮廣不二之法旨有萬沙彌盡遊青石

法從東度山自西遷聖僧至此憩彼林泉三寺並列
精廬歸肰嶽形雕鶚石秀青蓮金繩界道寶鐸淩煙
名賢似續緜矣千年重瞻大覺濟水眞傳天開給舍
人度寶田影涵瑤圃光照金盤丹霞結宇紫極開軒
林間花繞鉢內龍旋天衣荏苒帝馬翩翩海日高懸淨名第一慈照大千流水在澗明河自天
棧有伏虎洞有仙猿明明宗旨其永無刊

重興景德靈隱禪寺碑文

王吉明　瑞五

嘗聞佛之化身徧滿三千大千世界似非人世之土
木金碧所得而莊嚴者雖肰諸佛往矣黃金布地之

祇園七寶嚴飾之樓閣疇其覩之則舍人世之土木金碧以爲莊嚴無從因像見佛肰則莊嚴法界莊嚴化身等無有別佛之所以長留於天地古今之內而徧現於智愚心目之間非像教不爲功自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洵無上妙義而後之弔奇者視宗教若徑庭肰若夫提宗攝教借教詮宗和合無間足爲法門淵海者則具老和尙爲不可幾及也和尙受三峰老人付囑爐冶精嚴見於把茆之日蹔踏奮迅顯於方剛之年道風洋溢所至主法席諸方雲集堂戶爲滿語稱福慧兼修者非虛順治己丑浙紳士

延錫靈隱靈隱自晉創建迄今千有餘年其間廢興不可殫述比以棟宇毀圮法相剝落周環藩壁頹蝕赤白之飾盡成黑昧觀者有魯靈光之歎和尙毅肰以修建爲任或疑其爲有爲功德者不知眞性妙空並無一物者謂之淸淨法身其一切莊嚴萬行者謂之圓滿報身隨機設教善利無窮者謂之千百億化身使塵刹佛身有一不現光明則千百億數中使生缺陷此缺陷者誰爲補之而又誰爲泯之甚非細故也靈隱爲浙名刹四方瞻禮如織苟以生敬者生哀漏以此深心而奉塵刹則大報恩初祖有漏小果之論蓋爲天監而言歟若和尙之修建非猶他方之修

建也以至繁至鉅之舉而成於無思無爲之中所謂莊嚴萬行究竟空無一物者乎則外彌現而內彌寂自非和尚孰能與於斯吉明畈依有素幸躬逢其盛事歡喜踊躍歎爲希有謹序其修建緣起而約略紀之戊戌成法堂辛丑成前殿大殿爲閣者四曰華嚴曰聯燈曰梵香曰青蓮爲堂者十四曰大悲曰金光明曰五百羅漢殿曰伽藍曰祖師曰東西兩禪堂曰擇木曰南鑑曰庫堂樓曰知事樓曰齋堂樓與輪藏相雁行者爲鐘樓上爲總管堂其宅有玉樹樓慧日軒萬竹樓直指堂面壁軒青猊軒復有念佛堂峰頂

茅蓬以及柴窠園窠與古今賢聖諸塔下院二曰寶勝菴曰接雲菴其中像設器具一一稱是此皆數年內先後修置不能詳載歲月要爲和尚手自擘畫諸高足暨行僧一心力以從凡所位置題顏各有意指後之覽者其致思焉爰鐫石爲之記

陳紹英　菟菴

記

靈隱放生記

自橫衝橋至九里松舊皆靈隱之所屬也迤逦並湖口曰金沙灘灘色如金山至此而增黛水至此而加碧者是湖之最勝處也錢塘鶴鳴慕侯規其地若干以育魚於其中寘僧人數輩朝夕梵誦一切物命咸霑法慈嗚呼何其仁也夫佛教之淩夷久矣大師一至靈山重整蓮界變瓦礫之域爲栴檀之所淵水淙淙秋林森森使百萬釋子咸悟無生而證宗旨而此寸土者又被於無涯鱗介之族夫靈隱冠山而此陂尾湖彌天地而亘古今皆作如是觀矣或曰昔有大豕爲魯津伯德其殺之之功大師無乃多事而不知伏蟒化蛇皆依佛力卒何疑於此且牛羊犬豕怖死而求生無以異於人者又安得藉口以殺爲生或曰盡西湖爲放

生有何不可余又以爲不然夫天地之無盡也魚欲其生而漁亦不欲其死兩湖之間以漁爲業者又可盡廢耶則此之爲放生也大矣有量者乃所以爲無量也與爲室幾楹爲地縱橫若干尺悉書之以示後之人

孫治

靈隱鐘記

石門有鐘相傳以爲元時所鑄也初在崇福寺寺燬鐘半沒於土者幾百年矣或以爲啞鐘也或曰非然也古人有言曰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石門之鐘鐘且不鳴故畏之也大護法柯將軍諱魁陳都統諱

典謨者觀於靈隱而深訝焉曰此其爲佛法震旦也與石門之鐘於此焉宜雖然鐘之爲大且萬鈞也移之者非若持缶挈餅然也鐘非可以力致也乃靈隱之移之也有四僧者掀而出之於地如有物負擁而出有舟焉載之若蜕然地相傳屢欲出之土愈掘則愈下石門人共呼爲神上斯非神助不至此矣先是鐘之未至也有神人夢於人曰明日鐘至矣已而果然衆協力焉不移時人至屹然而止俄而架於簨上其聲遠聞易曰震驚百里其有焉衆僉曰信哉其爲震旦也鐘果於此焉宜也非大師不足以剏靈隱非靈隱不足以致此鐘顏率之論周鼎也以爲九九八十一萬人具而後可致今鐘縱不若周鼎度非千萬人不可何以若此之易也壬寅鐘樓成癸卯石門鐘至吾聞之器從主人斯非石門之鐘而靈隱之鐘也故遂以爲靈隱鐘記

重裝十六尊者記　孫　藉

余垂髫時應童子試衆擠門忽墮被壓後至者復踩躪其上輒死舁至黃王廟道舍醫莫能救蓋竟日矣爾時神魂飛越至一山中有老僧十餘牟尼披衲朗誦經卷掣余手足曰吾與若有緣若毋行余魂益飄揚老僧牽拉不釋手足伸縮從空中猛推遂甦越數歲至靈隱寺見水聲潺湲峰石奇峭宛如當日魂飛處始知前救我者是阿羅漢遂矢願他日倘獲功名則新其像以報但困於諸生久之未遂而此願時存也我

朝鼎革來丙戌登賢書已丑成進士廷對擬元應授館選病不果遂補秋曹覩孚山右以讀禮歸時具德和尚大建叢林功果無量余乃選山禮佛謁和尚是日羅漢殿適鳶樑若相期約者余遂捐金重裝十八尊羅漢次第告成因余遠宦未獲躬親瞻禮今丁未

秋奉裁賦歸置扁額齋供始完舊願余雖耽耒乃荷尊者保護以有今日豈非佛度有緣耶居官立行有不自愛尊者鑒之余因此益自勵矣爰述其事而勒石焉是爲記

疏

修靈隱冷泉亭疏　雪崎信

浙江勝地唯靈隱爲最其源發于天目而冷泉一帶鑑照寺前若蒼龍驤于宵漢也煙雨峰翠映人眉目去年大風忽發洚水橫流損我若干奇秀應以此情訴于天帝償我修補如故奈何殃及兒孫耶

自大乘西漸宗風南衍本無一語空迦葉於經臺如是九年掩鳩摩于祇苑由是參禪法窟競譽東安選佛名揚羣椎江右五宗妙諦非關句後前機三昧眞源豈是聲前薦得洵足悟大意於西來演別傳于南竺者矣若臨濟具德禪師者幼皈淨業蚤度玄關權要雙融有無互徹祛守嘿之癡禪歸尋文之狂慧以故名蘭香剎爭奉鉢衣秀水靈山競承組缽揮松法座本無羨於飛花拂塵高壇亦何期於點石維茲靈隱寺者實武林之首剎也飛岑合沓翠蔭松杉鳴澗

紆迴芬流荇藻若誌公幽麓雅堪卓錫棲眞惠遠清溪自愛挂瓢宴坐年來寶地淹淪法筵岑寂苔階流月空聞落桂之聲古洞沉雲久絕呼猿之響禪師策杖來遊愴焉太息誓整檀林重光蓮界蒲團夜梵開第一之玄機塵尾朝禪演不二之法旨遂使癡猿捉月立解苦輪渴鹿馳煙頓明覺路於時人天共證緇素雲歸五百沙彌盡遊青石三千蒲塞競供銀花布黃金於廣陌浮梓柱於洪濤花宮刻玉應蹇嶂于青鴛月殿浮檀自巍峩於白馬不圖禍發神丘毒流邛井龍堂何孽忽搖四大之風雁塔非魔遂隕三災之火徒逢怪鳥焚祉流音不過靈會燒林清羽日月天宮俟成火宅琉璃地道竟若化城禪師悲願逾深慈誓彌篤竊同須達縱墳陌而輸金尙比澄空必開爐而寫像金花滿面依然常住紺園珠澤縈眉自復莊嚴鷲嶺余鎭撫浙土再越春秋屢縋餘氛輒駢戮力追維塵劫益信輪迴維願法雲遐蔭自令障火潛消慧日高懸長使魔風永滅每尋歡喜之園樂對醍醐之治今禪師以法中之龍象獨運金輪以教外之鴛鴦重舒玉鏡雖復設四部于無遮消三幡於有漏不足多也復何難哉惟念名山勝宇端屬高流福地蓮

藏允資開士故嵩邱靈跡澄公逝而沉音天竺棲眞辨師去而絕響至若方袍平叔高蹤二清白眼支郎人淩兩亂龍據鉢裏無與觀心獅伏巖前不于演法而或崎嶇挂錫委頓開林山陰殿缺遽來靈羽于飛輪沙伏塔傾誰發眞珠於銘石肰則地以人傳人緣地顯靈隱山水之奇禪師道法之勝以古準今洵美談已是用仰籍檀施共成福慧傳大士之雙林捨心是宅迎闍陀之精舍聞法立成庶幾頓超十地寄無言于有言悟彼三空歸有法於無法矣

靈隱禪堂募重新翻蓋大雄寶殿疏　晦山

靈山殿閣聳出雲霄體勢嵯峩金碧瑰麗不但東南雄鎮誠爲海岳崇瞻實先師老人蓋世之奇功不朽之盛業也但以昔年輻輳因緣成功太速亦出匠工蓋法鹵莽不得眞傳以致筒瓦削薄雨久而泥水侵椽柳杉太長雪壓而瓦鱗脫節苦四圍之發漏悲聖相以沾淋三十二大士之湯壁立見損傷二十四諸天之寶容漸憂圮坼佛像偕菩薩像以俱危大殿與天王殿而同病若不早圖翻蓋後此愈費經營爲此特具因緣敬告十方檀護昔也初經焚蕩平地上湧出寶坊繼殫勤勞一隻手擎來佛國而今也覩前功

之漸壞豈不寒心知急救之有方大家着力伏乞尊官長者大力檀那遇茲勝事慨發喜心傾湘水之家珍布祇園之金地因風吹火補漏未遲望大殿以圓成并石臺而鋪就現天宮之妙麗滿佛國之莊嚴登廣大之門庭還修廣大之福瞻奇特之殿閣更收奇特之功種大因於華藏海中定受記於靈山會上有緣到此盡請當機切莫躊躇當面錯過謹疏

募化衆石增靈隱山門景致疏　戒顯

靈山勝境海內奇觀怪石堆青繡出崑崗之骨冷泉漾碧噴來雁蕩之湫秀絕天肰豈待人工點綴花鋪錦上何妨幻景莊嚴雲間姚居士眼底煙雲胸中邱壑具南垣之妙手盡東海之高名過浙地觀光到靈峰叫絕擬於迴龍橋之古逕冷泉亭之四周築成分外峰巒添出遊人坐磴春郊雜遝香會奔騰大啟茶亭廣施甘露俾繩素雲歸盡得停笻而憩賞輪蹄雾擁不妨晏坐以盤桓誠法窟之奇緣屬名山之韻事顧高山流水有待知音白雪陽春還期屬和但得同心解佩便裝成廬阜溪橋眾手移山立現出虎邱石座允關好事諒所樂聞

靈隱募刻華嚴大經疏

如來所留慧命幸有大藏琅函法寶盡當流遍何況華嚴教海一乘妙典我佛滅六百年後始出龍宮無上經王西天存八十卷文重來震旦翻譯則青龍侍座講演則甘露流祥盥水滴而蟻子生天經題唱而脩羅退陣講誦與修觀古今靈異重重書寫與刊行道俗禎符赫赫得覩一文一句洵稱奇特因緣欲求共見共聞須仗流通廣施慈者靈山會上獅子窟中既梓各種經書獨缺華嚴大部敬書緣起用告知音聞半偈而投崖端爲利生心切剜千燈而求法無非念佛恩深今現有充棟之經何不公之緇素只須一

舉手之力便可壽之棗梨或自施或勸人轉轉無窮而罄流帝網隨一函隨幾卷多多益善而福過河沙七處九會之靈文彈指而雲蒸霞蔚六相十玄之妙義轉盼而錦簇花攢破微塵而出大經急需好手竭海墨而書一字莫讚奇功幸慨發乎檀波共圓成夫寶藏

序

贈靈隱具和尚序

嚴沆

臨濟三十一世曰三峰藏者提三玄三要以明宗旨於佛法爲中興矣而和尚其大弟子也三峰受源流

於天童而勤勤肰惟以宗旨示人嘗曰禪之有宗猶醫之有脈法也醫者立規矩縣權衡調陰陽別生死不可廢也曹洞之君臣臨濟之賓主亦猶是矣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煅之何由能盡故生平以闡揚爲務而其末後遺囑者惟和尚一人師乎師乎宗旨其不晦矣乎僕嘗觀古之擔荷佛法者多强力絕俗之人自南嶽馬祖以下至五代之杰出者歷歷可指也和尚初爲鍛工已棄去習道家言後又讀首楞嚴而善之遂披剃受具乃參三峰於安隱有省也而和尚勿以爲足也凡叢林辛苦力作之事無所不爲已廼作園頭運糞出厠負重擔上山力疲極忽於轉肩時見擔頭冉冉數下遂現大機在前自是禪鋒不可禦矣初三峰之椎鍛學者刻削險撿不遺餘力而於和尚爲尤甚悟後三峰嘗召於方丈前垂百問矢口應對無所拄而三峰猶不諾也肰則和尚之所以得當於三峰而回機就囑者宜何如哉僕觀之天下三春之華不如九秋之幹也雨露之澤不如霜霰之加也美疢不如藥石姑息當遜仇讐也和尚之自治治人多用强力務堅苦其大端矣和尚法席最盛所至稱千人如天寧佛日雲門

顯寧諸名剎皆是也年來嘗止靈隱故稱靈隱初和尚之住靈隱也止一破堂傾欹草中十年拾礫買壤尺寸而興之諸寮廡禪堂法院以次就焉乃去夏天又火其正殿是天之所以勞其經營締構者何無已也客有譏之者曰楊岐破屋雪滿繩床高峰龍藪縛柴爲龕而和尚無乃已甚而僕以爲非也夫和尚之習勞也其所以證入者在是則其所以磨礪學者亦在是矣今必守一概枯禪以鳴高比之拋不哭孩兒於佛法其何有焉僕嘗讀五宗救一書見和尚之傷頌自雪竇以來未之有也諸方皆嚴憚之出其下故

知臨濟宗旨昭昭朕若揭日月而行者昔在三峰今歸靈隱矣吾以是知和尚之佛法如馬駒踏殺天下其引法世世萬子孫未可量矣今季夏之望爲和尚六旬誕辰四方緇素麇集而吾鄉大夫先生長者之屬咸欲禮足於和尚而命僕爲文序之如此

贈靈隱大和尚序

王嗣槐

二諦雙融四禪俱淨爰棲眞以照寂維晏坐而觀心溯厥流風於斯尚矣肸而神含日月弘覺路以爲功道蘊津梁闢度城而成果三空非寂五衍斯眞逖矣無邊攸歸極樂所以林開衣鉢常次第於王城水洗

香花亦周流於竺國金沙銀樹高映慈眉香飯乳糜並承趺坐若其義存斷相妙在離言青松拂子句落前塵白玉麈毫影留後船天花墜而何干怪石顯而無涉以故無邊文句曾空摩竭之林不二法門卽杜毘耶之口此初祖之眞傳而曹溪之嫡派也具德大和尚者知通微妙悟徹幻塵生有勝因似吐雙龍之水早能證聖如停四鶴之雲結茅茨於荒園挂盂瓢於棘路木杯渡水敢怖橫流竹杖還山已闖超岸過關棹臂更何問於趙州坐壁忘言直欲過乎南竺遂乃息心舊苑靜住鷲山環峰表刹帶水披林蘆花秋

也恭逢　盛代弘闡宗風蘭臺石室編無字之眞文香刹名藍奉雕檀之法像西關紫氣疑迦葉之重來東郡流星卜仙人之再聚肸而辨灰轉石馴虎咒龍之法侶雖遍於諮詢生樹開蓮伏獅集鳥之上人卽勤於延訪直派五宗之苗裔必尋六祖之根源一振傳燈端惟臨濟和尚菩提法樹已摘摩珠般若香臺早懸明鏡幢垂纓絡表離垢於前輪樹結栴檀散空香於後乘常住靈山維新舊刹龍樓四起重看畫地布金象塔七層還見從空砌玉豎拂升墮憑空掉舌攜笻山蹊地開拳千門萬戶薦一句於生前九部

三車斷多言於眞際遂令沙彌五百繞青石而承眉
蒲塞三千擁白蓮而禮足嗣槐夙沐休風樂觀芳旨
清陰梧苑遙看益影裴來瀟灑花宮竊聽塵塵紛落
愧謝石之才鋒秀逸敘漁父千王家慚殷源之名理
擅場剛崤閎於相邸思暢玄機共開善趣和尚玄亭
坐論別室宣音眉間珠火似開七滿之神光掌上車
渠如現八平之瑞采既明眞而遺器亦得意而忘筌
嗟乎決蘭羅什競渡金沙迎葉圖澄來臙葱嶺洎乎
荆州演法韶郡傳衣慧鏡常懸智燈四照楊花相子

拈來便見眞如暮磬晨雞道罷更無所住昔日浮山
九帶自啓遥源今茲臨濟三玄並開大地無非選佛
之場眞是參玄之窟不圖大乘特著中朝雖惠遠之
名被流沙令然香而東拜道林之詞傾祇苑稱標勝
於北來以今方之未能過也是以仰瞻法席慧日重
光側聽高壇慈航弘度遂使黄山石磴爭來嘯果之
烏紫澗松枝自下沖霄之鶴

晦山和尚詩文全集序　徐　增

昔崔趙公問徑山國一禪師曰弟子出得家否師曰
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夫世所謂大丈夫
者皆舉將相爲言將則統帥百萬之衆爲國家戡禍
亂號令如山生殺自主相則位居一人之下百寮仰
其鼻息天下安危皆在掌握是皆千萬人中之一人
盡世間男子未有不羨之畏之欲一爲之而不可得
者也徑山之答崔趙公則是大丈夫又在將相之外
此豈凡情所能窺測者哉吾雖病廢將相之人嘗得
見之大善知識亦嘗得見之其所作爲截然不類大
善知識仗將相護法則有之將相見善知識必口稱
弟子稽首方丈大善知識若是乎其尊且貴也據是
而言則徑山乃與將相相較量矣烏足稱爲國一大
師哉自古迄今爲將爲相者靡不自以爲大丈夫即
崔趙公豈不以大丈夫自命而獨於出家遲疑不斷
只此一問便非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者貴乎斬然一念
行止由我崔趙公爵位功勛亦嘗試之其味既已知
之欲出家即出家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且唐皇帝以
萬乘之尊有志道法延請國一禪師於禁廷崔趙公
斯時有志即求剃染其誰曰不然如何不作大丈夫
事嗟乎時不再來機不可失乃至千載而下被吾晦
山和尚一人作去吾見今之出家者何止萬萬其始
也或因患難或由貧困或以怨憤種種不如意事或
出父母之命然豈無自已發心童眞悟道者而要無

如晦山和尚之出家仁義兼至節孝完全光明俊偉超俗拔倫者也和尚俗姓王諱瀚字元達吳之婁東人與吳祭酒梅村先生同邑年相若又同學才名不相下屢試高等前輩張受先先生重之稱爲公輔器午未之間梅村聯捷廷對擢鼎甲而和尚之名益著和尚幼時遂有志學佛以尊君闇修先生在堂好道力貧且年高和尚恐傷老人意因浮沉於諸生中從遊者最盛四方多饋遺以康養兩尊人歡笑終其天年祿養者愧不及甲申春季賊犯京師思宗崩凶問至江南和尚大慟卽捲詩書及平日所爲制舉義擔負至文廟拜告先師焚之幷以青衿置明倫堂嗟乎和尚之秀才於此日終出家於此日始矣大丈夫之行事果高出於將相百倍也於是諸山聞之爭願爲之披薙會三昧老人移舟來卽往華山出家至受具畢乃參具德和尚於顯寧不數年盡得其法印其和尚初住靈隱卽欲遜獅子位與居和尚卽着草鞋走廬山未二年雲居膺祖古道場來請不得已應之歷十年是時禪風漸衰和尚以臨濟七事鉗鎚衲子號爲毒辣入室者甚眾皆天下之英俊化行江楚數千里和尚開闢之功何其偉也於是彼處道場若寒

溪若鷹福若安國若護國若四祖若疏山一一坐遍法語之外有鍛鍊兩子說十三篇爲尊宿重江右李太虛先生嘗見和尚亟稱曰和尚多生來不知如何修持法道乃得至此吾儕科第不啻糞壤願以餘生爲法弟子少種來生福慧其爲緇紳先生敬信又若此丁未具和尚應徑山請乃遣侍者走三千里迎和尚補處靈隱已踰五載於茲矣以靈隱誌未就屬余修葺復出其所撰詩文集五十卷屬爲序余讀之而竊有慨也古來詩文宗匠竭一生之力未能至此和尚二十年來住持與千五百人俱法語將等尺而文集又裒肰如是其大天下不朽事都被和尚一人占盡獨不爲吾輩留餘地耶吾嘗從事於詩矣詩本性情復有一定之法則三百篇而降漢魏古詩樂府無不造極歌行近體盛唐爲最中晚漸澆宋元來不可言矣近世詩文狃於習見略不師古小山岨嵓不知百川爲五岳爲何物而況須彌山王細流差池不知百川爲何物而況薩婆若海余嚮評選元氣集周棣園先生謂余曰世安得有如是幾十人詩供君論定近余好遊名山往往於方外遇之雖肰亦有才情學力氣魄光燄廣大赫奕如吾和尚者乎嘗評和尚匡廬詩不

從眼中看來亦不從筆端寫出和尚胸頭自有一座
匡廬山在橫揮直灑著氣充溢廬山有盡筆墨無窮
和尚其可以止乎其他所作數十倍於廬山人患才
少公患才多錦心繡口鬱成卍字之輪毫相珠光悉
本潔肰之氣和尚所爲古文抑又難言之也古文之
盡美盡善莫如左國其法變化不測其次莫如史記
前漢書史記崢嶸漢書整密唐推昌黎柳州宋稱六
一東坡肰東坡之一筆直掃而欲如昌黎多方出奇
不可得矣六一之清流縈折而欲如長沙一氣渾成
其又可得耶元明以來多出摹倣策曰餖飣紛肰壘

見有博學者束於典故前賢所未及者則不敢言寡
學者溺於流俗前賢所已道者又不能省貿貿焉無
不以壇坫自雄輒爲高論亦知墻外離間有曉事者
從而竊聽之以嗤其後乎生前以勢位流逼末後與
眼光消殞比比肰也和尚爲諸生時既多讀百家書
又透向上一着故信手成文處處臻至如岱宗出雲
層層動蕩滄溟浴日轉物光華肰未能盡其形容也
和尚平日好誦華嚴大經直在萬花樓上建領出水
一滴成大法雨一四天下無不周遍銀面阿難亦當
韜韜復工臨池得晉唐神骨偶落一字人爭寶之習

永懷素又在下風總之在和尚光明中悉爲餘事矣
嗟乎和尚與梅村同一諸生也一以諸生而爲祭酒
一以諸生而爲法王一在水天玉振金聲一在法窟
孤松峭壁梅村或有並馳和尚永無第二和尚較梅
村止少廷對一策梅村較和尚失卻法語一大帙矣
肰二公道義水乳始終無間不啻如道林玄度遠公
柴桑永叔明教子瞻佛印而已也余今幸得親見庐
其集因并及之

濟顛本傳序

晦山顯

維摩云菩薩住於生死不爲汙行而布袋濟顛酒仙

蜆子竟爲汙行者何邶哀以既證果人欲度執相凡
夫不得不隱聖現劣故也濟顛本天台羅漢示跡塵
中出家靈隱繼遷淨慈蹤跡最爲奇特子嘗謂因中
果地二種行事迥不相同果地中人示爲汙行便顯
神通貌混凡夫旋彰靈異決不與癡闇愚夫同一顛
倒而迷惑也今以因中人冒果地相不過獅蟲狐種
敗壞僧儀而已何足爲正人所齒錄哉近世有等魔
禪口說宗教妄餐酒肉以爲吾學濟顛也此雖可學
而濟顛來蹤去跡種種奇特能學否耶濟顛示夢太
后口吐佛金乃至觸境逢緣現種種神通三昧能學

否耶濟顛錦繡蟠胸出口珠玉盡大地儒釋皆讓一頭地能學否耶此不能學而徒學其餐酒肉一種眞泥蛇學龍必至全身敗露識法者懼矣濟顛行實杭地向有小說語雖近俚事事皆實余門人翬堂刪其俚俗彙成本傳以流布道俗則又爲靈隱淨慈增一段佳話也

跋

跋中興靈隱寺碑

晦山顯

名山祖席方內星列肰當門奇石堆青冷泉漾碧景地絕勝未有過靈隱者住持禪祖諸方以代著者皆

百數以內獨此山大老如文喜明教暗堂密菴等至百三十餘代禪祖鼎盛亦未有過靈隱者古人稱天下勝處良不虛也余乙酉春初至靈隱寺適中衰殿堂荒落避逅五松房萬壑公虔向余禮拜請余後必住靈隱余心異之已丑寺中眾耆宿請先師其老人重興祖席余以板首依輔兩春私慮功業浩大落落難台庚寅上匡廬旋住雲居十載己亥歸祝老人六帀壽則法堂各堂寮大半改觀矣獨大雄殿燬道俗寒心余返雲居又遷四祖復入載奉老人命歸補靈山則殿閣嵯峨金碧瑰麗天王殿方丈同日鼎興各

堂寮從室四望鏟砌即鬼輸神運捷不至此昉呼貝老人苦心於上寸椽口瓦罔非血汗眾執事議力於下手痛足裂盡瘁一時卒致重興偉勳蓋天蓋地口碑藉頌亘古亘今豈非曠世奇功也哉茲三韓護法瑞五王公爲文樹豐碑頌老人功績佐以天璧胡公妙筆鳳彩黃君佳勒並堪不朽余喜老人事竟成萬壑公先見越二紀有餘至今方驗也皆靈山異事敢志顛末以告來者

啓

杭城眾護法請晦和尚住持靈隱啓

寶鐸凌空法海之金城永峙翔雲丕顯珠林之香樹常森在西土之給園望南州之法象鷲嶺仰賴大眾騰歡恭惟願雲大和尚藝苑雄師瑯舊姓精心白業實廬壑之遠公砥柱洪流比天台之智者況臨濟之眞傳在此兼萬峰之乳水昭昉自昔松源之祖孫繫一絲於九鼎嗣後竹泉之兄弟炳三乘於五鉢在臨濟宿有傳燈于今日允新嗣法唯和尚寶筏金輪蚤照耀於三千大眾則我等青鞋布襪將從事於十八高賢屆茲日吉伫候雲軿將見飛雨彌天永明之書不墜慧雲布野梁嵩之道攸傳某等無任翹額之

至

徑山兩序請啓

竊惟無文田子久模糊新恃天山之洗刷有待插竿
方建豎共欣月窟之莊嚴業期纘述西江開讓老之
傳功在成褫溥沱大運公之後恭惟四祖和尚猊座
泗水遺珠靈山聖衛句呈銀椀赴雲門之迅機力坐
金輪通楊岐之正脈王老師兒孫定徧天下大醫祖
門戶已壓人寰不獨山頭老漢屬意川勤凡在室內
雁行舉推文遂茲者靈隱名藍虎林大刹風雨拮据
老人二十年之堂搆山川形勝臨濟千百世之箕裘

堂頭扶笻茗水已入大眾泥首冷泉共祈流遠
用是眾等仰承師命俯率同參虛直指之法席伫俟
飛錫淩空輔徑塢之祖庭會望全身就父貴脩分宮
銀鶴高衝霄漢强枝內附瑤闕勢不他崇野猿拱筆
好賡駱丞風雅之音巖桂雨華更續理公燕寂之說
拂峰頭之雕鶩無虞無貳敢煩卧而治之寄江上之
鯉魚既再既三惟冀至則行矣臨楮無任瞻企之至

杭城眾護法紳衿請晦和尚回靈隱啓

瓣蘆流去相傳波上之杯老石飛來應伴鶴前之錫
靈山勝會在靈鷲以重開西土樂邦到西湖而巖在

祖席締結婆心風吹舟葉飄行千里之瓢位定瑠璃
化出五方之座威儀遍於虎象歡喜動乎人天臨啟
無任翹企

塔銘

重建靈隱具德大和尚塔銘　吳偉業梁溪梅村

自佛法入中國漸被江南宋元以來浙河東西分立
五山十刹靈隱實居其最歷代禪祖如無着喜永明
壽明教嵩密菴傑諸老百、四十代雲興川湧甲冠諸
方

本朝御籙之初我具德大和尚用臨濟宗旨敷揚正

法眼藏而靈隱廼熾肰其復興其既也遷席於雙徑順世於天甯而道價攸崇靈骨是安始終於此山爲不朽於是嗣法弟子晦山顯公件繫梵行屬其友吳偉業曰子屬與吾師遊塔有刻文非子不足傳信石已具敢請偉業遜謝弗獲伏而思曰夫像法之有盛衰猶生相之有起滅也興復則重來懸記坐脫則末後證明皆所以開導有情表彰正覺今以和尚之功用莊嚴遷化殊特烏可不標舉大端昭示來禩乎且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年矣猶記晦山初經薙染和尚結制甫里之海藏時緇素大集余隨眾禮足

開誘殷勤自慚鈍根無能追隨參學今竊有餘幸獲以世諦文字效奉揚于萬一晦山之師猶吾師也其何敢辭按師諱弘禮號具德生於紹興山陰之張氏世稱著姓明狀元陽和先生元忭其族也從祖父徙會城幼好與黃冠遊有紫陽洞蘇道者教以息養方頗本天台小止觀與首楞嚴胎合師因讀是經而發正信遂投普陀寶華菴仲雅師祝髮三峰漢月藏禪師則所從記莂授以臨濟正宗者也濟宗在明初法運中微漢公出從折竹洞悟徹盡法淵後乃得源流於金粟悟和尚而其始終加護者則在孚綱宗綱宗

新之王公大人施者爰集購殿材于大山深谷鉅數十圍人力罕致一夕雷雨大作暴水泛漲浮湧畢出缺一石柱五顯神示夢募至遂以辛丑七月大殿與天王殿同日鼎興殿成鉅麗甲天下餘五百羅漢殿及法堂方丈羣寮從舍重樓複閣次第布置繡錯星羅自有靈山以來興建稱絕盛矣又斥其餘力葺浙之廣孝安隱法相靈峰正等諸寺而徑山頻以興復請師乃招晦山于黃梅四祖以靈隱付之自住徑山將大興法席爲巨渤公封塔再往天竺臨行機語皆似息機投老報齡將近者既至甫七日預刻碣爲齋

期寂前一日搭衣禮佛夜過半談笑如平時五鼓易新衣呼侍司隨我上方去從者到遲頓足一下端肰坐逝時丁未十月之十九日也最師之生平有奮迅之力有溫和之智有眞實了義有無礙辯才故能上以承當佛祖下以興建巨功而鍛鍊學人尤推爲莫及蓋佛法自馬祖以後大慧以前正令接物皆顯大機大用三峰始修舉行之而師更極變化於莫測故淺學初機與大乘法器舉不能越其範圍師嘗語晦山曰綱宗者人能講我能用先師當日鉗鎚晚年始獲其益此卽我三峰家法也嗟乎今人以分別覺路者曰知解建立行業者曰有爲師講求宗旨分條析理不落言詮千差萬別總歸一源故能超情離見迴脫生死不可謂之知解也師願力廣大攝受經營能以無着心應一切物視飛樓湧殿食輸萬指與單丁草舍了無以異功德克就蹤屣去之不可謂之有爲也若師者豈非天縱以開闢宗乘接末法爲當代第一宗匠也哉得法弟子首巨渤恒主天竺次晦山顯今補位靈隱次部玉璞紫蓋衡三目淵若相有最後御宗聖膺付囑者共六十八人當靈龕東歸徑山固請晦山及諸弟子念師二十年拮据大功託於此

山且枚筮之亦惟靈隱慧日軒吉爰用戊申八月二十六日奉全身入塔緇素畢會咸歎爲允鳴呼法席有盛衰而大道偕此山無終極和尙至德豐功固無假於斯文乃千百世下摩挲其日月考較其行履并余與晦山締出世之交亦得附佛法以垂永久則此碑之作又烏可弗詳乎師世壽六十有八僧臘四十七銘曰靈鷲何年來玲瓏大佛智幸遭威音喝故得不飛去龍湫日噴薄徹骨松風寒清冷常不竭師心如此泉小悟攬鏡光大悟擔夯杖覿面更轉肩有相參無相乃復三玄要乃用五綱宗千聖縱復出此理

罔不同建飯決懸河辯才信無礙不現文句身而得
大自在白椎告四眾佛法無容情手持吹毛劍把定
迷塗津願以清淨心而作廣太事於一彈指頃攝受
緣孔熾公候諸宰執都護大將軍橐駝載法施解放
韝中鷹香華結慈雲鐘魚答天籟婦孺布金錢屠沽
請法戒壇柘三十圍絕壑封雲煙越俄聞鬼語將以
供諸天八龍騁威神夜半雷雨送湍水嶸巖齊邪許
力不用觚稜截虹霓丹艧蒸雲霞變現兜率宮週滿
恒河沙祝釐辈　丕圖皈依發正信白象棒金輪青
蓮演佛乘功成已不有道在我且行泊肰入滅度便

是娑羅林是謂大堅忍是謂正知覺世幻等微塵去
住總不着顧惟有情眾俯仰於茲山拳石本灌莽冷
泉空潺湲念以何因緣成此功德聚靈骨於焉藏理
在不思議日色起滄海潮聲來浙江吉祥殊勝地寂
滅光明幢我爲作此銘刻諸無縫塔曠劫長不磨烟
照塵刹

塔表

重興靈隱具德老和尚全身塔表　張立廉

惟臨濟第三十二傳有應期挺生現大人相以山海
爲胸襟視道俗如一子徧塵徧界普利含生成始成
終得全善逝者爲靈隱具德禮和尚迹其椎拂之下
波沸雲蒸杖履所臨天垂地湧不起寂滅安居之座
變現釋梵龍天之宮辨鐵石身心爲人天師表故十
坐道場不以爲煩五千參徒不以爲眾繁興大用不
爲疲勞撤手便行不爲迅疾應機則玉轉珠回御物
則颺颱電墜風雷動地更呈鱗爪之威杯勺皆霖況
鼓滄溟之勢四攝周足三學浩歸法運奮興化儀斯
存師諱弘禮字具德族姓張氏世籍會稽出紫巖
里名移貴幼躭道術篤好參尋初依玄教以發機繼
讀楞嚴爲了義旋窮梵冊博究圓宗悟念想根爲生

死本采菽初從外道聞法回心釋尊始學阿藍知非
便捨於是陟普陀嶺依仲雅師始預僧流旋歸講肆
適先三峰漢老人開法安隱遂詣力參初究本來面
目從窺鏡處照破娘生面皮復研向上綱宗於扁擔
頭悟得自家活計從上作略一時現前徵詰橫機神
鋒迅發運鎚腦後室中呼聲頭之禪挂劍眉間諸方
傳鐵嘴之號馬駒蹋踏天下大樹蔭覆域中三峰遂
以源流殷勤囑累經藏禪海賞物外之南泉彩鳳鐵
蛇識滅宗之佛果師受最後記荷出格成礪盛美
多端非人能及撮言大節略有其五得法以後下板

雜務備歷炎霜混跡服勤不辭荼蓼灰頭土面隱在窟之嵷岫槽廠磨坊戢摩空之毛羽如昔者踏碓求師負舂續祖大潙契機於典座雪峰密證於飯頭古有其人乃今親見師之晦跡退藏眞實妙行爲不可及者一初住寺坪旋居廣孝其傾身就鍛之眾皆忘形死心之徒克究先宗激揚本分學徒近百省發多人卽屋撤珍珠儼楊岐樹下之韻而人多瓌瑋有妙喜洋嶼之風已而寺遭交爭鄰僧搆訟乃應請而主安隱復受囑而蒞顯宣行道維揚旺化江北若興化之昭陽天長之毘尼秦郵之地藏學眾翕集禪風盛

行次住天寧萃五千衲子之緣拈百億瓊花之偈後受請靈隱佛日二大祖庭分化兩山眾恒萬指花靈隱日於廣大林中插標結界衢繁窟內敷座安居馴致華心彌興悲願法堂甫就大殿告災師奮身營搆庀材鳩工神物護呵遐邇輻輳三載奏績百廢具興梯山通道致材木者千章朋角投懷效技能者億計六種翕應四部奔騰兩殿上梁傾城畢赴殷雷震谷邪許沸天締搆之緣近古鮮覩時當像季塔寺靡堅茲乃能移浮幢墜于掌上湧寶刹于毫端緬鷲嶺之莊嚴奉優填之相好界內堂閣位置綿連門外坊亭次第鼎建復以餘力分應他方殿宇需材隨宜散布師之苦身殘力感殊勝報緣爲不可及者二洪永以來宗風如綫至先天童單拈一棒直捷提持三峰乃剖扶綱宗譏防訛濫自是緇林禪會撥草憧憧漸水吳山趨風浩浩顧以宗旨詰難彼此辯爭雖兩世應機不無少異而濟宗再起話乃大圓皆間出偉人弘暨末法者也師以苦身操履初不留意辭章而天資絕人慧辯無礙據座說法餅瀉河懸矢口成篇波瀾綺互稱性吐露縱奪坒洋深辨來風窾綮洞中至普說大篇如長江萬里巨浪千尋擬諸大慧中峰庶幾生及者三師既苦參廊牀復究先德洪規一生苦心尤工鍛鍊座下常餘千眾室中曲被三根打鎖敲枷多方剝換驅耕奪食不主故常爐韝一開英靈麕集常以雲門拄杖高峰枕子話激發英衲扶豎法幢箭定天山籌盈石室死偷心於鐵牛機下放全身於汗馬叢邊師之爲法來人光前啟後其不可及者四師最後應徑山請卽以靈隱院事囑法嗣四祖顯公繼席得人成功不處丁未十月言從雙徑前往天寧普接

羣機甫經七日忽爾設供禮佛易衣辭眾臨化隔宿垂誡學眾劇話三更遂以十九日丑時言往上方端坐告寂化後頂門火熱面目如生兩山禪眾爭迎究竟龍闡靈隱遂定基方丈東之慧日軒以戊申八月入塔全身不散光流雙樹之圖爪髮中分花雨諸天之座師之預知報謝脫灑自由初終一如首尾端正又末法所僅見也師生於萬厤庚子終康熙丁未世壽六十有八僧臘若干嗣法得人最盛自己丑歲囑巨渤恒晦山顯二人厥後相續付授六十餘人多分化一方紹隆不絕而師深慈平等洞無町畦同門法

屬視均眞子參學萬指利鈍千差誨誘忘疲解推無問遇有疾者輒處方用藥卽乍到者亦旦過如歸故得百城傾心萬眾竭力間有颺去仍復來歸師之菩薩行願平等垂慈其不可及者五廉昔從甫里海藏依止一期晨夕提持開我蒙吝因得預聞橫說豎說之奇用鈎用錐之捷盌果葫蘆之移換萬頃百折之汪洋故得霆震大千風行無兩眾務紛應神觀湛然攝受彌寬威稜莫犯而總銷鎔於大悲願海信乎其不可及也已新靈隱顯公現居冢嗣安奉窣堵因瞻肰蘇君息養之方一本天台小止觀旣成遇西天梵僧謂暗合首楞嚴大師由是向禮山頭深詳化蹟兼以狀示且命撰篇不揣荒愚詮

出西蜀實紫巖先生後也居地名移貴明中葉殿元張元汴號陽和先生爲理學名臣餘通籍爲名人者指不勝屈幼從父兄家杭之郡城業傾銷性不好章句獨喜與黃冠導引之士遊肰官觀挂籍羽流又所竊鄙後於吳山紫陽洞見一蘇姓者終日瞑目危坐或與語不顧見男女圍繞揮令退咸莫測所爲師熟視喜曰此眞吾師矣乃數數潛往咨修煉之術不數月遂盡其底蘊蘇君大喜以爲此眞仙骨非凡流也肰蘇君息養之方一本天台小止觀昔智者大師著

禮山頭深詳化蹟兼以狀示且命撰篇不揣荒愚詮次如上適有持師頂相屬題幀首者復述贊云雨驟霜薪服勞第一嶽倒淞傾說法第一地負海涵安眾第一雲輸川委福報第一鳳翥龍騫得人第一更有一事稱第一妙德空生讀不及無夢無想忽掀騰明如日兮黑如漆於戲示生乘願鴈歷留寒水之蹤徇壙據詞烏鳶飛空之跡徒勞描邈曷測高深績譜傳燈特標僧寶更以俟之具眼操筆若大年寂音者

行狀

本師具德老和尙行狀

師諱弘禮字具德生緣會稽張氏張爲越州巨族系

西頂禮十有八年冀經東來一爲印證師默計云彼未獲楞嚴尚勤求如此今現流通何爲不觀覽修習乎卽見楞嚴讀之憬然悟悔曰吾所守者正生死本非出生死之正路也遂力辭蘇師登普陀依寶華菴仲雅師薙削日習楞嚴一日以經中疑義質本師師曰吾僅知句逗焉能會義師又歎曰若不解義習讀何益於是又辭師渡海依仲菴法師於玉山聽講楞嚴復聞雲門湛和尚於安隱起禪期師先渡江求單屆期湛和尚忽圓寂時座元漢老和尚新受囑於金粟四眾卽請開法師於堂中晝夜苦參本來面目迴

無入處計窮力盡疑悶不已偶案頭有鏡師俯首一窺忽有同參背後一推云照破你老面皮師猛然開悟疑團頓豁入方丈呈解大爲稱賞自此機思迅利應對敏捷儕輩皆憚之期畢隨漢老人入三峰凡叢林力作苦務無不身任仍不廢參請一日漢老人上堂師出云一箭射紅心請師高著眼老人回頭問侍者事師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老人云你試轉轉看師云九烏射盡忘俱喪鋒鏑消爲日月光老人連打三棒師云一柄干將劍惟師用得親禮拜歸眾又一日老人舉藥山弄獅子話師出作禮老人云我今要弄獅子尾巴麼便下座師云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看取雙獅輥繡毬時宗門久衰禪風初唱大略所重單在根本謂之鑪鞴覺而於從上諸祖大機大用五家綱宗臨濟七事尚未提起如漢家禮樂未定初事綿蕞所謂雲雷屯而天造草昧時也三峰老人從折竹聲

矣師始聞其說時時究心昏悶莫入後充圊頭忽一日運糞至圊房以用心太過誤走向太湖肩重擔下高坡力疲不能下驀於轉肩時扁擔頭跳幾跳撞頭見太湖忽然悟得自家活計而於綱宗手眼臨濟機用若十日並照矣自是機鋒迅捷莫能抵觸隨口啐啄如是者再三時師充維那因抵牾而去師自重用玄要等法廓然通貫首尾洞達始知古人於向上啄洞中肯綮同輩皆稱具鐵觜卽於漢老人亦橫機無所讓一日老人喚師入方丈垂數百問師矢口立應一無折挫老人竪鐵面不許可師心亦不服語人詰辯如是者再三時師充維那因抵牾而去師自重

重透入後具大機用牙爪毒辣能擒啄龍象在三峰老人會下稱飽參者經師旁敲暗擊一挺一拶豁然脫轍者不知凡幾間有一二承付囑豎門庭者初扣關擊節皆出師手也師雖去念老人法乳時時反顧後老人入死關復奔回玄墓老人遂以衣拂并源流法偈付之勉師收藏骨徒破斷法魔爲吾宗作大蝿子偈曰住山養得機緣熟多覓眞眞鐵骨禪莫負老僧珍重付痛除魔外作眞傳付畢老人旋示寂師守喪畢輔安隱潭吉忍和尙爲西堂時潭師負恙師爲調治內外錐鍛衲子致道風靄著因太白有七闢之說師與安隱門授筆記著五宗救以扶三峰法道海內衲子始知正法眼藏臨濟一宗綿亘古今自有七事手眼瀉仰曹洞雲門法眼開宗垂久自有五家宗旨不止一機一境單提鑪鞴可以唐突從上諸老也

潭和尙逝後師回會稽住靜雲門山時念臺劉公請住廣孝寺師進住刀耕火種火雖止百皆諸方角立眞參衲子師握竹篦下手烹鍛朝椎暮栘省悟多人時天童密老人門庭浩大雷震寰中師孤撐爐鞴門風壁立祖孫甘露門不多讓也後因闖寺路鄰僧搆訟司理卧子陳公直其事師拂衣過東陽住寺基坪旋應請住臨平安隱值同法澹予垣和尙臨寂囑住皋亭顯宗師住後爲創建大雄天王兩殿百廢具舉甲申冬顯初參師於此入門禪風凜肰道氣徹骨雖頹垣敗屋衲子愛戴傾動諸方仰師法道者遍大江南北已而師渡江說法興化黎家巷次開期天長毘尼菴泰興慶雲寺丙戌於秦郵地藏菴開大禪期龍象鱗集三冬了悟者三十餘人次春應維揚天寧大剎請衲子闡風奔驟聚至五千師偈曰五千衲子下揚州百億瓊花笑點頭七尺烏藤行活計憑何面目得風流此一偈薄海內外無不流布是夏師受江北

請轍環一轉所至萬人擠擁揮汗成雨至洗浴水一時呷盡蓋宋明以來爲法門罕見事也秋歸顯密開堂品公扶令出世自受靈隱佛日兩剎請己丑春進靈隱說法三春夏復過天寧度五十誕付首座巨渤一恒兄嗣席天寧冬赴杭州佛日結制臘八日囑付戒顯次春解制復回靈隱嗣後眾恒踰萬指師雖鍛衲子外奮興土木拾礫購壤舉蒼蔚宿莽之地尺寸而鼎興之東西殿堂布置鱗次各有成局建大法堂雄

冠東南靈隱已大改觀矣戊戌大殿燬師與各執事奮身勠力除煨燼庀木石從徽閩溫嚴老山中判數百年巨材積疊如山非人力能致一夕雷雨大水暴漲浮溺畢出少一石柱峨冠者五人自稱五顯示夢杭城屠成鳳募至恰稱師與眾執事經營締搆備嘗荼苦辛丑七月大雄殿與天王殿同時日昇樑遠近緇素捨工者施財者助壺漿者擲簪珥者邪許號踴傾動鄉城百戲攢賀晝夜騰踏飛來峰外市肆盃酒盂飯踊貴百倍亦自古迄今無此盛舉也又以重貲易妙應房建華嚴閣伽藍殿又於北高峰建華光殿

又建合澗橋與飛來峰牌樓而旁及于廣孝法相正等安隱靈峰諸寺一一皆助財建殿蓋因師誓願廣大因緣輻輳不過二十年而殿閣巍峨金碧瑰瑋壯麗甲于神州雖曰重興實同開創繇是諸方道俗推海內龍象都會廣大門庭必以靈隱稱首即數寺宇崢嶸梵宮壯麗亦必以靈隱稱首而師實鉢積寸累聽緣自至成大功勳遂至蓋天蓋地此豈非天授而兼之道力法力也哉丙午冬上乘和尚親到靈隱力請師住徑山師再四遜謝乘翁四番削牘併攜眾檀護書幣堅決敦請師不獲已以季冬望登山振揚祖

令累命使至黃梅四祖促顯東歸補住靈隱顯苦辭不允以丁未清和月進院師親爲交代乃回雙徑八月下浣靈隱以普同塔告成復迎師回寺說法送眾月下浣靈隱以普同塔告成復迎師回寺說法送眾靈骨入塔住七日復返徑山至九月下浣以先許維揚天寧請送巨渤兄入塔遂於廿五日出山至十月十二日入天寧上堂有公案上重添公案語次日上方碩揆弟請齋求師自命日師沉吟曰十九日去十七日堪輿殷自行居士至囑以卜塔後事十八日碩弟復具儀請師陞座師笑曰儀物我收你代我說法我不說法了午後忽命侍司發白金三兩送庫司令

備各殿供傍晚師自搭衣至各殿禮拜示辭謝意夜分猶與各執事談至丙夜迨五更聞鐘即起命以新衣服帽履從頂至踵一一更換呼侍者云隨我上方去坐半餉復呼云說道往上方去還不來頓足一下端肘坐脫時丁未十月十九日丑時分也師生平勝心悲願在建功利生凡衰颯退步話素不喜聞獨南嶽老和尚到山師引座有隱身不現語又圓話付法畢忽令眾參船子覆舟公案天機觸發俱異平昔大眾頗驚疑遂以無疾陡肘脫化亦異矣哉又六七年前接一長老訃音師嫌其去不脫灑一侍者問某和

尙提鼻而去如何師云也涉做作進云鄧隱峰倒化如何師云太煞顯奇進云和尙百年後作麼生師頓足云便與麼去又臨出山上堂說偈末二句云莫道武陵無覓處一條歸路各家分果符所言又異中之異也師幼失學不攻習章句而慧辯天縱每登座說法河懸餅瀉千言不竭起結承接皆有關鍵似精通文字三昧者又悟處超特自性宗通凡接機言句隨扣卽應尖新奇巧出自天肰又敲擊衲子下刃緊湊皆出人頭地不可方物者禪道佛法馬祖至臨濟東山演以及大慧皆顯大機用盛行煅煉元明以降其

說久息至三峰老人恢復五家綱宗復握竹篦重興煅煉至我先師爐鞴愈廣啐啄愈靈擒拏愈辣如五花八門變化錯出故出師門者皆經毒罵險擯深遭移換而卒成大器有時愛護一人任眾人深排痛詆而恬若不知有時無端譏訶一人橫加詬譽致令反唇投謗而猶肰不卹故淺根學者每望崖退去師卻冷眼竊笑決其必返已而果肰師嘗語顯曰諸方是講底綱宗我是用底綱宗故鍛鍊鈍鎚方內獨步慈明楊岐五祖妙喜而後一人而已師敎友愛好扶植法屬以橫山一默和尙爲三峰冢的乃力鍛豁堂兄扶令出世以續其後受顯竇濬和尙託院爲興建叢席又鍛就仁菴義梵音詠兩兄以接之餘瑞光壞峰高麗諸法姪皆與的嗣平等一視極力成褫也師又知醫能切脈每日常苦心看病卽午到挂單有病者亦垂慈診視雖方丈中重價藥味亦不惜也師儉約樸素不好享用自從苦行力作深錐毒鍼得大徹悟故不自處閒寂亦不喜人燕佚不自嬉戲山水習詩歌文字亦不以此敎人日以搬土運甎與學者相擊撞每日波波走各堂寮警策放逸安慰執事不以爲勞晚至徑山愈篋鍥能徒步高山四五十里推本

色宗匠亦區內無兩祖師化後供天竺三日頂門火熱挺身端坐面目如生邦人千萬擁稽首號慟諸弟子輩以陶龕封函顯忝居長又嗣席靈隱念先師二十年血汗大功在靈山仝闔院弟子恭迎靈龕回法堂供奉遵師遺囑請殷自行居士卜塔基於方丈東之慧日軒以戊申年八月二十六日入塔師自廣孝顯寧安隱天竺并江北之慶雲高郵之地藏紹興之華嚴杭州之佛日靈隱徑山凡十坐道場而天長之毘尼蘇州之海藏又在外也付囑法嗣已丑付巨渤恒兄與戒顯次庚寅冬付剖玉璞紫蓋衡三目淵

若相有四兄嗣後漸次付囑照果照靈沼瀰笑魯賢
十力潤五岳玼巢山至堅忍鎧聖可凡白谷喬乾滌
賢碩撰志牖明本懷宗隆在明德卓靈長婺嚴清天
彌廣穆文德衲華貫載一晉佛眉惺慧開圓鄰一慶
乾敏證開之韶大賢靜微旨朗諦輝輅雪澗顯轉凡
禧汝水維稟滌乘獨任雲達方界誠一清句玼日履
先緒石語音青震指洪遂泰介華潔蒸月時鶴風悟
笑拈岳素滌仁岸廣殊谷滌萃鸝雲宏子樵如天越
潛靈陌敏曇璽印覺滌奇圓石宣天南臨弗爲祚古
喬通慤愚慧御宗聖無敬恒慧燈紹珂雪禎法孫開

法者上薩元鵬興源圓極等參上乳如元海瀛鎧善
上思溥受元孝超宗智鎔元器元輿元海并未開法
者若干人師世壽六十有八生於明萬厤庚子六月
十六日戌時示寂於清康熙六年十月十九日丑時
僧臘四十七十會語錄共三十餘卷盛行於世伏覩
當代鴻儒鉅公法門碩匠得賜塔銘刊垂慧日永耀
靈山顯等鏤心剔骨頂戴高深於無極矣謹狀

靈隱寺誌卷七終

武林靈隱寺誌卷之八

詩詠

詩乃心聲有觸即發此風人之旨也凡世間嬉
笑唾罵與夫飲食宴樂皆足以陶寫性靈琢磨
新句而況名勝莊嚴有如武林靈隱者乎鷲峰
小朵載二猿以西來慧理大師懸一瓢於東土
冷泉亭下泉響淙淙桂子月中天香冉冉仰殿
閣之宏制不信人間禮金像之慈容儼肰天上
其他一石一樹一鳥一花今古古往往來來
接引多端暢滌人意興至詩隨沉吟良久有意
無意固已得之不即不離其有會矣爰爲誌詩詠
十二

五言古

三生石　謝靈運

四城有頓躓三世無極已浮歡昧眼前沉憂貫終始
壯齡緩前期頹年迫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雷起
良緣殆未謝時逝不可俟驚擬鷲山侶想祇洹軌
絕瀾飛庭前高林映窗裏禪室棲空觀講宇析妙理
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二寺（唐以前電鴞稱南天竺自論在

挂席浚蓬上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遐興五馬同遊遊
天竺森在眼松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
墨幛隔瑤海當軒瀉歸流詩成倣雲月佳趣滿吳州

題天竺寺　崔顥

晨登天竺山山殿朝陽曉澗泉爭噴薄江岫相縈繞
直上孤頂高平看眾峰小南州十二月地暖冰雪少
青翠滿寒山藤蘿覆冬沼花龕瀑布側青壁石林杪
鳴鐘集人天施飯聚猿鳥洗意歸清淨澄心悟空了
始知世上人萬物一何擾

北高峰　蘇軾

言遊高峰塔蓼食治墊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
霧霏龍谷暝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
稍觀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
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
唯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空藜牀
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傍徨贈別留正布今歲天旱霜

靈隱寺　林逋

山堂氣相合旦暮日秋陰松門韻虛籟靜若鳴瑤琴
舉目羣狀動傾耳百慮沉按部既優暇此時振衣襟
泓澄冷泉色寫我清曠心飄飄白猿聲答我雅正吟

經臺復丹井門蘿嘗徧臨鶴蓋青霞映玉趾蒼苔侵
溫顏照喬木眞性訝幽禽所以仁惠政飛物一何深
灑翰憐絢壁近鴛梅檀林回瞻窣堵峰天半千萬尋

靈隱寺　梅詢知仁和

有靈隱寺詩十首勒石冷泉亭上今存七首

千峰凌紫煙中有梵王闕靈阪樹幽棲塵心自超越
松窗發晉霧桂實墜秋月爭得謝人世茲焉老華髮

右本寺

古寶鳴幽泉蒼崖結虛宇六月期客遊披襟苦徂暑
開窗弄清淺吹竽疑風雨不見白使君煙蘿爲誰語

右冷泉亭

竺慧指此峰飛來自靈鷲猿鳥曾未知煙嵐尚依舊
興亡謾千古天地豈關紐祇恐丹壑移他年卻西走

右飛來峰

鶴髮山中人流水鑿幽石如凭青玉案分遞白雲液
泠泠濺鼎俎琴瑟穿瑤席醉坐三伏中煩襟自消釋

右曲水亭

矯矯淵下龍潛神在靈府雲興雖有時泥沙可長處
陰崖寒氣腥峭壁灼痕古何當救旱暵奮起爲霖雨

右龍泓洞

巨石如芙蕖天朕匪彫飾礴礴峰頂邊嬋娟秋江側
涉川試誰採作彌嘗白惜坐與榮華同正心未嘗易
右蓮華石

古澗飛白雲寂歷不知處風激石上泉僧疑月中樹
微茫認松雪髣髴橫樵路悵望增爾思著著奈煙霧
右呼猿洞

靈隱寺

遵式

乾坤持中樞動運非物圖鬱鬱彼靈鷲飄飄如飛鳧
層空累怪石古木生石虎仁虎終安棲白猿時號呼
錢源注蛟室謝月揚天衢曩喆多遺塵清風來四隅

白猿峰

一白猿峰
人死猶亦亡碧峰空崔嵬六龍馭圓景巨壑流紅埃
今亦看誠古後還思悲哀茲山俯南澗水深影如頹
春篠生嫩筠秋蘭變枯荄芳新林下寺吟此心悠哉

慧洪

飛來峰

意行忽出門欲暗聊執杖雲問飛來峰鷁肰眉睫上
氣勢欲翔舞秀色無千嶂萬物皆我造何從有來往
大干等毫末今古歸俯仰心知日所見皆卽是幻妄
如窺鏡中容容豈他人相願怪胡阿師乃作去來想
此意果是非一笑聲輒放但復臨冷泉舉手弄淸漲

飛來峰

寒峰插天出玲瓏萬菡萏微風起松際怪石勢搖撼
上有百尺松幽花綴紅糝埜猿忽躍出滴下露千點
回首冷泉亭天鏡光瀲瀲平生山水癖如人嗜昌歜
對此一壺酒玉色翻醉臉路逢老衲髮絳袍金光閃
茲山信自佳恨爲緇塵染置之且復醉天竺鼓欽欽

冷泉亭

白珽

靈山本淸淨一泉渟其中靈山孤飛來此水將無同
山影猷不盡照見天玲瓏分明千尺冰不獨疑寒蟲
京洛多風塵到此一洗空炎寒無二心稟有操者風

留肰守空梵萬劫豈終窮驪山有溫泉虛築華淸宮

翠微亭

張履信

朝朝鳥北去夜夜鳥南歸所謀在一食所息在一枝
人生竟何得與鳥同此機身世與思慮泉石良自怡
月上飛來峰更誰登翠微

同項可立宿靈隱寺

黃溍

薄遊厭人境振策窮幽躅理公所開鑿遺蹟在巖麓
秋杪霜葉丹石面寒泉綠仰窺脩上猿攀蘿共相逐
物情一何適人事有羈束卻遇猊峰迴遥望松林曲
前山夜來雨澄雲漲巖谷縹緲辨朱甍禪房帶修竹

故人丹上彦抱被能投宿名篇聊一咏異苦欣共讀
蹉跎未聞道眶勉尚干祿夙有邱壑期吾居幾時卜

飛來峰

靈峰自何來欽欹峙碧鳳羽翮不肯斂時時欲飛動
海雲結輪囷峪岈互勾控虛房綴懸蜂橫梁亘垂蛛
巨靈若雕劊頁宰資玩弄初臨側躬入稍深復軒洞
蹈危若浮槎瞰空疑覆甕霍深日影墜谷轉風馭送
陰深絺衣寒鄙蹋芒屨重班荊趺舊席剜苔記新頌
歸來眠不穩一夜勞噩夢

靈隱寺

顧璘

靈隱寺誌卷八　六

水泛趣已綿山行路仍窕逕遲經層巒花宮冠林杪
峭壁聳微雪下映櫻觀小崖傾樹孤撐亭遠泉垂線
蕭條僧氣閒蕭穆人聲悄來遊屬秋暮蕉葉青婀娜
入徑薰名香憩澗狎幽鳥顧瞻桃源深捐佩苦不早
寄言都城子來者一何少誅茅倘吾遂庶離寰中擾

飛來峰

皇甫濂

吾聞靈鷲峰乃在渤海濱天肰不離琢抱朴全其眞
夜半有力者負之置江津六龍無停轡徙倚若有神
泠泠羣籟響粲粲百花新鬼鑿詎不工象罔已沉淪
玄黃實災木翡翠豈藏身鳥若摧毛羽元邱絕世塵

上北高峰

黃省曾

半涉神已慄極振且逾眩汾埜照可揖山雲詎能掩
蕭周縣界絡江木海光見松表題見清崖間羽棲安
東月已吐暉西驪將隕睨創觀世可遺薄迎情猶眷
翠微搆翳隱初春沃葱蒨殘霞晒彼晚遯谷矜我先
物軌諒有齊意適無所羨逍遙茲永言抒心布明彥

靈鷲看紅葉期沈無回不至同吳伯霖鄒孟陽
方回嚴印持聞子將飲冷泉亭同邵古巷江

邦申分韻得山字

李流芳

故人紅葉下頻期來此山經旬始載酒惆悵不同攀

靈隱寺誌卷八　七

邂逅愜心賞歡焉開容顏寒巖愛晚氣移席臨溪灣
泉光照酒白木葉上衣斑況接隱者論暫令人意閒

冷泉紅樹圖

二十日西湖領略猶未了一朝別子歸使我意悄悄
當我欲別時千山秋已老更得少日留霜深變林杪
子常爲我言靈隱佩葉好千紅與萬紫亂插烟昊
爛肰列錦繡森肰建旃旆一生未得見何異說食飽
至今追昔遊懊殺歸來早豈意今復爾萬事有魔嬈
相牽可奈何是身如籠鳥歸來千日餘昨日試開眺
湖邊小紅樹向人亦嫋嫋轉憶故人遊西湖攬懷抱

開絨讀素書因風爲子道
萬厤癸丑季秋與丹陽周仲純來遊韜光靜坐
三七日而去書二詩紀勝遊云　高攀龍
偶來山中坐兀兀二旬餘心中澹無事宛若生民初
流泉當几席衆山立庭除高樹依巖秀修竹夾路疏
所至得心賞終日欣欣如流光易蹉跎此日良不虛
寄言養性者速駕深山居

其二

落日在平埜悵然懷千秋緬彼臨安區當年棲王侯
樓臺何鬱鬱冠蓋紛相酬一朝世事盡百代成荒邱
徒存指點迹令人心傷憂何如蓬廬士偃息巖壑幽
詩書共朝夕花木遞春秋觴酌洽朋好卧起親鳥鷗
豈不念世故中心自有求生有無窮娛既沒名長流

和高忠憲公韜光菴二首　沈　捷　大臣

結伴巖上宿夢魂恬有餘曉起更清曠再逢開關初
振策登危峰緩步如揩除嶅崎六七人高下密復疏
三休竹樹間共笑畫不如廓然至其頂仰面親太虛
慿覽不欲去欲息難久居
開帙遇前輩慄然悲九秋先生不朽人腐鼠嚇公侯
矢志踵其韻高言誰能酬今日復何日社屋齊蒿邱
異代嗟興亡何如身世憂乾坤一漆室俯仰白日幽
綿彼二三子登眺延窮愁我師佛圖澄狎虎如狎鷗
何必去五嶽目前縱所求當年三七日鴻名千載留

重登韜光步韻七言律

山中雪後瀉春泉竹覓清冷高下眠日上海門懸玉
斗山臨江岸漾清輝琳宮已占大千界仙宅應標尺
五天莫笑老人詩思怯近來筋力減千前

九日同諸友登飛來峰　查繼佐　伊璜

扶笻峰頂快登高千里湖山一望遙黛色敲開靈鷲
石波光飛到浙江潮圖攢翠壑看三竺一鍾醉青楓見
六橋狂嘯直舒天地外滄洲共訂老漁樵

七言古

丁隱君歌　陸龜蒙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捲青蘿衣自言通客持贈
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峭獨話君家最
孤秀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
龍泓瀉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
童雜猿狖去歲猖狂有黃冠官軍驅散無人鬬滿城
奔迸翰之間祇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
錢不值虛云今來利作採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羣

丁隱君丁隱君昂頭且莫變名氏卽日便尋丁隱君

和李杞題靈隱寺　蘇軾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宦遊散其拳宮闕與人間娛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最後靈隱飛來孤喬松百丈蒼髯鬚優優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海圖清風時來驚睡餘遂起羲皇傲兒篷歸時棲鴉正早逋孤煙落日不可逋

冷泉亭送唐林夫　蘇軾

靈隱前三竺後兩澗春深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靈隱寺　恭行已

靈山鑿開山骨路慈雲側把黃金布蜂擎小朵凝華煙井暗葛洪煉丹處洞狼抱子隨人呼竹龍弄珠愁水枯列利相望五天近梵僧往還無時無掃石雲堆命分坐展眼三生容易過李源別棹上瞿塘牧豎唱歌天人和西風昨夜吹蜚秋千年辛苦驚白頭著婆樹下客歸去茶甌打翻方自由

虛白亭　見心復

洞肰一室生虛白包括須彌百千億卧遊恍訝玻璃宮幻出諸天帝青色常作清靜觀廊達含太空水晶寒映座上月玉氣晴射窗間虹神光圓照徹中外萬物朗融無隔礙空明一色鏡涵天觸目如居焰摩界我光此室依靈光闍浮大樹多陰涼門開冷泉境路入無何鄉道人不起那伽定夜明簾捲當銀潢扶過毘耶城超出摩竭方身本無來亦無住那用三萬二

千獅子牀了知有相皆非實明暗色空誰辨的莫教童子窺習禪誤作水光投瓦礫掃除聖解并凡情純清絕點泯見精忽驚兜率夢覺海天曉紅輪輾破琉璃青

北高峰　洪鍾

策杖直上北高顛俯視萬象皆茫肰螺攢翠擁互起伏芙蓉朵朵相爭妍江流東去自今古山勢飛來如鳳舞湖光十里傍城開畫船日日聞簫鼓簫鼓聲和發浩歌人生志節當如何功成身退有明訓乞歸便向山之阿山中風景眞堪樂朋徒詩酒常相約香山

洛社有遺芳誰謂今人不如昨

岣嶁山房

皇甫涍

虎林勝擅飛來峰豁梁亘度名迴龍蒼松迎風鼓琴琴瑟巧石向日開芙蓉中隱仙人鍊鉛蕊虛調豪爾分金水迴行神火退陰魔幻出神珠細如米赫奕光騰五色霓服之壽與天皇齊驅雷逐電護丹鼎竊取應防后羿妻我是青城鶴背客洗頭猶怪南溟窄攀翻靈鷲抱少微暖煙蒸發山花赤彷彿身遊何有鄉萬竿修竹披雲房劈芝饌玉奏鸞簧瓦爐將熟柏鈴香蟠桃酒瀉瓢滿醉卧山中歲月長

贈靈隱晦山大師歌

柯維楨翰周

我昨登匡阜秀絕不可名香爐五老得髣髴屏風九疊煙嵐橫宗雷慧遠近已久東林精舍誰尋盟攬師匡廬咏奇偉洵可驚奔騰飛瀑數千仞矯矯筆力雄相爭前聞黃鶴曾題句蟻視禰衡鸚鵡賦崔顥當年浪得名卻笑青蓮投筆去武林湖山最明秀西域飛來有靈鷲禪席東南說五山祖庭法乳親承授去年持盌來嘉禾余方鼓枻湘江波猊座獅音空遂聽自憐學道常蹉跎頻年苦行役萬里信南北屢欲從彼樹亦如寄吾生應更浮白猿呼不應松露滴獼猴元是西天住飛來莫去休未辭仙佛國好是帝王州

寄杭州宋震使君

貫休

迴避迴欲迷冷泉亭下還相訊應許追蹤舊虎谿

五言律

題靈隱山頂院

綦毋潛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眾香焚且駐西來駕人天日未曛

候仙亭

白居易

蹇步垂朱綬華纓映白鬚何因駐衰老只有且歡娛酒興還應在詩情可便無登山與臨水猶未要人扶

請韜光齋

白居易

青苔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濾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

宿靈隱

白居易

白晝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

飛來峰

賈休

寒步垂朱綬華纓映白鬚何因駐衰老只有且歡娛酒興還應在詩情可便無登山與臨水猶未要人扶

罷郡歸侵暑仍思靈隱居僧房謝朓語寺額葛洪書
月樹猶猴睡山池菡萏舊疏吾皇愛清靜莫便結吾廬

登北高峰塔　潘閬

高峰峰上塔覓上最高層常謂人難到何當我獨登
天香聞不斷海月見微稜懶下紅塵路重來恐未能

冷泉亭　陸游

泉聲飛出閘逶迤絲陰間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
草欹疑石墜水定見魚還誰得同龜鶴遊吟半日閒

飛來峰　林景熙

何年移竺國秀色發稜層清極不知夏虛中欲晤僧

樹幽嵐氣重泉落乳花凝猶憶烹茶處閒來話葛藤

北高峰　唐玄英

絕頂無煩暑登高三伏中深蘿斜透日喬木更含風
山壘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那知茲夕興不與古人同

靈隱蓬萊堂　孫雄

堂開金色界梵客好鉤簾山影碧侵座水聲清遶簷
彩雲埋石腳珠露泣松髯終擬攜孤笛凭欄喚玉蟾

秋日靈山雨後作　道諫

金風臨北牖蕭瑟動輕衣雨歇千峰翠煙飛萬木稀
殘紅桂秋水獨鳥下荊扉欹枕長歌罷悠然月色微

飛來峰　黃省曾

洞室曲仍曲峰椒奇復奇賦華形不似遊習勝還迷
陰廊連碧殿清磬雜疏鐘回首夕陽晚煙霞鎖亂峰

冷泉夜坐　趙師秀

眾境碧沉沉前峰月正臨樓鐘晴聽磬池水夜觀深
清淨非人世虛空見佛心卻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

冷泉亭　知圓

幽亭無俗狀清駛滌煩襟砌壓寒流淺簷分積翠深
晚花開照影古木冷垂陰凭檻不能去澄澄發靜吟

宿靈隱寺曉起　王問

看山逢雨色猶得住招提獨悟虛爲性方知往是迷
澗從窗下落鶯在霧中啼微梵來金界冥冥隔竺西

宿歸雲菴　孫一元

夜久無羣動詩成偶自言上方鐘磬盡山月落前軒

靈隱寺　孫一元

谷口隱青松深山路幾重高峰停落日流水和踈鐘
樹古殘霞斷雲歸一雁衝冷泉亭上坐歌嘯每從容

秋日鷲山雨後作

金風臨北牖蕭瑟動輕衣雨歇千峰翠煙飛萬木稀
殘紅桂秋水獨鳥下荊扉欹枕長歌罷悠然月色微

飛來峰　黃省曾

洞室曲仍曲峰椒奇復奇賦華形不似遊習勝還迷
陰廊連碧殿清磬雜疏鐘回首夕陽晚煙霞鎖亂峰

西鶯應宜記東壺諒可齊至今盤鬱境猶似歎靈棲

韜光菴

高閣迴塵氣迢遙積翠分漁歌湖上起夜梵谷中聞

竟夕唯清籟諸天盡白雲倘逢鸞鶴侶從此更離羣

至靈隱寺

改朔逢流火輕舟湖上行兩峰爭出沒一水隔陰晴

寺寺藏雲氣家家枕澗聲不辭沾法雨來謁古先生

靈隱寺

兩僧飛錫地鷲嶺幾時分古寺唯黃葉秋山自白雲

雨花空外落潮信定中聞便欲吹笙去清霄鸞鶴羣

韜光菴

虛閣倚岩甍高秋氣況清亂山圍郭小一水接江遙

峰勢全欺寺鐘聲半雜潮平生邱壑興齋罷宿僧寮

岣嶁山房

窈窕此山中巖房一徑通飛泉時帶雨拂響坐臨風

人靜禪初梵天高月正空凄清聊奏曲人世已鴻蒙

岣嶁山房

吳越新投社山中覓故侯白雲僧借榻黃葉客登樓

月出境逾靜溪深水自流翻憐鐘磬發破此一林幽

韜光菴

張蔚然

空王臺殿後何意有珠宮山轉疑無徑樓高望不窮

江濤流日夜海色上虛空秋月懸孤嶂婆娑滿桂叢

五寺橋望諸雲泉怡老處

陳實

瀑水當禪境流雲度石橋松杉晴作雨唄梵夜聞潮

謝朓空文藻鍾期又寂寥迴觀飛鶴去莫負白雲招

靈隱寺暮歸

白珩

山色晚蒼蒼山門下夕陽拂林飄桐葉新月到禪牀

逕出千峰秀亭迴一澗長淹留不可極露溼薜衣裳

贈僧住靈隱

虞淳熙

象工來石室寶跡繫金繩六度初行忍三皈始見僧

松雲空宿障鶯日望朝升桂子秋風裏披衣拜駱丞

送僧住靈隱

夏衡

尋芳來上國振錫復南還一鉢隨緣飯孤燈到處禪

晚風青豆雨秋水白蘋煙後夜鐘聲斷相思湖水邊

靈隱寺

葉向高

山行情不厭暑入景偏宜古刹依靈壁閒雲近酒巵

逢僧能識字對客善題詩蹤跡能如此吾生媿鹿麋

遊靈隱寺

王思任

靈隱一孤峰菴菴疊翠重僧泉依竹驛仙屋破雲峰

綠暗天俱貴山寒月不濃澗橋秋倚處忽一磬溪鐘

飛來峰

何代飛來此空濛鬱亂青千奇靈鷲石一碧冷泉亭
壁破盤螺髻幢高湧梵經有僧孤頂住夜半火浮星

泠泉亭

靈鷲眞邱壑當門水石香亭幽人影靜泉泠容心涼
古碧澄毛髮空青照殿堂高賢時策杖一坐到斜陽

慧理開山祖塔在迴龍橋道左

欲表靈峰異迦維特地來雙猿呼洞出五寺鑿雲開
石塔當溪口全身聽壑雷到山先覩面誰慮沒荒萊

明教嵩禪師塔在寺西永安塢

五相傳堅固遺幢號永安鴻文三藏吼鐵骨一龕寒
佛日弓裘在靈山風樹看法王留王氣萬古卓雲端

蓮花峰

崔嵬最高頂奇石水經傳亂吸千峰翠平開十丈蓮
冰霜鮮臘月臺座逼空天信是靈山物拈來不記年

神尼舍利塔

塔在飛來峰巽角尼名智仙曾撫隋文帝帝
即位勅建塔藏其舍利插漢浮圖古傳來隋代尼神通仙佛母襁褓帝王兒
鬧市知天子深宮禮聖師靈山藏舍利斑剝故朝碑

五代錢鏐王爲永師大師建
矗立如雙闕浮圖聳殿陰悉檀錢氏物標榜永明心
八面雕鏤古千齡剝繡深巨鼇擎不倦劫海擁獅林

山門外石幢

高幢垂五代端拱寺門雄地湧虬蟠角天成神鬼工
蓮花開仰覆佛頂峙西東卓出靈峰半招搖雲霧中

漢松

古寺青垂蓋崢嶸秀五松似浮羅漢影幸免大夫封
冰鐵開禪虎支離類老龍一株臨濟後高蔭屬靈峰

濟顯祖師

怪爾眞羅漢縱橫魔佛間師尊一瞎老顯盡兩名山
詩偈天肰韻神通牛雜頑金身披破衲頂禮欲開顏

韜光

盛伏投糈舍居肰到冷扉一池龍噴雪四座瀑侵衣
金地蓮時放晴堦雨暗飛眞禪高韻在歎息仰餘暉

石筍峰

何人輪巨釜斬劈卓雲峰玉版撐孤壑蒼煙破幾重
抽條難宿鳳驚雨欲成龍怪絕懸崖處偏留此異蹤

冷泉亭

奕山萃

滴瀝辭雲竇渌澄北檻陰亭餘玉局墨記載樂天登
影浸松杉古光回殿閣沉高軒如到此六月已寒心

慧理祖塔

爲問開山祖雙猿洞未封全身當谷口一塔壓迴龍
錫挂西天月雷轟鷲嶺鐘欲知眞面目溪水盡朝宗

七言律

靈隱寺

司空曙

青山古寺遠煙波石磴盤空鳥道過百尺金身開鑿
壁萬龕燈焰隔煙蘿雲生客到侵衣溼花落僧前覆
地多不與方袍同結足下歸塵世竟如何

靈隱寺

賈島

峰前峰後寺初秋絕頂高牕見沃洲人在定中聞蟋
蟀鶴曾棲處挂獼猴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
石樓心欲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

靈隱寺

白居易

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
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
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辭白太守齋

韜光

山僧埜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
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
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驚鶯囀翠樓前

立秋宿寺

蘇軾

百重堆案擘身閒一葉秋聲對榻眠牀下雪霜侵戶
月枕中琴筑落堦泉嶇嶇世味當應遍寂寞山棲老
漸便惟有憫農心尙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中秋分桂贈楊元素

月缺霜濃細蘂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驚峰子落驚前
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斧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鬬
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汎舟入靈隱

林逋

水天相映淡溟溶隔水青山無數重白鳥背人秋自
遠蒼煙和樹曉來濃桐廬道次七里瀨彭蠡湖邊五
老峰輟棹遲回歸未得上方精舍動疏鐘

宿永安遇雨

楊蟠

九里松門雪過時籃輿嫂嫂礙松枝雨留宿客還斜
落風送行人卻倒吹華表忽驚黃鶴過耳中猶聽白
猿悲來朝弗着登山屐恐被人呼謝客兒

和楊蟠宿永安遇雨

契嵩

巖維靈徹出山時被雨曾聞礙木枝樹杪霜寒何足

畏管中春色亦堪吹風寒鐘韻疑還散水激溪聲咽
又悲闕草塋童君莫笑初平原是牧羊兒

歲暮値雪焚香獨坐有懷章安楊公蟠錢湖草
堂沙門惟悟

檐外鷩風鬧烏歸窗前獨坐事還稀初看麻日新年
近喜見山林聚雪飛但憶故人能有詠寔懷入客此
無衣鮑昭湯老能乘興城郭何如在翠微

和契嵩有懷二公之作　惟悟

道安獨繼襄陽踵詩好慵窺湍畫評竹屋數間經幾
載草衣三事倣平生縱陪林下收孤迹難學人間走

大名燈火已殘談未倦曉風斜雨打窗聲

見山亭　張商英

簾捲疏煙醉眼開浮雲飛盡見崔嵬苦遭嵐氣遮藏
久深謝清風引致來丹桂有時明月滿舊山無路白
猿哀禪僧詰我眞空理心火茫茫一夜灰

靈隱訪舊　恭行已

西風倦客懶馳奔今日扶藜偶出門未學道林歸養
馬且尋慧理去呼猿早行九里松多老舊坐三生石
尚温勸爾更添茶一盌此情須向此時論

汎舟入靈隱寺　楊維楨

九里松關一逕深修廊千尺畫沉沉佛安瑪瑙沉香
座僧住栴檀紫竹林南北高峰天外筆東西流水屋
頭琴冷泉亭畔閑盤礴洗盡平生名利心

過鷲峰贈勤上人　楊維楨

高林初日散煙霏客亭前多翠微湖上海門獅子
吼山來天竺鳳凰飛胡僧譚咒花生舌木客題詩葉
滿衣誰識道人眞樂意九溪溪上御風歸

集慶寺　仇遠

半生三宿此招提眼底交遊更有誰顧愷謾留金粟
影杜陵忍賦玉華詩旋烹紫筍猶含穎自摘青茶未

展旗聽徹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送復見心返杭兼柬張伯雨　虞集

春雨西江漲百川裝又上浙東船行尋龍卧雲生
徑坐聽猿吟月浸泉客裏有詩煩爲寄山中何法可
相傳故人或者尋張紱鼻涕垂頤雪滿肩

飛來峰　朱右

每怪青山行不動誰傳靈鷲遠飛來地幽合得芙蓉
朵神異眞疑鬼物胎碧玉洞虛留日月黃金世近拱
樓臺年來悟得推移訣時把乾坤運一迴

贈靈鷲勤上人　張紳

靈鷲禪房我所思可堪春晚送勤師半山啼鳥煙霞裏一路落花風雨時定有猿看窗外筆應知苔讖壁間詩門前曲徑通三竺欲向中天采石芝

觀魯侍郎冷泉亭放猿　錢思復

飛來峰上又成羣好事誰無魯使君金鎖曾經湘岸雨黑衣猶帶峽山雲不應淚落舟中聽只許禪餘石上聞千尺長松挂孤影夜深山月白紛紛

靈隱寺　張翥

石梁澗水溼蒼苔陰洞旁穿澗底回殿閣瓊瑤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住猿認人呼下樹來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尚徘徊

贈來復　王禹

蓮華峰下天香樹吹老西風幾度秋僧寶師眞弘覺範詩窮我亦孟參謀文章宇宙千年事身世江湖萬里舟甚欲相期石橋路更須同訪羽人邱

靈鷲山

西湖之西天竺深天香滿峰多桂林老猿引子下高樹流水與雲來遠岑上方已變劫灰黑古洞長帶秋嵐陰清輝娛人且歸去後夜月明重來尋

冷泉亭　董嗣杲

小朵峰前玉鏡寒幾回倚杖聽潺湲筑公飲澗非凡水惠理呼猿在此山亭角靜依金刹古樹深涼卧石闌閒無因可洗人間熱時御清風照影還

靈隱寺　張寧

秋日秋山景色微秋來風景解人稀泉通金谷清偏冷峰出雙林峻欲飛黃葉下封遊客路白雲閒護定僧扉人生晚節須當惜暢飲何妨到夕輝

呼猿洞　高德暘

冷泉亭外松千樹時有老猿啼樹間逐侶出雲風動壑呼兒歸洞月橫山曉空蕙帳人初去秋入荷衣客未還清響不聞巴峽怨時聽嫋嫋和潺湲

九里松　王玉依

喬松萬樹總良材九里青松一逕開雲氣直從天竺去濤聲長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濃樾子落僧前點嫩苔山水清暉增佛觀託根元不限徂徠

北高峰　鄧林

捫蘿百折上嶙峋世界兒仙到此分小朵岳蓬來異域孤撐天柱入層雲江湖俯看盃中渺鐘磬回從地底聞借問須彌在何處老僧面客且論文

北高峰　姚肇

高峰干仞石嶙峋曲磴躋攀霄壤分一路松聲長帶雨半空嵐氣總成雲上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聞誰似當年蘇學士登臨處處有遺文

送無杰師住靈隱寺　宗啟

鷲峰遙想景依然捧檄欣師赴冷泉觸石碧流珠噴雨滿山瑤草玉生煙位高曾比中書考任重當知少室禪歸去若逢同社問爲言九鼎一絲懸

九里松　夏言

百盤雲磴入干峰飛蓋行穿夾道松長晝風雷驚虎豹半空鱗甲舞蛟龍江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色遙自合高秋嶺色未

色濃欲藉丹青圖直幹恨無韋偃得相從

九里松次夏公謹韻　楊一清

出林遙見兩高峰又歷周行九里松午後煙雲來埜鶴四時風雨撼遊龍孤根拔地疏仍聳秀色參天老更濃若遣移栽向吾土賓車無日不過從

九里松二首　李攀龍

三天嘉樹儼成行下接枌榆卽故鄉遠勢不隨雙澗盡層陰並落二峰長葉棲金掌仙人露幹挺烏臺御史霜孔雀東飛煩再顧欲從威鳳託清光

其二

武林佳氣日蕭蕭夾道長松入望遙黛色疑從天目雨寒聲不辨浙江潮含悽風與枯鱗起倒影雲隨偃蓋飄非直有心全竹節懸籬爭敢附高標

九日靈隱　王世貞

秋山鐃吹擁登臺龍藏含雲鬱未開天際兩高風雨色容中重九弟兄林茱萸插罷偏成感竹葉飛時不待催昏黑上方那可到諸君虛有大夫才

九里松

偃蓋垂霄一萬株鬱葱佳氣冠江湖長依漢地三天近不數秦時五大夫永夜濤聲遙自合高秋嶺色未

全孤無勞白眼輕人世雨後芝蘭好更鋤

宿靈隱寺　毛　王稱登

寄宿招提不裹糧自慚玄度友支郎檻高隔海猶看日臘盡空山未有霜烏鳥慣聽齋後偈白雲長和佛前香新成十丈琉璃殿夜夜長依慧火光

靈隱社集得峰字　李維楨

松風謖謖水溶溶茗盌薰爐墜衲供社按蘭亭修禊節石移靈鷲創成峰英詞注射窺餘綺欵語流連日下舂信美東南饒竹箭漫隨春草闕丰茸

李本寧觀察招同徐馮諸公集靈隱寺

使君暇日訪山靈太史遙瞻聚德星磴瀉飛流和衆
樂松含返照入孤亭曉堂香冷龍衣盛夕殿風生虎
扣扃物外勝蓮眞境在坐令心骨轉淸泠

前題得泉字　馮夢禎

使君張樂借諸天接武名流不偶然寺影直懸江樹
外松聲常樂海潮邊年衰幸齒人如玉春老欣逢酒
似泉且喜東南饒勝集還愁西北有浮煙

訪李峋嶁山人於靈隱寺公自注時被繫暫放
先是寓杭時稍暇則扁舟湖上故有末句

峋嶁詩客學全眞半日深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
處歸來明月滿前津七年火宅三車客十里荷花兩
槳人兩岸鷗鳧渾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遊靈隱登韜光望見江海　張嘉禎

招提側畔涉岩巒萬竹層陰曲磴遙怪石每扶山閣
出驚潮時逐墜雲飄煙霞仙窟藏眞隱臺殿晴空見
遠潮卻憶昔人滄海句當年靈隱在山椒

峋嶁山房　沈明臣

白石靑松古道幽憐君消盡百年愁相逢不用通名
姓坐嘯眞能任去留竹暗泉聲來北澗月明人語在
西樓無眠共作雲門客趺坐微吟擁敝裘

韜光　王思任

雲老天高結數楹滿呼萬壑盡松聲鳥來佛座尋花
去泉入僧厨漉菜行一捻斷山流海氣半株殘塔插
湖明奇峰占絕杭州勝留與韜光作隱名

三生石　袁宏道

此石當襟尙可網石旁斜插竹千根淸風不改疑圓
澤素質難雕信李源驅入煙中身是幻歌從川上語
無痕兩言入妙勤修道竹院雲深性自存

飛來峰　徐　渭子能

竺僧到此忽停笻曾在西天見鷲峰香水海中留過
影妙高山頂透來龍天生佛石苔侵髻洞有神猿臂
挂松風起還愁飛欲去武林雲護幾千重

飛來峰　晦山顯

不是雙猿突杳冥何人信得此山靈浮來洞壑三天
遠削出芙蓉萬朵靑舍利塔連慧理塔冷泉亭對翠
微亭他鄉遙望如蓬島六載雲飄寄浪萍

蓮花峰　

捫蘿千尺類飛猱怪石蓮花聳獨尊何代巨靈揮玉

斧突肰泰華走雲根六橋湖翠吞山市萬里江濤接
海門兀坐山椒空外望煙巒猶似昔乾坤

贈北高峰念響佛僧

僧新安人號玉眞居半山元帥殿每夜半唱
佛山谷震動聲聞數里或聚板經行眾峰時
遇大蟲亦無損眞異人也

藥山清嘯露眞風佛號高提見此公半夜鯨鏗靑嶂
外一聲鶴唳白雲中擊開大夢湖山動喚醒沉迷世
界空行遍眾峰狼虎避回頭滄海日初紅

靈隱寺

獨任雲

峰高南北望曾收峰下瀟瀟水自流煙裏鐘敲松徑
晚雨中幢插寺門秋僧因定起尋花遠客爲雲開步
月幽天際渾疑兜率界樓臺百二見江洲

前題

奕山萃

鈴鐸遙新晉覺場巍然屹峙兩峰陽幢扶玉樹雲垂
蓋泉浸金蓮石瀉香龍爲法調親寶座虎因機息伴
繩牀天山赫奕傳家遠鐵鶻風高亘古揚

前題

迂叟賢

寺對泉亭水石香川原埜色曉蒼蒼樓臺北枕高峰
險谿路西連大滌長松際鶴鳴千嶂月洞中猿嘯一
天霜信知勝地無塵染到此煩心頓覺涼

靈山此日快初逢九里松陰古徑通自昔飛來峰突
兀至今不改石玲瓏寒生佛面雙谿月幽鎖猿聲一
洞風最是深秋開繡谷層層紅葉向珠宮

秋日宿靈隱寺

秘宗孟

寶刹崔嵬霄漢間羣峰鵠立洞門閒泉聲日咽千嵓
雪樹杪雲封萬壑山好月當頭看不厭清談徹夜俗
俱刪曉天鐘火芙蓉岸趁有漁人理棹還

五言絕

望海亭

蘇軾

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海浩茫茫

客兒亭

楊蟠

昔日林間與風流謝客兒春山花又發不見展來時

韜光

寂寂堦前草春深鹿自耕老僧垂白髮山下不知名

遊北高峰

杳杳孤峰上寒雲帶遠村不知山下雨奎斗自分明

九里松

道濟

九里松陰路靑泉映白沙誰知三伏暑小草有幽花

了義塔院　守　嶂

草深煙際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

賜德光

大暑流金石寒風結凍雲梅花香度遠自有一枝春

飯猿臺　張光弼

僧既非昔年猿亦異往日惟有飯猿臺猶是當時石

合澗橋　宋孝宗

西澗何年合一橋終日閒桃花逐流水未覺是人間

冷泉亭　姚　鉉

水石一欄杆僧歸四山靜攜琴譜澗泉月浸夜深冷

靈鷲

山頂東西寺江中旦暮潮巢湖歸心不可到松路在青霄

呼猿洞　皎　然

飛來何處峰木杪過千尺愁猿嘆不應月色同一白

靈鷲　湯　漢

問禪去靈隱聽法去天竺還有無求人來尋靈鷲宿

韜光三首　張　翥

結茅倚長松松濤徧幽壑山僧何處來坐久松花落

其二

萬山看不盡獨樹意相親自是東籬叟翻來遯社人

其三

花徑宿煙霞柴門來杖屨枳殼自春風芭蕉又秋雨

飛來峰　晦山顯

尚有淩空勢驚看洞壑懸只疑山未久飛到自西天

冷泉亭

雪綠來何急衝煙下碧湍亭前蓋靧水萬古逼人寒

七言絕

飛來峰　方　干

遙巖喬木夏藏寒牀上雲溪枕上看臺上漸多山更出

拙卻令飛去即應難

靈隱寺

石路泉流兩寺分尋常鐘磬隔山聞山僧半在中峰住共占青猿與白猿

靈隱寺　權德輿

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

北高峰　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題了義塔院二首　宋高宗

古寺春山青更妍長松修竹翠含煙吸泉擬欲增茶興暫就山房假榻眠
久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圓覺何曾覺但見塵勞盡日狂

九里松　楊萬里

被雨遊山也莫嫌卻緣山色雨中添人家屋裏生松樹穿出茆簷卻礙簷

冷泉亭　林丹山

一泓清可泌詩脾冷燄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宿靈隱寺　恭行已

天竺雨花飛講臺北山門對冷泉開石擎老樹無人識時有黃猿抱子來

呼猿洞二首　周紫芝

呼猿洞口水濺濺忽見奔流下九天乞得少陵三峽句爲君題作倒流泉

萬里西興浦口潮浪花眞似海門高誰將一夜山中雨換作三江八月濤

飛來峰　西邨

何處飛來息羽衣我來唯恐又驚飛葛陂拾得仙人杖不敢提攜上翠微

香林洞　黃初菴

日射巖扉曉霧開杖藜桂石破蒼苔一雙蛺蝶隨人去知是香林洞裏來

冷泉　張輅

躡層椷蘿上翠微綠雲深處叩禪扉老僧能誦香山句驚落松花坐客移

冷泉　張輿

小朵峰巒擁翠華倚雲樓閣是僧家凭闌盡日無人到濯足寒泉數落花

聽猿　吳大有

月照前峰猿嘯嶺夜寒花落草堂春同來蜀客偏腸斷皆是孤舟渡峽人

冷泉　陸圭

雨過山頭夜氣清天風吹下步虛聲道人酒醒推窗看月在琅玕竹上明

飛來峰　湯節

何處飛來小朵峰冷泉亭伴數株松黃猿引子隨僧去知在雲山第幾重

呼猿洞　李草閣

靈隱寺外冷泉亭蘿風吹日盡寂寂啼一聲松子落無數白雲生翠屏

韜光　王順

瘦藤拄到古韜光分得山房半榻涼白髮老僧從定起斷雲漠漠護殘香

冷泉亭　曹既明

朱簷日靜軒窗冷碧嶂雲低草樹香山影倒沉波底月夜闌相對瀉寒光

靈鷲山　孫一元

露下蟲蛄空砌鳴山僧不問短長更天風吹人酒欲醒北斗插江河半明

靈隱寺誌卷八

飛來峰　羨

蓮華峰下石嶙峋一派寒泉繞綠筠猶有紅香凌白雪山中疑是四時春

送祥都綱兩住靈隱　張瀚

頊玕萬壑映瀟湘一片清秋占上方高節昔年曾挂錫又看枝畔起新篁

韜光泉　吳遵晦

危亭海氣直飛來點點江帆出斷崖一帀光收千里意神山十二鏡中開

登北高峰　孫日章

攀藤獨上最高峰絕壁危巖路未通我自登臨何處望白雲秋色大江東

靈鷲山月歌　孫日隆

西山樹色滿高秋曲澗潺潺抱石流月出飛來連壘翠峰不斷古杭州

庚午初冬遊韜光遇憑虛上人　文震孟

斜陽竹樹影蕭蕭獨有幽盟破寂寥萬境不波心似水滿庭紅葉映山椒

冷泉亭　晦山顯

飛泉兩道寺門收滿碧堆藍萬壑秋六月空亭遊客到颯疑冰雪滿林邱

呼猿洞

雙猿呼出駭奇聞驗得靈峰舊嶺分黑白不知今在否長留幽洞冷藏雲

靈隱寺石　稽宗孟

碧殿金鋪十二重講筵坐遣萬芙蓉道人不解風旛論獨愛門前六六峰

冷泉亭

萬丈懸崖百丈泉玉簫吹徹洞中天正愁明月寒侵

骨卻被青松遮半邊

飛來峰

一洞相隣一洞幽探奇得得買燈遊不須更問生公法滿腹機鋒是石頭

呼猿洞

劃地掀翻獅子窟撩天鼻孔眼如燈猿公莫證慧公

法一笑山門長葛藤

靈隱寺

天開鷲嶺佛圖遙玉埒金鋪接絳霄聳蔵太平無細

響鐘聲殷入浙江潮

冷泉亭

千峰磵日樹參天望入空亭已冷然雨後還逢飛瀑

急泉聲百道不聞喧

飛來峰

誰謂飛來法象奇穿雲裂石影離離風雷洗剔靈根

見萬朵芙蓉盡倒垂

韜光菴

靈岩西上萬峰懸小徑深藏不及巔山半看山山色

異層層白雪界青蓮

五言排律

遊靈隱寺　駱賓王

鷲嶺鬱岩巒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刻木取泉遙

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彫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

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宿靈隱寺　白居易

在郡六百日人山十二迴宿因月桂落酔爲海潮開

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

寺暗煙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隣白石辭洞戀青苔

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林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

遊靈隱寺　張祐

峰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

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煙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

淒沙涵水靜澗石點苔鮮好是呼猿久西巖深響連

飛來峰

西南山最勝一境是諸天上路穿巖竹分流入寺前

躡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

塔明春嶺雪鐘散暮松煙何處去猶恨更看峰頂蓮

月桂峰　永惡

丹桂生瑤實千年會一時偏從天竺路祇向月宮知

出海光輪滿當軒月樹欹嫦娥含素影淩亂下宮墀
泉客珠連並秋荷露忽垂林間僧共拾猶領樂天詩

靈隱寺　王世貞

步屧徑隨盡招提天忽開山驅丹鷰下泉捲白龍迴
石氣清僧席藤陰裊佛臺鐵衣雙大士金粟萬如來
寺愧題名隱詩憐異代才遊人日何限無地著苔苺

韜光菴　朱之俊

阿曲遵途遠巖空積樹危疊臺侵石骨架塔暗雲枝
竹省泉聲細林深磬響遲青川千里目緣嶂百重思
海月江心動松風夢壑吹著煙隨谷長碧葉倩雲滋

溜滴多新致人來非昔時凭高僧氣盡坐久道心期
銀燭消殘唄金蓮冒小池山將情共寂莫謂有文移

韜光　錢受益

連雨催遊興登臨及小晴嵐開羣樹出滿響衆山鳴
江水雲間起湖光竹外平卧橋虹屢飲踏石虎前迎
納子渾如舊神仙若可成扶欄行碧落憩息坐青屏
更上奇難盡盤旋趣轉并悵肰天欲雨啜茗說長生

遺事

孫宇台之誌靈隱也有山林碎錄一卷其言曰
高僧之迹名賢之矣既詳之矣而遺言逸事亦
何可廢耶宇台之好賢樂善舉前人之一言一
動不敢遺漏用心良苦矣爲志遺事第十三

飛來峰下龍泓洞側或云有洞通浙東蒲山徹浙江
下有採石乳者入洞不已聞波浪篙櫓之聲懼而
返

新城縣有靈隱洞在新安鄉高十丈深莫測
中有澗水四時不竭昔有人遊洞中逾三日不出
忽見坐洞前石上問之曰入洞深處逢神人叱之
不覺身出至此

月中桂子見唐天寶年間宋天聖丁卯秋七月八月

十五兩夜皆雨桂子已詳慈雲詩序又張君房爲
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邊起望
之紛如煙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
咀之無味則桂子之落往往有之本草圖經註云
江東諸處多于衢路拾得桂子也今北高峰後名
月桂以此也

邵山子曰唐九里松今將千歲大者五六人抱虬枝
偃蹇龍鱗攫拏有一根雙鱗挺肰者有蒼窠蒼翠
鬱茂者有樛枝下垂可手接者奇形怪狀爲海內
異觀數年之間所存略盡已絕無極大可入畫者

此山後桐村塢土穀祠有松六株甚奇古好事者欲觀九里舊松于此地訪之可也

下竺古名天竺其地其景益皆靈隱也如李太白崔顥之詩皆可入誌而以天竺限之李詩有桂子落秋月崔詩有青翠滿山藤蘿覆沼之句非靈隱而何或謂宋時以南山演福寺爲南天竺以北山靈峰寺爲北天竺以西方爲尊而三竺同謂之西天竺似三竺與靈隱無與不知上竺剏于石晉中竺溜溜肰起至此不覺神怡氣釋此可謂得其狀者矣

葛稚川隱於飛來峰故有稚川亭畔而唐時又有葛仙去是飛來峰有二葛也

道人隱居於飛來峰仙去故唐人有詩云二葛已道濟化後有人遇於六和塔寄嵩少林書有空屋退還主人衣鉢任人將去僧之神通莫可端倪未有如濟顛也

贊寧博聞多識雖張茂先不能遠過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禮祓人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蹶不進裂鞍韉簦之流血掣韁卻立鉉遣書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是也鉉厭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

長五尺膝面下長三尺髀骨若段柱然積新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漚之遂爛焉徐諤嘗得畫牛一幅畫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之宋太宗以示諸臣無能辨其理贊寧曰南俊海水或滅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和色著物則畫隱夜見沃焦山或風燒飄擊有石落海岸滴水碧色染物則畫見夜隱此二形殆二物所畫也

錢王有鐵幢三一在舊便門東南小巷一在舊鷰橋門外一在利津橋若編葦其時塘未成也慮潮蕩幢用鐵輪護其趾而以鐵絙貫幢幹且引絙維於上下之楗肰後實土築塘葢其難也肰不如六和塔成而潮可平塘可就也爲之者僧都統贊寧禪師延壽也皆靈隱知識也

錢王以强弩五百人射潮而使之平欲以就塘也肰不如先朱梁篡唐之明年爲戊辰改元天寶臨安府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此一證也歐公集古最富其靈隱最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未之見也五代史謂錢氏有改元而無稱帝之事肰獨得其封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不知其先朱梁篡唐之明年爲戊辰改元天寶臨安府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此一證也歐陽見其一而不知其猶有二也要以錢氏當朱梁李唐有用正朔不用正朔之時至漢晉周則無不奉正朔者矣若清泰廣福開運會同乾祐顯德諸石刻皆可見

集林道集蒲室集倦遊集奏對錄皆斌斌可觀也甚矣靈隱僧之多奇也

禪家之于詩偈頌之餘也而靈隱僧之以詩名者自清晝而外不能悉數卽如延壽夜坐詩曰孤猿叫落月中巖野客吟殘半夜燈卽詩人亦當遜步契嵩與章安唱和詩皆清新不媿古人至惠遠奏對九重鐵牛咸傑皆有遺句若見心守仁以能詩著名又不必言矣如無文景隆皆深透宗旨而詩都雅可觀豁公爲三峰嫡孫其佛法舉世共推而詩名蜚已著海內有破堂諸詩尤膾炙人口可貴哉

靈隱僧之能詩也

歐公集古最富其靈隱最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未之見也五代史謂錢氏有改元而無稱帝之事肰獨得其封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不知其先朱梁篡唐之明年爲戊辰改元天寶臨安府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此一證也歐陽見其一而不知其猶有二也要以錢氏當朱梁李唐有用正朔不用正朔之時至漢晉周則無不奉正朔者矣若清泰廣福開運會同乾祐顯德諸石刻皆可見

廬山記云謝靈運見遠公而異之以北本涅槃經繙
爲南本三十七卷則臺在廬山而茲山更見豈後
人希謝氏之高躅而託名耶邵古巷曰不朕也廬
山之所謂繙經者繙譯也此所謂翻經者翻閱也
義各不同
至正壬辰月中娑羅子隨雨而　仁如松子與張君
房慈雲愷主所見桂子又異是月中有桂又有娑
羅也
齎神尼舍利至靈鷲者隋時慧誕法師也誕當時有
名講席高流也所發石函與舍利函不差尺寸又
何奇也

神尼名智仙相傳爲神尼舍利塔朕當年塔舍利非
塔神尼也按釋迦舍利珠八斛四斗其三之一住
人間阿育王置塔八萬四千東震旦得塔十九其
粒不可得計也康僧會懸佛七日得七粒墨榮懇
之自三粒至三百粒隋文帝遣阿羅漢授舍利一
裹與法師曇遷數之數多數少莫能定乃七寶函
致雍岐等州州各一塔則靈鷲亦其一也安得謂
爲神尼耶邵古巷曰七寶廂或尼督造有名而訛
至今亦未可知雖朕他州不言神尼而此獨言神
尼則又安知其不爲神尼而揆
天醫波利多乃天竺菩提化身渲熙問居飛來峰天
台臨海婁氏子年十五厭俗來參師問云何來對
曰從緣來師曰是何性對曰是佛性師曰子身尚
俗安識佛性對曰我身雖俗因俗符眞眞俗圓融
洞朕無二利多異之乃與落髮受戒名善戒世稱
戒開黎後住兜率院按戒開黎與炬菩薩皆古佛
下生而爲靈隱散聖也
南齊時嵩山寶公向林慮白鹿山行忽聞鐘聲見一
寺題曰靈隱寶入寺法堂坐閒焉無人仰視屋上
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章成都嶺南冀北五天
竺動千萬里最後一僧至眾問何遲答曰相州彼
岸寺鑒禪師講法有一僧難問蜂起聽之不覺日
已暮寶起曰鑒師是我和尚遂失寺與僧乃獨坐
柞木上出山問大統法尚尚曰此廢寺佛圖澄造
賢聖居之至今往往聞鐘聲夫林慮之與武林遠
矣乃佛圖澄之址而寶公恍惚所見寺題靈隱抑
稽留峰下許玖許現墓在焉玖許逵子以遠死節拜
所不解

婺州司馬現建他子貞元中復官之皆葬于此許
爲鹽官人
吳說書九里松高宗欲易已書命筆數十輻歎曰無
以易說所書未幾吳授信州守陛辭高宗因語之
曰九里松是卿書乎朕嘗書此終不如卿吳益遜
謝卽令復揭之勅賜塡金說吳師禮子王安石之
外孫也
光堯鑿大池於宮內引水注之壘石爲山象飛來峰
名其堂曰冷泉孝宗嘗賦詩曰山中秀色何佳哉
一峰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

所開忽聞倣像來宮圃指顧已驚成列峭規模絕
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
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
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淸沼密蔭交加森羽葆
山頭草木四時春閧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智情
優閒宮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濶豈若坐
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
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杯中漾光堯覽之欣然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至冷泉堂早膳
訖太上宣諭云今歲與常年熱甚上起答云伏中

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去或
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
同至飛來峰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水
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
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並無暑氣後苑
小厮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
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
物恐不宜多喫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
傷脾太上首肯因閒說宜和周公公每遇三伏多
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松庄等處納涼此處涼甚

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着衲襖兒也命小內侍宣
張婉容至淸心堂撫琴并令綦童下棊及令內侍
投壺賭賽利物雜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
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盃柈碾玉香脫兒一套六
箇大金盆一面盛七寶水戲并宣押趙喜等教舞
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四把龍涎香珠
佩帶五十副眞珠香囊等物直至一日竹冠綠練衣芒鞋笻
宋吳郡王益憲聖太后之弟一日月初還內
杖攜一童縱行靈竺濯足冷泉盤石之上遊人望
之儼若神仙邂逅奏聞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

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王亟往光堯
迎笑曰昨日冷泉之遊樂乎王頓首謝光堯曰朕
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益壘石引泉象飛來
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而亭中揭一畫乃圖
王野服濯足之狀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暍
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瀟然國
之元臭人中神仙盡醉而罷因舉圖以賜之

瞻堂嘗侍孝宗幸飛來峰上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
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至上竺上曰觀音亦持數
珠念誰對曰仍念觀音上曰何也對曰求人不如
求己

嘉定中進士錢唐范師孟遊靈隱忽覩五福祠後石
松奇古賦詩曰根盤巨石四時青陌上香泥豈敢
侵不但詠詩奇異迹也須珍重歲寒心既歸未久
隱几間忽見二吏控馬來師孟隨至冷泉亭下馬
登山至絕頂大殿六人環坐皆起迎獨未坐者款
師孟至一堂曰聚星謂師孟曰適見佳篇欽公達
者故託素懷余婺原人慕錢唐名都靈隱古刹高
自洛適杭州赴其約閒葛洪亭畔有牧童菱髻騎
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覩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
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用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
西竺一教久無他嗜幸君白之人間勉爲善而已矣
賽余何益師孟既受教請曰聞神昆弟五今六何
也神曰是能賦疏影橫斜句處士也陰間尤重文
學故與爲好耳乃命竹輿送歸隱約由六橋舁人
失腳而覺猶曲肱几上馬高峰新夢從此始
唐時有李源者京洛人父憕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
不仕不娶居惠林寺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約
遊蜀峨眉山源欲自荆州沂峽澤欲取長安斜谷
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
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

見婦人錦襁負瓮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
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
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
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臨視公以笑爲信後
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天竺源悲
悔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
兒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
自洛適杭州赴其約閒葛洪亭畔有牧童菱髻騎
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覩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
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用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

身雖異性常存源間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
谷緣未盡愼勿相近願勤修之又歌曰身前身後
事渺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徘徊
煙棹上瞿塘遂拂袖入煙霞而去三生石在下竺
世言風僧棄守益于冷泉亭譏秦檜死後見所親者
云寄語夫人東窗事發東窗事蓋王夫人謀殺岳
侯非世所知也鬼神之事亦可畏哉守益相傳地
藏菩薩化身隱跡靈隱者至今羅漢殿有塑像存
焉

雷院部神有主壇總化九天雲路急捉大將徐天君
嘗從一白犬揚璉眞伽發陵肆惡人莫敢問又欲
毀雷院夜夢有白犬噬之不可解大懼懺禱其惡
少戢則雷院之爲威神大也
履泰將軍姓孫名顯忠錢唐人仕吳越宋嘉熙中趙
與懽尹京禱雨應奏聞勅封護國天澤侯廟在金
沙灘萬厤時某年旱太守張振之虔禱未應憂悴
成疾忽神降乩具示禱雨所嚮曰吾助若雨若新
吾廟且推張長者而自敘隱約數百言張異之適
詢邑祠廟既得遂如所指請禱公車未入郭門而

妙峰和尚住靈隱嘗有四鬼移之而出梁楷畫四鬼
夜移圖中峰爲之跋曰昔南泉謂王老師修行無
力被鬼神覷破殊不知鬼神不着便白日被王老
師熟瞞相傳妙峰和尚住靈隱時爲四鬼所肩而
出當時賴遇妙峰若是王老師未免又作修行無
力會也一種是謾神嚇鬼顯異惑衆今又被人描
模將來不知而皮厚多少
宋孝宗宣召惠遠惠遠有詩記曰盃盂走馬向天庭
謾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包盡帝
都春

五代時靈隱行人道忠布施一錢不私但日求麪供
寺衆每會必盛饌食人往赴齋皆曰今日赴道忠
蒸香會去也
靈隱寺大松樹圍數丈正與月波亭相對史彌遠伐
取之僧元肇號淮海有詩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
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有鶴飛
來
嘉靖時海寇之亂督府胡公嚴造海舟几故家邱墓
大木皆不能免獨下令曰靈隱九里松唐時古蹟
不許擅伐故得保全舊時有僧補種賦詩曰不爲

栽松待茯苓只圖山色四時青老僧終不將歸去
留與錢唐作畫屏
明海寇亂督府取寺鐘僧苦不能守僧眞祥以詩上
獻云百八鯨音吼地鳴篁溪檀越鑄還成曾聞兵
器爲農器豈忍慈聲作惡聲一統大明何及此千
年常住敢云爭山僧最苦多遺譴遊宦從今失送
迎此鐘賴以得存
山中有寺基久圮勢家欲規爲墜地者僧亦有詩云
一帶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頹磚道旁多少麒
麟塚轉眼無人拄紙錢勢家卒不敢取
形家謂北高峰爲眞武展旗形洪武初右武一時勳
臣武職多營墓于此則鐵舌菴遠瞻堂之塔以祭
臺得存猶爲幸也胡尚書世寧嘗卜瑞光址後即
遷去可謂君子矣無何沈長史又遷葬焉於乎唐
宋以來其宗師遺塔堙沒于勢家宦族者亦豈可
勝道哉
明天啟時有縉紳欲規取遵華峰其時豁堂大師猶
爲祇園僧也以死爭之曰昔癡絕禪師不畏天子
吾獨畏貴人哉
易菴通于萬厤辛卯重建靈隱與羅公處約爲月菴

禪師撰碑年同相去六百一載爲辛卯者十一而
復得辛卯既竣工治地得斷碑原建寺僧亦號易
菴斯亦奇也今斷碑亦未之見而前之易菴不知
何代何年
上虞令朱袞至靈隱寺寺僧乞書飛來峰命筆將書
來字問公等欲人來乎米來乎僧曰有人此有米
因以三人字書之今存有飛來峰七言律詩
絕勝覺場是葛洪書而龔憲使冕以絕字不宜改最
勝覺場按楞伽佛地名最勝僧號最勝子梵語瞿
曇此云地最勝易絕爲最亦無不可但宗鏡錄言

絕是妙之異名此絕非是斷絕以無盡爲義其義更勝耳

許遠遊以下葛洪杜治皆道士也嗣後杜京產陳紫芝之流間一見焉肰亦微矣武林秦麒號見峰特建棲眞院于飛來峰下延盧眞空鍊師修鍊焉見峰孫心卿先生高尙之士有文集行世

儻如璧者本名饒德造有文名撫州士人與曾布論不合便落髮爲僧廣冷泉記是其筆也又有贈勤上人詩余嘗論賈島之改佛由于韓公之奬許德造之爲僧本于曾布之不合以出世法論之是韓

爲美疢而曾爲藥石也隱者之難其人也

恭行已與趙千昂同時其思母詩曰霜殞蘆花淚溼衣白頭無復倚柴扉去年五月黃梅雨曾典袈裟羅米歸可謂有陳尊宿之風矣

慈雲懺主正色不阿時好有一貴客註楞嚴經求師印可先命熾烈焰謂曰今申三問答如契理當爲流通如其不然請付此內乃問曰眞精妙元性淨明心如何註釋三四宛轉十二流變三塵一十百千爲是何義二十五聖所證圓通既云實無優劣文殊何以獨取觀音其人罔措師卽火之以

眞洪瀾又以隱德未竟死甚矣隱者之難其人也

魯半閑諱安字端明宋肅簡公裔也弘治間年八旬論諸子曰吾處世甚達今將絕俗以娛餘年但不知死何如生世人引棺營塋皆身後事目一瞑誰見知者吾欲慼慼預觀之於是擇日具儀同發引狀鼓吹導之令五子纕絰斬狀已乘白騾隨其後遂隱靈鷲山身若隔世時有所需緘封附騾耳遣之歸載物聿來都無失候閱十有三祀一夕端坐以逝騾是夕亦化去嗟乎此可謂有楊王孫之達矣其時有胡元洲者善飲作達自署酒泉郡太守

祔葬于其父長史墓側墓在上竺路嘗有山中詩
曰老鶴一聲天欲墮山人自枕寒流卧起來北斗
正當胸山鬼攝伏我獨坐其卒遺命其子喪車出
郭門凡山水佳處必三奠亦曠達士耶

他處祀伽藍不過五位而靈隱兼靈鷲故有十伽藍
焉蓋靈鷲寺廢而伽藍不廢故知靈鷲之統于靈
隱也伽藍十數有龍王居其一焉此大小龍泓洞
得名之祖也且以知靈隱之有關于江潮也

靈隱向有本山土地而無本寺土地以配本山土地
伽藍之位既畢特設本寺土地以配本山土地是

靈隱寺誌卷八 三十一

爲十二神雲間有許介甫者許學卿先生之子博
聞絕俗性愛靈隱山水一日寢病于家見有旛旐
繽紛則言神迎其爲靈隱本寺土地也遂以是卒
東坡云契嵩常嗔人未嘗見其笑辨才常喜人未嘗
見其怒予親見二人皆趺化乃知二師以嗔喜作
佛事也

東坡送人游浙東云靈隱寺高峰一上五里有僧不
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猶在否

雜紀

嘗觀古聖賢作經著傳必有體裁其法大概有
三單提雙開雜紀是也單提所以立體雙開所
以顯用中有未暢者乃拉雜以言之謂之雜紀
今志靈隱寺上來若開山若重興若山水若梵
宇若尊像若樓閣若古塔若古蹟若勝概若傳
持若檀越若文藻若詩咏若遺事一一分列又
終之以雜紀者或有遺漏且不必另列者皆綴
于此庶使華藏海中不失一花帝珠網內不落
一珠也爲誌雜紀第十四

題名

韜光石元豐二年己未二月十二日壬戌資政殿大

靈隱寺誌卷八 三十二

學士太子少師南陽郡公趙抃閱道謁韜光菴主
佐光雷題

又蘇軾楊傑王瑜元祐五年二月二十同遊韜光
靈鷲寺後小石塔楊繪元素魯有開元翰陳舜俞令
舉蘇軾子瞻同遊熙寧七年九月二十日
靈山翠微亭址紹興十二年清涼居士韓世忠因過
靈隱登覽形勝得舊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爲遊
息之地待好事者三月日日立男彥直書
龍泓洞內陳思退來蘇子容頌熙寧口年
○蘇澥狀楊景略胡宗師范峋黃頌彭汝礪王祖道

林希逸　元年七月十二遊靈隱洞

○錫山安國七遊于此

龍泓洞外蘇頌子容蔣之奇頴叔李杞堅甫傳法僧慧日禪師延珊熙寧口年二月二日刊

○又太子太保嚴起

青林洞外有詩一片巫山十二峰飛來何年不飛去

明進士唐鵬

又別小洞詩吟屐一雙千里洞天萬億幾年蒼龍偃蹇鱗潛紅日掩映光寒白玉坐來欲化天風吹出行仙臨海張瑞

青林洞口嘉靖壬辰夏初伏暑竹居薛東湖來遊于此竹鄰與于希元至

理公巖洞口正德庚辰正月六日按察于鏊張淮劉大謨刑部方豪遊

正德十五年人日庶吉士江暉進士陳直載酒來訪方豪于飛來洞因遊天竺

○嘉靖丙辰五月山人張庭有詩二首鏡裏湖光畫裏山間泉聲不斷雲霞爛仙子騎羊自往還　一生落落好清狂過眼煙雲木佳陽試上北高峰頂上與君攜手看扶桑

理公巖洞內不有地仙福不到此洞中飛山子○臨安錢德範莆陽僧貽採同遊皇祐二年六月一日

○癸卯重午與王伯虎來二弟遜遁偕行沈遼題石景衡叔平杜僎叔陽同遊　直翁翼道林夫吉甫同遊　乙卯閩山王元晉耕雲陳詩坐憩于此

嘉靖二年金臺邵盛紀

飛來峰頂朱裳公爲方岳裘褐不備故題亦質惟示姓名

伏犀泉上連道善鵬舉張文蔚同遊建炎三年閏八月二十五日

石衕李公謹唐卿楊泊損之慶歷六年七月十二日

來　又題漫漶止存七年二月清明日也八字

虞用晦元豐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靈山塔側陳古平甫同德甫遊

翻經臺石上涪祐丁未立秋二日天台李艮夏紹基武夷翁孟寅金華何子舉嘉禾葉隆禮宛陵吳琪來喜雨

至正六年秋九月朔太史楊瑀翰林張翥謁福初上人因登蓮華峰留名崖石同遊者施維才郯韶○泰定五年春二月吳郡王連莫維賢葉森陸友同遊

下天竺後石壁　吳棫周之韓史范雲程敦厚紹興
壬戌同校藝

題額

絕勝覺場　晉葛洪書
佛國山門　唐鍾權書
冷泉亭　唐白居易　上二字　宋蘇軾補書下一字　今爲明雲間董其昌書
法安堂　唐白居易書
覺皇殿　宋理宗皇帝書
妙莊嚴域　宋理宗皇帝書

直指堂　宋張卽之書
面壁軒　明四明陳理書
輪藏殿　明董其昌書
選佛場　婁東王時敏書
是佛國　三韓佟有年書
飛來峰　明上虞令朱袞書
三韓佟彭年又書
慧日塔院　射州宋曹書
慧日高懸　在新建塔院光祿大夫周方蘇題
永鎮靈山　王時敏書

古存物

上堂槌　明致嵩禪師上堂白槌遺物
照佛鑑　寶達遺蹟後鑑空過僧囊中取一鑑曰要知貴賤修短佛法興替以此鑑焉亦曰照佛鑑
印沙牀　亦寶達遺蹟
直指堂印　宋孝宗賜靈隱銅鑄
范公牀　在靈隱方丈乃良用貞所造良乃范公孫也希文范杭郡時所遺乙酉春戒顯至靈隱爲余在此牀相傳人有臥醒卽身在地下想神物呵護也
龍文拜石　有龍鱗隱見石中長八尺洞六尺
秦檜齋僧鍋　秦檜因風僧激勵心悔恐悔發心齋

附此爲遺物現在雲厨
靈隱著述
金光明懺儀
淨土懺法 慈雲撰
宗鏡錄 智覺撰
證宗論
三教編
十地歌 俱清覺撰
輔教編
定祖論
正宗記
鐔津集 惠崇撰
高僧傳
內典集 贊寧撰
弘宗說 弘禮撰
正訛說 弘禮撰
禪門鍛鍊說十三篇
現果錄
靈隱寺誌卷八 杏
佛法本草 俱戒顯撰
已上皆內篇
天竺別集
正觀集
靈苑集
採道集 遵式撰
蒲室集 笑隱撰
夢觀集 守仁撰
奏對錄 慧遠撰
奏對錄 德尤撰
蒲菴集
滄游集 來復撰
外學集 贊寧撰
鷲峰集 戒顯撰
已下皆外篇
前賢撰文遺失者 附存篇名
陸羽靈隱寺碑記
梁簡文石像記
冷泉亭碑 實大二年
李淑重修靈隱寺記
薛志靈隱山資聖院記
本寺二十四房 今缺一
東廡
東庫司房 瞻堂禪師舊庫房也
西廡
蒙堂房 僧堂房
靈隱寺誌卷八 杏
妙應閣向在伽藍 殿基上 五松房
正濟房 祇園房
清隱房 幻東房
幻西房 石佛菴
普覺房 普東房
上東房 上西房
西南房 西北房
西緒房 澗西房
涵澤房 韜光房
雙桂房

本山物產

西栗樹

係慧理祖西天攜來種實小而味美惟靈隱有數十本移他處則不生大樹堂一株最大乃慧祖手植西晉時物也至今鬱茂

重榮檜

在金光明懺堂後隋朝所植高數丈大十圍後爲兵火所燎至大中祥符間復茂

石面靈桃

在翻經臺側生于石面結果甚大而甘宋政和間取植上苑

無根藤

往往被牆砌無根自茂

紅辛夷花

似杜鵑躑躅花俗稱紅石蕎樂天有靈隱寺紅辛夷戲光上人詩

天親竹

出武林山西雙竹院皆雙枝對抽并肩又名扶桑竹言如海上扶桑兩兩相比也

石面竹

鷲山多有之

藥王樹

在靈隱山門外大三圍乃香樟也有僧過之曰此藥王樹可治心病由是遠近椎剝其皮未幾死數年復生人復來取寺不禁尋復枯每久雨其空皆出黑色煙

方竹

出飛來峰今在澗西房

曲竹

出靈山一名唐公竹又名鶴膝竹節曲突如鶴膝

狀

枇杷

寺大殿下有枇杷樹花實異于他所

龍

龍泓洞本龍所藏靈隱寺伽藍記龍

龍子

北高峰澗中有如蜥蜴長二寸黑色腹有紅點四足五爪

花犬

即倩子捷含薄砌浮屠者

具德大和尚以佛法蔭覆天下若象王獅子超軼
前後靈隱一席地千百年來奇異獨萃有非偶然
者蓋和尚固絕不言而事在耳目者亦不得而闕
也今紀數端于左方知天人之拱護于大法王者
葉子緯如錢唐人嘗夢靈隱金銀宮闕白玉階塗法
幢寶相迴異恒觀已見和尚曰此其是矣今從已
丑至甲辰御計十六年變榛莽荏蕪爲莊嚴華藏
錢唐第二名山稱第一伽藍其形見于夢兆固然

哉

金子靖思新安人下帷靈隱夢寺中鼓吹迎大慧禪
師至及見和尚陞座說法儼然大慧禪師也夫宋
以來佛法之盛未有如大慧者其鑪鞴犀利與今
和尚無異故衲子咸以和尚爲大慧後身也

宋時明教大師契嵩者耿介絕俗不假聲色東坡稱
五公之一以嗔爲佛事者也和尚未至靈隱也有
數輩僧夢契嵩囑迎和尚其僧不知契嵩爲何如
人後乃訪耆宿知爲明教大師也夫契嵩生則著
書明宗死留舍利其欲和尚之住持靈隱預先陰

贊固有以也

和尚庚寅冬始事土木時吳興沈長者以病寓其
間締造之夕見神人金甲而幘者以百數睨睨在
柷柱間時沈卧病牀有帷帳戶有簾幬而沈徹視
于外纖悉無遺焉未幾沈病亦愈

錢唐邑侯慕公諱天顏其初蒞任勤恤民隱未暇遊
觀而先夢至靈隱拜琉璃佛帷中一尊光明洞徹
無際餘金身者無數或半或全皆不能徹視也後
見和尚卽恍然所拜琉璃佛光明洞徹無際者侯
在錢唐七年多惠澤以此敬事和尚佛教益興焉

和尚在佛日也靈隱敦請不已一日四禪寂靜至夜
半咸聞伽藍殿閧然細聆之則靈隱伽藍與佛日
伽藍相爭不已也人或謂和尚神之遠至者不可
以莫之慰也後和尚克住靈隱人言靈隱伽藍爲
有靈也

大殿既災僧至桐君之深處名瑣細龍者得大木數
千章然不能以出山也大殿建期有日矣庚子夏
水大發千章之木數百年不能出者一旦湧于峰
巒之上乘流而下幸卯得以告成非佛力不至此
古所謂浮梓杜于洪濤飛梅梁于遠道者於此益

將建缺一石柱杭城居士名屠成鳳夜夢衹冠
五人來募其祖遺劉家園內石柱問何用答曰助
建靈隱大殿問菩薩何神答曰吾等北高峰五聖
也居士夢覺到寺訪之果缺一石柱立卽捨到今
西南殿角一柱是也
西山多虎患和尚既至虎猶一至殿墀之下今十餘
年絕跡矣宋均爲守虎渡河大扇禪師號伏虎於
和尚尤足徵也
三輔黃圖謂漢造未央如巧匠胡寬不少靈隱建置

多出于和尚之規畫其前後布置皆若天成和尚
尤有先識如移置大鍋則掘下果見舊基大殿未
災則先令僧遍書水星其靈奇天縱有不自知其
然而然非更僕所能悉數也

已丑僧解制開步冷泉亭有白猿立於棧上如聽泉
者皎月當空毫髮畢見約長五尺辛卯冬衆集青
居士預先申誓三番禱祝竟闇在靈隱由此息爭
夜遂至北關眾歎神助
戊申年因徑山爭龕鬧開不決正月廿五日集滿漢
護法仝兩山禪眾公議拈鬮定奪固山大高及之
爭往迎龕一路風逆自靈隱人登船忽發順風一

具老和尚丙午冬應徑山請未一年往揚州爲法嗣
巨渤和尚封塔纔到七日無疾坐脫靈隱與徑山
爭住迎龕一路風逆自靈隱人登船忽發順風一
夜遂至北關眾歎神助
戊申年因徑山爭龕鬧開不決正月廿五日集滿漢
護法仝兩山禪眾公議拈鬮定奪固山大高及之
居士預先申誓三番禱祝竟闇在靈隱由此息爭
員身永供慧日塔院爪髮塔在五峰開山嶺之陽
昔世尊不舍穿針之福賢于特標插草之功要知善
固緣生須識根從信入先師具老人生魔強除值法

弱時苟非克己踐形誼尺行丈人溺己饑及門皆命世之鴻儒入室多過量之渊子而能成視又安能鞭撻域中之象龍奔馳海外之懸鳳哉是以兩脈檄號五宗振興十一塵祖庭恒侍五千員衲子擁檀波浮山岳流梓柱塞洪濤俾橫目者格非心令慳惜者頒囊橐此雜華所以云信爲道元功德母也至于建摩霄干漢之殿閣懸星接斗之堂樓育啟聾聰頑廉懦立雖機用開百代昏昧而輪奐屬千秋勝緣古云非常之人能建非常之業非常之業必待非常之人非常者豈常人之所能爲也吾于先師亦云

奕山小師濟萃謹識

山地

常住供眾僧田宋時最多數不可考迄明宣德年間尚存山田一百九十餘頃至順治初田土悉歸烏有先師入院時止存案山殿基自法席崇敷德風廣被感發檀信助施井方丈香資續置山地詳載永充樵採接納雲流須知尺地寸金匪易得也後之尸席者愼毋忽諸爰先舊存次檀施次續置列後舊存

具老和尚于順治六年二月十三日入院眾房公共交出牽字號山地數

案山一百三十畝

坐山十五畝三分

大殿天王殿基地二十一畝一分五釐一毫

法堂淛東西兩禪堂基地六畝七分六釐五毫

直指堂淛兩軒基地三畝六分八釐三毫

冷泉亭松路地三畝六分八釐三毫

計共一百八十畝五分八釐二毫

檀施

具老和尚入院後檀施山地數

率字號山七十畝

羌字號山四十八畝

毀字號山八百畝零七分

垂字號山一百二十畝

養字號山二百零三畝三分

率字號地二畝八分五釐

毀字號地十畝三分九釐七毫

調字號地一畝四分六釐六毫

計共一千二百五十六畝七分一釐三毫

續置

具老和尚大院後續置山地數畝坐落

率字號山一百六十六畝九分二釐

養字號山五百八十九畝六分九釐

垂字號山一百三十五畝九分四釐

羌字號山二十四畝

毀字號山四十六畝

率字號地一百二十畝零九分四釐

王字號地八畝五分

王字號蕩二畝五分六釐九毫

外體字號地十畝四分八釐五毫

率字號地三分六釐三毫

率字號蕩一畝二分六釐一毫

計共一千一百零五畝七分二釐八毫

本寺禪堂濟上戶每年完正額條銀三十二兩五錢八分七釐三毫

每年完實徵糧米一十七石六斗五升五合三勺

每年完漕截銀四兩六錢三分九釐四毫

靈隱寺誌卷八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４７
作者＝
页数＝７８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